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二三六冊目次

〔雍正〕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首三卷（五）（清）谢旻 陶成等纂修

清雍正刻乾隆印本

〔雍正〕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

首三卷（五）

（清）谢旻　陶成等纂修

清雍正刻乾隆印本

藝文　詔勅　表箴

夫子言禮文獻是徵明哲名言傳世定器凡興起之事

相承或建或置或廢或興不有起之後何以繼之前哲

勳德才能言以人重人以言傳名勝題咏亦在所登以考

以稽有刪有增惟取實紀匪以博矜作藝文志

宋

賜答張商英上仰山瑞禾表手詔　宋神宗

張商英省所上表袁州仰山太平興國禪院園中產穀一本

兩莖七穗事具悉博原效祥嘉禾育秀和氣所感元貺昭彰

匪耘匪耔以挺生如祇如京之將見卿爲時柱石秉國鈞衡

名此至和實惟變理忽披竿牘曲盡形容實野充箱行慶豐

年之兆歸美報上不忘忠藎之誠省覽已還益深嘉歎

明

免江西稅糧詔　明太宗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至親率六師南征比伐備知將

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朕以中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俗

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民必

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

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主豪割據地方狼驅羣食貲財

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經九年其爲困苦朕甚憫焉今

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皆吾赤子嘉念之意旦暮

不忘緣事有緩急故恩有後先咨爾人民體朕至懷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賜少傅楊士奇卣一印勅　明仁宗

往者國家肇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命卿以翰林親

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贊助庶務數答章奏籌畫之際適中

爲難朕恒以爲慮尚賴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

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于內期予

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貳簡在朕心茲以已意創製楊卣一

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弼朕之功

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克致

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

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故勅

賜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奉祖宗丕緒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即位以來

求賢圖治亦有年矣亦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

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

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遯邱園不求聞達朕眷懷

高誼思訪嘉言望爾來儀以咨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

宜處之審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

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故諭

褒崇羅倫勅　明孝宗

士之立身行道必取法於聖賢國之勵俗作人必首崇乎忠

孝眷我先朝遺彥未沽沒世休光風化是關褒崇可後爾翰

林院修撰羅倫志篤孤忠心精正學北京及第曾無温飽之

圖法從登庸蚤著剛方之舉凜危言之劇上事切綱常寧守道以忤時分甘貶謫留署有賜環之命達人以拂袖爲高累抗封章竟歸舊隱急流勇退振廉頑立懦之風苦節清修以授徒著經爲業鄉邦化服士論推尊正氣浩然猶充塞乎天地英聲偉甚實增重夫朝廷茲特贈爲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謚文毅嗚呼心不慮於功名爾故遺榮於當世事有裨於名教朕將示勸於將來惟靈爽之如存庶恩綸之歆服

晉

辭位歸國表　陶侃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之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及所以憤

懷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嗣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墓今在潯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窆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前者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毋邱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遂於此長乖北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遴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雋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

章荊江州刺史　傅察戴仰戀天恩悲酸感結

唐

賀洪州廢雲見表　許敬宗

臣基等言臣聞靈心不測叶至道以升聞上帝無聲候休明而降祉同夫影響在感斯通相彼天心實交其際伏惟皇帝陛下垂光御極體膺凝圖始自憂勤寧羣飛於海外賜之仁壽拯塗地於寰中總統代之英聲實洽貢輿爲之美政三秦咸泰六府斯歌首冠往初功無取譬德澤共二儀潛運清明與七曜齊光是以週無不安遠無不屆雕題鏤齒之類款郊甸以相趨楛榱裘板屋之朋入提封而請吏上騰下漏天平地成嘉氣內充卿雲以之舒彩盛德外發非連由其散色竊見守洪州長史張惟善等稱以六月二十六日於城內見慶雲自旦及申煞復方散謹按瑞應圖曰慶雲者太平之應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又曰天子孝則慶雲見金枝玉葉若庶幹帝之營蕭索氤氳復入唐臣之詠自非工侔造化道格上元光含六幽恩流四海安能致茲神感式彰靈瑞元黃間起朱紫相輝千載合符如斯之盛也雖復駢枝合縑匹此爲譬海雲元霧曾何足喻凡諸率土預在肖形沐浴皇風用源冕藻況以臣等謬忝衣簪旦夕巖廊親聞錫瑞相呼抃躍實百常情不勝悅豫之至

爲張洪州刺史謝上表　獨孤及

臣某言伏奉敕除臣使持節都督洪府諸軍事洪州刺史充洪府等七州都防禦觀察等使臣才不如人位忽過量仰戴天造兢然自失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往歲安祿山以

盜泉飲臣臣受左袒之辱而不能死陛下以鴻私活臣臣荷乾坤之施而不能答徒竊寵榮三典藩郡至如俗阜不擾人或小康此實堯風被物比屋日用臣敢貪天功以爲已力不謂陛下奬勤是務以臣爲勤自春徂秋凡三錫命九州之伯軍師之統安危是繫分憂之寄豈臣足當負荷恩光懼殞越於下令以某月日到任所訖謹當靖恭守位夙夜在公宣皇猷以導風俗仗天威以訓師旅庶以四境無虞百姓輯睦爲報力或不足則繼之以死臣之分也敢有二事臣無任感戴喜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

韓愈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訖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維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奬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繁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宏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慚惶無任感恩懽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

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某日景戍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饒州刺史謝上表

李吉甫

臣某言今月五日中使劉元晏奉宣聖旨擢授臣饒州刺史兼賜官告仍至當州送上者臣與元晏某月二十三日至州上訖臣伏以郡守分符朝有常典王人賜策並於貴臣事出非常恩超往例拜舞之際悲歡失容臣聞千年一聖生聖時者爲遭逢萬朝一昌偶昌期者爲嘉會臣頃者每念生聖時逢聖運而職在遐外莫能自通何嘗不顧影獨悲捫心屢泣晝望白日夜瞻北辰豈謂分寸之績未施丹懇之誠若感微誠傾心蓋草木之常分太陽迴燭及幽遠而不遺今陛下降不次之恩授分憂之地拜章承旨皆自中人聖渥霑濡天威咫尺從此萬里不爲孤臣臣又聞臣子之道犬馬代勞義不辭難分當竭命臣竊以飽食厚祿肌生澤膚猶願荷戈於逐北之疆免胄於捐軀之所至於理財均賦惠寡安貧勸農桑敦學校懦吏之常節駑駘顧何以堪當此殊勞少答元造高

秩以忝鴻私未酬懍懍此誠沒齒無怠不任感涕屏營之至

進撰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杜牧

臣某言奉某月日敕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碑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出非常承命震驚以榮爲懼伏以洪爲州府逾於千載言念疲羸常患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因韋丹受朝廷分憂爲百姓去弊不踐舊跡特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灌溉種蒔豐其衣食渤海潁川之理名父杜母之恩校之於丹未足爲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設如神納諫若轉圜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所効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創爲碑記是宜使內署學士臨牢讓無路俯仰慚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學但首敘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爲理之切事必直書詞無華飾所冀通徹一建百姓皆觀事事彰明人人曉會但率誠樸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本謹隨狀封進以聞

宋

知虔州到任謝上表　趙抃

臣某言伏奉敕差知虔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三日到任訖亡狀立朝日虞公議之迫以言得郡恩出宸俞之優內省孤疎但深榮懼伏念臣愚不可進學無所長忝位朝閨濫巾憲府獨謂君恩之足報孰知身計之爲謀二浙守麾撫俗庶幾於樂職兩川將漕竭幸免於瘝官豈圖帝檢之來俄有諫垣之名念拾遺補闕之寄非鉗口結舌之司若言行計從雖久次臣謂可也苟備員承乏或驟遷臣實羞之懼失諍臣之風願爲劇郡之請俯從私欲仰荷朝僉且虔雖遠方而衢乃便道過家上冢懇章得盡於哀榮跋山涉川之任敢辭於艱險而況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之名遂微臣納忠之志實寒士逢時之盛蓬諫官出守之榮自惟所得之已多高厲不稱之貽誚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含容光大仁聖聰明求治則所思在賢人好問未嘗深罪言者不棄芻蕘之賤俾分符竹之權惟茲贛川控彼南粵負販常爲羣盜不下一千餘人驅畛最遠他邦動經八九百里刑無虛日俗未嚮風臣敢不勤瘁公家謀惟夙夜須宣寬詔撫馭遠人勿煩南顧之憂少酬北闕之寄

袁州謝到任表　祖無擇

臣無擇言昨奉敕命差臣知袁州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交割管幹訖者受命以還視事伊始戴思懷懼摭已震驚伏念臣世係單微天姿謭薄偶緣尺寸之技誤塵甲乙之科遂自下陳寖階近侍歲月滋久功效蔑聞夙夜勤勞過咎深積果人言之是速在吏議以何逃流竄累年飄泊散地俯臨晚節仰被洪私復叨守土之榮實出逢辰之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智無爲憫臣少被於搜揚察臣老流於荒裔遠從謫籍復置列藩臣敢不捫心省過刻骨去非誓殫犬馬之疲勞免擠溝壑之玷辱庶逃後悔尚蓋前愆

復袁州監酒謝上表　鄒浩

臣某言昨任右正言緣論事妄謬死有餘責蒙先皇帝矜貸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至今年四月十七日准告復官及移差遣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投諸荒裔已絕望於生還沐以深仁忽叨承於內徙冥心自揣感涕橫流伏念臣昨在先朝誤蒙睿奬賜以清閒之對拔爲獻納之官聲光耀動於當時遭遇迴逾於前比永惟圖報尤務竭誠豈知稟賦之愚遂至敷陳之繆罪當萬死難逃兩觀之誅恩錫再生僅比三危之竄敢意哀憐之異亟還品秩之榮俄自流人越叅局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隆孝悌德際乾坤知臣夙遇先皇不居人後察臣涉更大赦特許自新從今膚鬚之餘年盡出神聖之再造臣敢不虔思訓敕痛艾愆尤遙望北辰雖莫陪於星拱回瞻南嶺固已近於天中誓堅忠義之心上答生成之賜

洪州謝到任表

伏奉敕命就差臣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於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上訖撫臨便郡獲奉於親闈總制屬城實兼於故里伏念臣志雖擇善材不過人亂思詩書無出倫之異見遊心翰墨多涉俗之塵言竊食累朝備官儒館智非蚤悟曾不習於人情學匪兼通固難堪於世用茲緣私請得假善藩惟八換於歲期已四臨於外服幸遇非常之主未奉燕閒實當難得之時獨無稱效憮罹伸於肝膈冀少益於毫分伏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聰明好古卑漢唐之近事慕堯舜之遠圖臣敢不上體聖心勤修民政奉行寬大方盡瘁於茲時補助高深庶納忠於來日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蘇轍

臣轍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訖投諸荒裔已絕望於生還沐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二黜始悟愆尤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乏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徧歷要塗人心忌其趫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閙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海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系千里而爲近今茲責分留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饑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以

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本無援恩出獨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驚與雪霜之嚴列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賤微猶得陳述臣自處本存亡況復墳墓闊疎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靜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叩閽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饒州居住謝表　孔平仲

幾死得生自南徂北蒙還舊秩獲處善邦御恩涕零省咎心悸臣學問窶淺知識鈍昏妄陳答詔之言自擬投荒之辱瘴癘侵薄骨肉分離安知此身復見今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離明燭遠渙澤蘇枯盡返得罪放逐之人大開自新湔洗之路而仰食者衆須舟以行風波多虞疾病間作所恃朝廷之寬大不誅道路之濡留驚魂初招餘孽未寤更當刻勵少答存全

知饒州謝表　洪皓

禁林決日未遑坐席之溫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不敢及此豈匪人乃能得之爰奉庭闈即趨官守伏念臣生而性介天與數奇膺眞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驚半世之遷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幸獲以身還方深故土之懷猥辱高門之名果聞取戾旋致疾顛上印綬以歸田固爲輕典佩銀黃而奉里更沐垂恩捧檄入門過家上冢桑梓遂晨昏之願松楸寬夢寐之思行道觀瞻合宗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合德天地亂心神明常思四表之歡不錄萬里之過而臣空行空反會蔑效於秋毫乍佞乍賢尚叨榮於畫錦內而自訟其又奚言敢不上體至仁仰圖其理奉三年之計自惟無補於朝廷推一日之長庶或兼容於獄市

饒州到任謝表　王十朋

際時遇主協五百世之昌期共理分符叨二千石之重寄試之民事簡在帝心伏念臣奮身諸生肄業太學上皇親策權居多士之先陛下誤知眷出羣臣之右方御天之十日畀近地之一麾旋蒙名還屢辱賜對魏徵之蘊幾展盡賈誼之言略施行曾未閱於三時已徧更於數職遽從憲府擢貳天官人言遭際之非常臣懼寵榮之過分力辭成命果獲俞音榮聯書殿之名假守便藩之郡身獲全於進退恩不替於初榮況此楚東之大邦實爲江右之奧壤顏眞卿英風如在范仲淹遺愛猶存臣實何人可預茲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法舜受禪體堯宅天廣收衆正而羣賢首及滯淹樂聽讜言而不罪狂直邇遐朝廷之士疇咨岳牧之臣雖地分內外之殊而心蔑輕重之異知臣本出乎白屋謂臣可牧夫細民札布十行憂分千里臣敢不仰奉德意力宣教條雖才非太公不能五月報政然忠猶壯甫未嘗一飯忘君

遺表　胡銓

有生必死何足動心無路報恩實不瞑目興言氣鬱懣闕神馳竊念銓奮自孤生早陟膴仕不識忌諱自取顛隮太上赦臣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臣於九卿六官之列曾何補報

徒積罪尤久違闕廷待盡田野屢昇眞祠之逸復叨祕殿之崇收名節以遂其愚許挂冠以優其老身塗草野雖自誓於平生命在膏肓恨不獲其死所强支微喘更畢餘忠伏願皇帝陛下舍已從人安民和衆大秦襄復讐之義監周公無逸之書任忠直之士而勿親便佞之人守祖宗之法而勿聽紛更之說益堅初志懋建豐功混胡越於一家壯基圖於萬世臣莫瞻九陛行即三泉相如草封禪以貢諛切所不敢張巡爲厲鬼以滅賊死亦不忘

南康軍到任謝表　朱子

臣昧言伏奉敕命差臣權發遣南康軍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淳熙六年三月三十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

照不遵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愧深汗冶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顓蒙能讀古人之書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閒繼遠迹於邱樊遂閱歲華之久頓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兩奉於除書亦屢祗於名詔銜哀抱病既莫效於驅馳假寵疏榮反繆膺於眷奬方誓堅於素守庶少答於殊知豈意因仍復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謂知人爲甚難故用或收於棄物致茲庸墳極於超踰揣分量能懼愈難於稱塞矧白乘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嘗控瀝而莫回終坐懦慵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實緣義重而身

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謂知人爲甚難故用或收於棄物致茲庸墳極於超踰揣分量能懼愈難於稱塞矧白乘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嘗控瀝而莫回終坐懦慵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實緣義重而身未畢方抒情而地蹐忽從欲以天矜海上仙山隔蓬萊於弱水江西道院製誥苗於劍池仰惟君父之思何有中外之間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立心咸五倫德疇三若予厚下之仁怙冒率土咨汝宅生之吏惠鮮小民無愛珪符下逮樗櫟臣敢不祗若德意宏敷詔條令修庭户之間所先豈弟民和藏富

之上茲謂答揚

謝皇太子頒賜誡齋二字牋　呂祖謙

九畿星拱並受詔條萬乘天臨誕敷宸指雖陋邦之代匱亦德意之親承具以聖謨告於齋土竊以舜門穆穆輯瑞以朝諸侯湯網恢恢受球而綴下國思皇盛旦率履舊章肅勤前庶之容傳及左符之寄腹心屏翰臂指豪英凡拜賜於朱轓咸觀光於丹扆如臣者至謝而拙甚愚以疎弓箕久負於家傳簪笏偶逃於官謗長江右壤筠水附城盼竹使以承流已過斗升之量歎楓宸而錫對幸瞻咫尺之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下天上地酌民瘼以廣求小紐大綱收主威而總攬邇在河山之外皆如砥陛之前臣敢不遵

奉章程慰安黎庶惇行教化漸消珥筆之風恪守部封少効絜餅之邻　知筠州謝到任表　楊萬里

需章旬外遐以其私便郡疏恩過於自擇地與期而俱近感及喜以交併不勞載驅已抵所治伏念臣學問將落行能無稱巖居川觀施諸時而莫可草耕木茹願其外以奚爲際照運之休明彙羣才而登進再收遠跡誕寘周行念文教之忠云既勞而後食然身其餘幾如未老而先衰兒女滿前婚嫁未畢方抒情而地蹐忽從欲以天矜海上仙山隔蓬萊於弱水江西道院製誥苗於劍池仰惟君父之思何有中外之間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立心咸五倫德疇三若予厚下之仁怙冒率土咨汝宅生之吏惠鮮小民無愛珪符下逮樗櫟臣敢不祗若德意宏敷詔條令修庭户之間所先豈弟民和藏富之上茲謂答揚

謝皇太子頒賜誡齋二字牋

玉字寶書賜一雙之白璧槿籬茅棟騰千丈之瑞光自愧野人恭承嘉惠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學關百聖天縱多能於兩宮問寢之餘傳二聖揮毫之祕龍盤虎卧得精妙於太皇霧結雲霏憲昭回於今上某敢不刻諸琬琰垂厥子孫袖有驪珠函山川之輝媚家無儋石藏星斗之文章

袁州到任謝表　劉克莊

遭讒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臨封域具布誥條伏念臣本起鹺生最爲拙宦偶逢總攬遂忝旁招猥塵公府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施螢爝裨日月之清明

雖批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
遠抨彈尚蒙涵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痾象罔得珠俄而起廢
惟袁爲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
備兵少且羸以妄膚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
而況別慈顏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宦遊奚樂徒
有君親之一念若爲忠孝之兩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奮發
主威作新吏治謂多壘艱虞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遠之
人率由聖擇乃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不厚培本根申畫封
守長江之險與我共願爲强敵之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
微臣之罪

貢布表

舜絃方奏適當被袗之時禹服攸同爰謹貢綿

曝禮寓箴苞恭惟皇帝陛下寶以儉慈麗惟道德輕徭薄賦
首捐布縷之征固本深根尤紬繭絲之說凡受專城之寄謹
修任土之宜臣叨守春臺遂瞻薰殿觚銅金流之候初御微
涼雖非火浣之良庶存故實

饒州到任謝表 王炎

祝釐散吏甘弛擔於田廬起發誤恩濫把麾於鄱郡榮似晝
遊之繡懼增夕飲之冰伏念臣踽踽獨行棲棲平進晚遇聖
神之采擇偏受學館之清華並踵郎曹躡升戎監得踰其分
自速顛隮行負於言徒深懲創方念過都之鵠退敢期出塞
之馬歸再閱期年涉冰叨名節起之開館畀以守符雖徽饒一
水之相通最爲便地而頻范二賢之所治亦號名城第皇潛
之相仍且公私之俱困欲施舍則財於何取務趨辦則民將
不堪撫級無庸鴻私難稱茲蓋伏遇陛下知人則哲御衆以
寬捨其舊而圖新俾之改過用所長而去短咸以撥煩雖今
棄捐特加收拭臣敢不省躬砥勵厲志廉平因密邇於里居
易講求於民瘼廣朝廷寬大之德專務撫摩消田里歎愁之
情稍蘇彫瘵

青田義門謝恩表 陸冲

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廟廟九天申命敕書復畀於門閭竊
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修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
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氏而下
懷終始同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以
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

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饗飧合
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觀室
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
民長久霈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宅人處唐虞
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瑣末亦被寵
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
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十一月視印於南康境上聞十二月到司謝表 徐鹿卿

近日長安甫視釐而西去觀風江澨誤將指以東來循墻莫
遂於懇祈入境具宣於寬大俯慚忝竊仰戴生成伏念臣空
抱古心豈堪世用少遊場屋志一第以爲榮壯踐仕塗蔑寸

功之自見當路過爲之汲引明時曲示於收羅由彫邑以登
朝起祠庭而予郡固未嘗違道于瞽亦不敢因公病私偶無
得罪於軍民安有隨車之老稚殆饑渴易爲於飲食非涓埃
可益於海山入玷郎闈躐陞省闥上恩深厚但知空臆以盡
言世論嶮巇必欲索瘢而洗垢絲毫無此天日臨之置散投
閒正尋盟於鷗鷺取長捨短忽促駕於騏駟固辭非所以汝
忠冒進又幾於鮮恥莫回遠聽祗拜溫綸饑歉頻年曷給焉
斗之粟虎離滿野孰安鴻雁之居會是么麽可供任使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與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念臣意在忘
君忍終加於棄絕察臣才非經世尚粗竭於拙勤冀以塞葦
責其後效臣敢不盡恢體國悉力爲民一江數千里風寒訴
書生之何補九州四十二屬邑庶游澤之周流

戊午賜御書味書閣遺安堂六大字謝表

書惟夕說閱日未幾易畫芒寒自天有隕神筆一施於潤澤
御茅倍長於磬光日盡駭於榮觀手不知其自舞臣某恭以
我宋淵微之家學每因暇日遊戲於法書有如私室之偏照
光示聖恩之優異或野處賁詞臣之第或茂功旌熱舊之門
藏在名山具存典歷數西江之盛事於昭列聖之宸奎大
祖表洪氏之義居光堯書萬里之翬額然名德乃膺是書豈
么微可擬其倫伏念臣少也多奇長而無述短槩二尺寃窮
往聖之微言破屋數間近守先臣之故址苟焉葺理於以藏
修讀書之眼已昏負郭之田何有謂學問求放心而已而貧
賤庸玉女於成得一善則服膺食知其味恐多財而益疾獨
遺之安莫華自咀於窮年夢寐不忘於清夜淡而弗厭樂以

忘憂此微臣飭已之私亦古者刑家之意輒因閑燕乞假寧
靈方廣鈇鉞之誅忽委琳瑯之賜色齊南斗奪星軫之光芒
勢聳乾龍煥雨簾之晶彩增盤谷山泉之重貲豐城千莫之
精陽和不擇地而施海宇舉聞風而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道包萬象天縱多能心上經綸本廣厦細氈之論毫端造化
同冰崖雪屋之春凡陪虎觀之清遊隨探驪珠而必獲察臣
研精磨鏡之帖憐臣謇躬耕隴之勞爰頒肆筆之書下飾窮
山之陋臣敢不祗承帝賜仰對天章六字寶傳與六經而俱
壽百金產薄期百世以流芳永垂訓於子孫庶酬恩於君父

乞裘萬頃幸元龍遺澤表　吳潛

臣聞居賢德以善俗者君子之澤也善善而及子孫者春秋
之義也蓋儀型一方必有善士上之人固當超越故常不問

存沒庶足以昭勸懲而敦禮教臣備員江南西路延見父老
詢問人物皆言江右風號多士率爲顯人獨豫章裘萬頃高
安幸元龍皆鄉之師友不幸以厄窮終其身莫有爲之言者
恭惟皇帝陛下勵精改紀正氣日伸當世老成博雅之彥收
名無遺而此二人者存不及見天日之清明歿不獲沾兩露
之膏澤爲善而不報識者懼名山具在典歷數西江之盛事於昭列聖之宸奎大
伏見贈通直郎裘萬頃清名厚德矜式士林博學高文源流
賢派方嘉定時大臣德政萬頃雖蒙收名還除官則辭之既
辭掌故又辭司直乃乞添差帥屬而去不知者謂爲親老也
乃其自度枘鑿又不欲近名耳秩滿不調退歸西山衡門之
下既老且病猶日孜孜以治心養氣爲躬行綱要以忠信孝
悌教其鄉黨子弟諸司曹彥約等繼爲乞差遣於朝僅還暮

府一月而疫蓋近世以老選調如萬頃者極少而萬頃不悔也故朝章郎幸元龍英辭偉論萬字立成直氣雄才一毫不屈分教隨州先臣喜其剛正奏畧改秩自是宰邑俾州聲滿江漢輕財急義以儒知兵屢奏書天閽指陳時政忠義激發皆所難言當路惡其論高志廣亟聞於朝遂令致仕時年方五十有八襆被而歸日與其徒窮經講學點墨不入帝城大臣諷令賻乞屹不爲動蓋元龍去纔九閱月而路門親政賢路稟征矣照得萬頃嘗綰朝列有子四上禮部尚爲布衣元龍既登員外郎有子亦與漕薦然以義方所漸不肯自行陳理一則無澤而厄於天一則澤可及而困於人此江右有識之士尚友論世而每爲之慨歎也豈所以扶顛風而起人心哉臣愚欲望聖慈深考春秋之義追懷君子之澤除萬頃已蒙贈官外特與其子從龍補受文資將元龍改正致仕放行合得恩澤俾其子應襲承受仍與元龍追理生前嘗勤酌賞慶典恩例優加贈卿庶使賢者之後不絕於祿仕公議之屈獲伸於明時其於治化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

知贛州到任謝表　文天祥

九重選牧錫類天寬千里承流奉親地近昉共侯度不戴王殫審克不遑將母私切懷歸嘗懇懇以陳情冀高高之從欲遏蒙異渥特畀近麾繼領旨以趨征已鞠躬而祇上祿及一休伏念臣某才本空疎分安孤苦身逢盛代夙自屬於丹心家有重親晚相依於白髮頃叨漢傳往即楚封何敢非刑粗加於子弟其爲榮寵可謂至矣而聖眷深重欲其傳遠與山無窮乃因圜上於新宮爰俾更修於別乘詞臣涉筆方冊成書稟漢昭回衣被草木雷風鼓舞發揮山川垂之久長信在金石夫周官職方之載泛及於方隅漢家封禪之書徒詳於祝香火瓜華之盛衣冠章綬之榮推恩上及其私親錫命旁加於子弟其爲榮寵可謂至矣而聖眷深重欲其傳遠與山無窮乃因圜上於新宮爰俾更修於別乘詞臣涉筆方冊成書稟漢昭回衣被草木雷風鼓舞發揮山川垂之久長信在金石夫周官職方之載泛及於方隅漢家封禪之書徒詳於祝禱未若斯志專而不誣臣某節感激遭逢誓言報稱幸一經於皇覽得藏副於名山益振元風少神至治其龍虎山志

進龍虎山志表　道士　吳全節

臣全節言皇慶二年三月辛巳臣全節詣集賢院言信州路龍虎山前奉敕重作太上清正一萬壽宮成有旨以其圖來上臣全節謹以封上山圖請具錄爲志太保臣曲出集賢院大學士臣邦寧以聞敕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明善編述龍虎山志志成以授臣全節者臣全節竊惟益山邈在江右實神明之都宅人物之奧區道德之家發蹟自漢以世相授承流至今然而傳聞異辭紀載無法雖有名勝隱鬱弗宣風氣之

明

謝特恩賜建忠禮書院瓊恩堂寶澤樓表

夏言

伏蒙聖恩賜臣忠禮書院瓊恩堂寶澤樓特敕有司建造工部製扁給賜者臣誠懽感稽首頓首上言離明麗正覩經天緯地之文乾健當陽遵風虎雲龍之會道逢交泰恩出非常御藻宸章日星赫其炳耀華堂雄構山川賴以光榮望蒙有加矜慚無措恭惟皇帝陛下天德地紫育萬有而同仁湯武堯文冠百王而獨聖清明旁燭大兼容定禮作樂叙法於羣幾之先制度考文收功於末論之後取善不遺於尋罪錄賢每棄其瑕疵如臣鄙樸之資亦在甄收之列但臣學未

聞道徒有志於古人才乏通方實無見於當世詎意受知於上聖蒙恩越出於常流諫署從容久陪國論詞垣密勿數作講帷方兼亞以詹端旋晉長於宗伯薦膺宮保顯陟孤卿祇近清光手詔枉屬於朝夕寵頒羣籍恩私優假於尊常額逢華棹棲衹懼天章之褒乃絲綸煥發過叨宸藻之榮堂扁瓊恩銘刻琬琰之貴樓題寶澤慶流河漢之光重以書院之名特加忠禮之賜維茲嘉號悉出淵衷惠錫頒仍褒稱備摩楣扁命冬官之大匠公功勤方岳之有司盛典彰隆寵恩崇異乃近代人臣之所未有實前茲世主之所罕施白鹿徒聞陛出玉音之特建紫陽尚在未緣聖主之親題南紀增輝中朝動色子孫永寶族里具瞻蓋將俟百禩之美談詎止專一時之幸會臣敢不彌堅素節益罄丹心非仁義不陳於前有謀

獻則順於外竭忠於禮仰承聖訓之懇懇以正事君敢易厥衷之耿耿伏願天休滋至神嘏攸純聖子神孫衍皇圖於永天高地厚祝睿算於無疆

國朝

朱軾

恩免南昌浮糧謝表

伏惟我

皇上盛德同天至仁育物撫萬方之版籍無時不念其艱難運四海之樞機每事必圖其久大重農貴粟唯藏富於窮簷給復蠲租頻推恩於稔歲猶念江右素稱瘠壤南昌復有浮糧特沛新綸酌裁舊額寬四百年之成賦事實起於前明計畝陞科數獨踰於他郡按圖考賦垂億萬載之洪仁減唯正之供留諸百姓布非常之德惠此一方萬祝宣天歡聲遍

野涵濡

帝澤與章水而同深瞻仰

天顏比廬峯而更峻臣等身依北闕籍隸西江詔令傳於禁中欣喜出於望外乾坤怙冒盡大地以無私雨露栽培在此邦爲尤渥歡忻靡極歌頌難名傾葵藿之微誠常隨化日率枌榆之舊里共樂淳風臣等謹合詞恭謝

天恩不勝懽忭感戴之至

蠲免額徵錢糧謝表

奏爲恭謝

天恩事雍正八年九月十八日奉

上諭朕臨御萬方宵旰勤求惟以愛養斯民爲念數年以來除減租稅疊沛恩膏不但旱潦歉收之處蠲賑兼施即該省年

敝順成不須寬賦而朕欲使民力寬裕每加格外之恩蓋民
家經費既敷則藏富於民俾各家給而人足乃朕之至願也
查各省錢糧朕特降諭旨蠲免者已多今次第舉行應及於
江西湖北湖南三省著將辛亥年江西湖北湖南三省額徵
錢糧各蠲免四十萬兩又念直隸乃畿輔首善之地應沛殊
恩山東今歲被水之州縣稍多朕心甚爲軫念除二省漕溫
地方已加意賑恤並將本年額賦照例蠲免外著將辛亥年
直隸山東通省錢糧各蠲免四十萬兩以上五省共免正賦
二百萬兩各該督撫應仰體朕心嚴飭有司敬謹奉行務令
閭閻均霑實惠倘奉行稍有不善或被官吏侵漁或有衿棍
包攬等弊一經發覺必重治其罪並將大小官員嚴加議處
時諭欽此欽惟我
皇上大德誠民至誠育物恩膏廣沛溥萬物之陽和惠澤宏施
數九天之湛露布豐亭於海宇懷保功深厘撫恤於
宸衷勤求念切數天之下共慶太成大江以西疊霑雨露蓋自
免除脚耗豁數十萬之舊逋蠲減浮糧甦三百年之積困哉
漕分天庾之粟留賑厚部屋之生固已大澤淪肌深仁浹髓
矣乃者多黍多稌值大有之豐年尤復減賦減租流泰階之
解澤

溫綸甫降十三郡之協氣旁孚曠典頻頒億萬姓之歡心大洽
皇仁浩蕩彭蠡不足喻其深
帝德崇隆匡廬無能比其峻家給人足民力寬然而有餘歲稔
時和
天恩有加而無已襟江帶湖之地户慶盈寧永耕火耨之鄉人

歌樂利歡騰童叟喜溢臣民臣等拜稽形庭叨榮聖世瞻雲
就日偕父老子弟以啣恩食德服疇合翼軫斗牛而誌喜効
策駑於駘鈍抒心葵向難酬高厚之恩積忠愛於祖忱頼首
萬呼願效升恒之祝臣等謹合詞恭謝
天恩不勝懽忭感戴之至

漢

薦徐穉等疏 陳蕃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唐

乞免民租疏 狄仁傑

彭澤九縣百姓齊營水田臣方到縣已是秋月百刻冀蒙

然告歎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來並無霖雨救死不贍營佃失時今已不可改種見在黃老草菜度日旦暮之間全無米粒竊見彭澤地狹山峻無田百姓所營之田一戶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縱得全熟納官之外半載無糧今總不收將何活路自春徂夏多茅亡者檢有籍歷大半除名里里鄉鄉班班戶絕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謹以奏聞伏候勅旨

宋

薦李覯疏 范仲淹

臣聞聖人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前應制科首被名試有司失之遠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

經辨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臣竊見往年處士草澤周啓明工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奬勸臣觀李覯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一十卷謹繕寫上進伏乞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宦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

奏薦李覯 余靖

臣竊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曾於慶歷元年應茂才異等科祕閣名試下第退居鄉里四方生徒從之講習有此寒畯淹在草萊於臣鄰封不敢緘蔽臣又伏見草澤邵亢與覯同時就試後來亢以臣察奏舉已授職官今覯還居獨未蒙用伏乞朝廷特與召試以廣得賢之路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權貴而

旁有煇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遠已改遷致陛下

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使後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閒退淡于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

止

舉彭汝礪疏　范純仁

臣近曾具可充臺諫官人姓名奏入亦曾與鄧溫伯等面奏彭汝礪等可爲御史中丞乞陛下早賜點差至今未蒙降旨伏緣舉直錯枉則天下心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用得其人則不惟朝廷尊嚴亦可使天下士風知所趨向選用當否所繫不輕臣職叨宰輔夕不遑寧處所以不避煩黷天聽伏望睿慈早賜選擇庶當聖政之初得以化服多士

論賑濟劄子　李綱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饑民闕食使之推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闕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給米收養共賑濟五萬九十二人又給歷州縣遣官簡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聞訖復勘本路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價錢至一百三十四文近來兩澤霑足早禾已熟米價頓減新米一升止四五十文將來秋成決有可望之理此蓋陛下勤恤民隱至誠惻怛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畝有不曾種蒔者甚多人情方搖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寬假有以涵養之乃爲得計昔周宣遇哉而懼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前日旱暵安

知不爲中興之資在陛下特加聖意而已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數千里爲郡十有一爲縣五十有三控引荆湖襟帶吳越爲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遠平時商旅絡繹獨木渡江白光蔡以趨汴都最爲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重鎮屯兵選帥以臨之今朝廷保據江左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荆湖皆置大使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贍養不闕所以崇屏翰之勢爲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場蕩然無捍禦之備倉廩枵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大帥是有名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荆湖論之建康有張浚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足以奮張軍聲以爲輸蔽

江西一路獨無兵將沿江上下千里之間殊乏控扼使敵人不來則已如其果來乘間擣虛則無如江西者矣譬猶邪氣之傷人必緣間隙盜賊之姦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乞先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糧之半伏蒙聖慈察見本末有矜從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應副臣非不知朝廷方措置淮甸恢復京東西未暇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江所屯數十萬衆摘萬人以爲一路根本似未爲多臣昨自行在將帶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分遣討捕盜賊已差出三分之二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不難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闕額禁軍然未經訓練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喚決誤國事又舒蘄黃三州實爲江西屏

蔽見貼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內舒州隸劉光世蘄黃州隸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於劉光世軍中摘那二千人屯駐舒州於岳飛軍中摘那四千人屯駐蘄黃州緩急聽臣節制亦未奉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都督府如臣前奏所乞差吳錫等軍一萬人克江西大使司軍馬仍令劉光世岳飛分兵屯戍舒蘄黃州與江西相爲表裏庶幾數人不敢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宮觀差遣必冀矜從然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爲國家深慮至計伏望聖察

減貢金劄子　洪　邁

紹興間來每年遞聖節饒州有貢金一千兩而銮金十兩之額與他例同此不與焉本州先期數科之缺爲姦豪商操攜

私償轉增遂致一方久罹其害人莫敢言悶知所起或云藝祖初年江南郡庫適有金取以獻長春節遂爲例或云發運司持錢收買或云政和以來轉運司撥所部內散收三說得之傳聞無所考信第民困官吏已非一日往郡守唐文若奏乞蠲減詔付兩省時戶部部郎魏安行持示左藏以他州攀例爲辭遂不得免所謂諸路祇貢聖節只繫銀絹饒固有之且已兼任泉兩司之數乃若貢金千兩獨此郡任焉與他不等蓋失於數陳也陛下恭儉愛民雖和羅百萬一劄盡免苟知此患必垂矜恤夫千金在朝廷視之爲甚少在一州爲甚多況民力枯敝甚不堪支朝家蓄金除交隣錫賚外所用不多可與減除昔仁宗采張方平之對首降手詔罷河北摧鹽以御軍額減令本州酌量措買不得仍前科斂民困稍蘇此患漸息仰請思言特賜宣示千犯宸嚴無任惶懼

白鹿書院奏　朱　子

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跡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嘗敕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開燕講學之

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

幸敎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報稱萬一駑懼震慴不皇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榛爲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內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倫談說空幻未有厥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爲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爲小屋二十餘間敎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收置輒具奏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眞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爲額諮諏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寫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獨惠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塞堰住西灣水汊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旅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沈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空綱偷般歷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積歲之久不復開濬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石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從出又恐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幸本軍旱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請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本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躬親詣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僱募人工修葺去後近準使司內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其餘少缺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米

赴此天氣和暖僱募人工開修不唯官私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缺食

論都昌劄寨劄子

熹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守令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爲要害則凡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

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爲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
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
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
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爲要害其縣郭
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
到在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即與淮南州郡並
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流之後不聞曾有盜
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竄寇三人匿跡舟中
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即
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於傳聞意謂
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
對移奏稱都昌縣後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乞創此

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爲竊寇三人驚駭擾亂至
於如此固已可笑又況初不計算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爲米
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疋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
何所從出亦不審慮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
人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
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
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
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永
久之害然熹愚慮尚恐州縣官員解事者少而便文自營之
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
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能累已又
見元條窓司陳請不無覬望之意難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

盡公竭慮而偷爲一切苟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
招到軍兵造成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熹請有以折之
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熹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
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
手爲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
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韭賊而所招新
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效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尉之
際其軍兵反敎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爲防護縣郭不合下
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
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
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廢罷其見
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屋其數
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其傷
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爲此贏卒數人破屋數間之故留此
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
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
常談宜不足以感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
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伏惟幸垂察焉或議者尚慮復有前
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勤
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
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縣尉知
縣等級相承名分素定易爲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
萬不侔矣其都昌縣與諸寨相去遠近里數形勢今并彩畫
成圖連黏在前乞賜鈞覽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熹輒有愚戇仰瀆台聽近準安撫御牒備承使司公文差委池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所陳移治湖口改割兩縣事本軍已遵依行下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埠地赤立今又五十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備處若更遷徙必致狼狽兼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司尤覺煩擾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目今爲縣尚且費力若欲建軍壘城壁官府倉庫牢獄所占地步計須十倍於前未知何處可以安頓設使可以安頓亦必起遣居民毀折其屋占奪其地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迫切利害何必爲此以動搖人心爲國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於改割

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治所道里近而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星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數雖上供歲額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員廩祿不知何所從出此割縣不便之說也竊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徒煩費文移動搖衆聽伊兩處市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居極爲非便喜衰病之餘扶曳來此旦夕即爲引去之計視此不啻如傳舍豈有毫髮顧戀之心特以既荷聖恩强畀民社旣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誠不忍更使復爲庸人淺議所擾故敢直以己意昧冒覽旱賜奏陳寢罷其說以安兩處軍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

熹昨日伏蒙面諭究實都昌木炭價錢利害特與蠲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實適準使帖謹已遵稟施行續當條上然熹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可以推廣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常之入敢預言之以俟采擇謹按木炭本以稅絹紐計納本色比之納價錢比之納絹所費又增一倍之數折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本軍三縣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爲遠津般本色其費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爲苦都昌則距使臺甚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以價錢之重爲病要之以錢比絹而論之則三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論未能及此今乃幸蒙矜念更令究實邦與蠲減是以熹得復有所言欲望更賜詳酌三縣第三等戶一槩重

行蠲減其上兩等人戶邦令且依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蓋大賜而上兩等戶事力稍重猶可不至大段狼狽兼亦不至多失使司財計免致別有經畫實爲利便須至申稟者

延和殿奏劄 六

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乙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伏蒙聖慈聞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引議臣對補之說以拒其請然臣之愚有不能自已者謹以前奏之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爲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巖峭壁穹石茂林其間纔有些小田段類皆磽瘠寒冷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起紐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

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擅
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不明丈
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
升上等者按籍履訖而橫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陰
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戶陳訴漕司
爲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行其後又有人戶經戶
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惻怛常
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
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加於人雖其除之於山粗若得
宜而增之於田則情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將端輔所減山
稅明降指揮特與蠲減則其所增田稅邺與改正依舊等色
爲端輔之所爲而後已爾未興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
有所不忍爲也今縱雖已去官守然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
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矜憫明詔有司
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
度俟其奏報別賜指揮

延和殿奏劄七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太上
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
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爲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
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
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爲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

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
見於會要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
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
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眞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
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度開所能窺測者
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牛徒而無賜書流
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竊意有司
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謂固未必皆加譏笑者之言殆必以
爲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爲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
質之夫先聖禮義之宮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
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
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矛已
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
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
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
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爲請伏願聖慈下臣
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羣心又以丕闡大猷昭
示抑邪興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飢民劄子 徐鹿卿

臣聞孟軻之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
之求牧與芻臣謬以匪才蒙恩將漕其爲牧也大矣忍於視
其死而不求其所當求是爲負民未嘗求焉而逆料其不得
是爲負國臣職守所在敢冒昧而一言之臣入境以來仰體
聖朝任使之意周行原隰自南康池陽太平以達於建康凡

歷四郡所至延見士民咨詢利害而足跡之所未及者亦博加採聽其病民之事固非一端然最以歲事不登粒食艱爲大苦歲入既虧而淮民又聚食於江南加之剽掠焚蕩時窮發目下米一斛賤者六七十千高者至百餘千流離殍死氣象蕭然客販不通而常平義倉之積無幾等第人戶皆已應令和糴麤萎不多雖見行勸分未有可恃所至勸令種麥亦且未保收成此去來歲早熟尚是半年中戶已皆有轉壑之慮下戶從可知矣臣昨克員牢旅備知國力有限然誤當陛下委寄勞牧之求責實在臣竊照嘉定八年民之憔悴未如今日之甚朝廷爲捐建康府轉般倉于江府百萬倉米三十二萬石及優牒一百道會于十萬貫準糴二十萬石通爲五十萬石又爲之蠲租已責變糴爲濟凡可以救民命者

無不爲也今固不敢以此望之朝廷僭父母之於子雖旦旦焉饗粥不給之慮然慈愛之情忍食而遺其子乎臣按本路九州四十三縣大體皆歉而輕重亦自不同有早禾及分而晚稻不收者有高田甚旱而圩田就熟者今縱未能槩行賑恤亦當擇其甚者略思所以接濟之策以示聖朝當財計窘束之日猶未忍頃刻而忘吾民浙西兩淮湖南北之米既無可仰惟江西一路差稔雖朝廷和糴數多豈無尚可通融臣愚欲乞聖慈軫念一方之民特賜宸旨下封樁庫科撥十八界新會一百萬貫下本路爲糴本令臣與諸司公共商議一路合濟者幾郡而郡之合濟者幾縣一縣合濟者幾鄉而鄉之合濟者幾戶其旱勢稍輕者不與焉却以本錢分撥下各郡委官往江西路照時價收糴米斛候到成原價三分之一專一分場糴與下戶將來除豁船腳等費及所減一分價錢外却將糴到錢據實數拘收樁還朝廷如此則所損不多可以助勸分之所不及投醪割炙恩雖微而意則厚是亦維繫人心之一端也如蒙特賜俞允即乞速降旨揮施行仍降付尚書省劄下本路諸司公共相度依嘉定八年例分州措置及劄江西安撫轉運司行下所屬州縣照應收糴通放仍免所過商稅須至奏聞者

元

奏民間利病疏

程文海

竊惟建昌雖名一路而在宋時止稱爲軍本是撫州屬縣兩處民戶物產大不相侔況建昌四縣近又割出管內南豐一縣以爲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於建昌路安機一百張每年造生熟緞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鄰近撫州路止安機二十五張建昌何重撫州何輕撫建甚近土性一同非建昌獨宜織造也緣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數額遂不可減作俑有自流毒無窮本郡不堪其憂臣昔家此實所稔知如今比附撫州依倒特與末減似宜公私易爲趨辦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寬然此特建昌一路與織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匹等事如此不均者亦乞令各處有司比附上項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直陳江西廣東事宜疏

劉鶚

臣鶚伏以比歲逆賊嘯聚豫黨併合醜類多方吞噬焚我蘄黃陷我江州諸路守臣皆棄城而遁總管李黼以無援而戰死臣履任之日濬治城池繕修器械召募丁壯分守要害

備諸將士百計捍禦雖事勢窮蹙之日宜為安疆定國之計者也數年之內强寇稍却廣東廉訪副使聞命之日星夜奔馳度嶺而南修城濬壕甲兵仰仗天威軍士稍集民志得寧十九年還臣守節整頓軍旅撫綏地方城郭完固稽察道塗謹將江西廣東兩省事宜為陛下直陳之江西以鄱陽為襟喉以江州為輔臂衷臨吉贛當楚粵之要衝撫建廣饒控閩越之關隘至於龍興名為省會居中應外宜慎簡良帥增設重兵諸郡有警則分兵援之至於各府則修築城池固守隘口劃練堵截糧餉既裕兵氣自奮誠能於九江湖口各增一營衛備兵捍衛各置戰船百艘相為應援則荊陽諸郡益不敢窺九江湖口而臂指相應矣建昌信州又於關隘謹以烽燧守以重兵則藩籬固而閩浙一帶不得越境而寇矣

廣東事宜劄白紅巾賊劉福通起兵於汝潁大為心腹之患焚薪黃陷江州是不獨江西一省也方國珍聚衆海上屢降屢叛焚掠沿海諸郡又不獨廣東一省也夫李黼之死於徐壽輝孤城無援也泰不華之死於方國珍駐海兵單也趙勝普戰湖口而行省臣星吉死之張士誠據高郵而知府李齊死之凡若此者既不能深防曲慮以消禍患於未然又不能選將練卒以圖恢復於目前天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則告警而內部不以為然也夫國家安危民生休戚大臣不以聞主上不得知其患可勝言哉臣願陛下嚴簡權之法省察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刑威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簡任一人則羣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格其心官奉其職由是而芻糧可充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閒斥謀可明號令可信雖八荒之遠六合之廣皆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若江廣區區之地又何必深長慮哉敢摭其大端約其形勢惟陛下斷而行之耳

明　李奎

褒崇忠節疏

臣聞忠節乃萬世之大閑褒崇實朝廷之盛典自三代以迄宋元忠臣烈士清風偉節足以感發人心千萬載昭昭如一日者皆由英君誼辟舉褒崇之典或立祠致祭或定謚追封不忍使之泯沒無聞於後凡所以正人心厚風俗扶植綱常激勸士類為世道計也今考得宋忠臣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係臣原籍江西廣信府弋陽縣人按宋史列傳及集賢李

道原所撰基碑稱其學通六經淹貫百氏實祐丙辰舉進士以言直忤權姦貶賢似道由架閣論居興國軍連以史館祕書名不赴元兵至江南宋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授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督義兵守饒信撫三郡屢與元兵戰甚力以兵少弗支宋運既革往隱於閩元侍御史程鉅夫薦宋遺臣三十人以枋得為首承旨留夢炎累章薦之江西行省丞相管如德澍江行省丞相蒙古台將旨召之俱不赴每致書力辭忠義之語出自肺腑後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傲慢不為禮被拘執北行至大都不食而死妻李氏守節自縊於建康獄中弟禹在九江以不屈斬於市季弟君澤君烈俱死於國事伯父徽明為當陽尉與元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死子定之賢而文累薦不起一

門之內秉忠守節視死如歸皆由枋得身教於家使然也爲
文章史稱高邁奇絕汪洋演迤動關世教所著易書詩三傳
及著解四書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節操孤峭微見於苕溪之
歌言論激烈復形於漕運之策皆自誦曰清明正大之心不
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類此昔胡
銓之名聳後進之景慕者獨枋得一人而已及求諸天下稽諸
往古能如謝氏夫婦伯弟死忠死節萃於一門亦不多見妻
李氏永樂初已蒙朝廷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柔枋得
婦得所矜式而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蓋愧道德之與
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然臣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
之名聳後進之景慕者獨枋得一人而已及求諸天下稽諸
往古能如謝氏夫婦伯弟死忠死節萃於一門亦不多見妻

李氏永樂初已蒙朝廷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柔枋得
婦得所矜式而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蓋愧道德之與
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然臣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
祠宇未立封謚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實爲缺典欽惟皇上以
節義風勵天下以忠孝植立綱常凡古今忠臣烈士義夫節
婦有關於世教者悉蒙旌褒況枋得爲近代忠臣忠肝義膽
與金石同堅高名峻節與文天祥相表裏著書立言皆發明
正學羽翼六經推其道足以隆治而善俗聞其風可以立懦
而廉貪誠一代忠節之表表最著者如蒙准言乞勅禮部照
例將已故謝枋得定謚褒贈仍行原籍有司創立祠宇歲時
致祭如是非特慰忠義之魂於九原冥漠之中太見聖朝旌
忠顯良之盛典超越前古使海內之士得以瞻拜祠下景仰
風節莫不有所激勸興起其於世教豈小補哉臣與枋得生
同鄉邑每羅景慕今幸職居言路不容緘默干冒天威無任

題爲申明舊例以杜紛更以一政體以便民情事近日接到
浙江巡鹽御史宿應參一本題爲申明統轄以飭鹽政以裕
國計事內開兩浙行鹽地方如浙江杭州等十一府南直隸
蘇松常鎮徽州等五府江西廣信一府皆在所屬但浙江南
直隸濱海產鹽去處舊例身親巡歷惟徽州廣信二府止係
行鹽地方原無巡歷舉劾事例近因前任御史將徽州題入
統轄故御史宿應參欲行比例乃有此奏臣等待罪該科職
司舉正若不究言其弊誠恐將來比例陳乞紛紛變更上失
祖宗立法之意下啓事端紛擾之源政體民情皆所不便輒
冒昧一一爲皇上陳之查得大明會典山東兩浙兩淮長蘆
河東廣東海北四川福建陝西雲南等處皆係產鹽地方惟
兩浙兩淮河東長蘆四處利源最大濟邊尤急故先年添差

御史四員重其事權令其禁革奸弊約束豪強使占中賣富
私煎盜販者不得肆行乎其間法本善也但行鹽之說其端
有二有產鹽地方利源所在其勢必有所趨故設有運使等
官而復設御史以臨之者利重而弊多故也其凡于行鹽地
方統轄察問勢難歸一但使課額不虧流行無滯斯足矣固
未嘗瑣瑣稱量而必求事權之偏重也且以兩淮行鹽地方
論之如應天鳳廬淮揚寧太池和等九府州江西南昌等十
二府湖廣武昌等十七府州其地方可謂廣矣然兩淮御史
之所巡歷者不過南直隸濱海產鹽諸府州縣而已如欲盡
行舉統轄之權申巡歷之例操舉劾之柄非惟力有不能抑
凡口亦不足矣推之他省無不如此蓋天下無不食鹽之家
而有不必巡鹽之處矧祖宗立法之意盡善盡美如福建廣

東海北諸處雖有鹽利止設運司提舉等官而不添差巡鹽
御史者蓋以海邦邊境不盡取於民而亦不廢乎權括之術
乃聖人義以理財之中而默寓仁以阜民之意其旨微矣近
日以來惟務已意之所便不念天體之所存故張官置吏益
啓紛擾之端朝令夕更茫無歸宿之處且以廣信一府言之
東為浙江之境西為江西之轄而浙江常山一照實當交界
山行百里狹徑崎嶇又非舟車可通之地故山商之不樂往
誠有如御史宿嗾爰之所陳者然非地方官不行用心之罪
也乃其勢所不便而自不樂往耳且以一夫晝日之力肩挑
鹽止可百斤腳價當得銀一錢而舟資居停之費不與焉但
此鹽止可行于廣信之境內幅員縱橫不過二百餘里而又
不能遠通乎境外此山商之所以不樂往也然前此百八十

年來貿民但知有食鹽之樂而不知有食鹽之苦藉接通之
力需斤兩之鹽以為食官府固未嘗禁也近因巡鹽御門之
責備巡捕有司之苛求肩挑背負盡入弓兵機快之手而反
加之罪張口嗷嗷搖手觸禁甚至有以硝代鹽掃滷為食不
但三月之無鹽而已況山川界限則文移之往來者動經旬
日事權分轄則有可否之參謁者越境千里且事在得已例在
可因原不係產鹽地方既非利源所生又非弊端叢積該府
歲派引鹽不滿八千之數而憲臺巡歷所駐難免供應之煩
許訟者藉是為逋逃之藪參謁者即是招曠廢之尤況相仍
已久垂二百年前此係籍江西之人每多兩浙巡鹽之使拴
厥所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設使此例一開漫無底止福
建海北等處將有添差御史之說矣各省行鹽地方又將有
比例巡歷之舉矣上干國計無裨下于生民無益紛紛煩擾
日引月滋聖朝渾厚博大之治體固不如是之瑣屑也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舊例寢格新例不必紛更以啓多事之漸庶
事體人情兩為便益其於治理未必無小補也儻有所見不
敢緘默伏乞聖明裁察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薦吳與弼疏　陳述

臣先差江西清查復審刑訪得撫州府崇仁縣儒士吳與
弼乃已故國子監司業吳溥之子賦性端凝居家孝弟經史
該博理學貫通守道安貧動循矩度約年六十心忘仕進躬
耕隴畝以教其鄉其教人之法本之以小學四書持之以躬
行實踐益久益勤人多感化臣觀宋儒程頤以司馬光薦由
布衣而為侍講蘇洵以歐陽修薦布衣而為主簿元儒許衡

亦由布衣名起京兆提學繼為國子祭酒若此數儒有功當
時有功後學臣竊以吳與弼德修於已行孚於人學宗程許
文法歐蘇絕跡公門不求聞達以道自高人所推重眞儒者
之高蹈盛世之逸民養高邱園蓋亦有年累次薦舉不屑就
已仰惟國朝自太祖高皇帝以來崇儒重教列聖相繼垂九
十年文化之盛超軼前代皇上中興大業政宜獎用賢才以
勵風教如蒙准言乞勅該部遣使優加禮聘赴闕或如宋哲
宗之用程頤則以之侍經筵必有資於聖學或如元世祖之
用許衡則以之任太學必有益於後進緣係籍江西之人未敢擅便謹具奏聞

請建祠表墓疏　左贊

伏覩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書內一款各處帝王陵寢

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即時修理如舊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此皇上仁厚之盛心曠古所無之令典也臣原籍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竊見本縣有宋太學說書李覯墓在鳳凰山麓祝穆方輿勝覽紀覯無子孫每歲春秋守蔵同學官拜埽之典已廢而其墳墓亦爲樵牧踐踏若更數年必致毀夷臣考得李覯立心高古發行修整竭力養親雅尚恬退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訓迪生徒學者稱爲泰伯先生其所著述有易論禮論共二十篇富國安民強兵策各十篇明堂定制圖序周禮致太平論皆足以羽翼聖經發明治體又有孚土書二十章得井田之遺意慶歷民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其他文字若太學議袁州學記之類皆可矜式當時名臣范仲淹余靖交薦其賢先儒朱熹稱覯周禮論與其意合聖朝纂修五經大全覯所立言亦見采錄臣聞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如覯者可謂一代之名儒後學之師表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今墳墓荒蕪俎豆不及臣竊惜之欽惟國家崇儒重道以壽斯文之脈以衍太平之運如蒙准言乞勅該部行移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則於風化不爲無補矣

題請陳澔從祀奏

劉定之

臣竊見聖朝尊崇儒道於先聖孔子所刪述五經足以垂世教者屢次表章尊顯有加無替太宗文皇帝命纂修五經大全英宗皇帝命刊刻五經註解皆頒賜天下分布學校皇上御經筵所講講必以五經爲先誠萬

億年太平根本所繫也然自有五經以來訓釋何止數十百家聖朝於易經專取程頤傳朱熹本義於書經取蔡沈集傳於春秋專取胡安國傳於禮記專取陳澔集說者豈非以其尤得聖人之旨哉永樂中所纂正統中所刻今經筵所進與夫天下庠序場屋所用無不以是也夫既專取其說固宜褒異其儒欲褒異之莫若俾得從祀於先聖廟庭今之從祀舊規有程頤朱熹矣又廣新制及胡安國蔡沈矣斯皆以釋經有功也惟陳澔未與其列以臣觀於澔釋經之功雖未敢追程朱二子之躅亦可以次胡蔡二氏之肩況前代釋經如何休賈逵范甯杜預等今聖朝取其說無幾耳然尚從祀則若澔之專用其說者以之從祀夫何間然昨學士商輅請欲將以從祀若澔并下禮官儒臣公同博議伏候勅旨施行

請復常平疏

林俊

爲備糴本以復常平事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爲備糴本以復常平事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爲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于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妨政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特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增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

雖不免其差徭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黜罰毋輕差遣使絶陵轢樂于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容蓋監不限不停以補官乏臣又見凡問口外爲民逋逃充軍罪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姦無益事實乞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幇誣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兇器誤傷旁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參審得過之家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律雖不

摘情實猶重并窩藏強盜資引逃走抗拒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罰穀自五百石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由巡撫參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于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爲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縣行檢富户量力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侵費專廒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石四斗糴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糴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户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糴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糴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義楯是義倉之

畧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借秋還轉相賙助民樂表異似亦可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爲急者伏惟聖慈留意

乞罷進貢疏

王畿

臣聞防川者不患於川潰之時而患於川潰之時而患于瘡作之時而患于瘡復之後調理爲難窮見瘡病者不患于病作之時而患于瘡復之後調理爲難窮見江西自王浩八等倡亂以後連年用兵用力幾耗一旦平復如新築之堤朝夕巡視惟恐其復潰新瘡之軀動息無忽惟恐其復作誠裕民止盜損上益下之時也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使居江右旬宣之官夙夜兢惕思莫補報到任以來首詢民隱皆謂進貢未除厲階猶在臣寢食不安是以忘其愚陋兼在待罪之時急急爲陛下言之且以江西地方限帶山河無海錯異品可以供上用無珍禽異獸可以供玩好雖欲進

貢不過常物況地瘠民貧常賦之供猶至逋欠臣自宏治年間仟官於此未嘗見有所謂進貢自賊臣劉瑾詐傳聖旨之後遂近皆欲自結假進貢之名爲納賄之計江西始有進貢斂官錢入私府誅求無厭民不堪命奸人乘釁而起流毒境内致動王師累年始平其禍皆起於進貢今瘡痍之民莫定呻吟未已正宜休息優養以解倒懸之急若復如舊誠恐流寇禍生亂不止于往日且如進新笋葛不惟出笋出葛之人户受害凡一郡之人同爲供送猶不能支持則茶與竹之害騷然矣進茶芽斑竹不惟出茶出竹之人户受害凡一郡之人同爲幫補猶不能交納則笋與葛之害騷然矣進茶芽斑竹之害騷然矣他皆類是此猶不足惜也時新未熟已名上用使者所至凌虐官府則誰辨之害騷然矣此猶不足惜也出省藏之官銀巧作買辦

貪水夫之工錢名爲乾折雖併罷杠棍之類皆有所出不止十倍其價則科派之害騷然矣其取無窮其名不一臣謂估計雖銀茶銀筍之類亦可辦也而進貢之費不可考也迄至驛遞馬頭去處亦騷然一空下至商賈船隻不敢灣泊失今不止其害必深夫川既築不可使之復流病既療不可使之再發近見都御史彭澤論奏進貢事理甚晰所司奉行未至猶有應止而未止者如江西地方誠宜停罷以蘇民困如蒙準言乞勅該部計議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爲地方事疏　王瓊

臣等叅照江西巡撫都御史俞諫并都布按三司府縣衛所經該官員俱以凡庸濫膺委任有地方之責者猥瑣鬬筭而撫字不知受總領之寄者因循玩愒而統叙無法彼處賊情思劫掠乞要查訪劉暉功次有無欺蔽將都御史俞諫仍留巡撫巡按御史曹做奏要密行訪探處置本部自去年十二月至今節次奏奉欽依行下勤捕已過半年而各官若罔聞知直至今年五月徐九齡逐走與禮源賊首顏曰春等合夥殺人祭旗勢甚猖獗方纔奏來及奏稱知縣周廣等與該府官申稱徐九齡招撫安插不致爲非不見將各官拏問隱匿誤事情罪所據各官俱係互相隱匿軍情重事律該重治及照近年以來爲因所在官司隱蔽賊情不早申奏捕滅以致滋蔓荼毒生靈動調軍馬耗損錢穀糜費萬計其隱蔽之人因循姑息未及查究以致各處倣效互相隱匿恬不知懼如徐九齡等宏治年間爲盜至今及攻打奉新縣燒房建昌縣

開知勸回并去年謀殺民人宋禹三等事情遠處之人尚且聞知慮恐釀成大患而江西官司曾無奏達跡其存心惟欲延玩以逭已責不爲忠謀以弭大患罪狀已彰實難輕貸伏望皇上斷自宸衷特勅巡按御史徐讚查勘明白分別情罪輕重上緊具奏定奪不許仍前遲延仍請勅切責巡撫都御史俞諫等俱受朝廷重託鎮撫一方不能宣布恩威潛消奸宄臨事寡謀惟圖僥倖優游不斷首鼠兩端致盜熾起猝難撲滅論法即當械送京師明正其罪但係緊關用人之際姑令戴罪速會三司官計議選委本省內謀勇官員不拘文武職銜官秩崇卑會合勦捕務要謀慮精審計出萬全罪人遠得地方早安如或各賊奔逸出境勢已窮促聽其晝夜襲擊毋致遠遁亦不許輕率無備致隨賊計如有成功不惟准贖

前罪尚有功賞別議若或不自悔悟致成大患國典具在嗳膳難及本部議擬未盡及干係重大事情星馳具奏定奪本部仍通行南京湖廣浙江南直隸兩廣等處鎮巡官員嚴督三司守巡兵備等官但係通連江西水陸道路嚴加把截設法擒捕遇有江西殺賊官軍到彼會合策應供給行糧料草不許自分彼此以致徐九齡等越過逃走一體參究罪不輕貸但遇賊到隨即依律申奏不許隱匿

征勦機宜疏

看得御馬監太監畢真奏稱先年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等處一遇有警會同鎮守太監黎安勦調人馬今都御史王守仁不行會同鎮守太監許滿誠非舊規乞要請勅前去會行所屬地方凡遇征勦遵照舊例以便行事一節先年爲因廣

東湖廣福建江西四省交界地方賊情各該鎮巡官員不能遇制以此議設都御史一員專在汀贛二府住劄凡事許徑自區畫便於勦除盜賊也其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之時為因江西腹裏流賊生發事有相干以此會同江西鎮巡官計議行事近日都御史王守仁征勦南贛地方強賊以此不會江西鎮巡官令若將南贛地方盜賊事情又欲會同江西鎮守太監方纔施行彼此牽制坐失事機不如將提督南贛都御史革去止令江西鎮巡官自行之為愈也況鎮守江西太監該請勅書會同南贛都御史事例若准所奏鎮守山西太監該請勅會同巡撫大同都御史鎮守陝西太監該請勅會同巡撫延寧等處都御史係干體統決難輕准合無本部行文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今後遇有江西湖廣廣東腹裏地方盜賊嘯聚應該會合勦除或動調腹裡府衛州縣軍兵錢糧應與各該鎮巡官會議者仍照原奉勅旨計議而行其南贛地方一應軍機事務遵照節次題奉欽依事理徑自區畫施行不許推託因而失誤軍機罪有所歸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照得近年各處盜賊生發所在官司往往隱匿不行奏報以致滋蔓難制邦又倡為招撫之說長奸縱惡莫有衰息及乎招降復叛乃至動調京邊官軍始克平定勞師費財不可勝計今都御史王守仁反覆論辯深切著明具見本官有用之學濟時之才及照昔因江西南贛二府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雄惠州潮州韶州四府并湖廣郴州四境相接之處素為盜賊淵藪數為民患不可盡除比之尋常盜賊迥然不同以此議奏特設都御史一員兼治四省地方雖以巡撫為名而不與民事以禦盜為職而不得兵權故官雖設而職難盡民受害而盜未息不如不設此官專責各省巡撫官之為愈也是今彼處盜賊幾至數萬殘害地方已調兵會勦雖提督軍務文臣事例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照依原擬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赴倉庫即便調兵勦殺不許請勅會同巡撫延寧等處都御史係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限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流賊鞫問明白亦聽斬自示衆其陞賞事宜除征勦流賊事例先已奏革外若南贛郴桂等處斬獲賊級聽本處兵備副使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illegible]冊奏繳查照南方勦蠻賊兇行舊例議擬陞賞

飛報寧王謀反疏　王守仁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敕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聚謀反特命爾斬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奏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斂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攔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奪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窜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

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蹶後之圖共成掎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徵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禹憂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走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奏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坐此事機姑復斬留期紓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略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闕了事就彼處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等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出而未伸今江西閫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嘯聚愈及又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佖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

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圖省各官今見在者乞敕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頗募之兵無所仰給兵已散遣今未兩月即謂北變復欲召募將何資輒復懇依舊例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備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齎儀親齎謹題請旨

江西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帶從之徒有六七萬人虔劉欲張殘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緊進乃退保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名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令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名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委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痾廢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吏部郎中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鰲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魁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璉先任參政致仕黃綰先任南京兵部知

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爲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克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談儲推官王暐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敷傍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臣乃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汛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餅火砲石弩機毒

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壕殿敗清之卒皆奔
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聚集益震駭奪氣
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
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樑及僞太監萬銓等
千有餘人寧王宸中恭簡變級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
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
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
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
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
審驗紀錄一應事宜委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
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奏報外竊照寧王逆跡熏天
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都遠近震驚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

而四方赴難之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
御史本省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
併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
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睽貳
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擒賊殺人如草芥又救其
厚貲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
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為之日覆宗滅族之禍
臣且不避況敢避貲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專
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知

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外當於本日
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擄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

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壕期在必剋是日有守
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
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
士實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
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
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
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
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
兵若救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
我於胡中南昌之兵絶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挽漏
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聚集先聲所加城中
必已震讋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
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
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
集監軍及偕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
兵勢衆盛氣銳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
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
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
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
未審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煽惑其下者全以進
取封爵之利為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攜沮我
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
所謂先聲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
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

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
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棍通判胡堯元童琦設儲推官
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本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
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
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焉宗室郡王將軍或痛内
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
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内外
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十二日復得諜
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
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
其後那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彝張雨翼以分其勢二
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
江西通志　卷一百十六　藝文　七
余恩之兵伴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那珣之兵
前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彝合勢
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道大潰追奔十餘
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門兵退保八
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
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
益師是日建昌知府周朝佐之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
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
躡賊乃遣知府陳棍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東門
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
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北戰時風勢不便我
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

等立於銃礮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礮
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
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
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那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彝出其
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
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問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
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畢集火及寧王
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
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
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劉砧
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鎮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
數何鍾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

江西通志　卷一百十六　藝文　八
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
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
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
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
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
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
棍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
寧王而入圍城内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
地莫不舉手加額莫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
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
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禁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
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

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敕諭
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巡官各軍衛有
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
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
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
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
例陞賞激勸欽此及準兵部題稱今後但有賊生發事情緊
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合會勦者功
即調發策應等因節奉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敕如或江
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調本管及時遣兵策應毋
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忝淫奸暴理應誅戮彰闕賊
投善類剥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跡一起

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敲目搤手莫敢
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
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二之輩牽引
數千餘衆名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
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買奸徒於沿州淮揚
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比其起事之日從其漫衍連
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僉親昵使各募兵從
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來
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罷制遠近僞傳
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莫
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
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
其氣餒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
之迂緩當敵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
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
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
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
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
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
使之形敕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
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
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
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
外人徒見孽宄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
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
又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
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刑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
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
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紂原清劉守緒傅南
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勗高賡孟俊知縣張淮應恩
王庭顧佖萬士賢馬津等雖功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
義師爭赴闕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問若伍文定邢珣徐
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
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節進士郭
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鞏知府劉昭等使
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

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
樓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衛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
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
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舊其不軌之謀已十
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
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
廟堂以承宗社之洪庥以絶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其臣等
幸甚

計處地方疏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
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
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

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
或用勢强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準折或撫別事抄收有
中人之家者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
其奸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
增租額利歸一已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
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微近奉詔書曰
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强奪官民田産動以萬計則陛下
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産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産
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産而給還之
也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
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許令府
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

擾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派
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
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
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
兎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强恣行包侵之
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
再照前項田産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
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
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充軍淮安京庫三項
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
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
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又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
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
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於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
窮必爲盜賊萬一變生無常費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
需束手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
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
燬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
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乞敕該
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
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
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詔書內事
理給還本主管業其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
礙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估變價銀入官先儘

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
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
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
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
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
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
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
邦在衆易曰聚人以財惟陛下留意焉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臣查三省賊盜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
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
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
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
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
者臣請因是為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
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
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事之民而不可常行
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嚮化之徒而不可屢施
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
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說招撫之
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譽脅之
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
益無所畏而由劫日熾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
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

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
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欲事勦捕則必征調日繁
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
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
勞可以無戮罪殺賊之責可以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
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
出一卒以抗方張之寇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
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
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譽脅之
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
卒以抗強敵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
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

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
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
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
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
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
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爾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
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
而不罰其亦何以鼓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將

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
者亦復何所襲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
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
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擾掠不下於
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
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
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
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
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
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
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
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
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
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
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罪職
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
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
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
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
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
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
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
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
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在前此惟
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
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
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敕兵部俯采
下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
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
致於債軍敗事然後遣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
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
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
於此心知其靡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
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緣
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再請疏通鹽法疏

臣查得接管卷內先為處置鹽鐵以充軍餉事行西布政司
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廣西嶺北二道灘石
險惡淮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
門奏準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

頻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
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敕諭便宜處置轉將廣盬計
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管官劉果等
議稱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具呈允批行遵照立廠抽
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
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隨行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
日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奉勘三省官兵夾勦上
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
機查得前項鹽法準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
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
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
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即今調兵夾勦糧餉缺乏遵照敕諭
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義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
停止具題去後隨準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
府發賣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
給軍餉不許多取妄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聖旨是
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為照袁
吉等地方溪流滿悍難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
久盬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
廣鹽為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
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
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載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
運卒寡不敵衆袖手岸旁視其過執得而沮遏之故廣鹽
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若廣鹽止則私販

興而幹滋於奸穴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也今南贛
盜賊雖已仰仗天威克平巢穴然遺孽珍殘黨難保必無且地
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峰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
民尚懷反覆未平之賊疊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
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
勦臣亦繆承方略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
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
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
內是復殘其本也矧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
敷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
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內府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
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為功臣之所素恥也掊克以招怨臣之
所不忍也況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
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
守為不忠矣願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
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敕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
施行則地方幸甚

議南贛商稅疏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
地方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有地方重
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
以憑施行等因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
商稅循環文簿看得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中
間不無任意抽報情

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於前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吏倉官義民等項不惜名節惟嗜貪汙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金澤一則魁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年久又查贛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自於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廿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零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仰給於此並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黃重奏稱原貨自

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無重復已經勘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究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照合將南安大庾二縣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額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準令復支如此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為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於前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吏倉官義民等項不惜名節惟嗜貪汙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金澤一則魁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年久又查贛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自於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廿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零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年久又稽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田雞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二百餘里號令不

及人跡罕到其初巢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於內分羣聚黨動以萬計始新擄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據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奏開征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搗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為之掃蕩地方為之底寧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為患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為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到道隨取各縣鄉導於軍營研審查得前項賊巢係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屬上猶縣崇義上保雁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

戕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安二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
占一半南康縣至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
計賊占田地六里有半隨蒙本院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王
天與黃文鶚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處無如橫水
原係上猶縣崇義甲地方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設縣隨
縣上記一里崇德一里亦與至坪相接緣里分人戶數少查得南康
里然而地方廣闊錢糧數多堪以析作一里合割併爲新縣
其間人戶數少者田糧尚存招人佃貿可以復全縣治既設
東去南康尚有一百二十里人戶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
桂陽縣界二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
二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檢司查得上猶
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由呈詳奉批看得
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命下方可
決議興之工程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漏珍尚有
凡宜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立隘
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與史際等一面監立木柵修
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雁湖嶺坳
等處諸賊既平已爲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
玉過步栗木烏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
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
水其通賊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
者量丁多寡抽選編佥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

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勦
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靖再行議處裁損其
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籌度固知事不可已但舉大
事須順民情兵革之後尤宜存恤仰該道會同分守等官再
行構集地方父老子弟多方詢訪必須各縣人民踴躍鼓舞
爭先趨事然後興工庶幾事舉而人有子來之美工成而民
享偕樂之休仍呈撫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依奉會
同參議黃宏遵照批呈事理先於橫水設立隘所防範不虞
及行該府再行構集詢訪外隨據府縣各申拘集父老到官
各交口歡欣鼓舞趨事別無民情不便等因備呈到道覆審
無異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項地方大賊既已
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徵收稅課
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
上猶縣崇義里叵地名縣亦爲相應如蒙皇上憫念地方屢
遭荼毒乞敕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
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
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
強梁之區爲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議夾勦方畧疏

據江西巡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準兵部咨該巡撫湖
廣都御史秦金題爲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
將上猶等處賊巢剋期九月中進勦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
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吏

等縣申稱賊勢猖獗乞早為撲勦等因已經呈蒙本院密授方畧行委知府季敦縣丞舒富等領兵分勦生擒首從賊徒斬獲賊級殺死燒死賊衆擒破賊巢俘獲賊屬等情通經呈報又蒙本院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委知府季敦指揮乘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璽縣丞舒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景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各於要害去處往來防勦至七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又統兵二千餘徒復來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先擒賊犯楊鑒等七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又統兵二千四十二名斬獲首級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即今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直擣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横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二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之第不相妨礙若必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為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約會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閒而起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速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速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絶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為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咨移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縣等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衆叛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

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皆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無匱遺戶家無遺夫就使兩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飢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傣捐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繇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墳城寨郭百姓戍守餘糧之餘未及息肩孰堪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廚傳一應諸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校健者逃竄山澤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棲遑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

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應稱變
之可憂乞敕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
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
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
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
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令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偶
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
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
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

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彈災變為此具本請旨

水災自劾跡

臣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原以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
寄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
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河漲溢
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
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
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為墟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
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
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厥實其端何所
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寇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困之以
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
完復今又重之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履契
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而倭然坐
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

小民之怒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
於民坐視困窮論胥以溺此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
百病交作厄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
此亦足以名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
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陛下軫災恤變別
選賢能代臣巡撫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
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弛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
所憾

勦平安義叛黨疏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
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佾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
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

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鞫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敕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兇鄱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

克承方畧首事緝捕雖有小帥竟收成功知縣熊佾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倡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與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與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酌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佾典史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佾仍旌其除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馬喜新建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錠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士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恒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瑞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

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錄而人知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修葺縣城尤爲便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開繳到司備由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槐開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屬財產通該查鈔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擊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回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劫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鋪

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慰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本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矜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矜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

院仰體朝廷好生之德王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即遵照詔
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
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道黨劉吉陳賢等供舉不
已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
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畧加懲創
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
明罰其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橋一身朝廷之處可謂仁至
義盡矣為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朝廷洗滌再生之恩皆
宜爭出到官輸誠效款自相分別洗滌其既往之行而顯明
其維新之善乃畧不改創輒敢抗違官府衙縣坊巷明知
滅族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

橋同居懷惡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惑惑鼓動以至於此
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別善惡令
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由住其被脅之人
若能投首到官亦準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
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
叛情由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
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
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宣喚楊姓良善
戶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牌貫令各
分別良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拿賊九名
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
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開官司要將

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搶船奔入鄱陽湖欲即
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
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
都昌兵沿湖追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
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合兵追勦除行南
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令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
蹤賊蹤設法勦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
及沿湖各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
逃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劫另行
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去該縣
會同知縣熊伶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
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

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蹤或截要路
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
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原貯軍餉銀內支給及差官齎執令
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
縮逗遛侵擾良善者遵照敕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
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致
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完日通將擒斬功次
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
先節該欽奉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
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後有功官員支兵人等及陣亡
被傷等項俱準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支剩軍餉銀兩
照例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賞優恤者批仰該司

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修築城
縣城垣支用擒獲賊犯勦捕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
賊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巡按御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
楊正賢等肆其兇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劫遠
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助逆脫漏誅珍畧無悔創乃敢攻
縣劫獄聚衆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誅倘一旦埽滅在前
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
議贊畫都指揮馮勲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伶等又各趨事勤
命并力於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錄臣守仁臥病待罪之餘僅
存喘息幸賴諸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爲此具本

題知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準兵部吏部咨俱爲
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
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
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
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
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
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
譴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寘諸清顯繆膺軍旅之寄叨承
巡撫之乏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娶祖母喪聞變即日星夜
力與之持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

測臣之心事未及白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
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
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
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榮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
憂腦取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嘲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
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
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
爲陛下一陳其實寧滿不執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抒滿應機
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願亂愚治將
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藉其謀而奪之俾斯固
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
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洞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
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還難而
得以權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雖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
士楊廷和等該部謂度之臣則有若大學
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
獨昌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
啟昌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介伍文定耶珣徐璉
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
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
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黯山伍希儒謝源
等諸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

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於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之忠勤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恨下之上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庾致仕縣丞龍洪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為兵敗以挽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幸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名之人臣於勛沛捄援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使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勤說寧濠反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讐抱冤

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謀舉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揮措畫而勤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論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況區區大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然耳皆奚足以為功乎臣世受國恩鞠身粉骨亦無以報於當陛督重任承之戎行苟免鈇鑕況又超擢本兵俄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報復可用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其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破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竊下之能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罰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而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

議江西軍功疏

唐龍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柄也故明王慎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至親不可移至讐不可奪今或飾譽援黨者則崇階顯擢忠勤盡職者則深排巧詆孰肯身任家國事哉切見寇濠構患宗社靡安腹心應援布滿中外兩京之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

史王守仁領敕福建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額天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偏人裔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大賊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托腹心又示無為以安其心然後激咒以義糾集烏合之衆及兵戍處審發書罵賊使其覺悔既出踹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驚聞便還筭其歸途水路邀擊大潰賊衆遂檝宿濠於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正此謂也成功之後瘡痍未復聖駕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白端僅獲身免守仁為國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雖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戮辱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苦命待變而已況守仁家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

或下父兄宗族有嗤類乎守仁於此但知忘私奉公以為社稷又於先年劉瑾為奸人莫敢犯守仁抗言觸忤杖死復甦流竄瘴癘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鎮豁谷兇民衆黨為盜閩廣山澤無非賊窠大小有司束手無策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備奇變如神以故荼寮桶岡諸蔡大冒洲頭諸山次第擒滅增縣置邑教明約遂為治境祖古名將何以過此叢得奉命陞賞言者又謂不當來京致有所費功觀大官之厨日用無紀較一餐所費幾何猶煩論之比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簸賢嫉功之所為也及守仁丁憂服闋送不起用顧猶造言排論鐵券未及祛來未頒固事無與跡比樵漁豈非過哉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且廢黜殆盡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蔭

一子千戶那珣徐璉得陞布政亦有何過即令閒住戴德孺雖陞布政即死於水皆無蔭子副使陳槐因勸進賢擊人希意誅黜為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公官且陳槐那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握之義因功黜廢深可太息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今侍郎張聰桂萼皆所為之曾蒙簡用為兩廣總制臣謂總制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大濟天下將陳槐那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廢棄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為使人宜忠効勞之勸

乞表異忠義官員疏

竊照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宸濠謀反是日鎮守撫

按及公差部屬并都布按三司各官進府謝酒宸濠羅列賊兵分布逆刃首呼巡撫都御史孫燧脇令隨往南京孫燧抗顏正色示以臣無二君之義次問按察司副使許逵逵反覆明其不可終毅然曰惟有赤心爾豈從反乎宸濠遂喝官校將孫燧許逵曳出俱斬於市隨將其餘各官拘執鎖禁於獄內時公差南京戶部主事馬思聰仰天憤嘆絕口不食死之繼有布政司參議黃宏亦死夫孫燧許逵守正秉節挺刃而死雖古之忠臣亦不過此馬思聰黃宏雖暫就執尋即捐生造無辱於人臣志終白於天下但思聰視宏則尤烈焉傳曰無仁賢則國空虛使當時皆如各官安意就縛屈身苟全而無四臣挺然於其間則何以為國家也哉先是城中有廟一所近該南新二縣父老將土偶撤去塑立孫燧許逵二像并

立馬思聰黃宏木主奠于其中私號全大節祠歲時朔望相率謁禱尤見四臣忠義之在人心者如此其深也但事出於下而不出于上遺烈雖存明典尚缺如蒙乞勅兵部查議將孫燧許逵俱賜謚贈官各廕一子世襲馬思聰黃宏亦量為贈官仍襲馬思聰一子入監行令布政司查相應官屋改立祠宇將孫燧許逵馬思聰黃宏並祠於中孫燧許逵位次在上馬思聰在左黃宏在右之下照依勅賜祠額及行令本司查撥無主官田五十畝行南昌府收租以供祀典如此則不惟使人臣忠者勸不忠者戒抑見我國家有臣如此且俾萬世之下指此罵宸濠曰亂臣曰賊子則四臣之忠義不泯而宸濠之惡罪益彰矣

補遺典以昭忠義疏

昔我太祖高皇帝翦除羣盜建都金陵僞漢陳友諒率水軍一夕掩至江西王師南下僞丞相胡廷美禅將祝宗康泰作亂僉留守會廷美禅將祝宗康泰作亂僉走復命左丞徐達討平之於是以朱文正爲大都督鎮守其地友諒聞之乃悉衆以巨艦攻城甚急自癸卯夏至秋凡八十五日文正命諸將分兵拒守友諒竟弗能克遂有鄱湖之捷焉時則有若平章趙德勝者晝夜巡城爲流矢中左脇而卒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何知朱潛統軍元帥許珪二人者領兵取吉安友諒軍至齊等力戰俱歿於陳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突圍出戰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旺俱以圍急繼先出戰殞於敵中國旺引兵燒賊艦追者至投橋而死洪都知府葉琛臨江府同知趙天麟江西行省都事萬思誠康祝之變琛思誠迎戰死於市天麟守臨江府城破死之管軍百户徐明當圍城之日友諒陰設陷阱數臨城誘戰明乘間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阱中賊脇之降不從尋殺之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爲間使走金陵求援兵還至吳城被執友諒强授以僞官子明佯許之至城下望城大呼曰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我必死幸見諸公賊怒攢槊刺之死城下又若張德山夏茂成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事覺遇害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礮而死以上凡十四人友諒滅太祖念十四人忠義立廟於南昌府歲時祀之贈趙德勝梁國公劉齊彭城郡侯李繼先隴西侯朱潛沛國郡侯許珪高陽郡侯葉琛南陽郡侯張子明初

贈武毅將軍加贈忠節侯牛海龍隴西郡伯趙天麟天水郡伯徐明合肥縣男張德山千户夏茂成總管獨萬思誠則未之及臣追慕遺烈詣廟謁拜乃訪聞其事及考國子祭酒郡人胡儼所撰碑文亦曰思誠之贈未聞豈禮官或遺耶爲照我太祖始得江西也僞漢之强倍於曹操鄱湖之捷過於赤壁趙德勝等十有四臣各誓忠義之心共成犄角之勢分兵力戰爭死如歸皖須臾恤之因思均沾顯榮之秩獨萬思誠仍列都事夏茂成亦加贈千户庶幾賞不遺忠政不忘遠國典全而人相勸矣

題請主洞官疏

爲愼擇儒官兼管書院事竊照宋儒朱熹於淳熙中知南康軍乃即唐白鹿洞遺址建其書院以爲講學論道之所規制大備教化蔚然又括聚書籍給田畝相傳至今近日巡歷本府首詣書院展拜先聖先賢見得祠殿荒涼門廡零落往來皆牛羊之跡前後俱蔬稼之圃及訪書籍已多散亡田畝亦浸遺失詢厥所由蓋因無官綜理每年止是本府星子縣編僉門子二名輪流看管以至狼猶至此夫必欲設官尤恐費事緣本府儒學距書院僅十五里但得一學行教授兼管本府首詣書院展拜先聖先賢見得祠殿荒涼門廡零落往來皆牛羊之跡前後俱蔬稼之圃及訪書籍已多散亡田畝亦浸遺失詢厥所由蓋因無官綜理每年止是本府星子縣編僉門子二名輪流看管以至狼猶至此夫必欲設官尤恐費事緣本府儒學距書院僅十五里但得一學行教授兼管本府星報所屬官員姓名脚色開足矣然誠難其人焉近該本府呈報所屬官員姓名脚色開註本學現缺教授臣訪得福建興化府教授蔡宗兗由進士出身學問深該志行清古爲賀而仕曲全孝友之心以禮自

防弗為時俗之態誠斯文之正類後學之楷範也如蒙允勅
吏部查議將蔡宗堯改調南康府教授不妨原職兼總理書
院用修遺教仍行星子縣歲另給二力一馬往來跟騎於書
院田租內月另支米三石食用以為常規一應上司供要物
件勿令僕僕拜跪以示優重之意已後員缺常於進士內慎
選銓補若能敦復風教有光儒業一體擢授科道及不次陞
提學僉事等官苟廢學傷教聽巡按御史奏調問黜不貸勸
懲庶百年之舊典復舉而一方之學者有依矣

江西王府廟祀疏

歐陽德

看得禮有常變因事而制有不可以執一論者江西宗府親
王以謀反伏誅而大宗祖廟已毀然郡王將軍等眾恩昭等
小宗支屬猶存其始封之王不可無祭而已毀之廟不當復
建此所謂禮之變而當議處者也先該本部題奉欽依行撫
按官勘議處惠二廟每一易世欽定一王奉祀益即本有之
廟而定其祭祀之禮以息覬覦爭競之私耳今撫按勘議未
報而諸宗室各執一說紛紜奏擾雖其言各有據然皆不知
毀廟無復建之理而郡王有不可踰之分益溺於情而蔽於
私不可不斷之以義者也臣等竊惟獻惠二王遺所各有享
殿而樂安弋陽建安諸府各有家廟合無每歲正旦清明中
元霜降冬至等節諸府總遣儀賓一員就享殿致祭其祭品
各府輪流供辦而祝文序列諸王之名則祭既不瀆而追遠
之孝各伸惟獻王則每歲立春用古者祭先祖之義諸府各
設位於家廟致祭而以始封郡王配食其祭儀當用生者爵
祿不得僭用親王禮樂則情既得盡而郡王之分不踰其尊

事理宜然者也且各枝宗室感受親王約束而管理者止是
承行啓奏其分不失其防微慮遠之意甚深故得以息其覬
覦之爭久而愈定若親王府則事體與郡王萬萬相懸而江
西之事則又有大不同者緣宸濠既已謀反伏誅其國應除
其實已毀其爵永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一時宗室郡王

據其各相攻訐雖與反者干涉各有淺深而皆不能無染荷
蒙皇上赦除其罪復其爵祿各得掌其印信以其爵自建於
朝非若將軍中尉之官必係郡王府名而不得獨以其官稱
者當時本部以兵部題行撫按勘議遂定管理府事名目而
不敢復冠某府二字於上亦以爲得權宜之道矣但既云管
理府事則所管理者爲何府之事是顯除其國而陰存其名
也至於防微慮遠倉卒之際未及詳議遂使管理者以郡王
鈐束郡王事體幾與親王無異是不與其名而顯與其實也
此臣等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事理未宜者也夫陰存其名
爲知不有循名以責實者顯與其實爲知不有據實以求名
者今幾一易世遂競起而爭雖以管理爲說竊恐意不徒在
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則恐此之久據而多方
其爵自建於朝而愛鈐束勢必難久又事理
之顯然者臣等不言則始一誤而今再誤罪誠有不得辭矣
伏望皇上俯采愚慮及撫按三司等官前薄蕭端蒙等勘復
之議革去管理府事名目比照交城襄垣慶成等府事例將
建安樂安弋陽三府有郡王者宗儀人等各聽該府管束及
奏請名封等項其餘帶石城王未奉明旨復爵難遽比照郡
王行事當與瑞昌等四府一體照支屬遠近分附三府今據
其宗派則鍾陵與建安爲近臨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與樂
安弋陽爲近合無將鍾陵一府分附建安石城瑞昌二府分

附樂安臨川宜春二府分附弋陽一應該奏請事務附府轉
奏拜進表箋慶賀救護隨府行禮其三府迎接詔勅則輪遞
從尊庶覲親之漸可杜大競之端可息矣及照獻惠二王大
宗廟祀本非小宗支子所得專主合無每一易世請奏欽定
一王奉祀宗廟禮以義起而制命自君既不得專管亦不許
專擅輪遞庶於事體爲順再照各該府并分附府分各宗室
儀賓仍乞降勅一道俱照嘉靖十五年題准事例朔望赴各
府畫押聽各郡王鈐束關防其樂安建安二府正照原降印
信行事弋陽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繳進另行具奏鑄造
弋陽王印候冊封之日再行領給中間尚有未盡事宜仍令
撫按官逐一議處停當作速回奏以憑題請施行臣等再三
參詳各官陳奏之詞似謂彼中人情事勢無以易此但事關

宗室子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

剿除山寇事宜疏

陸穩

臣體得廣東饒平縣賊首張連等大埔縣賊首藍雪峯等糾
鄉縣賊首林朝曦等往來福廣境上彌滿充斥動以萬計道
路爲梗兵至則避入巢穴兵退則復肆剽掠作患日久地方
漸不能堪各該督撫等官非訓兵振旅大彰討賊之舉掃除
巢穴則無以收蕩平之功而其禍未已也臣竊謂今日之事
不患無兵而患無糧不患賊巢之難搗而患事權之不專所
有事宜二款上塵聖覽一曰明職掌臣竊惟天下之事勢一
則專勢分則散南贛軍門界四省之邊其勢已分屬矣前此
承平之時以無事處事諸路有司不責以苛禮任其以泰越
視之至今遂成不相聯屬之勢然昔猶可言也今日何日盜

賊縱橫于江閩諸郡而一夕不能安寢矣雖合勢以為一猶恐不支而況猶秦越乎哉臣所言者非以爭有司奉行之體也除盜以兵用兵以糧江廣錢糧皆有巡撫司之固舊制也福建未有巡撫之先汀漳與南贛一也自有巡撫以來有司但知有彼省之軍門而不知有臣兵馬錢糧一聽彼省之軍門調遣支用而不及於臣臣之所有者不過贛州在營之機兵千餘不解之鹽稅一分耳及其盜賊一至則又以此非我事也南贛軍門卓也權則已去禍則獨護空文相加雖切何補臣及今不言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臣謹按地圖計道里漳州之去省也可七八日而至去贛則月餘矣汀州之去贛也可五六日而至去贛則月餘矣行者以月計則文移往復必兩月而始相聞兵行一日四十里半于行者則調發應

接亦必兩月而始至地不相及而賊情倏往倏來即有分巡漳南道其勢不能兼理也雖理之可即洛乎以此推之既有福建軍門則南贛軍門之不可兼漳州也明矣臣請以漳州一府聽福建軍門專理以免彼此牽制之患以絕互相推避之嫌其漳南道及湖廣之上湖南廣東之嶺東南韶等道兵馬錢糧凡備剿寇之用者皆許臣專制應面授方畧者以期來見應文移請詳者允而後行諸道不得以彼省之意向背望于其間如仍泰越相視者聽臣參奏處治庶乎事權既專而展布亦易盜賊不足平矣一曰增軍餉臣查得正德五年都御史周南征大帽山諸巢請支福建布政司屯糧折銀附海依山鹽價與賦罰等銀正德十二年都御史王守仁征南安諸巢請支江西布政司南糧折銀并諸郡賦罰等銀各數

萬兩俱克成功蓋天下之勢不至于極壞不可為之地則不肯破格以收權宜之計今賊黨既盛三省合勦非用兵三萬不可也以旬月計非用糧十萬不可也贛州鹽稅除八分解京外每年所餘可四千兩耳兵法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計每人每日銀一分猶尚如此今官兵行糧每日二分而犒賞牛酒之費不在是焉則今之所費五倍于古二分鹽稅僅可供三五日之費而已前都御史楊伊志請留鹽稅一半者非不知南贛事勢之急而姑以緩户部之催解也户部之許三分者欲以濟三邊之急而未知南贛之急尤甚也疆埸莫非朝廷之土莫非濟兵糧之用何擇于南何擇于北今日之事可謂極敝雖使古如周南王守仁者為之尤須假以便宜方克有濟何況臣愚安得不束手無措倘棄贛州之所有者不

為請留而欲如先臣借支別項之所無者勢益難矣傳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抑亦立而視其死與今日之事頗類于此蓋避嫌之罪小坐視流患之罪大臣以此自決矣伏乞勅下户部仍將前四年鹽稅通議留作軍餉自四十年以後量留三分庶乎食足兵強智者效謀勇者效力而盜賊不足平矣

邊方災患懇免加派錢糧以安人心疏

臣按南安府四縣里老呈稱南安僻居江西之窮源路當嶺表之首地所轄四縣共止六十里總計一府四縣之糧不及外府一縣之數郡小而賦實繁重以六十里之編民數年增至五千餘兩較之舊額是加三之一矣兼

之十年之內遺孽賊之搶者八值水旱之災者三百姓之忿毒於寇盜顛危于兵荒者不勝其苦而不獲寬恤之惠是驅之爲盜也即今地方之生聚日微三巢之賊衆日盛夫豈無故蓋差重則民貧民貧則盜起今應征求者不惟有催科之累且有繯縲之苦入盜巢者不惟無拘攝之擾且有搶掠之利民亦何苦而不從盜哉民差已甚于昔賊犯益熾于前大爲地方之憂乞照先年糧額而加派盡爲減免庶窮民得以存江西之藩籬庶臣又據贛州府十縣里老呈稱贛州封疆多鄰閩廣山賊之出沒靡常巢寇之盤據日久一嘯聚千餘落則妻子半爲虜掠田園盡見荒蕪一弄兵于城池則墳墓多被穴開房廬盡委灰燼幸遇軍門進兵剿滅地方稍寧然瘡痍之困艱方蘇而官府之催徵尤急夫租出于田也

今各縣之田多爲吉安債准而賣田之家半有虛懂坐户縱盡終歲之入不足完分內之征何乃於正賦之外每石加幾分以補南昌遲年以來每石又加幾分以代撫建不知南昌雖爲衝要然一邑里甲足以雄于一府而徭編見役贛屬實倍于南昌撫建雖值寇臨然剿掠道路必由于嶺北而受兵被害贛屬實先于撫建自加征之命既下富人日入于囹圄貧民多逃于巢穴以故指引剿掠者多土著之民探聽軍機者多城市之衆此非得已命不堪也適聞與化潮州皆以兵寇之故俱蒙蠲免事體相同乞一體優恤民獲安生矣臣按二府民情照得南贛二府據江西之上游爲全省之藩蔽界鄰閩廣故流寇之出入必先取道攻城掠野無歲無之此南贛門庭之患他郡之所無也密邇三巢故峒酋之流毒必首受禍庸人殺人無歲無之此南贛腹心之患他郡之所無也崇山峻嶺草木不生地廣人稀生理鮮少流寇一入輒相附從勾攝一行入巢規避盜賊耳目寄于城市之姦刼虜孳牲充彼販夫之利此南贛百姓之難治他郡之所無也有田者非土著之民力役者半寄籍之户緩則謂非親管或相抗拒急則逃去原籍追攝不前一涉賊巢置之不問此南贛有司之難行他郡之所無也流寇不入巢寇不出則南贛安南贛安則江西之全省俱安民賀爲盜相與勾引則巢寇出矣逃移他省招集亡命則流寇入矣巢寇出流寇入則南贛不安南贛不安則江西全省不得高枕而卧此今日事勢較然可睹者也故輕徭薄賦稽勾優恤非獨寬南贛之民亦所以安全省之民加賦重征民將從盜非獨遺南贛之憂亦所以重

故其故有二他郡之民以有力者富以故那移飛灑日取舊額而更置之不止卒極者不止也南贛之民地遠勢隔而莫之控訴當事者習爲故常而莫之省憂此所以歲復一歲增派不已而坐受其困也國家定制竭腹裏之力以供邊方者有矣未聞令邊方之民代輸腹裏之糧者是在承平之日且不可況南贛災患十倍他郡而獨不加意乎即今四郊荒落半無人烟流入賊巢苟避徭役往往有之庫無餘財倉無餘粟賑之則力不能周寬之則事不由已此臣所以日夕憂思而計不知所出也伏望皇上軫念邊鄙之地節遣災眚勅下户部凡額外加派錢糧俱令照舊數徵解則地方幸甚

恤新縣疏

奏爲乞恤新縣以圖治安事該臣議得新淦縣地里曠遠稅糧逋負人民逃竄盜賊生發節申撫按奏奉欽依分設峽江縣治除授官員俱已到任城郭完繕存者歸業去者思還民皆欣忭懽舞若更生矣然而鴻飛中澤生理未遂採九交衢人心多恐兼以水旱洊臻凋敝益甚卽加惠拊循悉心料理懼未足以蘇此久困之民奈何科斂繁重徭役迫促文移迅疾於星火追呼旁午於道途使新分之民咨嗟憤怨莫保其命恐非所以流愷悌慰元元之深意也臣忝司牧日覩民艱不忍緘默謹以民患最切者一一爲陛下陳之一曰併里甲以省徭役二曰蠲逋負以聚流移三曰輕稅糧以甦窮困是三者實峽江生民歸復之機政治轉移之始苟不審爲之計臣恐聖恩雍闕於上民情鬱悱於下復業者將轉而爲逃竄務農者仍去而爲盜賊欲圖治安其可得哉何謂併里甲以省徭役夫十戶爲甲十甲爲里里有一百一十戶此版籍之定數也峽江雖分二百二十里先因地遠奸豪吞併單弱流亡里或止二三甲甲或止一二戶甚至里無一甲甲無一戶者有之藩司每年總派雜輸例照舊額一里常兼數里之差一戶常兼數戶之役征求煩而財力絀職此之由合無重加覆閱務照見在從實歸併每里必足一百一十戶之數則徭役省而民力少紓矣何謂蠲逋負以聚流移查得自嘉靖六

年以前節奉工部等衙門坐派襖袴弓箭弦鋼硝蠟青紅二
切上供等料共價銀一萬一百四十六兩餘俱係逋欠明詔
既不蠲免小民又難追徵臣查得嘉靖六年巡按御史徐岱
爲極重災傷乞思照例折徵起運急處賑濟以安地方事題
奉欽依準將正德十六年以前已徵未解南京倉糧折銀扣
留貯庫分發被災州縣賑濟或代完緊要起解錢糧以甦民
困臣思峽江草創流移新復連年災傷民不堪命而前項逋
欠勢難赦免今有本府已徵各縣折銀糧耗共二千六百五
十兩餘合無將此銀代納工部各料其未完者憑從改折漸
次追徵則朝廷不乏軍需之用小民不受追迫之苦一舉而
兩得矣何謂輕稅糧以甦窮困峽江民多逃亡所有虛稅貽
累里甲兼以水旱相仍極爲凋瘵至有賣出孩女以償

而猶不足者爲民父母深可哀痛先該臣議峽江縣更始事
宜欲將該縣秋糧不拘兌運存留悉照輕則整派折銀三年
以甦民困臣嘗考大禹治水成功乃定貢賦克州最下厥賦
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因地制賦輕重相權自古爲然雖經申
呈撫按衙門但事係國儲撫按不能自專本府未敢獨擅伏
乞陛下憫念復業之民溥加勞來自嘉靖七年至嘉靖九年
一應起運存留秋糧準派折銀十年以後如舊例派做則
峽江新民庶得少寬其啜啜之憂而種種儲峙亦不缺乏一
轉移間國課民生兩蒙利便計無出於此矣伏乞陛下擴大
造蚌懷之仁收一方得哺之命勅下部院會議施行

乞專官分守地方疏　周用

臣竊照江西南安贛州二府所屬各縣與吉安府所屬萬安
泰和永豐永寧龍泉等縣幷撫州府樂安縣地壤經畫彼此
相交盜南贛當梅嶺之北吉安又居贛州之北其所屬各縣
與樂安縣則環居南贛所屬各縣之外各府惟南贛地方田
地山場坐落開曠禾稻竹木生殖頗番利之所在人所共趨
吉安等府各縣人民年嘗前來謀求生理結黨成羣日新月
盛其般運穀石砍伐竹木及種靛栽杉燒炭鋸板等項所在
有之又多通同山戶田主置有產業變客作主差徭糧稅往
來影射靠損貧弱又有一種來歷不明之人前來佃田傭工
及稱爲人教師等名色各多不守本分潛行盜竊閒又糾集
大夥出沒劫掠不可踪跡又或因追取欠債負或稱根捉
脫逃軍匠往往各於原籍官司生情捏告彼此文移往來經
年不得杜絕其各有司官員又各據分治之說以行姑勝之

私事由所屬倬曲作直詞涉外縣抑是爲非況吉安樂安細
民素稱好利健訟加以持法不得其平頑民益無忌憚非惟
藏奸蓄穢不可祛除間有積案滯獄亦難控訴蓋因南贛二
府爲嶺北道吉安府屬湖東道撫州府屬湖東道其布按二
司守巡官按察司雖有兵備副使一員在於嶺北住扎緣吉
安府不係管轄布政司雖常委本司官一員兼管湖西嶺北
二道又不得常川巡歷以致事無總統人多觖望臣到地方
以來緣見各府詞訟交構有司不爲分疏已經遵照大明律
該載原告就被論輕因就重因少因從多因及兩縣相去三
百里之外各從事發處歸結事理通行去後旋復稽考案卷
沮閣如故未見奉行亦緣吉安撫州等府於臣地非所屬勢
難責成臣查得江西守巡施方原分南昌九江湖東湖西嶺

北五道其布政司官除管糧外原設左右參政參議止共四
員平時常該數內一員兼管二道如蒙乞勅該部查照巡按
御史楊相題準事例定議該司參政一員分守責任兼管湖
西嶺北二道聽攝家屬前來吉安府住扎巡歷地方分理詞
訟臣於萬安泰和永豐永寧龍泉樂安等縣遵照原奉勅書
事理除一應民情不敢干預外但係盜賊人命重情與南贛
等府地方事有干涉者聽臣行移督責若各縣當該官吏不
行捕獲追究了結亦乞聽臣提問不許仍前玩愒沮閙目提
綱挈維可收功於共濟防微杜漸當弭患於未形緣係乞專
官分守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差舍人李宥齎捧謹
題請旨

平下歷疏

奏爲官兵血戰搗平稱王逆賊堅巢飛報提督軍務都察院
巡撫江西都御史王逾參政蔡文呈進南贛參將
蔡汝蘭手本開稱準南贛軍門牌面備仰二道密會本職統
督仍管安遠縣事贛州府同知李多祚坐營都指揮王汝登
萬安營守備董龍長沙營把總聶以平等各部兵共四萬三
千餘名於本年六月初二日申時自龍南安遠起營進勦下
歷賊首賴清規等遵依十初三日破巢開刀至七月十五日
止總計生擒賊王賴清規有名賊首蕭祥鶯賴清惠等共五
十六名有名賊總賊甲鄭守恩吳拱等六十八名斬獲賊首
從羅正道謝衡等共二千六百十二顆俘獲賊屬男婦共三
百五十口牛馬二千四百五十一頭匹器械共一百七十七
件救出被擄男婦三百二十餘名口拾回被虜人口共二千

五百十名俱經解送紀功官贛州府同知趙時齊推官蔡
民望紀驗轉解外其被擄男婦當即審明釋放牛馬遵即給
賞有功兵士格回復業新民會同同知李多祚參政一員分守責任兼管湖
田上安插造冊繳報等因到道隨據領安遠哨同知李多祚
坐營王汝澄守備董龍把總聶以平等各呈報相同據此案
查前項逆賊彼因各官陞遷交代又值大征張璉之後福建
興化府被陷潮州倭寇正熾鄰境多故事難兼舉只得從宜
招撫冀其悔悟自新不意兇惡如故四十四年三月叛招糾
黨分夥出刼崇義安遠信豐會昌南雄等處地方隨奉本院
牌面前照得三巢賊賴清規等據險踞崎稱雄隨撫隨叛稱
兵已數十年殺人以千萬計王法所不宥天討所必加者也
第連歲用兵軍餉缺乏若待三省會師剋勦終爲築室道傍
今當乘勦二源兵威移向三巢但事勢有緩急用兵有先後
三巢之中惟下歷包據邊廣須先併力攻堅則瑕者易以爲
力除一面具題及移鎮信豐督征外牌仰兵備道即便會同
分守道照依後開單數調發各枝官兵行參將蔡汝蘭統領
刻限本年六月初三日寅時前進將下歷巢賴清規等賊乘
機洗勦以洩衆憤但賊性狡譎異常彼知官兵進勦必蹈舊
轍分哨流出湖東西福建地方撲滅愈難須另體勦兵二萬
委能幹將官統領各兵屯劄要害以防奔逸該道仍親詣龍
南信豐等處紀驗功次事完一併彙造文冊繳報等因奉此
遵照監督各官兵進勦去後今準據各呈報前因實計擒斬
共三千一百四十三名顆所據効勞各
請優錄以勵其後等因具呈到臣此爲照江西龍南下歷

賊首賴清規蕉坑賊首蕭祥鸞楊梅牌賊首邱清仰熱水賊首徐仁安汶龍賊首王鳳陽胡坑賊首胡應川安遠縣小石保賊首吳珊大石保賊首楊明甫伯洪保賊首劉喬松龍泉賊首龔大權信豐南坊上里賊首李世柏鏡鈸寨賊首宋伯顯等皆異常元兇共相依附黨類萬徒十數年來罪大惡積幸而天心助順一朝殄滅其高砂謝允棹等自下歷洗蕩之後聞風膽落日爲陳詞哀乞祈須臾無死夥類不滿千人勢必束身投降仍望朝廷大施好生之德姑貸其死以示恩信如其稍稍猶豫便當督兵誅之一鼓可滅江西巢大面之師恐賊逃逸竟撲空巢無補於勝長驅非不易易但一面尚爾負固乘事容臣嚴督嶺北伸威諸道相機而動決不敢留賊以遺君

父之憂再照廣東之界山川風氣險惡特甚歷稽往牒自是盜賊淵藪議者皆欲於下歷處所建縣置吏治教並施謀非不良第龍南安遠信豐諸縣壤褊戶稀而和平又屬草創新邑均不堪再割不如相度形勢築立城堡或設守備指盜通判各一員領兵一枝鎮撫其中事頗簡省更爲建造社學選擇耆儒訓誨子弟薰染日久數年之內或可化頑梗之俗爲禮義之鄉須其底定然後官兵以漸裁革以久安長治之策無踰於斯臣已案行守巡二道博採輿論各議停當至日另具奏請如蒙皇上俯念將士蕩平險巢大馬微勞勅下兵部再加稽核查照先臣王守仁勦平桶岡浰頭及近年廣東大征事例各將官功次分別上請陞賞以勵其後其已獲首惡之門里胥恣索騙之計其弊五也丁糧編剩利歸于官小民困累已極且應直

差役疏

劉光濟

爲酌議差役事宜以蘇民困臣惟賦役繁重實在均平民力困詘要當節省蓋法有弊而當釐事有窮而當變臣待罪江右竊見土地瘠薄民鮮蓋藏橫徵厚斂科派無紀生民之困莫大於此隨行布政司會同各司道官將里甲差徭逐一查議又選委練達政體有司官稽諸成法參以時宜凡歲徵歲用成爲劑量冗役冗費蠲爲永革稅糧則定爲徵解之法徭役則定爲編派之規行之及暮民情稱便臣又慮公私費用苦節則不可久力役工食過損則不樂從勉強一時終難善後又經覆行會議隨事損益頗協人情凡徵收起解給散支銷等項皆有規則誠爲一時補偏救弊之術于地方似爲相宜除事體瑣細不敢一一瀆聽謹摘其大要條爲五事上請一均徭役臣惟均徭之法十年一設計丁驗糧戶分等則行之已久誠爲均平無累然法久弊生名數約徭實有不均之患每歲徭銀原有定額而各甲丁糧多則派銀數少而役輕丁糧少則銀數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編之差有正銀壹兩而止納壹兩者此必勢豪黃緣者得之有加至一二倍者以至數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戶無勢力者當之其患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則門丁事產肆者兼論南方則偏論田糧糧多差重則棄本逐末以致田日賤而民日貧其弊三也糧多殷實之家平日則花分詭寄以圖輕差及至審編則營求賄囑以脫重差其弊四也歲歲審編公門如市官吏開賄賂之門里胥恣索騙之計其弊五也丁糧編剩利歸于官小民困累已極且應直

之年役重費繁力不能勝大抵人情皆安於目前既不能預積十年之費以待一年之輸是以一年當差即九年未得蘇息而傾家蕩產者相比也又查均徭規則原分銀力二差銀差內如各官紮筋馬丁儒學齋膳夫先年俱坐員額編以致貪婪有司故將殷實人戶自行坐占困而加倍徵收逃猾無厭如兩京會同館并山東保定等處馬價則以地方隔越有司不肯一體追徵以致經年逋負不得以時起解濟用此銀差之弊也力差內如府州縣斗庫及各驛廩給庫子則貼費不貲門皂防夫禁子弓兵等役皆編徭戶姓名募人代當則抑勒需索水馬機兵等役則各編頭戶貼戶以數十戶而朋為一役募役則給由帖取討工食窮鄉下邑之民不能抗城市頑年之勢戶被擾雖犬不寧其害尤甚此力差之弊也

夕而法疎則民害滋甚臣愚擬將各項差役逐一較量如力差則計其代當工食之費因勞逸而量為增減如銀差則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因難易而加以增耗通計一歲用銀若干止照丁糧編派開載各戶由帖立限某為貼戶今一切革之其有丁無戶徵收如往年編某為某役某為頭種者必係下戶止納丁銀有丁有糧者必係中戶及糧多丁少與丁糧俱多者必係上戶俱照丁糧併納是其戶之貧富不待審編而自定徭差不得避重而就輕其銀一完則終歲無追呼之擾而四民各安其業使輕重通融于一縣苦樂適均于十甲是亦調停之一術也一革坊里臣惟州縣設有坊里輪年當差乃庶民往役之義自勾攝公事催辦糧差之外無他事也奈何有司不加體恤凡祭祀宴饗造作供帳饋送夫馬百爾費

丁有逃絕若不為之查處則糧差無從徵納里遞不免包賠
臣議將沙塞田糧除舊額并沙陷無蹤原經奏準免派起運
止派存留司庫者里遞均攤輸納外其有舊雖沙荒今已開
墾久以迷沒今曾清出或本管里長并各勢豪包占影射者
即於得業人戶名下追收花利以抵糧差不得累及通圖包
賠如妄捏沙塞無據者與實糧一例編差至於逃絕人丁原
額註於實徵冊內有據者照舊免編外其新開逃絕遽難豁
免合照不成丁則例比實丁減半編差各州縣四差人丁原
額折算多寡悉從其舊若有投托勢要隱避差役及脫漏戶
口者許諸人首告將本犯名下罪銀充賞凡有清出丁口并
逃戶復業一面增入逐年格冊一例編徵仍候造冊之年將
徵黃二冊改正如此庶丁糧派則既定而安捏欺隱之弊悉

除小民永無偏累矣一會糧解照得夏秋稅糧有起運存留
有本色折色收解之役名為糧長各該州縣有一年一當編
者有三年五年間一審編者止是僉報殷實人戶原不拘年
分甲每遇編審之期勢豪大戶賄緣規避坊里僉報窮百
端身未應役而所費已不貲矣官府不得已而為一切苟且
之計或以數人而朋充一名或令一身而包管合戶閭里騎
然息肩無日包攬者得肆侵欺貧難者苦於賠貼一充此役
鮮不破家此皆民間至苦極累事也臣查得大明會典洪武
四年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為率設糧長一名專督其
鄉賦稅十五年革罷糧長徵收令里長催辦十八年復設糧
長是糧長之役或編殷實或輪里長皆我祖宗舊制合無將
各甲排年管催本里人戶稅糧聽其自行輸納米入官倉以

管糧官典收銀入官庫以掌印官典收查照舊規應用領解
糧役幾名就於經催中審其丁糧近上家道殷實者僉定名
數責令管解糧米有缺運腳耗之費折銀有秤收火耗之費
俱於派則內酌量加徵當官給發以資其用免其獨力賠補
是以十年之中不過輪役一年縱有一年之勞得享九年之
逸況以本管里長催徵本里人戶事勢尤為順便庶幾祖制
里甲催辦之意而審編之弊可杜矣一處解運查得兌軍兌
淮南京各本色糧米及各項折銀俱係府州縣管糧官管押
納驗不中式大半駁回節經該部開催竟無完報其起解南

京各項折色如新例及江濟二衛水夫馬船工料銀兩會同
館馬價各衙門柴薪皂隸等銀每差解戶逐項轉解以致中
途花費侵欺或挂欠不回紅黑不獲上司用所關下
為各役身家所係豈容冀循舊弊而不為之處合無將南京
布疋順委部運南糧官帶解北京布疋各府類總委官押解
南京各項銀兩務照北京事例凡係原差解戶自解者俱解
布政司收貯委官領解嚴限獲批回銷庶可杜侵欺挂欠之
弊矣

建定南縣疏

張翀

奉為懇乞聖明俯賜建縣以圖永安事竊以江西龍南高砂
下歷三保界連廣東和平岑岡離縣遙遠政教鮮及以致人
民頑梗有年近該前提督都御史吳百朋撫勦之後題奉欽

依於下歷築城建館移置補盜通判主簿統兵五百名專一駐劄防守其下歷巡司移於高砂蓮塘亦築土垣一座添兵協守以遏岑岡來路又於二處各建社學一所選擇生儒教其子弟已經通行欽遵查照外續據龍南下歷高砂等保新民鋪住住等連名具狀告稱祖父良善禍因南省交界僻居山谷每由小忽逞兇銀復倚山傍險逐成巢穴去年大兵勦滅渠魁隨蒙設官鎮守萬無反側但廣東上下陸等處俱係發賊之源本府信豐之南坊上里員魚逕腦之大石小石竹洪三保亦是多賊之區懇乞比照南安府橫岡峒改建崇義縣至今太平乞除鎮守巡司等官另割各坊丁糧共建縣治地方有賴等因臣于隆慶二年六月位任襖守巡嶺北道右參政殷從儉副使董時彥會呈依蒙轉委贛州府知府黃康親詣龍南下歷等處將應割地方逐一踏勘隨據本官備將民情土俗一一詢訪勘得龍南縣應割下歷高砂橫江三保人丁四百五十九丁田塘地糧五百六十五石九斗零安遠縣應割大小石伯洪三保人丁一百二十一丁田塘地糧五十六石零信豐縣應割南坊上里員魚逕腦及潭慶上保龍頭嶺內坑居民郭信賜等告願割人丁四十四丁田塘地糧五十六石二斗零三縣通計人丁六百二十四丁秋糧六百六十七石零人丁每四丁折糧一石共折一百五十六石丁糧二項通共八百三十三石零編派里長四十名每名糧二十石每年輪當現年四名就於蓮塘建立裁減縣分知縣與吏教諭各設一員官吏俸薪馬下門皂工食每年共該銀二百七十九兩零查於贛與等縣裁減冗員之數以充之生儒廩糧齋膳并祭祀鄉飲答應使客等項公費每年共該銀五百二十六兩零將沒官田租稅以供之斗級禁子鋪司弓兵等役工食每年共該銀二百零十兩六錢以分割丁糧人戶編銀募充民壯一百五十名就於龍南信豐二縣裁革機兵名數內協濟龍南縣一百名信豐縣五十名每名該工食銀五兩二錢共銀七百八十兩行令二縣遞年照數解發新縣轉給分割丁糧只照在冊輸納秋夏二稅凡一應加派姑不責備如此則新民賦役頗輕從善亦易原額巡司官兵仍於下歷駐劄防守鎮守通判仍舊管理巡捕又查得蓮塘原議築土垣城樓窩鋪等項工料銀二千兩先解發千兩除已支用過外尚存銀一百三十一兩零及下歷舊城公館原議工料支到銀一千一百六十一兩零二處共存銀一千二百九十三兩零已築城心土垣并先燒成磚瓦等項共支銀八百六十八兩零應該準作前估銀內之數今除龍南庫貯下歷蓮塘二處支存銀一千三百九十三兩零外尚少銀四千二百五十一兩零合於原議未解紙贖銀一千兩并本府原額抽船穀稅銀內湊給應用各該公解杉木未估價值候興工之日另行申請等因到臣該臣看得二巢地方勦之於先既足以畏其邪心撫之於後又足以興其

善念且又見今兵政大振推誠嚮化之心可保不變今據高
砂保新民懇求建縣意在真心嚮化臣等重復委官帝勘參
之輿論酌以時宜詢諸黨正父老俱各懽呼似應俯從伏望
皇仁軫念羣生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將蓮塘建立裁減小縣銓選知縣典史各一員再次分割丁
糧除廣東不議外止割龍南安遠信豐三縣共八百三十一
石零編派四十遞年里長輪流充當共建一縣隸贛州府管
轄縣名恭候欽定合用本縣印信儒學印信仍候該部請鑄
降發其前項官吏俸糧柴薪馬丁及門皂庫禁斗子粮應夫
機兵等役工食悉如該道所議其城垣修築并學校及各衙
門公解一切應用錢糧取之船稅誠不足用合無嚴示沒官
租稅銀兩酌量動支俱候命下之日行臣等督發該道就委
知縣陳嗣等總理工程次第舉行尚有未盡事宜臣時斟酌
務得一一完備庶幾縣立而民賴以安政行而俗因以化矣

蕭近高

乞禁開採疏

題為地方瘠困已極不堪開採懇乞聖明亟收成命燭奸殘以安民生以固國本事臣于本月二十一日辦事該科見
江西稅監潘相一本為竭忠獻利裕國便民事據吉安泰和
縣土民段永等首稱本縣官山一座名姥山嶺出產石膏欲
要自備資本立廠招商開採歲可得萬擔販賣微收以佐國
計等因奉旨準依議行臣一見之駭且嘆曰有是哉小人之
巧於逢君忍於朘民至此極也自潘相凌毆宗室此宇宙一
大變故也內而廷臣劾之外而撫按奏之皇上悉置不問以
致奸人窺知上意虐燄益張漫無忌憚朽曰參政正佐當罰

一郡一縣望上以爲利乎不利乎況既曰自備資本矣又曰照舊例官四民六是望上之得利少奸民之規利反多也況既六歟必且差官校一出蜚聚嚮附有司供億之煩費無名額外之剝削百孔千瘡莫可窮詰分毫皆小民膏血是利歸羣小怨在蒼生而害獨陰移之望上也望上英斷蓋世明見萬里前之利是營而不顧異日釀國家莫大之憂惟思百計以中主卜之欲結一時之知而不顧後日其言之必不可踐如近日魯登科之代奏臨商五十萬可爲永鹽矣望上之明一見欺於魯登科可再欺於潘相乎伏望上毋聽奸人之計大彰睿斷亟收成命將救永文明等明正欺罔誤國之罪寸斬以謝天下將潘相撤回五等治罪以爲各省自行加稅監無忌憚者之戒斯國家治亂安危之機也

不知所稅駕矣臣狂愚不識忌諱謹以臣鄉耳目所見直控君父之前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參內監疏

題爲一省兩監疲累已極懇乞乾斷罷併以廣皇仁以蘇民生事臣昨閱邸報有江西太監潘相一本爲稅額微收有礙寮務允宜親歷專駐劄以效捐助事大約謂各礦封撤稅包有司相於額稅外無所事事遂欲駐劄景鎮專理寮務又一本爲遵奉聖諭事太約謂描畫瓷器須用上青之中惟題準浙青爲上等堪爲上供其餘廬陵縣錫瓦山永豐玉山二縣徐鳳等山土青顏色淺淡皆中下等無當御用欲變價隨說恭進職以爲潘相此舉過矣查得武宗皇帝時曾欽遣內臣督理寮務至世宗皇帝英明遠矚旋即革去專令饒州府官一員督造于時歲進未嘗不如額也器用未嘗不精好也節年遵守至今便之即或間有粗糙嚴責成於有司有司奉法急公未必在內監之後也何爲潘相未奉明旨而逕往駐劄乎謂之駐劄相蓋欲爲久駐之計嘗三寫之安非特一時巡歷之比也夫不待奏請而逕行駐劄是曰自擅既已駐劄而始爲題知是曰要君相罪至此可勝原哉況相一出必且弘揔衙門繁侈供張必且多帶參隨另作一番威福區區一鎮何能堪此魚肉往年相曾出巡一次據所奏云臣將抵鎮民張樂焚香導臣三十里之外嗟乎聞有簞食壺漿以迎撫我之王師矣未聞前歌後舞以導虐我之寇讐也卒之到鎮數日遂激變土民楊信三等陷繫通判陳奇可等以致燒燬御廠焚劫御器潘相僅以身免至今鎮民欲甘心焉相猶欲踞其覆轍乎臣聞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籍游徒每日不下數萬人稍一騷動響者四應苟復激變如曩時當此皇思浩蕩之日覩此景象相一身何足惜其壅遏明詔虧累聖德良非渺矣臣愚以爲寮務責成有司便若潘相者可報撤也至於土青誠燒造所必資者然潘相未開採之先不聞匱乏此相之欲開採者不過藉口上供耳夫浙青既稱上等以代回青之用留之以描畫御器誠非得已至如永豐玉山廬陵三邑所出者相亦評之爲中下品矣此何當於御用而必欲採之乎詔書曰一切山洞封閉以固天地之元氣計除鳳錫瓦等山之在皇輿內一小培塿耳皇仁溥博無微不被何三邑山靈不得與敷天率土共邀新澤哉且據相所奏不過欲

取此中下之青變價進上夫既等之爲中下矣所變之價能幾何哉不啻九牛之一毛耳皇上豈有賴焉又何過聽仍遺此不了之禍於民間也臣愚以爲浙青係供上用者誠不可已彼三品者終當報罷不可復採也大都江右土瘠民貧無他奇產民皆仰食糊口於四方加以頻年水旱相仍艱不聊生而李道雄據于湖口潘相咆哮於省會十數年來苦此兩監欲籲天而無從也幸宸衷默啟聖政維新礦既撤矣稅責有司矣歸併於一稅監理之綿有餘裕相何所事事誠不宜一日留爲地方禍者伏望聖明大奮乾斷將潘相撤回正其擅行駐劄之罪庶少一監則地方少一監之害其駕務專行有司督造責令及時解進其土青之在永豐玉山廬陵者務遵詔旨盡行封閉諭令有司不必採解將令江右之民生如

出水火而維新之德政益光史册矣

請罷湖口新廠疏

秦爲懇乞聖明酌罷湖口新廠以救民命以廣仁恩事臣伏覩詔書款開一應弊政開載未盡者釐續查議奏革其凡可以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竊惟長國計者莫先於本末之辨莫要於利害之明小利蓄大害之萌逐末者棄本之漸已以爲湖口之廠所逐者錙銖之末而本實先撥矣是其利國家也恒少爲害之大豈可勝言哉九江之廠所以譏商賈也而權征隨之嘉靖四十二年又添設一廠於湖口所收料銀視九江併解當時建議者不過網羅商旅譏察江河而已詎知其爲南七之陷穽大江之炮烙一至於此也臣備員南路還東南來者莫不蹙頞曰昔年盜在江中今日盜在湖口江中之盜劫財湖口之盜劫命始作俑者湖口故御史張科也恨不得啖而食之其初也逐利於家僮而今乃流毒於生靈而莫可挽也何則湖口形勝兩山夾峙岸石嶙峋江漢合流湍洄浪急未有關廠則舟檣上下觀便取徑不必穿泡挺濤冒險停橈設關以來不問軍民必取灣泊下水者當回流之橫衝難於近岸上水者逆溜頭之激射難於進港江底無泥鐵猫圍施或風浪驟發跳躑待斃而已自立廠之日以迄於今不知幾千人死葬魚腹中也既奉明詔自該本處查議奏革茲怨聲載路而議請罕聞何哉此廠一設徒快意於湖口之市井而落膽於江漢之往來實媒利於委官之私橐而嫁言于內帑之密網也查每船梁頭一尺料一錢明耗三暗耗二單頭二十人銀匠二十人大

半豪家者攬之單頭保者三錢再上下者認保一錢銀匠傾銷秤兌五分且昔之納料論季今之納料論船小而卸船亦所不饒停泊稍遲即以越關抵罪上而入臨吉者既稅下九江又以小票重需於湖口下而入漢黃者既權於湖口仍查印票不脫於九江名爲兩關一料實爲兩關兩料未嘗立關御暴也而且重關爲暴非惟盡民之利也抑且戕民之命何其忍耶高皇帝曰國家愛養生民猶保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捨敛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仁廟曰不肖官吏禽緣爲奸計民所贍朝廷得其千百之什一其餘悉肥下人耳皇上發政施仁之始正宜敬法祖宗留神民命罷去此廠以祛貪奸之弊以收愛子之心則大江有利涉之慶而九重周水陸之隱矣

臣所謂重未輕本以小利貽大害者此也倘議者以船之由九江即有輸料其往來慶池等處而不由者詎肯紙之脫然并寓譏考以防奸細亦有不容撤者臣竊以爲過矣南康巡捕之官可以盤詰慶池之往來者可脫然於四十二年之前而不可脫然於四十二年之後矣且由九江而湖衮者道路遠而生息繁不由九江而下慶池者道路近而生息寡九江之廢非漫無見而致遺算於湖口也鴻一不允撤之詩諸易建廢之地可平由湖口而上有地曰大姑塘南北土岸水勢紆緩可免衝激之厄且無撞磕之危人煙輳集薪米裕饒立關於此庶幾利於宿泊脫於沈溺耳安舍不必改創廟房可以止居此又請損之一策也而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我皇上登極之日即布詔天下重民之命卹民之財興民之

利除民之害胡忍毀此江南之生靈而枕籍于死亡之地也哉伏乞勅下該部酌議料廠可革則革之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如不可革則更其地早一日民免一日之苦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請罷湖口稅疏

吳道南

奏爲目擊風波之慘耳聞號泣之聲謹剖忠直陳愚忱乞皇上大賜省覽徑罷湖口商稅事臣江西人也舟行往返必於鄱湖此湖跨饒州南康九江三府之境水勢連天一出湖口而洶洶震撼之狀駭目驚心更湖口隸前東西兩山突出石皆嶙峋險怪僅餘一口不過數十丈凡廬山綿亘數百里障於西北長江滔滔又復自北而衝平時舟過於此舟人動色相戒非柴米甚缺不敢少泊自設稅以來舟過其處凡報稅交

撤回湖口稅監疏

鄧　澄

題爲明詔恩覃無外稅璫天厭有徵懇乞皇仁速賜撤回以溥聖澤以順天心以活民命事臣惟帝王布大德昭大信蕩平堅確必不忍使一方一國之向隅而古今人火青天火災悍皷譽荅必不能使一毫一髮之爽應前以聖母介壽皇孫誕生明旨靄然所在稅務歸併有司俟大工告竣一切停止

海內謳歌如出湯火而獨江西稅監李道潘相貪戀利權不
忍釋手明圖占惜於已陽肆詆誣於人業經按臣露章獨以
寢閣未報二璫便揚揚謂無可顧忌矣幸今天厭其惡李道
湖口之居一旦付之烈焰此殆元穹明示翼于皇上以此璫
之不可一日不撤也李道親歷災變中懷怵惕又復貪濫姑
設詞以嘗試聖意之可否臣愚謂皇上今日當斷斷聽從其
請不宜使江右遺黎尚納之塗炭也夫普天率土皆屬赤子
天下之稅皆已歸併而獨一江右付之虎璫假令江右實映
甲於他省猶爲若樂不均矧地介於吳楚閩粵之交地磽
瘠而民寒儉東北水鍾西南山寒僅僅小商小賈乃肯登鎮
崎嶇冒涉波濤耳悉其人與貨而錄之其實不足以當他省
之十一也乃行省既有潘相湖口復有李道何地何民而勝
此魚肉乎糧船爲國轉運從來未有稅及備載戶部議單明
許附帶土宜而李道公然邀截肆行攘奪當旋渦猛風之中
挾舵收帆不暇盧陵一邑軍旗頃刻付之魚腹致令死者沈
屍生者償糧至今言之無不枝淚正以貧儉之地不足以充
豁欲之欲不得不取盈於此耳臣聞虎之飽也雖其搏噬猶
然擇肉比其饑也誰能禁之今湖口之居秉界爻火度其平
日所積當已煨燼爲多將來何所取償勢必別作一番咆哮
是饑虎之噬也溢於夜也雖其劫畧猶然憎主比其晝也復
何忌焉今湖口之焚幽畏神怒明憚聖聰惴惴准此　時荀
尚假以利權便謂主上既已信任不疑從天變其又何能難
我是白晝之攫也抑尤有隱慮者民饑則畏法窮則法不足
以束之今以窮苦無聊之民迫以數年搜括殘之水旱頻仍

業已泊無生趣且虔贛橫聯五嶺彭蠡襟帶三江不逞之徒
向所淵藪如乘此焚燎之後派丁橫役伐石斫材急圖奠居
猥期壯麗張虎狼無厭之求際鳥獸攫啄之會近者漳中之
事不足爲寒心乎上天明明變不虛生焚居已兆其炎威不
愼必逢其震怒臣又不暇爲江右之民惜而爲稅監惜臣不
暇爲稅監惜而深爲國體惜也皇上誠當此時乘天變之示
允李道之請亟賜撤回併潘相稅務一齊歸併有司比之他
省不過行皇上日前之恩詔而得之江右則實出皇上更生
之鴻慈江右之民幸甚稅監幸甚

增祀四儒以興正學疏　劉元卿

奏爲聖世理學大明再乞天恩增祀四儒以興正學事臣聞
之臣師耿定向曰世之所以文安平寧者人爲之也人之所
以循理率度者道爲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於逆
蕩邪僻則學爲之也是故三代而上學在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三代而下學在孔子或以君相爲學而仁流一世或以師
友爲學而仁流萬世夫其不襲名位而仁流最遠彼以爲賢
於堯舜有以也孔子而後師友道喪然六經故在也朱熹承
周程之後特爲表章使天下士民咸知尊孔孟以自束修是
故迄宋至元迫我國朝遵用其教世道有所賴而定何往非
朱熹之註疏固以爲入海之航而後之學者遂以航爲海于
是乎求之詞章記誦而視聖人以爲終不可至則熹之學又
復大晦王守仁出而提拔良知之旨於是天下學士大夫始
知吾人知之無不良人皆可以至於堯舜而患不致良知耳
希聖之路久塞而復開則又守仁之功夫人心之宰萬物譬

之猶海也朱熹借六經以爲航守仁復直指人心使曉然知海之不遠固皆孔門之嫡脈其並得從祀宜矣然臣以爲朱熹之功大矣所以開朱熹者誰也則李侗羅從彥之祀不可不議也守仁之功大矣以身發守仁之學者誰也則鄒守益王艮之從祀又不可不議也王者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不求其原海孰與輸不求其委河孰與行熹之學得之李侗李侗得之從彥從彥得之楊時楊時得之周程臣觀從彥教人每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何亦嘗終日危坐以求所謂中者則其學有本原固大都可見蓋亹亹一錄通達國體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本末備具成可垂世而從彥少然可不亟稱李侗蓋不虛云今閱

培祀矣而李侗從彥顧不得祀則不可不辯也使海內之徒滿天下至求其不失宗旨而粹然出於正皆則當以守益王艮爲首守益之學即時行物生即天載即三千百即發育峻極悟及於無聲無臭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于暢暢肫肫而行不離於子臣弟友先經諸臣特疏言之頗詳盡矣王艮以布衣悟止至善之義卓然欲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其志誠大而參考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而行成可昭日月通神明彼以褐衣自爲立身者甚嚴臣節細而師表王公又豈聲音笑貌可虛致哉臣觀今日學術諺悠特甚或以孝弟爲剩談以懿恣改過爲活潑勦狗仁義駢拇禮樂孔孟之訓幾若贅疣此之時使四臣者得入祀典無但遵朱熹而及其師使傳道者知俱立俱達之爲大宗無但遵守仁而及其徒使承傳者知親師取友之爲益即四臣兢兢躬行或隨然如田夫野老或寞然而默坐潛心或忠義形於昌言或孝誠發於天性是皆未有元悟奇行而今所從祀乃在此而不在彼則所以懸衡量準繩申飭規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其爲補豈小小哉夫學一也趨方便之門易趨繩墨之途難人亦誰不願附於聖賢顧無奈繩墨之易失也伏惟皇上採納臣言勅下禮部覆加查議增祀宋臣羅從彥李侗先臣鄒守益王艮則俎豆生輝斯文幸甚臣不勝祈懇之至

江西通志 卷十七 藝文

條陳南糧缺乏事宜疏畧

二曰專課夫臣之所職者專在糧儲其所以課有司者亦惟錢糧一節爲重糧完者他事在所可畧糧欠者他善亦所不取何也所謂良有司者以催科爲第一務也所謂善催科者非必嚴刑刻法但盡心稽考無使奸蠹頑拖欠積侵欺而課自然完矣故錢糧不完而謂別有政績無足理也即以江西一省論之異時逋賦甚多自今任左參議黃正色四十三年管事以來夙夜在公立法詳密遂使該年通省錢糧升合無欠雖四十一四十二兩年積負催解一清且其爲政平易近民無事詩刻所謂善催科之效此其驗矣合無今後總督舉劾專以錢糧爲主不得借名他善曲爲庇護則人知趨向而事有專功亦庶乎其一助也

爲請專勅嚴經畧疏

該臣參考圖牒問訊故老看得永豐上饒二縣所屬平洋銅
塘一帶地方緊帶衢建當閩浙交會之界有岩岡盤絕之阻
擅鉛礦材木之饒爲方可數百里正統年間流民之竊
蓋嘗盜冶其中知縣鄧顯追捕被害該巡撫都御史韓雍
請兵勦滅遂將前山封禁內有官民米七十餘石該令該都
十里遞均認其後包賠不前復奏蠲免有籍可覆正德中嘉
靖初間浙諸寇往往時來刼掠盜開地方居民被其荼毒
糜累年而後定即今前項流徒乘今汛閙用兵多事又復糾
黨操戈託名盜冶意實伺便刼掠陀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
史陳志查得銅塘山場之與平洋均爲盜所出逕而平洋抗

尤切浦城江山二縣之界重山複嶺層巖一轉折十數
步之外即主客爾我不相睹接凡茲醜徒經行棄伏草莽偪
侶後先則爲道路之行人俄頃數百千人可立而聚防之甚難然幸道途往來必經人
烟去處炊汲其所經從非汀山常山所轄則皆浦城之民也
三縣之人其于廣信本自泰越不相爲謀況又觀望敢玩
其得閑則固而隨行分竊固自有利日閙多自爲之非日
導接濟居停者僉謂必須請乞比照汀州武平之例當北湖
州程鄉之屬潼南故事而以福建之浦城浙江之常山江山
三縣與三縣所屬之鉛亭漢源高泉若仙阪小箬諸巡檢司
悉聽江西分守湖東道管轄提調責令盤詰探報可以先期
爲備如遇各賊盜集鄉兵首尾應援阻截遮邀嚴金衢温處守巡各道速發援兵協力
盛則移文建寧兵道嚴金衢温處守巡各道速發援兵協力

籍每半月一次令與鄱陽守備盡會於適中之地以稽勤
虛實仍有盜發互相通報迭為犄角而皆聽兵備該道守巡
道稽察若江盜侵入湖中則九江兵備湖口守備首任其責
守巡道次之湖盜侵入江中則饒州兵備鄱陽守備首任其
責守巡道次之如此庶事相協心不致掣肘患生致力不爭
虛文責守既卑經理漸密汛緝復嚴聲罪張氣勢聯絡伏
機隱禍可漸消弭都上游之重不致空疎踰盜如往日矣

因事陳言疏

張棟

臣先任江右承委丈量由始事以及報成前後兩年蓋身親
其事之顛末而目擊其中之利弊者方敢詳言以瀆聖聽臣
嘗謂天下無良法亦無弊政行之而善則弊政即良法也行
之而不善則良法即弊政也如丈量一事是已臣未敢泛言

天下舉江右一省而言又未敢縣言江右之各州縣第就臣
所領新建一隅而言本縣原額田地五十六萬有零而先年
魚鱗文冊並無一字可考訊之故老則云不知從何年代丈
過今無所查究每歲正供銀糧額該六萬三千有奇而黃冊
所載無徵虛未乃有四千餘石其不在冊內而小民逐年照
納者又不知其幾也不丈何由得清民間貿易田地噬無寧
刖逃無號數而上中下則人滋亂無憑文券所載但云田幾
畝米若干而已買者利輕糧賣者圖重價則以上田而過下
糧里猶為賣主愚民為業戶則以下田而過上糧展轉為奸
積成宿弊一再易主而為奸者亦不自知其所由來矣不丈
何由得革惟有無糧之田無田之糧富家安享其利而
貧民坐受其害在戶多丁衆者尚可併力分賠其境壤之區

逃亡之里十戶九絕十室九空流離苦楚雖鞭朴日加而終
無完之理國賦日以虧積逋日以益有司惴惴焉懼參罰之
及而莫之誰何矣不丈何由得清故舉一縣而一府可知也
舉一府而一省可知也舉一省而天下可知也則丈量一事
雖謂之良法也亦宜而及其成也乃至有稱其不便有稱其
病民甚則有指其為弊政者何也良以行之不善也夫天下
之府州縣不知其幾即以江右一省而為府十有三為州縣
七十有四其間有歷年久而未丈者有經遠年丈過者有經
近年丈過者有久未丈而弊多者有近經丈而弊少者此不
可以槩論也明矣爾時一奉明旨即一縣議行無論其經丈
與未丈無論其有弊與無弊一體責成一體督促有言民情
不願丈者衆詞立至于是有民不願丈而強之使丈者是以

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四方形勢高下肥瘠如天淵然不
特東南之與西北為爾也即以一府言而各縣之里甲有多
寡延袤有廣狹土宜有厚薄終難以此而律彼矣當其始議
丈也即當察其長吏之可任與否而後使之既察其可使而
托之矣則當任其施為聽其調度待其報成而後叅其功罪
取其宜民焉而已奈之何束縛之禁制之頒條列示定式刻
期必欲盡一省而悉從一例其民風土俗有此相宜而彼不
相宜者不顧也是以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驛騷縣騁天
下之駿馬而試之釜竈之間則疾不能過羅縱黃鵠白鶴一
舉千里而試之堂廡之下則便不能過燕雀人固有能有不
能也況丈量之事千頭萬緒而為長吏者以一人之精神思
慮欲以成功而善後蓋亦難矣非假之以歲月豈能一洗而

頓完也而自奉明旨之後即定以限期急如星火在復丈之時則不許長吏入城在造册之時則不許長吏就揭撫按過司府司府過州縣若曰無阿徇無苟且完事毋稽延違限其于民情之稱便不稱便地方之相安不相安都付之不問矣是以謂行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爾時各州縣官固有承望風旨而罔恤民隱者矣亦豈無卓然有見而不畏撫按者乎顧明旨在上誰敢不欽勅疏在前誰敢不遵語云兒虎在前見隋侯之珠而不及擬非不愛寶也先避禍而後就利也言及至此亦可哀矣今徒言丈量之害而不言其所以害不歸咎于行法而乃歸咎于法之病民或云復舊之爲得或云重丈之爲得臣皆未敢謂其然也蓋天下之最勞民固此事而可以爲民者亦此事天下之最惜財者固此事而可以裕財者亦此事天下之最難處額誠有如御史江東之所言者矣若議重丈議復舊則折算也改册也收圖也又當有一番勞費所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斯民何幸而蒙皇上之軫念又何不幸而兩遭此勞費哉故臣以爲補偏救弊之術莫若專以其責責之撫臣而聽其便宜行事假如以天下言則就各省直之內要見某省有何利某省有何害某省有何利而又有何害以一省言則就各州縣之中要見某縣爲害多某縣爲害少某縣爲有利而無害以一縣言則就當日之所丈者或初丈之未善或初丈善矣而定則未善或初丈善矣而料理之如臣前所云久未丈而懊多者則據新册可也近經丈而數少者則按舊册可也按舊册而稍爲查覈據新册而酌爲調停亦可也不必以此而律彼不必以一縣而律一省不必以一省而律天下量其土俗察其民情分別其利源考究其病民之故或減尺丟弓或斜量折算此其弊在田畝其罪在業户不可令其首名免罪取或以上作中或以中作下此其弊在田則其罪在公正不可責其沿邱戳改取或改畝除弓或移三就五或損此易彼或那東補西此其弊在田册其罪在書算不可曉諭被害之家使自首告取大約弊端不外乎此三者而當時經手之人未必無晰其弊竇者也與其從今重丈而勞費不貲孰若就其已丈者而爲之查改其力尚省乎與其復舊除新而虛糧不去孰若就其新丈者而爲之設處其功尚倍乎與其徹底更動而利害猶未必相當孰若就其已成者而爲之補偏救弊其省勞節費相去尚萬萬乎第須專責之于撫臣徑付其托于該府該府徑付其托于該縣蓋此事非縣長吏不可任以縣長吏與民相親情可通也而郡守之于縣長吏其勢當聯屬縣可以達之于府府可以達之于院如臂指之相通也至于撫臣開府一方威權隆重可以攝服豪强可以漸消謗讟此三人者同心協力當無難事而于丈量乎何有哉若委其責于按臣則兩院並行未免有所牽制若不徑行府而轉行司道則人持一見人持一說未免有所異同而況經過衙門既多則行移牌票亦多徒令長吏苦于應酬疲于案牘卒之實用未必有裨矣夫朝廷之上既專責于撫臣撫臣又專責于郡守郡守又專責于縣長吏而立法以宜民便宜從事朝

廷又復聽之撫臣撫臣又復聽之郡守郡守又復聽之縣長吏愼毋以文網束之愼毋以條約拘之愼毋以歲月限之愼毋以一人言便一人言不便遂爲行止愼毋以一言之譽而遂爲低昂愼毋以一縣先完一縣未完而遂爲勤怠則庶乎責任專事權一而有不足以易弊政爲良法安民生而固國本者臣不信也然猶未也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苟利多而害少即可稱爲良法而況丈量一事尤爲恩怨之府欲人人稱便此決不可得者也今既許其便宜不限以一定之例寬其時日不責以旦夕之期而及其報完也則又當審衆寡以定利害什九言利什一言害其爲利也不待言矣什七言利什三言害是亦利多而害少也雖謂之有功而無害亦可也若必欲人人稱便而後爲良法則臣不敢與謀此事矣然猶未也夫既以事事責之縣長吏則必自此人始自此人終不經兩手而後可若一人始而又一人終則變易從生法易從變而奸民之不便于已者又易從生謗欲功之成亦不可得也世既以成功責之即當以厚賞激之或事未完而暫稽其陞遷者則他日別有超異之擢或事完而暫稽不知當時謙所舉爲左右手有貞于資俸者則先期即有名聲之拜之榮其承委而不能副託與夫苟且塞責以僥倖遷去者尤必重加處治斯則賞之厚而人知勸罰之重而人知懲如是而功有成不成者臣之所不信也

請證先賢疏畧　李日宣

題爲聖世無遺敷獨遺之典名德無久鬱弗耀之光謹據所知上達聖慈以備採擇事臣不敏竊嘗聽之有兒童知其名士紳仰其徽而一字華衮未以相加者亦有名易矣而官不稱其德賞不如其功名難挂於國本而實未沾乎闡幽者有兩人焉謹向皇上陳之其一爲原任大學士解縉夫縉非異人即高皇帝所爲龍之異之恩猶父子者也其遭禍之酷則以護持仁宗好皇孫一語微合成祖睿算陰誣默衛爲權者所忌而遂中於漢庶人之譖鬱鬱獄死異時仁宗非不還其第宅錄其苗裔而封功旌德時如有待今二百五十餘年開闡元臣冷落荒邱聖明能無憫念乎其一爲原任春坊左贊善羅洪先夫洪先非他即昭代所稱爲理學狀元者也洪先之學得新建良知之傳師先莊介無欲之旨一以保固收攝爲功退藏於密是其本領無何爲請東宮出講落籍山中幾數十年恬修正學海內仰爲山斗臣近觀刑部主事孫如法贈光祿少卿至洪先雖已謚文恭然以宮坊翰學又爲國本

梲奪者丁卯間亦僅得贈光祿少卿而蔭與祭兩闕然是何今昔題殊至此遲思賢人子孫率多貧且樸而臣鄉爲甚今解羅二臣之後又甚貧家業飄零良可嘆也又景泰間人皆知于謙徐有貞忠勳矣而不知當時謙所舉爲左右手有貞等所憑主謀迎復者則都御史羅通也通初知清化數郤黎利於充鋒既扼居庸則保都城於安堵至今居庸一關人廟祀之不替其載名臣記一可考此其功不在臣鄉譚綸毛伯溫下而二臣得謚通獨未蒙則今日欲鼓勵臣工如羅通之缺典應照譚毛二臣補之矣又有名崇仁布衣吳與弼自幼潛心伊雒壯而棄舉子業一意敦行孝弟明道淑人英廟聞其名遣官幣聘至京授以諭德疏辭既名入文華殿擬容

顧問堅令就職辭益力仍遣官送歸褒嘉海內從遊者衆如
胡居仁陳獻章張弼其最也胡之言曰今之學明德足表
者聘君一人耳陳之言曰章生長東南擾趨日少茲欲就以
正慨弗及云張之詩曰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
今胡陳俱從祀而吳猶蕭蕭野土可念也此外若臣鄉大理
卿曾乾亨太常卿王時槐與臣巡歷所知若僉之戶部主事
尤時熙溫和純粹有明道之氣新安之光祿卿孟化鯉精心
卓旨以正學自任皆物望所傾急須易名者臣又記十年來
今大學士何宗彥任禮部侍郎所請張元忭朱鴻謨鄒智及
臣伯祖李中等多臣師鄒元標所臚列也宗彥所請原合四
方之公極一時之選萬口無二今玆之舉備當從其遠者眞
者俾人心允服盛典重輝其爲世道人心嘉賴靡有涯涘矣

恤軍救民疏

伍承載

臣聞國初法嚴戍遣世隸衛所是謂軍伍民照畝輸米轉充
軍運至京爲餉制也第成於郡邑者子孫上著即屬氓隸氓
籍者姻姓聯絡亦關軍伍乃今漕運之艱無如江西而江西
諸邑所爲卒少船多逕途運如避虎者則安福爲最所爲產
去稅存望清丈如望歲者亦安福爲最臣敢瀝血爲望上陳
之蓋軍民備極困憊竊謂漕非瀝帶無以解焚艘之厄田非
清丈無以濟加派之窮國家故倚漕東南造艘輓運多
責於軍計江西三衛八所船總八百六十四隻會與所載安
福額運四十二艘行百餘年無異正德間宸濠變起當事者
議留南昌軍守城以項下運艘權分各外衛所代運後事平
各衛所還還獨安福諸弁利艘多索常例困循未返於是舟

往濂發能令高岸爲谷平原成坑其田非依築陂塘永有五
年得如故道者安福自萬歷九年清丈至今五十載矣中間
水決沙壅經界爲然甲鄰乙售田畸易主荒蕪不可糞社戶
不可削民何堪而當此塗炭乎蓋緣萬曆清丈時胥役於
履畝有司急於功成遂以上中下山田混爲一則如原係二
百四十步爲一畝者則益之以就下原係三百八十步爲一
畝者則損之以就中蓋以人之有上田也必多於下山田衷
益成中自無偏虧而不知此法惟長子孫無出贖可耳脫急
故變產買者擇其肥而棄其磽賣者計日前而忘後害始猶
存上田幫稅久之鬻盡而石田不售稅籍仍在有司第按籍
徵稅不及覈田之既脫於是有家徙四壁而追呼不離門貧
日益甚重以數年來每糧一石加銀至二錢七分民方顆粒

無資俯仰無助而尤困於虛稅安得不流離顛沛逃亡也爲
今計加派既不可蠲則清丈以豁虛無至急也查會典一
款凡官民田地有因水塌漲去處令所在有司逐一丈量丈
出多餘者給與小民承種塌沒無田者悉與開豁稅糧據此
一遇災傷便行丈明豈有越五十載山川變遷人物改更倘
不得清丈一開豁者乎幸皇上饑溺由己所當爲民出苑死
一生故曰田非清丈無以濟加派之窮者此也以上二者大
害大利臣由桑梓起見推而廣之凡東南通省一舟便省
千瘡百孔之蠹虛稅減一分便減億兆黎民之苦悉不期多
期於當厄伏乞勅下戶兵二部覆議上請容行江西撫按將
安福仍遵照會典原額領艘四十二隻委造于官責運于軍
而以南左號船原載漕糧分通省不必議造造費一千五百

餘金充餉而五十載未經清丈如安福速委才幹廉吏踏勘
丈量務俾上中丁山輕重分畝庶庶國儲國稅兩俱有裨軍政
民生永賴無窮

請兵籌餉疏

周燦

題爲寇氛已迫敬陳兵餉急着以固疆圉事竊惟禦寇者禦
之於門庭之外若待賊逼城下僅以閉門卻敵外無救援內
加細作鮮克久持楚省數郡之破皆中此弊前此荊襄麻黃
與江右尚隔一水長江天塹猶曰有險可憑而今破武昌在
西江肩項唇齒之間不啻剝膚矣此時亟作門庭之計上自
袁吉下自九江皆賊充斥之路九江近設總督重兵雲集可
以恃而無恐袁吉一帶如萍鄉之接醴陵萬載之接瀏陽永
新之接茶陵處處須防而萍鄉尤爲第一門戶賊過岳陽一

步則萍鄉危矣萍鄉不守寧但西江之患南則百粵八閩東
則初門常山將有不忍言者今日守西江即所以守閩粵守
徽浙也兵單力寡決難捍禦亟須精兵壹萬分布萍鄉萬載
永新三路統以游擊貳員不獨聲援相接而守且與湖南彼此犄
角互壯聲援賊住武昌去巢穴益遠四面受敵若大兵會約
淮皖應諸兵從九江而上更調虔粵諸兵從袁州而進會合
長衡永諸兵從岳陽而下水陸合湊上下夾攻戡此朝食此
其時矣但兵興糧隨前此西江無事則西江之餉解京解楚
總爲寇而解今日西江有事則留西江之餉養西江之兵亦
爲寇而留守得西江不爲楚省之續則兵餉皆爲有用亦不
至如楚省委之逝波呼吸安危司計者當不待其言之畢也
臣謹會同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郭某巡撫南贛右副都御

史林某合詞上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進臣等所奏或募或調湊兵壹萬計哨官隊長教師等項每歲約食餉八萬有餘懇祈準於本省練餉內動支至於遊擊貳員一切廩饒心紅紙劄與添設營房等項不敢擅動正額容臣等與地方有司商酌另行設措庶使軍容壯而士卒鼓進足以攻退足以守西江安而閩粵徽浙五省俱安誠今日東南半壁救時之急著也

請改折南漕二糧疏

題爲楚疆決裂幾盡西省危在旦夕懇祈聖明亟勅行閣諸臣併力夾擊以保江南再懇聖明速奬蠲折德音以收人心而張撻伐事臣六月入境後即具有地方兵荒情形一疏備時逆獻正盤踞武昌也使乘此合師合勦獻可成擒即不然知楚撫王聚奎何以棄岳不守至八月初五日而岳州又告陷矣岳陷則賊必走長沙長沙安危江省實與共之唇亡齒寒必至之勢也今顧撫林某移駐吉安江撫鄧某移駐袁州二臣慨臨戎有誓不與俱生之氣自能爲望上羅此危疆但江省兵力素單二臣所統不滿二千餘人其何能有濟宜於督師呂大器標下分兵數千徑趨袁萍再勅兩廣督臣及閩越撫臣各發精銳三千會師境上壯長沙之聲勢爲進勦之圖而鎮臣左良玉之師潮九江而上直搗岳州東西夾擊賊未有不竄歷授首者也臣竊觀前此之失事大都不由賊之善攻而繇我之善棄今若再棄長沙是併江省而棄之臣所以大聲疾呼而不能已也乃上封疆重堪速飭送此臣所以大聲疾呼而不能已也乃

臣更鰓鰓深有慮者今歲旱災特甚而軍興旁午一切本折錢糧勢必取之地方小民疾視長上搶攘之風日見告矣夫賊之假仁義誘吾民也業已盡民爲賊而吾圖所以制賊者慮必盡民皆兵自非行眞仁義以結之不可今追呼日繁內有司商酌另行設措庶使軍容壯而士卒鼓進足以攻退足以守西江安而閩粵徽浙五省俱安誠今日東南半壁救時之急著也

二糧各折其半留未盡之子粒以還民間庶可留溝壑之餘生以保疆土臣豈不知軍需匱乏仰宪方殷顧爲此不識時務之談以貽宸廑獨以事勢至今有同累卵萬一魚爛瓦解狂氛四塞異日即欲議蠲議折而不可得尚忍言哉此臣所以痛哭流涕而更不能已也伏乞皇上爲封疆計立賜睿斷施行

請止惠王住廣信疏

題爲恭繹相擇之明旨倘獻芻蕘之一得懇祈聖明勅部議復以奠兩藩僑棲之安以慰皇上篤親之懷事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午時德安王親至南浦順帶禮部咨文二角皆以王居一事兩奉明綸一則曰該撫按遵旨相擇再則曰該撫按即次之安者基周且孳臣相擇妥確具奏其所以爲苟桐謀即刻齎集司道再四圖度咸謂兵荒之後鮮有樂土築舍無成爰居靡定臣等迴翔審視思仰副皇上親親之仁故尚嗛嗛而不言也再閱邸報見惠王一本孤臣艱泊事奉旨準住廣信府禮部知道臣閱未竟而不禁背汗之欲浹也以此彈丸黑子之信州一郡藩之不堪資止而反能庳親藩之駐節耶臣敢冒死敬陳風土江鄉地狹土瘠民愚俗頑藩來宗祿罄懸天潢腹誹浸褊露肘大是不堪物色況廣信尤江右之

瘠壤而處疆者生策畫鹽無海錯山珍之饒其俗畜牧布褐罕蜀錦吳綾之被其服儉茅茨土階無丹楹刻桷之僭屋宇其宮室隘以朴而臣逆計藩王播遷之後艱難海內業經備嘗定不求多於此此之大可商者一道兩府兩藩供億既繁調度不敷而又地扼閩浙之吭受敵最易汎遠督撫之轄焰管復難先年鄧茂七既盤據於前葉宗留復肆跋於後即昨歲賊瞞發負嵎走險深山窮谷難窮而跟此孰北廣信疆域以內事乎而眼前金華之變信州玫首當其衝震鄰剝膚以畧爲蔽故祖宗令甲以封禁山命名此土者謂數百里內爲人所不出入之地而突然以一藩封建置其間妥乎否否確乎否否倘非皇上智力高懸灼然見永豐之不能建藩臣不敢爲此請倘非仰體皇上展親誼篤確然見永豐之不能建一郡藩廣信又何能再建親藩臣亦不敢爲此請且臣原非獨爲廣信一府偏懇宏慈實以江省全局廣徵宸算也伏乞皇上勅下禮部平心酌覆如江右之益淮樂建諸藩星列基布何處再堪位置又如江右之袁臨吉南劇盜奇荒何府再堪建藩總期皇上予之以安者臣等不敢置之以危若欲臣等堅執恩詔內一款擇於浙之台處福之汀郁廣之南雄韶州以爲推卸之路此不恕之施臣等萬不敢出也

疏

李邦華

爲鄒元標請卹疏

奏爲一代忠諫宜褒千秋理學不泯懇乞聖明特旨追錄以光盛治事臣等竊惟主聖臣忠曠代之遇不偶守先待後名世之生豈虛欣逢我皇上御宇以來首崇舊德憤速瑞之權

史馮從吾等從容講學晏然無事自是人心始定說者謂元標以坐鎮消危疑學有實用功在宗社非溢辭也然當是時魏廣微以父魏允貞爲元標舊交詭來納款元標洞其兇邪每厭而薄之廣微切齒不解嗾郭允厚等以講學相誚讓而元標遂勇退乞休矣熹宗皇帝溫諭再三知不可奪加太子少保馳驛致仕歸歸而人望無已旋起南銓則元標以疾辭卒無他語第念國恩未報戒其子無敢詣邸迨逆璫肆焰廣微執政竟施辣手削元標生前官誥毀其書院焚梵刹子姪朝夕莫必其命即臣等亦因是駢罹逆網吞聲莫控幸皇上拯科道公評褒忠旌直予卹予謚屢旨已明而該部尚未即舉臣等竊謂元標剛介執法忠藎直時立朝正氣勵世清節與海忠介瑞風裁一同乃其性學醇粹悟修兼至羽翼聖真大振宗風又復過之今其子燧孤弱不能萬里陳情臣等謹採大節冒瀆聖聰伏乞皇上將元標易名速命閣擬仍勅下吏禮二部將元標身後應得葬祭贈蔭合與加優其覆庶四朝劍履一字褒崇史館宣付可補實錄矣

聖駕事該臣看得江西地方夙稱土瘠民貧兼之連年兵燹加以天災流行死亡相枕腴產拋荒其極慘極殘之狀已經前撫臣備悉陳請在容贅矣惟是錢糧係朝廷之額課而土田實錢糧之根本必野無不闢之土斯國有惟正之供苟荒無之數不清催徵終爲無術臣自受事來即首以此爲重務嘗欲殫竭微忠上以報

皇上之恩下以拯江民之溺敬將復查前撫臣夏一鶚疏報全

省荒數南贛撫臣劉武元疏報南贛二府荒數嚴行查報問但見百姓之呈告荒蕪者屢案盈几觀其人無非菜色聽其聲莫不哀痛呼號流涕環繞焉首羣口稱荒懇乞覆查臣自以爲前此報數已定豈得復有遺漏及詢之司道訪之父老始知從前查報之時尚有地爲賊踞今始恢復者有民徙他鄉今始歸來者有閭門遭戮開報無人者又有誤聽謠傳逸巡退縮恐報荒即作言田者而前撫院痛念蓁莽請命之心過切故汲汲皇入告以希早沾浩蕩行據者僅各屬申報之文未經委官遍勘所以冊中一不無遺漏以致贛昌有續報之咨前撫贛撫各報有參差之殊而九江府屬之三縣竟有未報之數也臣復閱前撫臣疏中亦云江民拋荒之慘亘古罕聞有司道未能臚列之語則知前報之荒實有未盡因思全省

之民莫非朝廷赤子一夫不被其澤終非所以
皇恩於是更委各府刑官互相踏勘令其單騎履畝逐歷坵塘
逐一清查確數具報臣已於微臣歷事方新一疏內悉
聖鑒隨據各刑官備造清冊通省有主荒蕪田地山塘七萬二
千二百二十二頃八十五畝八分四釐七毫二絲五忽八微
六纖四渺無主荒蕪田地山塘三萬五千三百一十八頃四
十二畝九分六釐八毫九絲五忽一微一纖六渺較前撫臣
所報實多二萬五千六百六十七頃三分二釐四毫九絲八
忽六微六纖六渺以通省合算十分為率共荒二分九釐九
毫臣又以錢糧係
國課所關敢不鄭重其事更嚴行駁查又據司道取具該縣
不扶甘結呈報前來反覆推勘實無隱情則至清且確無如
今日覆查之數矣臣思除荒之政見今江南等省俱久已奉

行獨此江右殘黎歷遭焚殺其慘倍於他處今尚未蒙恩豁
此兵餉之壓欠京運之積逋日甚一日而窮民徒受催科之
苦究無補於
國用
朝廷亦何樂有此紙上之虛數哉夫有荒而不除與除之而
不盡均貽累於百姓故不得不徹底清查以廣布我
皇上如天之仁亟解斯民倒懸之厄也再照十三郡所屬在在
皆盜良民甘心相從以至撫之而叛殺之而亦叛者豈盡樂
於走死如鶩哉正恐今日歸來明日即追徵荒逋死於鞭箠
與死於鋒鏑一也故寧從賊而不悔耳而且貪官汙吏因荒
孰未分始則借荒為口實繼則緣荒而作姦問徵解不足則
曰有荒在夫錢糧重務最忌者上

無一定之考成下無一定之則額牽混不清以致逋欠愈巳
推除荒一舉在朝廷不過減數年有名無實之虛賦自後按
冊而督有司就熟而徵里民再有拖欠臣得以白簡從之彼
有何所託詞哉料司農歲入必有大勝於今日者矣至捌年
分貴溪鉛山信豐定南瑞金五縣已經開墾田地山塘二千
七百二十一頃四十二畝五分九釐五毫七絲三忽見造入
冊其未墾者再行嚴督有司每年務開墾若干畝遵例起科
附入考成則數年之後依舊仍完原額也用是日夜焦思不

之數懇徵

聖澤概與蠲除庶國計民生兩有攸賴且江民望澤已久自題
荒以來又經三載恐再延遲終於沐恩無日臣已殫精竭力
往返批駁今據該司道會詳前來覆覈無異臣謹會同江南
督臣馬國柱南贛撫臣劉武元江西按臣朱襄合詞具題伏
乞
皇上軫念殘疆立賜殊恩敕部速行議覆準與除豁行臣等遵
奉施行。

請汰瑞袁浮糧疏。

題為請汰浮糧以甦民困以宏
政事順治拾年伍月貳拾玖日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戶部鈔出該本部題覆江西右布政使莊應會等奏前事奉

四百四十一石至今相沿者即此舊明全書之數也
其戶口元至治間編戶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有四至明
宏治間僅戶七萬四千二百四十有四矣自元至明田糧頗
增一倍戶口逃亡一半夫向以十四萬之戶完十二萬之糧
而後以七萬戶之民而完二十二萬之糧此輕重之數難易
之形固自昭然可見者袁州四邑偏重之故亦由袁郡鄉
斗與官斗有不同因明初僞將歐祥歸附之時投獻冊籍誤
以二升之鄉斗報作官斗之十升今欲證之元明二代冊籍
蓋有已數更釐羅兵火無怪乎無存亦幸獲明之志書其所
載重賦頗末昭然可證查其田糧均係一則每畝科至一斗
六升七八合不等較之接壤之境如臨之新喻上則田每畝
科糧九升三合吉之安福上則民田每畝科糧七升二合夫
以一地之土而賦稅重輕竟至倍相懸殊此尤易見之事也
再稽袁之戶口在宋崇寧間編戶一十三萬二千二百九十
有九迨至明宏治間止存六萬六百一十九矣其逃亡減箱
之數亦與瑞州相等此二郡之志班班可考按戶口之數自
宋元至明宏治年間已消亡過半而自宏治迄今又經百五
十餘歲近來屢當兵燹驚散疫癘傷亡其中消耗之戶又不
知凡幾而額載之糧總未減毫末夫人愈少而賦愈覺其重
則錢糧愈覺其難完所以年復一年轉相拖欠民徒受其敲
朴官徒受其降罰散離相枕溝洫時盈究之亦何補於國賦
也此在襲昔承平之時猶多積逋從無完期故牧斯土者曾
以七分考成尚不能如期如式蓋無土而糧誠巧婦所難爲
矣今我

皇上親政以來洞切民隱諮諏博訪百度維新史令臣各陳利弊與民更始此右布政使莊應會巡南道會安世鼎以身親目擊之大累而爲應旨求言之直陳也倘沐

皇恩大沛洪慈軫恤二郡三百年之積困將瑞屬之糧二十二萬四千之浮數仍復宋元一十二萬五千之原額袁屬之糧每畝一斗六升七八合之誤科減照新畒上則每畝九升三合之實賦庶見在子遺得以安心茲土後來生聚必至盡力正供田野日闢國賦日增實大有裨益豈鮮淺哉

封禁山疏

題爲請

旨行查山場出產木植事案查順治十年正月初四日準工部

咨內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鈔出本部題前項等因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聖旨著該督撫按確察具奏欽此欽遵鈔出到部奉咨該督撫按送司奉此查得封景山係江西廣信三縣交界地方相應備咨案呈到部移咨貴院查照本部題奉

聖旨事理希將封景山有無出產木植查明虛實具奏等因準此就經備行布政司會同分守湖東道行查的確詳報隨據本司左布政使盧震陽查看得封景山原係封禁山初名銅塘因其峭險歷爲盜藪削平之後即請封禁其來舊矣查往代黃巢倡亂僞賊借勢以流毒一方繼而葉宗留居燒炭峴險立穴鑄冶甲兵謀爲不軌而鄧茂七爲之附援三省招徠殘黎以固邦本事竊照江右一區厥賦下下民疲地

瘠古昔已然我

皇上軫念地方

天語嚴飭時加封禁安民葺寇兩得攸賴除取具先朝封禁圖說送部查覈外今據該司道呈詳前來臣謹會同具題

請議蠲豁疏

題爲特陳地方情形仰祈

睿鑒以甦殘黎以固邦本事竊照江右一區厥賦下下民疲地

天恩未蒙俞允旋即與守令約曰有能徵逋無缺者注上考諸道賦帶徵一分亟籌法以培一省之根本事一疏議以本年正賦徵解如額節年逋賦徵一分之輸將即佐軍國一分之正供併寬守令一分之考成不謂昊天不弔入春則三月苦旱而金石爲之焦鑠報荒之文充几案野哭之聲載道嗟嗟民力幾何堪此重困向令歲歲可以取盈亦不至積欠之纍千纍萬如今日矣臣於九月內復有彙報異常旱災亟請題豁一疏奉

皆下部尚未議覆而又不敢少事姑息徵催本年京運外運及潼南二米尚不及十分之六手腕欲脫心血皆枯則是民力已竭臣計已窮本年之賦既不能供一日之生尚不能保乃欲以累歲之逋欠並責於一時即剜肉無補耳況敲比乎臣既皺蹄反側夙夜焦思撫字徒有其心催科實無其術在小民或陋升斗之積不過自衛其生今且敲扑頻加哀鳴於血肉泣訴之下不啻自速其死江俗即至狡江民即至愚計不出此也我

皇上軫念饑民發帑金二十四萬大賚畿輔近復恩蠲直隸八府順治八年至十一年未完錢糧蕩哉仁恩遐通胥老江省僻遠即不得比於近地撫此封疆嗟此赤子孰非

皇上之封疆嗟此赤子孰非

皇上之赤子臣非不知六師張皇司農告急蠲毫釐則缺毫釐之輸將日窘敬趨拯救之良圖但緩須臾則遲須臾之正餉然時在今日有不敢不爲之而

皇上告且有不忍不爲

皇上告者告之則臣有冒昧之罪即不告臣亦有隱蔽之罪告

皇上鑒臣之愚直念百姓之疾苦而議蠲議緩則冒昧之罪可逭不告而流離之狀見於溝壑究無濟於催科考成之責加於有司逋徒苦其鞭扑而或激而走險或坐以待斃則隱蔽之罪不可受也以今日之江西視前撫臣蔡士英疏題三年起科之江西與臣抵任時疏請帶徵一分之江西萬有不同臣屬劍膚之痛遂不禁其言之迫切有如此者然令臣嘿嘿不言

皇上以江之全省付臣而至使地方之情狀疾痛不以相關緩急不以相恃朝廷亦安用此尸位之臣乎臣謹特疏上陳至或議全蠲或議半蠲浩蕩之恩出自

上裁非臣所敢擅請若本年豁荒分數則仍聽部議伏乞

敕下該部速爲覆奪施行

題爲分別官民田土仰祈
睿鑒以順民情以清兵餉事該臣看得蠲免荒糧所以豁虛賠
之累而勸耕作之勤也第其間或有已經未報致派後應之
弊奉文以十二年爲始不納糧者不論有主無主俱爲官地
則是既沛浩蕩之恩復寓綜覈之法矣江省前任撫臣蔡士
英因慮有主入官民失恒業具疏題準有主荒田於十二年
編派起科南贛二郡之民一聞徵荒之令呼號載道願將有
主之地交送屯官道府據以申詳臣念民願入官則其力不
任明可知力既不能任明而欲攏派熟田虛賠賦稅徒煩敲
扑何益催科且贛營兵餉壓欠甚多今署司復以荒糧一項
坐和新餉百姓有剝膚之痛兵丁有枵腹之嗟臣目擊虔南

地方瘡痍歷年鋒鏑摧殘荊棘塞路虎豹晝遊今查有主無
主荒蕪田土原報五萬零四十一石四斗四升零開墾過有
主無主荒田共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七石二斗二升零應於
十二年起科無容再議又無主荒糧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七
石零已經入官其有主未墾荒糧共一萬七千七百四十石
二斗五升零既奉有十二年爲始不納糧者有主無主俱爲
官地交付屯官開墾之文又奉有十二年編派起科之文未
定畫一臣伏讀
敕諭內賦役一款隱漏者自首免罪包賠者準其控告察確即
與豁免欽遵在案是以特疏題明伏祈準照不納糧爲官地
之例交付屯道屯廳開墾則民隱既得寬恤軍需不致違悞
屯政亦便興舉矣

題爲密陳逆寇煽惑負固狡謀仰祈
睿謨酌盡救生靈以安疆土事竊臣駑鈍庸材不堪驅策猥蒙
皇上知遇之恩命臣巡撫江右陛辭之日頻宣溫諭重荷恩旆
臣感激涕零矢心圖報自入境以來無日無時不以安疆靖
寇爲念恨不滅此兇逆而後朝食以酬狗馬報主之私是以
隨地每遇父老慰問民間疾苦之外即密詢平日風聞逆寇
情形其中大同小異事員不可採者一爲逆賊割辮狡謀最
爲奇從負固張本蓋以賊兵原屬有限東支西吾虛張聲勢

一窩據我地方遂將百姓割去髮辮意謂
王師所到必以無辮加罪因而鼓惑人心互相負嵎死守此
愚民貪生畏咎之心非本意黨寇堅壁之計若將免究短辮
之令一行則人無恐懼民自爲民賊自爲賊無可施其迫脅
之謀或有好義良民內應攻擊皆不可定矣議者以爲似此
則無以別奸細恐致貽誤稽查殊不知逆情甚狡既欲陰謀
作採何難留辮前行豈肯使令短辮之人自露形跡是亦理
之所必無以臣愚見合之道路之口亟寬短辮實爲靖亂之
一端也再則人情顧身之外莫重於愛妻子今聞狡逆肆謀
每處屯扎多在城池村莊之外陽爲百姓作外護陰借百姓
作耑手望之以爲寇盜甚多其實強半皆我蒼生赤子及至
天戈所指寇即弭耳而遁我兵見人在對壘之間難分玉石
勦殺之餘例得收其家口然皆迫脅之徒究竟俱非眞寇可
恨逆謀奸惡來則侵我地方去則害我百姓以致愚民來去
無從多爲寇誘臣愚以爲不

史236 079

驚怖亦不爲賊守禦立見逆勢困窮不難盡膺行鉞且將來
克復之日免有土無民之歎除免善後莫逾於此是又靖剿
之一端也臣甫離陛下深悉我
皇上念切黔黎急欲出之水火臣身到地方察知情事敢不直
抒鄙悃仰體
宸衷萬一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裁并勅廷臣酌議免究民人短辮免收脅從口特發
上諭通示用兵地方遵奉如此則人心自安不爲寇惑各保身
家漸臻寧謐而逃勢孤單之福至於處治大逆正寇自有
皇上天地之恩社稷無疆之休可卜指日臨平誠
朝廷法度當不在此例矣

南瑞二府已未懇荒田升科編豁疏　張朝璘

題爲遵例敬陳南昌浮糧遺累事廣熙元年六月初十日准
戶部咨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鈔出該本部覆
江西右布政使王庭奏前事等因康熙元年三月十六日奏
本月二十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本日鈔出到部該臣等看得江西右
布政使王庭奏稱江西省地瘠民貧有地方數百年重困久
已上達
天聽羣沐恩施尚有南昌一府未盡蒙恩民痛浮糧苦累與瑞
袁二府同事同情歷經呈控除武寧一縣係陳友諒生身之
地原無派浮糧其一州六縣浮糧之數志書可憑武寧一縣
未經加浮原額可較乞軫恤一方數百年之重困一體施仁
具奏前來案查江省浮糧先該前任右布政使莊應會奏稱

瑞袁二府浮糧 戶部於順治十一年三月內具題奉
旨減免欽遵在案南昌府屬旣係浮糧應與瑞袁二府一同彙
題何遲至今日始行具奏其各項編徵賦役全書俱經歷
年間例開徵年久無容再議者也恭候
命下 臣部遵奉施行康熙元年四月十七日奉
旨南昌府浮糧果否與瑞袁二府相同著察明再議具奏欽此
欽遵於本日鈔出到部該 臣等案查江西浮糧先該前任右
布政使韋應會奏稱瑞袁二府科糧獨重遺累已久 臣部於
順治十年四月內具覆咨行該撫確查去後隨據前撫 臣蔡
士英將瑞袁二府屬七縣浮糧共二十萬七千七百三十四
石零遺累已久緣由併將宋元舊志查明具題 臣部於順治

十一年三月內具覆奉
旨減免欽遵在案今右布政使王庭奏稱南昌屬寧州一州南
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等六縣計浮糧一十九萬五千
一百二十二兩浮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旣係
浮糧先日何不與瑞袁二府一同彙題何得至今始行具奏
且 臣部無志書可稽難以縣議合應請敕該撫備查元季
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備查
明向具奏以憑覆請定奪可也恭候
命下 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康熙元年五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一
日奉
旨依議行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咨行察星到部
移咨到 臣準此 臣即備移撫 臣併檄行布政司會同守巡南
昌二道確查去後今據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余應兜詳稱
奉 臣牌行併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董行各到司就經移
會守巡二道去後今準移覆據南昌府屬浮糧積困堪憐窮
邑浮糧賠累最苦乞憐查覆以救民命事新建縣詳為殘
破已極窮困堪憐乞亟賜題豁以救民命事豐城縣詳為
詳為須恩轉詳浮糧積苦救民水火以定實賦以便徵輸事
進賢縣詳為窮困電舊志勘查浮額以蘇殘黎困苦已極懇
垂仁事奉新縣詳為浮糧遺累多年殘民水火事靖安縣詳為泣呈靖邑浮糧苦累多年乞查舊
額請命以救餘生事寧州詳為乞豁浮糧遺累窮困查舊志詳
請題豁萬世銜恩事各等因呈詳到府轉詳到司轉詳到道移覆到司
準此該本司看得江西一省地瘠民貧所屬十三府田糧起
科原不相遠其南昌與瑞州袁州三府糧額獨重已經
漢陳友諒竊據地少兵多重斂倍徵明初因之而未改也士
民歷控請汰未免因循為成額所拘止官以六分考成民以
六分報完寓實蠲於虛額之中未嘗不蒙矜恤之意究之終
明之世官無報最民鮮報完此浮糧之徒累亦久矣幸我
朝鼎定順治四年前按院吳御史俯察輿議洞賜恭苦首以
三府浮糧上聞部覆俟賦役告成另為須示奉有
俞旨在部五年省鎮金逆叛變一郡人民經賊屠戮有存者皆
遠逃異鄉九年莊右轄入覲時瑞袁以地遠人遁未甚經兵
故牘多存具備呈揭隨因陳言入告南昌以人民未盡歸集
志賠攤遙無指所以未得並陳前款撫部院止據陳言所及
以瑞袁二府題覆即徵浩蕩迨後
皇恩屢布除荒豁欠之

吉日下又各上司仰體好生曲盡撫綏故南昌士民樂歸有土志牘復出南瑞袁同一壤土俱爲憀漢所據淨糧本同一體有志可考有前按院題疏奉
吉之案可憑恭遇
上諭詢察明朝豐怨地方錢糧科重情由是以王右轄目擊民隱據實奏明實有所不忍見聞不得不哀鳴者也幸奉
俞吉行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查回報覓有府志本司細查宋時賦役備載南昌縣稅苗米三萬八千七百八十四石四斗六升至明額共米一十二萬六千八百二石二斗二升八合九勺內比宋額淨米八萬八千一十七石七斗六升八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五錢七分三釐四毫五絲九忽六微四纖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八萬一

千二百一十五兩六錢五分五釐三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萬八千一百兩三錢六分二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五斗三升八合五勺三抄九撮四圭二粟五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九千四百四十一兩九錢八分二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萬七百五十一石四斗五升四合五勺新建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四十五石內職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九石二斗五合至明額共米六萬三千六百七十石七斗二升一合內比宋額淨米四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二斗四升六合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六錢一分八釐八毫四絲八忽八微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萬九千四百二兩五錢五分四釐三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八兩七錢七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二萬九千五百一十二石四斗七升

二石八斗二升五合四勺九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
宋額多浮米一萬八千四百二十石三斗一升七合三勺本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內比宋
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按明額每
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六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抄共
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
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
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
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八千
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
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
一合一勺分寧縣即今之寧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

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一抄至明額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
九石二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
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
內民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
三十七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
六錢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
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六
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
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
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七斗六升五合六
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

上田一畝科米五升四合零南昌上田一畝科至一斗五升四合零此又彰明較著者惟是南昌歷明三百年額六分考成之時尚不能完數扑徒斃今例十分全徵且奉撥餉有司惟遵功令嚴比更不能顧惜民命在有司無敢絲微在百姓無政後約皆線浮糧之苦此誠日擊心傷不容旦夕隱忍而不告者也幸遇

皇仁如天又奉

上諭查詢明朝譬怨地方錢糧科重緣由此誠洞見萬里視民如傷本部院駐節茲土民隱痼瘝俯念南昌與瑞袁同事同情有無敷志書確據酌量減賜覆題請將南昌浮糧減照宋朝實額俾本生全萬姓宏

皇上輕徭薄賦之政普被元元萬世銜恩矣等因到臣據此該

臣等會看得南昌府浮糧經右布政使王庭入奏奉

旨們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仰見我

皇上念切痌瘝愛民之至意也臣即行據布政司會同守巡二道確查前來南昌禹元未偽漢陳友諒竊據地少兵多擾後信微明季相沿未改積困二百餘年果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但治四年間前按臣吳贊元曾將南昌瑞州袁州三府浮糧同疏具題在部可稽今又有勘昌志書開載宋元糧額可考是則現在的實之確據也第因順治九年間前右布政司莊應會止攜瑞袁二府呈揭入告而前撫臣蔡士英又止就二府查明題覆故南昌一府尚未得同徵浩蕩之

吳仁再令備查志書南昌一府除武寧縣係友諒生身之地原無浮糧外其餘一州六縣共浮糧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零共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此有志書開載鑿鑿可據伏乞

皇上軫念一方民困已極將此浮糧與瑞袁二府一視同仁則萬民咸沐

皇恩世世無疆矣除將志書送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西撫臣

董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題報照額蠲浮曉諭士民疏

題為遵例敬陳南昌浮糧遺累事康熙二年三月初五日準

戶部咨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鈔出該本部題

覆江西總督張題前事等因康熙元年十一月初十日題十

二月十九日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本月鈔出到部該臣等查得先該右布政使王庭奏稱南昌府屬為偽漢陳友諒竊據錢糧加徵浮於宋元志書為南昌之民苦累具陳臣部以南昌府屬與瑞袁二府相同著察明再議具奏欽遵行文在案今據總督張巡撫董疏稱南昌府屬除武寧縣係陳友諒生身之地原無浮糧外其餘一州六縣共浮糧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一兩零共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此有志書開載鑿鑿可據伏乞

皇上軫念一方民困已極將此浮糧與瑞袁二府一視同仁則萬民咸沐

皇恩世世無疆矣除將志書送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西撫臣

董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題報照額蠲浮曉諭士民疏

題為遵例敬陳南昌浮糧遺累事康熙二年三月初五日準

戶部咨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鈔出該本部題

覆江西總督張題前事等因康熙元年十一月初十日題十

二月十九日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本月鈔出到部該臣等查得先該右布政使王庭奏稱南昌府屬為偽漢陳友諒竊據錢糧加徵浮於宋元志書為南昌之民苦累具陳臣部以南昌府屬與瑞袁二府相同著察明再議具奏欽遵行文在案今據總督張巡撫董疏稱南昌府屬除武寧縣係友諒生身之地原無浮糧外其餘一州六縣共浮糧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一兩零共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此有志書開載鑿鑿可據伏乞

皇上軫念一方民困已極將此浮糧與瑞袁二府一視同仁則萬民咸沐

皇恩世世無疆矣除將志書送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西撫臣

董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題報照額蠲浮曉諭士民疏

題為遵例敬陳南昌浮糧遺累事康熙二年三月初五日準

戶部咨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鈔出該本部題

覆江西總督張題前事等因康熙元年十一月初十日題十

二月十九日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本月鈔出到部該臣等查得先該右布政使王庭奏稱南昌府屬為偽漢陳友諒竊據錢糧加徵浮於宋元志書為南昌之民苦累具陳臣部以南昌府屬與瑞袁二府相同著察明再議具奏欽遵行文在案今據總督張巡撫董疏稱南昌府屬除武寧縣係友諒生身之地原無浮糧外其餘一州六縣共浮

色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零共浮本色米一十四
萬九千一百二十一石零此有志書開載舊鑒可據將志書
送部覆查等因具題前來臣部備查志書內載南昌府屬南
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寧州等六縣一州宋時原定徵
米共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一十五石二斗五升零因陳友諒
浮加派徵米三十萬一千五十四石三斗六升零二項共米
四十六萬二百六十九石六斗一升零內折銀三十萬三百
三十三兩六錢九分零又派徵本色米二十二萬九千七百
五十一石五升舊志書明季徵米折銀與宋額磨對浮米折
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九錢八分零浮本色米一
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案查瑞袁二府浮糧先經前
撫蔡懷查題奏臣部具覆奉

旨減免欽遵在案今南昌府屬浮糧查與瑞袁二府事同一體
應清減但歷年舊額相沿已久事關錢糧臣
等未敢擅便伏乞
睿裁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題本月
二十八日奉
旨袁瑞二府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也著照二府例行
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咨行案呈到部擬合就
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本部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榜示曉諭士庶仍將南昌等六縣寧州一州減
免浮糧數目備細造冊題報以憑核查其江省賦役全書另
行刊刻進呈頒行各衙門遵照施行等因到臣與撫臣隨即
大張榜示遍行曉諭務令六縣一州紳衿士庶咸使週知普
沾恩惠併備行司道府縣查造減浮細冊呈繳以憑題報去
後今據布政司左布政使余應魁詳稱奉臣與撫臣牌行前
事行據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六縣寧州一州各將
應減浮糧細數開報前來本司逐一覆覈彙造各款清冊併
將各屬田地山塘原編銀米減浮除荒實徵數目另造簡明
揭帖聽候查覈外該本司查看得南昌府屬六縣一州丁田
二項原共額銀三十三萬五千二十八兩二錢二分七釐三
毫內汰浮除南新豐三縣各色免銀二十兩四錢八分七釐
七毫五絲連靖安縣新陞田該減銀三錢六分七釐九毫實
共減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兩八錢六分六釐八毫五絲
又除荒蕪缺丁共銀九千二百二十五兩八錢三分八釐二
絲內戶禮兵工四部本折共實徵銀四萬五千七百六十五
兩二錢六釐二毫七絲八微隨漕項下共實徵銀五千七百
一兩七錢四毫一忽九微八纖存留兵餉及經費各項共實
徵銀七萬七千二百三十兩零八錢八分四毫二絲七忽八
微四纖截解各款共實徵銀二千一兩七錢二分五釐一毫
四絲九忽二微八纖原編本色併靖安新陞共米二十二萬
九千七百五十一石五斗六升九合八勺九抄汰浮連靖安
新陞田該減米二斗六升四合三勺八抄共減米一十四萬
九千一百三十一石二斗七升一合三勺八抄荒蕪除新建
新陞米抵外實減米二千四百一十五石八斗八升一勺一
抄各州縣實徵漕南米七萬八千二百四石四斗一升八合

四句俱備細分晰各部寺錢糧款項造具清冊併將武寧縣
仍照原數開造以備查考合就詳繳本部院俯賜察明具題
外仍俟覆允至日照刊全書進呈分送各部寺備照施行等
因到臣據此該臣等會看得南昌府屬浮糧小民苦累三百
餘年感沐
皇恩浩蕩準與瑞袁二府一例豁免六縣一州白叟黃童歡呼
載道不啻出諸湯火而登之衽席也臣等一準部文陸即榜
示曉諭上民仰遵
俞旨之日爲始一應錢糧照額減浮普沾實惠不許奸胥猾吏
豪有溷徵作弊併取減免浮糧細數造冊呈報去後今據布
政司逐一彙造細冊前來臣等覆覈無異第州縣錢糧數目
款項繁多不敢縷列疏內煩瀆

宸聽悉於各冊分晰明白併造簡明揭帖聽候部臣覆覈至日
照數刻正全書另疏進呈以垂千萬世不朽之鴻恩也除將
減浮冊揭分送戶禮兵工四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西撫臣
董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勅部覆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請蠲淳糧疏

查繼培

題爲江西南郡淳糧積困已極仰求一體減免以廣
皇仁以免向隅事臣以外員代藩入覲臨行之時南昌一府七
州縣士民攀轅號籲皆爲南昌府淳糧事以臣代覲
天顏欲臣代陳苦累臣查此事始末自故明因陳友諒苛徵之
額南昌袁瑞三府田糧比之鄰壤一倍加征三倍甚是偏枯
本朝定鼎以來順治九年有藩司莊應會之條奏而袁瑞二
府蒙恩減豁矣彼時南昌一府志冊無據不及同邀減免至
我
皇上御極康熙元年藩司王庭入覲特行具題康熙十三年藩
司劉健入覲又行具題部覆覆藩司王庭條奏奉袁瑞二府
淳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淳糧也著照袁瑞例行之
旨已經奉恩準減矣嗣因部覆以淳糧米石大多徵之年久遂
爾中止但據南昌淳糧合郡士民呈稱該府七州縣米原舊
志額載稅苗米一十五萬九千一百一十五石零因陳友諒
竊據橫征故明相沿不改賦役全書額載官民米共四十六
萬二百六十九石零故至今分編本色糟米共二十二萬九
千七百五十一石零計淳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
零分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共三十萬三百二十三兩零計

淳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零夫以區區一府人民
田上淳銀淳米每年至於如此之多民力豈能堪此況同一
故明洪武所行甚久之事而袁瑞既邀免於前南昌不得邀
免於後且已經奉
旨又復停行此南昌之苦在倒懸而數十年呼號痛切無時暫
已也臣愚尺
天顏又奉條陳地方利弊之諭舍此不言無可言者且從前入
覲之員無不以此條陳再三懇切臣若知而不言是你負
皇上採訪之聖心兼負此一番入覲之大典矣況今正值我
皇上聖仁神武掃定逆氛六合清晏天下爲千載難遇之時
皇上爲千載難遇之主一方士民三百餘年倒懸苦累人人正共
冉見天日之年臣故不憚冒昧激切上陳伏乞

勅部確訊查蠲則億兆再生傳之史冊則萬年頌聖矣

遵諭陳言疏

題爲遵諭敬陳南郡浮糧遺累疾苦最深仰祈

皇恩以拯一方之民命事臣惟我

皇上代天子民無事不以加惠元元爲念如各省之蠲租近幾

之賑濟普天兆庶均在

皇仁雨露中矣茲復軫念生民疾苦特諭部院科道諸臣共圖

拯救將切實裨益之處各據所見明白陳奏大哉

王言止小民水火更生之日也臣於江西南昌府屬浮糧一事

聞見最真其疾苦最甚謹一一備陳之伏祭臣鄉南昌府與

秦州瑞州二府俱因陳友諒據地稱兵橫行加派較宋元舊

額每米一石浮至三倍明太祖惡友諒抗拒三府浮糧未經

減除以致故明數百年來相沿拖欠民苦滋甚幸逢我

朝定鼎於順治二年按臣吳贊元將三府浮糧具題請減至

順治十一年撫臣蔡士英復行題請彼時秦瑞二府已荷

天恩減免而南昌一府尚未邀恩康熙元年江西右布政使王

庭朝覲來京備將南昌浮糧苦累入告隨蒙行察該省督臣

張朝璘撫臣董衛國悉將加浮始末緣由具疏題請有秦瑞

二府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也著照一府例行之

旨嗣因部覆浮糧漕米以減數太多遲爾中格後民人胡

獻龍等合詞叩閽復蒙行察該省督臣郎廷佐撫臣董衛國

據實請減部覆仍未議行是

恩綸之浩蕩已頒而部議之施行未遽若不能不專待我

聖德於無既矣

孫孫長食

之苛斂永享億萬世之福照感泣歡呼欣戴激切子子

請除荒疏

題為遵諭陳言仰祈

睿鑒採擇事康熙十八年八月十八日臣準吏部咨開七月二十八日已時地震奉

上諭諭吏部等衙門目今應行應革事宜著在外督撫明白條奏直言無隱欽遵移咨到臣臣伏讀再四仰見我

皇上遇災修省敬天勤民之至意雖古帝王亦不是過也臣以至微至賤荷蒙拔置藩司分無言責任事經年毫無善狀何敢越位瀆奏但因護理巡撫印務恭遇

皇上聖不自聖念切如傷大沛綸音勵精圖治臣又何敢緘默謹就江右目前民生疾苦之至切應行者為我

皇上敬陳之臣惟賦稅產於田畝而耕鑿資乎民力有人然後有土由來尚矣江右接壤楚粵閩浙自遭諸逆變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蕪傷殘蹂躪之狀蕩析仳離之慘什倍他省久在

皇上睿鑒之中仰荷

皇恩特沛浩蕩將十六年以前積欠錢糧盡行蠲免窮簷僻壤踊躍歡呼大小臣工靡不盡力招徠加意開墾以供國課以備兵食又何敢輕議開除荒缺但自十三年變叛之後殺戮逃亡人丁七十餘萬口拋荒田地一十七萬餘頃迨康熙十七八年冬春之間雖已招補人丁二十餘萬口開墾田地八萬餘頃然而丁田實荒實缺者尚居過半原額之田地固猶然在野而死亡之人丁實難期必於旦夕今若令照額徵解歲歲取盈勢必將此無徵之虛賦重科之現在之丁田即將小民日事敲朴究無補於國用竊恐逃散者畏而不歸歸者

復畏而思逃是欲取盈國賦而反致虧國賦矣臣愚以為一應荒缺無徵暫請開除祇就現在招墾者徵收其未墾之田缺額之丁容臣等嚴督各屬廣行招徠隨墾隨徵將見小民閒風樂歸爭先復業賦稅可計日而增舊額可按籍而復是除荒實所以益賦寬民正所以裕國雖暫緩目前之徵輸即收來遠之利益此誠安民致和之要務也緣係條奏字多逾格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皇上勅部施行

恭謝鷺湖書院

題為

御書扁聯疏

白演

聖世崇隆正學

題為

御書扁聯疏

恭謝鷺湖書院

宸章寵被先儒恩賜詳題以伸謝悃事該臣看得鷺湖書院為有宋先儒講學之地蒙

皇上振興文教

御書扁聯理居敬窮義精中天鏡石井波分太極泉

對聯一聯頒賜書院於臣陛辭之日給發收領臣敬謹製備

親齎恭挂訖欽惟我

皇上統承洙泗治軼唐虞四海同文冠百王而首出八紘在宥集千聖之大成作述兼隆勳華普被猶念江右乃人才淵藪而鷺湖鍾川岳英靈朱陸之講席攸存賢聖之師承未遠特

宸翰用褒名區恭繹天文首崇實學作聖窮理居敬二語揭山川之秀臣

欽承

睿藻欣際昌辰敬卜清和高懸

御墨聲飛結宇騰千丈之祥光燄刻壁金永萬年之盛事有臣

而鄉有星而景觀人文之化成如日之升如月之恒與乾坤

而同壽將見中天朗月休光景鑠於西江太極甘泉沉澄江

洋於廬阜家敦禮樂煥雲章而益勉操修人淑詩書瞻奎畫

而彌勤惕勵發蒙震瞶盡沐君師啓牖之功入室升堂均沾

天地生成之化茲據布政使司布政使許兆麟詳據通省紳

士魯瑗等呈請代題恭謝

天恩等情前來臣不敢壅於上聞理合據詳具題

恭請

湖口關開武曲港奏摺

臣

遵奉

皇上面諭湖口關泊船甚險須留心欽此臣於十一月二十

八日前往查勘業經摺

奏在案今率同按察司初國祚饒九道龍燦於本月初二日

抵湖口縣周閱地形湖邑背山面江左右有兩鐘山鼇巖夾

時直捍江中此地設關則商船勢必停泊候驗而泊船處所

止有虹橋一港逼在鐘山脚下夏秋水漲僅容小船一二百

隻及冬春水涸不得不沿江灣泊一遇江風陡作不無撞岸

觸石之虞此商船候驗停泊之險也且水涸之時湖廣與江

南上下之船到關報稅不能直捷徑行必由梅家洲嘴轉行

十有餘里來若風順則去必風逆上下挽駕艱難萬狀及至

水漲則湖水江流交滙於虹橋港口之前兩水衝激洶湧異

常少有微風即蹈不測此又商船出入港口之險也臣再四

籌畫如原任兩江督臣阿山請比照江南海關之例於九江

湖口二處分收稅課商船穩泊

國課無虧似屬妥便但格于部議臣亦不敢再爲瀆請准有

皇上勅令在關監督愛恤商民船到隨驗不致留滯將見客艘

商船歌聲載道共祝我

聖朝教養日深江右人文日盛懇請題增中額以廣

皇仁以宏作育事據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許兆麟呈詳到臣

欽惟我

皇上遵堯舜之治功敷孔孟之教澤人文蔚起踵躅踵無
采沐浴
聖化日異月新況西江歷稱理學奧區人材淵藪自唐宋及元
文章甲於海內至從前科第之盛亦遠勝於浙楚所以鄉試
中式舊額浙江一百七名湖廣一百六名而江西一百一十
三名迨庚子科題定減額浙江五十四名湖廣五十三名而
江西五十七名至丙子科奉
旨增額浙江七十一名湖廣七十名江西七十五名是歷來議
減議增中額俱多於浙楚誠以西江人文不特頡頏浙省實
遠勝於三楚也自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浙江以撫臣趙申
喬題請湖廣以督臣郭琇題請均照江南中額蒙
恩一體加增至八十三名而江西以未經題請仍中七十五名
特旨加增直省中額於五分之中增加一分浙楚增十六名至
九十九名江西增十五名至九十名比浙楚實少九名是江

反出浙楚之下至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欽奉
皇上右文重道加意作人鹿洞鷺湖頻頒
宸翰豫章書院復蒙
御書多士奮興鼓歌絃誦更迴盛於疇昔近科入場士子多至
一萬二千餘人與浙楚等而中額不得比於浙楚此通省士
子環擁臣署僉詞請題邀恩廣額仰懇
皇上破格施恩將江西鄉試中額比照浙楚一例取中副榜亦
循例並增則多士益踴躍於功名而
聖朝文教之隆真遠軼唐虞三代上矣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督
臣常鼐提督江西學臣王思訓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庶鑒勅部議覆施行
恭報修築土橋隄工竣
題爲遵
旨具題事臣查江西省城西南有袁贛二江北至臨江府地方
合流下注春夏水發往往沖決隄岸浸漫田土臨江府北舊
有土橋老隄逼近江流保護清江豐城高安三縣地方田廬
最多緊要自康熙四十年被水沖決因循未修至五十二年
江水大發決處更加衝激有二里長一段竟成深潭近隄之

田水衝沙壅已爲廢地離隄遠者被水衝溢廣四十餘里長
三十里計田一千三百餘頃臣於上年九月內親臨相度將
應築情形具
題
皇仁臣伏思民生休戚時廑
廑慮今臣目擊小民熙皞情形謹繕
摺奏聞抑臣更有請者土
橋隄決一十八年未曾修築今隄工告成若不責令地方官
加謹保固必致仍前因循以臣愚見似應
題請定例倘地方
官不隨時保護以致衝決此隄該管府縣各罰俸一年停其

陞轉賠俸元日開復如布政使徇庇不揭巡撫諱隱不參一
併議處應堤堰長得保固而民生永無水患是否可行臣未
敢冒昧具本懇請
皇上聖訓批示遵行康熙五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奉
皇上硃批具題欽此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督臣常合詞具題
豫章書院敬懸
御書扁額為紳士題謝疏
題為恭謝
天恩懇賜轉題事該臣看得豫章書院經臣同督臣常為學臣
王思訓倡捐修葺延師秉鐸特疏題請
御書扁額蒙
恩頒賜章水文淵四字前據家人章二保齎捧到臣當即祇領
題報在案隨募匠鳩工庀製完備於康熙五十八年八月二
十五日敬謹懸挂訖欽惟我
皇上舜治光昭堯文丕煥彤廷旰食懋緝熙敬止之功翠嶽物

華天寶之區益瞻鳳舞鸞翔之盛頒來四字永鎮萬年文
思傳精一危微之學念豫章為東南部會而書院萃川岳秀
靈鹿洞鷺湖早輝煌於珠榜西山南浦旋炳耀於璇題惟茲
貴辭理之兼優洞取靜深而有本譬原泉之放海漸進益科
而君子之成章要歸志道於以裁成於
聖教聿看陶鑄於
宸衷洵文苑之珠榮實儒林之盛典從茲庶廬彭蠡山川煥雲
漢之光華握藥橫經社材舊篤深沈之實學多士之歎乎倍切
太平之聲教彌隆矣今據布政使許兆麟詳據通省紳士耆

天恩等情前來臣不敢壅於上聞謹將代題情由及懸挂日期
若疏具題
萍鄉縣丈量地畝疏畧
為請
旨事該臣看得萍鄉縣地處山陬田土瘠薄山居十之七田居
十之三此三分之內又大半高者在坡低者在坑而平原沃
壤十無三四明初陳友諒偽將歐祥獻冊投誠誤以民間三
升之鄉斗妄報十升之官斗遂定秦郡四縣每田一畝徵米
一斗六升七八合之多積困三百餘年田土拋荒該郡四邑
之中萍為獨苦順治十年經前撫臣蔡士英具疏請照鄰壤
新喻縣上則田每畝九升三合零之例禦用一則科徵地塘

亦然從此民困稍蘇漸次墾闢惟緣兵燹後鱗冊無存農民
不知計弓定畝僅以掫秧把數積算肥美者三十把為一畝
其次五十把為一畝又其次八九十把一百把為一畝以此
積算定畝即以此墾荒起糧故田數有增而糧仍缺額今准
部咨查丈自應計弓定畝分則完糧蓋山田與平田不同上
則與下則懸殊請照奉天府丈量地畝之例以上中下三則
分別起科其中地勢平坦土色滋潤水源不絕可以隨時灌
溉者為上則地土稍次附近蔭塘及山泉雖遠猶可車戽灌
溉者為中則若山崗山麓灌蔭無資全賴雨水救濟者即為
下則今檄行袁州府知府薄履青同知翟照庭協同查丈相
地制宜合計上田八百六十七頃五十八畝零仍照原編每
畝徵銀七分五釐九毫零編米六合五勺一抄零中田一千

三百五十一頃四十一畝零亦照新喻縣二則糧科算每畝
編銀六分八釐三絲零編米五合八勺三抄零下田一千四
百九十五頃七十二畝零照新喻三則糧科算每畝編銀六
分二釐八毫零編米五合三勺九抄零又有一則地一百八
頃三十二畝零仍照全書原定每畝編銀一分九釐九毫零
編米一合七勺七撮零一則山七千一頃七畝原不派徵銀
米一則塘一百二十六頃五十畝零亦照全書每畝編銀二
分七釐二毫零編米二合四勺一抄零其屯地屯塘亦照南
昌衛之例逐一分別編徵庶田分高下民不苦於輸將糧有
重輕賦皆歸於畫一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恭請開濬南康蓼花池疏畧

奏爲奏明事竊照民以力田爲務農惟旱潦爲虞臣因今歲

春夏雨水稍多將江省各屬溝洫圩堤有無應行濬築之處
通行飭查八月初四日據南康府知府董文偉稟稱星子縣
有蓼花池亘長二十里南受廬山九十九灣之水北流而入
鄱陽湖惟因出水之口向在北岸西邊地有淨沙易於壅塞
旋開旋壅積水瀰漫不能出口以致池邊田畝每罹淹浸康
熙五十八年居民于北岸東邊土壤無沙之地另開新口祇
緣居民無力是以所開水面不寬水底不深水發時仍不能
暢流入湖至今被淹田地尚有三千餘畝請加開濬等情臣
以北岸西口既有浮沙則東口相去若干可否不致沙壅且
鄱湖既通水口是否不致倒灌工費約需若干開濬宜於何
時檄行饒州府知府青阿立前往踏勘估報今於八月二十
四日據青阿立覆稱新開水口與舊口相去雖止一里有餘

而新口兩旁俱係土山高崗土性堅實並無浮沙可無壅塞
又其地高於湖面疏通之後水發可以暢流亦不致湖流倒
入總計蓼花池地方週圍約五十里內有村庄八十七處烟
戶二千一百餘家田一萬二千餘畝一遇水發即被淹浸急
宜開寬東口以資暢洩該地居民各願出力輸工無庸給發
工價所需飯食物料約費八百餘金即可竣事又宜乘此秋
深農隙之時急行挑挖實於生民有益等情具詳前來臣仰

惟

望上軫念民瘼重農務本凡有關于水利之事無不上廑
宸衷因飭令南康府知府董文偉乘此農隙之時興工開挖并
令遴委能員在工督理凝於司庫公費銀內動給資用俟竣
工後將動用銀兩核明彙入公費冊內於歲底報部所有開
濬水口動用銀兩緣由理合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

恭請鋼鼓營蓮花橋積貯摺奏

竊照州縣常平倉穀每年存七糶三接濟民食法誠善也臣
查南昌府屬寧州之鋼鼓營與吉安府屬安福永新兩縣交
界之蓮花橋各離州縣窵遠皆屬要地是以向將瑞州府同
知移駐鋼鼓營吉安府同知移駐蓮花橋以資彈壓但兩處
俱係山深地僻溪流一線舟楫難通每遇青黃不接之時穀
價易於騰貴居民艱於口食若令各赴州縣買穀不無跋涉
之苦若將州縣倉穀撥貯又多轉運之艱臣思省城所有節
備倉向將解存鹽規銀兩買穀積貯以備賑濟現有倉穀二
萬三千餘石而嗣後每年鹽規凑給微員養廉之外尚有存

判可以陸續買貯請於本年存剩鹽規銀內照依時價分撥
於銅鼓營蓮花橋各買貯穀二千石即令各該同知說近管
理每年青黃不接俱令平價出糶秋成買穀還倉所有盈餘
仍令多買以期遞年日增漸致饒裕總令該同知司其出入
再令該知府每年盤查出結具報所需倉厰并請於前項銀
內動支建造收儲遠之民可無乏食莫不感頌
恩於罔極矣謹奏

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九　藝文

唐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奕船狀　李德裕

右訪聞自有運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
池界商旅絕行緣所在長吏掩閉道路頗甚怨嗟望每道令
揀前件人解弓弩及諳江路者每一百人置遊奕船船五十隻一百人
清白強幹稍有見會者充如法造遊奕船船五十隻一百人
分爲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淮南遊奕至池州界首浙西遊
奕至宣州界首江西遊奕至鄂州界首常須每月一度於界
首交牌各知界內平安申報本使其下番人便於沿江要害
處置營不得抽歸使下其糧餉春冬衣食使司差人就營所
便以賊贓物賞給務令優厚如兩度有賊不覺察遊奕將科
責差替如容縱賊盜不問有贓無贓並委本道差人所在集
衆決殺如賊大段巢穴去處仰數道計會一時掩捉倘去根
株本軍將授官酬賞所貴鄰接之地同力叶心江路盜賊因
此斷根臣等已於延英面奏伏蒙聖恩允許未審可否

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綵絹等狀　杜牧

右今月十六日奉宣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紀于衆所
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事綵絹其三百匹恩處幸至榮與利
并忭躍慚惶罔知所措伏維皇帝陛下皇天縱聖赫日資明
大褒功勞不計存歿舉韋丹江西之績特令徵臣撰碑隨淚
之恩豈慚羊祜黃絹之妙實愧蔡邕今者吏蒙恩私廣受綵

帛捧戴兢惕無地容身不勝感恩慚惶之至

宋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　歐陽修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伏
知人之難隗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
默然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
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
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
守不回前亳州衛眞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議論精明尤通
史牒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
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
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

狀臣甘當阿罪謹具狀奏聞　蘇轍

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諒文有師法才
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歎訪聞頃者將漕京東
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當稱貸朝廷攽繼其後未能
即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厚以聚斂進擢攽遂以不才黜退
安於榮辱不自辨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攽才
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攽之賢不
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
實負愧責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代虔守薦陽孝本狀　楊時

臣猥以菲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

富行純爲輿論信服曩遊京師一時志義之士多從之學祖
褐不完飯疏飲水而束脩之餽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處
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
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亦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
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廷尊
德勵善之實

乞差兵會合措置虔寇奏狀　李綱

契勘虔州管下盜賊名是舊來招安已受官資及已有差遣
不曾起發赴任離去巢穴之人近緣知州孫佑措置討捕有
討捕之意無討捕之術謀慮不密漏泄事機致令皆懷反側
結集復行作過如周十隆張大隅謝勘尹寶謝小鬼等頭項

催理不行傍近郡縣皆被其毒為害甚大若朝廷必欲掃蕩巢穴窮究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非壓以重兵且招且捕將招出頭首并傑黠徒黨押赴軍前使喚使良民漸次歸業未見其可兼虔州南安軍見有廣南劉宣湖南李才古政譚誠鄧宣芳正等賊徒各數千人頭項不一李貴軍馬人數不多未可全然倚辦竊見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下軍將多在鄂州屯駐見於本路起發錢糧前去應副若乘此邊境寧息別無探報之時選擇得力統制統領官摘那數千人前來本路就糧權聽本司節制令與李貴及本路兵將會合措置不數月間決可平殄將來江盜賊既平之後亦須且留李貴軍馬屯泊吉州與本路兵將相為表裏彈壓使殘黨不敢復出嘯聚作過或有作過之人即時討殺此為得策若目前討捕不

別無策應難以成功若李貴來賊平之後不別屯軍馬但以虔賊付之本路兵力單弱必致殘破州縣屠害生靈為患不細兼虔吉州殘破縣分賊平之後亦合體究着實蠲放稅租使民戶得以安業除已遣二朝奉郎本司幹辦公事韓邵詣朝廷稟議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詳酌措置施行

奏鎮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陸游

臣近因民間詞訴勘會到本路鎮州百姓陳彥通因訴事夾帶稱高安縣押錄陳諒經兩次徒杖罪斷罷不合冒役事其本州於淳熙六年十月內以為陳彥通所論冒役不實遂引用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妄訴冒役科反坐刑名仍乞加封陶威公狀

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狀伏覩本軍勝示詢訪先賢事跡數

朱子

中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服帝室勤勞
忠順以殁其身謹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
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内及都昌縣水旱等
禳皆有感應未悉上件事跡是與不是指實且翌等係都昌
縣居民縣境之南北的有陶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於
有所助廟貌建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
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跡陳乞詳酌具錄陶威公靈應事跡依
明奏聞乞加封號本軍所据前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
得董翌等所陳委是著寔保明申軍及繳到江南劉義仲所
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其唱義於武昌破
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為予言威公忠義之節
横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

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
左翼及握鎧兵居上流潛有窺覦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
而止心之所寓者為志神之所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
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
哉魏武起徒步唱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
磐石之固可折箠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之資
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究
州以為固挾天子以為資其意安在則其托興復以為名是
乃窺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
臣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姦雄耳威公豈可比乎始蘇峻
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為成將石勒畏威
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以為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

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殁距今
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為尤盛由其有功德于
斯民者厚也又徵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辯論曰魏晉
之際淳虚之俗搖蕩朝野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終日運
百甎于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穊劬勞不怠當時
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然為之不屑
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當晉室横流之中屹為底柱自
非明智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覩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
有跋扈之心觀温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之跡比
至洒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超
於人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耻為之屈既士行溘先

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謗之
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
直趨蔡州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暨元勲克集而退然不
有旋師歸藩既坐擁八州據上流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
宗社曾不反掌而亞節益修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及末
年卧病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
脱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寔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
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不
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又本軍今檢準乾道重修今
而知之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

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
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為明白有補名教今據士民陳請在

前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叨
爵號謹狀

辭免直祕閣狀

右憙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以憙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祕閣者憙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憙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能幸免政使祖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況謂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無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乞蠲減犀子縣稅錢第二狀

臣竊蒙聖恩竣舉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蕪穢人煙希少而星子一縣為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從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蒂愁歎無聊深可憐憫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奏聞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去歲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為計無窮伏惟念陛下寬仁

勤儉恭己愛民四方遠近凡以病告無不惻然興念即賜獲除臣不敢廣引前事且如近者汀州所貢白金歲數千兩而一旦沛然出令舉以丙之了無難色此豈復責其有所取償而後予之哉慘怛之愛發於誠心而不可已也而往者讓臣不足以窺測天地含容施生之大德輒爲對補之說以逆陛下之本心遠近祈恩望幸之心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陛下之本心也且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免那以紓民力豈復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不附其說則遠縣窮民永無蘇息之期必從其說則勢無從出不過剝內補瘡以欺天罔人不惟仰失陛下愛民之本心而臣之愚亦有所不忍爲也是以敢冒萬死復以奏聞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依汀州例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百九十餘貫比之汀州之數未爲甚費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遏懇惶恐俟命之至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臣伏覩本軍今爲久缺雨澤早田旱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訖照得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糯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濟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上供折帛月樁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陛下親降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臣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效今則早田十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聞耆老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厚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閭井舊條至今未復況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遄息先自奏聞窮恐將來流殍之禍及他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欲望聖慈早降睿旨許依分數放免稅租外更令轉運常平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則一郡軍民庶幾不致大段狼狽冒犯天威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乞截留米綢充軍糧賑給狀

臣竊昨以衰病無能退居田野陛下過聽不忍棄捐超資越序付以千里民社之寄德至渥也而臣無狀不能悉心營職宣布寬恩馴致旱災害及民物雖已當具奏聞及申省部諸司乞行賑救今來竊聞接濟飢民事常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一節利害尤爲不輕而未聞諸司有所措置竊慮一旦事出意外臺無所逃須至昧死再有陳奏伏望聖明俯垂臨照臣契勘南康軍受納人戶苗米計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石遶年科撥赴充上供起發而本軍官吏軍兵一歲糧廩計當用米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無科名支撥從來只於

人戶輸納苗米多收加耗高量斛面及假支漕司斛撥未盡米斛應副支遣昨於淳熙五年內奉聖旨令人戶自行把概見清交量每斛已減斛面二斗及臣到任訪聞民間猶以所納爲重又行措置減去加耗一斗所入之數既已不多倘若無水旱災傷非泛支遣更以別色官錢多方糴補亦可備一曠閣令者不幸遭此旱魃爲虐若官檢放雖未見行分數必寡然以目前所見參之傳聞其勢所收未必能及三四分爲慮將來咸放之後實納苗米額數不多當此凶年所減加耗斛面又難以復行增起即本軍官兵所支糧廩委是並無指擬夫民飢猶能流移轉徙逐食四方若軍兵既係尺籍從來仰食於官豈容一日有所欠闕臣智慮淺短無術可爲旬月之計自求安便以遂其私則其上負陛下拔擢任使之恩雖復萬死猶有餘辜故不自揆其淺陋輒敢具情實冒昧奏聞欲望聖慈哀憐遠方軍民遭此旱虐特降睿旨許留淳熙六年殘零未起米斛又七年合起米綱並免本軍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其賑糶米錢候將來收到別嚫綱運解發應幾一郡牛靈若軍若民皆得以保其婁蟻之微命共感天地造化無窮之恩更乞憐臣所患心疾不堪思慮又苦脚氣不任步履早賜罷免仍催已差下人石敦亦候赴闕來之任使臣得便病還家待盡餘息則臣之私計亦爲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元

保舉梅邊先生狀

劉埙

伏以徵求遺逸幸逢千載之明時薦舉賢良少見一鄉之公論庶從學校轉達省臺竊見前太學生王炎午身備美才世推名士其事親也有溫席扇枕之風其廬墓也有負土栽松之實文詞高古足領袖於儒生武事優通屢削平於寇難論治體則不愧於賈誼懷義氣則素慕於仲連雖邱園高蹈之多年而名譽自聞於四境不以應詔是謂敝賢爲此保結聞

明

懇狀

龔衍

承以派糧規則洛及田野端本澄源處無不周備無不飭吏胥少有藏奸隱匿播惡於衆者執此來之莫能逃遁如大明中天陰厓窮谷皆所燭照政府均平之法田野道路之所興知非我公實心經國視民如傷立爲百千載常行之道焉能周悉備具焦勞神慮至於此若只就一事釐正未免滅東生西小小補塞誠所謂載胥及溺其何能淑哉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施設自別萬目昭昭深幸躬逢其盛但通省重科田糧每一畝糧科一斗六升五勺惟袁州及南新二縣爲甚袁州已將折布銀坐派蠲免外准每糧一石輸官僅止四錢八釐南新二縣各里間有重科者每糧一石計田六畝七分每畝止收濕租穀一石五斗六畝七分共收濕穀十石每年輸官正糧一石該銀六錢三分又有均徭及水馬驛站并煎銷等項十年計算每年該銀一錢三分加派磁器大

木一錢則糧一石總之八錢六分七斗實穀該穀五石六斗餘銀六分又該穀四斗二升矣六畝七分之利僅有四石之餘從古十分取一是爲中制今強半取之矣先令撫院詧念吾民艱難揭查黃冊除一斗以下者不改外一斗六升科若內將五升三合改輕一斗二升科者內將三升二合改輕累積至一石準納銀二錢五分如直隸蘇州亦是重科周文襄公嘗以金花銀盡數改派重科即此例也民到於今受其賜至我二縣後蒙改重之恩皆一時軫政軫念民困周思曲處斷自淵衷爲此通變濟時仁術原非人言所得而譖海豪右貨賂吏胥播弄而爲之也昨敬誦可庫折銀議項下謂輕折專設以備新封且爲官民沙塞墳域及額外牛租不等額糧另作輕減之地如王莊官民米則準照舊議扣抵祿米糧有餘則輸之於官祿不足則補之於庫遇有告出或新收告入者本司自便查考免混府縣存留倉口如沙逃各米一入本司庫仍與牛租等米一例每石征銀二錢五分以作輕則仰免夾雜於官民起存二界之間一以濟存留祿米不齊之數且免占悋起運輕齋民折之額使得盡數清出與凡有冗淮南糧州縣所在相兼搭派皆受輕折之惠所謂以起運加減起運以存留加減存留法則精密可謂盡美似專爲蘆華二縣改重痛加塞此弊源使不得出入輕重於奸貪之手也但重派一斗六升五勺科者田之所出豐年止於得濕穀十石官取其六民得其四牛種食力資之田主豈能無升斗逋負哉又況因之以水旱使非野無青草難望有寬恤之典故終歲勤動而不獲一飽年年催科貧於前而田價值

七錢五分即田價之低則糧科之重可知必須減故除蘆之成貿易官府明知減畝混亂黃冊然非此則費用不售明示肆張莫能禁止故逃者無立錐之地而空戶虛糧至數十致使里甲賠累每遇徵收賄胥讒民乃作應矣今幸我公宰制江南衰多益寡鎰空衡平使吾民得蒙更生之福乞再加沈思量酌各項條議皆可行之永久著爲不刊令典垂諸永久人無間言但改重一則原非占悋起運輕齋民折本前院以父母之心視吾民之飢猶己飢之委曲調停使均齊方正賦無偏重自嘉靖二十三年舉行而人受實惠樂故安常脫於陷穽十三年矣今一旦民糧一石加至三錢六分民愚不知率由舊章若將傷己在益之豪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乞賜哀此困窮轉動於一援手之間在某

北錢五分即田價之低則糧科之重可知必須減故除蘆之成貿易官府明知減畝混亂黃冊然非此則費用不售明示肆張莫能禁止故逃者無立錐之地而空戶虛糧至數十致使里甲賠累每遇徵收賄胥讒民乃作應矣今幸我公宰制江南衰多益寡鎰空衡平使吾民得蒙更生之福乞再加沈思量酌各項條議皆可行之永久著爲不刊令典垂諸永久人無間言但改重一則原非占悋起運輕齋民折本前院以父母之心視吾民之飢猶己飢之委曲調停使均齊方正賦無偏重自嘉靖二十三年舉行而人受實惠樂故安常脫於陷穽十三年矣今一旦民糧一石加至三錢六分民愚不知率由舊章若將傷己在益之豪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乞賜哀此困窮轉動於一援手之間在某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安敢爾汝比鄰於鄉梓瘠人肥己以自利哉又況自辛丑都門執侍門下十有九年於茲所以教不肖者惟以忠信不欺爲主本某雖汙下斷不敢矯飾誑語於天日明明之下甘自棄背至訓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我公以聖人覆幬之德操大人制作之權一舉一動是即天命之降監也某雖蠢惡必不敢罔上欺天書之紙筆塵諸電覽播傳一時敢爲無忌憚之小人重得罪於名教甘戮辱於憲臺聲聲慢慢愚人尚知自愛矧復明日張膽瀆亂聰明於遂事不諫之後以自取殊辱哉蓋由災害切身情有所不容已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伏乞密切多方詢諸閭閻父老輿論言如不欺不以莽菲見棄拯斯民於水火之中非惟一方流離之苦獲免而九重南顧之憂可舒仁

人君子之恩當與天壤同流矣無狀冒干有懷裹鉞

宋

添駐贛州軍馬議　周必大

臣竊見贛之爲州南限嶺表東接閩境西連湖湘其北則自廬陵至於豫章皆在下流自昔最爲控扼之地其人勁悍習武特異他郡祖宗時置雄略武雄澄海威果全捷威勝及兩忠節凡八指揮額管將兵四千人是爲東南第六將中興以來常差殿前司統制官一員量帶部典或於諸處抽差大軍在彼駐劄謂之提舉將兵用擇方略過人望實素著者爲之守許帶管內安撫使大槩欲使守臣節制提舉官提舉官節制第六將故能上下相維一方晏然閒遇傍郡及鄰路有盜賊蠻猺之患皆賴其力指期平殄自講和以後既罷管內安

撫之權而守將用人浸輕往往措置乘方綱紀不立馴致紹興二十三年齊述之叛當時議者不深惟致寇之由乃專欲爲銷兵之計於是廢併六營止存兩營卻別招刺吐渾一千五百人雄威五百人替回駐劄大軍其後又將刺吐渾雄威起發往荆南等處而贛州專置雄略武雄澄海威勝四指揮凡二千人既無兵可以相制故平居偃蹇不遵臨事倉猝自如非惟不獲其用嘗恐反爲一路之害如比年遣戍九江稍緩歸期則不辭大將而去近日收捕茶寇進追失律迄無成功議者患之欲於吉州添置一軍密爲之備誠得先事預防之意然吉州至贛凡四百里川陸俱險自贛而下則有建瓴之易由吉而上乃有登天之難竊揆事宜恐未足銷未形之患也臣愚欲望明詔二府尋繹興二十二年以前舊制移

駐軍馬於贛州庶幾遥折姦萌使一路得以熟枕萬一湖南閩廣小有盜賊亦可就近調發不必遠勞大軍如茶寇之擾

臣竊以爲便取進止

明

臨川郡公吳澄從祀孔廟議　伍福

宣德十年行在禮部爲建言事行在禮科鈔出湖廣岳州府澧州慈利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蔣明奏先儒有功於道學者皆得從祀孔子廟庭近世之儒若臨川吳澄亦道宗孔子學述六經與許衡一同著書立言師表當世者今許衡既已登祀吳澄未見舉行具奏鈔出會官議得宜從行在禮部翰林院考究奏請施行本部尚書胡濙會同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官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

及奎章閣侍讀學士虞集所狀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著大學讀之即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論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已悔過矯輕做惰頹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大戴記校定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奥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者也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吳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成績誠意

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卒皆
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哀之際當
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屬元綱日頹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
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
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
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
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
家之盛典

免軍議

夏良勝

謹按舊牒免軍初徵本色交免成化十六年間督運乎江伯
陳公過聽指揮徐昇申狀南城暨新城係山溪筏運多致遲
延定擬折色每石正耗一兩二錢祈以軍民兩利但折價太

重幾倍之矣輸轉滋弊又不可言嘗聞南豐居南城上流
可以舟運本色新城水道不減南豐南城又當會流淮安南
京倉米百艘並下謂之山溪而獨難於免運可乎先是郡守
舒公崑山縣令毛君綮嘗議白以蘇民隱而上之人重於更
議輒報罷今令孫君甫申議如初都御史孫公燧可之尚須
議奏乃定格推官羅君江署縣事復議就水次交免以蘇民
困孫公下使司查議施行

里甲議

景泰間都御史韓公雍撫治定額每里歲派銀六兩非全里
者殺其半輕重適均而用自給法之善者也後隨事增派至
加舊額之半而所司恒以不足聞正德八年更定仍以近額
每里九兩五錢爲率查照丁糧通融均派欲別貧富以定差

一之規然究立法初意名爲里甲以里取之甲而輸之於官
者也若不通論全里十甲丁糧之數而止論里正一戶貧富
之差則富者所入視舊什一而取之甲者不減丁糧既無定數愚民詎能周知吏
胥高下其手又不能保其必無也大抵法久而弊弊思變變
而益弊不若因其弊而釐之使復初爲其可也又況周禮養
民之政曰恤貧必曰安富貧者固貧富者日入於貧豈郡邑
利哉敢附論之幸當道者垂采焉

忠祠議

錢琦

謹按故左副都御史練公子寧名安以字行係臨江府新淦
縣人今分立峽江縣則公峽江善政鄉三都人也公父伯尚
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調臨汀鎮安

二府通判卒於官其烈節家風有自來矣公少與金幼孜友
善嘗謂幼孜曰子異日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舉於
鄉明年對大廷極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
進小過輒戮因歷陳古昔敎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上親擢
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內艱杜門屏迹力行喪禮服闋復除
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改吏部與寒義爲左右
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己任多所建白又改御史大夫幸已改
都察院爲御史府子寧改御史中丞靖難兵起子寧與卓敬
等書策防禦極論李景隆陰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
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頭大呼曰此賣國賊
臣備員執法不能爲國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靖難兵既渡
江靖江府長史薔用遵衛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

當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事已至此尚不能容人言乎詬者愧而止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禮仕於朝爲鄉人所持以告少保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子寧尚在固當用之況習禮乎昭望踐祚詔稱方孝孺練子寧等俱是忠臣寀褒愍心迹愈明竊念練公力挽綱常志扶天地以身殉國何慚荀息之言見義忘家遂赤要離之族精誠貫於金石大節振於古今固宜隨在表揚者也況追踪故土實光靈陟降之鄉而肇建新邦又風化激揚之日大享崇祀誠爲要典該縣城西有廢廟一所

近議拆毀合改爲祠宇以祀練公俾冤魂有託餒鬼來歸不惟可以慰泉下之忠抑亦足以作後來之氣云爾

設縣事宜

爲復設縣治以安地方事照得本府所屬縣治地方惟新淦最廣難于控馭考之前代有石陽巴邱新淦三縣至元改新淦爲州我朝尋復爲縣今之新淦實爲一州二縣之地也東與樂安豐城接界南連吉水廬陵永豐賊盜生發吉水諸縣彼此爲巢難以力捕夫立縣則亦吉水諸縣之便也凡錢糧之催徵公事之勾攝民之弱者閉門上山強者集衆拒抗甚至中途鬬奪府縣添人拘捕則假稱激變以挾制官府又有大於此者正德年間東鄉大寇張元一作亂致煩朝廷興兵征勦大軍一出所費鉅萬今宜竊計之可立數縣若早立縣朝廷無興兵之費而生民免肝腦之苦矣再照新淦原額五百七十里今歸併止五百二十里開國以來戶口日增何新淦民日減哉化不行也歸併之地必皆頑民所居也歸日多猶無害也頑民日多爲可慮也議者咸曰勞民傷財然一勞而永逸費小而利大爲國謀者必有所擇也卷查成化四年該本府前任知府陳浩奏爲地廣民稠添設縣治事准行布按使司行本府縣勘實取具通縣里老執結備縣申詳在卷宏治十四年知府吳叙亦舉前因申詳正德六年知府吳宗周奏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行勘在卷正德十三年知府戴德孺復行勘實申報舉行間值寇濠之變中止延至今日又越五六年矣兵荒之後殘者已蘇勞者已息失今不舉終爲虛談後有譽虞嗤腐何及竊惟今議設縣與廣東惠州之海豐縣潮州之潮陽縣奏勘相應准行定擬縣名銓官鑄印事體相同如蒙伏乞轉達特勅工部再加詳議查照海豐潮陽奏行事例乞爲上請賜以縣名及勅禮部鑄印勅吏部銓選知縣一員前來赴任就以本院區處錢糧物料付令自治庶幾用力專而成功易矣

爲復設縣治以安地方事照得本府所屬縣治地方惟新淦最廣難于控馭考之前代有石陽巴邱新淦三縣至元改新淦爲州我朝尋復爲縣今之新淦實爲一州二縣之地也東與樂安豐城接界南連吉水廬陵永豐賊盜生發吉水諸縣彼此爲巢難以力捕夫立縣則亦吉水諸縣之便也凡錢糧之催徵公事之勾攝民之弱者閉門上山強者集衆拒抗甚至中途鬬奪府縣添人拘捕則假稱激變以挾制官府又有大於此者正德年間東鄉大寇張元一作亂致煩朝廷興兵征勦大軍一出所費鉅萬今宜竊計之可立數縣若早立縣朝廷無興兵之費而生民免肝腦之苦矣再照新淦原額五百七十里今歸併止五百二十里開國以來戶口日增何新淦民日減哉化不行也歸併之地必皆頑民所居也歸日多猶無害也頑民日多爲可慮也議者咸曰勞民傷財然一勞而永逸費小而利大爲國謀者必有所擇也卷查成化四年該本府前任知府陳浩奏爲地廣民稠添設縣治事准行布按使司行本府縣勘實取具通縣里老執結備縣申詳在卷宏治十四年知府吳叙亦舉前因申詳正德六年知府吳宗周奏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行勘在卷正德十三年知府戴德孺復行勘實申報舉行間值寇濠之變中止延至今日又越五六年矣兵荒之後殘者已蘇勞者已息失今不舉終爲虛談後有譽虞嗤腐何及竊惟今議設縣與廣東惠州之海豐縣潮州之潮陽縣奏勘相應准行定擬縣名銓官鑄印事體相同如蒙伏乞轉達特勅工部再加詳議查照海豐潮陽奏行事例乞爲上請賜以縣名及勅禮部鑄印勅吏部銓選知縣一員前來赴任就以本院區處錢糧物料付令自治庶幾用力專而成功易矣

夫一匠皆已之力兼以當道區處之周催督之嚴不數年而
成功可必矣

論治新途者莫急於立縣既立縣莫急於更化夫欲更化大略有三必以清理田糧爲先其次誘服大戶又其次招徠流移何謂清理田糧蓋峽江之地雜官僻遠又多深山阻谷小民被狡驁者覇占田地而不收糧或賣以與人而收糧不覺況望其流移者之復業哉今宜大頒榜諭已後三年秋糧不

分兌軍兌淮南京存留等項盡數派與輕則折銀及流移逋
逃者照例優卹仍免其差役三年如此則住居本土者有胥
慶之懽流移遠方者結還鄉之約逃亡可復其一二矣

議減水夫

表淳

按零帥分置四縣田少而糧寡六驛之創於昔者勢不得不
廢也今議者猶欲復龍門附郭之驛意謂有驛則縣費可省
而水夫取諸借編水西等驛遞者足矣噫何言之易也蓋使
客從舟百凡取之驛傳從陸夫馬則縣驛俱出此通倒也零
當閩廣嶺北之衝皇華之使往來不絕夫或至數百名馬或
至數十匹無驛尚得以邑小民貧告減有驛則責備取盈將
何支給焉況張官置吏創辟造舟僉設夫首廚役增編支應
廩糧非户以數千糧以數萬不能辦此而可取足於十五里
之邑乎且零之境衝繁獨先於他邑成化間借編水夫三十
名協助水西南埜正德間增編三十名協助橫浦攸鎮始名
借編因爲常額此實民命之所不堪矣嘉靖二十五年知府
林公懋議減其半移之寧都興國龍南三縣又於興國編銀
一百二十兩歲解零都以補夫馬支應之不足蓋真見夫彼
逸而此苦故爲調停之法而撫按咸允其議民命至此其少

甦矣但解銀既不及時而支用又多私弊有虛名而無實惠民甚病焉孟照協濟銀數減寧都水夫增編於興國在彼可免僉解之勞在此獲沾實受之惠而均平之澤可垂久而不泯矣謹誌之俟夏民瘼者更圖焉

一屯田永樂二年發軍下屯大造屯田黃冊軍民各有定分誠足兵足食良法也自是而後軍無耕作之勞倍收子粒之利事猶可言宏治末年因出清查事例各軍生奸指鄰近居民田報作己力開墾遂增餘田名目查得屯田原一千餘分三十畝今餘田數約六千餘畝當正田三分之一查得隅都虛糧一千八百石以田多人少自國初至今無一畝一坵開墾民坐都坐里有虛糧也軍原不住屯佃戶何利何取工食相及一佃南贛之田南贛人多強之入南贛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減一身而三處之役加焉民之十之一遊食他省者十之九蓋遠去則聲不相聞追關勢不乎即今吉撫昌廣數府之民雖亦佃田南贛然佃田南贛者農貿易不能盡之使商比比遊食他省是一省之民也此有餘地彼有餘民目親覩身親歷聽其固然而不一均之也可槩類與國而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盡之使一地利昔人謂江右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民而無可耕之地荊湖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蓋爲荊湖惜其地爲江右惜其民欲一調停行之也與國縣山地全無耕墾姑置弗計其閒地可田而未墾及先年爲田近日荒廢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萬人歲入所資七八萬人綽綽餘裕也訪之南贛二府大槩類與國而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盡之使農貿易不能盡之使商比比遊食他省是一省之民也此有餘地彼有餘民目親覩身親歷聽其固然而不一均之也可乎即今吉撫昌廣數府之民雖亦佃田南贛然佃田南贛者十之一遊食他省者十之九蓋遠去則聲不相聞追關勢不相及一佃南贛之田南贛人多強之入南贛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減一身而三處之役加焉民之所以樂于舍近不揮就遠有由然矣今日若主張有人凡願籍南贛者與之除豁原籍而又與之批照以固其心給之無主山地荒田使不起佃僕于富戶民爭趨之矣民爭趨之則來者附籍不歸未來者仰慕不數年間南贛無餘地村居聯絡可以抉制諸彙之寇吉安等府無餘民衣食不窘可無爲逃流爲盜賊之憂一舉而全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亦撫綏一盛舉也

一隘所奉文查議各地方隘官應否禁革興國縣先年止設隘長總小甲無隘官千百長不能詰奸緝盜專一嚇騙商民巡檢官每年下鄉巡查又往往需索過堡常例雖卑職自到任以來痛加禁革然而深山窮谷假稱盤詰借口騙人其弊其害尚未知其無之否也且隘所又多設之無用之地既非

大村可守其村又非高峻阨塞可據其險料是先年里老人等慮有鄉兵之擾奸計以客戶充隘長總小甲等役故亦即比客戶隨田耕作星散寥寥數人爲居之地爲之也此等客戶居貌戶之莊所資稅戶之牛穀大率無妻子無家當一有警鬨子子一身挈而去耳有萬分之害無一分之利盡舉革之無不可者但隘長總小甲鄉兵之名也因有此名遂有此害禁寇寇詰奸鄉兵之意也今日不能愛禮以存革他日必不能因名以責寔查得寇自零都來者牛栝小護二嶺勢得百二近嶺無人居當衝近二十餘里內居民充鄉兵警報趨守其餘皆無險峻而旁多歧路守此出彼守之無益再查得寇自寧都來者入興國十餘里村名營前約有四百餘家又一路入興國二十餘里村名山寮約有千家除近縣

十里原不附隘所人村不計餘若方山與白石利藍田東里多村惠化東中下都温陂村藍田西下都長迳口村長信里胡家劉家相近二村憚院燕山相近二村六處多者有三四百家少亦近二百家二百家可起兵二百餘人通前二嶺共十一先年十八隘附近此十隘者遷之餘八隘除革即險爲隘則有居高臨下之勢即村爲隘人人各顧身家可無逃避退縮之憂若夫民心不樂爲兵則在縣官加之意鼓舞之而已盤詰騙財過堡常例則在縣官加之意禁革之而已鼓舞之嚴禁之而又非大警報巡檢不許巡堡非大警報隘所不許盤詰無故不得查點鄉兵無故不得召喚隘長方無事故此名而若無則地方無擾及有事因此名而責寔則地方有賴若謂盡可除革因噎廢食無其名孰任其事寺望相助之

俗終無可成之日矣且無鄉兵必資緩急不得力之客兵客兵擄掠之害視賊有甚焉卑職未敢以爲然也

一均賦役古先聖人九兩定民業九職厚民生而其取諸民也又定爲九賦之法蓋別內外遠近多寡輕重使各相均稱也查得本縣官民糧一萬三千二百石有奇自嘉靖三十年至三十五年歲止派徵銀八千三百兩三十九年歲派徵銀八千九百六十九兩四十年派九千九百零二兩四十一年派九千七百二十六兩四十二年派九千二百零七兩即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一千六百兩嘉靖九年布政司頒額刻石民糧每石折銀五錢八分四十年每石徵銀七錢八分五釐四十一年銀七錢六分六釐四十二年七錢二分三釐即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二錢五分近年役銀雖減去瑞金湖陂邵

檢司弓兵四十名寧都胖襖銀七十一兩翎毛銀一兩二錢舉人水手銀四兩陸錢黃蠟銀五兩一錢府柴薪增六名府阜隸增二名增府馬丁銀四十兩增府各斗級一名銀十八兩水西驛鋪陳一名原六兩今十八兩廩給庫子原六名每名銀二十兩今增共八名每名四十兩先驛館夫五名每名三兩今每名十五兩遞運所防夫五名先每名三兩今每名十二兩又新增鋪陳庫子銀十八兩小溪驛水夫二十名九牛驛十五名橫鋪四十四名南埜二名水西十二名遞運所九十八名攸鎮十一名今名數如故銀數日增卑職自到任至今縣民每告稱近日賦役日增民多逃竄寧都里分雖少田廣糧輕里甲富寔戶喬足本縣猶以人各私已將疑將信查戶口則名雖五十七里寔則不及一半嘉靖三十年以

番猶四十四里今止三十四里畢職到任後極力招徠今亦止得四十里其間半里一分二三分里分尚多通十排年計之該五百七十人今止有四百三十二人其間有有里長而全無甲首者有有甲首而止存一二戶戶止存一二人者以故去縣二十里外行二十里三十里寥寥星居不及十餘家問其人又多壯無妻老無子今日之成丁他日之絕戶也人供三四丁之差有之滿望造冊年除豁縣中又以失額不理所訴其偏有輕重猶甚奈之何民不窮而盜盜而逃也哉乃倍十昔以糧計無一糾田輸七八十畝糧有之以丁計一丁先年而糧役增焉猶不可也乃今民數減前秋糧徭役則增知前日之言皆不得其平而鳴疾痛則呼父母窮困則呼天江西通志　卷一百十九　藝文　十

眞情率心問有過當之言而非全私已也竊謂君子大心體天下之物舉凡天下之人皆不當分爲彼此況在一省一府自篤近舉遠之道論之情尤切也今後當糧役之先伏望批行司府查議清查各縣之丁糧虛寔各縣之人戶富貧將各縣實徵丁糧并原賦役委官磨算要見某縣止當儘某縣差糧某縣差糧當取某縣津貼若干又某縣當津貼某縣若干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君子有絜矩之道而天下之情無不平矣

一紅站馬船江西均徭平賦盡以一條鞭法行之銀止總數役無指名以此小民得止輸正數較之他省有一倍再倍三倍十餘倍輸當者相遠便民良法也獨紅站馬船又編正戶正名募人自徵取夫募人爲利而來積年趨利人也少有可

投之隙必生倍取之奸先年往往以過往繁多府道院取用借口倍取小民不識官府前後事用百端苦之今仁之募人前任之募人也查得占安南昌等府此役亦用一條鞭法南贛獨不然必曰路衝軍門住劄多兵事也南昌亦有軍門巡按三司住劄在焉用度料不減于南贛南昌正數可足南贛正數萬無不足之事也在南贛不足是則上之人不能加意裁節而已上之人加意裁節萬一事出不可已勢在不可裁可增加役銀不可編設正戶蓋增銀小民輸官有定額糧之正戶募人得以倚法望而垂涎爲任意貪取爲害深也馬船因有正戶正銀外有官吏常例兵部差人諸費今紅船馬船編矣正戶有名矣止徵銀官給禁募人私自徵取量加南京路費僉人齎解是亦一條鞭法也一條鞭則便民編

正戶勢必爲害似當速改

一招撫逃民居官幸值全美縣分安之不使逃流不幸遘當疫困去者招之使來將去者撫之使得安集縣官第一事也即興國一縣論逃絕戶極多問其故則虛糧不能賠重役不能供也而其去無還心則拖欠之糧數未除重役之差銀尚在追徵如故數年併之還之尤不可也是以招徠爲難次則先年詞訟或被人誣扯或富豪之賃軸老帖存焉又其次則先年詞訟或被人誣扯或自已細小錯誤察牘存焉分數多少不同要皆小民致逃故也卑職到任而來查得五十七里半里并不可爲里甚多間行鄉落人煙寥寂村里蕭條耳聞目驚爲心惻久矣查追原業本縣可得行之賃軸磨害本縣得與豁之其不得自行者糧役之拖欠及詞訟之未完也夫虛糧拖負或非上司得專

若夫未完徭銀無人可取無次丁可賠其中經收人告是豫代原有指賠秤頭今日不可准理先年案牘府為多守巡道次之其壯者逃老者死存被告無原告存原被無干証完之不能存之徒開吏胥騙局瑞嘗謂假稱逃絕與除豁則滋刁猾之效尤果逃絕不與除豁則又不能開招徠之新路當細為酌實速為蠲除蠲除酌實本縣得請事非本縣得專也又今奉文量田約在五月內可完事荒田無人承丈者頗多竊意無業復業之人可即此給之三年後實有收成依例報稅收成稀少則聽之亦復逃流撫窮困急務也

一哨官查得先年原無哨官有之始自嘉靖三十三年冬季三十六年夏季停止四十六年冬季復取如故奉文皆云僉取家道殷實有武藝之人一人之身二端不可兼得各縣止住縣城不至塞所徒有巡檢之名若不生事無一分之事弓兵三十名巡檢宮小權輕所濟何事況巡檢百餘年以來兵虛受工食若不生事了無一分詰盜之勞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費若一官不安其分則又有一官需索之擾一官之費分也理也于民不無所妨一官需索之擾時變然也通弊也于民則為大害昔人謂寬一分民受賜一分竊謂通盜責之典史主簿一員當革清軍併之管糧主簿縣丞一員當革儒學當革訓導一員衣錦巡檢一員迴龍巡檢司巡檢一員非要害均當裁革伏乞裁度

清虛審編議

劉同升

吉水百年之內未經丈田虛糧之累甚於他邑漸有流移者矣不然則鬻子女以應徵輸深為可憫審編申請則曰舊額不可失也欲免之實策而可嗟乎天下多事其失舊額而不可問者數數然矣豈獨虛糧已哉每與余邑沈侯言之未嘗

不洽嗟而思拯之也侯爲余言此亦無難虛之而已即不虛之究竟誰能補乎余恍然曰侯言得其要領矣非余所先及也遂爲發明其議蓋虛而不必補者有二虛而可以補者一如田去而存里長之名爲并其户所并者虛名之里長也無損於正供也然此可以議補者也虛糧竟付之虛其所虛者無人無家之丁歲歲徵之而不納者也無損於正供也特免其户房出票之貧羞役行票之利而已人人以爲便户房差役以爲不便而已此不必議補者也況每界開墾亦有可以補虛糧者每屆添丁亦有可以補虛丁者舊制原有縣虛以開墾添丁合之縣虛不過多虛幾畝多虛幾丁可甦民之困矣至於里長議補尤自有說糧少者宜并糧多者宜增鄉紳素封增里長一名則中葉單門減里長一名則變變則通必然之事也又說寄之弊最妨國稅倘下令曰議寄者同所寄之家田產入官庶幾錢糧可清功令一名窮則變變則通必然之事也又說寄之弊最妨國稅倘下令曰議寄者同所寄之家田產入官庶幾錢糧可清功令可行一邑利弊而可通於各邑一事而可通於萬人者惠莫大焉因侯愷悌之言余爲之述其槩如此

國朝

請復同仁祠置主並祀議　熊飛渭

伏見太府周公之表忠垂教也以懷忠祠舊址今爲民居不忍撤而改築於東湖之濱三十載廢祀之祠宇一旦矗起於荒煙蔓草之中令孫許二公之孤忠正氣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與張許雙廟炳麟千古其盛舉也獨是濱湖一片地舊爲同仁祠其創立已久今考崇禎八年李公嗣京重修碑記稱載主南嚮應行而薦春秋者凡六一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孫公燧一南京兵部尚書謚忠烈前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慎行一兵部尚書謚端敏前江西按察司副使胡公世寧一贈禮部尚書謚忠節前江西按察司副使許公逵一兵部尚書前江西吉安府知府伍公文定一吏部尚書謚文襄前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公龍則是前此之俎豆於斯者不獨死事之雙忠而一時共事諸公或發其奸或平其亂生則一心王室沒則合食一堂故曰同也微箕比干去奴死不同而同以仁稱故曰殺身以成仁當逆濠要結權璫勢傾中外無君之心誰謂非仁者之勇哉向非諸公先後其間吾知孫許之目不瞑矣今仍宜顏曰同仁祠謂仁可以兼忠忠未可以盡仁也至若欲爲孫許立像別異於四木主者愚又以爲未可夫忠義之在人心也爲政者樹之風聲以鼓動之入宗廟而思敬過墟墓而思哀初非以設像置主爲軒輊也文廟之議以像爲褻今必變舊制別爲二像將異二像於木主乎抑異木主於二像乎吾未知所宜處矣議者不過欲尊懷忠祠之名而不知已廢同仁祠之實居然孫許爲之主而四公者贅旒於此神不享矣辟之六部共坐一堂固公衙門也今忽牓其門曰統鈞堂存而公衙門廢雖五部寄居於此其心能晏然乎即冢宰之心能晏然乎夫愛人者猶及其屋之烏況本以同事合食之人而忍伸此而抑彼乎度非大君子崇重祀典表章先烈與人爲善之至意也故同仁祠之名必不可毀仍置

主竝祀如故庶典禮合於人心而可與經久矣謹議

贛州名宦鄉賢祠議　張尚瑗

傳曰守道不如守官出位而言罪也瑗前讓與國特祠議以典職斯土肅將明禮禮所未合得言之而即與釐正之至與所受隸之贛郡與同隸於贛之諸邑祀典從違分所不得言乃得肆考其古今人物官於斯生長於斯者之人品德政術勲名上下千餘年輿論之好惡先我而立言者月旦藏否即間有疑者亦無從而析其所以然自中丞郎公委修郡志同異折衷之所歸前輩之記專祠合祠如精忠濂溪書院文成公祠皆止就一二鉅公名德彪炳者爲言而未統計乎一郡舉一郡統計之莫若名宦鄉賢二祠而此二祠中之人始而舉祀繼而從祀亦惟是一時公好有觸則鳴又未嘗統計乎千有餘年之人歷而量之衡而懸之求其必無餘憾故今瑗之有覩於中不自已於言者議陟而不議斥惜漏美而無譏溢獎其一二過舉昭然灼燦者援典制以相申駁而非有訾乎古之人則巡撫都御史之金澤周南吳百朋江一麟四公宜補祀名宦者也金公在明宏治七年虔臺初建夸凶翦暴立綱陳紀時論稱爲識治之通才金去而寇院旋撤盜賊復起逮正德十七年周公乃振而張之大帽就擒四省晉奠擁旄相繼垂二百年虔院之有二公蓋華路以啓山林可謂法施於民矣吳則有平下歷之功江則有討黃鄉之績長寧縣創立於江之手定南雄張翀奏設祗以終吳之業故兩公平賊之功與王文成公鼎峙如謂都寓秩尊不應與郡僚同其階蟨則文成既祀名宦矣文成別有特祠以遵學宗傳與濂溪相倣非吳與江所敢望祗論平賊勤民以勞定罔

稱其長者觀贛灘鑿險之役則功留茲上矣何以至今不祀也孔宗翰乞詩蘇公事僅文章飾治貝然治錢錮石遏二水之衝八鏡臺砥千古焉三犀秦守之比詞筆也實民庸也何以至今不祀也周元公敦頤而繼祀矣公之列名宦也以判虔州也判虔州之濂溪先生祠而監稅虔州之泰山先生孫復司法虔州之龜山先生楊時何以不祠兩先生經術儒學宜入濂溪書院配食祇論名宦祠而罣漏之議亦典祀所不得辭者下此則有通判之羅願存齋焉書院山長之劉辰翁須溪焉存齋文方駕歐曾爲朱文公楊文節公所服膺須溪則江文忠公所推薦而文集百卷學者所宗贛廟得之亦可云文治而民成矣縣令之賢祀於邑郡長貳之賢祀於郡不相侵也藩府學則并祀興國令程太中珦海中丞瑞曠典特

興不知昉於何年以此例之宋文憲公濂之令安遠楊文貞士奇之教石城亦宜入府學祠否乎程文海之爲名儒直臣與宋楊之爲大儒賢相學問功業孰大孰小乎此愚所疑其倒而不得不進其說者也凡右幅所列者全郡也四轄也未及於縣也前代也非本朝也縣則其地褊故耳目親而易灼本朝則爲時近聲實眞僞猶俟積久而論定無俟乎汲汲遠祀之責惟大聲而呼俾聞者自及耳鄉賢散見各邑閭城之屠贛令郭毓秀請於修虔撫白田村一里之不叛其里人尸而祝之未入祀典尤最偉者無若照磨李德明攝印石城當耿逆叛據誤南康記實爲章貢文獻之開基基母潛以詩鳴唐大歷間其文翰足以藻南邦世遠年湮邈乎莫宗自今舉之非補亡之盛軼歟或曰王歆之並譔南康記名宦可無稱乎曰名宦之人物偉矣普功懿德照耀青編非瑣錄叢說之才所可絜量若夫宦遊羈僑流寓諸英翩翩乎實繁有徒就志中所傳之人而爲之祭長江以扈酒拜昌黎之遺像增華好事以俟夫君子之有作也已

請改折新邑糧米議

楊日升

新城僻處山谷爲江右東南盡境邑東西南三面各數十里俱接壤閩封山地多而平地少悉皆小溪小澗舟楫不通即桴筏亦且阻塞惟沿北一帶自縣達府有河如線僅通小舟又多灘與架與石連邏其中言其灘則有傳家灘閻家灘官家灘北門擺楊家墩楠灘松塘灘彭家灘鮎魚灘雕峰灘羊角灘西坪灘等處凡皆洲露石錯若杯水覆坳堂之上耳小艇過之日僅可移數武言其石則有鸕鷀石羊牯石硝石香

爐石言其架則有新豐架竹篙陂架崩山架八仙架凡皆頑石布列或蹲伏水中或隱現水面所在之處湍流迅急舟筏觸之載胥及溺往往然矣其最甚者則莫如水濶架是架也俗呼爲愁人架其石則罌布橫亘幾滿河面其水則雪濤怒波峻疾洶湧春漲之時舟行必附岸駛不可支每多暗與石觸水涸之際舟必由河中逐溜奔騰又多明與石衝此爲壞舟之要害招招舟子望之而却顧矣通計泓河不下百數十里始達於府而山溪之水倏泛倏涸觸石坐淺所在皆是且每歲糧米兌運又必待秋盡冬初適當水涸之時負運者多竭蹶而難應舟載者每沈覆之相隨歷年以來官長誤催徵之考成里民多追賠之痛楚職此故也伏懇鴻恩大沛念倒懸之久因出湯火於一朝差官勘實特疏奏聞請照廣昌宜黃彭澤諸縣一例改徵折色永著爲規則正供如故上不誤朝廷之軍需中不累府縣之考成下不苦里民之坐困不過一變通耳公私交利矣

請停清查什軍運漕議

李　簡

爲欽奉

上諭事竊奉總漕部院牌准户部咨開議覆總漕袁等會請清查什軍學習駕運漕艘換去雇募之頭舵水手乃得畏法守分不致誤漕生事應令該督撫嚴行清查什軍子弟有素能撐駕者將雇募水手內不守分之人先行更換不能撐駕者使在船學習以八年爲率盡行換去名募之人悉以正軍充當等因蒙行到道遵經轉行各屬衛查覆前來該本道看得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變制去之人有言之矣利不什者且勿變矧害什於利者乎如駕運漕糈天儲攸係年來各幫頭舵水手每多不遵之徒致壓

寬衷冷蒙題

允清查什軍子弟在船學習撐駕以八年爲率換去雇募之舵水此誠良法美意苟能行之則在船者無非正丁親屬顧身家而守法紀成效可覩奈何勢有難遵害什于利欲稍試而不得所當瀝陳請命者也江西一十四幫計船七百餘艘所需頭舵水手不下萬人今袁州吉安永新安福建昌廣信鉛山饒州九江南昌前後贛州等十一幫正副二丁之外均無什軍可僉南昌前後二幫什軍僅有四名撫州幫之城丁亦無什軍也丁雖有子弟率皆素業耕耘不諳運務若責隸縣衛所必欲僉報勢將搜查勾攝奸丁刁屯保無株累誣扳差盡經

胥蜀免追呼騷擾竊恐僉得數名終無補于百一而軍民兩受其累矣夫算丁雖賤亦有室家本人領運赴北經年始歸其得殫心竭力無憂內顧者特有子弟爲之維持門户耳脫盡驅其子弟於幫中則仰事俯育誰爲任之徵租辦運誰爲主之身可縻而心不可繫未必不爲輓輸之害而什軍中强慓不一靈蠢不齊膂力方剛者任勞猶易若孱羸息秀雅溫文者甫歷風霜已先委頓涉波縱浪鮮不神驚片帆孤櫂尚必招招舟子矧糧艘之攸關蓁重江湖之來往阻修即終身歷練猝遇風波猶難措手豈嬌怯子弟所能操縱如法涉險如夢者乎前者安福所劉黃丁陳周船覆溺本軍之姪丁天偶謝運伍船覆溺本軍之弟運起之二人者皆什軍也乃至船遭漂沒人作波臣幫丁僉謂不習水性之故什軍之有

損無益此即前車之一鑒先民有言射御貫則能獲舍未嘗
登車剸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庖丁解牛至於官止
神行而後可以批大郤導大窾若未嘗操刀而使割其傷實
多理勢固然豈敢我哉況多一人即多一人之食用旗丁額
定行糧原係計口授食若倍增學習之什軍行月不數必耗
正糧而人數加多運糧弁亦難約束八年之內恐事日滋耳夫
洞疲之衛正軍單弱者例食什軍頂補是什軍正宜培養以
留充補之地驛爲舵水正軍亦慮多缺所以左右圖維害什
于利僉軍之舉似不獨江右之什軍鮮少者行之固難縱有
什軍數足之地亦當變通停止者也本道管見止宜嚴飭領
運官弁責成正軍務擇守分良民爲頭舵水手開姓名籍貫
詰給腰牌方行保甲前後十船互相稽察一船生事正丁治

罪九船連坐押運官弁時刻稽查船有舵水滋事立拘懲治
仍同該地方官詳究倘隱參處則約束嚴而稽查密舵水自
知顧忌官弁畏干吏議必不甘心庇縱雇募之舵水毋煩更
易什軍之勾攝即可免行銃得上慰

詳請裁存各役議　魏錫祚

查議得利害不什法不輕變古人已言之矣今之紛紛請議
裁隸役者亦謂役冗則於地方無益而虛糜工食耳然其中
亦有宜裁減者亦有未便遽行裁減者似應斟酌損益方可
永久遵奉若凡關隸卒俱可裁減以節省工食爲能事毋亦
未嘗熟思審處矣如某府於請裁答應皁隸燈夫而外又議
裁民壯弓兵義民三項奉行飭議遵經行據各縣詳覆前來

畢府衆核詳查南城縣有義民四名原無職掌實係冗役試
宜請裁其餘四邑俱無毋庸置議巡司弓兵則南城縣派什
司額設弓兵十名歲支工食銀三十六兩南豐縣龍池司與
新城縣同安極高二司俱額設弓兵二十名歲支工食銀各
三十六兩廣昌縣秀嶺白水二司俱額設弓兵十五名歲支
工食銀各二十七兩額數多寡各因其地歷行已久不便如
某守所請止存四名六名之說至若民壯一項則有斷乎不
可議裁者伏查民壯每邑額設五十名稽其數倍於他役而
額名思義當年實有深意存焉蓋閒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縣
令雖係文員而城池倉庫是其專責戢奸禦暴是其攸司皁
隸供使令也焉快供巡緝也二十餘人雖不見多亦不見少
民壯一役則責在守禦以佐兵師之不遽故於雍正二年條

旨每邑照額設足民壯以二十名習射二十名習鎗十名學習
長鎗專司緝奸禦侮此誠寓兵於役不易良謨也雍正四年
江蘇又請以民壯馬快合爲一班改名快壯協同捕盜部覆
允行近蒙撫憲亦經倣此具題現候部議是民壯雖一賤役
實有關於地方有裨於
國事今欲議裁以爲節省工食之計則一州一縣幅員遼闊
必賠誤匪鮮且一旦有事而寥寥數役既無縛雞之力又無
寸鐵可持險隘兵多之地尚有軍威能攝簡僻腹裡之區汎
防兵少者城池何特倉庫誰防不幾使官民無措手於薄識
淺見之議乎且就建昌一郡而論地界閩疆深山環繞素屬

藏奸之藪常川分緝尚虞耳目未周止任馬快八名勢必顧此失彼欲求寧謐其可得耶故愚以爲他役可裁而民壯獨不可裁某郡之民壯或可裁而建郡之民壯斷不可裁者也據某郡議曰州縣既有馬快又設鄉勇武弁復有汛兵此役過多殊覺冗擾獨不思馬快額止八名能勝一邑緝捕守御之任乎鄉勇僅於本村防禦能供縣令之調遣辦公乎汛兵惟參遊守備駐劄之地或以千計或以百計其餘州縣不過把總一員轄兵二三十名而止即如建郡之瀘邑并無把總止撥外委巡防帶兵不及十名亦可謂武弁之汎兵可恃乎是皆未嘗計及於各方形勢天下大體耳應將所請裁減民壯之處毋庸議是否允洽尚祈彙核裁轉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十九

南北朝

簡寂觀碑

陸　璇

夫太清奥絶上元祕遠存主莫窺化匿無方改陵谷於崇朝變桑齡於終食遨矣悠哉罕測其宗肯矣若乃煉質歸真營情遯俗控八龍而朝四聖擁三界而役羣英就跡非神求心在德而嗜慾滯累傷生感性名利玩習奪志擾心季主莫追曼倩已遠遊溺難戒井飲易微自非託隱幽棲憑高面洛棄跡絶象風馬無津觀榮洛而厭遊隱雲烟而慕遠豈能濯穢歸真因枝表實七變化體九易移顏文生五藏花開六腑奏瓊笈於紫壇坡金篆於碧室者乎三洞法師陸修靜心懷寡欲性蓄兼善忘爲栖住誠隆闡教投裝樂上解索靈山以宋大明五年置館於廬山高嶺夫止頗曰簡遠置在寂即義表名因心顯號前陳蠡壑積水浮天却據庐山層巖入極瞰七澤直猶掌瞻九河貞如帶物色盈眸烟霞滿矚夕魂東引曉魄西延仰視奔星俯觀駭電乃緣巖葺宇依平考室即嶺成封因层置壇聳楠互甍升降相臨峻坂六層傾途九折丹崖翠壁削刻殊形八峯七嶺參差異色飛溜垂虹積清似素輕羅散霧接縑成帷春林綰錦冬巖挺翠朝猨永嘯夕鳥讀鳴叮噎馴墻頡頏滿袖晨梓曉唱聲駭其既聞玉關全喪路寂寥而方啓豈直杏林重茂匪居接迹而已哉俗滓難折靈跡易隱俄而先生托身劍杖飛跡壺天遺文餘記盈縢委篋搞元宗之奥旨暢祕訣之幽元是以通神間出參徹繼軫而

二芝輿遠非足跡所到九丹祕絶匪俗聽所聞故功過則遷
遁至斯匿三洞弟子王道恩語此遺塵範茲乘屑欲科術明
練餌養精淳乃且浴日餐霞飛仝化石曳履越壑聳臂升雲
常慮末俗風頹後生志弱忘跬步之致遠闇尺木之騰空所
以式鐫往訓敬詔來哲乃作銘曰三才並用萬品俱陳造物
在象成務由人銓功等義拂命非鄰猗歟先哲觀實非賓練
倫返妙養脆歸眞愍斯輕箇垂茲妙訣九曲五枝元雷赤雷
援神鳳畢託情蟬蜕日成輪奧爰儼裳袂羽衣優柔雲旌容
裔法無難易志有淳眞寬靜係迹躁溫緑情栖崖協還飲澗
資清道基松木業著芝瓊祉鹿屏累遺愛遺榮神明海瀕靈
壇肅肅念厲興頹形祇永勤白雲宵動芳烟夜觸來篤班龍
去留寶猜茂德長鐫清芳永馥梁天監十四年十一月立

唐

西林寺碑

歐陽詢

蓋聞不生不滅圓照偏知無去無來冥機虛寂言語既窮心
行跡斷利見鹿苑興捕誘之權倚迹鶖山導汲引之路一音
稱物隨類得解三達教闡迷途自識慧日廓無法雨遐沾德
暢忍土是謂能仁然矜月譬鏡宜有隱顯隨緣示極抑莫圓
鑄道冠域中金剛喻大故神塔湧見靈刹相望先有冀比邱
俗姓竺氏本爲趙將知苦器之難安悟浮生之易盡以榮利
爲桎梏視名聞爲羈絆屏棄喧說專修冥寂元風獨肩息心
身光相殊特勢超鎔楷功踰琢磨丹朥競姿紫銑爭耀力雖
人就妙乃神輸大業七年達公寂滅次有東林道生法師樹
明因於往刦襲慧果於今生忘己濟物纂修厥緒寺僧智正
等以爲樹道風於長世詔德範於來葉莫若勒茲紺碣題以

元碑寓言離篆稽首作頌乃爲銘曰二儀肇判萬品流形厥
愛煩惱繽紛靡寧三彰四倒癡惑焦明十纏九結寵辱相驚
遶迴二界輪環四生慈流長驚薪火不停誰其拯物獨有能
仁紆情綽識即果明因開方便門示彼元津兩大法雨洗滌
深塵佛日雖隱宏道在人爰有開士粵來萃止鍾跡銷靡爲
法忘已置想依空求真得理異人載楫大法舟航希踪祇樹
標見道場披榛翦棘抗陸浮梁切漢干霄含星浴日巖谷虛
靜林樹閒謐宴坐經行道糧確實法門無二義揆歸一總智
大乘終始竟畢像教有形取諸相質靈宇方固金剛不遷希
最至道緬邈遐年須彌有盡法炬長燃感慕偈讚敬勒雕鐫

後漢徐徵君碣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　藝文　四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
傑出體資清純動遵元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
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
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
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大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喜二
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
爲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宏車元纁備禮致聘而竟不
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屑之就及聞薨
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菅意有所加生芻束帛之
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
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遯而難羣顏
闔鑿垣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譏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
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然在心而

紲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
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
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
曰季祭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
邦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議豈孤此地
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
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
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劉禹錫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若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
有垂天上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
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
衰而寢息佛以大慈救諸苦廣禪而人知心法宏以確實示其
邱東來而人知象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宏以確實示其
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
宗求者植因以覩福羅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
之間浹受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
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
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
世導師爲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
爲戲十三慕道遺懷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起初地
至洛陽依河澤會公以契眞乘洪鐘搥聲扣至斯應陽燧含

焰晦之乃明始由見性中得自在嘗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三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懸彼南齋不聞佛經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遠　周月而滯縛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瘡瞶開荒憬漸葦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信發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復引僧舍身心恒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弦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修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民自跌坐而滅至于荼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自子號呼圍繞新火得舍利數十百焉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叔乃率其徒圓寂道宏如亮如海等相與拭淚具役建塔於

禪宇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也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二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環源以爲崇塔以奉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絲謂予爲習於文者故齎足千里以誠相懇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寖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魂於金石傳信百劫彼隨墮淚之感豈儒者流專之　敬溯斯言銘示真俗文曰如來說法遍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爲禪至道不二孰言無辨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詞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廓高山之隅爲法來者百千人俱齋民噪噪戶有犀渠攝行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爲一乘散爲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死即我休生非我病常歲分三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懸彼南齋不聞佛經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遠　周月而滯縛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瘡瞶開荒憬漸葦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信發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復引僧舍身心恒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弦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修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民自跌坐而滅至于荼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自子號呼圍繞新火得舍利數十百焉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叔乃率其徒圓寂道宏如亮如海等相與拭淚具役建塔於

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死即我休生非我病常歲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說咐囑其誰等空無礙復覺得之像

開靈塔述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江西觀察使韋武陽公遺愛碑　杜牧

皇帝名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壁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及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值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紀千衆上丹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魯梁蔡關爲章句書生以蜀叛鋤爲宗室老

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跋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名伯理人於陝西名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於風雅班固序漢宣帝中興名臣言理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明詔刻丹理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按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復周封鄖國公鄖公曾孫幼平爲岐州參軍生抱貞爲梓州刺史梓州生政爲漢州雒縣丞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

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寧府徵爲太子舍人遷起居郎
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
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
章服金紫弔册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略使
築州城環十二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教種桑麥多開屯田
黃賊畏服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祕
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
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備釋不誅公再拜
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
誰不爲叛因拜劉南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負攻
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鬬
無所資若與梓州緩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名拜晉慈隰三州

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
控百越爲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爲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
戞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盡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
人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爲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傭
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爲
屋取官材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
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
閭縣市營廨名爲棟宇無不創爲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
暴漲開閭廣衢南北七里溫溝漂汙雍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
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
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就成生遂手爲目視無
下如志公之爲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
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
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
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
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章武皇帝被攘經營凡十
四年五六徵兵入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以豈無猶良考
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爲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
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使然不嗟不
訴武陽始至材乃是聚公錢不足以傳爲助能爲居守貸貸
付與月斂酒鯖如撫稚孔不督不程誘以芙語未二周星創
數萬堵半重樓如詩鞏羽翬以長堤繚四千步明年水平

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
有閱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讀
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理碑詞寵假武陽爲人慰思訓
勸守吏勉於爲理

復東林寺碑

崔黯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
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出入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
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
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蠹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蠹於
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爲國者取其有益
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一十四帝見其非理
而汰之而持事之臣不以歸元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衰幾
爲一致今天子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
於是江州奉例詔余時爲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樹嵐光熏

天蜩共響湍鳴松有泠然可別愛而不翦利以時往至是即喜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橫賦得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勸其髮佳而勉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以讓其下皆心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賦事分命告復所至轡應下虔江之木鳴食訪工陶土冶鐵匠成於心授規於手曰而不勞雨而不展爨飯煮湯傻鴨執鞚若殿若廊若門之三若闕之左右爲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若樓若厨激飛泉而注於鬱鈐之間若梁蜺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之室若突據勝若郤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爲間三百一十三爲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爲楹爲梁爲棟爲桷爲牖爲闥爲屋之事數爲級墉爲盖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三百二十八綑縕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月十四日亡命以圖及其備錄訪余爲刻石之文且曰白遠公至今若千歲而傳法之地滅矣報若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公不辭余當觀西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辭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秀嶺北之山秀而不峻而廬山爲山峻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閑獸善烟嵐之中恍有峰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迴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名主以疑慘溝陽爲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心視於時風耶然鶴者搏籠襲者拘素前人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爲賢矣見山也以遠師吏清遠師也以是山吏名曷爲河圖靈朝海若堯心攝照顧言筌天台爲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爲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愍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寧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曰余何能言之績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某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鏡暘以緝物元諫以衆材清持以播殖景仁以化施皆曰某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而不宏大敏固始終一致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萬竅怒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不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熾慧以性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鑑開妄執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可用理人不獨養已義戮庇峰嬌矯惠子梁以榮山津以江水不審不竭吾道曷已上復其道吾以寨詻惟師正言勤以克肖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民能孰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復新誠汝其徒誕敷又淪

太平宮九天使者廟碑

李玭

伏稽諸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惟道也生三混成洞微於變化惟神也得一元而妙萬物而爲太元遐徵妙有運陶甄之極不獨尊於終始陟曦陽之午廓照瑤宗採元命之符銘昌鼎算白雲孤峙時望嵩邱紫氣千齡飛函谷我開元神武皇帝圓靈受睠方輿龍祕握元珠之妙捐可寶之珍演至道於希尸刊雜法之凝滯乃聖一也於穆祀典清廟皦皦孝友光明天地冥洽乃神二也勁戟之器詔於三農弧矢之威神斷六合乃武三也察時變者觀乎天文人習凡庸無階測聖乃文四也故神精象外高視鴻名昂爲河圖靈朝海若堯心攝照顧言筌於凡蓬軒目司明屈旌乘於奚隗所以虞環盖地夏禹從天

納珠賣於西王展告成於東后五龍推紀邁梁甫之高曾八駿巡遊陋崑墟之轍跡昭回上轉山嶽下騰列聖攸居通仙福會文皇質義武帝佩圖至道之興其來尚矣自華封獻壽聖德祈年金格傳書珠鎞味液公主以天慈入道挹化芙蓉秘監以王子出家調芳芝术北方著列仙之籍南州希至學之因聖緒無爲斯其有作乃睠羣嶽眞君道府光啓祠室幽贊神宗青城廬嶽二山者佐命羣峰之望也丈人仙籙秘諦眞君使者靈司孔昭冥察名書五法衆亞三魔淪鴻崇譽算弗騫於物阜寒暑窮谷將必順於人時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降明旨曰青城山丈人廟宜準五嶽眞君廟例抽德行道士五人焚修供養仍委所管揀擇灼然道行者安置具年名申所由牧置廟使內供奉將使者眞圖建立祠廟并章醮行道設齋使大供遣覩法師張平公奉自秦京宣獻江服煥丹青之節賜元牡之儀驛傳光臨雲蓋皎色使持節江州諸軍事守江州刺史獨孤正重鎮紫桑孚瑞积棘時觀武庫代服文雄經始千城全墓益屬崇規逸麗壯思逾紛朝散大夫行長史揚楚玉行司馬望甫楚玉海陽縣令魏昌等恭惟聖善式議靈場道俗慶精冥休推異發初築土則雨霾煙嘗俄頃佇而色霽霞楹寶蕨莫泉之辰金虹驟程之際陰濛游密雲等端交注想元空肅思望道芬芳載潔章醮翹襟六虛窈冥一夕融朗半空之上忽吐神輝緩灼九微頡揚千仞案察舉杯人吏並觀昔天靈降周以雲門舞奏神光燭漢以太乙登禋然北陸氣交南州嬗變物委霜霰人嗟沍寒使法師恬懇仙庭憑感國命故元冬易暖朱景敷暉暢於幽明優乎力役並利攸往歲欣子來使茲勝郊璚臻靈域騰禎桂嶺鬱翠松巖名蹕郢門傳材荊岫疏峻藏綠長垣紅壁列鏡丹楹繡礎三間四表炳繪文禽八維九隅懸鏤鏤檻虹梁亘樑風牖承楣列井藻鮮芳壇竹墀銀鋪月曉璿遠霜開至若聖理全幽眞容罕則夫其秘狀遠降使司蓋考三仙之圖不於九牧之鼎鑄妄粉垂備質光妍符彩冥標俾靈瑞表工徒繫想殊思感通齋室盟利旣優如在霓旌霞柳時颺羽儀列冠名山檀坊行潦草薰紫極供養黃冠玉釜常收金罏永熱牲牷筆享鸞鳳於飛露犧神芻星臨婺女清吹洞唱天潛匏瓜之津匹水仙宮海曲蓬萊之島龍驤鶴翥翻翻淨戒之庭師子辟邪趨躍精思之地珠幡衛蓋瓊蓋接與法供天廚六時胡念眞經玄帙藏劫精修弗倦茅夫明代久彰於克儉經營祥匠神理遐尊於龍光聖渥堂闈靈樓寇宅揭來禔福不亦宜乎冬有十二月司存式命畢鉤絕也元門道士章沖寂等挹教五千齊懽億兆歷仙階而仰止攀睿算以駿誠天使願奉於雕鶚心存魏闕法衆希憑於琬琰道在吳岑春水桃花遂源遠遠幽林杳塢勝地非遙伏荷天休敢述頌曰道秘重冥神幽福庭三景運極五寂樓靈其眞有物厥妙無形理則況忱功惟泰寧於詩皇極昭融導造睿猷元珠祥丕大寶篤琅集貺紫雲宗道致享百神探圖五老乃睠崇山嶽靈之祕三象浮精十華仙使威畜雲雨神存天地法象昭凝眞圖炳粹幸明德之嘉運降幽祠之寵章慰仙儀兮肅肅瑞彩兮煌煌綵琳宮之夕照拂琪木之神光雕輝兮羣羣玉釜兮調香擷五芝於秀嶺攀八桂於飛梁龍吟鳳舞天

路長青雲衣兮白霓裳節空歌於瑤瑟羽飾於瓊牀冥漠兮神極牽牛匹水之布流睨香爐之綺色留鶴語於千載翥鸞裝兮一息絳河眞母將易逢碧海仙姑森難測恭至道兮三五奉休符兮萬億紀貞石於名山壯洪規於帝力唐開元二十年壬申正月己巳朔二十五日己巳樹

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　獨孤及

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其三曰貴相聖人法天建官作爲台司以左右民於是乎有敬敷五教平章百姓之職居之者下代天工上應星宿其或一廢出守八命作牧內爲吉甫外爲方叔宏道利物其政一也惟唐七世皇帝誅郭滔慕舊服得柱石之臣曰平原張公諱鎬字從周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報耕隴畝爲唐皇慶推轂於河南樹風於荊門作賓

銅樓登侍禁被牧撫人考慈惠之政洽於百城享壽六十一歲在癸卯七月壬寅薨於位夫德之被物也厚則物之興感也至故公之捐館自九江至於敷淺原南暨於梅嶺東臻於閩微蚩蚩之民靡幼靡艾泣涕乎遺風懷愴乎棠陰慇懃乎若求而不得企而不及也僉曰平原其以謂盛德也已乎惠困窮俾富而庶若解衣我輟食食我棄我往其誰肯我矣逝矣遠矣音徽沫矣吾儕小人嗚呼疇依盍歌歌之刻諸令石秋八月既殯耆老吉州安福縣丞鄧林玉等一百一十五人乃率類衆感謀及故吏從事州長縣尹虎賁亞旅鄉老大夫相與稽乎陳迹建頌表德用廣留侯之世家紀子產之遺愛禮也公曾祖曰善見位朝議大夫越州司馬生武定任荊州都督府戶曹參軍戶曹生知古官止代州司馬廣德元年贈太子少傅自司馬至少傅世以儒顯天鍾美於其後嗣四世而生平原燕領屋額山立玉色森然若大廈棟梁清廟祭器該綜六學大抵以周易爲師將贊元化聰觀朶頤隱居南山蓋三十暮天寶十四年始褐衣召見凡用捨繫於才行止牽乎時當無爲無事即詔許由善卷各得安其節及人思俾乂則黃公角里不能逃其用勢使然也繇是一命右拾遺再命右補闕修國史三命侍御史四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二年綰相印佐王業明敬之盛耀動古今於時至德二載也天子方以復夏之師薄於岐陽三河之人左衽是懼公入叙百揆出分二陝帥東諸侯之兵收復宋鄭誅後至者以懲不恪安危之機懸於方寸方將董正東夏

帝咨百工曰有能興朕荊楚俾嘉乃訓於是拜公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元良肇建上曰疇若予樂正父師之職汝作賓客率諸護太子嘉言惟允於是授太子賓客上思夙夜出納言語侍從之臣命公作散騎常侍會鍾陵鄱陽之間人咨艱食上又曰命汝作州伯總十聯之任俾余輿虞惟爾賢於是有洪州之拜粵寶應元年冬十月公朝服受命至自臨川彰善用明癉惡用威一法度用信布愼悌用德慰薦掾吏勞徠鰥寡化以公廉扇以禮讓煦而嫗之使自得清而靜之使自定於是豪民猾吏革面斂手家有忠信人懷孝弟暢於事業布於風俗浹於人心被於歌詠是歲也二吳饑人一食厲鬼出行札喪毒痛淮湖之境骼胥成岳而我翁如陵氏丨阜大可之境疵癘不作灾不勝德也臨海

賊表乳狙於會稽之役俊我東鄙江介大恐民斯繹騷公命左軍屯上饒之隘塞常山之口斬其搶突者三千餘人自是姦黨散落不敢南向而射邦人安焉羣舒賊帥楊昭憑蜂聚之衆殺同安郡劉秋子以叛帥潰而奔犯我疆場公覆而取之懸其首於五達之衢凶徒殲焉沈千乘者新安大豪結權劉之黨爲之巢窠用兵潰池虔劉我民脅致之聲相聞郡國二千石不能禁公命大將斬之以徇鋤其根株俾無遺類新安民庶室家相慶江干清焉振六條之宏綱開布大信從善如流視民如赤子克已推誠以百姓心爲心欽之以和俾服從教化輕剽點窳奪攘矯虔之俗或干於政悖悖褻亟訝察繳繞之吏不能見其巧哀矜明庶期於無訟德政行焉睿圖乃僚必國之良有若博陵崔貴昌黎韓洞趙郡李惟岳北海

王士華河間邢宙河東裴孝智隴西李道皆卿才也以嘉言碩畫參公軍事澄清之內無濁流審克之下無冤民淑德雅爲公之解褐而拖國章也十有一年矣雖匪躬之故宣力不暇而滄洲願言未始弭忘每曰少伯子房吾之師也累乞骸骨將角巾故山朝廷方虛三老五更之員待公而備書禾及下而公薨焉嗚呼哀哉褒德之盛典退身之正志享用之遐福三者俱未從人欲斯可以歎矣惟公出將入相文武爲憲讜言成畧藏在册府代莫得而聞也今採其德刑禮義之善利物者頌之於石慰彼墮淚者之心焉爾其文曰純粹之氣升於星辰降爲賢人望王得之以蓋百工以臨下民九江之南五品不遜百姓不親平原來思殺之以德俾民化淳覽厚以寧清淨飭躬帥先是勤猛獸不嘯夜犬不吠豐年來臻

謁謁令德家有膏雨戶有陽春牧我苦晚棄我若新實天不仁南州寥寥東山依依德音若存千載之後魂魄登此頌聲不泯

唐江州冲陽觀碑

李　冕

夫大易究天地之心老經遊道德之奧非先非後無始無終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跨億齡而超萬祀不以爲長馳寸晷而迫分陰寧云是促寒暑乘之而幹運四時行矣動植稟之以資生萬物成矣若乃注元精而悉斗樞皇運以興陶正氣以立乾維帝圖爰起故軒后以道登於雲天唐后以德遜於尊位其餘法寶歷總璿衡皆以冲妙宰域中元通御天下遠泰皇慢德漢武驕真幸集靈之宮遊祈年之館心非至慤意屬無厭徒健羨於一時竟貽殆於萬代春言魏晉咸瑾瑾焉迄

至陳隋並區區者是知道之興也有累之求若此然則吞終則泰窮變乃通得之一朝必復昌運我大唐之御極也應盤古而開混沌法太乙而場檄槍降靈元始之前提象太初之外乾坤含翕經通神馬之圖出地高祖神堯皇帝鑠宮授籙推亡懷負勝之圖太宗文武聖皇帝豐戶收朴馭朽握瑤光之運高宗天皇大帝撫大鈞而司左契執大象而御中樞籠薇於七十二君飛英於萬八千歲中宗孝和皇帝小心恭孝大度寬仁上奉宗祧下安黎庶睿宗太聖貞皇帝神功不宰聖謨廣運以出庚而安壽域以洪範而享昌年開元神武皇帝變代重光劍業垂統撥亂反正應天順人知微知彰朝北辰而列玉惟精惟一會九牧而鑄金惟幾也能使遐通肅清惟神也能使

幽明暢謐藻汜孤於暘谷同文同軌大坂際於冰邱一尉一
候其公卿也則伊周贊翼其牧守也則邵杜緩懷文以化成
慶庠有藏金之業法惟刑措夏臺鮮辨璧之疑爾其南畝盛
清有如京如坻之積東山舉逸無在邁在軸之幽大樂舉而
音律諧大禮備而成儀整民知和樂人識訓章加以九苞六
象之禽止庭巢閣雙觡五蹄之獸入圃馴郊慶雲舒玉葉之
陰甘露灑金莖之潤海貝積而江珠滿山車至而澤馬來其
餘絶瑞殊尤應圖合牒者不可勝紀爲由是赤騶青旗坐明
庭而頒國政金繩玉版封日觀而紀天符曷以臻茲蓋皇上
得玉眞之要道也故能範圍三代陶冶六虛侯其偉而眄其
美矣沖陽觀者梁普通三年刺史邵陵王綜置奉詔造焉其
觀當置之際山頂常有雙鶴栖託每天氣清朗日色晴明西

飛雲衢東至廬岳其居也乃爽塏之層皐博敞之奧區南眺
平原北臨激水松子之峰非遠王喬之嶺猶存左對崇巖右
瞻穹岫排雲掩日背陰向陽狀若帷屏圖經之數載矣以其
仙鶴沖翥居處向陽二美可嘉故有沖陽之稱矣其地也上
據景緯牛斗寓其精下料山澤廬江喻其鎮徒觀其數峰叢
聳而泉水灑階風被蓬庭雲葉鏤綵瑤林寶蕊琳館三珠之
麗宸宇崇堂依稀七寶之飾眞容式備道氣殊高少筆金童
捧玉鑪而入侍太清玉女持眞訣而來儀結宇營壇宛在風
塵之外藥堂經藏蕭然松石之間此實元聖之殊庭列仙之
遊館也逮於垂拱四年冬遂爲野火所侵回祿揚光軒廡發
燄崑山之火燎及芝田糜氏之災烟侵桂棟致令元門殆毀
仙構俄傾迄至開元之初猶罔眞君之院爰有北岳先生洞

元蘇慕道等疑眞牝谷養素清溪長往之迹逾高幽貞之志
彌遠多端濟物寡欲探機揣此荒蕪乘茲捨施衣布之外衾
被罔留撫遺迹而興工想金墓而崇葺日仗仗勸風匠是憑
洞闢妙門式圖眞象炳乎丹鋪翠幌奐若秋水麥臺鏤度元
關重裝昔像影升元籍更飾仙儀鳳翹龍盤宛然功備把十
跪五鉤繩極妙能事斯畢不其然矣刺史趙郡李訥弓傳虎
名教中人詞場則雋桂叢生學海則蓬壺對出聲流宸渚道
暢黎烝風符三月之春人荷二天之福別駕趙郡李承肩即
州將之族父也長史京兆韋公允司馬滎陽潘公綏並題興
九派展驥二梁稚譽邁沂上之歌美政完荊南之儁化宣于
里無勞庾亮之書功贊六條自得應詹之佐司功參軍長孫

子尚司倉參軍姚令珣員外司倉參軍江克勵司兵參軍孫
司勳司法參軍張延祚參軍陳德直嚴幹等八音繼響以同
聚五色聯暉而異趣鳳藻揚日鴛鷺弄春梁棟深恥屈爲州
縣王彬博綜甫就典兵徐稚杜器於功曹楊球屈聲於從事
豫章擢七年之秀鷓鴣即六月之圖縣令黃撝主簿周暉尉
宋不羈孫匪逸等並樹桐杞梓珠貝球琅禮樂專門詩書領
藝家邦共理忠孝相資博通應時恭勤於務嚴明斷適伏
如神割滯豈異於解牛繩僭不殊於逐鳥鄉人楊公定刖仁
琪等茂族高門魁岸豪傑戍拄冠而從三秦或結轡而騁九
衢咸捨淨財以追冥祐具題爵里勒在碑陰所冀證福今生
銷災往劫某頃因祇役齋沐朝眞郎謁崇祠觀茲勝蹟悠然
長想帳矣高風此際綱維道明析請雖幼懷輕舉竊好神仙

未逢太上之家下遇麻姑之席自惟庸鄙輕讚元功何敢述
其天倪但俱書其甲子昭宣不朽而爲頌曰大哉元氣運矣
真圖寧窮妙象罔究鴻鑪造氣方振洪風未數發揮元蘊何
賢畢儒睢盱莫測胷辯難名蟬蛻滓濁神遊太清況尸蛻起
枯骸更生韜光祕訣養正眞經變相從彫驅淳入詐質文互
起昏明遞謝燧火御圖觀龍演卦詭顚千品殊形萬化於戲
皇唐異聖沖光化吞邃古聲超上皇六幽允塞三靈再昌御
九登渾得一乘陽稟性望獻光宅天休張我元籥清我道流
嬰童晚憩四子晨遊山樓白鶴閣度青牛至人有爲重爻是
考芸閣三襲琳鑒七寶海聖澄眞天神御昊含歎靈液規模
元老一人有慶萬姓攸資仰稽眞宰式練精思往焚仙桂今
植靈芝誰其嗣美賴我尊師王命良臣作牧江曲英英佐貳
右吳江之南仙居隱隱遂宇聆聆道原巨濟洞穴難探荃薇
思拙文何以堪

饒娥廟碑

柳宗元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爲室女淵懿靜專雖小家
未嘗出游治緘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
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閒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
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龍魚鼉鼈蛟浮死萬數塞川下
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哭爲儀葬娥
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貽後世其辭曰生德
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靜不游纖
鴻歸紂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厄乎風濤

東林寺經藏碑

李肇

釋迦者流有十二部經猶儒之易詩書禮樂春秋皆立言垂
教之本儒無文字則天下久已大壞三藏之說不行西方聖
人之教幾乎息矣若聲聞乘之四諦門緣覺乘之十二因緣
門菩薩乘之六波羅密門以至佛乘之一切種智生而知之
則已學而知之者向微斯文是必憒然不自知其術也人主
擅萬乘之權富有四海至於生死報應之際常必瞿然有生
之徒奔走之不暇實由斯言之短赫而致化夫塔廟莊嚴之
爲像教其用大矣佛有天龍大會未嘗不以契經爲事佛滅
後大迦葉名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傳爲西土以胡文紀之
謂之梵書科斗文字之類也著於貝葉謂之梵夾殺青爲簡
之類也後漢天竺人摩騰始至中國出其文四十二章翻爲
隸書其後稍稍不絕至晉沙門法護遍遊西國達言語之不
通者究三十六書之體而還梵書之訛訓音義然後大備雖
爲道滋廣而難能亦甚蓋以事生六合之外教出五常之後
時人無能知者小則誤於文句大則失其宗旨道安常嘆釋
經有五失本三不易故信奉之代亦以名臣佐而成之自漢

永平至唐開元祖述之士凡一百七十六人有桑門之重譯有居士之覃思有長老之辯論有才人之掇集校其經律論傳記文集刪改之總五千四十八卷號爲實錄其中貞觀法師元奘作居多五分其數有其一其爲該博首出前輩而歷代精舍能者藏之方之蘭臺秘閣而不繫之官府也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設書寫之肆惟王公達於衆庶靡不求之以至徼福祐防患難嚴之堂室載之舟車此其所以浩瀚於九流也盧山山岳之神秀而東西林爲海內名刹有惠遠道安之遺風四百餘年鐘磬之音不絕然而三藏經論闕而無補元和四年雲門僧靈澈流竄而歸棲泊此山將去言於廉問武陽韋公公應如響往年公夫人蘭陵蕭氏終有鈆槧珮服之資而於荆州買良田數頃收其租入以奉檀施至是取之

增以清白之俸而經營焉爰即洪州諸寺雜理其事聯函飾軸漬蘗磨墨僧謀而吏書暑往而寒就先命度地之宜以圖建置黜設規制慮成劑劃乃結構而浮於江以至於東林施爲殿堂用尊祕藏得浮槎大德義彤爲之主受持澧埽者七人以備名山之闕而資學者公之素志爾初彤公受具於廬山浮槎寺嘗討大藏惡其部帙繁亂將理之不可遂發宏誓四十餘夏果得至焉於是搜遠近之逸函陸卷目在辭亡者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以予之

宋

唐狄梁公廟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嚴嚴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於孝爲臣

范仲淹

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故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騁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屺傷君子於役弗忘其親之深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予公嘗以同府憧如卞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居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仟軍擢善才少伐昭陵柏高宗命戕之公抗太不如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人萬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坏上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

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如女祠下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雹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如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而師瀝道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員曰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撿使奏毀淫祠千七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嶧及譙豫州岱逋王亂後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司促行刑公叙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陛不納則辜陛下好生之意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齊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之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

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抑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作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臣告變得免死聚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馬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立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慶澤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請公曰我夢雙陛不勝者何對曰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雙

鵠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宗廟無祏姑之禮臣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祏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賽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

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欲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奏曰還宮無儀敦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宰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而神需霆之成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名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名爲相果能誅張易之罷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能復廢主正天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萬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鳴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心哀傷極天之亡送長風而孤騖邈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嗚呼至誠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曾肇

南豐軍山廟碑

禮出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兩見怪物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又曰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谷鼃於川邱陵鼃於山苟有益於人皆蒙報禮矧崇高廣大拔出其類而能興利爲一鄉一邑之望者其受命天子專有廟食豈非稱哉軍山南豐之望也岑嵓崛起望之蒼然其傍飛瀑高十有九里餘二百步其上四峯回合而瀉千里其下龍穴投以鐵石雨輒隨注其産竹箭材章利及北壤縣固多大山而茲山傑出見於百里之外其勢雄氣秀若蹲虎兕而翔鳳驚宜其能出雲雨見怪物給民財用以爲此邦之望也舊傳漢吳芮嘗攻南粤駐軍此山其將梅鋗祭爲禮成若有士騎麾甲之狀彌覆山上因號軍山邦人祀之蓋自茲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迺大建祠宇承事益虔後其廟屢毀今在盱江之陽距縣七里者南唐昇元三年之遺址也閩境祈禳有請輒應歷千餘年而封賁未加民以爲歉

部使者請於朝久之不報元符三年六月上日令永相曾公布時知樞密院事奏臣南豐人知軍山舊為邑望部使者之言不誣願如其請詔封神嘉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命書下臨邦人動色相與嘉神之功修上之陽乃合貲力廣其廟而新之廟成永相屬其弟肇為之記蓋南豐南城舊皆臨川屬邑南唐始分一縣置建武軍今號建昌國初以也軍在大江極南而南豐又其窮處地迫兩粵然其風氣和平無瘴氣毒癘之虞水上衝沃飛蝗不至故歲常順成而凶饑之災少民寡求而易足故雖理鼓鑄盜敓之奸時諸其鄰有弗焉也自唐末喪亂中原五易姓而此邦恬然兵火莫及遂本朝受命休養生息百四十年戶口蕃庶室家豐樂雖入聖德澤涵濡覆露亦神之幽贊為福使然揆實正名既見褒寵宜有文字以垂無窮故為書本末且綴以詩使邦人春秋歌以祀焉詩曰土膏起兮流泉馱兮牧徂於田偕婦子兮既耕且藝耘且耨兮一歲之功在勤始兮野無蟊螟塘有水兮非神之力其誰使兮我實成兮揮鎌鉦鉦風雨聲兮囷倉露積如坻京兮遺秉滯穗富餱糗兮飲食勸酬銷忿爭兮儻非神助歲莫登兮我有室家神所佑兮我有旄倪神所壽兮神之惠我維其舊兮上之報神亦云厚兮釃酒刑牲殺杯豐兮吹簫考鼓聲逢逢兮我民薦獻無終窮兮千秋萬歲保斯宮兮

莊忠愍節廟碑

紹熙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贈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

聞在昔靖康之難敵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動王之兵逡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銳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算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為已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金人分兵四闕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以孤臣憤卒嬰其鋒勝燄銳之鋒敢遮三秦以備巡幸金兵大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都俱焉存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加厚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蓋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訓而吏惰失職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即墓為祠以嚴貌像然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既無以

侈上恩厲衆志至於威愍褒奠祭在馮翊者道既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行路之人所為愴惻臣不佞尤竊懼焉以相地兩縣之境通涂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焉雙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明詔之遺肯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詒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為額於是尚書符郡主者施行如章而王侯已名還矣始侯既屬役於玉山令荀立言永豐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俾俟廟成

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爲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逸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彝然林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判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投命疆圍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侃侃鄭公遙遙孤壘城亡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主帝有閔書吏情不稱神用弗居孰見孰聞孰嗟孰嘆孰忝孰嘗孰克用勸守侯請命奠此新宮煌煌巨扁合舊增崇麗牲有碑螭蟠龜負我其銘之過者必下

章貢紀功碑

朱翌

紹興二十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南第六將校齊述以八

營四千人叛脇制者二千人附賊者又二千人皇帝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李耕護殿陛之師致討詰耕曰汝善撫吾師師之立功者視汝泰加厚在外者汝皆制之立功者視汝泰加厚賞耕至軍於獅子岡劉綱以洪州兵駐城之南郭尉副之張訓通以鄂州兵駐於北陳敏以福建兵駐於東呼廷迪副之鄧酢以寧都民兵扼水東下歷陳修年以漕屬給餉刊木輦石攻具大興上仁聖不忍誅屢下金字符賜以生路許從招撫耕遣辨者直諭禍福無自新意乃服袍授詔曰聖恩等天地而羣醜罔革耕受銭來南繼奉命守茲土其敢曠日即珍滅之無遺種乃已諸軍其用命敏築甬道將畢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未明耕促雲梯天橋徑薄東北隅神臂克敵弓交發命中磯十三楯飛石相

屬敢死士先登諸軍扳躍而上賊棄城巷戰耕督麾下躪之寧蔚戒其軍無動更嚴備以待賊敗總西城訓通綱扼其衝半溺於江餘轉走城南突寧蔚寨士盡擊一賊不得縱耕披灰燼瓦礫立治所斂賊骨築京觀葵無辜爲叢塚等列功狀以聞有旨耕爲觀察使綱等遷兩秩將士遷一秩滅虜勘年有差桐鄉朱新仲屏居曲江實賜章貢念諸公勠力一心以克有成功因贛人之請爲書本末刻石示後銘曰帝御明堂蓋乾載坤予視八紘澤偃四瀛有悖於德始煩震霆章貢迫歲何悍覆城選將殿廬推轂禁營肆檄外屯勁力合盟猛氣斗衝怒頻鯨吞礮飛摧山撟梁殲星椎鼓一誓擊雲立登殲突麾奔一跡不存數實轅門鼓歌轟轟崆峒之高摩天以青維茲贛人既又且寧篤其忠醇永陶太平

元

崇仁縣孔子廟碑

吳澄

夫學校之設三代至于今數千年矣所以育人材而裨正教其關繫豈小哉而學之尊先聖也自漢以來未有一定之制亦未有通祀之典唐開元間定孔子爲先聖廟而衮冕南面每歲春秋祀焉由是廟學之禮益備凡有學者必有廟示其尊也撫之崇仁江右壯邑縣學據一邑之中近橫溝陳遠矗蒼翠山水之秀鮮儷前五十年遭兵火而毀後買民閒舊屋起立爲殿爲堂苟簡取具而已泰定三年冬眞定史侯景讓來作尹視孔廟傾陋將謀更造邑丞祝彬相與協贊四年春召匠以計未幾丞去尹獨尸其事既得良材乃於九月于子興役十二月己亥竪楹悉撤其舊易

以新構用竹木瓦甓暨石若干斧之工千三百鋸之工百五十度以工師之度其崇三尋有二尺其廣五尋其深三尋有六尺五年三月告成巍巍魏赫赫大稱聖朝崇儒重道憲官勉厲之意侯誠有見于風俗之機政教之本也與其崇仁學庸及是知邑宰之用心于廟學也奉先乎衆而出金斯急代任之入歲用且或不給而卓臻是者侯之用心公而用人當也邑人陳祥慷慨有幹畧前時倡議修縣治之譙樓興論偉之其勞布市材敦匠又與教官榮應瑞勸在學職員各捐己俸在邑在鄉好義之家咸樂致助蓋率衆而肯先之則有義者孰不願輸其財代勞而肯任之則有職者孰不競効其力此費之所以辦事之所以集也雖然侯之所以新孔廟豈徒然乎將以聳動觀瞻振起倫肯端羣下之表儀而優于才可以待公上之選衆焉於倫可以端羣下之表儀而優于才可以待公上之選衆焉耳況崇仁近世之先達德行則有若尚書何公事業則有若侍郎李公奥學則有四吳清節則三

僉書羅公博洽則有若待制揭公皆後來之所當瞻慕者進而有聞乎孔道則又有光於前謝皆後來之所當瞻慕者進而有聞乎孔道則又有光於前夫如是庶幾不負邑宰作興期望之心邑之士其可不勉哉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李侯平反疑獄之碑

李侯名楫字濟川鄱陽人自袁州路經歷遷新淦州判官大德壬寅至官丁未得代明敏公勤猶于吏事佐州六年令行政舉聲譽著聞當路每委用焉朝廷分使者巡行天下章別淑慝臨江官吏俱受譴責至新淦侯迎謁應對得宜使者嘉之分書語安福永新出吏職鈔以貫記凡三千二百有五十

平反鄰州隣縣疑獄者四其一新喻民求奸非獲殺死婦人七歲女在旁并殺之以滅口時暮夜無証左因不肯伏輒番易牽連無辜十十餘人三年不決侯設法鞫問精辨器仗衣服詰囚囚駭然伏辜釋所罣累歡聲如雷其二奉新庖人治庖于豪民之家不返其兄伺何不得蹤跡與穀千斗囑其兄俾勿訟其兄受券聞於官豪民結連數人指古其兄已得其弟溺死之屍于某水中焚之以歸吏受賕曲是其說鍛鍊其兄以爲証告校實獄將議罪侯視豪民自書與穀之券曰豈有無故于中而私賄人者究問乃庖人通豪民家之婢豪民之子見而殺之投其屍于水逐脫庖人兄之所荷校以校豪民之子先繫三十有八人悉免一邑稱快其三靖安有獄謂甲姦乙妻勒死乙或謂乙與丙交爭乙折丙齒懼罪而自經于丙之門檢官以死者項後痕不交匝遂

柘樹下掘地二尺五寸果有炭塊數十遂定爲縊死其四奉新甲杏乙盜蔡山地官吏職役人黨甲不待乙至掘其父棺乙與甲鬬至丙之門而甲之僕丁關毆死官謂乙盜葬侯謂山地縱或侵越謂盜葬則非也官吏職役擅發乙父之棺以致交鬬而遂毆死亦偶中傷而非故殺前二事失出後二事失入累年掩昧至侯始得明允非眞見定力不能也侯母夫人年近八十侯出問事歸所有平反夫人輒喜年與夫人相若者侯客之升堂把酒爲壽善畫者作家慶圖賦詩奏揚以娛其親侯於橋梁道路加意修治州郭外有嶽祠傾圮侯曰獄于祀典最重捐己貲首之其他興滯補敝率類此僉廉訪

司事李公嘉侯薦之曰廉潔詳明宜宣風憲令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朝廷所以旌能也洽人撫侯平反事實爲傳又將勒諸石余乃因其傳次序其辭而繫之以詩曰粤若古者欽恤維刑於昭皇元惻惻哀矜泰諏審詳有恤有輕貧人庸夫弗念弗承彼詘孰信彼陵陵孰明偉哉李侯善治流聲有獄未直汝往司平靡微弗章靡隱弗徵姦狡膽落展如神靈家有慈親天錫遐齡陰德之報其昌其榮嗟哉李侯後汝澤清

華蓋山雷壇碑

風雨雲雷均之爲有功於民也祀典有風雨而無雲雷然屈原楚歌有雲中君則楚俗固祀雲神矣今黃冠師禱祈必禮雷神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類也夫吾家之南

山峯卓立下臨縣厓厓石空洞如頤天時雨雲氣一種如煙烟直上俄而雷聲殷殷由空洞中出以升于天此予之所親見而雷震之威俗傳其神異可駭可怖不可勝計山祠仙靈禱祈不絕徼福之人往往不吝財施祠仙有屋祠雷無壇吾里鄭子春命工琢石累壇三成爲禮雷神之所考之古禮祀日祀月祀星曰王宮曰夜明曰幽宗皆壇也風師雨師亦於壇而祀以義起之雷爲天神其有壇也宜邑二令李槩嘉之而記其事鄭之友陳仲爲予言其嚴敬天神之誠千之嘉之猶二令也爲作迎享送神之辭俾有禱有祈者歌以祀焉辭曰起巖穴兮行蒼冥騰騰以上兮遠聞聲神之來兮雨八荒紘轟然大震兮天下驚蘇困蟄兮發屯萌翼元化兮遨萬靈

乘收兮日晶神功若無兮藏閟其鳴山共長天兮萬古青青

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程文海

皇元有天下佛法益尊大天下名山思致崇極以稱德意皇慶元年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成有司圖上其事詔加封開山祖師小釋迦曰慧慈靈感昭應大通正覺禪師二神曰顯德仁聖忠祐靈濟廣慶王曰福德聖仁忠衛康濟順慶王命詞臣發揚休烈勒垂堅珉臣某謹按唐宰相陸公希聲塔銘師名慧寂世諡州族葉氏文宗朝從潙山大圓師悟曹溪心地直指之奧又從國師忠和尚得元機境智之妙披宜春闓經會昌元年師來自楊邏二白衣神指其地居之方是時國正侮茂佛法學徒陵遲幾不自立而師應七葉之運龍縱此山歷歲數百其道大暴於天下斯亦奇矣神蕭姓

律故施諸其徒則尊嚴整齊而學成者衆示諸行事則感動聽信而業樹者隆凡三錫命曰大圓佛鑑禪師於戲是道也藏用於體則靜無所爲推體而用則動無不應慈慈以之承六祖開名山二神以之輔有道惠四方佛鑑以之廓象教宏法緒其致顯累朝宣光聖代北儕泰華南友衡廬歸乎大江之右微而著毀而完豈徒然哉辭曰惟大仰山周八百里據楚之藩昔有神人伯仲赫靈廟食其間在唐武宗粵小釋迦至自郴山歷澗絕谷神獻異境瓶鉢以安嶺危躋難道喪不悼既固既完混混曹溪益濬而疏流爲大川畝滁澮決廣洽混冥會於一原道得其正地得其勝來學日繁後五百年室燬徒隳遘啟聖元莫盛匪今莫高匪禪或鐫而刊乾乾佛鑑統一儒釋有光厥先揚潙激濟惡衣糲食以示學人學人若

林直指其心有覺有聞表正失戒遲遲不變順風駿奔崇構拓阯高朗博碩如祇陀園青山爲城白雲爲屯冀冀言言由甲底壬克濃厥成孔勤且敷職司上言天子嘉之景命攸敦於赫慧慈洎于大神鼎峙高尊靈宮既抗休號允爍尚迪恩綸天經地寧保有無疆壽茂聖君太史稽首播頌萬億永殿山門

洞陽萬壽宮碑

聖天子承熙洽尚清靜天下之崇老氏號爲宮爲觀者廢而興微而著可數已臨江新淦之東二十里有地曰洞陽有山曰皇人之山相傳晉許旌陽所遊憩有觀曰洞陽之觀不知始何代傳次住持道士郭務元居之郭君秀朗邁越好道術文章大德六年謁余武昌東游龍虎山見三十八代天師天師奇之授隆興玉隆萬壽宮講師三年改惠州道判未幾還臨江至大四年天師入朝郭君白言弟子所居洞陽地負麓薄宋淳祐間幾廢賴住持朱可道力振之今幸遭聖代非有大建樹能終保無他乎惟師留意即日史定觀額曰洞陽萬壽宮取道經天眞皇人之語名其山曰天眞福地以告元教嗣師師曰宜如天師命皇慶元年上之集賢以聞特降璽書授務元宏道通眞崇教法師洞陽萬壽宮住持提點是秋八月開宮布殿一如玉隆故事官屬虔恭雅奉贊嘆成題上之賜嘉君之勤君又曰是徒美其名耳非壯其棟宇無以稱上意非廣其田疇無以接四方而豐屋大厦賢人達士聞而效財效壤者不謀而旁集遂盡撤其屋而新之其中曰金闕家陽之殿東曰開天之樓西曰錦幢之閣亢以重門翼以修廊

會有堂燕有室寮次廣袤庖廩宏固榜其闕曰都仙之府凡爲屋若干楹費若干緡開田若干畝曰萬仙莊居養並舉報稱兼至山峙然以大水瀇然以浚人于于然而來矣衆益喜君之志有成曰不可以不識乃謁文于予余觀老氏書其言理身治人之道詳矣類非今所爲者若旌陽則世所謂列仙之流然其功于人甚大施之秩祀也固宜郭君儒者誠能去巫覡之末求清靜之本俾天下瞞然知老氏之爲道如此則是宮也將必以君故名天下亘萬世又奚止如今日之觀哉重爲之辭曰逸逸洞陽巍巍高山上有元雲下有流泉洋洋新宮內明外映昔也何衰今也何盛郭當其世初實病之其師爲言天子命之載經載營亦既勤止來游來憩以養以食我觀世間孰不可爲苟成匪公曷敗匪私道以人弘地以人

勝我未克正物軌由正既新關宮爾田亦盡緊古有言擇善而從晨鐘杳杳夕鼓考考以祝聖人之壽莫若有道呼役神物訶厲讜愚以徇世人之欲莫若有德惟道惟德可以上佐天子躋天下於仁壽之域洛酬洞陽固有弗欽此非予之言乃老聃氏之心

建昌路重建太平橋碑

盱居江閩間南北往來必道境上郡東舊有橋橫之墨十有二跨梁之楹七十有三中爲亭東西爲門至元丙子燬爲民病涉構飛橋以濟壬辰六月郡侯章公總管趙公帥同僚及郡寓公大家度材鳩工癸巳十一月始事越明年七月落成柱石棟宇高廣宏麗視舊有加惟盱爲江閩要處而橋又爲時要處是不可不復落成之日適際聖天子龍飛之始河海晏清霄垠軒廓郡人名之曰太平既請書於予又以記請子不得辭夫一物廢興莫不有數由丙子至甲午纔二十年而橋始復太平之世民有餘力一橋雖微可以觀治矣其自今始舟車之輻輳商賈之都會千萬里重譯之遠尼然而安曠然而四達凡自此途出者其可不知君上之所賜乎既以諗盱之父老於是乎書且詩之曰惟盱爲郡江閩通衢郭東有橋又盱要區前此簿楹星斗可斛中阨於數或艇或涉而後來者思濟與徒梯梁雖架風雨則虞比來一載本運石驅鳧鼈黿鼉鬼呵神扶日東西行萬武奔趨邦人士語嗜昔所無伊誰之功公侯大夫拜稽對揚亞何力乎明明天子澤被吾盱涼飈暖曦晴江漫湖童謠老壤載歌袴襦祝橋壽考其樂居居臣賦此詩天保萬呼

天華萬壽宮碑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於城東十五里芙蓉峯後傳以爲仙去其山世爲閻氏業子孫世爲郡人山高廣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邱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中多光怪儵忽變化甚異延祐三年侯諸孫宏毅即其地祠浮邱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嚴大庭高門修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廬有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人曾編修巽申爲請于元教大宗師命爲天華觀至順元年陞爲宮明年正一教上二十九代天師加天華萬壽宮并書其額咸謂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請爲刻辭按盧陵志侯名寀初隱芙蓉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筒山志又言承天宮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閻使君別墅後得道衡嶽學仙之人固若忽忽不可知而或昱集載送吉州閻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邱事見列仙傳入下高山絕境類有浮邱遺跡要不可詰然古之士君子負德行材藝不見用于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道或躬耕採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爲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公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遊京師數被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爲爲甘肅儒學副提舉又翩然嘆曰即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爲也曰天華吾故土吾將老焉其猶有乃祖之遺風與其辭曰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高牛而後元武乍蜿蜒而迴伏兮忽鸞騰而軒翥丹霞燭其高兮白雲繞乎在下俯城郭之鱗萃兮覽平原之膴膴香城鬱

其在望兮乃巨仙之故居枕墨潭之熙澹兮大江湖而右趺
步寰泉而造神澳兮顧列仙之攸館浮邱既厥世而高馳兮
閟仙又指余而不返名青鸞使駕輈兮俾風望以淵筵抗文
龍之雲旂兮仍析羽以爲旌翼神君之來降兮余將肅其進
迎昔孔子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遊知文武之
不可以作兮道懷乎其莫留何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跖而凄
引朔茲邑之鉅麗兮乃英賢之所蘊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
亦因時而顯隱神君既有此靈宮兮曰高明而又爽塏山巒
駿以四周兮綠青川之浼浼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歲而猶
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悔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廬曰閩皂曰玉笥玉
笥又爲天下絕境按道書及圖志于洞天則太秀法樂于福
地則郁木凡爲老氏之宮二爲觀二十有一而皆統于萬壽
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西三會峰之下玉澗之上云即梅子
眞隱處漢初覆箱之麓有觀曰玉梁相傳初爲觀時天降白
玉梁因以爲名晉永嘉中徙號于此唐之季道士劉潛谷建
老君院觀旁曹處明亦建精思院而玉處士遂以觀爲棲實
院南唐保大中從棲實文質議合二院之田復爲玉梁觀劉
傅陳紹規王傅丁守元姚文質曾傅宋懷德汪希聲打有道
者號玉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宋和初陞
爲宮宮之衆幾六千指爲支察五十餘而唐宋之君數設金
籙醮于此故玉笥之名震天下大觀庚寅宮災各出建增舉
以居察之存者僅十有三靈寶之支曰超燕浩然水竹養眞

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異
庵建炎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齋知
冲村守元繼之宮日以修成淳中管轄李允一之兄珏爲閤
門宣贊舍人得幸上爲請以甲乙傳次從之入國朝至元二
十六年詔加萬壽承天宮給五品章以允一爲本宮住持提
點兼本路道錄與知宮謝景巽謀大新其宮以稱上賜景巽
乃種樹積財以待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卒劉壽翁
周源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翁源深建壽春
閣主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鐘樓齋堂庖
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費以鉅萬計居敬及
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倡之餘皆出諸宮中至實仙等木
世棟材得巨樅林于郡人鄧守一餘皆取之謝景巽所手植
者於是棟宇之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
增飯泉之田合新舊爲畝萬有奇而宮始大備君子曰大江
之西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峰有太白雲
臺羣玉秦望之屬三十有九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沈七潭六
瀑四塢二十四澗皆勝絕之處高摩天闕深入地軸載之莫
究其名爲之莫極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冢金芝靈草之所
圃神龍異獸之所窟宅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遺
世絕俗乘虛馭景之士不能徜徉得道于此計
不可數其幸知名若秦孔郎明等十人漢梅子眞梁杜冀
永蕭于雲庶羅于房霏公遠謝修通劉道平宋沈麟毛得一

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皆磊落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名於世者不知其幾且神禹大聖也漢武英君也言皆嘗應符受籙況此使天下之人披圖志聽游士談說孰不延頸稽首蜿然如在弱水之外信天下之絶境矣而萬壽承天宮實統此山不亦重乎今宮庭之麗不獨可稱上賜已足以稱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宮也興於漢盛於唐燬於宋踰復於南渡又二百餘年以至於今始完且美厥維艱哉爲之後者當何如其繼也今住持提點是宮者通元冲素明遠法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宮之浩然堂郤天麟念其修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勤請文刻石余與郤善又嘗識何君序已復係以詩曰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峙爭長雄玉筒峯最與天通千迴萬轉重復重十人遊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爲九龍九人乘

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爲九變四海照耀何烘隆三疏不救蓂瞰兌曹瞞欺天蹇帝聰王梁白晝隨霄露壽春鼻人抗靈踞玉壇佳氣長鬱茵璇題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澗鳴玉相撞春聲峰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宮太秀幽蘊鄱木同重巖洞壑守鬼工白猿夜號寶氣衝我欲求之白雲封金關先生碧兩瞳弟子文詠敬以恭巢雲駕霧留飛蹤元洲長史白玉容八十二口來相從一入不復世莫逢忽而見之若發蒙朱宮玉堂繡簾櫳青童素女清而卞桃花古花相映紅忽而不見空溟濛或聞玲瓏聲與鐘或如金雞啼曉風何劉沈謝數十公遺聲逸響猶颯颯霓旌羽節何當降霞衣飄飄現琅璈下與世人哀癉悯身爲風牧常先鴻上佐皇羲播時雍還淳反朴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氣酣飛上三會

峰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高落日照作金芙蓉三峰東出號赤松雲臺太白相橫從羣玉金扇遠更濃兩峰相倚如驅螢紫微高閣紫霞沖石橋金柱爭龍從長江外抱如白虹東以驚峽轟奔洪千今萬古聲淙淙百神散集元氣融超凌逢萊躡崆峒仙來不來我心忡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歲顏如童我欲求之不可窮願佩舍景從仙翁紫袍白馬來兩駿奪取神君一尺銅坐閱絶景忘春冬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虞　集

番君之有廟於番易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國朝延祐中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敝更新之郡人元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爲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焉郡人

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袁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年衍寬阜因元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以爲番君廟仍作爲宮於其創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鋗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悦明年大宗師言於朝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爲之衣以賜勅翰林院畫音賜文惠觀像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頤神凝素文教真人于有興及朱道沖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誥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爲故萬户齊某世以其兵守鎮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

事之石施田度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
天子清暑上都還次隆興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用大宗
師言新廟之宮宜勒銘有勅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
策世能亡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
易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若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所
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
氏與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故大宗師從其
師受知世祖皇帝事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文卿相莫及位
特進其號曰眞人其大父父有武宗皇帝之錫命若世世祚

饒國建立爲公于是大宗師因祖父之賜宅遠推本於宗家
冉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
不拜手稽首奉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有吳世家於赫番君
相是有歸克渙其羣江南之東惟番最大洪源盛流彭蠡其
匯大納有容保和以沖含生所資神明來宮顧廣千里中城
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別而理之新
宮乃成既遷既好歲久而敝東門有田蔔神攸萃自堂徂基
棟宇言言靈之洋洋來享來安顧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
見寧滯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孫曾孫子思著思存道家
之宮以祀上帝則具是依曷有其替文惠之褒人無異辭有
煒蒙衣天子錫之神之格思食爾舊德勿私爾邦惠我四國
史臣修詞麗牲有碑百神敬其明詔在茲

玉笥山清眞宮碑

玉笥山清眞宮在臨江之新淦實錄以爲本名攀玉山漢武
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故今名而以上清名宮
云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永與其門人錢文詠來
居簫子雲以錢百萬助成之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曇永所
撰上清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
重立有改易失眞者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
著也南唐時皮羽南受知後主刻木爲印使佩之以治宮事
徐公鍇爲纂上清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爲
清眞宮端平丙申主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
鄉人重之爲請於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

宮而新之益入田租以給衆來者日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
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鄉胄劉繼賢曾季謙張嵩老涂
宏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世祖皇
帝富有四年乃得還既而宮之屋日敝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鄉胄嵩老又
作沖妙堂戊午季謙又作三清殿其後繼作日虔不懈而宮
皆新成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元教嗣宗師以其事
來告曰未有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
曇以來姓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
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爲我銘予既
聞而嘆曰山川之形勢爲豪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歷歷
可見然而忽然之間時往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閒寂寞之

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爲次第其
說而勒之以銘銘曰太秀之山羣玉之府廓兮有容若筍將
貯不鍵而固匪索而盈合沖納和神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
司命叅我左右宰我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
制九州文昌之宮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執執其象偉若降精
鶚釜峙停焉燎弗輕食于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
空合神于無朝陽熙熙夕灝肅肅執其迎將執其往復精明
粹融潛滋密充自然遂成沴戾不逢穆穆在朝皇皇在野我
宮恒新以詔來者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於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
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於石磐之里者相傳神姓劉氏

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爲隋時始有廟至唐而益
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踐江南隆祐太后入
贛避之舟行爲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出于險后物色之則必
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數百年之間歲或旱禱之則必
有雲起其東以爲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犯其
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而郡守之
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於版而致敬焉勅賜其廟
曰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功於
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王其
號自一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旱疾疫
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猶仍前代之舊非闕歟聖朝懷
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牲幣奉祠

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墾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
其封以答神庥而以慰民人敢以爲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
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
祐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某觀事劉
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又爲享神之辭曰坎坎伐鼓于
謁之下注酌盈觴解牲在俎神其來思胥樂於舞我東曰曙
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
仁亦廣而武是耶非耶來即於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候
今王天子之祐裳衣有章丹楹朱户肅肅孔容孰敢予侮驅
我癘鬼去我蟊賊豐我大田寧我屋宇爾安我依至于終古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故漢欒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爲廣大高厚巍然其前其巔峻

而並鋭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通焉蓋邑
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相傳東漢欒巴字叔元魏
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
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
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門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
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多
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役使神乃悉
毀壞淫祀翦理姦巫于是妖祟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
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相傳
以爲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
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跡猶有可考而縣
西門曰巴陵門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

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冢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寬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謫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冤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爲廣教僧寺而山巔并祠南昌尉梅子眞與叔元而唐鄧棨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鄧寘孫懋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以爲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棨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山成寧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郤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樂豫章之神利墓存焉其神明在史冊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寔

之冤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紀典崇寧三年賜東明縣柏梁橋欒巴廟曰顯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沖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子眞同命得賜妙濟靈純眞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欒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後三十四年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承直郎達魯花赤郭城保童遵其簿將仕佐郎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羣望神在禱中乙而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旬日之間雲雨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爲沾濡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爲已任齋戒兼旬而不閒厥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紹山張榮與簿及史實協心焉必有以鑒其誠者乎乃得雨而後止爲吏者其處民如此其必有宣教維崇其祖九陵時翁時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曰有敦維崇其祖九陵時翁時舒與雲俱興降邱作神朱紱赤舄尚書郎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壞我識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寧私宇斯潔神君格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嚴孚與論禮惟神不違俯依我人我人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惟旨嘏爲福祉永爲福主有定有藏興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宵寐休明就其奧矣英神來頓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流動滿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斁

張將軍祠碑

歐陽元

饒之安仁玉眞山悳寧廟之左寓祠張將軍者宋亡之死士也將軍初從江陵守高達至元十二年天兵下江陵達降將軍帥其徒淮士百人去之洪州是冬洪又降去之信州會儒臣謝枋得守安仁斷橋樹柵爲拒將軍聞之帥所從赴謝軍謝喜得淮士授誠信郎帳前都提點推心膂任之將軍感激篤義部署成雁行用十三年二月謀言我師來自江右謝分兵千餘人禦之既而自饒來攻將遣爲徽將軍奮大刀斫殺數人前軍稍却後陣大集繞出謝軍後於高岡立幟將軍顧

見驚潰俄矢中將軍馬鼻遍步戰死之我師義其人求之仆
尸中歎曰壯士壯士取衾斂覆之將軍攻數著靈異邑人祠之
水旱疾疫禱之必應儒學教授胡均式入京禱於將軍約至
京求朝士爲文刻祠中乃夫暇至順元年與編皇朝經世大
典明年書垂成感寒疾不能執筆友人蕭徵之驚曰若嘗以
文字有諾責於神者式遄往是將軍也取筏視之曰聞書局
官歐文監明當候式以祠記屬之可爭捷得吉語勉余果來
具以告余曰諾式疾即廖書來永文逸記之又作迎饗送神
詩以遣祠者使并刻之石將軍在孝忠道州人薛曰醴酒兮
滿壺陳牲兮韽辜神降兮醉飽割牲兮飲酒佩長劍兮荷長
戈弓在室兮矢在廚生爲人兮盡瘁死事歿爲神兮降福異
世世有明主兮咸秩無文不廢明祀兮以勸事君神去兮奔

屬鬼兮阜時康民無災兮物無害歎長嘯兮倚天外

金谿二孝女祠碑

胡元瑞

堂三間祀二女子表孝烈垂世教也三百年前縣初爲鎮鎮
有銀場場有典吏銀耗不能償將抵吏罪吏惟二女相與謀
曰地產巳竭銀不可得罪不可逃女生何所用惟有投爐焰
中一死贖父乘爐火灼焰時同時躍入爐兂見者哀號聞者
驚異事聞即日罷場散治免吏罪二女子生下里耳不習詩
禮之訓體不閒珩璜之節一旦孝心所發輕身以死求諸傳
記未能或之雙也於法宜祀今皇帝踐祚制詔州縣前代義
夫節婦議與旌表惟時濟南吳公瑾來蒞茲邑聞二女子之
澤其沒千里淮賢縣之鄒子砦適當要衝民多貧弩不幾于自待之薄者乎然國家之意豈不以爲
職之甚要則用不可非其才儒者于修巳治人素嘗習之施
之天下猶可矧巡檢一方其難易較然矣故有志之士恒不
小其官而樂爲之固將行其學而已鄒子砦卑非所計也彭蠡之
澤其沒千里淮賢縣之鄒子砦適當要衝民多貧弩不幾于自待之薄者乎然國家之意豈不以爲
自恣行者甚厭苦之九江方君縣藝文監修書被賞典得備

明

金谿孔子廟學碑　宋濂

金谿縣令李子敬修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舊規庳漏者補苴之蠹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堂廟之西東廡與遊其民益知鄉道彬彬為趨于禮義他邑之盜亦無敢犯其境矣若是者謂非儒者之效吾不信也閩海元公既辟方君為掾令調將樂縣主簿去官之三年里父老扈臨川鄧立以書來京師求為製去思之碑方君為學甚文而仕日顯異時所書者宜多茲其從政之始故清白而順之方君名積字叔高其湖上之亭余為記也其詩曰彭蠡之澤鉅浸森漫荒芒篁竹盜賊攸棲勁艫高艘其來繹馹發虞孔多詎遑寢食整曹之設厥秩雖卑以去患害以防姦欺猗我方君出自館閣睢資文章實循矩矱君曰毋亟盜亦吾民何以化之惟義而仁誦詩讀書琴瑟在御弗暴弗苛民情悅豫湖波冥冥風月清明權歌相聞檣影不驚方君去只民思無已述詞千碑以勸君子

姓石氏名固贛人也生于秦代既没能發祥爲神漢高六年遣頼陰灌懿侯嬰畧定江南至贛贛時爲隊章郡與南粤接壤尉陀寇邊嬰將兵擊之神降于絶頂峯告以克捷之期已而有功館神于崇福里人稱爲石固王廟唐大中元年里民周諒被酒爲魅所惑墜于崖下神夾行賈長汀舟幾覆咸有所禳諒卽返其廬爽見神來謁之於是卜貢江東之雷岡捆率造新廟壞石爲像奉焉相傳廟初建時天地爲之晦冥録事吳君暨司戶黃君令康黃二尉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亦繼亡遣令祀爲配神云自時厥後神屢顯嘉應州之東北有二洲曰藍澱曰乾渡每當長夏水易洶隱起若岡阜舟楫不通宋嘉祐八年趙抃報政而歸適遘焉亟徵靈於廟水清澈者八尺清漲俗謂無雨而水自盈也元祐元年夏五月不雨編榮山川弗應郡守孔平仲迎神至營孤臺燭未見跋廿霖傾瀉四年東城災風烈火熾將延於庫庾林顏正佩郡章急呼神曰盍憫我蒸民俄反風滅火六年復災耆倪遙望雷岡而拜月明如晝忽陰雲四合大雨驟至虐燄頓息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孟氏駐蹕于贛金人深入至造水髮髴觀神撫陰兵甚衆乃旋紹興十九年鄱陽許中爲郡欲新神之宮召大姓二十人立庭下諭之衆推張銳郭文振心計閎敏宜爲糾率二人謝不能許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二爲正副字雜封之令自得畢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二人也衆以神與心通不日而宮成二十七年禁兵合山寇據城逆命十女玉帛驅鞏殆盡高宗命都統制李耕殲之陰霽挾逆屍焉患止卒弗能前耕私祈焉頃之風順天明一鼓而有氛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祀先王必

城平自是王師南征無不祠以牲牢乞陰兵爲助者淳熙十六年歲當大比州人士劍文槩以夢徵于神夢三十人執高竹而立因更名筌送入鄉選嘉定十年夏大霖雨江水暴漲城不浸者三版民懼爲魚泣禱甚哀水尋退亡害紹定三年黥卒朱先率其徒陳達周進蔡發以叛有旨除荆襄監軍陳塏提刑江西仍護諸將致討夜駐廬陵夢神告曰先將竄番禺爾宜速圖塏密命胡巖起李强疾趨至贛合三寨兵戮之淳祐七年湖南叛徭曾甲嘯衆唱亂聲搖江右部使者鄭逢辰檄王舜進攻如有神立青霄上兜徂駿卒就珍滅九年安遠崔文廣爲變倚石壁作窟穴潼川姚希得來持憲節駐兵守之久且弗拔寇見雲中若旗幟飛翻其膽遂落渠魁乃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氏獄胥吏受賕掠掠良民使之承左司入廟舌吐數寸足懸半空自述其陰私頗悉類有人鞫讞之蓋神之顯靈其事不翅數百而於雨暘疫癘之禱驗者尤夥備見於唐宋碑碣及嘉濟實録濂唯各舉其著者書之所不書者可以例知也寧寶慶間莆田傅燿爲贛縣東尉豔神之爲撰爲縣辭百章俾人占之其響答吉凶往往如神面語之者此亦陰翊治化之一端也吳楊溥時以神能禦菑捍患有合祭法署爲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封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復更之以今額其褒揚可謂備矣至若高宗所賜赭黃袍纏絲碼磁帶及南唐李煜五龍硯至今猶藏廟中云濂稽諸經國有典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祀先王必

以神爲可依故建是祠祀之制也世之號爲儒者多指鬼神於茫昧稍與語及之弗以爲誣則斥以爲惑不幾於悖經矣乎有若神者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自漢及今孰不依之雖近代名臣若劉安世若蘇軾兄弟若洪邁若辛棄疾若文天祥亦勤勤致敬而弗少怠是數君子者將非儒也耶何其與世人異也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後果入翰林爲學士心久奇之今故特徇祝史章法凱之請爲撰靈跡碑一通使刻焉或謂高帝未嘗伐粤第遣陸賈賫璽綬立佗爲南粤王濂按傳記所載嬰之略定豫章在六年庚子佗之稱臣在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前惡知不來侵境而嬰擊退之耶恐史家以其事微故畧之爾故并及之系之以詩曰神雷之岡翠嵸嵯五螭夭矯含精徵崇祠四阿儼翬飛像夔翕絶五采

施陰爽襲人動曾颸發祥傳自炎劉初粤氛侵徼告捷期豈或天星隕鯢爲降靈于人贊化機以石爲氏理則宜大中卜遷墨食龜有聲渨渨達四垂風霆號令疑所司斥逐厲鬼暘兩時禾穫穟穟歲不饑編氓鼓腹酣以嬉建炎德值中衰宮車駐驛巔水麋完顏黠卒大步追神兵暗樹雲中旗卷甲疾走如窩貔莫徭嘯呼引獠夸禁軍荷役據城陴屠劉壯健到嬰兒威神有赫助王師一殲兇豎無子遺貢江水落洲如坻巨舟皆膠牢弗移鞠躬再拜叩靈墀赤日火烈雲不衣洪濤清漲沒石磯陰翊王度功何疑紫泥鸞誥自天題爵爲冀王手執圭風馬雲輿時往來赭袍龍黃帶纏綠五龍寶硯角鑿奇襲藏山中夜吐輝陽陰斡運無端倪霧濛濛如見之休咎有徵神所持委以恍惚邈難知奚不來索庭中碑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南昌城南有佛刹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異僧惟一之所建也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劒一舍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熒然於是建寶塔取舍利藏焉改千福爲繩金塔院落成之日燕梅檀香香氣鬱結空濛中僧伽大士顯形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覩疑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火災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於民鳩錢二十五萬修之紹興庚午尚書張公某來佩郡符復倡首之一日塔影倒現於治工游氏家上廣下銳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壬寅戎馬紛紜殿院宇鞠爲榛翳茲塔頎巍亦且摧剝殆盡乙巳夏院僧自貴與弟子庄宏同袍善慧各抽衣

盂之資溯庫堂於東偏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清泉陶若僧道溟與前三比邱披伽黎衣手執薰爐向塔前發大宏願誓盡今生爲之持歷走民間施者多應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兩時禾穫穟穟歲不饑編氓鼓腹酣以嬉建炎德值中衰有鉅覽自顛隮稠人中咸無所損傷又五色光起塔間圍燦良久而汉冬十一月塔完塔凡七成成各六稜環以峻宇前故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户玲瓏簷牙翬飛寶鐸如語已酉春道溟示寂庄宏等益聚施者之財造釋伽寶殿搏土以肖三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中塑曼殊師利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巖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三門門内鑿以方池紺緑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則甲寅冬十一月也惟我如來宏開度門樹塔立廟所以使其見像起信信爲一切功德毋萬善皆自此生非徒聲觀瞻而已

也別能助地形之勝消弭災害陰騭生民廢而不興是豈人情也哉道溟之與三比邱精進弗懈終能遂所志而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臣宏等不遠千餘里來請予記冈爲歷序其事而係之以贊曰稽首大慈父利益於衆生寶塔之所建種種諸方便聳起霄漢間有如蓋龍角人有遥觀者至誠皈命禮不待登伽藍已足擯驕慢所以四大海無處不建立異僧何國人杖錫來洪都指地發鐵函中有舍利羅光耀奪人目其數過三百封緘重瘞之樹塔鎮其上四衆方作禮香霧空濛中乃見僧伽像作彼慈憫相身被鬱多羅手執青楊枝欲開甘露門以解熱惱故成壞雖相景神幻終不滅影倒治工家下銳而上宏化導於衆生示以順逆故忽遷成焉與鞠爲楊翳然蟄風雨中有不壞者溟等發宏願誓加莊嚴力熒熒五色光出現于塔表萬目皆瞻仰以爲未曾有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欄楯互周迴洞户各軒啟帝網日交參寶珠仍絢爛繪畫諸菩薩以及天龍象擁護於後先生猙若飛動自茲彈指間演殿及崇閣一一皆現前鎮該清淨域福徧一切處畢方不敢見永無變改尊人見有爲法不知皆無爲會事歸一心無非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起樓閣内有無縫塔光覆大千界一涉思惟即墮外邪見

豫章許章二君功德碑　胡儼

豫章許君名遜字敏之其先汝南人漢末其父避地豫章之南昌因家焉敏之自少博學于天文地理陰陽律歷經緯之書靡不貫通尤嗜神仙修煉之術初得西安吳猛所傳精修不懈道德日篤乃以晉太康元年起爲蜀之旌陽令表忠孝除煩苛開諭善道吏民化服黜石變金代民輸賦標竹施水病者以甦慈惠之政流聞遠邇感慕之至形諸歌謠既而棄官東歸遊嵩陽聞丹陽有女師諶母黃者多道術往師之得寶書符劵斬邪飛步之法于是誅海昏巨蛟以除民殃斬江湖老蛟以息水患川澤無罔象之虞山林絶魑魅之怪復治金作柱以鎮昏墊環千里之閭民忻奠安其功大矣章君名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唐秦州都督琨之元孫太師顏魯公之甥孫也文明以世胄之華又從學魯公故其識見才器超于等倫其歷官遷次所至政績具見唐史及韓文公墓銘今獨以其觀察江西者書之文明之治江西也罷八州冗食以紓民財教民陶瓦以免水憂築堤捍江疏

斗門以走潦水民不陷溺開濬陂塘以灌田疇而民足衣食又爲南北市營以舍諸軍歲旱則募人就工而人不病饑復爲長衢夾兩營東西七里而人去害興利碑厥心無遺便所以垂裕于後者其功亦懋矣二君於民功德若此而報祀不舉豈非曠典歟祭法曰德施于民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由此而言二君之祀於禮宜然舉而行之則存乎其人爲按察使臨章公璞有獻有爲刑清政簡乃舉二君之事封章上聞遂命禮官具祝冊每歲春秋方面重臣祭時備物祀祠下諸公奉命惟謹許君仍舊觀以祀即鐵柱延真宮也乃作新祠于觀中西北以祀章君噫國之大事在祀與我表昔賢沒世之功德舉千載因彼之曠與達思慕無窮之人心石公之言朝廷之命一舉而

並得之矣儻郡人也報本之心同于齊民既書二君之功德又復系之以詞曰皇若雄陽天賦非常積仁潔行規圓矩方製錦於蜀豈弟慈祥化全代踰民歸流亡標竹置水沈疴獲康作民父母頌聲洋洋解組而歸送者襄粮神毋授受金篆玉章呼召風雲陰陽禽張毒蟒據穴百里雁殃耆儁盛頸君心憫傷老蛟變幻江湖茫茫人將魚龍紿我慎即化犍卧沙匿潛湖湘誅蟒斬蛟神化無方耕桑藝居厥功莫量表表武陽勳公之孫教育外祖魯公之門高朗振邁出類超羣歌歷中外益茂厥聞爰來豫章觀察八州罷除冗食財用以周易茅閣瓦民無火憂築堤捍江疏竇走潦水患永息民獲相保原野甌窶時罔有秋滁陂滯塘禾稼滿篝生遂樂利斯民之休千里湖山惠施仁流元和政績卓然罕儔簡在帝心琢碑以留歷世滋久浮屠遺邸侃侃石公論世尚友昭茲祀典實貽諸後神功休德同垂不朽

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碑

豫章城南有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者以公之墓在也公咸和初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征南將軍鎮武昌豫章乃江州刺史治所也公至豫章親祭徐高士之墓仰其風節愛其山川言于朝曰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單車刺史居之事雖不行而心實重焉故隨臨終之日與陶侃書蓋公之葬豫章侃從公之意也後朝廷追公勳德將爲造大墓于明元二帝陵之北侃上表并公書得停移葬今廟之後有坎隱然實公之墓故老相傳舊碑載葬去廟三十步初廟近排岸司瀕于汀歲久爲水齧今廟徙墓尽矣而舊碑亦湮沒世俗無知者因

訛爲宋司馬溫公豈以公嘗爲劉琨右司馬故耶鄉人歲時祀事惟謹有以祀壽者輒不得卜復禱曰廟無碑豈非欲得祭酒之文乎遂得吉卜嗚呼公之事載諸史册章章然輝映今古公之精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千載猶一日公豈以余言爲足傳耶特以余能證其訛耳謹取公之履歷始終大概著于後使讀者知公不復訛爲凍水先生也按傳公諱嶠字太真河東太守恪之子也初爲都官從事東閤祭酒補上黨潞令北平大將軍劉琨夫人公之從母也琨請公爲軍復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公爲右司馬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琨以公爲左長史撫告華戎奉表勸進帝嘉之尋拜散騎常侍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明帝即位拜侍中轉中書令王敦逆謀表補丹陽尹公還都奏之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及敦兄王含同錢鳳會至都公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擊舍敗之封建寧縣開國公進號前將軍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公遂有江州之命未幾果反公屯湓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公乃遣王愆期奉征西將軍陶侃爲盟主于是侃率所統與公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公又于四望磯築壘以逼賊侃督水軍向石頭公與庾亮率精勇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戰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其子碩嬰城自固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于公公從別駕羅洞言進攻棚桁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登

公舟時陶侃雖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于公及賊威振縣畸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讓
將留公輔政公以王導先帝所優固辭還武昌公先有痼疾
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
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
史公如故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公之本末如此嗚呼公當晉
室之微能以勞定國豐功偉績不獨著于王室而隱章之人
不受王敦蘇峻之禍公之利澤深矣公不棄隱章而妥靈于
此隱章之人豈能忘公此所以世祀公而不絕也公之祀
固久法余故表而出之求余文者鄒魯南復作詩以遺之俾
與其鄉人歌以祀公其詞曰五馬浮江典午微中原塞擾竟
莫支惟公天授豪傑資宏毅有猷伏劍南來歷嶠崎

嶁戮王室昌厥詞羣賢滿朝挹光儀王事靡鹽勞驅馳速敎
遇陵肆侮欺神器振捏網紀蹙斷析扼險計出奇指顧之間
含鳳披山峻結約逼郊畿乘輿播越徒嗟咨公復奮兵衆義
旗戡敵將士張國威羽書四發如星飛征西遣下荊南助指
揮薇瞻與愆期白石之役天相之殲厥醜類無孑遺策勳錫
爵冏三司廷議所留公固辭旋艤南經牛渚磯屢光下燭號
蛟蟠翻然歸鎮曾幾時奄忽神遊哲人萎遠邇聞赴泯涕洏
邨墓千載江之湄祠宇雖存人莫知神明昭格於赫曦昇邑
庇麻民實思有牲載俎酒載卮願公朝夕無我違

清康熙觀碑 解紹

新淦玉笥山自秦時有九人者避徒役來隱于此後稱稱散
去數百里之間名山勝迹皆其所占若吉水清潭維虛觀其

一也觀額自唐乾封元年道士高士寧所奏請前白霞之峯
常有白雲覆之瀑布垂虹亦傳有白雲仙者於此得道自觀
中出而望之如玉笥然觀後東山綿延如列屏障世傳山頂
昔時有楊仙于此沖舉石上履迹宛然余嘗遊而見之觀之
左有北華山之秀其右則清潭白沙澄江如練有漁人數家
瀟灑灑如鳴琴長松覆之鷗鷺並集於其間雖畫圖之工有
不能及也但觀相傳為危仙煉藥之所而觀前有亭曰南陽
以為鄧仙而設余嘗觀玉笥何君六石有太史黃庭堅詩云
九仙同日上龍湖盡是驪山所送徒惟有鄧君留不去松根
猶鼎煮葛蒲亦但云鄧君凡丹竈之墟亦皆其所遺也而石
又獨云何君與詩不相應又疑鄧乃何字之誤抑二君固在
水之清華若此安知九仙者不嘗往來而至于斯歟觀之與
遠在宋猶盛殿堂樓閣嚴嚴翼翼長廊曲徑與複壁重門相
為掩映誠齋楊文節公題字具存余嘗過之未嘗不周回觀
覽而慨然弔古於斯也其諸老宿若歐陽紹先黃通言李道
一劉如雲皆能修葺觀宇以為其徒庇依入國朝住持道士
周若川班首若愚知觀李希白郭尚陽皆能自樹立觀為叢
林東西道寮之盛又有過于前者而未有記也永樂五年某
攸為神樂觀舞生以記為請余未暇也又明年而成之奉詔
來京師循禮事畢將歸具觀之始末復以請乃為之記而系
以詩曰洞天郁郁仙所都避秦亦有驪山徒九仙同日上龍
湖世傳此事應模糊漢皇求仙溫詔數築壇除道通蜀車玉
笥天降仙冠裾環山百里草木琴清潭上有丹鼎爐危仙陟

降來此圖有唐中葉誰所盧大寧高君起集庶已沙翠竹相
縈紆瓊林瑤樹枝扶疎文節大書照金鋪覺停駕峙雲來俱
塑像儼若天神趨觀者起敬生怡愉祈靈集禧災害除上應
列宿斗牛墟萬歲永奠東南隅

重修福田明覺寺生佛道場碑

雩都漢縣也灌嬰城在焉山明川秀地旺物繁德人善教藏
於邑蓋福田寺之總名統其間者十而明覺焉稱首近額也
在寺之東偏本始自梁天監至唐末五季有僧姓吳諱文祐
家于信豐聞韻之鹿山秀異杖錫扳騎蛇馴虎伏樹刺而居
久而去之遂止于雩是時明覺曰僧伽院文祐主焉人稱焉
吳僧伽云佯狂市肆掌酒無嫌由是焉人驅逐一日竄其圖

竹間大呼竹將焉帝未幾林竹枯死人始驚異邑人曾德奉
垂老無嗣萌意飯之款其門言當有子已而果然有孫德峻
者之汀州武平謁定應禪師師曰雩陽有佛僧伽吾法弟也
寄之一扇舟還纔岸僧伽迎問而徑取之由是昔之笑侮者
皈依詈逐者媿悔而皆號焉生佛矣至祥符已酉六月遍辭
交友無疾而化邑人不忍火之塑而祠焉至于今不壞化之
日邑人邱繼慈遇于蜀之河梁問言疾應偃僂風趨追之不
及繼而數有見焉化身髮鬢嘗生邑之人士水旱疾疫凡盜
兵不測之災祈感響會嘗有狂賊縱火方然望寺而滅又時
毀寺悅惚遇佛投刃而拜凡此功德利澗雩人不可殫紀傳
之父老刻之金石其可信也已可謂靈也開禧勅封靈濟大
師嘉熙加封慈祐淳祐封慧應至于六字可謂顯也嗟夫
僧伽遠矣有作于前有承于後矛其大可喜數自元盛時寺
祖師榮昌三傳焉都綱廣御徽今了明師法號秋月姓陳邑
之著姓洪武壬戌天子命焉僧會以金剛智慧積山海功因
有維新撤舊之功於時火自御書閣延燒而生佛歸然獨存
蓋圮壞宜易維天維佛所以啓明師成此勝事也故曰不有
發者其何以興非歟善哉於是捐貲不愆叩善感施殿堂門
寢樓觀廩湢一新其故初寺有林竹易巨竿後已枯死生佛化
去有竹生其牀下衍而益茂中絕者久之今鬱然滿山皆非
偶然是可書也舊寺三門有唐咸通三年記李少鴻書宋嘉
祐元豈有王洽記各一通開禧勅封一道石刻具存余初來
贛見有坊曰生佛怪而問之少長爭言昔吳生佛化來此出
門不見因已嘆異及來雩陽子友彭君子信偕邑人士孫君
思遠倪君直籍籍言其故且曰了明之善承也子質之老成
郭公銘善廣文黃輔君佑示其所記是用立碑以昭無極詞
曰西方有佛言湮迹遠中州生佛諸佛之選鹿山奇嶷棄而
弗閱雩多善人可以誘說猗嗟福田寺將千年有緣明覺佛
來處焉放浪佯狂變化無方或亡或稵或藏久而益著
信及愆庶滅而長存以福其寓當其在世慈愍利物捍患禦
災有永無歇每歲六月不以蒸熱塡門軋衢白首髫結來拜
祁祁佛母我違有憑有處了明之爲祇園布金梅檀作林雩
多君子幸聽予箴禍福無門吉凶相尋常如敬佛即佛是心

修建饒州府學碑

楊榮

聖人之道窮天地亘古今而益顯故聖人之祀亦窮天地亘
古今而無間蓋其爲道大而君臣父子之倫微而日用常行

之理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一日無之則人之道幾乎熄矣若是則享祀萬世與天地相爲悠久也不亦宜哉洪惟聖朝疆土之廣亘古所無郡邑皆有孔子廟而尊崇之典享祀之儀自漢唐以來未有若是其盛者列聖相承法孔子之道以宏究宣之治者先後一揆屢詔天下修理廟學所以隆報本之義也饒江右名邦宋范文正公守郡時建廟學于城東東湖之北迄元之季燬于兵燹其舊址鞠爲邱墟旁近之民冒爲己業洪武初郡守陶安弗欲窮其民乃即桃源山麓而改建焉中大成殿以祀先聖高明宏敞足稱觀瞻歷歲既久風雨震凌日就傾圮宣德改元建安程暘領教授以修復爲已任當事諸君咸贊成之僉本石陶瓦甓百需咸具乃鳩日興作民之富者捐貲貧者出力趨事赴工廟貌濯然一新視昔百爾器備肄習有齋燕坐有席庖餼有舍祭器有所垣庫者

加嚴賜嘗以載文闈來京師請予記其事將鐫諸石既記之而復系以詩曰大哉聖道垂千萬年紀事之隆昔由然矧惟聖代興學育賢春秋二時薦禋益虔饒實名郡大江之右有廟翼翼壁戲茲久猛雨斜風棖摧楠朽弗稱具瞻有司官守丕隆報稱殿有明命赫赫若臨敢不祇敬僉協勞民工趨令易朽爲堅支傾以正棟宇山立輪奐翬飛翠戟森嚴肅其儀拜謁有位釋奠以時聖神洋洋儼若在茲師表萬世先聖之道惟其大者曰忠曰孝容爾饒士是則是效俯探聖謨仰瞻廟貌學有貞石勒詩以告饒人昌哉脩遵聖教

與國重修孔子廟碑　陳敬

洛陽賈侯思復縣明恕廉勤擢知興國縣視篆纔月爲吳元年永惟將隆化本必厚敎基惟是穫上信下悅近來遠彤之

訟庭自清竭誠感也甘澤屢降斯可云形愛人之實矣是邑故產英碩最其尤者唐鍾紹京宋李先之輩蔚爲名臣騰耀史冊固孚聖門今兹濟濟郁郁不尚有繼先哲者乎邑長貳大興廟學茂育菁莪如是厥效必將表著方來是皆在所宜頌頌曰有文斯廟表茲平川鄉魯是承洙泗是源有倬其道坦坦平平率履以達階之聖垣論嘉沒淵執清以汰復古之規侯功是賴抑抑賈侯民懷其愛母爾師庸厥聖門之役葺歡輩趨材良工哲巧鐫力輪雘煥煌素王之居洋水樂只奚斯頌諸哀裳劒履瑤琚玉藻不愆以式其風肆好八埏流虹垂光講堂孝友張仲來降文昌文翁漢代栖筠唐室邁勛旂常與學殊蹟有美平川章甫深衣時節春秋蚤夜兢持聖訓丕融侯德不替刻石廟庭欽于世世

東平王廟碑

何喬新

廣昌之東圍有祠曰東平王廟者宋戍淳中縣令朱汝賢所立以祀唐忠臣張睢陽也按史王諱巡舉進士累官員源令祿山之亂起兵討賊與賊將令狐潮尹子奇等大小四百餘戰屢挫賊鋒後以孤城援絕力不敵以身死之當是時逆氣起河朔蹂躪河華兵鋒蔓延幾徧天下而王以區區睢陽扼其衝賊死咋終不敢越而南江淮之間晏然不識兵革者王之功也王之將死也西向再拜曰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道家者流謂王受命上帝爲瘟部帥察民善惡而賞罰焉其說窈冥蓋不可究然江淮之民慕王之忠烈且信道流之說故所在立廟水旱癘疫必禱焉其應如響東國之祠其一也永樂甲申廟圮于水正統庚申邑民始修復之時先公爲刑部侍郎記之甚詳歲久滋敝天順八年冬十一月予從兄本堅弟喬福暨耆民吳大成居士揭仲雍大璧寺僧道霖等始合衆力而新之中爲正殿後爲寢室前爲飲福之亭越明年夏六月廟成簪裾佩蕨鞋耆稚聳觀以爲有廟以來未覩茲盛道霖因予弟喬年求紀其成績夫王之忠烈無以贊爲矣論者或謂三生邵州死節睢陽其平生足跡未嘗履江南廟而祀之恐非先王制祀之意是不然宇宙間屈伸變化不可測度者神也神之所以然者氣也得其氣之剛大靈著者則爲偉人發爲忠義之業炳然巍然不幸而死其精爽耿耿者不爲異物澌盡復爲明神無所不之烝嘗樓愴隨所在而著見焉若王是已廟食于茲夫何疑哉初王著神南土號封累加其曰東平威

烈昭濟顯慶靈佑王者宋景定元年十一月所封也乃作歌遣之使邦人歌以祀王庶幾廸游來格降福千民焉其歌曰桂醑湛兮瑤觴簫鼓鈞兮中堂靈連蜷兮未來渺予思兮睢之陽靈之來兮旗纛繽紛駕赤虬兮驂蒼麟霽雲先驅兮殿以萬舂歆我烝嘗兮穆且欣嗟天寶兮多也胡騎闖兮關河昏長蛇在闕兮龍在野悵孰歸兮妖氛靈哀憤兮援戈起彎烏號兮射妖豕北風競兮西日蒼涼力既竭兮繼之以死身雖死兮精爽不亡陟降帝庭兮察民善惡兮降殃祥龍岡之下兮旰之游松筠蕭槮兮綠陰承宇朝出游兮暮來歸越千歲兮毋遠茲土屏蠢賊兮驅獍鬼錫我百福兮壽且社靈之降福兮不那我民報祀兮終古無已

重修廣昌廟學碑

皇帝嗣統改元之三年夏四月同知建昌府事麻城蕭侯允恭行部至廣昌爰詣學宮祇謁先聖先師顧采楠摧朽圖像黯昧慨然太息謂廣昌名邑耆俊多此出焉而廟學不修始非我國家崇聖道育俊材之意吾爲郡佐與有責焉敢不以修飭爲已任乃告太守三山謝公仲仁用圖改作讓既克合侯首捐俸金四百八十鍰爲倡於是縣令莆陽蔡君茂高承晉陽李君拳暨學之師生縣之義民祇若侯意或輸之財或助之役奔走承序以後爲羞乃僦良匠市美材斲石爲礎誕埴爲甎煉蠣爲灰篤日奏功始事于大成殿翬坐朱几廟祀孔嚴旁及兩廡拓而大之自羣弟子以及從事諸儒圖像惟肖前爲正門列以畫戟外爲三門上應櫺星又作先賢祠以祀鄉之先正至于齋舍庖庾之屬敬側者正之陊剝者修之

丹堊漫患者飾之侯蓮來莅縣躬自督勸衆趨趨之不煩執扑經始於是爰是六月越明年戊子春三月始考成焉殿廡靚深門闥宏麗多士聚觀以爲它邑所未有也侯帥令佐師儒舍菜于新宮乃成事焉教諭桐廬郁君忠訓導英山陏君浦湖南王君渙暨學之諸生謂侯嘉惠此邦聿新廟學不可無辭以敷休聞相與伐石置庶下而屬喬新書之喬新惟魯僖公作頌言史克頌焉吳仲庶新潭學王臨川歌之今蕭侯修學養士之勤始無異於魯公潭宇所建立而登歌不作非缺典歟迺具書其成績于碑而系之以詩以昭示于來世其詩曰肹水之曲奕奕新宮孰經孰營蕭侯之功於惟黼侯惠澤孔厚華輪彭彭庚于我邦念茲庠民之父母蘇枯起強惠鮮鰥孀聽徬徨迺究迺圖迺戒工徒迺卜迺謀爰茲甃甓有陶有匠維門有闉維殿丹楹藻棁圈像攸崇憲我材孔良我役惟時閱歲乃成匪亟匪遲新宮告成祀事孔明毛牲斯饋泰稷惟馨侯升講堂衿佩濟濟或誦或絃亦文亦史侯曰勗哉敬明迺德厥德靡修我心有感諸生拜手侯訓惟休勉焉祇服敢遺侯羞麗牲有碑方趺圓首侯之嘉聞百世不朽

新城縣令陳君政績碑　劉定之

江西建昌新城縣令陳君貞韜以正統辛酉歲去任至今成化丙戌二十有六年矣新城仕于朝者潘順傅顒來告曰新城人相與伐木運甓構亭立石以待當代君子書君政績垂久遠敢具錄以請予固嘗知君者但未悉其在新城之詳今既得之其宜書焉先時新城多黠吏爲民害君至任黜退之代以謹愿者邑庠東舊祀李泰伯呂南公諸賢久而祠圮君

僧寺田七十餘畝棄不耕君請以給貧民無田者邑民爲王府校尉物故輒徵其家丁代役君請勿代止終其身英宗皆從之版籍舊多詭匿貧富無所考役以不均君綜核清詳自是兼并無幸免寡弱以息肩遠年流徙復業者五十餘家負郭良田濱大溪歲被水患課民築堤種榆柳以固之夏蔭彌望秋熟頻仍迄今賴之治訟明決民莫敢欺鄰境民亦間以其屈抑求直君早年學詩於翰林檢討陳先生璲登宣德庚戌第及在新城以詩誨厓諸生朔望升堂講說聽者傾服政學之餘時延耆儒秀彥訪問所缺遺否則靜坐焚香鳴琴賦詩以自適蓋在新城僅逾三載去新城來永新予永新人也是時已官千京鄉人來言君政嚴奸民猾胥重足屏息曩時

蠹蝕閭井間者今挾貲浮舸南遊湖湘北泛江淮平人稍快
予心喜君所爲未數月君以知者薦來同考壬戌會試既出
院遂簡爲御史由此新城永新兩邑皆以君不得久於其位
爲歎君爲予言員額在永新儻久亦當和平如新城爾以初
至不容不廣繩矩以除舊弊惜去之速不克寬以濟猛也君
在一時民牧中眞爲可稱者歟君湖之臨海人本官福建布
政使其子選傳君經葉禮部會試第一人繼君爲御史按治
江西至永新少時從君宦游處也其縣永胡舊亦嘗爲御史
贓汙狼籍冀選涵貸之選卒罷其官無所貨而禮貌之如前
輩論者多君澤民宜其後效法爲可也故予爲新城之人懷
君惠者并記之豈獨以慰其人之思也哉新城之學而仕者
其亦有可矜式於君者矣抑世之有民社責任而於其在位

時已見忌于其民甚者羣咻而去之觀新城民人之於君又
可以自愧而知夫民之本厚必有所不得已而後薄也孟子
曰大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又何尤焉

思賢阡碑

吾邑劉楚公沆薨時宋仁宗御篆其墓碑曰思賢之碑故墓
前阡曰思賢阡墓下之鄉公子孫世居之曰思賢鄉統於
區曰思賢區里統于鄉曰遺直里取仁宗輓詩此日悲遺直
之語皆著君思也若賈昌朝墓碑御篆曰大儒元老當時榮待輔相大率類此今公
其鄉名曰大儒里名曰元老當時榮待輔相大率類此今公
思賢碑刻已缺仆而區鄉之名思賢里之名遺直皆爲齊齊
區鄉里奪去以爲名至于公墓所在于孫所居之區鄉里乃
復別冒他名惜思賢阡三字筆勢奇偉大書深刻于石碑不

知何時徙龍腹渡溪濱山麓鑿崖石爲趺而植之增刻五小
字曰孝子段永立蓋徙置之者段永也去公墓所踰半舍矣
子屢過而問之旁無段墓亦無段兆其零落已久欲復公墓
道蓋無難邑之有勢位者與吾同志能爲助贊一一復之豈
非忠厚之風乎

瀧岡書院祠碑

瀧岡書院祠爲大理丞鄒公瑾而作也公當靖難之師及同
邑監察御史魏公冕死于位一時若天台方公孝孺臨江練
公子寧廬陵曾公鳳韶分宜黃公子澄皆凜凜然有叩馬采
薇之風仁宗昭皇帝曰方孝孺等皆是忠臣大哉王言與師
尚父義士之稱炳炳千古羣臣祇若德意罔敢差池諸公咸
俎豆鄉賢或書院以專祠之正德壬申某歸侍易齋大夫疾

三年而疾小間大夫命之曰永豐吾宗國也寺丞御史之列
其可以後羣公迺奉命以請于邑之士皆訢訢相告庠生裴
康陳本劉斌陳奇李觀可劉希昭蕭旦合辭以呈郡守伍君
文定督學政田君汝耔協議韙之亟下縣立二公木主於鄉
賢大夫復命曰寺丞公吾同姓也其率族屬祠而祀之使從
兄守泰入牒于郡郡丞朱君奈分守陳君洪謨巡按李君潤
符縣以入官故址曰東義倉空地爲之曰公之精爽其尚憑
故土乎族之長光緒孝子姓元化垂聰等建堂於中前爲鄒
氏大節祠外爲瀧岡書院繚之以周垣歲以祭鄉賢之明日
潔牲俎而行事市碑廡下使國寧來徵文以告來者嗚呼人
莫貴於自立自立莫大於忠孝忠孝不失以善其身則雖流
離顛沛刀鋸鼎鑊而天下後世猶哀慕而章顯之矧於同姓

孚若蔑德棄義負國而辱親則雖尊榮炫赫秉鈞胙土而子孫且羞以爲祖矧於天下後世乎愛繫之詞以誡吾宗詞曰昊天生民孰有正命維忠維孝以若恒性福福無端貞脆有定章其淑慝是爲殃慶百爾君子盍以爲鏡孰無此身奈何弗敬

王守仁

平苓寨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閩之間騷且四五年于是上命三省會征乃十月辛亥子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走庚申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與湖兵合斬首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其業廢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平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苓寨之石非以美成重舉事也

平浰碑

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卯冬舉兵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以綏之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巢丁未破三浰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鄉迎道耕夫逾野父老成歡農器不陳于今五年矣我常業還我家室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區區威曷遏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黃鄉保築城碑

贛江省邊郡也其屬皆巖邑牙錯閩廣之間而安遠尤僻遠編戶十里爲保者二十七而黃鄉尤深阻大帽山跨連三省

歐陽鐸

去縣治遠旁邑又懸不相及賊穴其中斷西南二路蔀石布溪答即無道可問異時掉臂往來莫有問者正德初西出掠縣臨吉爲弗寧朝廷用陽明王公督軍務始議征之調集兵夫用葉芳爲鄉導二年克平芳死有衆七千其兄春領之久益縱居民不能完其妻孥壬寅之變戕官殺軍而遁東嵫虞公守愚適奉簡命至有以攻瑕之策獻者公笑而不言密與左右薛大夫行敘遣去如後何其智者則曰鑒事當於其近救患必於其所致往者多故非由宥官兵不相及然邪令請于黃鄉中處設立巡司督兵以譏增隘備官提卒相與犄角如是則節短而應疾然野宿亦不可常必築城堡濠塹其外內爲公館營房以待官兵居守又請自縣達各保皆立小學聘師爲子弟式庶幾意與法存以徼惠於無窮相率趨於督府下兵備下縣勸議物土田舍貲欲乞諸鹽稅之餘工役則百姓願盡力瑞金知縣趙勳覆之加詳焉薛大夫受而欣然曰難得者時易失者機賊平而民情若此機矣督府公明仁愛豈於閭民惜費邪益有大利者三強梗彈壓則有所不敢爲患潮之寇顧後則不敢深入上兵有室家則心繫緩急惟吾所用之或曰小學之立文乎哉曰化俗所以弭盜其勢緩其功遠矣東嵫公受而制酌焉具本末驛聞得添設巡司乃檄有司出稅餘斬艾蓮舊建立城堡凡若干丈中爲公館右爲巡司小學附館之左營房附司之右陸墀雄固

層巒失險旗幟明鮮鷹隼來翔蠻爾黃鄉遂與大縣等哆乎
地利之不可已也孫子五事三曰地其言形變詳矣然必知
變而後得形得形而後利可居也黃鄉於法爲隘爲圮爲爭
爲交中更豪傑多矣而莫有議及者事固有待邪闇之治兵
如治疾嘗之以平劑雖不奏功亦不致斥後而病日深不可
治此則養之之過也金石草木鳥獸毒烈之味峻投之病亦
峻已然而死亡繼之此則決之之過也不求近效不幸後功
除疾務盡衛生務周表裏司命不必其身之嘗留非妙達脈
理而誰有愛人之心者不能於乎黃鄉之城文武之事其爲
方諸除疾衛生尤大且悉室家笑語與伊吾聲蟬連相聞豈
惟今日將百世實賴豈唯南嶺諸邑唯是臨吉惠劇汀漳廷
袤千里可無突門毀垣之虞矣於乎豈非仁人之功哉

宋寶慶通判贈敷文閣待制曾忠愍公祠堂碑

宋至咸淳德祐之後天下事殆若破隄壞鄣不知塞孔所從
出矣大臣竄身圖免則忘顧主之忠小臣獻城乞降則廿事
讐之辱反面易心鮮復自立於人道者舉四海皆是也獨吾
廬陵之上倔然以忠義抗振其最顯若丞相文信國公國天
下後世所共敬慕蓋思其事與天壤俱久長不泯矣乃時先
丞相死者又有寶慶通判贈待制泰和曾公世多以丞相就
義從容爲難能視待制殺身慷慨若少易者不知二公蓋易
地皆然不當以難易先後論也夫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
死制相之與君其受事社稷可耳故社稷一日未亡則相不
可一日遺其君獨死茲信國間關四走流離千挫奔赴主后

於南北播遷嶠海飄泛之外至六年幽縶燕獄人心天命鮮
復或然幾微之望然後不得已以其身殉焉斯所謂仁至義
盡雖聖人不能易其行者也乃若待制在寶慶則所治有大
夫之衆而所守有士之制其身與封疆人民相存亡無他異
任可託委者不以慷慨自詫絕欲從容奚就哉故公之判寶
慶與並時安撫李公芾之守長沙其事同則死不容或異豈
信國所可例繫也乎故余以公之死推比信國誠論其心與
事之符合不在難易先後之迹也公名如驥字德稱棨淳祐
庚戌進士歷官所至具有功績用薦判寶慶郡攝守事是時
元兵既陷臨安而湖南城守望風靡潰莫敢獨長沙寶慶堅
持角相持故公與李公迄著節死一時明年爲宋建炎改元
太學生上書言公事詔趙公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謚曰忠愍

宋既亡元不爲立祠明興百有餘年褒表忠節宏治丁巳巡
按湖廣御史曾公昂檄郡守馬公自然疏言之事下巡撫御史
沈公暉議可遂合祀公於寶慶城東參政賀公祠中春秋有
司莊事著爲令嘉靖壬寅巡撫江西都御史汪公玄錫復檄
泰和令王春澤祀公其鄉則始建祠邑東城祠地據澄江快
閣之勝蓋即公死難時書考功印紙所及者也後十有六歲
丁巳巡撫都御史馬公森仍檄郡縣春秋嚴祀公若寶慶勿
懈公八世孫忭歷兵科都給事論議風采冠一世數以直諫
詿罪竟擯斥不大用而給事之考太守望宏官刑曹時又嘗
執奏囚讞被詔獄幾殆幸言臣疏揉以免太守從孫御史翀
與給事同朝仍疏劾權姦死杖下蓋公之世九傳而三著烈
聲章章天下人耳目豈非其風之動奮乎遠裔及讀公家傳

又知公九世祖安強始以進士提舉湖南中因值蠻亂其從來久遠矣後之登斯祠者觀曾氏忠節所開先世風槩將不有勸感興思發揮其行事庶幾公一二流澤不泯乎公事載前志傳及羅太史洪先所撰寶慶祠記甚備余故不述著乃嘉令祠之成作迎享送神詩使邦人歌以祀公而并刻之石其辭曰諏吉日兮薦嘉旨睇郤原兮臨資水涉蒸湘兮混洞庭跋公之來兮波帆颯其冥冥蹇將濟兮風曳之悵執留公兮莫知余悲公駕玉軨兮挾兩虬下上天門兮麾澄江之曲洲明月爛爛兮清風瀏瀏公神與游兮不知森秋北方之強兮厥種殪滅公驅厲鬼兮爲宋蔽賊後三百禩兮公神茲顯皂我華風兮俾戎警遠公追聞祖兮從烈孫導忠引節兮又戕訛弗弛以與兮厥亢世世報德始兮宜永勿怠公祀

南豐縣銘功之碑

南豐縣隸建昌郡東南境稱江右壯邑負閩廣衆山之險會嶮巖穹谷上造雲天幽篁深林旁入無際以是三省姦游往往聚羣黨嘯伏其中或時施擾四出則必指南豐爲嚮往故在成化正德間其邑遭毒劇屢焉頃歲二省既更被鳥夸患點徒因乘隙矯處爲難是時南豐之境方晏如民未有以爲戒者丁巳久寇漸忽至遠近蕩駭城中外人爭逃匿長吏憤莫知爲計進士臨川令林侯若雨適奉牒有事其邑既竣悄還棘邑縉紳先生暨士若民睹變私籌議侯佐卓犖才通事理能提出奇智兹不可攀權爲一邑障罪然懼侯事任無相及脫辭其曷遂遮留計侯聞之慶然起曰果哉事且迫矣吾即不能爲若邑障其忍視吾君之城社烝庶播越哉雖然事係於上下之信而信成於令行之無抑撓吾以身徇若邑諸君必或信之矣抑能許吾令之不終撓行乎皆應曰諾不敢負公以自貼隕滅於是侯下令民有臨城不死守謀潛逸者殺無貸令布而逸不復其舍者沒若產爲士餉於是民皆爭乘城誓死守諸先逸者日相次復舍侯乃料城中丁壯暨招募之衆計得廣狹步可立守士一人壬五爲伍伍有長伍倍爲甲甲有總凡長與總各從其隊將樹幟爲表俾相使若臂指簡其驍健熟技擊者游兵巡徼無敢亂犯者以軍律徇晝整旗鼓夜多燎炬備鉤衝以禦非常節煙礮以齊衆力部署既定上下咸一志惟侯之令行乃十二月辛巳賊舉衆三千人薄城侯升高臨望見士之外視者無一不懷死鬬心曰士壯若此賊安足拒乎俄有報賊徒三噉高峯旗先登者城外卒立殲之持其馘以獻守士固占賊易與氣益倍頃之賊遶合五道並進攻勢甚熾侯麾士奮格各獲夫貫毒弩殪其渠比夜使衆襲斫其營奪大旗攻械以歸甲申賊急造雲車飛梯攻城鑿門旁闚覬石潰守者穴其上燬鐵汁投焫之稍遲侯乃縋死士下蕭葦縱炎逼賊因大却明日賊大治攻具燔城外廬火延麗譙人且亂侯嘯方救禦竟無患又明日賊分徒五道並進攻勢甚熾侯麾士奮格各獲夫貫毒弩殪其渠比夜使衆襲斫其營奪大旗攻械以歸甲申賊急造雲車飛梯引以臨城呼號出角觝蒙鬼物怪獸狀惕衆侯顧笑曰賊技不太窮邪矧車高臨埤其引動易傾反第嚴備待之耳乃相咿要害各設布搠木柵伏兵械其中計賊梯附城即併力鈎擊橫斷之示士以必勝算少間賊車果自敗守者鼓噪相謔賊環怒氣沮計莫知所出乙酉乃諱潰擊之

尾其後也侯私度不敢之民不可令追戰許赦以弗死縱之歸於是賊黨密相戒自後無敢窺南豐矣邑父老咸焚香泣拜曰侯誠生我願借履鎮邑中立祠報侯德侯固避不之許久之有監司至乃令民列侯位名宜祠中用慰衆誦思即今既八年矣其邑太學生李良翰曾鉅輩始來都述豐人意以狀謁余文載之碑曰侯功德在邑宜百世俎豆之茲無小大方朝夕致祀禱不有名文鏡堅珉其曷用垂永久余曰然吾聞古畏壘之民事庚桑則嘗尸祝之於其存也在法不有能禦大菑扞大患應祀典者乎林侯之於南豐既合矣余辱讓太史銘功示後固藏耳逸不辭二生請特敘侯事撮其槩并系之銘焉侯名潤字若雨閩之莆田人余丙辰南宮所校士今任南監察御史風裁嶽嶽振一時人方大倚其施用銘曰

建昌東維南豐肇邑山水紆盤人文秀蔚在宋多賢樹休揚勳肆我明興厥問隆士修行業民勸乃稱奠邦歷紀孰踰反側在歲丁巳流寇奄熾奪我農畔驚我市肆突來三千薄壩以寨集若虓虎踞怒奔前侯侯林侯蔑夫之望輒車在邑既戒攸行訊寇指紅惡焉心忡彈節還旆奏膚功儒衣秉麾名衆登陴委蛇言笑坐奪其屢叛固無馴致之者中丞使捧敕懦俾襄豐人曰嗟賊來還啾微我林侯室家其擄豐人曰嗟有城敢睨微我林侯紛竄若遺繹繹既共我令說同允鑠衆志亶堅孰攻礪厥矛劍楯森周賊來沸蚼覬我悔謀顯允林侯繄世鮮儷天活我民俾侯卒事民誦其德士述其功匪侯在邑孰完厥封額額之城既鐫既扈孰遵乃壯侯猷是經侯去其邑豐人式思尸祝載祀報衍無期太史談銘

俾琢貞石纂告休聞永勒亡極

安遠縣報功祠碑

儒者之效仁義以提躬禮樂以飾戰陳軍旅戡禍亂而除凶殘抑豈非儒之功用而世或岐而二之何耶夫文事武備仲尼所兼舉而不敢懈至行三軍必思與好謀而能懼者茲儒者經世成務不以偏長菲成能也我戰則克庸非愷此以出之也哉明有大下二百年名世頌賚後先紛紜既姒姒在功牒炙列聖泳涵浸之澤民物極盛而豐學寖因之萌作寇攘姦究之患蓋歷世所不能免者矧我江右襟負江嶺之會乃虔一郡特據諸境上游介閩粵荊黔之徼隙長山穹谷深林茂箐亘彌八老無隙剽猾數匿其中蹤跡詭伏難捕詰嘯聚散劫則環四壤皆糜潰而安遠一

邑獨當蹂躪之衝正德中陽明王公膺虔督撫之任爰拔樁棘蒙矢石親履行間數年始悉諸醜類苗蔣而種薪之虔人咸誦戴其功然在安遠為尤至故建祠尸祝無敢怠忘公去虔餘四十年宿黨寖道以聚暨嘉靖之末厥衆遂盤焉三省界中所攻掠殆無寧日大吏揮莫敢嚮則託撫為蔽安計其屢叛固無馴致之者中丞堯山吳公既奉命秉鉞視師乃進諸將吏問故歎曰是安得復跗往失遺後艱乃絕其招請特疏暴賊罪惡於朝詔合三省之師徂征兵既大集乃授謀各帥分道而入安遠一路則前令長令郡丞李君多祚主之李素得邑衆心既受約即潛徒出賊所未料夸其壘合諸師電擊賊潰滅無遺類斬馘係俘至多不可勝校下歷平二巢益震讋靡措公下令殲

其凶渠數百輩餘竟從招順弗問於是虔諸邑始奠厥攸居而安遠人固自謂拔塗炭以臥茵席仰公幸更治若陽明公之重鎮臨其土也邑紳衿佩集父老子弟謀曰今之有公不猶昔之有陽明邪今昔功同而報異人其謂我民何乃鳩衆協工即陽明舊祠撤新之奉公配其右方又諗李君積有德政於邑矧亟從公破賊其勞績他吏若倅俎豆一堂無以等秋泪報思於義殆可皆曰然遂計所以樹示不泯曰必丙文鑱之堅珉庶幸久無壞乃因余邑應承本泉以徵銘於余既謏弗獲乃復曰吳公功德信不作陽明公矣夫二公功德所自出其本不在武事之建立也陽明公以大儒振一代公固闓其風而與起者著流顯績彬彬詩儒者施用要於仁義禮樂固同條而共貫也諸士思其人不論其世可乎抑禮生

而祠之非古也自農疇之祀庚桑氏始也漢有石慶韓稜之祠僅出一時之慕德者暨唐狄梁公宋張文定公繼迹乃益章傳焉其人固當百世祠之也若今安遠之祠二公豈非後狄張而同樊與在記以勞定邊與能捍大患者皆應祀法則茲祠其既合矣余故樂為之撰列成碑石又著之詩俾邑人士詠歌益永報思於無窮其詞曰帝赫有命德閟時競自我天覆疇敢弗順有倔匈荒嶺喬之閒脇閩吭粵厥郡古虔崇山嶐嶪巉嶮亙參林箐闌閃豺虺攸憑崔崔安遠逆踵亟殛踖我良畛鞠就屠庳昔有陽明伏鉞紓衡靖此蝪喬儒以兵奪厥螟蜮滋布嘉穀薾薾生并育四紀閒閒盜敢余灌誰其嗣昔俾長悖禍萬徒旅拒拮邑麋都翊墟若市交剝孰盱剚允吳公荷天之寵既虞遠庸抑愴近訌往晢戎行

曰撝岑閫猝披下歷萬箇倏僵旗仆鼓歸休將士兆黔匈顙紛訖穫事祖桓李令安遠墅命小摩大樹杆邑以靖邑有賢祠言報往功功邪德邪孰軼我公嬈逋湯明活我蒸人我食我飲敢忘夕昕爰諏長老暨大夫士配德作明永欽世祀於稽往哲宋張唐狄祠像著德百代靡斁安遠之祠庶其似而刻石以永太史之詩

旌表竇氏貞烈之碑

嚴嵩

瑞州府通判姜榮仁甫之妾竇氏死節事聞詔賜碑旌門表之曰貞烈正德七年夏禮部符下省府太守鄒侯璠合部吏士耆民言曰自古貞媛烈婦必經變故而後著于史冊今觀尚書章奏所稱不為盜污死節者山西之邵多至三十二人瑞賊煽亂彌年攻剽淫暴甚獨竇勵不可辱之節棄然儔伍間豈怵威顧身比比然抑造次引決畢命草莽不幸不為人知者或多也賴天子神武殄殲羣兇乎亂既成彰善斯舉而安俏弗飭其實以激勸于後其度地樹落伐石屬辭史氏以稱明詔褒寵節義之意於是高安令翁素使來謁辭謹按竇名善惠京師崇文坊人也嫁為仁甫妾仁甫以冬官主事出判興化尋改瑞州華林賊乘間來攻瑞城仁甫方署事亟拏郡符付諸竇出集兵捍賊賊斧垣入竇度不可復脫匿亟潛竄符賊執之又執其子婦怨釋之獨執竇行高安民盛豹一父子亦在執竇語賊曰此人可遣還報諸官官必以多金來贖賊如其言竇耳語曰我不死者以郡符未白也汝還言於官在某處無念我我即死矣至花塢鄉見道傍井始賊渴求飲遂投井死賊相顧駭歎去六年五月十三日也明日仁甫

求以歸面如生瓚城南僧院今祠在瑞城東迎恩門內志石係之詩詩曰皇降下民厥賦惟均嗟茲寶姬稟德淑聖慕蓬在門好靜寡言爰侍君子守官來筠筠襲寇盜稀突烝奔竄林麓嘯呼成羣乘閒竊發遽侮于垣氛焰翕張載驅啓行仰天大呼有淚盈眶詎敢愛死以汚犬羊緊郡有符君子畀我符存罔負我死其可盤盤者朴曰于花塢有洌彼泉實我死所奮身一躍目不見水躬豈匪卹義之是取如金出冶如玉全璞如彼松柏挺然聚落古有二賓投崖而閒爰有彭萬起流以盡烈烈實姬匹之昌皮駢美載筆以賂于後誰柱史郡伯抗疏首稽天子亦惻制書煒煌表厥里宅迺相城東作室嚴嚴元楹綵門有奕像贈邦人至止烹牲是祀旨酒既清邊豆維楚鼓鐘送尸款款歌舞天子萬年金湯四維邦之清寧人以完嬉爾有室女始始秀眉閨閣不出豈識悲思刻辭堅珉以載帝德以揚令芬以示民則

周相

復密都統廟碑

密都統廟者宋咸淳末建原額忠勇元至正年改今額都統宋官密伯領之故稱密都統爾云都統盧州人起門吏舍人統兵鎮撫州咸淳十年元張榮實呂師夔寇撫州都率衆禦之及賊至進賢縣西賊盛氣呼曰降者乎闘者乎都統怒厲聲罵曰鼠豎敢與我闘遽麾兵進兵雄氣吞賊賊辟易十數里至龍馬坪連戰數十合殺傷相當城大益兵縱圍之數重矢石如雨都統令其部曰今日是我死日戰或得生部各勉之部悲憤皆殊死戰自晨至晃都統面中數矢拔之又戰血流被面呼聲震天身又被四矢三增

衆多闘死無一人降僅餘數十人都統豎雙刀令衆曰視吾雙刀突圍衆曰諾都統輪雙刀如驚電賊兵將目不得瞬觸刀鋒碎額斷項闘肩裂瞽飛血赤通道都統先其數十人突既得出徐殿之南走渡橋板陷被執賊雄其勇舁之歸見其帥宋都解解咄曰壯士拘慰欲降之不屈繫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碩爲賣國賊使我志不得信萬碩黃姓江西制置使陰通呂師夔自洪退也撫致洪撫俱沒一日都解命師夔劉槃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誘以官都統不爲動語益不遜槃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叱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解衣請刑遂死觀者盡泣下嗟乎烈哉龍馬坪鄉人壯其節相與歸葬其尸封樹其墓立廟祀之相沿三百餘年鄉人於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歲時伏臘必祭祭皆欣欣如子孫之於祖父然觀風者不能爲請於朝載入祀典春秋遣官已爲大失何近年以燬淫祠去之嗟乎伊誰爲之無人心一至此哉余觀風亦二年髦昏不知侍郎曾前溪舊居龍馬坪爲余言之且言廟毀墓將犁爲田余謝前溪機有司廟之墓封樹之碑之誌之銘之使千秋萬歲祀之

蘇公眉源新成文昌橋碑　湯顯祖

郡東出數十武絕汝水而梁中于信旰連于淦章冠蓋郵驛之使無虛日率以東行爲良橋宜廣以紓而居人旅子肩摩踵錯其亟於斯也固晝夜然矣橋之以石也宋嘉泰始也橋之名文昌也宋寶慶始也而唐季柏倅虔再記乃云汝江趨文昌橋非橋也堰也入元兵燹相仍橋政無所考至嘉靖間

守陸公堂與令林公恕卷石易木則其先樸也六十年而命
隄復水以全力注橋橋敗將盡趙州學所記橋隄足兩存者
非耶後視敗卷乃有土其中水入而灟宜矣守張公試輒募
民毀故整而加大者四數年而丞晉江朱公于讞署即檄驟
丞孫耀祖募修其餘仍樸為梁成且三年矣而倏以爐公私
歲病為春夏間水暴下橋敗石犬牙立破船而漂流卒不可
救者歲常百十人號哭聲被岸而莫敢以告以告而莫為綏
急者費也天以蘇公惠民至而顧視其址曰此豈不可更耶
耶視帑帑虛募民民劬吾有以處此矣夫民上所使也閒之
用地者以利用天者以時而用人者以和不和而強使之千
萬人不能用也和而使一人焉可也和莫如以道公清微虛
遠以道正其體顯允陳超以道宏其用與物無營而與民有

善而寬其過得可而止其容蒼然其中穆然永期而士民安
之豁如也潦疵導休善氣條遂公所起意莫前用庶於是者
稚士女皆知公有意乎成梁而未知所承也有馬之婺婦人
持其半歲孤兒來訴曰是兒家累千金欲得者衆嚮無以實
此子公喜而頷曰役其瀆矣令婦人出而意示其宗老曰時
散則孤兒安以焉設誰爭彼者乎宗老以語婺婦人婺婦人
曰謹如命公起曰信哉必若所為府不汝與也立為緻匠于
開化新安所嘗治金隄者以爽而擇二月良日首事以開點
司莫不允笥公乃進耆老百工而敕之曰若知為梁所以固
乎宋守王君讀始焉為石梁石屋之平以板火漏其窾江風鳥
之不可向撲昨之火猶是也愼無樸與板而以石上下之綿

黃司空廟碑

豫章城南三里許為南零零三面環三祠零東行數百武迤
澗而北極於平田徐孺子墓在焉墓稍南為漢陳司徒蕃祠
又西止於江為晉司馬溫公嶠墓墓右為祠近為大族所廢
東北里許為司空黃公祠仲舉太眞事皆表著豫章人人能
言之唯黃公起梁陳間南史稍軼祠亦雜穢與諸神廟等雖
春秋血祀不異而問司空遺事則豫章莫知為何也新安范
公博物朗識治先教化舉廢興墜甫下車即修葺澹臺孺子
諸祠墓所在弔軼景哲啓遲詰來人士翕然向風次復溫司
馬墓歸侵祠址修陳司徒祠黃司空祠聞名摘實鳩工庀材
不暮月而封樹增崇廟貌改煥志功德示不忘也三祠鼎然
于南零之間高風在望余忝幸而在事諸祠墓范公業已有
記會司空祠成謬以記屬余安能為役哉按司空諱法興字

仲昭新建已嶺人史稱其忠義有膽力能距躍二丈日行二百里此之為異已自天授又嫺書疏明練領為士民所推即所著持居然經世之規侯景之亂公即合徒里閭內為桑梓保障外為建業應援何其烈也時太守賀訓下江州公已監知郡事起名無何陳武帝將入援金陵李遷仕中梗帝命周文育領西昌為備公以兵資文育破遷仕而自屯新淦據豫章上游已而侯景遣于慶攻豫章將拚公不意公卒破于慶殺之自是景終不得窺大江以西大江以西人且較然知有逆順摯兜不敢相附諸鎮之援伊得自堅公之力也改領高州刺史封新建侯永定二年新吳人余孝頃據豫章與周迪之類兇于經書者可考後復易為石杠取其堅固可垂永久撝孝頃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已而迪反公又平之內史熊曇朗反金口公又平之累功進爵為大將軍領江州刺史光大二年大舉北伐公為都督出廬陽大收礮車步楯之功道兵合肥梁侵掠郭勞陰則又駸駸乎仁義之師矣比加侍中封義陽郡公鎮壽陽薨贈司空謚威肅章人血食之自梁陳以來至今未改也嗚呼江州高州公皆政郡也與豫章不相及豫章人何以祀公益豫章者交廣之喉脣吳楚之要會金陵之門戶也豫章不守則金陵受其衝交廣之貢賦不入楚蜀之委輸必斷故公一守豫章而于慶之衆敗孝頃之據敗曇朗之叛敗公雖無朐朐偏裨之政而大有造於豫章者三焉況身兒鋒鏑覆危險出民水火而層之祚席之安此其為烈又豈一梁一陳之力哉大以豫章賜公千世食邑此所謂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宜也靈光巋然高山仰止謹稽首為之銘曰天柱正傾地維紐絕濟時艱難非才則裂

咢衝蒙物情大駭蕩然無庸挺生英哲實起桑梓誓眾勤王指顧摧靡迺援建康迺振西昌新淦既都羣醜殲十北伐之師稟藻茆制威敵以謀禁掠以義迺廟食於此范公為政仁風在茲景仰高蹤復新廟貌祠閣銘桂蔡琴瑟既具萬舞斯開神其至止願言祀之福我元元十風九雨陰陽幹旋神亦告余鑒於明德惠我哦兮乃土乃粒

龍興橋碑

鄧元標

昔者先王愛民甚篤慮民甚周也備其不虞有司關者慮其道路有司阻者載在周禮纖悉備具如造舟為梁濊濊猗猗之類見于經書者可考後復易為石杠取其堅固可垂永久民不病涉而又有形家因之以綰穀下流為人文地者此龍

與橋議所由起也顧費鉅時詘遂成道旁之合會閭帙吳侯來邑薦紳耆老文學卒史復上其議侯聞欣然曰夫茲地蘊靈鬱奇久亦下流空洩之故且寨裳滅頂者歲有吾何敢後遲閱兩臺使及觀察守相咸報曰可侯首躬倡諸士民爭出貲應計費數千緣是始事脩數百武廣四軌崇數仞稱奇觀矣諸生耆民某某告成事脩數百武廣四軌崇數仞稱奇觀矣諸生耆民某某過而偕予祇友王學博鉉微記予竊竊世為吏者神情必有所注注於下則慮民隱注於上則窺睿為工以窺睿獲上者十之九即邑事廢弛不暇左右顧矣侯汲汲民隱是急又以澤民者造士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耶兒是欲有事茲橋未果有童謠曰欲此橋興待福安人民不知所謂今橋成始知侯為福建南安人神告之矣凡欲成不世之役者在

先得民心得民心而後能得其力今智者輸財能者竭力匹
夫深仁湛恩淪浹膚髙欲民樂子來成功之速如是得乎侯
初令順德創閣蔽霄竟有魁天下者是橋舉多士從此起矣
昔崔雍州得美材數百章橋之人以名崔公橋侯雖欲不尸
其名不可得矣擊博嘗過邑江山之秀草木和柔月朗星疏
偕諸生泳游其間不減沂雩風致予雖老尚有志四方行當
探杖尋學博盟登茲橋一問棋者漁者歌侯之德澤予侯名
崇周字熙偉號嵣梅世以名進士起家敬系之銘以永侯思
銘曰漢庭治世數吳公後先政績古今同驅石何年至海東
跨虹矯矯若游龍瑞氣鬱蔥如貫虹碧水丹山映遠峰芭蕾
孕秀起豪雄千秋碣石紀侯功

復豫章城三湖九津水道碑　萬　恭

豫章氣脈南自梅嶺萬馬騰空而北下聳華山衡朱嶺指杉
雲峰而東渡河擁白湖嶺而北走聳岡前銀又西渡天王河
播為大陸北而浮者蠻而突者垂天之虹者涉江之龍者歷
上雄旗岡上講麥山折而東踰佛頭塔折而西抵南關稍折
而東掠武場入焉為灣臺初又折而北為永和門西歷府基
至德勝門又折而南其中脈壁新建序擁曰道兩院而盡于
鐵柱宮左二支為閱司梁二學者為龍蟠右三支為蕃司為南昌縣為風坡盡于廣潤門者為虎踞南
一支一入進賢門東為正學書院而盡于軍器局一入進賢
門西擁京山廣積倉而盡于惠民門城中蕩水者為三湖曰
東湖曰西湖曰北湖而城中洩水者為九津曰五行津曰五
事津曰八政津曰五紀津曰會極津曰三德津曰稽疑津曰
庶徵津曰福極津有沙以抱之有水以匯之是江南一大都
會也又章貢之水西指吉袁臨瑞之流大潴者為贛河一千
里繞而左又軍峰之水東指杉關建撫之流大豬者為撫河
四百里繞而右繞而左者穿樵舍吳城入於湖為西鄱湖繞
而右者穿楊家灘趙家圩入於湖為東鄱湖兩湖又北駛五
里始混一於彭蠡顧二湖九津之水與西河屬屬隔絕脈不
肯歸附西河入西鄱湖而獨蜿蜒蜒出內水關穿廣潤章
江德勝永和四門之城壕而過之東歸蜆子湖艾溪湖出牛
尾閘趨楊家灘入東鄱湖夫三湖九津之水顧舍其近而遠
是圖去其所甚便而附其所甚不便是豈湖津之性哉蓋城
中之脈從西而東又折而北而西而南故城中之水為氣所
抵遂從北而南又折而西而北而東山逆水水逆山交互紐
結而不可解以散乃信饒二河之水自霞來而會南九二郡
之水自宛來而會都昌大岫導荊楚諸阜控彭蠡之東為大
龍蟠臣廬大岫導荊楚諸阜控彭蠡之西為大虎踞鞋山既
障湖口截翕而三湖九津之水道悠悠洋洋六百里而始浮
於江蓋至是而北門之鎖鑰備矣是又江南一大佳風水也
事在張學士碑中宏正而前風氣疑聚人文宣朗祿食足名
臣巍科足名賢而今安在哉後來者鄙乃徒苦三湖九津水
患為不克恢復故道又從而為之外水開洩諸西河葉故濠
堙為市肆堤為魚沼以恣彼貪暴豪強之豁壑而城中之水
患日博風氣日散者將百年矣豫章刺史范公以聖賢之學
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講人事間以咨司馬氏指掌而畫之
斷焉清九津之舊源紀三湖之故額培錢堤之原脈葺華蓋

之培削毀魚沿塞外關深斯湖也鑿斯池也若廣若袤悉丈尺而從事焉藏在府庫圖在象魏且命司馬氏文而勤之貞硯揭諸應門之右告我父老子弟萬萬世愛而護高以永嘉患我豫章之元元司馬氏懼其久而玩也係之以銘曰桓桓刺史南國之綱不解于位外大邑是疆理我三藏而湖之水范范理我九竅而津之水湯湯我血氣我治我華蓋我岡反我璞質完我金相彼何人斯胡不虛震澤之腹而自埋肺腸不念刺史苦自取滅亡河洛思只終焉允臧桓桓刺史匪居匪康我有顯蒙刺史庶之我有饑人刺史穀之田則有塵澤則有梁父母孔邇遄撫我南邦

築五圩碑

豫章北瞰湖黃溪渡而下巨浸衍為平沙非三壤故疆生蠃口繁則與水競利奪而成壞為圩者五曰余家塘黃泥坽雙坑圩萬家塘王甫港皆若崇墉然括內成田以數十萬跨南新二邑屬之糧以萬計下瞰四十八圩即五圩成四十八圩皆壞也五圩敗四十八圩皆魚也嘉靖初載洪水決余家塘再決雙坑圩其時縣官困于財水民詘于力三載乃底績圩民若竭澤矣踰六十載乃復故壤萬曆十四年春徂夏霪大水四月決余家塘破之決黃泥圩又破之決雙坑圩又破之決洪洞無涯田殫為湖廬殫為渚室而憑者椰而浮者停而沒者敝巨浸而下而圩民野廱子遺矣南昌何侯邁乃留匐行乘舟隄行乘屐救死掩椰問疾賑饑已乃約圩民諮之曰吾聞嘉靖初二決猶然疲三載蹇之也奈何今三決而不圖一勞永逸之也無已則錮石堤乎圩民曰是沙壤者亡底也安所置石為侯曰吾知所以處此矣歸白上大夫括官藏三百廿金募水民田夫以萬司馬治方溪湖堤法從事焉蓋黃河橛埽法也法以草小緼密布于下方置板焉覆以草茵內實以土凡以巨緼貫小緼之外堤人拽巨緼則平舒席捲而墜諸決中視眷杵勢一而功十者也乃三月而三決盡塞上饑又處之以術善之善者也昔東周君欲為稻西周君不下水東周患之蘇代為東周君以術干西周君遽下之水稻乃大登夫為稻術亦何常之有哉今何侯為稻術莫如成壞成壞術莫如塞決塞決術莫如橛埽嗟圩父老宜令世世遵何約法也毋惠世不東周君稻者

牛尾閘碑

豫章東郭有奧區焉南提于蕭橋而北距諸河水溢則大澇水洞則旱野不可田宏治中祝刺史瀚大發粟七百石聯長堤西始石亭莊東抵牛尾坽延袤四十里北障大浸入鄱湖而南壅平田數萬畝命之曰大有圩圩東鋼之石閘江溢則閉以拒浸湖濫則洩以平田是霄壤之業也隆慶初妃龔屯田使大器捐二百金成之俄水決西閘丁刺史應嶽發粟百石以葬俄又將圮萬歷中周刺史良臣護之石凡八十金十四年春大雨至于夏四月湖江海接也圩浮若綫閘況若竇勢且決東閘南昌何侯屬意災民乃巡陌阪饑藥病扶傷活

饑民以萬數歸報陳中丞朱直指徐屯使范刺史請金粟數
千計號于堤父老曰以金粟賑是乘桴救溺也徒盡梓耳何
益吾其以修堤賑田尚永利焉乃循大有堤東視牛尾閘循
而嘆曰閘龍口者其堤之吭乎閘鷹翅者其堤之臂乎吾令
歲竄又焉逃之蓋赴義亦死逃死亦死其從也法也其死也
扼吭健其臂而已矣乃大伐人鋤東之所未理者及西之理
而未堅者及版之腐而易潰者費屢四十金耳官不勞而自
集民不振而自趨田不闢而自稔完計也父老爲司馬公乞
言乃號父老于惠民亭言曰余觀大有圩閘而知數年之中
長吏所經略良苦心哉彼漢循吏傳所稱說勻陂白堰安足
道哉古有北山公者平太形土壤而堙諸渤海之尾河曲公
笑而止之北山公長息曰吾子堙之孫堙之子而又子孫而
又孫又堙之無窮盡也而海不加深何若而不堙採蛇之神
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于帝帝命夸蛾氏子負太形而厝諸朔
東若何侯良苦心哉今而後我父老屬其世世子孫永無忘
夸蛾子之力可也

鄧襄敏公大忠祠碑　鄧　澄

正統己巳襄敏公以副都御史殉義明年詔命贈公資善大
夫右都御史賜祭諡遣官諭祭官其子瑞南京大理評事同
錄方志私史蒐揚大書累月煌煌乎若公忠於朝矣而公吾
郡人也鄉邦聞宜有一席地以奉烝嘗而久曠不舉郡中一
二縉紳偕諸青衿若里三老始各呈列守令監司具申殿陳
侍御王中丞各亟下其事乃相郡之東偏得廢署焉地若干
畝官給費爲金若干自中丞而下各佽費俾其四世孫繼祖
繼忠得以儒衣巾奉祀其祀冀春秋入歲編以爲常繼祖繼

忠念覩牲有石而載筆尚虛謂小子其盡有一言以示永永
寫惟英廟土木之變學士大夫尚不難於死顧所以死難何
也成師而出君行臣從雖奄人執事識者共憂軍前勝負固
未決也及寇圍四合萬衆土崩刃交夾如林鏃飛如雨縱鳥伏
獸竄又焉逃之蓋赴義亦死逃死亦死其從也法也其死也
勢也故曰非死難也今從事後觀之三犂之赫濯方張百戰
之軍容餘勁行邊家法近在乡皇遠則澶淵之役萊公實尸
至今爲宋盛事彼狡然闔也豈無枝柱士大夫之口乃師未
出伏闕諫次大同諫疾馳入紫荊關扼險又力攀郭定襄諫
其諫也有獨有旅是猶曰衆頌知其不可也師崩衆殪如張
英國輩皆久歷行閒直相踩踐魚肉爛亡血塗原野耳公獨
從刀林箭雨中挺身策馬翼上冀突出重圍及從入敵營而
叱背盟辱恩其骨幹神膽實有以壯行在之威靈踰年駕卒
南歸雖天佑我明默啓其衷而公靈爽英威亦似陰有所相
助公乎公乎誠自有所以死者也方寇之肢公也肢裂體解
先軫無可歸之元蓑宏有化碧之血而白公爲諸生時木髮
脫落皆手自函藏子孫竟用之并其生平衣冠手澤遺文以
望岦公預自知其死而然抑受之親者毋敢毀傷與嗟嗟畏
首畏尾老死牖下者何限黃腸永隧彼所載朽骨腐肉耳毋
以其身爲者乃以成其身固公之所以爲公者哉夫豈直信
其一旦之決者比也余獨疑以公殉忠烈烈廷議易名顧遺
其忠豈以公所爲忠者易見而平生歷於謐法因事有功
之褒應事有功之敏當互見與今廟額曰大忠所以著公忠
者益煌煌備矣余既摭其實勒之碑爰銘以詩曰在帝五葉

闡竊國柄嶽嶽憲臣執法以諍師出否臧帝狩于荒僭屍敵
野流血成江萬死不死意氣彌厲躍馬衝堅力詘磨壘維裂
公軀曷損公神表冠之藏一髮千鈞二百餘年新宮奕奕菀
菀桑梓九松柏慘天霜雨根石柯鋼窠散月高儼帝畫熊
公所游從穆如清風公所咏歌勒石山中肅肅泰秋秩秩遵
豆章甫逢表大忠之後大忠之後克順克孝凡此邦人有位
則傚以爲不信瞻此廟貌

新築樂安城碑　徐良傅

樂安者撫屬邑也撫屬邑六臨川在郭內東鄉先年罔盜開
設縣設而城築金谿近有城獨崇仁宜黃樂安三縣未城嘉
靖辛酉盜起闖廣連入三縣無論層汙燔灼即女史寓妾子
他所負印竄草間與百姓同冠服如此彌月亦不復可以爲
邑矣是歲寇至金谿掠其西南二鄉傅郭三十里而止近鄉
之民猶得入城相與保聚假令金谿尚未有城其不爲三縣
乎使三縣有城亦當如金谿得相保聚不至屠汙燔灼長吏
負印竄草間如前所云已疑也以此知邑之繫於城基重就
三縣論崇仁西去郡治九十里宜黃南去郡治百一十里樂
安西南去郡治二百四十里寇從永豐寧都來先入樂安從
廣昌南豐來先入宜黃越二縣而後至崇仁二縣有城寇狠
顧恐一縣議其後必不敢輕犯崇仁故樂安宜黃之城急於
崇仁而宜黃視樂安差近即有聲息一夕可達郡治樂安則
遠又多深林長谷迴溪曲洞鳥道崎嶇而屈折聲息非三日
不達郡得報點兵集餉又復三日乃至而寇已揭載去矣由
此言之合三縣之城孰有急於樂安者故樂安之城如此其
重且急而前此莫有築者非不知也無堅志厚力以主持於
卜即良有司惴莫敢爲其擬擬者直幸其身之無事以爲可
寄之後人而無與其憂爾矣中丞柏泉胡公松督撫江右逐
寇畢約躬省從徧歷三縣嘆曰古守在四夸猶重門設險莒
特陋不備春秋譏焉若之何無城以憂吾民協謀於巡按御
史殷公顧言始事於辛酉某月某日訖事於癸亥某月某日
瞭望之樓守宿之舍咸具樂安之民見城之成不見費之及
也踴厲鼓舞歡公之賜而又齋洛凊淒感前之未有此而受
福之烈也願誤次上德被之金石昭示罔極辭曰於皇有明
九葉彌昌六合同氣八蠻來王崇極而學於粵之野入我內
地毒我矜寡皇帝曰嘻是烏可宥簡命撫臣孅此羣醜於鑠
撫臣來自環滸甲兵十萬藏于文儒揚旌奮鉞分命偏裨曰
衝令者謂何安此室居唯天子威中丞是揚唯天子仁中丞
是宣穹碑永存於千萬年

重修梅家畬至黃家園碑

崇禎十有二年己卯夏大水江溢于修德鄉五都之間始若
駭漂終乃大圮保人之壞游如也鄉邑大夫遂人以咸懼邑
侯無錫秦公憫之甚曰是不可以日月契也我乃先之則慶
言于衆曰凡壞之入以力報也邑人之嘗宅其良者以患準
也齒老之雄于旅以或腐于力者以才差也名相遠實相近
也功相若者事相半也我則有大福于汝後人是年十月度
里裁庀步執劃畛耦量時景役以日至弗或敢匿遂有長長

有八以郡有督督有五人涂有植柏有八表官往有專專歷
三職程事而終不愆于素自梅家畬以屬黃家圍丹桂坊緜
眡之三百七十丈五尺有奇而止側輸不及十之一衆目砥
之弱則倅之廓以恕怒則麥以敵之廣與崇方水乃注之而望
之綱如也已下則埤其表翼翼也凡百有十日以訖工不加
昔矣又倍敦焉嗟乎國家嘗有建義之役矣淮之爲淮則有
洽口之師矣其始以人之功爲已弗功也辭之辭之矣若之
何以人之勞爲已勞也身之且身之而弗身其勞也則曰吾
不敢爲利焉左稽而右息焉民之不爲鮪鼃者猶幸爾古
之儒者嘗以是爲已病也或不待請而爲之甚乃不惜以其
躬衛之曰吾學吾道如是也秦公以儒者之治治之又安能
已乎明年庚辰大水執以立植無遑于泝清江舊史楊廷麟

樂而記之辭曰自古在昔乃牽乃韅乃涉其兩華陽以別南
曰蛇溪維小皐攸同蕭水漱之遶曰滲岡前之爲此成甘年
或七八年乃至歲易秦公成枳以仁以勇衆力以倚土樂云
良使我人曰枳我公之爲德制身者道物制者才公則有之
曰王國昌徵我宅田曰王國昌正我徒我車曰王國昌成易
洽我士我工嘻乎晴予江之永矣副者其前良乎念茲戎勞
敢告月日

御書閣碑

國朝

康熙丙寅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五載也治隆三代道邁百王武功振而四
海澄清文德敷而萬方於變士多操縵安絃之樂野有家給

人足之風議禮考文垂千秋之令憲巡方省嶽洽億姓之歡
心受正朔者已極雕題鑿齒之聚頌盛德者不假瑤環銀甕
之詞郅隆之盛亘古以來所未及也臣世鼎猥以樸質持節
西江察吏安民而外仰見

皇上崇儒重道之盛心凡有興文造士可以數揚聖化者勉力
圖維冀効萬一之私伏查南康府屬廬山之麓有白鹿書院
原係唐大子賓客李渤讀書之地宋初置書院頒賜九經及
朱子知南康軍疏請勅額經書塑奉先聖先賢列像聚徒講
學而規制益宏自是以後代有興替我

國初前撫臣蔡士英亦加修葺近復漸至廢頹遂檄令前任
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臣高璜會同布政使臣張所志按察
使臣孫蘭分巡饒九南道副使臣查培繼公同計議專委南
康府知府臣周燦楊工庀材重爲修理於是廢者葺之傾者
補之應創置者增飾之若殿宇以妥先師堂廡以居師長號
舍以處生徒庖庫以備日用以及亭臺爲觀瞻之美橋梁爲
往來之需不踰時而煥然一新乃延南豐孫紹臣湯來賀以
主洞事開筵授講四方之士負笈而至者以千百計彬彬乎
極一時之盛矣復業

望上允臣所請勅踢

御書匾額經書隨復檄令南康府知府臣周燦於書院內東南
爽塏之地建閣一座供奉所頒書籍以昭敬慎之恉乃楹桷
領額之工亦催兩月告竣時同襄其成者見任提督學政按
察司僉事臣何楝督理驛道僉事臣王兗善分巡贛南道僉
事臣丁煒南康府同知臣陳琅通判臣甯立隆星子縣知縣

臣趙世祜分董其役者南康府經歷臣劉從恩照磨臣胡登也臣竊惟自古帝王凡發一令行一事非但立法制於一時亦以垂顯庸於後世我

皇上以淑哲之德建中和之極君道與師道而並著治統偕道統以同昭今書院之興雖在一方傳之史冊千百世而後頌

皇上之聖神文武者豈亦其一端也不有紀載之文何以風示奕禩臣不揣固陋謹拜手稽首序次其事而系之以頌頌曰

兩儀嬗化五精流運海闊日輝見雛出震歷世相承功高德峻重熙累洽皇圖丕振爰及我

后惟庸作聖既奏武功亦敷文命一人作則萬方以正堂哉皇哉於斯爲盛微臣拜節盥厨江清仰承聖化述稽儒林白鹿

洞山峯功成入告

帝曰俞哉惟汝所請乃命禮臣併咨祕省寶篆煜煌煇映由彪炳遠望五雲光涵萬景相地卜時飛閣傑構五老倚巒雨湖環帶禮明樂備多士思皇名教樂地兔曰文思舜曰文明帝德光華異代齊聲轟轟鼓鼘勤古鴻名匡山並峙蠡水同清

新開通濟河碑

齊之千

皇帝御天下四十又一載九州內外悉主悉臣海無怪風貢使相望於道決河且告成功天休人事罔不聚順維時則行知進賢縣事三韓尚公本朝勳舊之戚平南大國之裔其紹下邑之符來親勤民之事蓋五年於茲矣始至按圖視地喟然曰進之人文不競居民洊災者由形勢之變遷也元鳥之詩曰景員維河周公之城洛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古聖人猶致渾焉屬在有司而可忽乎哉且志所謂山如負扆水若朝宗者進之形勢也壇山幸無慮河水躍而東而官廨旁有池曰旱塘汙穢壅閼不可以不治也遂躬率民夫操鏝畚土剷其垢潛其源指畫水道所出入曰如是如是居民緣謂不然已而掘數丈得故道石甃宛然並於河舊傳趙宋時有辜記者神僧嘗度斯治孰謂公之不假圖經而合也異哉方是時進言者曰溲溺解而昏淫除流瀉入而靈秀發水之清濁氣之美惡也前令築兩堤堵河水內流請加功焉公曰已之民力傷矣不可以復也居二年乃更合僚屬而詮之曰吾之有志焉而姑已之者非謂其難前令而爲旦夕苟且之計也

貲待詔之議曰塔完故隄增畢倍薄勞費無已此治河下策也吾聞之也因人故無功故惜費惜費無功不可以謀久遠蓋嘗覽是邑之圖而嘆息矣往時浣澤常湖之水匯於城南不支不滲截然安流由新橋入城折而西由西折而東北出城又折而北此地勢也溢而東水盛而倒行之使然今乃自南馳而東吾不知變遷之何日也僚友士大夫有相余者予願捐貲復河之故道雖勞費不敢辭即日詣河塲詳度地勢議河先扼其百會之咽喉不虞沫湍之蕩折也議堤使峭如澶淵之鎖鑰不用尺寸之彌縫也得傅氏田若干畝而罷之諏吉興事肇基於河凡開河百丈有奇既廣既深洋洋乎巨浸哉河之外築堤堤長百丈有奇孔固孔厚蜿蜒乎若虹之飲水焉河入城爲新橋橋久陷構石鼎新凡幾甓橋之

下淤沙如大阜爬梳鏟塹嬉突者窪然成壑矣迪用匠若干夫以錢募錢以日給虛往實歸懽忻子來公先若干錢若干夫以錢募錢以日給虛往實歸懽忻子來公先不避寒暑或昧明或日昳必親往其處斟酌盡善焉既勞心又勞力以一身而建合邑之利一日而百代之衰此數十年父母勗邑者之所不及也公治河既成渠兩傍鬱及泉中間參差治百千坎春漲捽掩少上既脆薄易動又當流順下如山排人力曷加焉公之善出奇不煩而致功者其方略類此史傳稱治水者必曰禹功而李冰史起鄭白之徒猶得以次其名於河渠之書且尊用公其功名豈在徐武功陳平江下哉公為邑城鮮狐鼠之奸民絕逋糧之累所以塗賜後人者蓋有無疆之福焉願繼公者無忘勗役也公諱某一時同城

襄事最勞者龍山司韓某捕鼯俞某主簿吳某宜書乃作頌曰伊昔建河礪山帶河岐豐鎬洛王居有那白天命之地氣亦多青鳥小道經傳不泥眇仰進賢有嫻東阿德曜所居形勢逶迤熊嵐霧插仙嶺雲摩雙流九曲雪浪銀波如卧龍蟠縈繞婆娑烝為偉人躍會星羅經時伊呂抱道邱軻孰寤其冗而別有沱孰韜其鋒而不盈科高岸為谷自古如何理抑數壞靡由物過惟變乃通惠我神君維何平王之孫肉水既莫外瀾斯介乃築長坻乃梁水門乃阮平畴乃夸高邨新河渾渾注於公門咽彼故疾丸泥啾啾夫豈異時堂不卓施禹廟二渠公功允如寧宇需公任鉅隆頌詞河洲杉公烈休天吳歛翼陽侯屏息敬共護持年千萬億

廬陵縣移建學宮碑 彭家屏

蓋聞素王受命立制度之三徵元聖察時啟文明於萬俱有而無位功侔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德冠皇王之首是以環林壁治一窩縣以同風稱萊合聲懸貞明而不歇青芹翠藻自昔為然員笈橫經于今為烈惟此吉州編壤廬邑名區上當吳紀之交殫於牛女下接衡灣之會界在荊揚山則南嶽分支底青原而歸極水則灊都始滀匯白鷺而成川地勢方中土風滋厚珠圓玉潤砥岸不枯陰蔭陽琴林泉自美百蕪蓁殖庶彙咸亨是以英彥挺生名臣輩出里稱文學冠蓋如雲鄉號儒林簪纓接踵粵自有宋以迄前朝論人物者廬為稱首然數十年來老成凋謝光談索然繼起寂寥典型墜矣川原缺色雲物黯華試問所由抑知其故碧鷄金馬本米并格

盡若非范宮南來安得秦航知化則學校之基重也矚乎明已惟廬學之始建實宋慶歷之年迨遷徙之議興在明成化之歲越孝宗庚戌又二徙焉以致堂構愈舉規模益隘棒蕪翦翳牧豕羣鷄逐混市塵之內當事者憂之欲移建者數矣或扞於所議竟成築舍之謀或紲於所資空作望梅之想乾隆七年明府鹽官錢使君界以為夏絃春誦化俗之樞機西序東庠政刑之根本佛時仃肩力圖興舉時則有若鄉學太學生羅玉來首捐二千餘金倡率先導緣是諸紳士扶義雲起輸忱臧舉不市月而為數萬緡有奇乃於舊司李故址卜食墨馬其地則庳豁爽朗高明有勝博暘坦夷鱗眴無際前則雙流瀰瀁春水文波後則雄嶂岩巃曉嵐重帝於左則螺峯玉

嶺竦喬木以蓋蔭於右則白燕西原千青霄而巍嶸俞曰壯哉此基扃也於是徵材荊右榱桴如林剖石崑岡磴砍若旱劉篆不棄磧礫無收遂乃廣袤三氏大名工師般爾擊侶石來徙蘭擢徒石至因曲就勢小大不遺盡狹於牆奧輪如見屯抗大成之峻陂闢崇聖之寵宮巨棟洛磯鴻梁駭飛梵舞縱黃熠之稱捷難以陵顛即離朱之至精亦將眩眠越有勾陳之迴衛列宿經馳似閣道之周陛環金羅拱極棣鏘鼓鼙鼓鼙

擊靈鼉山鳴谷應顏蒙知警聲聽成閒更有禮器之庫敦奚盈几法制班然琴瑟在堂元聲希爾恍聽舜韶之奏如觀魯廟之儀共識蜂鳥機尊無勞博古豈若槃和亭竹無遇知音爰樹戟門以達檻星其間類池在焉架以虹梁梵以破石和風蕩漾碧檻游空皓月澄鮮玉樓倒影其旁傳以名宦鄉賢之祠重門洞啟華撻高張仰止芳聲具瞻清躅又於崇聖之後矗以尊經之閣百丈玲瓏三重岌業丹黃浩汗杜庫無遺簡牘縱橫曹倉莫比閭前又列二祠東祀歐陽西祀信國兩行閒氣川嶽秀鍾百代高風人倫物望亦有兩齋秩然攸立閟華閥燁煒有俾杏壇再啟楓市隅維閒表修衢俛睨猗歟隆構希世莫睹壯文以來未之能武作鎮南服同符東魯垂綴包絡既完總表華閥號曰大成之坊和新宮之規制大備摧輿於壬戌之冬凡再閱寒暑落成窮奇極妙上憲嘗臨山鎮星連下扶籃極縣彤相間木盡縵文金碧交暉主皆締繡此非常之巨構希世之豐功也昔郡陽內史修庫序而多士景從征西將軍開揖塾而學人移向莫不垂諸竹素備在芸篇則刊勒之典碩可後歟況家屏居雖眾苑籍本廬陵鄒犬閉閣邑居無慕松楸醫巫逢畫錦之秋叨任承宣之職此日講堂禮嚴瞻茲桑梓之宮牆他年樸棫菁莪慶我枌榆之子弟則此操管之業敢以非文而辭哉其有諸紳士姓氏詳列於陰銘曰西江之郡於吉為奧邑薈乎人才含章挺生思絢道德藻拔天庭世載其英廬惟首稱嶽鯤川精

展矣地靈雖曰地靈亦由學校文翁守蜀石室興教范甯治杭饗宮有造濟濟多士繫此廟貌廬學始建惟慶厘年地既疾墟棟亦綿延屬在成化迺徙遷擇處湫隘混并市廛賢哉大令作人是任文治光華在此數仞亦有鄉望揖金勿吝慕義馳風輸忱接軔乃撰其辰乃卜其地大木是求文石斯致王爾爰錄公輸自至日省月試學有執事峻陛崔巍靈宮巍巍層覆耽耽高基巘巘鵠鵠棲梁嶪嶪龍蟠案太虛有象崇岡匪屈樞星將將洋水湯湯鐘鏞以喤鼓鼙鼓鼙邊豆大房惟鄉先生祀於其祊瞻彼朱垣朱垣漏迤仰其華閟華閥燁煒有俾杏壇再啟楓市隅維閒表修衢俛睨猗歟隆構希世莫睹壯文以來未之能武作鎮南服同符東魯垂此貞石永永終古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行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大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修亦自力於學幸而有立以顯於人將以慰安夫人使不負其所守而歸之于瀧岡以合於先公之藏也修既不得供養於左右又不得視險而封以安其魂魄是以蓄悲茹恨終天而已

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廉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頋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知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別其所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門指而數曰術者謂我成行在成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

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廉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頋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知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別其所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門指而數曰術者謂我成行在成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

嘉祐以來遂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魯國大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大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兼尚書令越國大夫人今上初郊皇考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陰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遺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

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
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
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
百戶修表

明

粟岡阡表

嗚呼是爲吾都麻洲冷水塘彭氏徙河南夏邑派高祖仲寬
居上之墓墓在粟山岡蓋祖考琢公左云其元孫端吾侍
御視艱兩淮爲之大封而碑識焉予爲表之曰天道於仁人
之家深矣始必有轉徙拂逆之施以寓夫遺碩存仁之意然
後付以毓賢啟祚之祥以收其蕃衍食實之報一世百世罔
弗獲者若居士可觀矣按居士姓彭氏諱仲寬先世居吉水

木口與東龍侍講水厓方伯宜所戶科右給
諫元性中陽守念素諸公同族里至達泉公始徙泠水塘公
子琢琢生居士則侍御高祖也子生雖泊悶父老傳述居
士貌美如冠王謝翁張存忠奇之有女四人許字第二引與
同居於是居士爲張贅壻居士倜儻不羣根器自厚視人急
心欲濟而力不逮念翁素封數稱引君子富好行其德以相
風翁爲隱然適歲饑父子應詔上賑粟二千石里中陂池諸
水利更修築靡遺皆本居士力贊至今誦居士之義不衰張
紹春暉堂好事者爭相賦咏居士有人生皆中草誰解答春
暉之句翁嗟賞久之至欲中分與產產且不貲居士私念四
鄰愛宜均我奈何以同居偏被罔辭謝翁愈益憐愛頒籍貿
少年太英發以爲憂士幾何果一疾不起時爲永樂己丑距

生洪武甲戌得年二十六張孺人少居士二歲稱未亡子男
二伯悠遠甫四齡仲悠久即侍御公也季悠淡躬勤紡績以節自苦手撫二孤俾至成人則呼伯汝其明
農作食子他非汝所事呼仲次好修又奸游游則南北惟所
之將大吾彭此地不足以羈子也若盍當孺人之將免身家有
冠雞日午登於屋向北中立而啼已復下而仲生居士喜曰
吾聞男子生而志四方雞兆不誣兒顧當在天下之中孺人
謹心識故詔之如此已孺人疾終正統戊午五月年才四十
四葬本里浮冰蛇形令甲節婦五十得旌孺人不少待世咸
抵腕伯氏生東震東震生集賢無子子張氏子曰蓮蓮生華
志忠生第三子清乾繼彭祀仲終孺人喪客游楚冯至夏邑
而定居事詳鄒南皐給諫所撰孝廉公誌中娶吾廬陵劉夫

人實生伯子孝廉諱中美登嘉靖乙酉科連不得志春官棄
去理學名世子好古登嘉靖丁酉科仕爲新城同官兩縣令
祀名宦仲子中孚萬歷癸酉貢上授在平訓導子學古萬歷辛
癸未貢士授開喜白導孫健吾萬歷癸未進士端吾萬歷辛
丑進士即侍御君之賢亞魁萬歷乙酉與侍御同登侍御而
下爲國子郡邑諸生者彬彬於樂哉盛矣翰音登屋其偶然
耶要本之居士質仁引義克當天心故樹德自南發祥自北
於此遺果於彼食實籍游徙之微權昌仁人之嗣祚深哉天
之於居士也予又竊於侍御有慨焉昔我歐文忠公宦游中
外而老於潁其表厥考崇公之阡之在瀧岡者叙述仁孝至
感泣鬼神千古以爲美談崇公後爲居士因人行德猶求生
之念文忠後爲侍御明本封阡非有待之私士紳間且見者

廬山記

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官亭北對九江九江之南爲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餘左挾彭蠡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曰天子障彭澤也山在其西故舊語以所濱爲彭蠡有匡續先生者一作俗出自殷周之際遯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裕受道於仙人而適遊其巖遂托室巖岫即巖成館故後人感其所止爲神仙之廬而名焉其山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迴垂五百里風雲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巖反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

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此其化不可測者矣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之所罕經也太史公東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陟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巖上有懸崖古德之所居也其下有巖漢董奉復館於巖下常爲人治病法多神驗絕於俗醫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間蔚然成林計奉在人間近三百年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昇仙絕迹於杏林其北嶺西巖之間常懸流遥落激勢相趨百餘仞中雲氣映天望之若山有雲霧焉其南嶺臨窗亭湖下有神廟即以窗亭爲號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謂感化（缺文）七嶺同會於東其巖窮絕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見人著沙彌服凌空直上既至則踞其

峰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爲之異又所止多奇觸象有異比皆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廿泉湧出泠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白於龍首也南對高岑上有奇木獨絶於林表數百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鷗之所翔元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爐山孤峰獨秀起游氣龍其上則氤氳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峰殊別將雨其下水氣湧出如車馬蓋比龍井之所吐其左則翠林青崔白猿之所憩元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藥萬物之奇畢聚其異而已耳

唐

寶應寺翻經臺記

顏真卿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初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元晉車騎將軍父琰秘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宗之盛稱謝康樂每一詩出都邑莫不競寫宿夕之間士庶皆偏臨川內史公以雲無識所翻大涅槃經語小樸質不甚流麗乃與沙門范慧嚴法勇慧觀依舊泥洹經共爲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暢質文相宜歷代寶之盛行於天下其餘感神徵應具如高僧傳所說惜乎階高不改棟宇咸無眞卿叨刺是郡茲用愾息有高行頭陀智清結發洪誓精心住持法堂之遺構克崇先達之高蹤不泯大曆己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會設嚴供而落焉以爭卿業於斯文見谷紀述後之君子其忘增修乎銘曰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衆經中尊曩無肇啓嚴觀是因實賴同德宏茲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絶史野文兼部彬一垂刊削百代咸遵遺迹忽睹高臺嶙峋載悲徂謝曷踐音塵眞卿愀然憫故孰新檀那衣鉢悉力經綸不日復之周邦仰仁緬懷敦慕予亦何人徒願神交愧非德鄰刻銘金石永永不泯

華蓋山仙橋觀記

粤爲江南之地佳麗垂名山嶽之間宛有仙洞子祇膺聖澤廉察臨川一日按地圖得屬邑崇仁縣華蓋山有王郭二眞君壇存焉欣觀異事未原其始他日公餘令軍將往山下訪求碑銘果得一石記隋開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眞於壞碑上再錄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眞君仙不顯名王則方平之從

姪郭仙王之親弟也始於金華山修道尋遊洞府自玉笥將之麻姑洞中道經一山問鄉故老曰此爲何山對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眞君相與言曰此山福地名亦異焉因求卜止煉神丹山下父老詣而再拜曰敢問眞人之名字曰吾等修志於虛無不欲述焉後有一道士來謁敢問眞人之師曰浮邱先生上界大仙也二眞君能走石飛符興雲致雨或人有疾苦暴患往而告者即飛符以救之歲值大旱致霖雨以濟之至晉元康二年二月一日綵雲連晝仙樂喧空二眞君乃乘鸞跨鶴冉冉上昇今上昇之壇及浮邱先生上昇之壇俱存其後立觀境邑若詣壇而禱則隨機感應故事昭然仙跡儼若雖遺史籍安泯聲華鸞鶴對飛共作壺中之客林巒疊秀長含象外之春因與府官議崇觀宇永刻焚修畢差軍將以

公用錢詣山換殿宇門廊不日功畢予德慚好道任忝分茫
原始要終罕測昇天之日摛文染翰用昭千古之芳

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
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
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日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
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
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
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蹔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
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
思念久頃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
蹔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

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
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
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
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膳
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擘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
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問蓬萊水乃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
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産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
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噉地即成丹砂方
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
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蜂時得此爪以杷背乃佳也方平
已知經心中念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
謂其爪可以杷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
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歷三年眞卿刺撫州按圖經南
城縣有麻姑於此得道壇相傳云麻姑池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旁有杉松松
皆偃蓋時聞步虛鏞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深下三百餘尺東
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
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
有神祈兩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
殿修功德廿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
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墓本山仍請立廟
於壇側元宗從之天寶五載授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
元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眞儀侍從雲鶴之類鳴呼白麻姑

發跡於兹嶺南眞遺壇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
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飡花絕粒棄
陽姪男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籙尊嚴而史元洞
左通元鄧懿華皆清虛服道非夫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
由纂懿柒光若斯之盛者矣眞卿幸承餘烈敬刻金石而詔
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袁州修夫子廟記

周德既衰諸侯擅命時非上古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
先天其能違天命要於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
下蘧德以立訓而訓被家邦向使夫子爲有土之君南面而
治則大道洽於羣動而況於人乎大化及於蠻貊而況於華
夏乎夫大道之陵奪下人之昏墊若虞泉之不可晝也故夫

子變厄於當時生人之衆窮世數之相變若長江之不可測也故夫子道行於千載觀夫有國有家者微夫子之教其何以行之哉夫子之教也修身以及家自家以形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粲然明白若日月之昭臨光於下土是故用其大者其治大用其小者其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昔三代之王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沒祀典將子孫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歟夫子官爲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郡國與生人終始同天地盛虛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曙昔之夜夢之則開元叶明王之符夫子播君人之化美矣大歷元祀定

自尚書左司郎中試祕書少監兼此州刺史祇膺典禮式展誠欽入夫子之庭廡美盛德之形容高堂嚴然垣墉平落俎豆雖在楹桷全朽靈像遺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察吏撰日增修府察從胄子從龜從筮從是之曰大同敢徵良工祇敬蕆事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七十二子之容江鄉土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坍廊廡庭除四顧交葺蔓蓋蓋罔不具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聆金石之響襲能者賡之述而不作識之可已

權德輿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鍾陵風雨池在西山洪井之北發源小叔派分脈散清淺數里匯歸於茲石壁峭絕泉流其下信乎精氣之所回復風雨之所蓄

沛邦人敬翫相傳名之並山北下二十餘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頻繁以薦之祈農望歲於是乎在祀之豐約在德之輕重報之遲速視誠之薄厚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寬仁清淨正德利用以黃韓篤厚之化易吳楚剽輕之俗甲閭之閒歌頌相聞歲在丁卯六月大旱公慶身焦思所以救之道撰日潔誠有事於神齋心夕往歲觸軸宵濟厥明至於山下達於祠亭精誠旁魄靈貺交感通山澤之氣致陰陽之和和氣薰然蒸爲時雨未徹奠而繁陰起不崇朝而甘液遍蕩靈疵癘布之休和自時厥後庶徵咸若茂遂生物登成甫田而所治七諸侯如公之誠各修其封內之祀化被災沴爲釐爲福其或散爲祥風結爲卿雲紛綸葳蕤奔走來告繇是九江之西歲用大穰昔董仲舒推陰陽啓閉之數相區區江都之地用無饑年前史書之況我公察廉八郡政成化洽人有頌之則開元叶明王之符夫子播君人之化美矣大歷元祀定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於中野其形環然與草木俱咨於州人識之時貞元三年八月庚子記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踰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驟然此心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正智中得真常性方寸

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閾皆獲趣入若非幹元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鳴呼世人感物以遊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古今形骨攣攣鎖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出諸心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耶建中二年予以使役道於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拂拭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爲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爲知此地之寶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故翻書聞見以志于

石

獨孤及

江州刺史廳壁記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鮪史黯即其人也秦已來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寖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於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爲九而廬山湓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於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尚其寄唐自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時釐節旁午羽書絡繹走閩渴而飽千越必出於此路而防虞供應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

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爲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況美材乎故公以發硎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乂每嘆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觀乎版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乎圖牒則溫太眞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尊已來百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執躅相躡前賢最最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躅而書之以爲九江郡國誌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於是乎寄客有止息羈旅有寄寓而是邦下與兩越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以爲地遐途窮而稽留之罕到也則殺其禮而閉其物焉無修除之備無井樹之設及客至則候人不爲導里不授館而盤餐薪芻之職棄如也由是途而往者食曰陋如之何是歲也台司審縣尹之寄擢王公昕爲南城公至之日則制其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之疾苦凡三月而南城之人和於是飭廐置以候賓客蒼旅之以待羈旅夏六月築其館辨其域於道周作新亭於館之陽廈屋晻晻俯瞰潛聲賓位在左主位在右然後剷磽确塡坎窗以爲大逵屬之於溪設雙船於清津以備遷渡每將之迎之則自郊勞至於致飲無贐禮無違物而茲亭之經始也取廢撤之材以利用用迺有節入鞭扑之贖以亢工工忘其勞崇棟宇之製以禮賓賓至如歸三者不愆於素功是以懋政是以立若行者有汜輸之祭居者修飲餞之好登斯臨斯醼酒以

贈之溪雲竹風生於戶牖而綠野青山爲之亭障三爵之後
可以送千里之目可以道四方之志焉茲又勝會之佳境凡
庶績以興利革故以謀始修禮以備物儀功以成務政之大
者宜其刊作著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他山之石何以在此
是歲廣德二年也

豫章冠蓋盛集記

鳳皇鵷鶵翔於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之
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接苗氏之遺
墟非觀風接郡參事莅職者則長者車轍莫由至也歲次辛
丑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未還於淮西是役也以蜂蠆發難
夸震驚執事者匪遑啓居亦既犒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
使兼御史中丞常公元甫克振達略殷爲長城且修好於鄰

侯從交相見敦同盟勤力之義圖靖難勤王之舉故三吳舟
車八使冠蓋名公鉅士羣后庶尹轅輪鱗集其來如歸於是
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峘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儇至
自京口蘇州刺史韋公之晉至自吳虞州刺史前尚書右丞
徐公浩至自合淝由是越人吳人荊人徐人以其孥行絡繹
薦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宏舸巨艦軸接艫隘輜車轡轄轉挂
轂擊每講射合禮賓主好會峨冠介執象笏鵬行而揖者五
十有九人凡處八座者一焉中書者三尚書司轄者二建節
旗者九冠貂豸者十一其載筆掖垣曳裾廷寺分曹環衛典
校蓬閣者印綬纍然若羣鳥之翼翼如也有鄂校羅馬之盛而
以多君子而詵列國梁孝王漢寵弟也有鄒枚羅馬之盛而

熄燿後世執與以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濟俊乂馳軒冕
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鵷鳳羣翔而萃至不若也
底績以興利革故以謀始修禮以備物儀功以成務政之大
者宜其刊作著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他山之石何以在此
是歲二月楚氛埽除江介底定然後
觀公於是謹而目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
子之車塵在此境也

潯陽竹亭記

古者半夏生木槿榮君子居高明處亭榭後代作者或用山
林水澤魚鳥草木以博其趣而佳景有大小道機有廣狹必
以寓目放神爲性情爲筌蹄則不俟滄洲而閒不出戶庭而
適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欲畢其製而高其
行故因數仞之邱伐竹爲亭其高出於林表可用遠望工不
過鑿戶牖費不過茆茨以儉爲飾以靜爲師辰之良景之
美必作於是憑南軒而望沖然不知錦帳紛闥之貴於此亭
也前有香草怪石杉松羅生窗篠翠竿臘月碧鮮風動雨下
聲比簫籟亭外有山圍溢城峰名香爐歸雲輪菌片片可數
天香天鼓若在耳鼻是其所以誇道客而傲漢貉者百里奚
爵祿不入故飯牛而牛肥公恬智相養於是竹亭構而天
機暢暢試論亭之趣夫物不感則性不動故景對而心馳也
欲不足則患不至故意愜而神完也耳目之用繫於物得喪
之源牽於事哀樂之柄成乎心心和於內而事物應於外則
登臨殊途其適一也何必嬉東山禊蘭亭爽志蕩目然後稱
賞公欲其迹之可久故命余爲志

盧郎中書居記

李華

鴈鶩翔清風變翮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廣衢增繳不能爲患甘餌豐林鸘鷖驍騿首寇鋸鋙身被纓繳力盬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鴈鶴而卑駿騿豈妄而論之哉今兒渠假忽五兵未服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鎭皆方召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滎陽公盧張宇學奉世德而準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於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無選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堆埼填窪窅尺無高松茂篠森於門巷宴然若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部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鴈之冥冥舍駿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

當目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養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湯陽僑舊推仁人禹推智者爲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記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慄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戕於燠故膏肓欲寒陰戕於溺故腎腳欲煙人之外好欲軒豁文彩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爲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爲泰似若靜且陰爲其門外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室內欲虛堂廣屋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之候反是必爲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察外倫而必迫其心躁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文采不能動而榮而必迫其心躁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

室其能永永以燦乎書其詞於壁堂上

辨石鐘山記

李渤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因受其稱有幽棲者尋綸東湖沿濁窮此遂踰崖穿洞訪其遺蹤次於南隅忽遇雙石欹枕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鐘也有銅鐵之異焉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抱止響勝餘韻徐歇若非潭滋其山山函其英聯氣凝質發爲至靈不然則安能產茲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瀕流庶峰皆可以斯名貫之耶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瑋

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州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宏中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遂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簿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

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決和公與監軍使讌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暮月公又來讌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栱板檻之腐黑挽折者蓋九級觸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竟公令以衆飲而以書命僉曰子其爲我記之僉既以來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若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遊大林寺記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遺建神照雲高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叢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悅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白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遑居之凡執伎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謀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溢水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

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東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庶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嘻爲國謀則尸素之尤靈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講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丈尺稱心力也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窗納陽日虞初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牆圬而已不加白墁階用石幂牕用紙竹簾紵帷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悅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限以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雲低枝拂潭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雜蔓藤花卉叢生白石爲出入道堂北

五步據層岸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煬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晚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注砌最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峰雪陰晴顯晦昏旦合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豈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簡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翔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

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小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大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多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戒徙或來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

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於內蓋釋
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旣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
公逝迨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湮西南一隅壞有
日矣僧坊衆惜之非不是圖材力不足暨小三年
子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子以法施淨財
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
等經之寺綱維令杲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任
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緣詳於李肇碑
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記

廬山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爲山岳洩而爲川瀆然則連阜
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

半里餘次於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許臘而瓌行
峻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信宿忘返乃瞰其輕重頗見其
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柱云初臺陵我植今環人
臂鳥飛兎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爽生落之
榮悴去留之況雖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藏
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固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烟
雲生於履爲風嵐出於襟袖鑒形浩擾倂入眸子每至煙雨
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峻兢兢冥冥安
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邱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絕慾容
膠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鈞也鉏也名爲刑鈞利爲名餌吞鉤
夫禪僧心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

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

一致端邪徑寒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
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東林寺建碑記

張又新

北海守李公文人之雄書品之能者也開元十年作東林寺
碑手筆一軸及俾模而刊石藏於寺者凡百一十三歲僧之
歷居者不啻大千數未始有議建豎者釋雲皐本謝氏子讀
書爲文將就鄉賦舉進士遇明師悟寂滅之樂因髡頭就學
遂僧於東林且有年矣一旦視碑卷歎曰遠公之名德振千
古東林之聲籍寰宇內而是詞是翰記其所由然誠天下之
妙絕山門之光大儒釋之美談也宜乎始至而揭諸顯敞俾
文士名僧趨嚮之不暇是何卷於塵中踰百載莫石莫刊將
焉用僧乎僧門一士也一杖一屨足以歷岨嶮一鉢一衲足

輸政之成敗亦猶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怀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為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僉諮省鈔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其人強其務舉其人困其務削稽名考實豈容易哉況濱江湖之所滌射扼七城控九派綿袤栗帛動盈數加以四方士庶且多環至駕車乘舟輻輳周旋焉我常侍作橋以阿儒則腹非而生誚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君少昌切玉荊鍾之利也恪勤強毅當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徼才不隱過而貸非不苛細以作煩不問署而破方剛柔疎緻雅德其度繇是官府有程準案牘無留滯我宇下清風瀏然是時郡守李公以鉅鹿超異之政來領北郡內用六條外理百姓使人人門戶與行孝睦井賦均一然後從容郡閣時與羽衣逢掖講黃老言其餘枝葉節目委於有司而不領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牧守下恬容吏暢於中發於外人無間言也夫上無責下也位無大小觀有政也苟素餐碌碌俾躬厥辱碌碌多亦奚以為是宜書錄事之美於壁間聳善而徼不肖羞秋之微音矣先是此宇荒涼藂穢端士不履今前後有修竹左右有廡廡穆然清邃皆自我焉聊紀述之序遂以李君為首亦所以重績而新應也

鍾陵東湖亭記

雷霆風雨蕩陽之積也河海川谷洩陰之凝也樓觀臺榭宮人之滯也天氣鬱則雨曜不明地氣塞則萬物不生人氣壅則百神不靈我常侍李公架崇岡作新亭導百體理七情用期義也況是郡也襟軫之所照燭江湖之所滌射扼七城控九派綿袤栗帛動盈數加以四方士庶且多環至駕車乘舟輻輳周旋焉我常侍作橋以阿儒則腹非而生誚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君少昌切玉荊鍾之利也恪勤強毅當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徼才不隱過而貸非不苛細以作煩不問署而破方剛柔疎緻雅德其度繇是官府有程準案牘無留滯我宇下清風瀏然是時郡守李公以鉅鹿超異之政來領北郡內用六條外理百姓使人人門戶與行孝睦井賦均一然後從容郡閣時與羽衣逢掖講黃老言其餘枝葉節目委於有司而不領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牧守下恬容吏暢於中發於外人無間言也夫上無責下也位無大小觀有政也苟素餐碌碌俾躬厥辱碌碌多亦奚以為是宜書錄事之美於壁間聳善而徼不肖羞秋之微音矣先是此宇荒涼藂穢端士不履今前後有修竹左右有廡廡穆然清邃皆自我焉聊紀述之序遂以李君為首亦所以重績而新應也

鍾陵東湖亭記

雷霆風雨蕩陽之積也河海川谷洩陰之凝也樓觀臺榭宮人之滯也天氣鬱則雨曜不明地氣塞則萬物不生人氣壅則百神不靈我常侍李公架崇岡作新亭導百體理七情用期義也況是郡也襟軫之所照燭江湖之所滌射扼七城控九派綿袤栗帛動盈數加以四方士庶且多環至駕車乘舟輻輳周旋焉我常侍作橋以阿儒則腹非而生誚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君少昌切玉荊鍾之利也恪勤強毅當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徼才不隱過而貸非不苛細以作煩不問署而破方剛柔疎緻雅德其度繇是官府有程準案牘無留滯我宇下清風瀏然是時郡守李公以鉅鹿超異之政來領北郡內用六條外理百姓使人人門戶與行孝睦井賦均一然後從容郡閣時與羽衣逢掖講黃老言其餘枝葉節目委於有司而不領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牧守下恬容吏暢於中發於外人無間言也夫上無責下也位無大小觀有政也苟素餐碌碌俾躬厥辱碌碌多亦奚以為是宜書錄事之美於壁間聳善而徼不肖羞秋之微音矣先是此宇荒涼藂穢端士不履今前後有修竹左右有廡廡穆然清邃皆自我焉聊紀述之序遂以李君為首亦所以重績而新應也

鍾陵東湖亭記

雷霆風雨蕩陽之積也河海川谷洩陰之凝也樓觀臺榭宮人之滯也天氣鬱則雨曜不明地氣塞則萬物不生人氣壅則百神不靈我常侍李公架崇岡作新亭導百體理七情用期義也況是郡也襟軫之所照燭江湖之所滌射扼七城控九派綿袤栗帛動盈數加以四方士庶且多環至駕車乘舟輻輳周旋焉我常侍作橋以阿儒則腹非而生誚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君少昌切玉荊鍾之利也恪勤強毅當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徼才不隱過而貸非不苛細以作煩不問署而破方剛柔疎緻雅德其度繇是官府有程準案牘無留滯我宇下清風瀏然是時郡守李公以鉅鹿超異之政來領北郡內用六條外理百姓使人人門戶與行孝睦井賦均一然後從容郡閣時與羽衣逢掖講黃老言其餘枝葉節目委於有司而不領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牧守下恬容吏暢於中發於外人無間言也夫上無責下也位無大小觀有政也苟素餐碌碌俾躬厥辱碌碌多亦奚以為是宜書錄事之美於壁間聳善而徼不肖羞秋之微音矣先是此宇荒涼藂穢端士不履今前後有修竹左右有廡廡穆然清邃皆自我焉聊紀述之序遂以李君為首亦所以重績而新應也

事里中或謠曰李公不愉吾何以居李公不室吾何以逸夫如是即斯亭斯榭士林君子猶以爲固與異日搆飛詔擁丹轂肅然爲霖沃旱濡焦彼旷之斑白童稚徘徊於墟墌戶闥者即羊公之峴首名伯之棠樹詎歌思慕尤在永久而不在茲日也載嘗泰從事重遊舊所猥蒙登踐陋顏一開顧玆感美瞽矇有頌然事光而材薄多見其不知量矣是亭居東湖之上因請誌之曰東湖亭

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名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

公其臣稱之則列國諸侯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洎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元宗有勞於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辦所去而人哀號理表人秉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存乎人秉不忘公之道焉之刻石臣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隈湍言曰昔公以周名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於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王嘗以機密注天子於禁中遵公之道刺於我邦承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遠願書於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人之良政　皇甫湜

吉州刺史廳壁記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黠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絕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蓋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投者縱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瘵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緡雲潭陽用清白端正之治洛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於吉下車之初視牒書簿書募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名詰其官皆昧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蘭然而疲公憲怡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強肄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

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錄兩之效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朞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施令吏詹詹公能馭之雄亦爲銛跖亦爲廉始紲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咍咍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徠死具汙茨盡開嚮覆官倉食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理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幕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謠冀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率趨伏闕請願書於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民遷次末也刻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

廬陵縣令廳壁記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抱嶺之衝村竹錢石之膴殖花蘆綠繩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宜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雜判將校事之紛錯相閗臨頓吉易生凡事難卓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犯禁夫以不尊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丹秦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儇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頗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君恂恂以奉上照照以宇民剸煩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流勳清白之操較然絶類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且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斂盛概徭具車舡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艘之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圖鄉次役以供勞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絶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以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雖能以勤不修爲魁而率頑者取一以儆百故政刑之簡棘月而治以廉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潟而澤均夢合兄弟之忻居者而民以養鬻復老弱之流庸者而驅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似密與蒲余話君美談既竣後益久得實其間乃刻山石鉅屋敬之具爲余話君美談既竣後益久得實其間乃刻山石鉅屋壁盛之以觀永久

閻城君廟記

盧肇

吁天地之至賾陰陽之元精幷降變化因時而發者惟聖人爲惟神物爲聖人理乎陰神物理乎陽故能盡浹乎衰隘功濟乎動植君大道而不屈運元德於無窮者天之爲也夫能知天之爲者必操乎坤輿之厓必有司宰當夫萬物不振百姓不親虎豹礙蜮搏鼈騰觸骨司冰洴害毒草靡於斯時也天地既否雲雷將屯則有軒轅乎繞樞商生乎元乙姜嫄履歆而后稷誕慶都夢龍而伊祁興五精在天迭降於代是三才不理乃生聖人也聖人既生品物既盛德刑政事克傳克修其或山冢崒崩高岸爲谷道隱乎功德隱乎奢貪敗生災風雨不若於斯時也草木失滋胎卵殛殞則有毛精下降乃生神物既坼既塌光明蜿蟺則温姓之毓龍義斯在矣昔者秦毒天下鬼神乏主英精墜質潛躍失次故龍遁乎深海之涯托乎嬪姬之室圃苞不陣霞錦相光鱗燭未生風雨如晦

姬既就之在乎覆之以衣一夕咸靈欲雷雷電皆至龍遂育焉厥後姬以母龍以子提護於游姬方朝膳必薦鮮鱗他年姬斬鱗於俟龍游於刃下而尾觸銛鋒姬駭視之則隋數尺矣因泳去於是盤天乘風出幽入冥惚恍變化潛乎乾戰乎坤不知其往矣姬恨其誤傷竟不復至而姬亦逾乎鮐鯢克慎厥化姬無媚戚閻城人葬之水涯惟龍乃寫形於人衰杖如瘵溪苔涕現哀泱日謂人曰藏我毋卑矣他日潮水齧之非葬之所也其將假爾牛馬爲役以遷於顯爽一夕風雷大至明日視之則姬之封若覆夏屋矣在於山巔里之中牛馬皆殆不飲齕齊衰者亦亡所在閻城人立姬及龍之象以禮祠之既而龍降於祠堂形類祂徙日而不見其趾尾端之所極焉其大小長短視無

常貿人或誠禮之則飲食衣綵躯玩如喜其能司人
禍福若有權衡度量焉白泰至於聖唐千六百餘歲其靈不
泯今乃有龍伯龍叔龍季焉伯則舊也叔季不知何代相踵
而來也今皆在閬城元和中故宜春縣令盧府君營建宜南
越乞靈於龍契乎其貢嘗夢龍伯謂之曰君將宰邑江西其
致我焉許之及太和五年歲在壬子府君來宜春遂立祠於
邑東昌山津右府君諱夢舉三遷焉宜春今始重湖湘
大鎮今豪族以陳積周賦貧民故得不侵不病不橫不虐民
從其化矣夫神物福乎陰府君之美政徵龍之輔乎予於府
君爲宗姪予爲兒而府君多之曰乃異日其聞乎故予始終
龍姥之事及載府君置祠之吉焉姥温姓閩城人也閩城爲
秦南越邑民謂之曰龍母古矣其言甚質吾思以文之

追書於爲閬城君爲刻銘於祠之閣西云

震山巖記

宜春郡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回巒而異峰在東方如
畫震卦郡人名之曰呼岡意者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
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溪之涘邑人彭先
生嘗釣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黄老言實應中詔以玉帛召先
生不至時太守命其鄉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年
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貨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行楓樹之
林於溪南日與郡守高公游其下公名厚衣纓之茂士也爲
政嚴簡民悉安之予以震山易呼岡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
事於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鳥罝兎挾彈走焉於其間亦請
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渚也因謂高公使都
人無得樵漁於是林之檀櫟杉檜不日豐茂以冠於郡高公
因戒吏以丹書貼盧氏使西疇之人世世掌之郡民相率言
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幸寓目焉遂以刊之是歲景戌十
一月二十三日記

重修滕王閣記

韋 瓘

鍾陵郡控連山大江環合州城揭起樓榭遊之者莫不目駭
魂穢號爲一方勝槩先是背郭不二百步有巨閣稱滕王
者蓋夫峻修廣袤非常製所能擬及考尋結構之始蓋自永
徽後時滕王作蘇州刺史轉洪州都督之所營造也距今大
中歲戊辰亦將垂二百年徒嘉乎飛翬疊檻虎踞龍盤發地
呈形與山同峻曾不知盈縮不繫於天災興廢自叶於時數
將利恢復果憑智謀故我爲門公按節藩閫方頒條詔令肅
而兵戈罷服政和而疲瘵昭蘇妙撫循則有袴襦成雙之端
寬賦斂且無朞軸皆空之歎歲比善熟俗臻治平故州民相
與稱賀繼而歌曰自公之來閫境謹哈斂公之化若乳嬰孩
雖國僑理鄭圃而多方長孺緝淮陽而布效方公今日不足
過也宜乎享有跡居全功無何值祝融發其災田祿煽其燄
曾未竟夕煤俾秋蓬則斯閣之製蓋無餘矣其他廩廥之地
接續郵亭號棟纔連疾颸一驚遂至延及公至是領徒夜出
俾搬屋開道毒燄方熾遂巡不能救翌日公乃往觀焉名將
校謂之曰吾幸得備位廉察不能懇求人瘼敬避天戒致火
之患時予之辜遂審量日力詳度費務役不加重而奔徒奏
事協於中而公用省衆謂難集我方指期遂得鼕鼓不勝而
築之閣閣梓材並構而勢已耽耽自非智用周敏政術盡一

則安能規模之豐麗如彼程制造之速疾如此不有廢絶孰能興耶今按舊閣基址南北濶八丈今增九丈三尺其峻修北自土際達閣板高一丈二尺今增至一丈四尺濶板上舊長一丈今增至一丈三尺中柱北上聳於屋脊長二丈四尺今增至三丈一尺舊正閣通龍首東西六間長七丈五尺今增至七間共長八丈六尺濶三丈五尺固可謂宏廓顯敞殊形詭狀革弊鼎新有如是乎況前通舟車迴瞰江嶺每值美景讌集笙歌散遝遠凝霄漢上軼雲雨即未知三山之靈仙窟宅五湖之賢達流浮其於歷賢勝負衆又何如耳故自焚燬之後又建是閣廣其郵驛廨事接以飛軒累榭復架連樓小閣對峙高褰旁通江亭津館致巧街能迴廊并抱以交映邃宇相榮而不絶則是閣也冠八郡風俗之最包四時物

候之異春之日則花景閴新香風襲人憑高送歸極目萬神夏之日則鶯吾變哢葉會如棟納扇龍搖綺窓堪夢秋之日則露白山青當軒展屏涼風遠來沈醉易醒冬之日則簷外雪滿幄中香暖可既乎夫以舊閣新樹非常之績天其或者必賞心樂事庸可既乎夫以舊閣新樹非常之績天其或者必將候賢岸博達負出人智能而俾張大其所爲不然何當瘝未復之前而妙於枚藥煨燼已成之末而遠及經營況不啻農時不勤人力胥藏免逾觀之者咸謂神化翕忽殆非人力之所爲也噫夫瓌琦特殊巍峩相扶似乘靈槎渺出方壺壽履崢嶸開闔睢盱用鎮遐俗光光奥區是必知後千百年閣之名爲與公之政俱垂不朽矣至如江山之助物產之殷充亭臺增葺以雲萼解署繕完而檐比布在圖籍孰能該詳悉今所以爲異者但舉乎閣之廢矣自公復興而已其他壯麗形勝已備列諸公述作故不能一二覩纏時大中執徐歲秋八月哉生明記

新創千金陂記

柏虔冉

撫州刺史渤海李公一日無事理舟汝水游流而上顧視原野而歎曰焉有沃壤如此而不富於民耶有田户鄒稜跪而拜曰稜臨川之小民老於農者請以利害計於使君願申其說公曰然因得盡搜故事得華陂舊基焉稜曰華陂始於上元在大曆中有若顏魯公亦建上塍陂尋亦廢塞在貞元中有若歙公置泠泉陂其迹尋亦在太和中有若杜公修置不成成通五年七年有若皇甫公有若鍾離公相承八十餘年皆儀同其地卒不能就公曰不然吾試爲汝成之於是究其

源度其地鳩其工諭其民民咸樂之九年八月鑿泠泉故基自文昌橋直抵南洲鋪上口凡九百七十餘丈接汝江皆沙礫排室破有其址於是畚鍤既備併其工而開鑿乃浚其淪乃高其堧上與江口平盡出其沙與積壤築東盤委望之若帶焉濶報恩寺趨文昌橋下透隴敢而分其溝塍綺錯鎖鑰二十餘派陂堰五所以節水勢公又於其上橫截汝江置千金陂南北百二十五丈斬木爲樁疊薪爲潼間以巨石而絡之偶江水小長陂則蹙其水丈餘而入於泠泉之新渠奔流貫激通舟楫之利於窮民走文昌橋北沿流二十餘里灌注原田新舊共百有餘頃自茲田無荒者民悉力而開耕爾後又不可勝紀其頃畝先時荒廢陂水不入仰天雨積潦而瀦之苟旱暵不雨苗則槁稿是臨汝長寧長樂三鄉之民困

無望秋成而輸王之稅不減他戶窮民焦號無所控訴至有鬻妻傭女其苦甚矣嗚呼不有天意將大拯於撫民則公曷莅於臨汝耶曷成於千金陂耶民咸聚而謠曰公作景城民蘇南皮南皮斗門厥績今存在昔河流西走燕魏民困隄防日憂理水舟楫壅遏爲弊仍歲公作十門分水之勢亦不役民何公之制又曰公作千金撫民惠深陂水沈沈樂乎人心我田不荒我苗如林憂公之去誰其嗣音十年夏新陂成公名郡從事及賓客載酒張樂觀陂以落之由是軍民無少長繫公之德賴公之惠因鐫其績聞於廉使請詣闕借留引旋懼公之去惜公美績恐泯於後錄事參軍衛宗卿臨川令陸忠都押衙李莊都虞候吳敦實子糾侯讓勾覆王贊洎州縣

胥吏等羣進衆拜於庭曰公之利臨川其績彰彰厥功懋哉而千金之創特異於古雖汝南何敞開溝洫以利物部侯斷洪流以溉田無以過也不刊於石則撫人何所仰其德哉衆有議曰軍倅柏虎冉早踐文場善屬詞筆宜勒其事庶冉才非博古學昧通經而緣爲賓吏纂我公之誌德豈能備乎辭不獲免因操筆覩緘其事志於貞石愧無文飾咸通十一年歲在庚寅六月壬午朔廿八日巳酉記

虔州孔目院食堂記

蔡嗣立

京百司至於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則有公廨亦非唯食爲謀所以因食而集評議公事者也錄是凡在厥位得不遵禮法舉職司事有疑獄有寃化未洽弊未去有善未彰有惡未除皆得以議之然後可以聞於太守矣冀平小庇生靈以酬寸

綠豈可食飽而退羣居偶語而已況處居江嶺地扼咽喉有兵車之繁賦役之重苟一物爲害則萬姓何辜一綱不提則七邑何守同舍諸公得無屬意焉小子承乏每慙尸素忘力短拙憂心忘餐哉有公事之稽留獄訟之冤滯六曹之臧否百姓之慘舒農桑之失時鄉閭之蠹弊聞見所未及才智所未臻希會餼以言之共裨風化院食堂舊基圮陋咸通七年夏前太守隴西公遇時之豐伺農之隙因革辟署爰立茲堂環之高樓翼之虛楹有風月之景花木之陰無燥溼之虞塾陷之憂聚於此者得無愧焉處廣廈宜念巢居露寢者食兼味宜念糲口飢廩者夏清涼宜念暖日而耕者冬温熯宜念卒歲無衣者苟用心如是則日食萬錢無以爲愧豈惟公膳哉自刱建之後於今七年未有紀述深以爲缺小子伏役之暇好讀書爲文雖顧不才聊用直録咸通十三年五月三日

重修撫州公署記

危全諷

當州昔爲臨汝郡城在此城之北古堞猶存實應中太守王公圖以不便於民卜遷於此然所立郡宅未叶地形景倚城西低臨水際頗更年代葺議遷移洎乾符初寰海沸騰兵寇焚薉署無遺堵靡認餘基中和乙巳歲全諷奉詔拜官本郡傷凌夸之累政歎榛棘以經時且名伯臨人憩息只依於棠樹而謝公爲郡餘閒尚築於經臺得不革故從新去彼取此既獲其形勝又叶此夸隆凡廨署之中而公廳在首此際雖建立猶是權宜每視事之時或延賓之際常因目擊但蓄心期未辦增修二十年矣今則聚力於三農之際求材於千仞

之林獲楠梓而皆良招郢匠而畢集是用拓開基址高建棟梁恢張而雅稱參衙壯觀而無餘法則盤勝槩而咸留萬象鎮嚴城而更益三咸立事立言必垂名於不朽乃積乃業貽美於將來豈爲耳目之娛而勤土木之事者哉

南唐　徐鉉

孺子祠記

天之愛民甚矣雖數有治亂而常生聖賢故得其位則功加於時外其運則教垂於後雖鈇鉞聲滅跡亦全身遠害不德而德普洽名而名揚緬惟築宮禮重於列國式閭表墓過光於鄉邦榮里合族同處追今千人室無私財厨無異饌長幼男女以扇會食日出從事不畜僕夫隸焉大順中崇爲江州長史乾寧中崇弟勗爲浦圻令次弟攻本縣令能嗣其業如是百年勗從子袞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興之際詔復除而表揚之旌其義也袞以爲族既庶矣居既睦矣當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遂於居之左二十里曰東佳因勝壤奇是卜是築爲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爲游學之資子弟之秀者躬冠以上皆就學焉自龍紀以降崇之子蜕從子渤族子乘登進士第近有尉文尤出焉曰遜曰範皆隨計矣四方遊學者自是宦成而名立蓋有之於戲文如麻菽求焉斯至道如江海酌焉滿腹學如不及仁遠乎哉昔北海有鄭之風離騷有江山之助者皆占也門生前進士章谷光霽萃焉嗟乎君子興一役建一事於時必可頌於後必可觀茲祠亭之作也都人服悅過賓矚目紀於方國之史播於樂職之詩銘也中丞燕翼之謀獲泰輪奐之任俾垂不朽敢辭無音

陳氏書堂記　徐鍇

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此繫乎人者也聖王之處士也就閑燕孟母之訓子也擇鄰居元豹隱南山而成文章成連適東海而移情性此繫乎地者也然則稽合同異別是與非者地不如人陶鈞氣質漸潤心靈者人不若地學者察此可以有意於居矣潯陽廬山之陽有陳氏之書樓其先蓋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曰兼爲祕書少監生京給事中以從子褒爲嗣至鹽官令生瓘至高安縣丞其孫避難於泉州之仙遊生伯宣註史記今行於世昔馬總嘗左遷泉州與之友善總移南康伯宣因來居廬山遂占籍於德安之太平鄉常樂里合族同處追今千人室無私財厨無異饌長幼男女以扇會食日出從事不畜僕夫隸焉大順中崇爲江州長史乾寧中崇弟勗爲浦圻令次弟攻本縣令能嗣其業如是百年勗從子袞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興之際詔復除而表揚之旌其義也袞以爲族既庶矣居既睦矣當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遂於居之左二十里曰東佳因勝壤奇是卜是築爲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爲游學之資子弟之秀者躬冠以上皆就學焉自龍紀以降崇之子蜕從子渤族子乘登進士第近有尉文尤出焉曰遜曰範皆隨計矣四方遊學者自是宦成而名立蓋有之於戲文如麻菽求焉斯至道如江海酌焉滿腹學如不及仁遠乎哉昔北海有鄭之風離騷有江山之助者皆占也門生前進士章谷光霽萃焉嗟乎君子興一役建一事於時必可頌於後必可觀茲祠亭之作也都人服悅過賓矚目紀於方國之史播於樂職之詩銘也中丞燕翼之謀獲泰輪奐之任俾垂不朽敢辭採入仕至都下因來告別援翰以授之時太歲己巳十一月

九日記　　馮延巳

開先寺記

皇上即位之九年詔以廬山書堂舊基爲寺寺成會昭義軍節度使馮延巳拜覲於京師上賜從容於便殿語及往事顧謂曰廬山書堂已爲寺矣朕書堂之本意卿亦預知頗記憶否對曰陛下眞誠懸日月微臣固陋何敢忘之昔在吳邦唐運中缺陛下年方志學龍潛鳥司洪惟聖心邈焉高跪咳嗤權政疣贅經綸慕嵓嵩之師幾勞軒拜聞富壽之祝亦固兌辭注念烟蘿每懷宴息因尋爽塏之境以備華胥之遊庇廣天下之名山江表之勝槩園志具載仙靈咸棲果有潛夫來獻茲地已酬善價遂闢重基纔俾芟除未遑奄築旋則中興在運夏物重歸陛下位屬元良務煩監撫寢門雖喝方視煩月臨風行草偃勤儉以化焦勞思理求賢草澤盡煮於百王推公友于邁德於千古蠢蝗殞於靈雨旱歲轉爲豐年大信既孚四方侯后咸維取亂仁實懷柔所以建水僭擅肉袒而請吏楚邦亂畧俯首而來朝矧彼長沙恃險與固隔絕聲教五紀於茲一旦砥平易於反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拓土宇於數千里復正朔於四十州可大之功冠乎史冊猶且納陛軫慮馭朽兢懷物暢皇猷民知王度洋洋焉蕩蕩焉混一車書豈遠乎哉言未及終上曰皆然矣抑朕又聞古先哲王握圖御宇惟德是務與善同歸俯仰抑揚不失其正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恒沙如來出世濟俗依空說性性外無空信則修崇悟則解脫始乎正法終乎象教使人趨清淨之域息貪競之心民用以淳理復何遠是則菩提之教與政通焉朕以此寺基是朕思欲遯世之地棄之則草莽可惜構之則棟宇無名不若建與伽藍以居僧衆示人至理亦助化之一端其規置之規奢儉之度續用之費卿復知耶延巳對曰起罔之始適已上奏肇半程土工度山木豫章之材閩出般輸之藝屢獻運斤若兩荷揷如雲力不勞於中民財不傷於外府歲月未幾厥功已集駭多寶之勇出疑化城之突然遽毀正門淨宛是祇陀之園方丈精嚴更類維摩之室撫菩提之地位儼如來之相好功成敏手則塑像如生妙屬良工則丹青若活而況依林附麓左巖右壑瀑布懸呂梁之勢淩雲挺閣崛安禪之嘉所足使迷者得于陸之漸達者得不二之門苟非聖人用心其孰能與於此乎上曰卿知其始也既如彼其末也又如此則文以記其事非卿而誰延巳對曰臣才學本空筆硯久廢雖然盛德之事固願歌詠慚匪當仁曷符不朽乃跪而進頌曰彭蠡之陽廬山峻峙積純和氣鍊搆天勢峰連奇秀谷藏靈異鶯洞之前勝復爲最懿乎我后河漕運契仁聖文明肅恭敬畏堯舜其心巢父其志思憩大廷因開福地帝出乎震龍飛在天梯航合遝符瑞駢闐推公固本舉正求賢九功既敘七德載宣員師一奮建人來庭神兵再發楚邦

蕩平威震四海疆開百城日新之盛無得而名恢恢睿謨游刃多餘乃思是境昔擬華胥夙心不獲締構猶虛改名梵宮俾奉眞如椽蕪既闢棟楹起雕甍繡楶重櫚學砌後倚崇崖前臨無地屈曲延袤高低迤邐炳炳丹青端嚴聖像表卜皇圖帝齡永永萬年

郡廳壁記　劉仁瞻

南唐保大二年春二月廉使彭城公新建大廳諸所以延賓旅服不庭也載筆之士得以總叙興復叛亂始龍蛇之起陸旋我馬以焉墟羣雄角立諸侯化風行列郡之俗猶尚草創爰屬大統土德中興漢懸劉宗寶祚重尊於光武夏思禹力鴻

圖復霸於少康我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反正宗祧光宅寰宇雲龍自郛風虎相符乃命我公解印黃岡擁旌袁水公半千應運七葉襲勳鄭武公則父子連冏乃賦緇衣之什賈太守則兄弟理洛爰之與並一酪一酥俱弗如也初客省司徒未濬夏日冬日莫之與並一酪一酥俱弗如也初客省司徒清河公監臨是郡乃究尋往制奏復舊基名良工而方切運斤奉急徵而遽迴丹闕公纔臨理所歷覽區中公署則頗極敬衰卷陋而仍多燥濕翌日與通判員外中山郎公議厥斯事矧輿情攸願帝命曰俞乃蠲帑廩以市粳楠翬陶冶以備頒賚物無苛費人不告勞日居月諸厥功克就所建立郡齋使宅堂宇軒廊東序西廡州司使院備武廳廄場上供庫甲仗庫鼓角樓宜春館衙堂職掌三院諸司總六百餘間仍添

築羅城開闔漾塹所發將士皆均其勞逸駛其機寒氣等指拇言如抶纊司孫仲謀之砌壘咸矜鐵甕之堅異皇國父之築臺取謗澤門之誓幾乃圖施丹臒表進斯庭飛章陳戮力之功丹鳳降紫泥之詔褒榮迴異賞賜有差先是茲郡鬻竹木柴炭者有稅門之稅公乃復南頓之免於是貲財足用士庶易其居第二載之內閭閻擲比公儉於身而富於人孝理家而忠奉國心惟惻隱德契清寧昔漢宣帝有言曰我與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即我唐得斯人也豈先皇晏駕聖上

御圖慶昭遂行無有不當勳隆衮州都圍練觀察處置等使賜貞咸將軍食邑三百戶褒政績也郡之大廳舊有壁記以紀方伯除任授代自于戈倣掾歲月徵失其本來唯存姓氏乃命筆吏叙而補焉故使到勤復紀於壁某年五月一日記

江西通志　卷

棠

曾致堯

雲莊記

吾仲弟士堯淳化中擢進士第釋褐番昌戶掾除州清流令母老上章乞解官就養優詔從之宜興縣太君周氏夫人致堯母士堯世母也亦年將八十士堯事之如母焉癸卯年春士堯告余自尚書版曹員外郎解海陵郡事歸鄉里明年春士堯告余曰兄往年薄遊吳越時數示家法俾諸兒姪輩經而耕因授墾田種樹之法兒姪輩不獲命焉而鄉里師之旰江南北地方千里田如綺繡樹如煙雲原隰高下稍涉腴美鮮有曠土皆兄教人謀生之術也今土膏脉起農人始耕欲僕兄爺

鶯觀焉時巴江進士黃琮巖仙進士貢輔之何元齡金嶂山王漿源進士羅仲康皆詞場之秀因不遠而至弟宗堯載堯千易從易知易占泊士堯皆從行廚人驅羊僕夫載酒花坡柳村時復駐焉長郊遠野亦或命酌境土田動人家園林罔不周覽焉夫前引賓客後擁兒婷中載酒餚而吾與羣弟緩轡從容其間亦太平時幸事耳自仲春二月十有二日發軍山季春三月四日至雲莊莊亦吾家之別墅在麻姑山南旹江之北翼日置酒其閣酒闌客醉因即席志之時景德元年太歲甲辰三月五日

南康軍建昌縣義居洪氏雷塘書院記

楊億

三代以還鄉黨皆有庠塾而漢而下公卿多自教授及五兵猾夏一馬渡江揚粵之區衣冠舉集世風文物雄視中原蓋

劍客奇材昔稱荊楚之士寬柔以教今見南方之強用是由相不下於山東明經僅多於鄒魯街談俚語必及詩書總角弁髦即遊學校由學而禮讓著由讓而孝義敦斑白相推於道塗者又靡由於市井耕者異畔賈不求豐亦猶夫洙泗之濱斷斷如也南康洪氏傑出其間以耕鑿之勤厚致資產以孝悌之德大庇族人爰世聚居期功踰於百口至行內激風聲樹於一方州閭之內人無間言閨門之中衣無常主漸漬元隆陶甄至和彬彬然有孝謹之風熙熙然蹈仁壽之域且於所居之側崇飾學舍一日必葺賓至如歸廚廩益豐絃誦不輟衰衣博帶益減闕里之徒竹簡韋編將敵秘書之副子弟之秀者咸棲業於茲田疇與遊曾晳同志列第侔於稷下鼓篋比於虞庠賢之一經相傳劉氏之七業俱盛豈止游

談之矜式罷旅之疇依設驛於西郊來賓於千里而已至道中天子遣美俗使者按行鄉閭見以御書百軸下賜其家家主文撫以隱居來志肥遯不仕即遣其弟文舉入謝天顏特賜賜庶閑之宴召對赤墀之下勞問數四歎息久之解褐授宮以示光寵天子又自署一幅曰義居人以賜之閱閱增氣閭巷改觀雖古之里稱通德旌族號鳥陽家有賜書門標六錮者曾未足擬也矧處士君耕於巖穴名動京師身在江湖心戀象魏每歲遣其子弟陳土貢於宰旅上必蕃錫以答其意野芹之意蓋以薦歌園葵之心特蒙委照自渥恩下及精廬彌蕭寶玉在筍芝蘭盈庭去年處士之兄子待用舉進士得乙科同時脩流登是選者以十數初覆一簣蓋由椎輪後來之人貫魚而進以錫善流光之慶加討論傳習之資珪組相輝

聘珥貂於七葉生徒益盛必著錄者萬人然後騎大極北學館之南有雷塘焉因以為名且志其地先是薛陽陳氏有東佳學堂豫章胡氏有華林書院皆聚壞素以延俊髦成有名流焉之紀述講道論義況力敵以勢均好事樂賢後學馳而並驚宜乎與二家者鼎峙於江東矣今年助教來齋處士書鼎峙於江東矣今年助教來齋處士書士類高門積德已容駟馬之車上帝藏書更同羣玉之府業慕不足牢讓非宜僊僥成文聊以塞請而已

豫章東湖涵虛閣記

涵虛閣者致政李公考槃之所也李公挺生民之秀負王佐之才決科廣庭文雅第一從政劇邑吏人不欺以太夫人在喜懼之年有羸老之疾拜書北闕求養南陔天子嘉之恩稱

梗槩目之曰涵虛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願志其事式為美談余與公有同郡之情有忘年之契親比耆德欽聞緒言是用景行高山講求方策若虛白之室莊周得之逍遙通德之門司農推之鴻博集文選於南荊若層樓尚在草太元於西蜀者高臺未傾吳興有韻海之堂秣陵有烏衣之舍載之圖牒芬若椒蘭今李公地望門風仙姿道骨清白義方之訓子文儒經術之傳家政廣之揮金老萊之曳綵蘊是全德無忝先民而在家必聞作事可法歸然茲宇揭於通都聲實飛騰游居企慕締構得地風烈在人余固知夫異日與滕閣孺亭鼎峙於鍾陵為不朽矣承命之辱叙事靡周聊述所聞以塞來

洪州廟學記

余靖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遂所居必有庠序釋菜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表故唐代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夫祭菜之義本於太學存乎釋奠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大江之西處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為率郡之造秀以文獲仕咸有人焉固宜興學校以寵其俗景祐改元之明年天水趙縠叔平以祠曹副郎兼東壁圖書之職來守是邦蒞弊摘蠹樹立羣善和氣被境庭無宿奸乃思本朝一祖二宗承八十年垂白耆老不識攻守之器今上復好文以守成業而學校之風未甚流布始於守臣之聞請境內為比即其祠宮願建饗舍詔從之踰是葺舊模新補敗增卑廣其墻垣峻其廉陛或易椽而朽或繁基而岩起燒為隆

變部為豐嵓殿夾廡翼然南面龍衮珠旒備乎王章自高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於堂於廡列像有次考古之士觀察推官陳肅總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成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皆許游焉仍副其時習給開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之上庠鏤版書以副其時習給開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文行之士觀察推官陳肅總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成得請焉又俾設色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椀俎綵幣之器見於經禮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其是之謂乎鳩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八月庚申役用卒徒不勞於民賦以羨財不敏於衆而克成焉噫漢襲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宮之制闕焉其或著理勁稱循吏大抵謹繩墨檢鈐距尚威刑以束縛人耳能知學校為教民之本者惟文翁唱之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徒用文章

揄揚漢美與三代相照耀於先後者文翁之力也後人復奮而和者七幾焉蓋學校之益人也緩威刑之取名也速故為政者有所趨焉今叔平以文學舉進士而升鼎科以器識居官途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教之本儲詩書而萃英髦以尊聖育賢為事夫其遠大安可量哉故與夫徼福於神盛祠廟者異矣又嘗知洪人戴之不若文翁之於蜀耶某以上書忤旨貶鈞州道出大府曰是懿績故為之記云

趙抃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二 藝文 十

章貢臺記

江右選陬南庾古郡水分二派來數百里貢源出新樂章源出大庾合流城郭於文為贛奇峰怪巖環視萬狀余嘉祐六年夏四月以言出守仲冬始至視事屬歲穰盜息逾朔成簡矣像佳賓間為觀遊望闕鬱然南面龍衮珠旒備乎王章自高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於堂於廡列像有次考古之士觀察推官陳肅總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成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皆許游焉仍副其時習給開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之上庠鏤版書以副其時習給開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之上庠鏤版書以

右然是四者於郡佳山水所得似或未備披圖訪古治西北隅有野景亭舊址蕪圮於是剔榛翦蔓復屋其上前所謂二水為贛離合氣象左右攄抱一舉目無毫髮遺焉既而命儔舉觴援筆為記以新其名為章貢臺云蓋不失實也

孫復

贛縣重建文廟記

我孔子之道被乎萬世非假廢興繫之歲月爾按圖經舊有孔子廟在縣志者直以廟之興廢繫之歲月爾按圖經舊有孔子廟在縣西南切近於紫極宮大中祥符三年詔廣紫極為大中祥符宮因徙孔子之像而取其地焉時令非其人不能別相爽壇以肯構之其廟遂廢每歲春秋既無釋奠之所乃屑其牲酒戊日合祭於社稷壇其非禮也甚矣迨兹四十年未有議修復者祭器殘缺委於縣門之上晉吏輩往往取其俎以為坐

莫有禁止吁可怪也大理寺丞王君希到官訪之病其然也且曰舊制孔子廟天下郡縣遞祀之而顏獨不祀此豈初廷尊儒重道意耶乃於舊址東南數百步度地得宇以營之又慨其掇於民也撤浮屠之無名者取其材甓人間之閎然宏肅曰今吾令至止首作孔子廟以布朝廷尊儒重道意是將以吾遠人納之於善也彼浮屠老聃且朽矣烏睹其用乃相與願以良木堅甓易之王君曰民之樂而多覩視役故材甚壯工競勸用不一新之仍其而庳焉舍十數楹以處學者於是春秋釋奠有所觀人知其所窮孔子之祀可永而續於王君豈無助哉可書也已故筆之於石以示來者嗣而葺之則知負於孔子之門

義門記

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五世孫兼唐元宗時舉進士爲右補闕生京進士及第官給事秘書少監集賢學士無子以從子袞爲嗣官至嶺南節度使袞生崔爲高安縣丞其孫伯宣隱居廬山註司馬遷史記行於世號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太平鄉安樂里自是而家益昌族益盛矣仲子崇以治家之道必從孝道始乃撰家法垂示將來至袞爲江州參軍太平興國七年張齊賢爲江州博進奏言陳氏積世義門全家孝行在李煜時尚蒙蠲免今歸聖朝豈合徵收宜免六戶沿徵雜派庶彰德化詔可淳化初殿中丞康戩理江州事又奏陳氏一宗千口近年乏食饑貧難濟請前年春貸米二千斛以贍之俟豐年還官從之至道中陳氏上家法一篇送史館結寫開寶之末割口七百四十戚平二

年增至千四百七十八口青顯祖也伉二世長也崇三世長也達八也讓四世長也袞五次長也鴻七次長也達八次長也競九次長也旭十二次長也龍十一次長也旭十二次長也春秋傳曰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白旺至青五世矣袞八世矣袞昉皆兄弟共爲一世袞立義門昉主家事三十五年最盛由鴻以下又昆弟也若崇爲長史勛爲蒲圻令政爲德安令禮爲吉王府司馬袞爲司事參軍昉試奉禮郎恭爲洪州掌書院記窗知舞陽縣事實爲渭州軍士推官皆衣冠之榮文學之英者也斯乃五世而昌八世而大非獨田完之在齊比矣大兵之討江州也陳氏昆弟七人在圍中及城破軍民殺傷殆盡七人異處同歸一無所傷義感也至道以來仍歲饑旱陳氏舉宗啜粥雜以藜菜怡然嶺表會赦東歸辛丑春過潯陽登廬阜因訪名家得詣陳氏覽世譜閱家法詢事實具知其狀因爲傳之四方留示來葉

李覯

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偕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爲迺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合菜且有日

盱江李覯論於衆曰惟四代之學放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
慶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
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
世祖出戎行皆崇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
折首而不悔功列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王
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秉得賢者
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禮樂以陶吾民一有
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
賴是惟朝家政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
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建昌軍集賓亭記

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作新亭於軍門之南趙孟秋工

告成事郡人李覯請爲記曰惟聖軍築於閩唐頹於吾宋同
之列郡數十年矣然規模儉固未始斥拓睢視事厥後休
有堂而僚屬之所會賓客之所交以宴以游衆與其地公臨
郡數月政既已成事既已省因謀別館以爲賓榮前輩公臨
則儉以郡署之前昔嘗有亭號三善者毀撤雖久基兆可指
公乃相其地而築之且取籍沒之材以足其用不賦一錢不
役一丁而厥功以成飛飛其棟角角其楹達以重闕周以階
檻姑山右顧積翠在掌盱水前來鑑裏萬象乃位賓主乃列
尊俎有綾有紳以笑以語心澄欲仙意遠還古噫誠太平君
子好事之一端也然民隱之不恤主恩之不宣而汲汲於廚

傳則何以爲政屋漏之不補庭草之不剪而區區於簿領則
何以爲禮合是二者蓋鮮能焉今公之所治多務大體明而
不苛斷而不酷得政之和公之所居閉不加葺作而不費飾
而不奢得禮之至茲亭之興率是道也慄慄其威如風之淒
民之服之千里弗違眴眴其仁存物爲春民之戴之千載如
新召伯聽訟勿伐其棠矧茲攸宇其誰敢忘君命弗駕匪夙
則夜敢圖茲石以告來者

虔州柏林温氏書樓記

南州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賦貢與
其治訟世以爲劇則其民旺衆夥可識已雖然吉多君子執
瑞玉登降帝所者接跡虔無有也疑其俱南越襲瘴蠱餘氣
去京師愈遠風化之及者愈疏乘其豐富以放於逸欲宜矣
故人許其家石城虔屬邑也比年夏踵余門道其鄉進士温
革之爲人曰温君少時求禄而莫之得慨然自謂不得諸外

則豈一家而已鄉里鄉黨庶乎僅伏之矣然則廋人之成大名至大官蓋未易知尚何吉之媿哉柳子厚於楚越間山水如小邱小石潭表家渴石渠石澗皆有記以啓好游者今有人爲藏書之樓非特山水之勝記之以啓好書者不亦可乎余欲一至欄邊四顧天外江山進前文史相對清風兮我扇白雲兮我蓋召屈原於湘魚之口呼李白於海鯨之背漱寶玉於餘潤拭明珠使去顏酒酣興盡交揖而退其樂可言耶而未之得也皇祐五年秋七月庚子記

麻姑山重修三清殿記

觀幼時讀顏魯公麻姑仙壇記觀其稱道壞地之殊絶人物之瑰怪目想其處謂如釣天帝庭非下土所彷彿也及長游山縱觀所有則歌吟雲煙餐飲水石而已其餘古屋數百楹或腐或濕無足可居惟仙若神何以顧享嘻物有愈衰而後復理之常也則所謂三清殿者今爲復之先乎按是殿之作背山嚮陽得地之正由五代迄兹載祀遠矣雖其營繕頗甚盛壯而未窮於靈瓦圄於兩日壞月隳幾將壓焉顯川陳公某鄉之耆德勇於爲善一見其事惻然於中乃發家財以首之工之巧者必取材之良者必備或改以新或完其舊昔擬以隆昔卑以崇揩爲而覆烘塑爲而雲落眞儀之位得以如禮山英水靈若喜若慰雖大道之要本乎澹泊安在土木之華而後張顯然名山之景列在圖籍非有游覽之盛不足稱述故言神仙者必曰崑崙之墟海中洲島宮闕之侈視珠玉不啻如土芥世俗相承以爲美談若麻姑山著稱久矣元和辭人白樂天輩咸有咏歌燦於屋壁自爾以來言者溢口書

者滿牘天下靈境茲不復焉苟非崇飾棟宇嚴事上靈其何足觀之則穎川公之意豈徒然哉觀之視公人父行也見命爲記謹書其略

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記

皇祐三年以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篆飛白二體藏諸名山麻姑仙都與焉夏六月道士黃太和爲觀言今者聖人肆筆而山數得之其奚翅金簡玉字蓋猶媿夸睇谷天象所出入攝土勺水罔不光華非復與塵俗等幸哉願有志焉以示後何如觀伏思念王者制作史書樂歌幽則鬼物遠則夸貉耳者必聞口者必誦安在愚儒識之況禮不斥尊其可以犯已而又念江南卑薄與上國人不日接異時故老既沒傳聞將失實史官記注祕莫得見則吾君之行禮彼山之受賜曷從

而知之先正成公亦嘗爲御書閣記所以述太宗之事殆可繼也矧茲嚴父配天古之大事漢收秦燼失其根萌冉冉至唐名在實去五代魚肉誠所不假祖武宗文志亦未集佑啓我王及此希闊如廢斯起如斷斯續合符天鬼匪自羣議禮明樂備又申之以翰墨河圖大訓永以華國周公宗祀而文宇無傳宣王蒐岐陽而石鼓非手書未有華實相符若是之彬彬者也昔漢武帝封泰山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命也夫迺者季秋大饗而知其說者有不在焉則謂之何願復得一辭刻之始吾童子時與今佐著作陳徵之讀書所爲也

承天院羅漢閣記

冀爲承天院記已二年邵文遂來言院之羅漢閣身所爲也

上邸君乃其鄰以久游貫人事日與笑語無忤及此見之髮色則異而顏面益壯詢之年實七十矣少為賈人上下百越走兩川而歸克有貨財治田土築室教子終之淑慎以從士大夫游又能精信於釋損其嗇以補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死死且復生其得意何有窮耶噫漢代初傳佛道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亦循漢制石季龍僭位以其出自邊戎應從本俗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當是時謂之何哉外國之神而已及東晉宋氏其法乃大盛蓋遠居廬山名雖為釋實挾儒術故宗少文就之考弄文義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而事之當次宗亦從而明三禮毛詩儒者嘗為弟子其人得不尊乎諸部佛經華嚴爛然西域之文宜有所助焉者也今之釋樂乞言於文士者亦將借助矣乎

修梓山寺殿記

天下名山水域為佛墜者什有八九其次一泉一石含清吐寒翔遠塵俗處靡不為梵門所踞蓋佛之威靈赫赫於世僧之辯慧有以得之故國不愛其土民不愛其財以剖以裂奉事之弗暇建昌軍江表之上游也地靈源長筆不可譜由治城東走十餘里峰共如引岡者如頓亭者影毛髮噴者化雲霧其間據形勝起塔廟者往往而有梓山院乃其一焉道阻而僻游從之士竿至日不覩紛華耳不聞勢利惟松君竹侯鼓舞風韻猿悲鳥哀將迎歲月宅於是者豁有以存諸心其安穩何如哉然殿宇之作其來積久築者以圮蓋者以坼

莊嚴不稱瞻禮無地軍教練使吳臻家故饒財心且喜事由景祐中謀營建凡立屋四楹塑像九軀所以奉經教福祖考也噫佛以大智慧獨見情性之本將畀之法曰因與果謂可變苦深至罔非悠悠者可了若夫有為之士有為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死死且復生其得意何有窮耶噫漢代初傳佛道西域人與樂自人而天誠孝子慈孫所不能免也則斯殿之成與吳氏之用心亦可嘉已見屬為記其何以辭

韓文公廟記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為袁州刺史後二百三十四年無擇實莅此州築宮而祠之公諱愈字退之幼孤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期喪以報德進士及第應董晉張建封辟為汴徐二府從事入為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覓征復租貶連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既去人懷

其惠生子悉以韓名縣江陵府法曹參軍再為博士分司東都遷尚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寘於理用是復力稽者衆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鎮留郡亡卒民恐禁示歷職方及比部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無敢言者公以為宰相被殺中丞傷僅免若是兵可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太子右庶子為行軍司馬先馳至汴說韓都統韓與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王承宗可取乃授書柏者以往承宗即獻德棣二州轉刑部侍郎佛骨至自鳳翔百姓火肌膚為奉傾京師公上疏極言其不可因得舉貶潮州刺史近境有鱷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魚輒遠去人用無患移刺袁州袁州之民男女為人隸者踰約則沒不得出公皆計備而出之尋奏著於令拜國子祭酒楊攀

官儒生必以禮除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署王廷湊爲節度詔公宣撫既行穆宗還止之公已入壁衆皆危公公解氣慷慨如語無人之境與士卒論逆順存亡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歸牛元翼以吏部侍郎兆尹六軍將士咸畏憚帖帖不敢犯曰是欲燒佛遂輕任京兆尹六軍將士咸畏憚帖帖不敢犯曰是欲燒佛骨者其爲人信服也如此公自鎮州還穆宗即欲相之會京兆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敕與臺參中丞李紳繇是不協復爲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嗚呼公之名業可謂宏深魁偉施於有事細大夸險無所不宜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也孔子沒無聖人者爲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紬述之難史臣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知修學不加益夙夜孜孜庶幾前烈謹詳書其實以著於江對通志

記云時皇祐三年冬十一月一日也

泰州東湖記

泰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與自近歲廢後爲州者老疾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余至州日其處不及往者三月既而吏曹務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甚污屋雖存而將傾遂議葺之官無美財苟賦於民則余不爲也問封內之浮屠氏多藏者籍其餘什之一募匠揄材一皆新之別爲堂亭臺閣五植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葉綠荷雜襲波上於是游者日往焉余樂州人之觀游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廉循歷之南其亭曰休囚城之高其臺曰月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爲庖廚二以供賓客舊亭四皆無名今亦名之在樂游之西者曰遯堂堂北有射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

實自廬陵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曰采珠閣閣後有石亦佳舊廉與遯采香采珠皆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絕有梁其登有磴道其周有繚牆南北其門後溪前市山煙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沈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導和粹余以公事不得數自放於其間月或一至再至蓋稀矣余猶以爲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余行有日矣因置酒爲會同僚舉觴屬余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於後孟文而刻諸石余曰池館之作耳日之娛非政之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最號窮處故朝廷往往以有罪者居之余即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於其室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余何以久處乎後之踵余武者其以才選而來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嘻之事歟若以罷謫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廢興忘遷謫之累焉錄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矣冀取於余文如欲識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月一日記

吉州新學記

慶曆二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道有可施於今者宜仁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容俯伏頓首亡以非罷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由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二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貢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達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

歐陽修

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蓋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三十二萬二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講有庭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百餘人余世家於吉而監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余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照析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

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故爲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逞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於其職而躬親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怠慢天子之詔而忽以中止幸余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鄉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幼長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壯老壯者代其負行於道路然後樂學道之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問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方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筠州學記

曾鞏

固等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蒭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余余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敎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下世取祿而已故為之書余之所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受賦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辟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敎也其動於視聽四肢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敎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蕩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敎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

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敎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趣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

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需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

記故記之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書晉王右軍墨池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輩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賓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溪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露滌毀蓋藏棄委於榛蕀蒿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隳與上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翬以高甍因石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

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蘡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觀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災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宴然不知抱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樂

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余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徐孺子祠堂記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繼羅鉤黨之獄起其執殭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旅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殭大覩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翠有道拜大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稱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生死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遶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萬於碑旁立田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牟牽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荊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輸於京師為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大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曰城之西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

新而東門獨故敝熙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撤而易之元侯以余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議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解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制有皐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綿古公亶父徙宅於岐作為宮室門壖得宜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

於禮是可書也將求余之識會余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余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濫於其棟門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徐國公元侯尚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役卒之義者其瓦甓金石採彤雘之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為一都會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又明

年實元豐二年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拒其後賊之不能直竊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壓敗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蓋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閩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錄此觀之苟順且誠大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奠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擭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

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睽顧回陽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余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而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祠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萊園院佛殿記

慶歷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棲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余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永屋居人焉無有也可棲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賤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樓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積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就自可棲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拔擢經營據攄纖悉忘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兜率院記 王安石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髮毛禁棄冠環帶衆不撫勒束機盜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福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累百十大抵穹壯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卦於此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嘬呻而爲途中瘠老以此而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毅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孚屠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及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耶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慮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爲宮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修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其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廄園囷倉以固以密咨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余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於心而擬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己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論其終何如焉

虔州學記 王安石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夷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重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前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

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訊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己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酬然士學而不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鄉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

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敝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卹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爵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費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卹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慨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坿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聲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為議不務出乎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鳴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

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慶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蠹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三年也嫉彊怙柔隱詐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百執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

坐其下敕吏士以秤收其鰥孤老癃與所徙之因咸得不死
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
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
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
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
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
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敎士剌伐坐作之
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
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間
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
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
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
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與也通
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
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
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
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謷然自喜民相與詬且笑之
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余所以哀民
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
亦庶乎無憾矣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
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

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
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
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
爲雖蠻貊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
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
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者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
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
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父
母則其人實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
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
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
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
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
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
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於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
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
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子此
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旨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
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
譬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
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
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蟠若踞若伏若驚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耶其
毋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余

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　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嵩子夏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上古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剔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開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

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喜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余嘗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齋

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深淺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

乎鄭元之所見閒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鄭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南安軍學記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紡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告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楚以撻以記之書用誠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取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盟厥貳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楚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誦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棄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叙點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馘獻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嘻枯

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率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西江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之頃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意嚴楹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廢毀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順濟廟石磬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道遇江上得古青銕製鋒而劍脊其廉劇可愛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爲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神願探得之當藏之廟中爲往來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人沒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荆州貢礪砥砮丹及箘簵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而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隼集於陳庭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

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箭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鏃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咸靈而放於洞庭北被於淮泗乃特爲出此寶軼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上高縣學記

蘇轍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擇而養之既成使受於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賢選法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皆其耳目而和其

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濱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禱曰改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違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扑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而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絃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爲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崟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

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訟不譏其務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崖巖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

橫觸巨石滙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宏壯邃密克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竭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遷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堧有堂以居有

食以飽是非弊屣不棄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鼓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湄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嗇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敝斜補其圮缺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於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古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出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窶自若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睇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頹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嘗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巨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壅委莫知責也君見而

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喜乎封植灌溉翦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

洪州府治中門記

楊傑

宋

筠州無訟堂記

筠州刺史治舍前臨蜀江後接山谷相傳以爲仙人李八伯之所居也其地與市井絶造舟爲梁以通往來故其門庭靚深有洞府之氣自廳事以北林木相重間以華屋有堂在中名曰無訟堂朝散郎許君長卿之所建也筠江西支郡始者市區寂寥人物鮮少近歲乃更昌大蕃富其屬邑布在險阻樂歲粒米狼戾而四方商賈不能至囷倉之積守之至白首而不發苟治之有方足以無事許君之來因其風俗示以法度以忠恕簡約行之期年民大信服獄訟爲少暇日登斯堂

孔武仲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二十三　藝文記二

宋

洪崖之陽漢置郡曰豫章因水名也晉易郡曰洪州因山名也唐治軍建節曰鎮南制遠俗也僞唐稱南都避中原而北遷也宋朝削平僭僞聲教被於四海州名從隋仍舊也鎮名從唐存武畧也鎮名則有節度使以領之州名則有觀察團練刺史以鎮之是二者之名不可闕其一也而鎮南之名固已表於府門矣惟州名則闕然未之表也兵部施公出守是邦以德義鎮俗事爲有本乃命以州名表於中門表之所以正名也正名不可不書故書之

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三　藝文　駟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二十四　藝文記三

宋

筠州無訟堂記

筠州刺史治舍前臨蜀江後接山谷相傳以爲仙人李八伯之所居也其地與市井絶造舟爲梁以通往來故其門庭靚深有洞府之氣自廳事以北林木相重間以華屋有堂在中名曰無訟堂朝散郎許君長卿之所建也筠江西支郡始者市區寂寥人物鮮少近歲乃更昌大蕃富其屬邑布在險阻樂歲粒米狼戾而四方商賈不能至囷倉之積守之至白首而不發苟治之有方足以無事許君之來因其風俗示以法度以忠恕簡約行之期年民大信服獄訟爲少暇日登斯堂

孔武仲

信州學記

信州新學作于元豐五年十二月之庚寅成於明年三月之乙未既成州之學者相與造余而言請爲之記惟聖宋制五

代之弊合并四海仁義禮智之澤浹于民心者百有餘年而
熙寧以來學校最盛內自京師旁達邊郡聚士有舍講業有
師課程誦說與夫賞罰陟黜之法日增月長以至大備四方
之士幸遭太平君子長養人材之時蘊糧束書爭集營舍恠
恐在後信爲江東之遠州南屬閩東被浙士之待舉者七百
餘人而例不除學官前此三年天子從使者之請以州官兼
治學事余適爲幕中吏得以承之庠序其地在于城之東形
勢庳窄民廬挾其旁山林蔽其後居處無夏屋出入無高門
而士之來者猶相望不絕何耶相招以講習論辨之益而於
吾處之安則未暇議也夫居不求其安者士之所以待士者豈當若此乎傳曰處士就閒燕蓋教之不以其地其病一也在位者孰不欲有爲以厭滿人心

之所願然文書有上下之稟議論有同異之惑財爲所於府庫而不可出力隱於兵民而不得用此事之所以當廢而人不被其澤也竊爲學者憂之會轉運判官鄧公直知州事揚公伸儒相與謀議以招學者爲先急乃發庫錢五十萬以什百司而余實與二三聯事之人升降險阻擬度廣輪凡地之在民者勸以貿易良材堅甓出於諸縣然後隙山發石官門皐本高者損以爲平狹者培以爲廣旁積步道以屬方舍之北而營其上爲經史之閣教授之堂諸生之舍環視悉出若暮局脈舊之廣加倍以增高丈有三尺諸山森然若翔若踊出於三面使示之來者去湫隘而即亢爽脫卑闇而登高明又爲之大其正門高其牆垣庖湢之所皆易新之而飲食燕息之具滋設此余與二三同僚所以佐公上之命而勤相

學者之萬一也夫學之道先後有倫始卒有漸不得其端雖有強力不可以至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其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所謂人倫者豈他乎哉其分見於君臣父子之間其守寓於仁義忠信之際其文禮樂詩書其聲簫鼓琴瑟士之志於道者不憚歲月以游心於其間至於四十年焉則可以仕矣此聖人所謂不惑之時也涵之益廣濬之益深又十年焉則性命之理較然于前若數一二則可以爲大夫矣此聖人所謂知天命之時也然則知天命當在四十之後而學之所教者未成材之士也古之人知此而求之是以行應規矩智投萬變處焉可以爲子弟師法出焉足以有功烈于民蓋道德在我則其成物爲不難焉今學者既得朋友以相與處矣則學之序可以不知哉按舊學作于嘉祐七年距今未遠而

棟梁有敗折者甓瓦有斷缺者物之壞不可久其勢如此後數十年間則今日之新豈特爲故耶意必有更而大之者不爲之記則懼無以知今所以興作之詳也乃爲之書使來者稽焉

安堂記

朝奉郎太原王公出守上饒之初更新約束上下就序決事以敏待人以誠情者勸勉奸者懲革未幾翕然稱治乃爲堂於使廳之後曰安堂客謂公曰天子躬親萬幾日旰而後食詢求良吏付以遠民公來治未久奈何以安佚自處耶曰非此之謂也吾疾夫世之營營而不安於分守者欲以爲戒且自勉也於是魯國孔武仲爲言其義曰天下之事日接于人者多矣利害榮辱之變盛衰進退之序循環如寒暑迭至如

畫使凡寓形于天地之間者莫不由之而君子之所以異于衆者以能安之也今夫茅茨爲屋上庳下濕人以爲不如廣廈牆垩宇也斷轅折軸駑馬也穿繘爲袍敗革爲履人以爲不如錦衣赤舄也黎羹脫粟每食不飽人以爲不如方丈五鼎也以在彼爲有餘以在我爲不足彼心之力以求之求不得則怨且怒幸而得之未幾何時而復勝之者至矣于是與物競逐轉至於無窮往往冒危利而不知息或欲趨福乃更速禍豈不惑哉君子明于此是以修其在己者朝夕不怠而其外來者皆有以應之如不留于胷中其視富貴猶乘舟也方其濟川也未嘗不以舟也已濟則舍之亦未嘗睠睠于舟也其視貧賤亦若此而已故劉寬爲下士幕爲三公不以爲加毀裴軒蒙退編白屋不以爲損有之其窮也哉何慼于彼哉此古人之所同也公才大名美而門族之盛冠天下然不以貴勢自驕務推所學見于行事治縣佐州聞譽大著同時並游之人或踐歷臺省日久或乘傳持節出使四方乃循次而進試一州于江湖絶遠之地在常情疑若未滿而公優游此堂思所以修職業報上恩寶安之至清談終日而世俗之所慕者無所累于其心可謂賢矣武仲來此公待之甚厚當紀風述以告後人況公又見屬乃不辭而爲之記

南安軍學記　彭汝礪

南安地阻隘其民貧多訟學者不滿百人程侯敏叔嘗爲屬邑令未十年以祕書丞出守始至見吏民道上之從意訪問

利病興廢以時既稔豐年適因餘財改作學宮而修大之西民父老瞻望歎息謂其子弟曰自五代之亂吾鄉皆役於賦非耆軍旅老稚溝壑宋興百餘年恩德涵覆厚矣少壞老安無憾于養生送死之際今程侯不我鄙夷又貽我以遷善之所可謂幸哉遂求文以志侯之功汝礪曰先王盛時自京師達天下自鄉達于家莫不有學民不致力於耕桑則致其知於詩書不在其家則在庠序師有德朋有信冠婚喪祭有禮飲食衣服有政而耶僻無所自入也有道則承之有能則庸之而不肖者無所僥倖也後世學校廢教養之具闕民始不見先王之法淫辭無禁詖行不誅於是民不能見其性矣忠信不勸而浮僞者取道德不尊而庸邪者進於是民不知命矣漢迄唐更盛迭衰而其始終不及三代者以此也主上紹天稽古始革去養材之弊京立博士州設學官法度雖具而吏或因循未知所以奉承明詔侯在小邦乃能以學校爲先豈不賢哉然學之道甚易知而人莫能之者未得其本故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夫人莫不有親也而知事之莫不有兄也而知從之則所謂仁義之實已先得矣文章誦說皆其末流也侯誠能因其性而導之又告之以先後之序隨申之以天子勸勉之法則幕爲學者宜多成材民雖有爭心亦何敢焉然則侯之爲學校者豈曰小補之哉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黃庭堅

晉陵邵君叶爲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於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政

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時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鄒其室四達焉亭命曰瑞芝集走來謁記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予觀神農本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身輕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於民間勵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廷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

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采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咸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蒸嘗於社則是民之風風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藪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北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鸑雀來白京兆舍中飛集永相府上霸以爲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而微信奇怪也恐永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僞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爲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宏農太守驛道

多虎嗥涸不通昆爲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爲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武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徼福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蓂莆扇庖冀英紀歷嘒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芝草特未足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豫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政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士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

吏之實使歸刻之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元豐三年夏四月提點寺務司言大相國寺星居院六十區院或有屋數楹接棟寄棚市井犬牙庖烟相及風火不虞請合東西序爲僧舍八區以其六爲律院以其二爲禪坊詔可之賜祠部度僧牒二百給其費其六年秋七月落成賜兩禪院名其東曰慧林其西曰智海尚書禮部言淨因院僧道臻奉詔選舉可住持慧林智海院者今選於四方得蘇州瑞光院僧宗本江州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道聽乘驛於是常總固稱老病山野不能奉詔禮部以聞詔勿奪其志總公天下大禪師門人常數百或千人方京師虛慧林智海以擇士也禪林之子弟皆願其師得之及總公不出而道俗

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爲西用又將棄東林而追之於窮山凡可以安總公者皆盡心力爲之於是能者致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辦者勤施數年之間爲夏屋千楹其廢興則自有記最後度爲轉輪蓮華經藏屋未及成而遣其徒永邦來乞予記予見邦之爲藏經其物材無吝調護墨工是正版竊積書如山蓋歷邦手如數一二予以謂能成總公所商度無疑也子問邦夫用力則外要而不來用智則物猜而不應不用智與力物歸之無極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蓮華藏世界海非人天澤虎嘯於陸震風薄木龍鳴於川大雲垂空若有召之者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若雲時乎物故萃乎子應之曰如總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眞其妙處然而來者芸芸豈氣知之者耶予勉之藏成予爲若作記元祐六年某月既沒總公之世而經牘猶在寫舍及其門人思度時邦與後來主事者相鑒有不合司謝去久之度來告曰轉輪藏及藏殿今有六七士發心猛烈殆將化成惟是藏經者邦有助焉而先師之志刻石紀之黃澤也願終先師之志刻石紀之黃庭堅曰方總公盛時化緣穴蜂房爲廣夏百區何其易也比其晚節末路度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行百里者半九十者乎抑初有若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度之世者雖總公亦不得預而有之耶古之得道者間世或餘百年而棲遲墓門之下雖有大檀越不聽增一草蓋知三界一切法衆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固法在此不在彼耶

南康軍開先禪院修造記

廬山開先華藏禪院江南李氏中主所作也初中主年十五先主秉楊氏國柄鎮金陵留中主與宋齊邱參廣陵政事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之意喜物外之名問舍於五老峯下欲蟬蛻塵冕之間鳳鳴林邱之表有野夫獻地爲山之勝絕處也萬金買之以爲書堂時方多故未暇會先主開國身任世子稍駸駸於富貴然語其舊傑未嘗一日忘廬山也其後中主嗣國數年乃即書堂爲僧舍蓋方其富盛時傾國服爲之亦推野夫獻地爲已有國之祥故名曰開先以了山道人紹宗主之所謂拾枯松煮瀑布者也及中主作洪都蓋嘗弭節雍容故棡與畫像存焉太平興國二年又賜名曰開先華藏然其主僧率以行義著老至善還時乃有衆數百人所謂海山橫行還道者也於是開先始爲禪林矣由宗十四傳而今行瑛出焉自瑛之前有道行者或不屑於世務有幹局者或義不足以感人故其補敝支傾僅僅有之不足言瑛得道於東林常總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初苦瘵癖屢求去而不可臥病坊者餘三年乃作意一新之惟表章李氏時佛屋一區以其壯大簡古留爲後觀後人所作僧堂一區亦高深安隱視佛屋兄弟也故不毀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方來之衆與其勤舊雖千人宴坐經行冬夏無不得其所願賓客之有事於四方者雖數百人夜半而過門無不得其所求蓋廬山開先棲賢歸宗圓通四禪院飯游客嘗居飯僧之半而瑛以其餘與遺化於四方之所入興舊起廢其成功也難故其落成也乞記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夫沙門

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
新續禪牀宴坐三十年熊山以三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
今也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
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無居而玉食所在常數百是以有魯
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爲金碧是以有唐
明之除蕩可不忌耶瑛曰然有是也今法王眞子爲世界主
佛母淨聖同轉道樞泰山之雲雨天下河海潤極千里何憂
魔事耶雖然廣明之盜三災彌綸一切共業影響豈特末法
比邱之罪邪會昌之詔吾又有以訂之其說不過人其人火
其書廬其居夫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
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
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

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雖然妙莊嚴供實非吾事我於開先
似若風負成功不毀夫子強爲我記之我住此山十有二年
隨緣所作窮於是矣我將裹束渙之菜懸折脚木牀以待夫
子解腰而共飯黃庭堅曰此上人者蓋如來藏中之說客荅
提塲中之游俠耶欲作記者亦窮於是因自書使刻之

南康軍都昌縣清隱禪院記

發豫章下流畧鄱陽之封據彭蠡上游距落星灣輿行一舍
舟行百里有大聚落是爲古之鄡陽今爲都昌縣治所山悠
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范寬得意圖畫
蓋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明處也其東則謝
康樂繕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洞
古木怪石又陶桓公之釣臺也野老嚴之下盤折爲限隩其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吉州東山慈恩寺治平皇帝賜名也寺有江南李氏保大中
刻石曰龍興寺而高僧傳言仁壽舍利塔在發蒙寺寺三易
名其歲月皆失款識其傳曰隋文皇帝方隱約時有異人以
舍利一掬遺之曰以此福蒼生因忽不見帝以示僧晏遷置
堂中閱數日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世智所
及此未可量有尼智遷數大言人以爲狂而不信陰謂帝曰
象教堙沈一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其後周失其牧隋
文受命仁壽改元迺詔分舍利三十置浮圖於天下高爽地

所至皆發祥下瑞三年又以所餘舍利五十有三分置五十
三州皆選有道行僧調護至其州卜吉地為浮圖吉則經營
寺其一也實以西京光明道場僧慧最將命發地八尺得殊
章版古領覽中置銀甕舍利觀者皆震動唐天祐中夜雷雨
大晦冥厥明視之浮圖左旋殆且盈尺故基宛然不利焉蓋
非人力所及靈瑞傳聞崇奉傾數州由天聖以來屢見光景
志怪者或過其實而曲士持議以為無是道彼恢詭譎怪流
俗喜傳無以為有寡見淺聞又裁耳目之外謂之不然故曰
夏蟲不信冰霜醯鷄斷無天地彼何足論大方之家故咨攷
實錄還主塔僧師惠以告來者師惠喜事有經論學樂以余
言勒之金石

蓮社圖記

李沖元

龍眠李伯時為余作蓮社十八賢行狀沙門慧遠初為儒因聽道安講般若經豁然大悟迺與其弟慧持俱棄儒落髮太元中至廬山時沙門慧永先居香谷遠欲駐錫是山一夕神見夢稽首留師忽於後夜雷電大震平旦地皆坦夷材木委積江州刺史桓伊表奏其異為師建寺是為東林因號其殿為神運時有彭城遺民劉程之豫章雷次宗應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詮張野凡六人皆名重一時棄官舍祿來依遠師復有沙門道昺雷次宗敬叡曇詵道敬道生曇順凡七人又有梵僧佛馱跋陀羅佛馱耶舍二尊者相結為社號廬山十八賢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為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遠師以其心雜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歸栗里每來社中或時纔至便攢眉而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得道士陸修靜居簡寂觀亦嘗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送修靜不覺過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嘗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雜去還來者皆其事也此圖初為入路與清流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溪迴路轉石巖一又繚而上石巖一二巖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華巖之旁有石梯度山澗過而去不知所窮當圖窮處橫為長雲蔽覆樹腰巖頂其高深遠近蓋莫得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為潭支流貫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激浪者虎溪也巖之外遊行而來者二人一人登嶺出半身者宗炳也一人踞牀凭几揮麈而講說者道生也一人

持羽扇目注懸猿而意在深聽者雷次宗也一人執經卷跪聽牀下者道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詵也一人迴坐撫手傍視而沈思者慧持也一人持如意而指經者慧永也一人捧經笈與童子持如意立其後又童子跪而司火持鐵向爐而吹一人俯爐而方熏檮茶盤而立者一人傍有石置茶器又一巖中有文殊金像環坐其下為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歌唄者曇常也一人坐而拳拳者道昺也一人皆梵僧一人袒肩持短錫者跋陀羅也一人

舉如意據膝而坐者邪舍也童子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其後一人露頂坦腹仰視懸泉坐而濯足者張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又蹲而汲者一人石橋之旁峭壁嵯起前有僧與道士相捉而笑者遠公送陸道士過虎溪也一人貌怪雄視捉膽瓶而立者補蛇翁也童子負酒瓢從之一人持曲笠童子負笈前騎而行凡爲人三十有八爲一猿一鹿一器用草木不復以數計人物瀟落泉石秀潤追千載於筆下盡羣賢於掌中開圖恍然若與之接揮麈而談者如欲懸河吐屑肆辯而未停默而聽者如欲飡息杜意審諦而

冥冥沈思者如欲鉤深味遠叩佐關宅靈府而遊恍忽之庭楚唄者如欲轉喉鼓舌而有雲雷之響與潮海之聲行行來者如御風而遨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笑執手者斬渠絕倒達于衣冠蓋其心手相忘筆與神會而妙出意表故能奴隸顧陸童僕張吳跨千載而獨步非十八人不足以發伯時之華非伯時者不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非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其臭相似故形容之工若同時而共處者也伯時於余爲從兄實山林莫逆之友爲此圖凡三十八日而成余得之遊居寢飯其下客來觀者或未知蓮社事因記其後覽者當自得之也圖成于元豐庚申十二月二十五日明年辛酉正月二十六日龍眠李沖元中記

張商英

仰山在州南六十里二神姓蕭氏仲父曰大分季子曰隆初廟在山之嶺潭後徙於堵田唐咸通中封秩視文昌郎南唐時大分封威烈王隆封靈顯公本朝大中祥符二年改封王曰靈濟公曰明顯考之遺圖訪之耆舊昔有徐璠者宜春浦村人也還自維揚舟次彭蠡有兩蕭生附舟以載順風揚帆一夕至袁顧謂璠曰子家仰山之下石橋之右若欲雨欲暘乎璠悟其神也叩頭訴曰璠無田可耕雨暘非急俄而山水大至喪高滸下爲田五頃今浦村西徐田是也唐武宣間釋之徒有惠寂者隱于郴州王莽山以嗣溈山靈祐之道宴坐之際禪牀陷地尺許山神跪曰吾地薄不足以棲大士袁州南仰山師所居也會昌元年寂捧錫而來尋澗而入夜憩大樾泊然假寐有二白衣進曰深山險絕師當何居寂曰吾寂

卜庵於此白衣曰我山神也願以此山施師寂曰汝能發歡喜心廣大心無障礙分別心則吾受汝施白衣曰諾即指集雲峯下曰庵基莫吉於此居數月神來告曰陋族據水上游恐汗飲澈遂徙居下流五里三年四月十三日神又來言曰師淨侶日盛咫尺共住勢非所安請徙居中途且以旋四方參學爲一頓之地是夕大風雨拔木黎明廟已建于堵田寂之將滅也神泣別曰法恩深厚未知所報寂曰吾師溈山以正月八日去寂汝能爲吾營齋吾事畢矣于是城中火神于空中具述其事太守再拜許之火乃滅遂于其日齋僧于廟庭地而坐威靈恐怖衆莫敢仰視神言曰何不造僧堂擊揵椎如叢林之制衆又從之後

金陵時二少年謁見風姿灑落語論高妙銼曰二君吾國之秀也何相見之晚耶少年曰

僕家於宜春之南三十里方春農事興國人用羊豕臘鱣姑至此避之鉉異之遣人物色已失所在此仰山之大器也烏
關莊周之言夫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馮夸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然則山川之神皆得其所以爲之道而
分於天地之職故能雷霆電雹以致其威雨雪霧露以致其澤祥風休氣以致其和疵癘旱霣以致其罰惟其得道也故
可以與之進乎道若二神者幾之矣嗚呼茲山介於南方僻左之境蛇蟒之都虎豹猿狐之所廬魑魅魍魎之所窟宅蔽
以荆榛限以嶄絶樵夫牧子望崖而返馬跡車轍不與人間世通者莫知其幾千萬年而二蕭乃與惠寂老相值于曠莽
岩穴之間悅其風樂其說不愛其宮室居處之安黜山形勢之美委而去之無少靳心若二蕭者其進乎道者矣惠寂老

歸死于東山其事獨傳于其徒而其徒不能宏其事繼之以亂離因之以廢壞邪巫老祝假托禍福以瞽流俗而神亡以
自明子素知之元祐六年春將滯江西會廟令盜神廩者爲姦而佛印禪師了元者適居仰山因移郡下元擇僧主之元
來言曰淫祀不可遽革釋乎是於乎一聽于神禱而卜之神以釋告於是國人改觀駭悍調服流膏割鮮化爲伊蒲塞之饌
淫歌蹈舞化爲清磬梵唄之音元遣法子正已求余記之因叙其本末而示之時元祐七年九月辛丑日也

狄守祠堂記

謝邁

撫於江西爲富州其田多上腴有陂池川澤之利民飽稻魚
樂業而易治歲比不登道殣者衆破貲鬻田宅者十室而七
八持妻子取庸直者十室而三四其輕俠少年無不椎埋攘

家白晝劫人於市寖以不治聞太守狄公下車之初行其條
桁楊者相推察租賦逋負山積登進其民皆疲瘵饑歲之餘
公喟然歎曰民敝如此其可以苛急治耶於是繫獄者薄其
刑負租賦者緩其期其爲政寬而不弛其出教條簡而易遵
三年而有成公歲滿且代去州父老相與謀立生祠以慰其
思皆應口然他日又相與謀曰祠易爲也將請於公立於州
之便坐則出入有禁不得朝夕拜祠下欲便其出入且奉嚴
潔宜莫如僧舍州之僧舍數十其屋宇靜深莫如景德禪院
於是富者出財技巧者出力不日而告成既落之成來請於
余願有記夫沒而懷尊太牢不如生而厄酒一肉也沒而廟
食百世不如生而一朝奉嘗也公之施靡未去民已圖其像

而祠之可以爲公榮然此邦之人思公無窮公去而羽儀于
天朝豈能忘情于此邦故幸公之異日持節再來其德意之
厚政事之美雖不敏尚能爲邦人頌之公江陵人唐宰相梁
公之苗裔家以儒術吏事顯公能世其家者也

疏泉記

孫琪

宣和六年春正月予始至袁未幾民居三火而求水艱甚詢
其故則曰井泉不豐歲旱輒涸仰水於江汲遠而售貴常以
爲病故緩急之際不足供緪缶昔嘗堰取仰山水爲西陂溉
田而以其餘轉綫城中爲火備今渠塞陂壞田變爲陸不知
幾何年矣博訪耆老莫知其端而老吏劉澄者出天禧三年
通守袁延慶疏泉亭記具載始末顧其石雖亡而跡可攷又
按令許歲委軍吏部役開決以防火災則知興廢之迹開浚
之法其詳如此惟吏多苟且慢令不恤民瘼耳予曷敢不勉

冬十一月農功既休乃召宜春尉馬緘治西陂乃召兵馬監
押趙士勿浚渠未洩日已告成功支分派通皆復其舊田不
病既居不病及緩急之際不病救邦人歡呼樂復其利予於
是樂斯民之樂而嘉前人之志感興廢之迹而懲苟且之習
蓋自唐元和及今凡三廢而三復矣焉知今日之復能無後
日堙廢之患乎因復刊袁公記于石而書其後庶幾異時憎
國愛民者有考云

洪州右猿盡心堂記　汪藻

世稱皐陶以刑事紳其後封于秦云至春秋其國先亡以爲
用刑之戒余獨以爲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以決獄陰功庇
福子孫卿相侯累世執謂皐陶明允篤誠而以刑名之祀哉蓋
君子嘗患澤不得施與施爲不遠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

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唯刑爲然使吾聽訟如召
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恬爲小人懼爲雖世世蔭
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以禍福而議人之生死也哉期
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
厚之氣于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司處令輕重訊報爰書
不以委吏平反決獄必以其情諸羅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
以刑受福也他日斷廢圃立屋數楹列羣蔭于前爲亭對峙
爲江湖形勝而又間以其材圖驛之舊檄而新之且刻迟之
詩壁間使躊躇興廢者有攷焉蓋役不更時調不及民而所
以爲行李居處飲食之安者皆具稱其爲江山俯仰之盛也
公名敦字厚之云

清江六賢祠記　胡銓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向公歸清江舊隱曰薤林飯疏飲水滿

徉田間嘗怪佛老之廬究元相望而學官卑陋弗敵乃輟廉
積三百萬錢將創閣以度書于講堂之上且侈大其制以風
學者未就而捐館其子右承議郎濬始克卒公志宏規殊恐
改一郡之觀于是伯仲相與謀曰是邦人物如劉氏兄弟時
則有若侍讀原甫舍人貢甫孔氏兄弟時則有若舍人經甫
諸既紿事僚工則又相與謀曰是不可無紀乃千里走書衡
陽請記于某而剛定方君疇耕道亦書見速某嗛位于朝嘗
屏公之知且嘗撰杖于尚書晏公景初侍郎留公大猷及李
公似之聞二三丈緒論得公之爲人頗悉知此又盛德事其

安得以固爲辭習子曰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是勇也優游
春容不動辭色而置天下于磐石之安忽焉遭之則富貴不
能淫威武不能屈咒虎不能驚鳥獲不能猛奏成不能力圄
犴不能撓貴育不能守狄獮不能軍北宮黝不
能逞是奚術而然哉其必有不特勢而强不假怒而威不偕
兵而勝者矣方司馬公姦黨之碑立天下不敢言公獨以爲當
不可方劉公器之居南都陳公瑩中居南康天下皆以爲當
然公獨以爲非是方僞楚君圖天下陰祺而觀變公獨扶義
而麾之挫尻虎而奪之氣豈非至大至剛如曾子之所聞于
夫子者乎夫天下皆亂而已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爲太
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任重者處之猶以爲未至當睦寇
作于東南非天下皆亂之時乎而危言危行舍不顧身可謂

盧陵縣重修先聖廟記

吉州盧陵古稱大縣唐貞元時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至
于熙豐間戶籍號七萬迨今不啻倍蓰縣當刺史理所令日
兩趨衙退則錄判將校無所不關決煩言易生凡事難棄又
遭茲軍興議午百姓創罷舵不可以夜繼晝爲吏牘埋沒
至破頭不得出氣政且不舉何暇及教縣故有先聖廟歲上
丁舍菜府史執事趣如令則止視貌像殆土木偶然官之設

豈端使然哉今令君老于政事如古健令其爲治健之以勤強練密異時條緊吏縛不能展手不期月煩言寢閟則笑曰夫其口衆我寡吾知行吾政爾益痛掃滅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斬拊緜廉儉以爲未至則喟然治聲舍一新廟庭凡宮室不能風雨者自我彫鏤像圖巍然突兀照映於是廬陵之學可以責士之修來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鄒魯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誠有味其言也夫俗吏云者不過曰獄成不得其情刀錐不次於骨簀斂口率不登其時遞遷于掾不中其程吾所汲汲也勸學養士二千石之職也令於何有哉因謂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嗚呼是蓋不知教學爲政之源養其源則末治微訟誅斂末也夫民性非本惡彼其強有力者豔暴悍者盜豈專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父母我民不知勸學至其寡廉鮮恥一落檻穽職以三尺挑鬬之可謂大不仁矣誠能隆師尚賢復民知方彼有恥則可使無訟彼知自愛則可使盡地不入彼知愛上則賦可使不趣而辦我無欲而民興廉則可使雖賞不竊如是則前所謂獄成刀錐口率簀斂遮迸干掫雖寢可也反是雖日撻以求治不可也郡大尹李公鋭於養士得梅池萬鎡篇之師而令君聞其揮鞞尺建鼓而和之炳乎其相輝蔚乎其相彰于市于田往往樵夫談王道然則使民回心而嚮道不在俗吏矣鈞余同年進士也嘉其意不苟屬余記之書貢生之語以諗焉

紹興六年十一月吉朔記

顏范祠堂記

聖賢有不同時而生得同時而祀有勾龍棄同祀於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爲先聖先師顏子孟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顏文忠公圖朝范文正公其時異迹同者敷忠孝之性仁義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毅然不可奪之大節特書大書于史如出一身使其易地范必能捐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頹必能破西賊之膽威而臣之爲慶歷頌中夔卨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出守于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語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爲首歲時祀之不絕隆興甲申秋七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像或卑居乎老氏之宮或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稱祀事弗虔於典爲缺郡圖有堂名慶朔文正所建也遂即堂以祀堂之右有宇而虛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爲一祠以時之先後而左右焉書二傳于壁後十一月丙寅帥同僚祀之云

重修安福縣學記

王庭珪

紹興十年冬十有一月開封向侯子直宰安福下車思所以化民成俗之本大懼弗能究宣始謁先聖于學唯王宮四壁無旁屋以備登降宮之外故基甚宏大皆頹垣壞瓦異時師旅暴起有司以軍興責吏事視學校若迂遠而不切於治如是者十餘年侯乃進諸生告之曰郡邑不可一日無學是於國有繫也蓋隆平時禮樂教化皆有其具所以遷染磨礪其民使風俗醇厚孝於親忠於君又因射鄉飲酒而識尊卑長幼之序所以塞姦爭之實遏禍亂之源者有此具而已不幸殘滅於兵燼有司又以爲不急而遂廢其具教化風俗將入於敗壞人材衰陋可遂廢乎邑丞趙君洪聞而贊之諸生退

史236 219

而吾相與出私錢度外垣地增築其址推擇諸儒有行義者六人董而作之昔韓侯邦光亦欲經盡未及焉而去至侯之來其治不暇米鹽首用意於學懼復失墜越明年學成廟像一新重門繞垣堂房庖廩若經籍祭器之藏若師儒之舍皆巖麗壯雅冠于一時八月上丁凡邑之士成集薦獻頌禱其邑人王庭珪記之庭珪因肅知士可與奮然興於學乃屬其邑人王庭珪記之庭珪因得考庠序之廢興以明侯之用心而爲之說曰周衰黨序之教息夫子無大位乃立言以傳世書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有國有家者由其道則治不由則亂魯不廢周禮君子以爲未可動秦燔詩書楚人旋亦燔其宮漢興公卿起脣取叔孫通與魯諸生作漢禮儀其事至苟簡猶足以奪挾劒彀柱之氣厥後春秋饗射無所郤國者儒以素未敢棄行禮於私家

縣宰反宰吏屬而觀之何其陋也終漢之世士雖通經而不本於學至其衰也王氏小兒談笑而竊其國東京建學之盛士三萬人以名節相高雖姦雄蜂起橫行天下猶竦然畏之何哉又嘗見唐公卿大臣失節于賊而六館之士獨不受汗然則士之漸摩由學校而出者其風如此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之而侯獨以爲急治縣一年而刑清訟簡民服其化將見禮義行而先王之俗成士皆光明秀傑足以有爲於世或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礪名節鼓舞振動有以自列於後世茲侯之所期於士他日至於是者自知教學始也

請共堂記

安福縣西南地最廣高山大谷荒翳險絕往往通宜春長沙郡界宿盜藏姦爲縣者病之紹興十四年四月南嶺潘家峒賊突出犯永新殺巡檢勢遂張朝廷下銅符命御前統制吳侯錫討之亂人大恐詭謀乞降時吳興錢侯傑之治縣之明年也政寬人和理甚無事方治燕居之堂見七民問人之疾憂盡得賊之株柢蹊隧蓋弄兵不討者十有六年衡湘湖皆被其毒異時遠偏裨提孤軍鼓而入他州勢不相援彼不西走山南走湖則陰連大姓土豪張聲熠脇官兵令解去郡縣幸其無事如蓐虎狼不敢拂其心吳侯得其情悉破壞其機牙檄諸郡兵乘障阨其奔衝親率勁卒擣之賊遑急氣殲不能鬬未陣而劒大姓土豪縮頸思罪各縛其徒以來會錢侯與縣尉任君詔從間道饋軍亦擒賊有差於是賊無噍

良民無一人叫呶者夫以吳侯之智勇聞於世遇大寇輒克而平此草間倔彊之寇宜不足書蓋屢兵萬里從枋席上過師此必勝之術至於深林阻險欲戰不得非善用兵者出奇以奪之未可驅而奮也不然何蟷拏啮窠十有六年出沒數郡之間而官軍不能取哉數郡之民得免於亂功大事特實始我邦班師之日堂適告成可以閒軍實可以陳燕豆於是饗吳侯於堂侯不自有其功而美縣令能修其職使不淹日而破賊錢侯不鄙陋其邑盡力於其職之所當任軍無乏事財不橫斂而去此大憲民實德之客有吉文李君尚義題其楹曰請共蓋取詩云請共爾位好是正直坐客咸欲志其事而以文屬盧溪王某因饗士之日落堂之成故叙賊之所以起滅錢諸堂上偉讌此而理者咸得安其位而傑點不敢復

茅蕝云

西峯寺重修三秀亭記

亭始作於元豐六年豫章黃魯直爲前太守蔣穎叔記一時之事名之曰三秀亭識瑞物也建炎間官兵更戍於此而亭遂堙廢厥後二千石孰不欲復前賢之故迹率數息遺恨而去亦誠有所未遑耳後元豐七十有六載當紹興二十八年秋天子以銅獸符授鄱陽魏侯安行來守廬陵下車興弊補廢修起學宮增養弟子員彬彬文學之士盛於一時積獄滯訟迎刃輒剖耘鋤强梗化爲善類窮山長谷宿盜積數十年不計者悉縛致麾下境内遂寧時方憂旱甘雨連霖郡人大悅謂此數物者非太平之嘉瑞耶芝草不得專美於前矣政既多暇明年春始攜客遊西峯尋三秀遺址在蒼松篁竹之間林麓幽遠復得舊碑於隕坦之下字畫尚新魏侯讀之喜曰吾家譜鄱陽壽春同出於嬰源乃知前三秀主人吾宗人也可不因其舊而新之乎蓋物之當興必有所遇決非偶然者若峴山亭不遭羊叔子蘭亭無王逸少則襄陽風景與從事中郎俱湮滅而無聞清淵茂林不著見於山陰矣亭既成遊觀者輻湊兩魏侯之名當與此山俱傳不可不記復興之歲月紹興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也

鳳林橋記

安成古爲郡介於吳楚之間雖非通邑而山川城郭壯偉宏大猶有故郡之遺風其西地最遠廣袤數百里崖壑峭絶而水錯然出於峒穴中江流蓋發源於此而滙於鳳林當閩閩之衝水益奔放舊有浮橋歲久壞弗治兵興以來吏常力於

於饋餉而愛民之政一切不可爲蓋也後十有二年歙溪韓侯邦光始爲安福令問民疾之所急得其根穴而疏剔之凡利之所宜興而有司簿書之所不書衆人拊手不敢謀者悉以身任之唯恐後明年三月江流暴漲并舟盭其隄韓侯始欲築石以障湍悍之勢闢隄上路廣倍於橋規模甚偉通揭畫圖詢於衆咸願出財力率數人造一舟其用民錢數十萬而官不主其出入用民之力百工各以其役來助竹木蔽川而下人見其山積於岸而不知其材之所自出列肆無市者更饋食飲而不告姓名以故舉此大役與大費其凡不可得而計人亦莫知以爲勞也橋長三百尺廣十有二尺下爲二十舟魚貫而浮橋心爲亭其方如橋之廣而益其三分之一簷牙翬飛突出江半名曰跨江亭江

之南爲屋於隄上以觀浮梁之倒影丹雘飛動若欲凌驚太空者曰彩虹亭韓侯始爲是役以濟人又因得以休其餘閒而寓遊觀於此烟消日明百物嫵媚邦人士安然脫於兵火之餘拊檻徘徊忘向來奔竄沈溺之憂而樂從邦君以遊至於雲破月出萬籟寂然雌霓連蜷飛出波面水光天色動搖而上下與夫琳宮佛屋出乎青蒼林木之杪層巒疊嶂迭高爭秀於是溪山自然之觀偉麗殊勝因人而發遂成此邦之絶境非朝夕徙倚者莫能窮其狀也橋經始於三月己亥訖於六月甲辰凡六十有六日而畢嗟夫吏秉權以興事不患於不成獨患於名存實亡不知輕重緩急之所以然而旁蹉百出雖成功而民已病矣後之人考韓侯經始之方儻壞而復修則安成之人復出力而歡趨之世享其利也人之所以

樂斯橋之成而欲記焉者非特備觀美而已故懇書辭俟
始末以記焉

重修郡城記

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焉可疑
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春爲豫章屬邑
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
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爲郡改郡爲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
銑寇江南獨不能入袁馬希範據長沙儇智高破邕管皆不
敢東窺其城之利歟歷年既久甃壁頹圮濠塹堙塞漸不足
恃蓋承平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庳培薄而已靖康初詔
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爲次要凡城池皆令堅險明年春虜
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闉之徽溪汪公希旦來鎮

以靜重千里既肅通謹奉詔節治中問邱公霖暨僚屬登舊
甃視廢閣慨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爲郡不暫勞無久逸
不一費無百利于是計功度用請于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
者借助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翕從伐木于山
陶磚于野募開民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鼛鼓弗
勝矣重阿崇闉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南何其偉歟城
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廣不可益而增高五
尺爲二丈女牆三千五百步高五尺盡易以磚敵樓戰棚五
十總六百五十間皆舊無而今繕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
盾旗幕鉦鼓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盡役夜警屋
之有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功
倍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袁爲州僻敝江淮襟帶湖湘地

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
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處舍以處
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鄉封近壤閒有寇擾橋虔則亦不
能無蜂蠆之虞今邻郭既壯姦宄潛珍雖異時弄兵潢池之
徒亦當罔風而辟易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接輻
輳談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見州
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已尚記其本末奉
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而無以記之其
可乎于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吉日記

化城巖記

宜春太守龍舒陳元明下車之初屬萍鄉賊退之後暇日行
郊原視城壘相形勢慨然念韓退之謝章曰人安吏循閭里

無事此非古刺史語乎銷盜賊還流移撫凋瘵吾職也時方
艱難要以從容鎮之稽考圖經訪求父老見歷代人物之盛
如漢陳重之謙虛膺盧肇之邁往鄭谷之華藻其間接武公
卿肥遯林壑者殆不可勝數則又嘆曰山水所鍾固應爾耶
仰山峭拔萬仞距郡南數十里比以渴雨請于神輒應未及
詣山拜賜也郡之西北有巖曰化城距江才二里許歷覽山
川回規城郭號爲勝地部使者趙梓中曰巖與仰山對盍試
登之翌日相與俱來顧于曰薦傳唐贊皇嘗居于此因摩
挲石刻驗之不誣東西二軒巖之上與其傍兩小亭皆未名
而記之于因以贊皇公宜春十五賦二詩讀之擬其語曰倚
幽巖而將夕故以倚巖名西軒積松杉之翠露故以翠露名
東軒臨眺舉裾招翔集見于公所賦故以振鷺名巖旁之

亭不但臨流可觀亦想像公之羽儀如此巖上一亭特名曰仰山蓋以見吾曹仰止前人之意而又拱揖仰山相爲酬酢雖欲辭此名而不受不可得也贊皇公相太和間方文宗意向訓注奮身排之連取憸言語其賦鴛鴦有君子小人之辨而嘉與芳叢之晚榮足以見其崇靜退之風逮相武宗削平澤潞贊服三鎮涼然與裴度齊名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嗚呼昔人謂邱壑廊廟不相爲用贊皇公兼有之然則後之所以仰止公者豈獨憀憀于巖石之間爲哉

新城縣署記

陳孔林

建昌居江西上游本撫州南城縣治大平興國二年始改隸今額治南城南豐二大縣地方綿亘數百里戶主客餘四十

萬東控引閩粵南當汀虔要道其山麻姑其漫旰水地靈山秀故士君子敏而好學文而有禮其細民則未免健訟喜爭租賦不時盜賊繼作前此令於兩邑者質明視事夜分乃罷尚或不給繼以病去時豈特細民之罪耶叅稽成周之制大國一圻小國一同漢法萬戶以上爲令不滿萬戶爲長閩之父老自崇寧迨宣和郡守部使者論列于朝用唐武德故事分地建邑屢寢不報上即位十有三載知軍事汪公待槩視民由已毅然自任條析利害益加詳切於是安撫使李公綱轉運使逢公汝霖徐公俯合詞奏請上惻然許之命有司分南城縣上五鄉就黎灘鎮建新城縣制下郡選能吏庀材經始以右從事郎南城縣丞趙公輔攝令事公初至登進士與民喻以聖天子惻怛至意咸相率服聽教令恐後越明年正

德興縣重建社壇記

程舟

縣大夫之職於古爲子男溯封建之初畫國之百里者爲邑厥後首茅錫壤式表封守后土爲社配以稷神迄更郡邑通遘褒祀因仍彌文率協靡替肆我皇家申飭攸司時修壇壝嗜啟弗虔曖茲巖邑立社介溪時其或者水出平原洵湧澎湃垣墉莫支會稽挂公鳥來作宰才猷練達蠹敝咸飭政化

興行禮容舉舉自初視篆謁社式因其舊陽勃謐念懷既
而曰宰有民有社盍尊社以福民通謀日揆功親爲規矱偪
匠凡徒人用不擾凡厥材食悉費於官內則築而置諸基外
則堵而環諸野等其壇秩羣神之叙旁其門達四方之氣退
聽有堂省餼有所飲胙有位瘞埋有坎護瞿惟時嚴固爲鎮
迨春秋蔵事率僚禮牲幣祝必正辭簠簋豆邊物皆
旅實神奠寧居人滋義社氣周和稼歲熟豐年禽曰惟公之
德其茂哉實詘役于乾道之秋堪特書以貽永久

王侍郎祠記　陳起

建昌在江西號爲佳郡地介閩粵城小而堅巨寇如苗傅李
敦仁皆嘗擁衆至城下無慮數萬視我孤壘猶玩嬰兒城中
之人奮勇厲氣折其攻具時出精銳以擊之賊無甯遁由是

郭郭邑屋比他郡爲獨全紹興初盜賊石陂累年未珍郡增
賞格募人以討得百餘輩曰殺一賊賊平無以處之遂籍名冒
伍率皆無賴惡少狃於攘奪然驚難制吏不敢呵四年七月
朔與賈人紛爭毆之幾死郡守大傅劉公謗欲翦亂萌稍弛
以法惜乎制馭術疎衆益喧呶潛圖不軌越二日遂有肘腋
之變城扉晝闔恣爲兇暴廂禁兵漫散四出縱火殺人積
尸枕藉上寧震悼星殞達旦時仲郎王公僑寓此邦聞亂而
嘆曰吾受國重恩豈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乃躬冒矢石步至勞
門少頃指揮使劉淨領二百餘人縳巾緋袍雜運石來公止
之曰爾等素號忠勇嘗立勞效朝廷待爾甚厚平時賞給仝
帛委至如昔年狄青作樞密使近關整作殿帥今州縣軍節
領官職者皆有功於國隨高下任用汝等寘爲快一朝之忿

棄前功耶朝廷聞汝叛必遣大兵並進汝等坐守空城能自
全耶其言激切淨等感泣曰事已然將奈何公曰太傅失于
撫存既殘之矣不可因循上負國家誠能聽當爲申奏丐釋
副罪淨等喜曰天賜公活我敢不承命即斂兵止殺無敢譁
者是夜撫定如淨等輩幾二十隊翌旦淨與圍城士庶堅請
于公曰淨等仰荷警悟例得全活然軍士不可曠願公主之
公力辭不克遂率軍民詣天慶觀望闕山呼謝過草成奏章
請示於衆聞者咸悅惟敢戰百餘嘯亂不已心懷反側謀欲
侵南豐結連虔化山寨距宜黃踐崇仁掠金谿合臨川攻劫
江東西荆縣轉入閩廣且曰大兵雖來未易我及自分作六
軍推其驍勇者爲首卷甲裹糧行有日矣公聞復造於軍曰
汝等咸許受命招安既請於朝盡還之何讙發此不祥語耶

至兵乃在後非我負約當爲汝郤之卻而不退死固未晚乃
遍歷城中與諸將語且言城中解甲招安矣何以攻爲若子
石俱焚豈主上好生之德吐音洪暢諸將竦聽爲少卻再遣
劉淨等先往咨諜所次日盡發已招安叛卒二萬餘人往軍
前交割旅營不出者惟敢戰公度其復叛密諭官兵統理邱
贊曰前後變亂殘恐善殺皆敢戰也歌窮則拘宜速整兵一
入營掩擊一占城壘以防其逸贊如其言良久營中果放火
殺人遂引兵入盡殲之罔有遺孽官不失一鐵民不損秋毫
坐收全功無有後艱自始亂以迄於城開凡十八日其間連
順不常欲犯臨川者三走南豐者再據石陂麻姑者各一或
率牛祭神擲筊以卜或籠禽爲號將肆屠戮或束裝荐食決
爲啓行俄頃之際詭詐莫測公卻以威信動中機會故能鸞

糜朝夕操縱在我初諸徒揩衣披髮威勢赫然及見公必易
服改容俯伏庭下公亦推誠待之得其腹心每遇危疑輒襲
被往見宿於營中賊感其意愈加守護非夫精忠義勇格於
神明安能回羣兇於方怒肉薄骨于已枯哉公出城或舁其
行橐參謀侯公遂遣將校閱視蓋空如也至金谿復視如初
然後知公之志在爲民顛沛不失其守邦人荷戴惠德雖百
其身莫知圖報迺狀其績論列於朝繼又帥府諸司聯銜列
奏上聞而異之寵加爵秩詔下之日比屋慶遂相與繪公
之像建立祠宇世世欽奉經度形勝於軍治之東太守趙公
許爲從民志也既落成父老請紀其事而刻諸石起採諸則
見撫其實而書之若夫鋪張盛美播之歌詠以垂不朽則俟
博雅君子爲公鄱州人諱義叔字夏卿今爲左中大夫充右
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云

紹興甲寅免和糴記

徐　傅

祖宗酌前代和糴利便間命諸道糴所部以備邊儲以待平
頒凡以爲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而後下令於郡
郡奉命而行斯民權忻應令無負鳴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
施均達而有司于體悶誼亦無負鳴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
其億萬年不可易之規歟惟袁山臨地瘠民不得盡其力相
習而惰往年豐穰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不登則仰食鄰
郡其溪源流淺東歷分宜出渝川灘磧鱗比商運不通就糴
者負載以馳僅紓旦夕之急設旁郡亦饑乏則袁無炊烟其
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水道阻絕轉載崎嶇勞費特甚

是以袁獨不可糴皇祐中以萬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于
鎮袁之苗庾俾附清江政爲袁不便水道省轉載費耳祖宗
規度民間利病周密無遺聖聖遵體不敢違越雖紹興甲戌
發常平之儲已卯糴萬斛之占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須調
度供億百費有占江西糴百萬輸丹陽一時有司失于討論
而袁當其數守臣曾倣懼失祖宗初意具不可糴狀條舉先
後成牘闕上丐先罷黜朝廷嘉而免之淳熙癸卯總司被占
以椿管糴五十萬常平使者復欲均糴五萬備照貸二司文
檄交至守臣曾訓曰袁之和糴蓋屢免矣民之受賜舊矣一
旦開病民之端訓之罪也所請懇切二司卒從之郡爲大碑
銘天子之仁記使者之惠相望後先爲袁人慶袁人雖不能
刻牲灑酒歌舞徜徉家自娛樂而十數年來婦子相保亡愁

恨歎息聲皆免羅之賜也紹興癸丑傳被命假守大懼民心不裕明年漕使顯謨趙公肇以奉委羅之文下之袁袁父老誦隆興以來曾曾二公所請故事鳴于廷傅應之曰漕使請重少許可事不當慈撰持不移獨民所不便及所願欲弗得遂者罷行恐後驛聞立變視古使者無愧傅寫民祈請職耳豈當自後于曾曾二公耶及列其不便以告果爲之改命無難色未幾漕使更視帥事會朝廷議賑饑委諸道分羅江西當二十萬緡南昌縣佐葉國喬以三萬督游吾都袁素不時又適潦暵相仍農收不及常歲十四人方憂饑聞帥有檄聚語失色貳郡趙彥直宰邑趙帥處來諭傅曰今者帥以天子之命羅奈何傳曰請必可免亟使募碑聯事狀馳詣府帥曰隆興淳熙相繼免羅有石刻在袁人德賢使者之惠銘之肺

肝豈惟石焉日者拜帥之賜尚新袁人繼此不無望于帥也而恐棄之乎已而南昌縣佐蔡民力地勢不便覆以狀聞使者未復命而改羅之檄下矣袁人舉手加額曰帥之愛民北吾屬之所知也以吾郡數百萬生靈決生死于祈請從違之間猶將奪之乳哺而慈母弗忍也昔賢使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臣況保釐之賜帥之惠修于昔矣豈可無紀以光前躅請伐石大書以詔不朽使傳口民受賜而傳寫責不足道民頌帥之德而傳獲托焉有稱于無窮傅之榮也于是著前後免羅之由以明況此惠之雖與所遭之不偶然而刻之石

萍鄉縣學記

劉清之

袁之西南有縣萍鄉山水淑清羅霄楊岐秀氣所從碩儒鴻生縣故有學主簿袁采勤力所營淳熙十年孫君逢吉治縣有聲始建夫子廟距縣

有聲始因其址斥而新之爲屋百楹禮殿居中倫堂經閣齋舍孔宏章甫逢掖肆儀讀書講勸有程於焉游息於焉寢食以理性情學長文教告劉清之俾記厥成惟昔三王明夫人倫以校序庠至於夫子金聲玉振斯文丹光詔爾後人克念作聖圖念則狂念之伊何知致物格心正意誠本於修身齊家國治而天下平來者勉旃弗齊于茲弟已于行或曰大高前輩猶病末俗所驚曰譬夫匠工有巧拙規矩弗更抑亦如射雖力不足我鵠用張察爾學于廬居野處氣習混清幸而學焉所習者辭所願者榮以爲學者若是而止詔云知方今我何告達道有五亶不可輕仮軒既往周程未出理寧遂亡寥寥千載善爲屬績豈無豪英盡倫無難取其一節依之冥冥傷請開其塗父子之美萬石九卿惟聖豈曰窮清並著交交

之良伯牙德耀夫婦如賓不矜而莊君臣之際始終無猜厥有孔明曰惟曰津白首孫弟亦佳弟兄合斯五典根心則固誰獨弗忘謂聖爲迂謂道爲遠易其弗講嗟惟學子乃其夙夜恭畏自將初觀近躅終歸聖門祗率典常迨其久之行著習察理明義精默契孟權度在已應酬無軀如或知窮是而後入不入而量否則淑身與及朋游副時所望俾我猶君與其令聞百世之長我晉州民欣誦光烈其著古章是歲九月辛未記

萬載新學記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爲州文風被于屬邑至今不泯萬載介于羣山之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易易爾惟皇宋慶歷間制詔州縣立學士縣始建夫子廟距縣

治之東二百許步歷時滋久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以
舍法造士乃立學于通衢橋之東南廢廟基為官舍俾貯市
征居之乾道乙酉通有以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止
託足焉學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肄業邑之秀
民賴學以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月視侯勛賢卒厥邑下
卓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他日入學釋菜已事而嘆曰
予屑之法吾儒所不事今寓其舍可乎會知永趙侯師俠主
簿江侯琪克協厥謀爰相舊廟而改作更徙盬征之舍于他
所是乃博吾道於士氣而順人情也于是邑之賢父兄喜于
弟之有教也不愛其力爭輸家財以作其費錢以緡計者二
千傭以日計者萬餘經始于四月之辛卯迄役于七月之丁
亥奠享有宮講勸有位選習有齋廬庖廚湢浴庫廩之舍周不

嚴潔且屈致鄉先生之有盛德者以為師資自是執經而至
者源源不絶然後視侯知邑民之可與為善而樂其政之成
也以書抵愈求文為記愈竊觀今之為縣者日力不暇給文
牘財賦之不理獄訟之不平吏功之不應程而已至學校則
則曰緩而不切仰惟主上厲精為治總攬名實至于教育人
材未嘗不留聖意歲在丁酉親幸上庠寵光多士又明年臨
幸祕書徧閱四庫君臣樂悅皆所以風勵學宮為導飾大矣
之巨觀今視侯乃能上體德意一新廟學可謂賢令尹矣昔
晉范甯為餘杭令興學校之教七皆宗之史官以謂中興以
來未有如甯者唐郡邑至廣而不聞復有范甯者出獨衡山
得一陸宰而杜子美作為詩章夸張歆豔以為盛唱恢大義
則茲事寥濶不常見自晉唐以來可知矣聞袁之士充賦有

司者萬計多異時我寇振纔策名委質為天子之公卿大
夫百執事之選者皆自今日教養之效而視侯亦將去此而
羽儀臺省益茂尊主庇民之業矣姑承命而為之記

宋

智度寺記

寺無記無以傳久遠有大事不足記而有小足記者有常事不必記而亦有當記者人生必有業古之民業四今之民業七既服耒耜而又執斤削既通貨賄而又習弓矢失常變守蓋棄材也治道所惡君子不言也各安其業不相侵紊猶動物不植走物不飛理之固然則又不必記也均是農也或耕或力田則力田者可取矣均是工也或奇衺或信度則信度者可取矣取之以勸能者戒不能者則不以其細故常事而無記也今夫服儒衣者則當脩仁義禮樂一取正於仲尼

乃其業也試瞥先聖而崇緇異端五欲貪汚而持守脊粟砍民害物而懺祈罪福實諸所鄙而談論空寂偷之棄材焉則無可稱者矣去父母毀膚髮攻苦學佛爲廣宮大屋以事仕而居其徒相與絡繹隆而不替此爲僧人常業也凡其所建立必求吾儒之能文者以紀述之疑若不必記而君子有不爲之言者亦因其教寓勸戒焉耳既以爲僧而又廣收其業甚則破戒律私妻子近屠沽市販或至棄寺而出居風雨具佛像經卷爲宴歡亦不顧恤如是者衆矣則能不叛其教而守其常業者豈不足道乎豐城龍潭寺主僧廣照以脩佛寺緣化有徐氏應兇父子施最厚照一不私已盡用以葺其殿凡殿堂門閣寮庵浴屋丹青鐘鼓物物咸稱寺在邑東五十里山崦中松篁被巖澗聲森撞人境佳處也紹興壬子秋末

子侍親自杭西行至是少憩焉家君愛其邃深清曠留度冬春甚適明年夏四月將去而之衡山廣照請曰山僧垂老多病劬瘁於此屋未嘗有士大夫車轍馬跡也今幸辱臨得一言刻諸石沒齒不恨予既許諾又以其事問渚邑里無間毀譽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者則凡能爲而不失其分者爲可嘉也

重脩永新縣儒學記

永新古縣也唐都有學學有孔子廟永新之學始於此矣至咸亨中營廟而已宋慶歷詔縣士滿二百人者立學及廟厥後教養之制有加而無已崇寧間徽宗皇帝頒舍法於天下作新人才縣學歲時校藝升于州學豹袍競集於斯爲盛建炎初戎馬交戰士脰于戈之不暇學宮厥墟設鼓篋而莫適

尹躬

紹興八年趙公不愆爲牢還集散徙之民亟其乘屋比比可觀公庭門闕相繼而立於是與士議脩學宮未期殿堂齋舍厨庫門廡並具塑先聖先師十哲像繪七十二子之徒生員誦詩洙泗豆布列復見太平儀禮牛公宏代之欲改作而未遑今上皇帝以孝道致治淳熙十四年下詔興大學議復天下舍法縣皆置學養士會提刑夏公之文提舉學事郎永新人也備員僚屬得以圖其地從容爲言之請以學之東圃易司尉門增置二齋夏公欣然可之遂聞于朝即日命縣按圖鳩工四齋相望既廣且正又加外繚與然一新如趙公之績牛公之忠於是俱成焉牛公求文以記夫大江之西山高水深吉爲之最義山直南豐幛千層聯綿百里川流秀澈萬折皆東異材繼出史不絕書劉沖之有詩云義山山下有流泉泉

琥聰明自古傳四百年中出三相不才何幸繼前賢言與仲元之牛思黯爲三也

兩賢祠記

韓元吉

並江而東行當閩浙之交是爲上饒郡靈山連延秀挺森擧與懷玉諸峯相映帶其物產豐美土壤平坦故比來之渡江者愛而多寓焉廣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爲幽勝伐云爾今二公之寓室殆亦芟舍之比也然非有聰訟之勞及民之化而人又佛徒豈能盡知吾儒之事與夫賢者之詳乃尊敬愛慕不已至被飾其居以爲二公之思而祠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則所以致民之思者豈不足侔於古伯哉

白鹿洞書院記

呂祖謙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賑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掫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簿領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承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

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其備當是時上皆上
體寶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倫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
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歷嘉
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
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
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實興之決經條甚悉
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義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
當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漫遷舊觀圖惟治本稽出於致棄前
減之餘晚進小生聽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
實躐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閱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
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
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蓋相與挹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

大學雖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卑而高以答揚照陵開
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
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
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猶率捐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
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部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撫州新作淨橋記

撫之貉故無橋乾道初元知州吉陳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
來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溪流漂航斷筏無一存者吾友趙
景明適爲此州復新之以十月戊寅告其以十一月丁丑部
衆用不敢賦諸民造端以勸役於知臨川縣江霖橋東兩
使者周侯嗣武實佐其費而屬景明董其事凡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書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
相維其修百丈聯舟爲梁合五十有四艘願記其成以冷來

劉氏書莊記

乾道四年秋予之友劉清之子澄宦吳越相過於潭溪之
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
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仿邦計者十餘年既沒而家
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
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
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
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
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
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書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
兄弟保藏增益惟不失墜以至於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

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竊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不揚前人義之訓甚大惠也熹開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以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門業傳家之所自於誰爲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敘次之如此嗚呼非其祖考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意而敘次之如此嗚呼非其祖考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往有過劉氏之門而問焉者則知其士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慶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於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秘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於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某仕既不遂無所見於施設令獨其承家熹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仁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操行不下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托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清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緣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此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廉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吕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惡不肖不足以及此獲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當欲一泛九江入廬阜遵

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窮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則庶幾乎兩候之志也云爾

袁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嘉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漫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

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輒議之其有略門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嘉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作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嘉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當相且請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雩者略如掞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脩奏前二議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承相忠獻魏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嘉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

臥龍庵記

臥龍庵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子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

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庵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讀之其言曰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洞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庵旣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旣惜其出於荒墟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奥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

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書漢丞相諸葛公之像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庵距潭猶數百步步到石間二步潤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濶眺焉乃鑿沛而又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行下乃得巨石橫出潭瀕中仰臨喬木俯瞰清流消對飛瀑之下而谷中陰冱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九谷者亦得以緣徑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侵日暮人稀之閒紀事以爲之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苟逸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悵然乃敘其作與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轉運副使吳郡錢公某之所爲也判官嘉禾邵公某毗陵尤公袤之所徙也豫章爲江西一部會地大物衆而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上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蒸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惸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苟公博始有閒而閔焉去之日留私錢百萬以諗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市藥物給病者淳熙九年判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貫田來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實來而苟公已爲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諗公則移書於公請所留錢益以已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創爲此院延慶崇和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就凡爲門五間堂三間廡以便房中爲丈室東庵西圃左右廡各五間廡深三尋脩七尋有半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泄煩鬱膠治有工藥石有劑其不可療者亦予樽櫝以葬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聰觧不以入于家者合之爲錢三百七十萬所貿三墅爲田千有一百十一畝歲入租爲穀九百八十二斛有奇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堂上既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帝而錢公去矣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爲者而屢歎之然猶以院在門闥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歸德佛舍之廢址而遷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六頃又市

鍾陵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二百餘斛錢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無所憾焉於是盧之士屬與郡史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慨焉蓋崇寧之制凡安養坊場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其有曠闕非將漕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爲出義錢以輯成之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閔惻之深計慮之遠展然若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爲之其制愈脩而愈密其惠益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海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既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效又足以譬夫職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不

又甚博哉因不復辭而爲書其本末如此既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詒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爲終始十年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錢公又嘗奏免贛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爲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十有奇兩州之人尤歌舞之今以祕閣脩撰知婺州事其救饑之政亦爲諸郡最云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員而絃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與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

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曾君寘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庶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脩閽史之藏凡席之設與凡所以樓宇炊爨掃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名墾田立僦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與焉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頌嘆曰今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足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富君閎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矣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二物教萬民而寘興之其德六曰知仁聖義忠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聲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泄慢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燭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理義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嘗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上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子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

編有愛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富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之先務如此足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

壯節亭記

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跡得故尚書屯田員外郎劉公凝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子惟劉公清名高節著於當時而聞於後世斲而掊其餘風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頹今不幸饋奠無主而其邱墓之寄於此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爲作小亭於其前立門牆謹爲

綸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羣吏諸生而祠焉郡之詩人史鵬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意固屬友人黃銖大書以揭焉自是以來東西行而過者莫不俯瞻起敬而予亦自以爲茲邱之固且安可以久而不壞矣紹熙三年歲在辛亥予去郡甫十年而今太守章貢曾侯實來按圖以索其故則門牆亭牓皆已無復存者爲之喟然太息卽日更作而又以予爲嘗經始於此也以書來曰願得一言以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者所爲拳拳之意而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於世教之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法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如此云

冰玉堂記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旣脩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榛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窈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爲之踌躇四顧喟然而嘆曰疑之爲父道原之焉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息宴於此邦者亦得以叩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盡傾洛平鞠爲灌莽而使燕兒牧子皆得以嘯歌

踯躅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藩之以合於郡圖疊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像於其上且聞陳忠肅公之堂館於是也則又繪其像以侑焉既而所爲是堂漫浪閣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敞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律已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乏此邦亦嘗有身者以同流合汙爲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爲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爲心而不奪於世習豈可得哉於是旣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爲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上

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貴溪之水其源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玉山之虹頂者合爲大溪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少西迤折而北大溪之南有小港焉出縣東南境上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居民行客之往來者故以舟楫爲三渡白縣治西南絕大溪者曰中溪當其西流北折之處者曰鑿石小港水落時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其深廣往往自倍而亦爲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時過港當爲橫波所觸擊人力不得施鑿石則水觸西崖鬬怒騰激其險爲尤甚故二渡者歲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欲爲浮梁以濟久矣而役大費廣無敢唱者今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則陰計而嘿圖之久之迺得縣之

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大姓間之有以錢爲連環巨
細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林竹十餘里以獻者州家又以
米百斛佐之於是李君乃相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漲者以
爲唯是爲可久遂以絡與三年六月始事民趨之不百日
而告成兩崖礧石爲磴道高者五百尺甲者亦居其五之四
橋之脩九百尺比舟七十艘且眡水之上下而時損益焉又
維十舟以梁小港作雙艦以航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春夏免
漂沒之虞秋冬無病涉之嘆其功甚大而費則省蓋其規模
籌畫一出李君主吏工師拱手受成不能有所預也既又留
錢五十萬於明覺淨屠氏使白爲質貸而歲輸其贏五一以
奉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來道邑人之意請予文
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方之往來者固

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達用無不宜
又非獨此爲可書也姑爲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使知其
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脩之是則李君與其邑人
之志也云爾

信州學大成殿記

紹興五年秋九月熹自長沙蒙恩召還道過上饒其州學教
授嘉興林君某來見請門所以爲學之意甚勤與之語知其
平日所用力者皆古人爲己之學而其進則未已也既乃起
而言曰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
科舉而不知有學問且屋不時脩亦多頹圮而禮殿之壞爲
尤甚至於像設衣冠位次又皆不如法式某不自料既爲之
講以所聞幸頗有知嚮者又將撤其故殿而一新之儻遂

有成願得一言以記之且有以進其學者庶將來則幸甚熹
謝不敏退而問諸邦人則皆曰林君所以教其諸生者有常
業而皆本於古人爲己之意其於學之庶務則又巨細必親
無所漏失故能當此儉歲既廣其弟子之員且什五六而猶
有餘力以及此蓋屬役之初首出餐錢以給諸費而漕臺州
家亦有助焉諸生之有職秩者又相與捐俸入以相其事瓦
木工徒之直一毫無所取於民也熹心善之比歸而往觀焉
則其新楹宏敞堂室靚深先聖鄉明先師西面左右衆賢以
次列坐一如今歲奉常所下新制而其冠冕服皷應圖合禮
取諸監學靡有僭差蓋雖近輔名藩鮮有能及之者熹於是
焉喟然太息益信林君之學有以充其志而力又有以行其
學也歲晚還家甫休息林君復以書來曰殿既訖功將以
來歲正月丁亥朔旦釋奠守貳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以落之
前日之請願卒有以賜之也熹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
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
所嚮往而幾及之非徒脩其牆屋設其貌像盛其器服升降
俯仰之容以爲觀美而已也而今之爲吏於是數者猶有不
及求其能如林君之所爲者則既難矣而況欲其仰體國家
之意以身爲率使其學者皆知古人之所以爲學者而必庶
幾焉豈不又難矣哉於是爲記其事使刻諸石以勵其徒且
使後之君子有以考焉而毋忘林君之志也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
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

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應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澤照辛丑熹以使事入秦因得條上其說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即須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莊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廡封列六庾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

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賢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顧一二父兄爲我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容嗟嘆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書其本末既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

西原庵記

予少好住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病衰不克逞其志於四方獨閒廬阜之奇秀甲天下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甚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奇怪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脩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跡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庵故址於卧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逾七十矣而神

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子避也一旦爲子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卧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與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爲人而重嘆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子既罷郡來宿卧龍君曰卧龍之役夫子既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能爲我書之乎子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

顔魯公祠記

唐魯郡顔公在大歷中嘗爲撫州刺史宋至和二年知州事薛侯厚載始立公祠於郡之圃南豐曾公鞏爲之記而其地狹隘歲久宇且敝壞紹興十二年杖之伯父滉爲守即圃之

張杖

地相其高阜而徙焉比三十年復以頹廢廢之二年今趙侯
某實來考視嘆息因其基而一新之以淳熙三年正月辛酉
落成廟貌儼如升降俯仰不追不陋使來請記杖惟念公之
大節始終凜然足以風勵後之爲人臣者其所嘗莅廟食是
宜趙侯之舉知政所本常有文字登載今石惟是南豐曾公
之文於公行事論述爲詳學者之所誦習故杖不復贅于古
獨推本君臣之義而題之以詩俾時節侑饗亦庶幾公之志
云其詞曰於皇大倫首曰君臣惟天所敍而勅乎人忠貫無
隱義寧偷生敢有或踰參我常經奠惟斯人林林而羣麗斯
之網孰脩其棼允毅顏公千載之特是篤是明始終無忒方
在平原獨嬰賊鋒糾厥義旅執不悅從洎登王朝列言歷陳
治忽彼闇敢茂於音彼奸朐側二斥在外不扑骫圮之死靡

恤汝州之使人諭厥指公曰君命予寘可逭凜然其醇豺狼
所憚云何其行終以不反身殲司閫義則不廢用雖不寃益
則已多立憝激頑干訓干式翼彼大倫詒于罔極惟是臨川
公所嘗臨君蒸蒸厚漫愴英烈尤存有嚴其宮於今幾秋圮傾無
荒新自今侯嗟爾君子來拜來祀瞻彼言言闔伏以思人之
好德相爾秉彝豈惟思之無戕沈之擲芳干豆酌清于庖祈
侑丞嘗聲以歌詩

新修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杖來宜春之明日州教授李中與州之
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
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庳陋弗克稱至
於今守乃慨然按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于堂上

生師之舍皆撤而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
士杖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
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同
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
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
代之時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亦加詳焉然其
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嗟乎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
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我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
于多士甚厚三代而後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
于斯學于斯者其可不深考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

乎夫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
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
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刑于鄉黨忠愛之
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
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于是書以爲記

隱齋記

予弟杓爲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杓幸得備位郡守灌無以
宣上之澤于斯民乃暇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
疾苦相與究復之暇則講詩讀書于其間以自培植政靖名
予嘉其意爲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孔子側隱之心之義夫
所謂惻隱之心者惻然有隱云爾哉乎是心乃子民之本也
一日夕之間事物之接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

萌所謂惻然而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不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于四境之內者難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充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能愛人也為政者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說焉人之情于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免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于意之得而偏于舉之間而矜于令之行而忽則所謂惻然而隱者將汩于因循而息于驕肆政之所繇壞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感做之言不聞于吾耳哉併書之使刻置于壁

程大昌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五　藝文

豫章總持寺之東有唐臺子羽墓本圖經所傳為信也司馬遷記子羽從弟子三百人南遊至江班固人言子羽居楚友教士大夫豫章在春秋為楚則子羽宜有墓然京相璠記子羽泰山南武城縣人也有塚水經陳留襄氏鄉又有子羽塚是一子羽也而稽之圖記其墓三出矣鄒氏雖知泰山陳留必有一誤顧不敢堅決以為孰是則豫章圖經其得獨為信故且子羽名施後世自子游之宰武城始以子所關世蓋有四武城也左馮翊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嘗宰者則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掛加也論語無此也子羽傳正次曾子遷務省之故敘其邑即止曰武城至京氏則指其墓

程大昌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五　藝文

游廬山記

八月早由山路至大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閎壯正殿為九天采訪使者像袞冕如帝者舒州灊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真君而采訪使者為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凡靈府大平曰通元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大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羅雲鶴帔仍命三年一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盜以廬山為巢宮屋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纂吳筆於殿庭及太平再興復葺取大一本所託非善工無

復髣髴憩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址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塼所成不用一木而櫚楠巨桷飛簷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爲塼所掩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齊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槩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燬尚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鑪峯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挂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甃以塼伹若一溝無復古趣子勸其主僧法才去塼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否食已煮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廬舍

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於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畧是故處三間兩柱亦如記所云其他如瀑水蓮池亦皆在焉風逸韻尚可想見白公當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眞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燬於兵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帙備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址云是王子醇樞密庵基蓋東林爲禪院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總實第一祖總公有朝像嚴重奕特人也

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子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爲廣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爲輪藏子之始至也則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輸輪未轂度非數十寒暑未易成也不一年其宇眩其甃鏟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無遺巧而守璞儼然端坐爲其徒說出世間法土木梓匠之問不至丈室苔無是役者比明年冬十一月子被命詣行在所守璞乃齎石乞予爲記予慨然語之曰子棄家爲浮屠氏視駿衲衣徒跣行乞無寸刀錐囷廩桮棬與夫金錢粟帛爵秩祿位以爲刑且賞也其畢事宜若甚難顧能不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偉堅壯百年累世之迹子竊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利勢假命令之

重耗府庫之積而玩歲愒日事功弗昭又遺患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既諾其請乃具載語守璞者以屬吾黨云

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爲者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爲之者士於可爲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爲之又不足告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爲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爲不知命義徒呶呶紛紛冀益故君子不爲也然爲此者寡也或易之爲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爲此者衆也吾友南城吳君伸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詔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元晦所爲記其後又以錢百萬緡爲大樓儲書數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

意甚美於是朱公又為大書書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堂堂之前又為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顏曰南牕右則艮齋謝公昌國書其顏曰北牕堂之後榮木軒則又朱公實書之於虞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未命之七耳為社倉以惠其鄉為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謀謨於朝者皆如吳君自力而不媿則民殷俗媺兵寢刑措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也吳居兄弟為是迨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康寧則倉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子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

壽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況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渙然汗出霧然滌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

敬齋記

陸九淵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為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過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始不可考吏縱肆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強孤弱雖直弗信習為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為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或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達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怛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已所行為天下達道訓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黃鍾大呂施宣于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敝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大縣縣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暘吳公為宰於茲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屏其禮不敢受今為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淵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為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敝則自有諧已至于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為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根荄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忽忽末蔓於馳騖深蒙密覆良苗為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觀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其

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寢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捻著使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斯義以啟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非有甚難行之事何至遽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制高之所欲之所翫獨不可研極考竟罔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俞古制馴致其弊於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證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爲以自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

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爲蔽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擇所安決所嚮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政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若自視欿然嚮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貢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湢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遵學職事致清記於予陳若所嚮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于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

萍鄉縣西社倉記

萍熙戊申歲大侵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先是有司往往第民産高下成俾出粟分日賑之民或有田而無積者固不容以寬免其或無田而積反厚或力可置之遠方則又揮官有定價歲爲常額而不敢出其所有公于是盡革前弊乞糴勸分率以誠信感動從者翕然邑賴以濟訖事公猶以嗣歲爲憂裁念朝廷頃嘗頒浙東常平使者崇安社倉法于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逢吉宰是邑又嘗斥俸餘立兩倉於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即是而增益之爲經久計宜莫良于此值括蒼趙公汝讓行常平事下其法于郡縣委公勸率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開諭曾不踰月民樂于應命自郭至鄉

凡爲倉者九且願輸已之積無勤有司集于己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儲主事者之家儲益多監弗克勝始合議鄉屋于縣之西關爲堂六楹外衛以垣翼以守者之舍費錢五十萬有奇輟息米爲之凡倉之斂散皆主于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輸則官爲督趣且常致其主張維持之意俾勿怠總其事者詠與彭君公修厚其儲力其事者則柳君廷傑宗顯佐之既落成因記其顛末如此將籍是以請于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予一日致其鄉人士之意欲予爲之記其社倉之役及叩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記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實有力焉故所

登載詳密如此子固嘉其敬于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導予以觀于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予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子言爲矣即謝去不敢爲而諸生至今猶有望于予也翌曰是舍之成既出鏹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于學之有記而復何待于予言哉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樞于時勢而不可常者故若子之衰謝淪落徙足爲是舍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請之若是其勤也爲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題其卷尾以授之且以併謝庠序諸君幸毋忘予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乙酉泰分晦庵病叟朱熹書

重修泰和縣儒學記

劉申

自秦變古附庸之制而爲縣縣封之廣視古公侯不能除一故地爲學寓使國人有所矜式可勝惜哉唐初縣皆有學學皆有廟以事孔子至咸亨時則營廟而已我朝慶歷中詔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得立學而廟祀夫子其中泰和縣學蓋肇於此殿以元豐戊午立其材出于邑人學以崇寧甲申修調度一切仰給縣官規模甲西工役簡材植撓弱故屢修而亟壞建炎初申聚徒教授于中補葺罅漏粗庇風雨而無濬仆廟宇支吾僅存申嘗請于知縣王公公曰興學令職也治所皇朝建炎己酉兵興遠近騷然公庭私廨一夕焚且盡其如國用自有經然其廢也七亦有罪焉嘗居室惟恐不美

重建浮梁縣治記

包　府

浮梁饒望邑唐開元四年肇基新昌江口名浙昌天寶初詔易今名元和間觀風使裴戡以痾於水溢請徙高阜是爲今治所皇朝建炎己酉兵興遠近騷然公庭私廨一夕焚且盡自是出政于後堂四十餘年矣淳熙乙未雪川劉公作宰剸

煩櫛垢捉如影響僅及期月創學宮權務舍館一切治辦明年丁酉耆士進曰國家中興以來郡縣毀於兵燹者悉復舊觀惟茲廳事未遑端有所待顧公圖之公曰念之久矣事欲必濟民欲勿預此志也居無何商人駕桴筏順流而下請輸材以酬稅公乃類聚羣分日累月積既定於素乃按匠氏之籍鄉取一人旬一易而功就緒經始于三月乙巳越明年二月戊辰落成不陋不盈適得其平於是正子男邦君之禮朝夕請共出納天子之明令至若錢帛所儲吏胥所舍監者關啟者正內外斬然一新農不知役工不告勞觀者駭其神不知經營之所自也吁天下之事類成於不可不爲而每壞於不必爲惟通明精銳之士出而撫世其輕重先後蓋灼然於胸中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不忽於已而公是營不苟於日前而久遠是謀察衆所向一循乎情而興仆植僵易猶反手不亦賢哉昔魯叔孫所館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左邱明特書其事迄今稱之公之是舉叔孫比之褊矣其始至也幣庾埽地赤立而上供常平逋欠移用以貫計者亡慮千餘公發若其濟權務之久之補學宮之掄鈞考再從月而計算見效若其濟權務之久之補學宮之不足人情所吝而公揭之無靳色是誠可紀縣有壁記尚矣于以識去來之歲月而四境之思攸繫焉事遠傳疑則闕之聽輿誦稱首尚書蘇公而下謹跋本末於營造梗槩之後公名三戒字成之故福密吳興開國公之孫今養浩先生毗陵郡侯之子云

許介

新立支移倉記

袁負山爲郡水分東西流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並山以東至于清江而永於此乎發源淳蓄不厚值霜勁木脫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粱入於大江所謂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以貯所隸三縣聽從便裝發官吏竢事於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欲吾袁民越境輸賦簏運甚苦公私告病始不能堪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距袁不百里宜可從此亡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時至而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爲而分宜獨不可爲歟于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今七年於此矣自七年觀之可以更千百歲而不易惟是遷徙之初倉廩未備寄寓於縣之僧舍隘不足于容弱不足于負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盛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又學佛者

泥而通志 卷一百二十五 藝文 十四

石差差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艱之明年境內既安開閘視歛返而取足焉今太守周公剌袁之明年境內既安開閘視歛寄廩之弊吏則有請公曰盡求可以垂不朽者定址焉五月水大至浮圖寄廩壞吏持盜力公益信不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列廩東西序廩悉甃地而被以木外輔以長幹周以塹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繚以虛廊以待風雨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甃焉凡建置之數爲廳爲廩爲廊爲門爲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土爲墉廣袤千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三萬箇磚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視賦事民輸入亡留難朝至夕歸舳艫相摩軋泊岸下皆相與鼓舞而謠曰官不我病于今七年病而不病歟

使之然莫仁匪基莫勇匪決彼鼠以嚙私是巢穴侯有明命於水之陽咨爾顓蒙視此濫觴侯有贏資其原儉爾食爾力而不我啟于乘其阜于俾其淵侯舉自公畀我便安允也侯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勿壞介方職是邦實董役事親見百姓德公施道公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朽于是乎記

鄭淡

雄石鎮記

雄石鎮者此邦故鎮名也與營堡關隘等因時警急戍兵守衛雖有司存廢置無定傳云未有信州先有雄石鎮蓋創於隋唐之際問之邦人已不復知考之唐制上元初始郡上饒永泰初始縣貴溪雄石鎮在弋陽安仁兩鎮後彼皆陞縣此仍舊貫按陸文安公跋資國寺帖亦云莫究始末但官曰鎮

後永泰百二十五年矣鎮旁有聘君山蓋時有隱君子居焉青山葉贊玉之祖嘗以是職仕於斯地與松洋始祖鄭押衙相先後黃巢亂時此地為江閩衝要宜宿兵守衛五代間李氏據金陵則隸南唐宋開寶平江南文軌既同併省郡邑微鎮隸縣必及此時歐陽公曰百年之間劉削消磨漠然但見山高水深欲問往事而遺老盡矣嗚呼黃河泰華卓天地長久區區小鎮僻在遐方何足計一毛於馬體然居是邦者不知爽鳩氏可乎魯無君子人美其地亙鄉童子地醜其人且以吾邑言鬼谷洞天也龍虎福地也自鳴山者孝德神官在焉象山乃先儒講學之地天下學士所景慕雄石鎮則不挂人齒牙文獻不足獨杞宋乎哉余生雄石之阿逾七十年因紀梗槩以表之文學支離不材有閒嘻亦微矣

江皐會

重修建昌軍學記

上臨御之十六年命守臣修郡學惟時知軍事蔣循祖祇先德意去舊易新越明年二月學成自堂徂廡畢工于門端序輪奐觀者動目甲於江西先是靖康二年火于人紹興四年燬于兵自是郡守以春秋釋奠禮不可去迺牆故址之半翦蘚溜朱漆上雨旁風礎陷棟傾木朽瓦敝我公來視事之三日恭謁殿庭蹙然不寧曰有民有人不教不化則已而欲化民成俗事其有急於此者乎命工倅圖揄材諏日有期矣既脩舊貫益勵益虔故凡所以養士之具罔不如法則又取學之繆學田之租乾沒于史侵漁于豪者條舉而經正之士

遭艱難儒服不備數與卑隸伍則又為冠以莊其首猶以為未也則又繪其鄉先生李泰伯之像於大成殿之南廡下以為易俗之倡若然則公之成是學也豈直為文具應上命而已哉公又以是為風化之首宜有識以示方來乃俾皐會紀其事皐會遠言曰州學校名存實亡有年矣夫學校之有士若無與州縣事而未嘗不關盛衰焉中古以降士大夫借經書以拾青紫既得之則皆視猶蟬蛻然間有綰銅章佩虎符以臨于民上者例曰謹簿書急期會尚刑名先法術吾職也吾能是高可以為一世吏師其下亦不失辦職而號健吏而已計以有學校為大豈知是特可以緬民鞭扑之下而不可得民心商功利耳目之前而不可與基立太平於無疆今日去官明日民視之如路人然豈

獨斯民之罪哉教化不立民無君臣父子之綱其勢必至於此漢光晉元在提攜間急興學之爲務疑若柔緩而無能爲者然光武不階尺土系隆漢緒與高祖同符元帝西馬渡江重集大命而歷過西晉是以知人而不可解者在此而不在彼顧力行何如耳今皇帝授戈息馬不忘道藝梯風沐雨罔忽庠序方設大學復起小雅菁莪之廢而宣重光於中國爲一方一州使人人如公承流宣化不啻厥旨則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自遠如三代之長矣若晉與漢殆未可以同年而語於是人知我公異時去是而羽儀天朝果可與有爲而任天下之重若乃計工庸之多寡錄瓦木之條格則有司存皆非明天子所以命郡侯立學之意故不書學舊無記創建歲月之廢興亦莫得而詳云

周必大

黃文節公祠記

嘉泰元年秋奉議郎臨江徐鈞孟堅宰分寧專以儒術飭吏事每詣校宮必進諸生以學顧視山谷先生祠宇在講堂左狹隘朽敝亟廣而新之傳像家廟惟肖稽覓輟食則擇族老能文者曰嶽主祀事屬予識其成參考圖牒自唐貞元十五年分武寧八鄉以名茲邑西有慕阜山其高千丈廣袤百二十里脩水北來東南繞縣治凡六百餘里下入彭蠡此山川之最勝者也黃氏本舍華人先生六世祖始畜焉遂仕學之優施于有政見謂奉親卜居殁則就葬歷三世家修水上家學有聲而先生出焉此世家之可考者也夫惟山川炳靈世美交濟故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璋瑋之文妙絕當世又得眉山蘇文忠公而師之陳張晁秦而友之是宜光顯於朝共振斯道乃或不然初坐眉山唱酬樓邊縣鎮後被史禍竄謫兩川晚以非辜長流嶺南中間翱翔館殿纔六年耳右史之拜復爲韓川沮止其生不遇如此蓋人衆勝天也高宗中興恨不同時追贈直龍圖閣擢從弟叔敖爲八座寘甥徐俯於西府皆以先生之故寀奎天縱至下取其筆法戒石刻銘徧於守令之庭李杜已遠遂主詩社身後光榮乃至于此非天定勝人耶昔孔子在魯魯人指爲東家邱歷聘諸侯伐木削迹無所不有執知後世郡邑通祀南面巍然一隅之微猶跋武庫聖人尚爾先生其奚憾予既嘗其大畧又參以辭使遇祀事而歌焉

古州通判廳記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于子及近臣之左降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罕嘗與聞邦國不空之謗宜其寥寥也藝祖皇帝繼五代極擾簒鎮跋扈兵強民弱治少亂多之後首置諸州通判又詔凡公事非守倅僉議連書勿行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徧天下嗚呼盛哉吉大州也其爲貳則在唐頻魯公以高至本朝向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炳相望嘉泰二年五月朝請大夫開封鄭臨實來適二千石缺併綰郡組其家世之盛仕學之優施于有政見謂明敏初升廳事則支傾朽折攲將壓焉竹木瓦甓幸儲庭下君問緩急則曰卜未利也君以名曰覆壓之不虞陰陽之是拘其可乎是月庚申亟僦工蕆事七月乙巳落成檢題名記示某曰公大父泰國公以宣和七年春居是官嘗行州事踰四考

乃得代士民懷德固請家焉舊廳載新足宜爲記某追思始
能言侍親於祖父母之側今七十有五年棄燕楚之城社嘗
桑梓之恭敬安敢以老諱荒唐爲解抑讀衛詩美文公營宮
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之今君思一日之葺破拘攣之義得
其時也用成材依舊貫加顯敞焉其東有風月軒又闢西偏
以相映帶得其制也自是入僊天朝遺後人以安俾之交修
郡政惠此千里仰稱藝祖設官之美意其本立矣因土木之
工而紀歲月某請書其末云

贛縣重修學記

皇帝立學偏郡縣縣有附庸有支邑人之言曰支邑距城近
者百里遠者則倍徙賦租征權雖間得移用學校之修既已非
艱而其士又以城闕爲遠故庠聲序音自振於一邦附庸則

不然賦租征權守皆統之士方革於郡庠爲令者因得藉口
學校名存實否人亦不責備也慶元三年冬奉議郎司馬邁
來爲贛宰深闢其說明郡庠教養率限以員令十室必有忠
信而曰一州無遺賢誣其下也上臺戒橫斂州家不苟取邑
之財用有定名或漁於史或費於侈而曰力不及於學誣其
上也於是節用度核隱欺首蠹大成殿次飭講堂齋舍凡重
門脩廊下至庖湢之所器用所須無一不備舊歲輸米二
百斛緡錢僅以乃計經營三越載括六鄉閒田之所入益錢至
三倍既有養士之費則請於州選補生員寢食於學月書季
考一守成規春秋奠獻如式文風翕然遂爲外邑之表代更
有日書來請記予聞記有二說不贊聖人之道則勉諸生以
學昔在皇祐賢令大理寺丞王希肇正廟學泰山孫復碑記

其實謂夫子道被萬世非假稱述遺嘉祐中著作佐郎錢顗
尤號賢令學政益修每以上之教化士之講習告諸人臨川
桑梓之恭敬安敢以老諱荒唐爲解抑讀衛詩美文公營宮矣子尚何言姑舉司馬君
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之今君思一日之葺破拘攣之義得
之說使來者知溫國胷緒爲政如此非俗吏所能爲也

閩阜山崇真宮記

古者名山大川在中國者皆雄尊浩蕩領於祠官天子巡狩
望秩爲民祈福而已荊之衡嶽猶以爲遠自有能氏已祠灊
霍況其它乎當是時上既不求遠畧下亦安其常居雖有黃
老之言何自而入空山窮谷稀奇絕特之觀誰實賴之及周
穆工車轍馬迹馳騖于八荒中天之臺瑤池之宴寖傳于世
秦皇漢武忻然慕之繇是有爲黃老之學者而爲方士之術
負策抵掌順風而至羨門安期之說興徐福少君之詐作當

是時上雖信之其徒未盛於下也及乎土宇日廣生齒日衆
遐方僻地列居郡縣王喬劒子訓左慈葛又竒以神怪風動
四方於此時也豈特人主嚮之所謂四方往往從之矣從之
者衆必有所聚既不能安處於廛市則寧奇擇勝梯崖架險
設壇場立室廬茹芝煉丹於人跡不到之地一巖洞之幽一
山谷之秀殆將無所頓其形宮觀遂徧天下而九勝於東南
此積習之勢然非今昔之理異也彼所謂清都帝居十洲三
島既茫昧不可考而洞天福地載之傳記有可言者距臨江
軍四十里山曰閩阜蓋福地之第三十三也自漢末張道陵
葛元丁令威皆有壇井故寰宇記以爲神仙之館舊隸吉州
新淦縣建臨江軍乃屬清江形如閩色如阜以是得名初置
靈仙館燬燼于隋至唐道士程信然掘地得玉石像尺餘覆

以鐵鐘柳草堂居之先天元年孫道士爲壘殿因山名觀咸通大火玉像僅存楊騭父子次第葺之江南李氏改名元都天禧庚申熙寧丙辰再焚再葺政和八年始賜號崇眞宮前對淩雲峯後倚東西兩山皆有壇其東葛其西張也水出宮後名葛憩源凡半里餘聲潺潺行石間大抵葛仙遺跡爲多故崇寧間封沖應眞人詰命在焉北有令威觀基壞久矣入門即御書閣十一楹藏熙寧賜書百一十八幅章聖封泰山芝草二本皇祐新樂圖一卷紹興宸翰十幅閣後設傳錄壇蓋法許受籙者金陵之茅山廣信之龍虎以此爲三徽宗朝給元始萬神銅印至今用之次曰金閨寥陽殿曰昊天殿曰正一堂曰靖應堂其東曰祖師殿曰藏經殿最後玉像閣五間其崇五丈四尺雄傑冠于一宮凡殿宇皆翼以脩廊道士

數百人環居其外爭占形勝洽廳館總爲屋一千五百間江湖宮觀未有勝于此者士大夫川浮陸走無不迂途而至乾道癸巳予亦至焉讀唐明許元眞成平張賀熙寧雙漸楊申元祐張商英諸碑雖隨事載辭頗異而同如以鐵鐘爲開皇舊物視其款識則成通十三年所鑄也玉像有三其一憑几而坐二人跣足侍亦與此書不合于是主首李漢卿王允成王次鼎俱以宮記爲請予諾之而未暇今管轄王自正知宮鄒時億副宮劉惟允度師陳處和懇請益堅于謂易觀爲宮殆且百年此而弗記闕孰甚焉乃爲會粹衆說詳考初終使好事者知自昔羽流凡三變而其教成此宮因地之利歷千年而其制備庶幾有攷焉若夫欽勝縣述清虛則有前孫握李網宋齊邱沈彬孟賓于徐鉉陶弼之留題近世道士

張景先陳孟陽陳彥舉黃裳吉之詩集傳于山中此不復云

廣昌縣學記

盱江析臨川而爲軍廣昌又析南豐而爲邑其地極江西界接於閩疆秀民爲多初立學在縣治之東諸生相攸僉謀爲允於是縣南郡丞劉榮爲之記後五十餘年當嘉泰二年四月奉議郎曹進之來爲宰謁先聖殿上漏旁穿兩廡欹側且非其地邑士胡巖老請改築於縣治之東諸生相攸僉謀爲允於是進揭瑛之子儼子儀三人輸財效力主其事而黃作舟作礪首捐錢四十萬爲之助士胥和之庀工癸亥之夏甲子春新學成培卑爲高以避水潦雙溪夾流匯爲大江面對羣峯宛如圖畫高明堅壯他邑鮮儷進之子門生也求記勒甚予聞有學校之教有學校之文昔夫子折衷六藝自虞至周凡學

校之教之文散於詩書禮樂中故論語不復問答惟告門弟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敬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教在其中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在其中矣本朝開設學校復帝王之盛雖碩儒名卿布於中外而士之月書季考惟在舉業故時文無慮三變始因唐舊專用詞賦或曰雕篆無益也於是經義行焉專門一律又以爲病而大學中庸之說出時論僉高行之愈難爲師儒者既用此爲去取士亦以此應之殆非國家孜孜求賢之本意也上方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士當是訓是行一變而至于道以副教育則所謂文將不勝其用矣於科舉乎何有進之衡州耒陽人淳熙癸丑登科既視事舍芝產

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江右上郡皇朝建今二百餘年兼是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彷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謚之曰文忠莫不以爲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臣北企陵守陳邦光就降惟迪判楊邦乂戰手爲敵視死如歸國勢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衆論詡詡惟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使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曰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流之在朝嘗方薦文忠留寘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列名著在勳臣之令而謚則未聞子僅孫倜俱爲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壹惠天子猶不敢專赤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履即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奉祀巍巍堂堂袞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景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瀕光者耶汝履用意遠矣

楊萬里

劉氏莊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祕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資言伏奉淳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赦書共一條曰有孝行節義著鄉閭者令長吏以聞當議旌錄安福縣以狀白稱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及貢士李瑾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合詞言曰伏見貢士劉承弼孝友天至文行粹美事親以至孝聞居母喪哀毀柴立父病臥牀承弼籲天隕絕願以身代父踰然而有歎於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廩給尚窘予

蘇又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父廷圭廷直第太常奉不自給承弼每絕甘分少以助之同產弟永弼既爲叔父廷圭後承弼復分以巳田承弼受業於雩都知縣劉安世既沒率同學制師服安福縣令劉穀死官下臥在地承弼爲棺殮丞尤窮空至鬻幼女承弼聞之即鞫於家及嫁後巳女先丞女故相劉沆遠孫有女貧不能歸承弼亦任之嘗屬年饑道殣相望承弼曰勸分實難請從我始率子弟倒廩賑之不受一錢富者于是翕然化之無復過羅活者萬數承弼所學殫洽江之西湖之南士子輳集執經問學户外履滿環才雋士小大有就承弼爲文有古作者風直寶文閣王佐知吉州喜士承弼不弼贊詩文詣之佐遣招之則去已遠矣佐太息曰劉承弼不惟能文亦復自重真此邦第一人宣教郎劉清之嘗薦江西名士數人於轉運判官劉焯以承弼爲首承弼應里選嘗再舉於禮部報聞其人孝行節義宜在旌錄誠如制書謹昧死以聞事下禮部尚書臣惟權侍郎臣素貢外郎臣端言劉承弼宜旌表門閭制曰可仍令長吏致禮三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尚書省下禮部禮部下吉州吉州下安福縣於所居之前立棹楔門夾之以臺臺高十有二尺飾以丹堊藝以嘉木云

高安縣學記

筠之負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惟有附於州學之西廡一小齋號房而已今宰陳君公璟作而新之經始於昔歲七月八日落成於今年三月既望屬揭扁榜學子咸集且樂且詠且有歎於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廩給尚窘予

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室之酒不陋於顏回之巷茲宇之庳不庳於原憲之室茲廩之窶不窶於陳蔡之厄彼聖賢者居之何哉不然闢以九軌廟以千區鉤以黃鍾於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使二三子開一卷之書於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舜孔顏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於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雖微學舍可不可也學職吳從周崔本仁孫大成謁予記之爲書其說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秀江橋三大字澳宇尚書謝公謂書也橋作於何時屬役於

淳熙丁未之冬僝功於己酉之秋也作之者誰縣尹李君景和邑士丁君南隱承奉郎謝君況也秀江故無橋舟子專波濤以爲利過者病之益役之興也是歲江西大侵畗菜其色提舉常平使者陸公沈以聞詔行賑貸公奉詔措事下二尺木書諗郡若邑旁招鄉里修潔之士志於畗而肯力於公者董之於是臨江軍新喻縣之士民合同以告於縣尹曰丁君其可於是縣尹具書禮及門三請君既至與縣尹言於常平使者曰饑民不加少而廩粟不加多將奚以賙官有不賙之罪則畗受不惠之惠謂宜如范文正公興役於饑歲可乎使者曰諾縣尹及君及謝君屬耆老而告之工正等六百人皆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合詞請於予曰屯田之爲吉水病三四百年於茲矣十餘年來病之中又滋病焉蓋自唐宋五代以還吉水之屯田在一郡爲加多而其征爲已重乾道淳熙間郡白於朝請官鬻之而更爲稅畗于是租之爲斛者二千一百三十四有奇屯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數自若也淳熙之十五年天台陳君咸孫來長吾邑未及下車而詣府極論其本末守以其說上之部使者部使者上之地官方是時吉水之守王公謙賢也張公叔椿鄭公汝諧相繼爲部使者亦賢也地卿趙公彥逾邱公崇葉公翥又賢也故君之請不壅於上閣乃給照之三年越五月十二日制詔執事其悉蠲之命下之日百里之民如廔起行懽聲丕同升聞於天願先生大書以詔罔極以毋忘諸公之賢以永懷聖天子之德予曰諾哉給劇四年

秋七月十一日記

隆興府重新學記

慶元二年夏五月癸未降興府學教授陳君樸與在學諸生合詞移書於予曰豫章學宮景祐肇造治平遷焉火於建炎而復於紹興誰其復者丞相趙公也於是兵荒之最殘釋菜有廟養士有學然僅僅草創時則苴而未周後人承之歲增年培於是面以櫺星申以戟門大成有殿御書有閣橫經之堂入直之廬靡不具體時則周而未賁歲在乙丑侍郎李公乃新殿宇歲在庚子侍郎張公乃立都門既屋老而圮講堂最久則最先圮新斯齋者樞密黃公之為也殿宇久則又圮重門久則又圮新斯殿斯門者今帥蔡公之為也公以天朝法從之責一代

正人之望輒自天邑來帥吾邦未及下車首謁先聖顧瞻彷徨豳則見殿宇將壓兩序窘步櫺星戟門相距有咫於是喟曰曾謂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乃延賓之隘巷乎於是市地庳墉合匠屬役殿宇屬矣乃撤乃新櫺星禘矣乃拓乃擴戟門隘陋矣乃易乃崇翼以二門凡其出入廣厥一序增之四楹端委度左籩豆度右豐不於官於學之庶役不於貶市之庸執事不於吏於學之職厥市之緡二千四百有奇厥工之夫八千五百有奇以章計二千五百有奇者厥木也以隻計七萬三千有奇者厥瓦也昔歲之季夏經之而落之以今歲之莫春高明爽塏美奐孔碩可百年不蠹不蛰是可不記是非先生誰宜記予復之曰公所以新斯學之政二三子智及之矣二三子抑知公所以新斯學之指乎二三子入自

棂星若至闕里趾於戟門若覩宮牆瞻彼睟容若侍燕居詠彼春風若聆雅數去聖人之門若此其遠也近聖人之訓若此其甚也盍退而日三省吾之所以心得而身充者家踰而國達者孝與忠與仁與義與得之心矣充於其身者反否焉而謂得於心也可乎不可也充之身矣踰於家而達於國者反庋焉而謂充於身也可乎不可也知其所不可以就其所可二三子何負於公不然公何負於二三子公名載宇定夫蒲陽忠惠家也詩不云乎雖其有之是以似之公有焉

心：奉新縣懷種堂後記

奉新人士王模來去非將仕郎曾商英移書合辭來請於予曰先生宰新吳日大帥樞密武奉劉公嘗請於朝為民除僞田之害邑人德之作懷種堂以祠之先生記之矣今又有記者蓋自紹興經界既行民田既正惟是田之在官其名曰營

帥與賢宰意合則必可已矣未幾龍學尚書廣漢張公來帥蒙章君欣然曰吾幾妄去今謁不行則去不妄矣即重謁之於公公欣然行之吏猶爭曰不可公一不聽於是田無故新均曰民田賦無抑配均口正賦然後新田之民為户一千有九十處者舒凋者蘇疾者除舉以手加額而相賀曰微吾宰張君不能爭吾民難爭之賦微吾帥張公不能從吾宰難從之請是可不大書特書以傳張公莫厚之惠以慰吾民無窮之思願先生記焉模三人者當與邑之民繪公之像與劉公同堂社而禩之前劉後張文武忠孝則人相若師長慈惠則政相若劉磎疾苦則事相若兩公玉立二碑對峙式永厥所其不淵曜先生雖欲辭將何辭子謝曰其何敢辭或曰兩公除民之害則同然而執難子曰劉公易也張公則難耳且事之自我不行亦自我上無執旁無聲顧我不欲耳我欲之何難焉曰惟其得為亦得不為是以難焉何也以新田用舊賦捐州家十百之利其細遺官其大匿勲何謂不難或曰張公似非難也留此以遺張公老則難也併書其說以答二十

有欲為而不得為有得為而不欲為不得為者在上我欲為之我能言之耳行與否在我乎故曰難劉公是已今張公行之自我不行亦自我上無執旁無聲顧我不欲耳我欲之何難焉曰惟其得為亦得不為是以難焉何也以新田用舊賦捐州家十百之利其細遺官其大匿勲何謂不難或曰張公似非難也留此以遺張公老則難也併書其說以答二十

章貢道院記

贛之為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粤之北陲故襄額一路之兵鈐而外提二境之戎索其地重矣邑小而大疆衰而阻物夥而昌其事叢矣民毅而直小訟必見於色小伸即釋可以義激亦可以氣而慝其俗古矣地之重事之叢俗之古故視邦選侯比他郡雖難處元五年前尹直祕閣郎中三山彭公改帥五羊皇上命祥刑使者華文大卿雪川俞公兼領府事蓋弄印不畀者將莽逮十有一月以畀今尹右使舍人括蒼張公公來之初延見士民覽觀風謠愛其質直信其無護則額其耆老而諗之曰而之所大欲將無在於衣食飽温之不贍乎將無在於父母妻子之相安乎將無在於刑憲訟繫之無麗乎皆對曰諾公退而喜曰謂贛民未易治者皆謗吾民者也即表聞於上曰凡厥士民生性皆本善又曰若先以小人而待人豈古良吏之寓吏刑言一出十邑之民以手加額家傳人誦於是一令無出而必承一政無行而必傾無改民勇於孝弟無息民爭於畔緻年穀大穰盜訟頓清未期年而額之治聲以最聞焉於是一府之督郵從事皆賀公曰公之表詞人始而未信中而信且疑今罔不信矣非夫人之信於公而公之信於人非夫公之信於人而公之信於心也大哉心乎以政化者揆木之性以心化者揆枹之響矣公指其燕喜之堂曰此非燕喜之堂吾州之道院也賓皆曰然遂易其扁曰章貢道院而以書齋予記之則書其所聞以復之公名貴謨字子知與予公善今二十年云

建永豐縣社壇記

陳亮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内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而社則達於侯國無論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尚可以為國哉龍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苟具而心不加敬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叔之始作

永豐也湏社而墹幾於圮其傍之屋盧不復搆無以供祀事顧瞻不寧即命工整治其墹一如法式而爲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冝知所尊矣稼軒幸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駘幼安以爲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令在時就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皆甲書舍人韋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翁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不異詞及見文叔則斆然自遁說永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各安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恨矣謂余爲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修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辨以爲能者故道郤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駘當塗之有力者云

宋

安仁縣學田記

慶歷四年始詔天下立學其後頒行三舍法縣之俊秀始盡舉於學由是升於郡貢於壁雍以達於天子之廷故職事之員廩給之數井井俱有著今是雖荒服遠郡褊陋之邑率皆有學以養士有田以贍學士來遠矣番陽當吳楚之交最號多士安仁雖小每科預薦焉視諸邑爲優強學以開禧元年冬來莅茲邑訪諸學則士不得養而歸其廩於郡裹自舍法既寢凡邑之上未有補入上庠者大懼設學教民之意浸弛於是請於潤臺向之學田還畀於縣始復養士法明義禮之

訓嚴課試之程使知學問之旨不徒爲文具而已聞則會出納裁其冗濫比二年用餘所積厥數已豐不敢糜於他用而謀思所以報邑士子久遠之圖乃置貢士土田五千三百餘把爲錢一百六十四萬有奇歲收約官斛四百石於民無斂於官無費從容優裕其事集用不妄而豫備故也歲以田所出計緡之入籍而藏之遇大比士赴禮部補國學者捐爲旅食費安仁至京都千里自是赴功名之會者俱無裹糧之憂事例項領併載於石俾來者有考焉貢士田方就而強學偶當代去經紀方略麤具未及施行後之與我同志者必嗣此以終惠之蓋邑人之望也姑記其本末云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作也君自少以傳習修潔爲鄉

憲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甍場學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存薄田疇孰若舉爲義塾聚英材而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諏地於園源獲吉壤焉五山輻輳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鑑前望雲峰壞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爲學者藏修之地矣乃悉其力載營中爲堂一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粤十月告成毋令捐產之半以奉之廩給課試悉倣州縣學法春秋校藝以興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一春青衿來遊莫不鏡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從龍謁余記余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者實來屢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六德實居其首故爲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曰傳以進修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爲已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克先之以智者教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克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心知及仁守爲先與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略豈無意邪蓋多寡之目使之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也其義則一而已於後顏曾思孟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意也蓋致知以爲智力行以爲仁千載一源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爲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役未幾遷擢上第自後舉於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于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與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

是也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途士之修身果爲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以是焉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不知修身知求利不知求道良心蠹餘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將以人材世道爲意乎要必有講乎此如曰辭藝而已爾郡縣有學也弗廼足其尚以數爲哉吾知君之志故爲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而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具其指胥協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即盡已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識矣然而子程子之意亦在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

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焉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焉乎安天之生聖賢也特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墜一維弛則隳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揚雄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誰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故嘗

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勳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粗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子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閒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衣服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發于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是乾元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是乾元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通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興元年長樂朱侯令永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永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遺澤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即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像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莅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邪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孰於斯者益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梓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爲是二君子之罪人矣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爲縣八十有四年於今斯民蒙累聖涵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爲令者得與田里相安於無事紹定三年不幸盜發鄰壤蹂寧都煅宜黃乘閒擣虛出吾不意於是信安張侯渭叟之爲宰未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士糾民伍僅得豫飭守備以全吾民則請於州丙罷其邑人之閩者曰堅辭而寇大至吏與民四出以避其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

令也其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還故官侯曰民不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以居奈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返吾請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奈何曾民曰吾令賢者也令而返吾請致饘粟之助郡太守黃公炳歎曰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以衛吾民人遺民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攜幼以歸侯究心撫摩若已恫瘝凡六閱月里廬之殘燬者寖復呻吟者寖息而縣廳治事之堂燕私之室亦相踵以成蓋糜錢緡五千其凡出於陳氏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民有繫於獄者盜問之民紿曰非令也侯遂免昔高柴嘗刖人既而以難出奔其免已者乃前之所刖也蓋因罪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府之營建又一

惟民是賴焉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今未嘗有之乎古也而我公田遂及我私古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訓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者固緣而以珥筆之名醜江西之俗者又益繆也縣治故有堂名不敢侯復其舊扁曰處於中思所以答民之望而書來請志本末予謂侯之至官屬爾民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不及記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恪實踐履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乎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無妄者誠不欺其次也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已斯不欺於民民亦不忍欺上矣此予之所望也若曰發擿以爲明擊以爲威而欲民之不我欺侯固弗肯爲而繼侯者亦當知所擇也

六一祠記

初國朝文人承李唐之餘風氣格骫骳歲歷年而學士太夫無能有所作興粤自歐陽文忠公首以古文驅天下而一新其耳目譬如春雷出蟄萬彙畢從由是反列刻僞盡革五季浮艷卑弱之氣而歸復於六經渾厚深淳之道逮熙豐間臨川王文公又以經術自任大訓厥辭而尤詳於道德性命之說士亦翕然宗之於是文雅跨漢軼唐炳然與三代同風言文章則歐陽爲之伯語經術則臨川爲之冠然臨川之學有合有不合故學者所見時有異黜傳註而繼以已意其說有合有不合故學者所見時有異論至於文忠公則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蓋其言洪深瀏亹莫窺涯涘而與六經相表裏故世未有能非之者然異時臨川配享孔子廟庭議者不以爲宜得退祀於七十子之後文

忠公首倡古文力排異端而歸之正道其功不在孟子下乃不得與漢唐諸儒比而廟食於殿廡何耶古之有道有德者不得祀於國必得祀於鄉公廬陵人也嘗爲郡之學記盛推郡侯李寬之爲人而紀其績於石以侯學之成且曰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忘以中止又曰他日禁歸故鄉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道德明秀而皆可以爲公卿此公之所以自期者也然公不特以此自期而亦以此期於吉之士則公之處心積慮爲如何而其所以期吉之士亦豈淺哉公之在滁也滁人祠之在揚也揚人祠之及其老而家於潁水之上雖不克歸葬於故里而故鄉之人蔭其餘暉霑其賸馥遠道德則以公爲稱首序鄉里則以公爲盛事自公之薨垂六十年而後進之士採勵名節表表自見於世雖未必人人可以爲公卿然而顓能以材猷奮要之無負於公所期而後已故大江以西州郡十數而廬陵士視他郡爲多蓋公有以發之也然則公之所以畀於邦人者厚矣邦人所以報公者豈可後滁揚之人耶今刺史福唐方公時可之來也政成訟簡吏畏民愛既慕公之威德爲百世師又思公之前言以無慢天子之詔且推原邦人之心而成其所以報公之意於是作新學宮恢飭廟貌自先聖而下以至於從祀之列弁冕戟翼翬飛煥奐爲廡有所矣而又即殿閣之後建堂以爲公之祠歲時率生徒祭享之此古之所謂有道有德者不得祀於國必得祀於鄉者也孝友恨生之晚不出乎其時不及登公之門而聞其聲欸徒幸生公之州里竊誦公之遺文而想其風流慕義於無窮故因堂之成也有以見公之道益尊廬陵之人

暴公也益至而方侯之政知所先後其歌詠於人也愈久而愈光鄉校之士歲時謁先聖於其前退而相與拜公於其後以得所矜式又退而相與歌詠方侯之績使無忘於此邦之人不亦有榮耀乎嘗成方侯不鄙孝友書來求文以記輒不自揆忘其人之微眇辭之淺陋而樂爲邦人道之於是乎書若夫公之勳烈在朝廷德望在天下進退之節世系之詳則國有信史此不復著云

重修撫州儒學記

慶歷有詔州郡皆建學時撫守主客郎中馬公尋即城東夫子廟經始贊序而度支郎中王公周踵成之事出創造功緒孔勤而規模或未廓也治平丙午司農少卿錢公暄增舊制關其體斯具崇寧大觀三舍士衆所斥獨廣已而建炎盜起

郡宿兵於城營壘於學舍盜平而學廢矣紹興丁巳直閣劉公子翼約建今學則治平舊觀也更五十年殿閣堂廡如新石崩岸過其下者慄焉會錢公五世孫朝請郎象祖以淳熙丙午來莅茲郡乃十一月癸丑命羣工興衆役庸三月而洋宮表裏輪奐炳如於是役之垂就也適用之滿秩問塗之時諸生梶行轅而請曰郡守下車而修庠序者衆矣獨此鄉校屢錢氏兩世禪貲之似非偶然者願以一語相加遺用之稽而與之言曰予浙產也錢氏有大德於浙而作宋匹休用克世生顯人以文學自振今至於予使君節用愛人而獨於庠序不吝亦足以占其家法矣雖然天子三歲一策士偕拜勅者必數百人世豈乏射策決科之士哉國家教養人材與鄉郡守崇修學校之意固期於講學致用不但欲其羣習課試之

韓文公新廟記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顏曾子思則不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爲己任以古準今何威褒顯晦之殊邪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而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其所見爲守而道始晦故古之爲道也易後之爲道也難若韓公者尋墜緒於支離蹈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潮陽骨又貶瀧離困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迓公者皆

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公則曰率性而行之謂道公則曰由仁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謂道公則曰所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克之則曰用當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詭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詞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與荀揚氏去孟子未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醇而斥荀揚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於孟子而又以自況也公之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況言

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跡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爲袁守泰故有公州復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頹圮太守皆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强恕續成之而屬孫記其事世之與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以文爲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絡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設無以白於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邪刪之役始於嘉定戊寅之十月其成以己卯之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棨後三月望日記

寶唐隄記

寶唐崇仁水源之所自出也載於樂傳部史寧字記近世洪內翰遵賦短歌亦曰他年從子尋一葦航乎公與唐舊游崇仁

何一冕

今爲樂安永豐分界余嘗委所親窮其源而問之一山高入雲際迴環嵱崒其中良田廣袤浮圖氏擇占勝處亦有居民數十畊鑿生聚自成一川導餘水以出山則層崖峭峽奔滿而下半峽有巨石橫臥激浪如山迅霆飛雪俱駭視聽是名石磨石灘怒濤勢不可遏瀉入碧潭是名石庫菊又一石相合至寶唐凹而聚焉溪始溶發彌望過寶源而溪始安流自是遶遷而東凡一百二十餘里合支流遠近者五口西寧曰芙蓉曰巴源曰杯山曰羅山凡一山之水支派再三見者不數焉相與舒徐入境洄旋於榮仁之邑治而溪始平且闊如倦如歌如喜如舞如愛寫其所西不見其來東不見其去際天一碧澄湛千古陰陽家謂其洋洋悠悠行欲留而我顧信而有證下流至於麻陀同流會巴水一百二十餘里則又灘

稠竹節與上流合然則邑治實賓唐氣脈之中齊也先是邑治枕直觸舟爲梁隨水高下通岸之南由月湖以至水尾橫堤數百丈人家綦布兩岸相映如畫適際慶元庚申水與舊齊稍東一帶前既瀕溪後又縈帶池沼仰水提出腹背受敵尺丈寸樣蔑有存者隄岸大半摧毀地盤浸亦汎如稍闇即疑有魑魅夜莫敢行邑政度非所甚急也率曰奈何縣大夫會稽潘君方到官一見喟然曰此如美丈夫眉目秀整而滿面瘡痏甚可惜也布政少定計費於竈耗之餘取材於他山之近鉢積寸累念念不休將半年工役興又一年而形模具時久不雨水落岸出窮其底而築焉基既堅而一石四尺橫縱層砌於其上今其高已五七尺矣民始驚嘆亦多輦石負土陰出力以爲之助岸分高下則舊路也有瞿氏者昔建

橋今甃跨高則民居舊從官貨令悉取以還官關爲通衢亟可以方軌馬可以竝駐櫸柳苑以成行余適歸自都城見別生喜隨所留街路出力鋪砌橋牙中出登岸少南又以周馬帥虎所作三字橫榜於亭楣之上其後爲小驛舍南窗照水鉤簾晚香來者得以休焉亦景物之一助也夫意出於人所不及而譏者可以占爲政之不苟張乖崖守命陵問過客好官員而得張睢陽頹淫鄉之政無他事也徒以入境則橋道脩理由荼猥鄙野無情農市無喧爭靜夜則更鼓分明以此驗其大者必可觀焉與民願於教忽焉豈爲民父母之道哉廬山之下有邑曰建昌其初建學於隆道觀之側而厄於絡輿之兵火或者取晉方士所置七井之一以爲其地上直北斗之第四星宜科舉之士而徙於縣治之旁其規模既陋咸川既久遂至傾敧朽敗非惟縣人病之而令亦病之久矣鄱陽許君之爲令也既視事奠於先聖先師喟然歎曰學校教化之宮也而戚於黃老之荒唐雜於市井之喧賢敞於瓦木之腐缺殆非所以爲名士藏修游息之所且考於舊志之所傳而二李三洪之人物見於蘇黃之稱詠蓋皆此縣之秀也豈以爲今難其人而遂廢其所以興起之術哉乃度地於縣治之西而得廢倉之故址芟夷視之而見後山之延袤左右望之而覩重岡之蜿蜒雨水脈之其狀如帶西山雲居環之其勢若翼謀之父老貲之龜筮咸以爲宜士聞其議願獻其謀農聞其議願效其力工聞其議願竭其技商聞其議願輸其用於是計諸公家之費而撙節之裒之邑里之士而增益之凡爲錢三百萬其半縣出之米五百斛縣盡出之材木則伐之兆山瓦甓則買之他縣夫役則僦之閭民工匠則募其願至者出納之籍則

凡天子之命吏其近民者莫如令令所統百里明教與刑而後謂之政國家以文治洛縣皆立學宮春秋以禮釋奠撰其

建昌縣學記

秀民而養之以公田又拔其尤者爲職事以率之所以教民之具著於令甚明如此然今之縣令往往困於財用之不足而視於獄訟之多變上則制於州府之督責而下則沮於姦民之動搖故一切以刑從事苟以免目前之急至於養士之宮所以習禮樂而勵風化者非窘於錢穀之闕而不敢爲則病於簿書之劇而不暇爲故雖萬戶之邑多士之鄉而聽其廢壞而不葺因其簡陋而不改大抵然也夫今雖畢而有社與民願於教忽焉豈爲民父母之道哉廬山之下有邑曰建昌其初建學於隆道觀之側而厄於絡輿之兵火或者取晉方士所置七井之一以爲其地上直北斗之第四星宜科舉之士而徙於縣治之旁其規模既陋咸川既久遂至傾敧朽敗非惟縣人病之而令亦病之久矣鄱陽許君之爲令也既視事奠於先聖先師喟然歎曰學校教化之宮也而戚於黃老之荒唐雜於市井之喧賢敞於瓦木之腐缺殆非所以爲名士藏修游息之所且考於舊志之所傳而二李三洪之人物見於蘇黃之稱詠蓋皆此縣之秀也豈以爲今難其人而遂廢其所以興起之術哉乃度地於縣治之西而得廢倉之故址芟夷視之而見後山之延袤左右望之而覩重岡之蜿蜒雨水脈之其狀如帶西山雲居環之其勢若翼謀之父老貲之龜筮咸以爲宜士聞其議願獻其謀農聞其議願效其力工聞其議願竭其技商聞其議願輸其用於是計諸公家之費而撙節之裒之邑里之士而增益之凡爲錢三百萬其半縣出之米五百斛縣盡出之材木則伐之兆山瓦甓則買之他縣夫役則僦之閭民工匠則募其願至者出納之籍則

皆掌之士大成殿則徙其舊而葺之講堂與門則買民之廢屋而作之凡為屋踰三百楹而肄業之齋燕息之堂左右之廡庖湢之屬莫不咸備角孔子以至於從祀諸儒莫不有像書自六經以至於百氏之雜說莫不成集其傍有路則環以為垣其前有田則沒以為池設梁築亭以豪橋門積土為阜以壯前門高明之觀不移几席而備田之租歲為斛百五十今增闢之咸益三分之二屋之租月為錢六百今增創之日計一倍之嬴數若之費不出督課而足經始於慶元二年之秋而落成於三年夏六月斧斤版築之役不淹歲時而辦許君於是知先務矣吾見其令不煩而治刑不施而服其民習乎詩書而不鶩於訟其士行藝足以重一鄉村可以為卿相治天下皆建學之效也令名錫字晉之職事之有勞者孔彰

熊望之黃景文張副古董元傑鄧鏞劉俞皆不可以不記

程剛愍公祠記

李伯玉

聖上端平初元彰善癉惡發徵闡幽以明慾程公死節靖康忠義彪炳特官其曾孫東明年郡守林君果俾郡博士徐君堯卨設公祠學宮而以其四世孫及與奉祠盖十有五年矣東嘗伯玉盍為之記伯玉聞之死生之變亦大矣志士仁人寧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大於身也靖康之難大地磔裂日月晦蝕忠臣義士捐軀效死者前後相望故柙師中楊可勝王彥劉韐李綱蔣興祖高師旦死於戰張確趙伯臻張彥遠韓世忠單孝忠賈益謙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諤張甚子潛沈敦張行中郝仲連父子死於守王稟李邈張克戩郭浩朱克恭死於義姚友仲何慶孫劉延慶

光國陳福死於兵張忠文叔夜以不食其粟死劉忠顯鮚以不仕北庭死李熙靖孫逢以不從偽命死蔣宣李福以謀脫君父死以至黃經一內臣徐揆一太學生實盛一從事使臣或以望闕不去死或以上書責酋死或以不忍交矢鏃於敵營死而尤大著明則忠愍李節使王履宣贊吳革與梅程安陳四公之事也龍溪汪公誌程公墓謂與梅公謀結兵擣金營迎還二聖范瓊洩其謀於金金托金帛不如數詰官之在長安者公冒死直前遂及禍焉自當時言之公等身膏斧鉞而時雍秉哲儲及之華職美官一死一生而榮悴判生者信得計矣曾幾何時而喜慍昭白咻賢大明彼偷生浮榮何啻朝菌暮蕣而遺臭史傳與罪涅等若公之精忠大節昭揭宇宙雖世之相後百有餘歲天子哀其忠邦人慕其義尸而祝之社而祀之過其下者屏營太息凜乎如生存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善惡惡藏於神明之舍如明鑑不可亂妍醜權衡不可欺輕重彼亂臣賊子豈獨無是心哉愛惡相攻情僞相惑前有勢利之誘後有患難之驅漠乃陷溺而喪其本心焉達夫歲月逾遠情僞寖深其昭昭靈靈者始不可泯於以見秉彝好德之良不由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也且二氣五行之運何有終極人以藐焉之身自託於天地之間百年寄電生死醉夢如盆蚊蚋興仆何限貪夫殉利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品庶愚生宜何擇哉屈子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後之讀公祠者將惕然於衷而不能自已東請以是識牲石而告來者

贛縣丞廳記

曾丰

贛爲縣古矣本朝太平興國六年開兵一平嶺
百廨俱燼縣治且復故丞永厥也最後葺贛之陽其山秀絶
爲崆峒縣治丞簿廨廩爲丞居其正凡廨得山爲對雖矣況
正又秀麗此好事者所羨也故葺後輒爲暨廂二幕屬迭假
更據丞力不能相挽抗姑俟市廬以居其廳葺否未嘗問何
暇推鼎閱幾丞來與去閱幾歲月哉胡君鎬以下連三永改
秩去好傳致者或爲崆峒宜丞也丞委之似不知德崆峒者
孫君逢辰於是出力爲淳熙丁酉廨始成又連兩永改秩去
好傳致者舉謂崆峒宜丞矣夫丞漢秩四百石爾不足取重
於人故好名士類不屑爲或爲之上官睨其銜往往易其人
故少有獲進者偶有焉又轉而德崆峒山陽呼士爲世出願
所立如何所立是進不進非所計者丞寧有重不重山寮有

宜不宜哉庚子臘余來眡永事旋令首問常平錢穀曰憩於
州丞不與也次問陂池曰賴泉田也無以陂池爲醳若事大
抵於郡丞理之稅青苗俯一歸簿至獄訟令又自任永袖手
可也每坐曹呼吏索常行署罷踏繩牀對崆峒哦五七言詩
以消煩闊佳客至即留與商畧懷共飡不擇糗潟其散不擇
濟主人傔輾臥不知客在室喜輒譁譁不知主人在癸卯臘
吏以終吏告余不覺其久也太息之次吏又追記辭之爲永
猶及識者以告曰今閱五十二年凡閱十七丞矣倘自銘興
沂贛之始爲縣又不知閱幾永寂無聞余重太息來爲永者
泰泰十百千年後沂至今亦不覺其爲久也余雖自磨篆顧
未知終有所立否若不爲可考者遺之安知不與銘興沂至
贛之始爲縣類邪當又三太息不止也乃疏其所得於吏之
姓名刻於左幸來者續焉

盤古山記

南方之山衡爲宗自衡袤而南稍東爲大庾自大庾袤而北
又稍東爲盤古其地界閩粵故吳上游今隸贛余爲贛丞進
取計左矣猶幸風緣得實所謂盤古者久之未偶也逢人歎
勝致中爲之熱淳熙九年秋邑事稍閒會不雨久乃語丞徐
君曰盤古山磴雨所也相與訴吳維而東凡百里山皆童惟
盤古若髽然望之菁蔥突兀始跼背而上其勢遞邐高不
貲其爲數百仞也即之松蘿參天上偃蓋而下蟠虬其東西
崖壁立嘗試投石焉一落頃始至下或徙倚而頻仰也目勞
若蜚足怯將墜徜徉徘徊不忍舍而去矣猶數步一回首
其得我歎賞如此上有浮屠宮其徒法義領焉雖仍故揭其

門訊之莫晰也據方康記本盤固固謂爲古耳余爲言盤古
混沌時神人所爲立天地者天地立矣心不有其功一歸之
大空是山今云然竊意後人思盤古之功因而以其名志之
與

橘溪橋記

章鑄

橘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鄱侯祕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考
之圖志橘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橘木遂以命名或曰衆
流之所會也故令稱曰橘溪橋今且百年矣水齧而敗過者
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源委則知前人
創始未有不爲經久計者自易木爲石蓋嘗買田以爲歲修
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迺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
不常慮以所入貲其妄用橘之頹圮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爲

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租歸於官存五之一以贍掌橋道者始
輟已俸十緡助之餘則於綱常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
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起廢來者不容遁其責矣是
屬上饒邑佐游君幼董其事不七旬而告功橋之趾創者一
修半者二衛爲尺十有三級七十有四爲欄爲楹悉完之費
八千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
爭助成之余懼夫郡有作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故刻之
石以紀始末

寧都金精山記

曾原一

金精山在寧都西郊十五里未至縣一舍外望仙石飛雲丹
崖翠壁煙霧明滅知爲神仙所宅出北門渡拱辰橋折而西

入至蒼山簞當谷石峰巳斷啟奇鼻屈坐作伏獅狀頭衣
圓石如懸鈴是謂獅子峰入青牛峽清澗怠前倉奇不一名狀拏龍而驤馬圍立而
岸擁道山氣清翻怠前倉奇不一名狀拏龍而驤馬圍立而
屏張裁者玉削跋者鵬飛銳者圭列展者旗揚界立者如劍
剖錯分壁峙者如鐵城環門冗聚者蜂巢蔽壘石脂搖光者
膏凝液流高岫出泉者炊氣鬱蓁千奇萬異駭目悅心石之
著名者十有二峰仰子其一焉徙倒而長承以盤砥如蒲苻
出擎蓋中者蓮花峰中孤木枝葉扶踈如帶葉梁行者仙
者合掌峰也雙石顆中出雙峰合峙中劃至麓如僧作禮梵唄
人乘雲空中語曰吾金星之精降治此山汝宜爲民立壇祈
桃峰也削壁巠色石紋鑿縷拂布石面者披髮峰也怒猴盤
福尚妙躍謝仙已沖天矣僊屣猶存其五
道眈眈視者伏虎峰也林木蔥蒨蒼翠欲明青翠微峰也
飛升時歌詩十八章今
闕洞前立與靈泉仙龕對者望仙峰也瓏石磊砢璀璨石最珍也

臨川縣學黃勉齋祠記

黃義明

聖人之道具於人心而散見於日用常行之間儒者相繼講明以扶植斯世去聖逾遠學術分裂異端之教興焉而老氏指窈冥昏默以爲道佛氏認靈明知覺以爲性高明之士學其虛曠便其簡捷靡然從之而吾所謂學問之士往往體認之不精植立之不強發揮之不善遂使世之人亦謂聖賢之學爲無用之器嗚呼不有眞見實踐之士隨試輒效亦孰知吾道之有實用耶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嘗宰臨川距今三十餘載士民猶懷思而樂道之果何施而得斯於人哉子朱子接孔孟周程之正統遊其門者衆矣而志堅思苦吾遵有記獨以許先生蓋嘗聞先生之始從文公學也夜不就枕倦則隱几少寐而已知心爲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求也則於丹書敬勝怠之語洪範恭作肅之訓深致意焉謂學問無窮不可以輕躁浮淺得也則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盈虛消息之機古今興亡成敗之故悉致察焉敬神宇之精明毓性天之純粹存養猶恐其未熟也尚入於淵泉細入於毫芒探索猶恐其未精也迫夫眞積力久雖空乏之拂亂交至乎其前而動心忍性曾無幾微出於顏面望之使人意消不待考其行而知其爲君子人也此豈規規文字言語以爲學者哉故其爲政遵守法度而無世儒事制之病通達事變而無俗吏簡便之私臨川成辰已巳間歲大侵趨利者爭浚米於下流先生多方以遏之先是有女巫出入宮禁魏壇親道姬著交結挾之以軒輊臺府先生破其簧鼓之竟莫能撓嘗曰民猶雖也令其毋也得食則呼而哺之爲寓之來則張翅以背之愛人

之切如此宜乎剛毅果敢不屈於權勢之所臨哀矜惻怛當及於匹夫匹婦之無告者獄訟繁囚吏率視貨爲輕重先生不時往視人得自言無有冤到爭者愧悔或至感泣政事少暇開誨後學聲聲不倦道義之交多聞識之士訪問講切不徒以通下情抑亦爲進德地也始至視事以雞鳴丙夜乃息人謂智爲而已終三年如一日始歎服爲仁明暢而訟獄稀信令孚而催科辦一邑之事處之沛然臺府牒訴之疑與有所憚而不敢決者一以委之凡所剸裁犁然當乎人心聲望益著名公交薦至有未曾識面者厥後守漢陽守安慶四方想望風采爲幸雖知其賢且才實學竟不盡展豐城李君義山誦先生之言而悅之來尹兹邑是則是傚刻意植德之好秉彝所同矧於邑人遺愛猶有奉之以示儀刑教化之先務也令尹以義明於先生親炙日久俾爲之記後之學於斯長於斯者能自得師爲是又令尹孝拳之意也淳祐初元七月既望記

象山書院記略

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槪念勞朝碩儒咸賜嘉謨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庸示存養於時愈湖楊先生我先人潔齋先生有位於朝首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尊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前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選彊成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意爲之來則張翅以背之愛人

也

端平江閣題名壁記

劉克莊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爲安撫大使治江州而洪都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爲衛之請閫移於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升府閫復於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焉端平三年春北師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參贊軍事及黃公去而直寶文閣陳公垲實來修江防築軍實結民心厲士氣用能暮歲之閒元列城爲大府故弱勢爲強形暇日命鼐石於壁紀移閫歲月始氏自黃公始且堤溧州刺史韓愈爲觀察使王仲舒記滕閣事仲某筆之某雖

文學愧愈然竊文公賢逾仲舒況閫之建置重於閫之廢興此之營繕急於彼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浮陽據天斡之中上聯夔郭下接昇潤自昔立國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亮溫嶠第一流人臨之當試憑高而望江山歷歷其感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皇帝移閫之宏模聖天子紹武之英算可謂深且遠矣某以屬城事統府設有羽檄猶當悉敝賦以從執軍禮以見其何敢有愛於區區之文乎顧承命紀事詞樸而核他日公奏率三軍將角諸鎮乘風聲鶴唳之勢奏蒙衝鬬艦之捷某雖衰傭草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焉

味書閣記

吳子良

閣在豐城山閒名于賦潘公也筆廣微索公也徐右司德夫

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於朝門以其所讀者爲天子言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省禮出放還故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苦而光顯遒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翻翻語流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寧能常味此無味之味邪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宏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諳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與使其果深於書捽茹山雌也脫粟太牢也苟爲不然如啗土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與或又笑曰閣僅三間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逝笄大夫之議臨春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渝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人之事具焉古今之變合焉爲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出則爲道直爲名臣處則爲高士爲全人是閣與天壤俱敝矣弗記可乎

三先生祠記

吳子良

聖天子臨雍進周程張朱五君子於從祀薄海內知鄉方矣顧朱子所與反覆論辨若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象山陸氏各以其道鳴東南士不敢沒也則所在學多祠之而豫章獨闕焉子良以提學攝府事念莫先此於是始祠三先生在從祀後或謂朱子於南軒論最合東萊已小異象山則大異矣合祠之何哉嗟夫此說起道術之所以裂心學之所以悖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言道本無黨

偏也道本無黨偏心其可有黨偏乎近世學子互立標榜曰某自朱氏某自張氏某自呂氏陸氏陽矣哉夫當諸君子在時祇見其心之同豈必其論之異縱其異也同者固自若也何謂同同於扶綱常同於利義利同於修己治人同於愛君憂國而已且夫道有體有用渾然天性之中而無物不具者其體也森然事物之際而無理不形者其用也學有知有行不徒揣度以爲知而必著於行者是知也不徒茫昧以爲行而必循於知者是行也世固有博考古今遺稽文獻而要領實洞於淵微則所謂則迷淵微則隔者矣若夫實明於要領實洞於淵微則所謂古今文獻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爲刪詩定書討禮正樂而修春秋者也此朱呂之道所以本無小異也體用未始有異故也世固有直指本心自謂見性而等級則蹴工程則疎者矣苦夫實迷於等級實窒於工程則所謂指心見性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稱先覺爲堅心之精神爲聖知二知十爲四賜優劣者也此朱陸之學所以本無大異也知行未始有異故也嗟夫聖道公淳不可以專門私聖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羣聖賢之旨則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則可以補羣聖賢之遺敎爲異同哉爾後學之士其必合朱陸之於顏曾思孟合類濂洛關閩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泝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孔子之學即帛益伊傅筑呂陸之說泝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泝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類濂洛關閩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泝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周召之學也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然則今之合刱三先生也宜也非爲三先生設也

韓蘄王賜田碑記　　韓秋

竊惟臣先祖昌世忠丁時厄運際會風雲始名震於西陲繼威行於河朔擎天霸府復辟臨安廢戰懾鄰決策定國佐成高宗皇帝中興之業猗與盛哉而閫廣湖湘劇寇充斥師老無功宸宵旰以屬先臣曾不數月兇渠悉平三方就畫捷書來上高宗皇帝令劉與內外諸軍各務奮厲時先臣位已師保節兼兩鎮駿功異數煜煜耀當代第鄉里彰武翦於我境家無寸產方握重兵或謂明哲之圖在所當講於是有請於朝欲買新塗籍官之田上開之親御宸翰舉以爲賜朱臣抗疏控免恩賜終閟俞旨且有奬諭之詔洪惟高宗皇帝素知先臣有徇國忘家之志既表其忠矣又賜之上田以爲諸將之勸故御札有曰非惟示朕之私亦聊以旌有功也厥有旨哉略回之帝旌功之田祖而父父而臣七十三年矣奎壁所

往百神固當呵護魚梭蜂私憂萬一遺脫遂踣不振謹登堅珉寅奉賜莊以侈千載一時之遇以永億萬斯年之傳子子孫孫當飯必思其所自上圖宗祊之報下顯先臣之志云

儒學二賢祠堂記　　危和

崇仁之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二人焉其一祕閣修撰敷陽公澈其一環溪居士吳公泝也修撰自少慷慨尚氣言不少屈靖康初應詔條奏政五十餘事爲三巨軸廣置卒不能舉州爲選力士負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公毅然以口伐可汗自任願殺身以安社稷恐上不之信則請質二子一女身使穹廬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黃潛善汪伯彥秉政公伏闕上書力詆其短汪黃不勝憤以其及宮禁事遂

江黃於散地贈公承事郎仍官其子繼又痛念不已引咎自
躬至有八年於茲一食三歎之語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且
官其親屬二人賜田十頃以卜其家居士少年結菴讀書已
有高世志惟以母故將求祿仕以爲迎養就試有司且歎所
著書於朝既一再不遇而母卒即廬於環溪爲終焉之計嗚
乎疏食飲水之曼如動止語默皆可法象闕門千指所以和
鄉閭之間薰其德而善良者蓋多也於書無不通下至百
家九流莫不貫穿其所著述殆數十萬言易有玩辭有變
占禮有本志圖論老子有解易又有通解有文集有通言而
名教有關於風俗天下之人聞而高之而況於其縣鄉乎哉
修撰止祠於郡庠縣則未舉環溪雖祠於縣學顧位偪而嗌
於禮未宜嘉定十六年曹城范君應鈐縣政告成乃新學宮
即講堂西偏爲屋四楹翼以兩廡中書二公像而祠焉丁
祭明日則率其僚與諸生陳三獻之禮百年閒典一旦興行
疇昔權宜今正厥位邑之人士願聽咨嗟漸靡盡變成以記
請君君辭不自爲則以命其同年生臨川危和和敬惟修撰
以布衣之賤非官守於朝而憤世嫉邪之死廉恥居士學成
道存宜以用世而韜光不耀自全其有死生大矣當貶殊矣
而不足爲之慶何爲其然哉安而生不若忠而死不若廢而
貴不若無所虧而賤方其引頸就戮老身厄窮他人處之沈
若未易由今以觀汪黃之惡人謂斯何而修撰被國恩榮亦
節萬世同時輩行仕宦者豈無顯官類多名隨身盡而環淳
之學往往與河汾拄傳疇得疇失必有能辨之者范君爲邑

特出而表之以風厲其民可謂知所先務矣和於二公實兼
梓後學雖其生晚不得執鞭晏子爲御李君而誦讀詩書不
無尚友之志乃令得以無似之文薦公祠下獨非榮耀乎

桂巖書院記

幸元龍

桂巖書院在高安郡北六十里唐國子祭酒幸南容公之舊
址也山之發源自桂陽池至於慈雲過祿原蟠坡盤旋至於
神童林翬而清脊秀而豐一山自右而左者如帶上有祭酒幸使君祠在焉環兩山之
一山自左而右者如帶上有祭酒幸使君祠在焉環兩山之
間廠地遂而深水泉清冽而草木叢茂者即桂巖也面鳳嶺
雙岫出碧背慈雲千巖競秀白鶴峰聳於北晉宋神仙所宅
暮山虎踞於南實參淪之故居烟雲吐納明晦變化丹青莫
狀昔嘗卜此山開館授業有孫曰軾以成通七年中三史科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六　藝文　七
中科二年爲太子校書部家徙於郡而書院自是蕪矣子以
嘉定辛未叨春官歸待次林泉披閱圖籍喟然欲復舊觀洒
掃蓬蒿攀山取徑列以青松間以冬青半山翛小亭曰紫翠
迂迴而行東至於古松枝葉婆娑清風間生殷殷有鳴琴聲
松下有小坡世傳祭酒枝履所憩村民至今以春秋祀之路
折而西脩杉夾道至於舊址蘭蕙幽芳竹柳球雅因植桂百
株貽草堂數間爲齋者四講肄有舍庖膳有所益國周公爲
大書扁曰桂巖書院復得魏公鶴山區曰桂巖精舍日與諸
弟課書其中相勉以振祭酒遺緒庶乎此名之不朽也按黃
溍中和二年二賢祠碑祭酒其先溍州青池人萬歲通天中
茂弘永南昌固家高安之洪城里地里志載溍州即渤海郡
而高安其洪州屬邑故柳子厚送祭酒歸使序謂渤海幸君

而林寶元和姓纂載祭酒洪州人云

梅子眞祠堂記

漢政不綱風盜圄柄士大夫精銳銷輸南昌梅子眞去官歸壽春上書赤墀宏肆識切蔣嗣專政子眞捐室家藷散吳楚間高風清節拔乎流俗所至踪跡隱見人相敬慕以爲神仙去而見思競立祠宇宅仙觀其一也觀麗新昌縣縣在漢屬建成邑於南昌郡距建成縣治四十里曰梅墩子眞所嘗趨焉爲閒一水曰尉山子眞所嘗棲焉界高安新昌有小溪溪有橋曰迎仙西行六七百步曰尉田子眞所嘗田焉田去宅仙半里許觀舊爲子眞祠唐人崇尚老氏其徒趨時射利易爲老子宮而子眞之祠泯矣歷宋開禧凡數百年未有訪其遺蹟三年七月旣望

里人陳釣秋風步履傷今思古緬而有懷陰盛陽微金鐵爲飛而子眞之風獨不聞於天下高山景行徘徊不忍去乃率里人塑子眞遺像祀之堂上論世尚友以障頹瀾索記於予予善乎子眞人皆縮氣不敢言而鯁懷讜論之獨露利祿迷復而高飛遠舉之不汚生亦枯槁矣而聲名流風乃與天地無有終窮其視諛以取容榮於朶頤等草木於俱腐者孰得孰失哉方今之時陳君乃能寓意子眞之祠可謂難也已

雙溪屺瞻堂記

虎山之衷垂北有屺高安幸元龍葬母其上而堂焉四時登瞻觸物傷懷睠而春濡南風薰皐時則動蓼莪勞之哀寒風淒淒草木黃落時則興霜露悽愴之感追昔俱存爲樂洒淚成血即欲穿荊蘭之衣以承救水之惟不可復得翹首歎

淨慈寺屯田劉公凝之祠堂記

屯田員外郎劉公凝之高安之根堂人登進士第仕爲頴上令以忤上官歸隱廬山田於落星之灣綦積爲騎四十年忽窮如鐵石號西澗先生嘗與嘉禾陳公舜俞自南康反鷄館於里之淨慈寺留詩壁間歲月寖久而其辭磨滅高風餘韻徒空寓耳聞花野草過者惆悵成都范公擇能以嘉定戊辰來宇高安省訪遺躅庚午仲春以公帖之餘委僧祖秀立像於東廡元爽之室俾後人挹其氷清玉剛可以激懦而律貪嗟乎今之爲邑知所以表賢勵俗者希矣有公如此不其高

哉公大父太史諱祖堯字淳甫元祐名賢也爲政知所先後益自有家法焉耳屯田名漁共子恕字道原神宗時與太史被旨同修資治通鑑官祕書丞死太史誌其墓士今百三十有三年而公復來與屯田之祠民德其不歸厚乎祁秀獻工屬余記之因紀歲月俾刻諸石

高州高胡墳記

秦綱解紐楚陳涉起新縣鄉多殺長吏應涉劉季起豐沛項梁起會稽豪傑動雲合豫章陳夫乞率徒蒞蠭以祭黃帝蚩尤寒於山之陽楚懷王遣沛公扶義入關絕嶽以祭黃帝蚩尤寒於山之陽楚懷王漢中後以都尉擊羽夫乞率其萃徒及之扛里從下成陽王漢中後以都尉擊羽將軍定燕高帝六年論功割符封夫乞高胡侯邑千戶孝文四年襲謚忠侯子程襲爵薨無後除國卿里即其壇祭黃帝

蚩尤所立高胡侯廟以祀之水旱疾疫諸禱如響應有淳永平二年斷碑仿惠可辨歷漢而宋寥寥千有五百餘歲血食不絕非功德及於民而能乎

白雲山超果寺記

高安郡治之北抵新吳縣界有白雲山巍然雲漢其麓有寺曰超果水石之勝環萃東一溪自富坪注爲珊瑚泉西一溪自章山注爲氷枝谷兩溪之流於龍爪泉之上寺杭兩溪之間始與於唐僧惠海英宗皇帝改賜今額藝於紹興兵火山靈不安歲多弗秋凡六十七載歷開禧丙寅天災流行徧詩祠莫禱先府君舉鄉民禱其所谷風雨興甘霖隨應其夕夢一僧龐眉豐頤來謁訊其來徐曰予超果寺開山野人也寺廢久矣待君而與先府君爲重迴屬紫庭仁覽政和二年封沖道眞君晉人也父諱載字[illegible]

之翌夕夢一青袍烏帽拜庭下曰吾白雲山之神以公長者來拜先府君忘悟屬意起廢力未及嘉定戊辰冬疾革遺命諸子庚午孟春既終先府君棄事即與諸弟遵舉治令鳩工度材鼎新法堂翼以行廡佛殿中繚兩祀肖植華以像貌表以門牆井廩庖湢以次具舉落以冬十有一月明年季春朔奉郡邑之檄至百丈監之寺名僧宗壽開山住持以寺側隙田百畝命寺僧歲會所入爲祝聖香火之供以其餘奉先君祠宗壽福之長樂人受業於高安之延慶寺入超果振厥惠海規模魚鐘鼓磬響動山谷仲秋首建後堂翼以東西二閣蒔杉植松山川改觀其興未已也姑記其俶以詔不朽

高安沖道黃眞人新殿記

委世翛而鬱清淡捐利祿而遁山林自漢梅子眞而下鮮若人矣若高安黃君紫庭其庶幾乎黃君晉人也父諱載字[illegible]石舉孝廉官至御史大夫惠懷以來玉政不綱君子見幾飄然遠翔紫庭仕尚書雅好佛歸西山從許旌陽遊故宅在高安郡治東十五里至唐爲祈仙觀我眞宗皇帝改賜大中祥符靖康之先宮殿廡廊金碧照耀與道遥福地爭雄厄於兵火所存無幾僅於三清殿以祀紫庭香火逮羽士閻持盈輩觀事甫即舊址作新殿凡用錢一百五十萬經始於慶元丁巳落成於明年移紫庭像寓焉以初殿奉三清從古跡也子觀紫庭同時修鼎鐘之貴態炫貌蟬蛻之榮顯者不知幾人然百世而下使人敬畏翕然歸重迺屬紫庭道氣浮於世表惟尊行誼而不尊勢利爲耳士大夫勝溺勢利迷復終身開其風得無愧乎紫庭名仁覽政和二年封沖道眞

人田爲紀其大槩至若舉室僊去遠宦暮歸化龍有杖煉丹有井則殷崇義碑刻尚在子故畧之

滕強恕

平政橋記

袁爲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大江負城兩崖東爲驚湍奔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爲宜慶元六年郡守李侯訖始一新之詎今二十年刓敝圮闕不可頓足負且行於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余乃括公庾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倉之餘以佐其費命户掾高君炎董之取材鼎新法堂翼以行廡佛殿中繚兩祀肖植華以像貌表於山取工於傭閱月而成規制侈於其舊翼如煇如車輪焉足其行千千履月載星担若通衢民咸便之橋始名永濟今名自予始也夫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四大國之衝登進於民猶勞甚力以車濟涉本不爲過而孟子非之國雖小安可

無政非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不與其如身而已後世不知出此施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行小慧則擿伏立威有若趙廣漢皆草率以喜懼移人務自衒耀此子產之所不爲也而可與言政乎予以迁拙來守是邦日與邦人共此安靜之化若曰達道干譽立威取名則非予志也故因一橋之成以告邦人高君廉已律下能使廩有餘粟以佐公費又出力經畫以成厥役是役之成皆可書

家坤翁

重修撫州城記

郡在東漢爲縣號臨汝六朝記隋唐爲郡號臨川所治在臨汝中相傳赤烏乃其故址郡乘云唐寶應初刺史王圓徙兩陲莫得其處至中和末危全諷徙今治非也稽今諷梓刻及兩碑當時州城乃因圓之舊加築無所徙惟子城舊在西陣

地景下實徙之蓋州城當寶應初即止於此距今五百四十載子城自中和距今亦四百二十載皆既云徙今猶在西者蓋其方不易特去而乘高就正爾以山川形氣蔽之州城右控引臨汝前後則納其源鎮其匯赤烏西迴臨水氣卑陋令城居高明得地勢然東濱汝水故子城州宅居西欲累當臨汝中阻二川而建州就中氣而建治尚法卜澗瀍宅土中之意自全諷興築後五十餘載南唐周宏祚嘗修葺於晉天福先後述作實搶攘使之自聖人有作天下一家撫深居內地城築弛曠二百載建興時際多虞王君仲山嘗因其陋加補綴又九十載至紹定間猶人弗率黃君炳始悉力鄰治建其郛濬其池益宏且肆深廣殆中和以來所未有內是三十餘載又廢不治榱題湫闕諸門欹壞撫今昔念興廢者爲之慨

歎蓋自唐訖今五百年間守土者不知其幾能興廢者纔四人而已大率敵國外患之來則城興燕安逸豫之久則城廢則擿伏立威有若趙廣漢皆草率以喜懼移人務自衒耀此侻仰一轍不謀同情易之泰九三上六其又相應城復於隍之象維著於上六道窮之後無平不陂之兆實基於九三道通之際信乎盛興成毀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國家者先其未隳逆防其陂則城可以不隳平可以長保磨礱者不見其損積累者不見其益也斯城久否屬當彫瘵無厚力以鳩僝工泰而通之必於漸乃時計其贏度吾所能而葺治之城之隳闕者四補築而加以甃門之敦壞者十二繕治而扶其顛日而年寸尺而尋丈庶幾積小培高城有可興之期然念人情終始勤惰不能一官府更迭去來不可常書用識之以望後人非徒記其事求自衒將以致吾城於堅高悠久也

三陸先生祠堂記畧

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與梭山寬和疑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其資固皆近道矣梭山篤信聖經言行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緝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軻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惜其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爲學錄教官紀綱庸而蠹弊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然其爲海內儒宗道德係天下之望恨未得施其一二爾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能定

能辭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行若安行粹然純
儒也蓋學之正而非他者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
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事有實事行有實行之人所謂
不言而信又曰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夫道
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
千萬里之遠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
之神此孟子之實學可漸積而循至者故先生嘗曰孟氏之
後至是始一明四方開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
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以是隨所發
明類有感物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甚多然則其學之可
貴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所恨者道明而未得盛
行滴上而致君之志僅見於奏對下而澤民之道纔見於制

門其未用者無窮使假以年聖域固其所優入而過化存神
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亦其所優爲也就謂其年僅止知命
哉校山諱九韶字子韶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史秘書
葉公夢得下車之初慨然曰非所以厲事也乃命郡博士趙
與輪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即鳩造祠廟三間其
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
池池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嚴皆前所未有也
左俑以表公樊次俑以傳公子雲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
至仲冬而落成厥後祀斯祠登斯堂者如親侍三先生焉其
不躍然有興乎由及門而升堂入室其不有等第而進者乎
公以恢之先君親師先生必嘗有開以記下屬辭之不得乃
謬犯僭越而遽所知者如此亦或庶幾可以考其淵源之大
略與

南豐先賢祠記

陳宗禮

文章非小技也三代而下惟漢近古唐惟昌黎能復古繼是
故矣宋以文治一興滁凡革腐襲與三代同風而士以文名
者稱之嘉祐中歐陽文忠公以古道倡南豐之曾眉山之蘇
眉起而應眉山父子兄弟稱千載治亂成敗得失之襄參以
當世之務機圓而通辭暢而警立言之有補於世美矣然求
其淵源聖賢表裏經術未有若吾南豐先生之醇乎醇者也
先生初登文忠公之門其說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又
曰趨理不避榮辱利害相與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則先
生之學非角聲名競利祿之學矣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也故溢而爲文辭嚴毅正大不詭不回援孔孟之是斷
戰國策士之非舉典謨之精正司馬遷以下諸史之失如鍼
指南如藥伐病言語之工云乎哉蓋眉山父子兄弟文之奇
南豐先生文之正奇者如天馬如雲龍恍忽變態而正者金
之精玉之良凡物莫能加也帝之暖粟之飽不可一日而無
人莫知其功也以斯文明斯道淑斯人古所謂鄉先生者正
如是沒則祭於社禮也而由元豐迄今二百年尚曠典歲
在甲寅楊君璉來守盱訪求文物之遺慨然掇郡帑之餘下
屬也進委富而才者度地建祠以慰是邦士君子之思乃於
邑之泊陽劉革取曠刊突就平爲堂其中而置像焉翼以兩
廡前有門以謹閽閉後有堂以庋衣冠之來聚者經始於乙
卯之夏至丙辰之春落成於是人無遠近皆知斯文愈久愈

光而喜斯道有屬也觀像思人紬文見道必有進不自已者豈但爲觀美哉予嘗竊祿中秘遇當陛對嘗進先生之文之道請賜謚立祠以光往哲以範後學朝廷既以文定易名賢太守又爲祀以從衆欲予適需次與觀規畫郡邑之士請書其本末遂不敢辭初宣力助費者譚夢麟偕其子日新續之者羅仲圖協謀營度者邑士徐誼張有聞嚴高時實祐四年正月望日記

重修千金陂記

嘗讀杜君卿通典郃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縣南造鉤盧陂累石爲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雚蓄溉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後杜詩爲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以前有郃父後有杜母循吏之流風善政民到於今稱之惟掾爲郡以二

水合流號曰貳汝考之圖志臨川水在縣西五十里源出宜川以今地勢觀之合宜黃崇仁諸水由郡城而西趨豫章於彭蠡此臨水也汝水源出南城爲旰自旰入石門爲汝由郡東過文昌壩遶北城至西津與臨水合郡城之山發跡軍峰重岡複嶺蜿蜒起伏北行二百里至此爲二水所束止爲回環繚繞如玉圍腰金石臺屹峙於外故里識有臺分堰合之語川融山結鍾奇孕秀人物瑰異生聚繁庶江右之巨鎮也汝之上流距城七八里舊有支港決而他出又越二十餘丈方合與正流相爲消長若支盛則正壅塞衆可涉越旬不雨則絕流地脉枯燥風氣渙散自唐已有千金陂遏支而行正然陂常潰決紹興間郡有富民王姓者極力築隄以捍歲久復毀嘉熙間太守計院趙公師鄴嘗經營於上流順地勢之直別鑿小渠引水以至擬峴臺下事未及竟傍無障閼復成絕潢後之來者顧瞻永歎欲作而復輟者屢矣今邦守祕遇當陛對嘗進先生之文之葉公夢得莊事之明年燕凝坐嘯適酌輿言欲回其瀾鳩工飭材浚廣舊渠築陂絕江以灌其內陂長三百丈渠廣二十丈財用之幣餘而不侵經費工取之備雇而不科夫丁一竹一木厚酬其直民樂爲市咄嗟而辦源深流長舳艫相接氣聚風宜漸復舊觀是役也肇於淳熙辛亥十月二十日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見者咸嗟其成之易也三衢徐三錫實董其事頗有心計之助爲或有倡爲浮議者曰旰城歲餉連檣巨艦順流而來渠恐難受殊不知綱發必俟春夏積雨巨漲然後鼓楫而下此邦亦然若只常流雖無此陂亦罔水行舟也此一不足慮或者又曰溪瀆而東多歷年所率爲筒車以

資灌溉陂而絕之人失利殊不知東薪囊沙豈能涸流今西港述陂新陂綿亘倍此而下流自若此二不足慮又曰鱣若之舟必夾私販若經岸下應有檢梶多爲誇議殊不知前此郡務亦布津關其越稅者未嘗無禁豈以陂而苛征此三不足慮又曰東門長橋民不病步若水復古道或至衝齧殊不知橋數十眼受水甚寬前此固閼屋裂於風矣未聞址圮於水也此四不足慮所可慮者閱歲滋久竹折木腐貲之勞費莫繼耳以今計之錢僅一千緡米僅二百石若歲加葺各則十之三四少則十之一二然以一郡之力爲之亦直易事特在後之賢侯加之意爾因俾前郃後杜之歌專美於南陽也郡侯俾與輈識顛末刻諸堅珉故不敢以膚辭姑勉述其槩併俾以剖或者之疑云

大庾五嶺之一也踰橫浦而南陸行十餘里山行五六里盤迴線曲躋於嶺巔界江廣之交石壁對峙是爲梅關南去曰雲封六祖大禪師之法區也自漢元鼎庚將軍成開而梯江公刊山剔石而關始通自咸亨六祖始名白唐開元張曲江公又鑿渠引流水環屋上下蓋嶺嶠清絕處也世言得法而寺始稱青山清遠之至是師置衣盤石大鑒傳衣鉢於黃梅以歸僧徒追躡爭之至是師置衣盤石之上若莫能舉及卓錫地間泉湧出後人即其地爲寺大門之上以貽永清下惠永清善學祖師乃今日獲聞第一義諦因次敘其說使歸刻之以詒後之出入是關者庶其無愧於嶺上以貽永清之笑云

重修永新縣治記　張洽

永新縣廨舊有記文林郎胡諶之所作也胡公實建之始以紹興庚辰終以嘉定己巳五十年矣火於咸淳丙辰又十有八年予初至官棟宇故傾而獄訟日煩慨爲甚囚多疾死乃先鼎新其獄次年遂建廳事以達於吏舍其冬又次臺門而新之輪奐有加於舊視所謂毫釐無取於民者亦迥無愧今年將新其中門適有池陽之命乃不果作以待後之君子胡公之記石磨滅了不復存紹興初紫必勝修縣圖經續胡公而後十有二人今復參諸故牘得紫公而後帝公實至治任罷之年月并寫胡公之記與其人而刻之庶幾後者知所興起焉

修學記　劉德秀

豐城爲領吉下流地勢窪甚歲春夏水暴至方縣數十里陸不知其幾千丙也車之出乎閭者不知其幾千丙也我從其後而門之其人勉於職者勤於政者心於民而不敢苟者則人必曰此賢者也才者也其戈矜鑫殃民偷安歲月媒身而職之弛甘利而政之荒則行路非

歸道但無橫溢幸得迄穩事歲以爲常淳熙戊戌水齧縣上流之岸曰觀巷未幾又齧下流之岸曰聶家墻始除甚微費上可室吏嬴民情弗究弗度歲歷滋久至大潰決由是傍近之田無稔歲熟視莫可奈何慶元丙辰永嘉林君仲懋來作邑政洽所急務衆以是告君課吏具水所侵戶以爲計者八千一百有二田頃者六千二百六十有八米不入民吏者所石九十萬有奇租不入公庾者爲石五千有奇嘗以白是常慨然爲來客誦之未及事裁即疏請於部使者會轉運判官趙公善悉捐緡錢出粟稍所寬委於是以身總役而分董其地於是若科又裒公容俱遣屬按視復命曰信則共捐錢出粟不能歸則徘徊而責成焉林君於是以身總役而分董其地於是若科又裒於官浮屠氏之有幹力而畏事者共集之上游以戚下村以致鄉官之賢與鄉士之有信義者校選民之能於貲而不逸者一人爲之長授以畚鍤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凡十八處增築稅亭石塢以殺上流水勢俾不得銳出石隙所以實捍衛計者甚至通共庀役五萬三千七百九十有五無一敢譁曰茲役也甚重且艱非賢部使者之恤民隱賢令尹之累土爲六級廣下而殺上下之址爲丈二十有五而上取四尺而修則七十丈矗冢墻爲級者四視初之一高二丈有四尺而修則七十丈矗冢墻爲級者四視初之一高二丈有四尺而修又半之高五之三而修又半之又以其巷址廣五之二而上殺半之高五之三而修又半之又以其餘力培子隄凡十八處增築稅亭石塢以殺上流水勢俾不得銳出石隙所以實捍衛計者甚至通共庀役五萬三千七百九十有五無一敢譁曰茲役也甚重且艱非賢部使者之恤民隱賢令尹之來謁曰茲役也甚重且艱非賢部使者之恤民隱賢令尹之銳於興利除害莫先舉煩爲記久遠余曰父老言是大事敗於忽功嗛於成父老誠知茲役之重且艱也體自今父兄勉弟相與護視惟謹罅苴漏補使無底於敗與隳後新令至首舉以告上下相戒以無忘厥初則禰父老得以裕生

社倉記

劉辰翁

吳翁先生無位而一食三歎無食而急人朝饑他日懷編書示予獨欣然如有飽色曰此渝邑西溪劉氏社倉約也人人有此心亦人人能之而不爲蓋吾與子之所共愧也彼將祈予記其倉予欲傳其約於鄉自是常愧然爲來客誦之未及記而先生卒其邑彭君幼遠來廬陵委先生諾責於予予潛然受之曰此先生志也前年吾鄉旱既甚大家逆勸分閉餘粟冬春無所得糴鄉人之攜持叩閽者紛紛不能歸則徘徊浮橋間中江赴揚市而奪餅餌盤飧以飽者起責之仝則舍哺而走橋亦中江赴焉領橋者告予曰每夜夫婦相泣既而水聲如投石者不絕及旦乃已始不可數也彼特中人無策羞見閭巷故出此而官以道殣告者一朝而百餘不與也於時吳翁流涕解衣易米更相爲粥以食饑者其後上捐義倉和糴數萬石深山長谷幸忍須臾食新矣暨鄉都轉致強者乾沒僞占弱者擇輕受少獨區區籍虛聲出藏粟耳此無他無社倉之故也使廬陵所在有社倉者何待後時輾轉望施天上政術不存倉猝補救雖仁心仁聞無益今世皆無能爲者必曰士士亦妄自菲薄如西溪劉氏才二三十人人貸穀二三十石或百石二百石止解既得千七百餘石貸之三歲歲收息視鄉人殺其一再歲殺其二三歲則穀本可償矣息自爲本矣穀則君穀而鄉人舉子者當能言矣又三歲十歲以至於無窮子子孫孫與是倉終始而穀亦不可勝食矣此社

倉法也夫數石之穀節於口腹豈人所不能哉士皆若此何事不可爲渝西無富家劉固士族僅足爾聞社倉者不暇自量沛然各修其可願而里中窮士如彭君者又爲之奔走後先控拯爲助亦甚盛心矣人以善小不足爲孰知斗升之水有大於西江者哉向之死者非盡餓孚人命亦夫矣向之死者非盡餓孚人命亦夫矣向之死者非盡餓孚人命亦夫矣

為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死至深城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即反其辭告之曰朝廷為奴臣誤至此若等宜盡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違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與余曰公得死尚何言當崇政殿之問淵聖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既誤其說又強以致之命不死乃當公風心裁當其讒陷城下痛哭以死守之命非此君父之命也此君父之命非君父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也此君父之命非君父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也此君父之命非君父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也此君父

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徼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揖公卿大夫錄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予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爲有天道行焉士修於家試於鄉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積累裹糧趨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疫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己也大是邦也者

世修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焉蓋益可書也已是莊創始於尚書胡公規款於學者來二千二百餘有奇前丞相蔡公夢弼爲郡增六百三十餘有奇前教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餘有奇前趙侯興楣增四百一十餘有奇自二教創後施君郁鄭君師皐增二百五十餘有奇合今所增通爲來六千一百餘有奇以學論提點莊事劉少南張敏子云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爲州凡二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爲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者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爲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爲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廬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勒諸珉以詔不朽洎來吉基本遍付諸獄不二月遂嘗以空告由今推之爲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闊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以理君爲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爲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何嘗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爲不冤獄空遂爲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幾人得閑而來受替而去其間可紀之蹟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能配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自書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惟成康時曰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至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人以爲奇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不過三四見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既如此其難而區區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君之事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曾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爲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爲乎其人此亦所以初爲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亦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爲自南渡百

足哉君姓洪名松龍嚴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宰酉之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君祠邀余爲宇曰元皇之殿既爲從事六月殿成以書諗曰役之初興君實來蒞爲之書請卒記之邑爲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鼎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獻者歸焉維柳實接壤梓鼓數震令初至適江上有警挪寇益乘以騁周旋軍旅不得以閒事平令謂吾幸爲禮義邑雖僻儈不容不爲俗化地況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實之士獨無所敬祀會宸興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予奪於形

聲之表者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爲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者陟遷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莽爲風塵惟神元命實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跡多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懼遂決予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士以得失爲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柱籍之說化背所謂九十四化慶遷推移曠千百歲雖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爲忠臣孝子殁爲天皇真人取士本末實昉於人心義理之

江南通志 卷一百二十六 藝文 九 衆

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矣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哉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細黃之宮之埒邑有先民典型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此其內心固油然不自已而況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開導豈曰以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惠徼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以廡丹堊具鐘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爲令俸餘裒多出於城闉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爲坊扁額校書郎姚君勉筆也令方爲遠者計廉用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令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昇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今任云

江南通志 卷一百二十六 藝文 一〇 衆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盡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爲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畫一嶺爲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爲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峰之間而止爲天圖畫居其西兩峰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瀕江一直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太學試羣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畫其聲如雷霆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隔江之峽睦萊隱悉爲洪流矣及松

江亭亭之對爲洲洲故埜然隆起及是槿有洲頂而首尾仆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跋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行之復命曰水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遠爲觀闕之絶奇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唐律一章縱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余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擘兩山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雪驟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輒拍手抒

騷捧腹頓足笑絶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倘論時論異卓絶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人攜手徐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顫手足飛動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子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余最愛其說客曰義之信非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於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撫然有間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日新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如今日所遇胥壤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紀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爲起奮筆乘興而爲之記具論同遊者發一噱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志木濱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驤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又二年秋有蓮一蒂雙華出於文叔北窗下苔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始享有其瑞子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根既碩且蕃實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穎兩岐細縕块圠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於太虛僅同毛髮而鄒不辭辭兄弟之親小雅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旦夕尚徘徊斯堂爲君賡棠棣之一章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南閶闔景定庚午燬於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利西垂成而去某爲君代相遘於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歆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意閔閔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壁未畢像設未備子其成之則爲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論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爲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爲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

甚矣瑞人之好最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寅緣被斥者以次名還襄公自瑞從泰乃獨清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遠宜其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蓴鱸其記東軒習郡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累其心哉夫擯斥疎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飾巧逢迎不恤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為一世與疇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疎遠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爲守者宜
于之澤有存焉者宜矣而聞其風爲之興起尸而祝之不啻
門緇識者於是上下世適而觀其大節焉故世之知政事自大
子少師清獻趙公抗麾仁宗英宗神宗以忠德純直爲
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次行之以簡
易寬不爲苛察不爲殘使在漢民課功最治不在循吏下
抑公所爲大過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度
駱動廷臣唯諾趨走莫敢後先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呂
唐質肅介領領爭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時利於事而民
心得失爲重不罷青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亦仁小人引
"用事濁亂天經蔑棄禍根茅衍之罪藏汙納垢如利一小

臣斷斷兮無他技中原遺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慨追想
猶凜凜生氣嗚呼此其所謂大節關係於世道治亂升降
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大宗丞番陽李伯甫應以公
嘗辱爲是郡始至訪公祠所在郡治故有祠與淨衆並自漢
奏移祀於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廟於城之東偏歲時妥
侑皆爲故常屋敗且壓神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慢會
歲豐人和庭無微發於是棟桷檻楯之腐敗撓折者統罷升
廊廡之疎漏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者所費僉約一
以新美又更爲之門俯臨大衢莊使修飭使過者敬恭焉明
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湘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某記之
某惟吏道苟且遂未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裁於州
侯得之見聞獨能謹事文獻景行先哲風示鄉人以經教思
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
壑公所創也公之事迹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贛人
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
土公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爲得志富貴
斯盡終歸無有贛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公而爲贛者相望
亦豈無可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蕭然薑光何其懿也嗚呼
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來
歌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永錦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塞或爲
龍蛇漬於邦經有司黽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宣教郎臨
川何時來爲宰惻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熄矣顧邑

校瞞趣不克施乃夏四月即其地得山川之勝議建書院以
風來學名其豪長率厲執事堂庭畢設講肆有位彙試館下
錄爲生員凡二十八人又拔其望四人爲之長冬十月令率
諸生以牲幣薦於先聖先師禘祖旗章等威孔嚴環觀愕眙
屏息肅忭黌老婦子轉相傳呼然後僉然以儒者爲重令曰
吾教可行矣載命胥正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賓
庠術序之意置進學日記令躬課其凡督以無怠又上諸府
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聲於是大山長谷人是用勸成願進
搦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漫言化以漸也風俗之積
幾千百年而今一朝變之固若是速與恭惟國家五星聚奎
實開文明皇祖制詔天下州縣立學所在表章儒先復創書
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粵從衣

府社倉記

黃震

冠正朔啓我吳會自江以南悉爲鄒魯今也遐荒陋俗沐浴教恩王澤之滲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豈偶然哉予於今爲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令奉天子明訓以字民爲職能虔奉宣化不辱威命將上其事於朝復諮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於蜀受業博士時則張叔學官弟子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生之長諗之曰昔有文公設教於潮潮人戴德以士見招維文與行倡於齊民其則不遠德哉茗人諸生拱而前曰某等幸生明世師帥不鄙夸俾獲有聞雖不敏敢不受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爲燕居直以杏壇旁爲堂左先賢祠祠後爲直舍繚齋以廡臨溪爲門堂名絜矩齋名篤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論者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爲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可慕也社倉之獎之可慮也余前歲巡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輾轉浸漁而社倉或無甑石之儲其法以十户爲率一户逃亡九户賠補逃者愈衆賠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爲之請於朝口法出於堯舜尚變通法立於三代須損益使法本於先儒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先儒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爲之請於朝曰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荊公詆苗法亦主於減息以鄉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撇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承代人戶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余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往往而然始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舊立之本法然倚美名以作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爲陳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與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爲恩索時或以爲怨僅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粗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咨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爲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爲記及閱實其始末盡一家自爲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於官不鳩衆於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爲溥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爲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

修吉安府學記

王炎午

吉為江右望郡公廨又諸侯所以承流宣化之地士民所以
瞻仰聽政之處非遊觀讌集之所比也廢則建敝則修理之
常也郡侯某公近覩廳堂吏舍故壞當修於是謀之同寅捐
俸以倡官吏翕然從之亦願助焉踰月郡治一新民之觀政
者見其新而不知有是役也官吏請於公曰是不可以無記
公以屬其郡民前太學進士王炎午辭不獲命則言於衆曰
修公廨常事也不記可公廨修而民不知不記不可修公廨
以民不知而記所以警後之修公廨而擾民者吾於公之修
郡治得為政之理焉得愛民之心焉黃霸之為潁川守也曰
治道去泰甚夫泰固不可甚尤不可因其敝而不修謂之泰
撤而新之以為民擾謂之甚霸之為政惟去泰與甚此事立
而不擾所以為漢循吏之最也公廨之敝謹畏者不敢修閒

昔者不欲修曰官滿且去矣其妄作為己計者往往國一柱之壞而毀及一室毀及一室則害及萬家矣初議修郡廨也官吏咸欲新之公曰屋未傾何用撤漏者補之壞者易之是宜修盡撤則吏敝而民勞衆曰然於是屋不盡撤而一新郡之民拜公之賜何如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稱其言必有中蓋改作則不免厲民仍舊貫則費約而民不病儒公修閟宮修泮宮春秋不書而新作南門則書豈非修則為常事作則為大役故聖人謹書之聖人之重民力如此安得不深有取於閔子之言哉今公之用意合於閔子不廢於春秋君子學道則愛人其知學道者與目郡廉成一修吏得為姦公罷之上徵經匠必報轉逮下戶公自造之府胥常持不法撤下州縣公首禁之驅馬戶

若點差抵待之職常賄免公定籍以次充省撤妥公更馬戶之貧乏者籍可得奇貨公一無所取不一二日名已上皆其初設之可稱者余故併記之

建昌路廟學記

唐以來立廟設像以祀先聖於禮未之有稽而所以致其嚴敬則隆矣建昌郡廟廡之左書學之後皆學地也民俴而北隅此他郡所無者廟之居以普居焉廡左之居編戶鱗次近通衢埃噎穢不靜閽後之居面北背南構宅一區橫截其間廟與燕居離隔爲二別啓一門向西不共前廟之門而出今天子御極之初念民生休戚繫於郡縣守令精選其人擢江浙行中書省郎中薩德彌賢爲建昌郡侯治政既優教事尤虔暇日庋學宮曰觀心推將更而新之敎授方君壽徐具所宜凡學地民屋悉令撤去改造以地歸之學俾廟學前後通達無碍綠以宮牆相其他不中禮度者循序完整前守趙侯所積學計歲會有羨可如侯之志邦伯答失帖木兒屬之長宋貞僉議允諧從祀繪像於壁歲久則漫易以木刻神像百有五左右各八室以奉廟之前庭迫窄春秋朔望行禮不足以容外門之東舊有敎官之署乃撤其屋遷戟門於外距廟之前當一引五尋視其舊加四常有二尺戟門之外鑿泮池如半月跨以石梁池外如舊建櫺星門門外砌街道爲通衢南北兩端樹命敎門各一加封勉勵詔旨甃石重鐫二碑亭對峙於泮池之側燕居殿之制廣三常有二尺深三尋有六尺盖不稱官有廢屋如殿之地以爲燕居殿與前廟相直東六才徙置閽後所撤民居之地以爲燕居殿與前廟相直東

向頗與古之前廟後寢類築增三成廣仞崇三尺有五寸象闕聖之杏壇先賢祠翼其右太守祠翼其左增祭器備樂器補書板葺齋舍作庾廡教官舊署既撤學之西南有尹周民居半爲學地以其屋來售適舒嗣隆代宋貞爲郡屬之長志合謀同贊助其決遂酬其直得尹之居以居正錄氣象軒器足以表師儒之尊其北隙地爲廳事之所二一以待衆君之公聚一以待教官之公座自泰定元年肇始至四年迄於成門廡殿堂燕居祠宇以及庖廩與教官貳長之解舍周圍內外南北之廣二引五常東西之深六引四常有六尺從衡端直規模恢廓圬鏝板築煥道路平衍偉然壯觀士民驚嘆以爲昔所未有非郡侯心量之宏志力之堅何以臻是今邦伯怯烈貳守劉珪府判伯顏察兒郡屬張庶劉秉忠克協克一前敎授倡議之後郡建中嗣敎職承侯之令惟謹正錄石良貴嶽天祐也蒙古字學敎授楊大不花董斯役郡吏李方平王進周植也役既畢鄉貢進士盱江書院山長晶公升述郡士之意請紀其蹟惟侯累任風憲廉能聲實著於遠邇今爲民父母有治有敎其美可書也雖然敎學宮以育人才者官之事選舉業以應時需者士之事明經而心之所得能得聖賢之心必眞修行而身之所行能行聖賢之道庶幾上不負聖天子取之用之仁下不負賢郡侯勉之勵之之義哉

南安路儒學大成樂記

天子所與分治其民者侯牧也封建爲郡縣而郡太守實當

古侯牧之任其治民也有政焉有教焉政以導之使不爲暴
教以化之而使爲善也教民必自上學始後世教民之道壅
不能純如古而牧民之守必崇上學由漢以至於今未之
有改也崇士學之目不一而尊先教之人爲之綱古之建學
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而春秋入學亦皆釋奠未不忘本也
吾夫子爲萬世儒教之宗歷代尊事隨時而衆至唐開元而
服衮冕之服正南面之位祀以下禮淺爲定制凡釋奠者必
大合樂因古釋奠之名損益其禮以祀夫子祀必用樂者倣
古也唐宋金之禮蓋相習而無甚異國朝既得天下郡縣儒
學悉如舊世祖皇帝於京師首善之地肇創國子監學春秋
釋奠以前代之崇行事列郡遵而行之南安居江西之上游
中大夫東平張侯昉來守休然以夫子廟樂未備爲惕乃議

興樂命教官制禮器於廬陵命學職取磬石於眞陽築簨簴
磬琴瑟管簫笙塤祝敔之屬靡不工且良延至能其事者爲
之師而教習焉樂器之至也躬出郊而迎樂事之肆也時入
學而視必恭必虔罔或懈惰其敦禮樂也所以尊聖師其尊
聖師也所以勵士學其勵士學也所以成善教而爲善政之
本斯其無負於牧民之寄也已侯之初下車也知往年虛增
之賦爲民害也上聞祈除免以蘇民力閔民之心如此其
施於政可知也雖然政者侯之所能自爲也教則非侯之所
可自爲者侯於教之目也如之何今之士
學無不讀書爲文也考其持身未必皆能介然而義也遇兵
臨民未必皆能惻然而仁也士者民之儀也而於仁義之道

誠侯於上頒中拜只知孔聖之道者謀求其意條陳其目以
教令之士俾不廢乎其所已學而兼進乎其所未學一如
吾夫子之所以教於經則明於行則修可以厚倫可以美俗
士風丕變民風亦丕變將見南安之境人人相敬讓相慈愛
藹然爲仁義之民而無復有辨爭盜竊之訟至官府則侯之
治郡又奚翅如漢文翁之治蜀唐韓子之治潮而已哉吾里
陳幼實掌南安縣縣之教承侯之命徵子文以記樂之成也
故予得以盡其言

臨川縣學記

自唐末衰亂迄於五季文治中否宋興數十年間漸復承平
之制臨川撫之負郭邑也咸平庚子令陳從易始建學學
在郡城東南隅據青雲第一峰之右地勢亢爽人跡稀疎喧
囂之聲華靡之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處講誦爲宜歲久屋
敝後百餘年當隆興甲申邑丞郎餘慶重修之嘉定庚午宋
子之門人黃文肅公幹實宰斯邑建詠仁堂於明倫堂北既
而趙令崇尹新明倫堂文會堂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尚志親
仁西曰務木好禮嘉熙庚子李令義山復新大成殿及兩廡
戟門作亭青雲峰之巔以暢閒適眺望之趣淳祐己酉趙令
必瑛又市民地拓其境作外門而學宮完美矣國朝因前代
尚文之治汲汲以勉勵作養爲務由至元元貞大德至大詔
旨叮寧有隆無替皇慶延祐貢舉既行則雖中人以下皆知
所勸文治可謂盛矣而臨川之學建令又將百年未有重修
者戚郡馬壽祖來爲令周視學宮意有弗稱亟命學官葺理
敎諭鄧文奉命唯謹躬率邑士不憚勞費材木之朽腐者易

元號之缺壞者增牆壁之破者補之楹柱之敝者正之盖仍比密杇鏝輝炳學計不損一毫而主祀之宮翠居之宴燕然一新既落其成衆士成喜以學宮舊無碑刻懼中心久遂湮沒欲備始終傳永遠而屬記於澄余竊謂文儒之尚此聖賢之厚恩廟學之修此賢令之善政雖然有治有教今日文治浸盛而文教猶有當明者焉前令黃文肅公以朱子之學教臨川之士流風未泯朱子之學宗程而祖孔孔子之道皦如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究其理踐其事以吾心之所同得契聖人之所先得知必眞知行必實行豈徒剽掠四書五經之緒言以趨時干進而已哉臨川之士繼自今勇猛奮發洗濯刮磨以革舊習以涉聖涯一旦丕變士習之新與學宮而俱新雖俾臨川以爲洙泗可也夫如是其可無負於聖世長育之仁矣夫其可無戾於賢令承宣之義矣夫

紫霄觀記

至治元年十月甲子紫霄觀道士張惟善來言紫霄觀在南豐之西南八十里巖洞之勝世之稀有而遠於通都要途故搜奇探幽之士鮮或至者惟通身絕俗之人保神煉氣棲息其間而亦昧昧鮮有聞也其入山之遥石巖削立中鑿石磴百餘級至梯雲洞洞之上右一遥入華陽洞正路遥遥而升又石磴七十餘級而後至觀門立正殿以禮天神屋三分之二居巖下其前宇飄雨所及乃覆以瓦正殿之左爲屋以禮元武神右爲屋以處道流其前爲法堂又前爲藏室藏室與觀門相直正殿之後石竇中有蛻骨色如金長八尺許又上小巖中有仙牀又上一巖形如甕盎名曰經洞觀之左有掛

逕石赤松巖及蛟湖金坑之屬觀之右有丹井四時不竭由丹井入中巖有張丹霞讀書山房中巖而上至山頂爲上巖有浮邱祠祠下有小巖曰妙仙洞據高望遠軍峰卓然諸山聳秀盱水如帶縈紆橫陳軍峰之下水流小澗遠觀之前如線通於山石之間五七里內凡九曲出雙蓮橋合於大溪觀之後方峰如屏觀之前一山名香爐峰前後左右小巖洞不可勝數觀肇自唐開元名妙仙觀五代時顓廢宋大中祥符初改今額淳熙間道士吳源清知道士王士良重興之治平初賜紫一新殿堂今百餘年惟善恭主書能詩賜號善遠大師賜紫一新殿堂今百餘年惟善恭主此山大德丁未善士施財修葺其舊惟善已紀其歲月於石延祐丁巳又以善士施財創建經藏正月興役九月畢工惟善昔年遊江右江左自兩淮荊襄至武當而還今老於山中矣斯一言以傳久遠可乎予聞其言泠然有御風之想欲飛往遊而賦咏焉

西陽宮記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絕續之際實關繫乎天地之氣運周已來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來八百餘年而後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後宋有歐陽子天之生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以下萬口一辭稱爲文章之宗工尊其文則敬其人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無乎不在而況其墳墓所在乎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

之記也西陽宮者何歐陽子之墳墓所在也昔韓子
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
俱葬吉水豐之瀧岡終身不能一至蓋其考妣公官於絳而
生子官於泰而遽終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
州推官越一年崇公歸葬於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十頽
頹州貢年二十四登進士科歷事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
十六而太夫人喪次年祔歸崇公之兆葬後還潁崇公之
十六而太夫人喪次年祔歸崇公之兆葬後還潁崇公之
距越國之葬踰四十年越國之葬距文忠之薨又二十六年
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文上配韓子所以不能已於西
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名西陽觀莫詳何代
始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起廢掘地得鐘識云貞觀三
年己丑西陽觀鐘崇公諱覿聲異而字同乃請於朝改觀為

宮宮之後有祠堂合祠崇公父子阡表世次二碑豎於一亭
中間祠堂敕里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為之記
其堂後復敞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吳齋歐陽先生為之
記莆陽方侯崧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勳修築四圍
阡門與牆絡與辛亥良齋謝先生記其事尤該備獨西陽無
片文可藉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
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鞠文質始謀其徒
蕭民瞻來請記建宮本末民瞻之言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
全華桃源翼其左龍圖鳳岡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稱
神安葬室屋俱完宋南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劉師弟陳宋蕾
彭宗彥曾若拙也田之歲入米以斗計二百而贏則宮之可
藉以永久宜也和予簿有慨焉嘗聞諸禮士去國北之者四

奈何不瘞其墓也子路去魯顏子傳之哭墓而後行古人
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為戚也而喜宋二大文人均栖無
所歸末年就京就頹而家忽不得歸近境葬豈其心之所安
故人潛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宮道士此境里
之常撰義之正雖若可濫倘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
天之星斗光於下上與天無極人之尊仰推之以愛其親
者亦將與天而無極則亦何以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文人
信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
也而但謂歐陽子為文人可乎故憑此子所以不能已於西
陽宮之記也

按文忠年譜皇祐五年癸巳公年四十七八月自潁川護
母喪歸葬吉州之瀧岡乔楊二夫人墓文修天聖之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八 藝文 八

祐七年公遣兄子晞立告皇姚太夫人墓文修天聖之
不獲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沈不
獲命則此文謂公終身不能一至瀧岡又謂六十年間欲
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不可得皆深也此記為先賢祠墓
所係固為辨而存之

仙巖元禧觀記

信之山水固奇秀而龍虎山都其最山之西十餘里有石崖
壁下瞰溪津洞穴百數有名者二十四號為仙巖地勝境奇
人跡不到陽煦陰幽若成宅於其間龍虎勝境寄寓于法
者宮之建及國朝盛極甲天下一本二十六支祉揭于餘什
崇隆豐厚位望僚於親臣賞用儗於封君前代所未嘗有若
其地氣之積蓄發達有然而府大宗伯以龍虎道士際遇此

初皇帝依日月光歷事五朝眷渥如一嗣其統於神奇者若而人演其派於故山者若而人分設宮觀俾列朔南郡縣者不可勝計也若仙巖之卓詭殊特自應乘其旺氣而開府之徒孫張師嗣房始建觀於巖之陰面玉屏鉢盂天馬諸峯名元禧觀師恢廓愴慨剛直自立人有過輒面折人有急周之與吝情好讀書能吟詩每謂富貴浮雲死生夜旦爾倘不聞道如未出世擇地營構俾其徒安內養忘外想嗣守清虛謙讓之教前傳後續永不失隆也嘗從開府入覲仁宗皇帝制授體道通元淵靜法師主潭州路岳麓宮乃以元禧觀事屬其徒何斯可致和元年制授斯可明素通元隆道法師主仙巖元禧觀何之孫薛元義具建觀始末薛之諸孫曾吾省謁予求文載諸石命曰元禧觀延祐三年丙辰肇建六年己未落成殿名宗元鐘樓翼於左右堂名元範東西二廂曰楚樵曰愛梅東西二館曰清眞曰寶元外設廳事之所其二扁曰漁樵眞隱一池前泓曰環翠池一澗橫繞橋以便往來曰通德橋觀之後有閒機洞有芳潤圃有玉泉井茂林修竹名花異果羅簇蔭偪買田若干畝以飯衆經畫四五年而功大集泰定三年丙寅張師化去何師克紹先志凡營構未備者一一修完觀之陽諸巖聳峭或嵁而中空或瑰瑋而外見川流中貫風帆上下探僻搜怪者時時而至昔陸文安公偕文學士七十八人游覽留其名氏今元禧之建可無記乎願得一言與文安之記並刻以誌後觀予夙聞仙巖之名而足不一履末由模寫其態狀之彷彿因既龍虎上清關係地勢然亦有天焉亦有人焉天運將昌其教而教門之繼繼承承莫非人才之傑人才之傑有以當地利之鍾地氣之靈有以符天運之昌入地與人三者合一能虎上清之極盛于今也豈偶然哉或仙巖之元禧則傑手之衍靈氣之波昌運之藩也

墨莊後記

莊之爲字草下諧壯聲蓋草之盛也假借而他用容貌之妝飾曰莊路途之交會曰莊與夫田業之所在曰莊皆有益之意焉農之業在田士之業在書士之書猶農之田田謂之莊則書謂之墨莊可也然農之治莊其用一以養其生而已士之治莊其用亦一自世降俗陋而其用力或不同用之以明義禮爲聖賢者上也用之以資博洽爲詞章者次也用之以媒利祿取富貴者下也莊一也而用有三焉之高卑各異爾古先聖王率其民以義種仁穫者無不由夫四術之教書之用尤大也後人爲經訓乃文章之苗舍抑本也況以青紫之拾推本於明經車馬之賜歸功於稽古何爲小用其書如此哉宋初三司磨勘劉公夫婦目其家所藏書爲墨莊而最其子以學殖進一傳而傳梁以篤志勤學成名登進士科累累特餘事磨勘之孫集賢學士公是先生敬中書舍人公非先生敬學貫古今名塞宇宙而芳百世遂稱江西儒宗所以用其墨莊者固已占上等之次次等之上而二先生之族曾孫清之與新安朱子幷猶恐人疑其治莊之志出於下等也乃請朱子發揮其先代之所望於子孫者蓋在上石不在下卓哉斯志乎中書之冑一派居撫之金谿其入世孫自得自弘持朱子墨莊記來示斯予遲遲數月而不敢僭

其請不置於是書此於朱記之左夫士之立志在我人莫奪也畴昔墨莊之子孫每從知道之大儒游繼今清昔勖斷乎不志於下遛公是公非二先生之學以上達於周公孔子吾於劉氏之莊何幸及觀其道畎之春啉仁穀之秋熟也耶

梅峰祠記

撫崇仁之境環南西北百里間山之聳延而高大者五俱有仙靈神異之跡寄托其上最南一山曰華蓋由華蓋而西北一山曰芙蓉芙蓉之北支逶而西曰杯山杯山之東北曰羅山芙蓉之東支騖而東曰巴山巴山之東北爲梅峰梅峰者世傳以爲因漢梅子眞而得名子眞昔爲南昌尉而此地在漢隸南昌或子眞所嘗經行棲息後人祠之於此而以名其山蓋不可詳已子眞諱福九江壽春人少明尚書春秋成帝

時外戚王鳳擅權京兆尹王章以忠直忤鳳下獄死人莫敢言王氏愈熾五侯僭修新都受封宗室劉向極諫成帝歎息悲傷其意而不能用永始間子眞上書引呂霍上官三危社稷爲鑒乞抑損外戚之勢其遠識深慮逆知王氏之必不利於漢以退方小吏越職言事可謂忠君愛國之至者矣其後賊莽勢成遂棄妻子變名而遯有人見之於會稽竟莫知其所終或傳以爲仙云蓋賢人哲士沈困下位不忍坐視移國之禍而力不能救則潔身全命逍遥物外高風凛然猶將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省想其遺跡所在敬仰而祠祀之此好德之良心不可泯沒者也人以仙祀子眞宋代封靈虛妙應眞人既合祠於巴山又專祠於梅峰故吏部侍郎李公劉家梅峰之陰暨弟博古揖資築室買田備諸器物度胡守員爲道士奉其祠其子修從子濤又度隘日新焉道士以嗣胡期於永久不替而中更寇燬守者失次有乘間而據有之者侍郎之曾孫允思言之於官始克復舊乃度鄰嗣昌爲道士以嗣羅求余文記其顛末余謂子眞忠清而仁其伯夷之流亞固不以祠不祠爲輕重而梅峰峻拔特立氣之鍾聚而秀美者山之靈異配子眞之名節亘古亘今同其永久也宜李氏子孫善繼先志能得道流之勤謹者世守此山其事皆可書也是爲記

相山四仙祠記

凡山之巍然高峙者其氣盛其神靈大而五嶽次而五鎮下而一郡一邑苟有挺拔聳起之山爲一方之望往往靈異而禱祈者趨焉古禮惟諸侯得祭境內名山今庶人

以上惧有禱祈然其所祠不主於山之神而假託於人以爲靈若山之所託必以仙其所謂仙非必御風乘雲飛行太空之中或其功行術法有可濟人利物則祠之矣撫州之西南其縣曰崇仁崇仁之南六十里其山曰相山所祠之人曰梅口槃口鄒口葉謂之四仙考之史傳梅尉南昌欒守豫章山在所治境內鄒葉皆唐開元天寶間道士方伎之流也山初名巴唐時號臨川山而俗稱不改其舊巴乃槃仙名也僉曰宜避而槃訛爲沛相故易名相山云山巔有祠屋其地高寒當風之迅烈雲霧之濕潤冰雪之凝沍木石不能堪易於朽腐摧裂屋雖頻修而不久復敝住山道士黃守正積貯材木未及營造而去泰定丙寅六月黃本初來貳其職增益所儲之材七月已未構新屋十有八楹從之深四尋衡之廣如其

深而羨一尺適上清孫慶衍被旨長是山遂底完其本初孫師成其終本初獲效微勤朽言曰仙祠一新黃師肇其始孫師成其終本初獲效微勤朽其役願刻石記歲月以為後之葺治者勸予觀宋咸淳之季郡守黃侯震為道士羅端英作仙祠記嘆興祠之人擷取微利今山之提點提舉不私其利不私其名公其心為永久計是可書已況此山迴絕人境超出物表有地之靈宜有人之傑居山者倘虛吾之心不使有一毫埃塵滓之留六合內扶輿清淑唯所收拾以實吾之腹逍遙遠近堅固久視與將與四仙合靈茲山亦道家分內事也因及之以為今之奉祠者勉

寧都州判官彭從事平寇記

縣有尉職捕賊舊矣州之判官職如尉國朝制也延祐二年六月顧寧都州寇作判官彭君以運糧留總管府同知州事趙某攝其職從州長出禦寇七月惟巳酉朏越五日癸丑趙與寇遇死焉州無鎮守軍官設捕盜之卒不滿百時平泰安武備無一有聞警亟白之府出私錢市弓箭疾驅而還縛修壁壘越四日丙辰寇逼城下關外民居悉燬君盡計謀懸賞格殼弓機礮躬事矢石率民兵出城與之角殺寇五六十收衆而入會總管府長官至萬戶府官亦領軍至決寇圍入州城慰安人心州之長貳與君及大家分城四面而守越七日壬戌寇退越七日戊辰官軍與寇戰於延福里君率先衝陣發六矢俱殪獲馬二匹寇設伏官軍失利而潰寇復進圍城君竭力守禦寢食為廢徧告危急於上司糾集兩鄉民兵七千人八月戊寅旁死魄暨巡檢官率民兵屯州城七里外越翼日己卯寇萬餘人自城下來戰君不避鋒銳而前羣帥齊力薄寇殺死甚衆令卒登高麾旗招城中之兵出內外夾攻寇不能支奔散渡溪水漲不可渡溺死過半寇大衂遁去州城再受圍凡十有二日乃解越四日壬午行省平章政事孝公出董師臺憲官咸集有指揮使有副元帥有江浙省平章皆受朝命來督視贛州路長官及萬戶六人總六郡兵擣寇巢穴君為鄉導首攻拔一砦官軍繼進大蹂殲其醜類無遺自集魁就擒始班師州人以寧於是州之士民相率造彭君之庭勞且賀曰保一城之民得免為魚肉君侯之德也救諸鄉之人不化為鬼物君侯之德也敢賀矧君侯駐兵之地曰仙亭背俗傳昔有飛仙於此而昇舉蓋古地也戰之日寇既死於兵又死於水若有冥助然士民願勒石其處以紀君侯之功以無忘君侯之德若夔然曰噫僕佐州無狀牧馭乖方弗能先事弭變為民父母而使赤子弄兵延及於良民遭殺戮遺俘擄遭脅從者不知其幾以至攻犯州城震撼隣境徵調數路之兵然後蕩除居閒天京中外文武重臣下臨遐陬動數千里之遠疲於供億征者斃於鋒鏑寇之所汙軍之所歷胥罣瞞藉而不得以天年終者往往無辜之人也思之痛心言之哽咽可弔也而賀焉其敢自以為功乎士民曰君侯有功而不居謙矣抑此寇一日未殄則州人受一日之禍死生所繫非小小利害也君侯之德其敢忘乎哉於是予之友蕭士資具書述士民之意來徵予文予謂彭君之不居功也其言仁士庶之不忘德也其言義上皆能仁則何至於致寇下皆知義則何至於為寇繼自今官吏士民人人為仁義之人則寧都為

善地爲樂土矣予亦樂書其美以勸彭君名淑字仲儀濟南歷城人年少而識高慈敏而廉平爲州人所稱云

廉吏前金谿縣尹李侯生祠記

予閑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膠膠孰知其任之爲不輕聿務已肥遑恤民瘼瘼閭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異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懷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父母哉若金谿縣尹李侯是已向論邑政之最必曰五事備于謂簡訟均役二事興戶增土闢盜息三者其效也貪官喜民訟之繁則其富賄之路廣奈

虛誕告欣然聽納蔓延歲久而不決受誣之人甚則殞身破家事冀求直而枉者先有所輸則直者無復得伸役戶議差之際豪貴殆徧惟無力請賂者不脫免即此二端欲民之聊生可乎侯則不然訟者造庭面詰其故稍涉僞妄往往辭窮或以理感喻之而止所當辨解責之鄉都縱欲逮問不遣一卒比及至官片言判其是非罔有留滯雖理屈抵罪靡不心服上司命之鞫訊亦若是戶役一以貲產高下爲等第來歲之役定於歲杪數戶俱差則考驗其力以多寡其日分如衡之平無所低昂由是民不可爲欺而訟自簡吏不可爲姦而役遂均訟簡役均縣之大綱舉矣此外皆其目也侯宰邑凡四初宰華容繼宰臨湘二邑各處三年如一日俊宰高安郡以私而撓縣政侯莅官甫七日遄棄去金谿之治視華容臨

江州城隍廟後殿記

城湟郡縣之土神也土神之祭有社又有城隍何也社兼祭五土而城隍專祭城隍也夫祭莫重於天地然天尊而地親尊者惟一人得祀親者人人得祭故有天下者祭地於北郊又祭之於社有國者祭於社而已大夫及士庶人所居之里置社其祭土神以報地一也而地有廣狹之不同王社太社天下之土神也侯社國社一國之土神也里社者一里之土神也蜡以祭四方百物雖隄水之防豬水之庸咸得與祭古人於報地之禮周且悉也如是地之險山川邱陵而建邦設都必依險以爲固或因山與邱陵以爲城平地則累土築城以擬山之險或因川以爲隍燥地則掘土浚隍以擬川之險曰城曰隍其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文所由來遠矣而禮經國典無祭城隍之文儒者謂社祭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則城隍固在其中然予竊有疑焉防與水庸尚於祭社之外有嵗祭城隍以捍寇敵以保人民其功豈出於防與水庸之下而獨不專報其功乎今郡縣各有城隍祠所謂禮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其若此類也夫土神當依於壇
墠而城隍祭於廟予嘗求其義矣蓋祭必有配社以句龍氏
而爵尊德尊齒尊之人往往殁而得祭於里社俗稱土地仙
是也里人或爲之立廟城隍之廟殆亦以棲配食者之靈試
以祀天之禮驗祭地之禮祭社神於壇而配以人猶南郊之
祀天也祭城隍神於其配食之廟則猶明堂之祀帝云爾江
州地扼荆揚之交面崇巒背大瀆其城其隍山川自然之險
形勢之雄他郡莫與倫也城隍配食之人相傳以爲漢永初
穎陰侯灌嬰郡志言高帝六年侯築湓口城即今江州地則
侯之配城隍也宜或謂他郡城隍亦皆侯配食豈以侯嘗定
豫章諸郡而然歟舊江州城隍廟在郡治東北民之祈禱不
便宋宣和壬寅郡守遷於今所成久屋敝湮祐乙酉沿江制

置使以其屬帥郡民脩完之外門皆景福樓巍然臨乎通衢
有錢氏者先世河北人名安通攻陰陽方伎涉三教緒言與
之世掌城隍祠其來孫大通攻陰陽方伎涉三教緒言與
人情世務士大夫喜與焉病廟地窄陋弗可恢廓勤力
營市廡後民地數畝與造寢殿材鉅工良視前構有加修庳
穹隆與外樓稱翼以兩廡規制偉甚家無餘貲斗斛之儲好
善樂施者相與捐貲以就其志非其誠足以感於神才足以
動乎人何以能壯麗其神之居以至於此哉皇慶壬子創始
延祐己未落成值子過江州大通請紀歲月子嘉其爲人達
不辭而述古今祀典之大槩以俟後之議禮者攷焉

宜黄縣學記

宜黄攸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詳始建學南豐先生爲

文定公爲之記學近社稷遺址今不可攷後徙城隍廟址今
徙初燬鄧令庚改築於縣治之北葉令上達又改築於北門
石下而以舊學寫射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徙今所
紹興庚寅臨寇犯邑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
趙令希點發簿籍更造大成殿御書閣陳尉策祠邑之先達
於左右廡寶祐間楊令允恭復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再燬
知二年教諭成都胡端宜即其基營構大德乙巳居民失火
又燬廉訪分司都侯鏞巡按適至名諸生議重建以命邑長
爰忽都魯時學官夫職邑士李仲謀董其役取材於官山士
之丁力者捐資以助未幾廟殿成講堂成兩廡從祀之室各
五楹合四楹門廡三間中門五間外門三間中門立先聖像至大辛亥
教諭南豐陳敏子增陶瓦密窗門廡立四先師從祀十子像

又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邑先達崇公以下十二人先
是前進士鄒次陳書來徵記至是教諭段以請將刻南豐先
生舊記於石以與新記並鳴嗚呼學校庠序之設自三代至今
凡有社有民者率莫之敢後識以國命繫於人才人才繫於
士學此夫士之爲學豈待官之建學故然而官必建學以居
夫士俾爲學者於是乎學焉學之者如此士之
自厚者當何如居學而不爲學自棄也爲學而不知所以學
自設也所以學如之何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是已嗚呼
三代而下正學湮廢士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便爲學學
其所學非三代之士所以學者也南豐先生之記在孟學不
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精詳切實體用兼該有漢唐
諸儒所不得而間者宜黄雖小邑也多良士繼自今士之

爲學人人能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則合乎程接乎孟以上達乎孔氏不待他求也於身有得也於時有用也斯無愧於居是學矣不然不學者業荒行毀其爲學者又不過誇記覽術文辭以釣名聲於利祿而已是豈上之人所期於邑之士者哉

武城書院記

武城書院吉永豐曾氏之所建也其名武城何本曾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參南武城人其苗裔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故南豐之曾追述世系以爲曾子之後而永豐之曾始盛於魯越千數百年而南豐之曾始盛南豐之曾盛於宋又百數十年而永豐之曾繼盛兄弟俱仕輪菹其父前進士宋之監察御史元之儒學提舉也因子貴

追封武城郡伯於是設書院祠先聖先師以及其考以處宗黨來學之人翰林之長移文集賢院轉而上聞朝議可之俾推曾氏子孫之儒而賢者掌其教子自京師歸而曾氏請爲記其書院與劇之由予觀前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虛設者至若近年諸處所增不可勝數襲取其名而已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損曾氏自謂先師之宅而爲請於朝者且以上傳道統下繼祖風其待之至厚責之至重矣豈可復如他處書院之有名無實也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之學大槩切已務內無一毫爲人狗外之私必孝弟必忠信行必無玷言必無偽使近而宗族遠而鄉邦莫口一辭稱之曰君子而後可以庶幾焉不然有一疵疚人將譏笑而徒以涉獵故實衒飾詞藻爲學恐非所以繼祖風也況於道

樂安重修縣學記

宋紹興乙巳割撫吉崇仁之四鄉置樂安縣置縣之六年令魏彥材始建學建學之七年清江謝尚書諤時爲攝尉令王桓委之考進諸儒不滿一百蓋創縣未久教猶未洽也其後十倍於初迨宋季年升國學貢禮部登進士科者甲諸邑雖其所尚未離乎文藝然以後創之邑百年間士學彬彬如此亦可謂盛也矣縣學之建百一十有二年而地歸於大元壤土遐辟干戈洽攘人士化生教死不暇理及紹定詔祖豆事哉足迹之布於斯者無幾宮牆之內鞠爲茂草固其所也既而

兵雄稍紓軍官王佑周視廟學則然興慨不謀於邑僚不資於士民躬率卒伍取沒官廢屋之材構講堂一新之越數年堂復敞邑士陳仕貴率其弟進市民屋五間葺任以至棫其舊再新之又新中門三間葺廟殿并兩廡從祀有室肄業有齋綵以三門庖廩具完令王英薄重進教官前太學進士董德暨諸儒力也皇慶初元廟之前宇將壓令劉汝弼議更治築基崇於舊三尺教官闕員以陳仕貴攝事資取於家材取於其山先焉之倡而學之士及邑之好事者皆捐費以助仕貴之弟善司其出納令於公事暇督視不倦八月鳩工九月堅楹明年秋告成奉聖師從祀神像於新廟行上丁釋奠禮士咸集僉言曰嵩令文教懋明於上士氣未大振於下而吾樂安自甲申卒卯甲午至於丑子廟學棟宇四新實官不欲

以不切而弛未遑而慢士不敢以有費而辭有勞而阼昔夫子之作春秋凡興造之事新延廐書新作南門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書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刑書也常事不書失禮失宜乃書書之者貶之也所以示懲也詩之有頌頌其美也得禮得宜而頌頌褒之也所以示勸也廟學之新也事之得禮得宜孰大焉既未能效史克之頌而遂使泯泯無傳無以勸後殆於不可於是請記興造歲月於石以傳方來予稽樂安建學之始攝尉謝公首爲之記其所期于樂安之士者甚摩切矣以臨川之王明之以南豐之曾期之以廬陵之歐陽清江豫章之劉若黃而猶未已也將轉之以問津以詣聖門以歸於仁義道德不欲今人有愧於古士之自期其可不如公之所期者乎嗚呼聲利紛爭身外事

也道德仁義性所固有求則得之不待資借于人振拔而造前輩之高步謝記已云予何言哉本其末而末其本高其卑而卑其高非所以答官府修學之意非所以副朝廷用儒之實也

瑞州路正德書院記

瑞州路正德書院蒙山銀場提舉侯君掌蘭奚所創建也大荊揚貢金從古以然周官亦人掌其地守之以禁而取之以時蓋猶秘其實於地藏其富於民而不盡括其利於官也蒙山跨瑞袁臨江三郡之境固爲貢藏唐以前未之聞宋興國所獲千餘世山近之民頗私其利而置場設官自國朝始賦其職者旦旦惟利圖是圖既無治民之責誰復有教民之意哉當衆宴興利之場而切切興學之務其人識慮蓋遠矣然創建之初功未完而侯君去至於今二十餘年田租薄少不足以贍給室屋日就敝壞延祐二年夏提舉陳君以忠至祇謁先聖先師像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置田增租歲入可二百餘石以傳方來予稽樂安建學之始攝尉謝公首爲之記其所舊多十之七八其費一皆已出無所資於人延請師儒招集生徒衆滿習業閒公退之暇躬自勸督佐其經畫者前龍興路學錄鄒民則也予嘗歎天下之事誘於其名眩於其實者紀而是若此書覽之豈徒徇其名而已固將責其實也蒙山僻在萬山之隈近於寶貨則其民貪遠於都邑則其俗陋身不游於庠序則耳目不濡染乎禮義始如孟子所謂飽煖逸居而無教者矣故夫居之以羣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學者於是而學其當學之事此陳君所以繼侯君之志也而出人所以副陳君之心者何如哉是有在於學者而先有聚於教者焉古者二十五家之里門有塾塾有師不特爲士者學民之朝夕出入必受教而後退是以風俗厚倫紀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族姻鄉黨相友相助相扶持藹然仁讓忠敬自家庭達於道路雖閭巷之民莫不有士君子之行當時之教必有異於今者今之教於書院者誠能如古舊習丕變而蒙山之民新矣不然教之數十年猶夫人也書院之名曰正德而於正民德之實安在陳君之所期果如是乎陳君瑞之高安人寬易倜儻重義輕財嘗治銀於興國所獲千餘金以施與客遊天京爲貴近所喜受中旨來莅是官先是官某不辦民力重困又取本裝於瑞州龍興不勝其擾爲吉於凡路凡場所輸殺四之一官自買炭擾今及於二郡律已公廉

而辦課優敏公私便之觀其所責於已者若是其實則其所
期於人者從可知也

都昌縣學先賢祠記

秦漢而下孔道之傳不續歷千數百年乃得宋河南程子遠
承孟氏之緒而元公周子實開端於其先文公朱子又集成
於其後二子當熙寧淳熙間俱守南康那南康偏畺也傳道
二大賢嘗過化焉都昌南康屬縣也疇昔仁風之所披拂教
而之所沾濡流芳遺澗百世猶未泯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也
固宜考江丞相修學碑周朱二子有專利在縣學週年廢而
莫舉天歷已巳教諭萬鈞用至惕然大歎白主簿黃將仕孚
轉達縣尹何某縣尹李某僉議諧協遂營明倫堂之西翼室
設二子位扁曰先賢祠允爲知教之本者鄉賢舊亦無祠若
曰鄉賢祠表章尊奉之餘靡不竦慕興起其於人心世教豈
小補哉抑白古違今有教必有政區區邑校於教率知所務
聞明倫堂北豪民侵聽久弗克正職司往往誘於其餌而不
顧今教諭踵前官之所已行且蹟於縣簿贊承尹督府史究
竟根株上其事於郡卒能復六十年已失之地於戮宮教外
之政此其一爾主簿孚少從余學請爲作先賢祠記余因及
一縣治官教官之可書者并書之以勸方來

臨汝書院重修尊經閣記

宋淳祐戊申馮侯去疾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事至官之
日以其先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嘗除是官而不及赴乃於撫
州城外之西南營高爽地創臨汝書院專祠文公爲學者講
道之所明年已酉書院成位置分畫率倣太學故其屋室規
制非他書院比左个之左竪危樓貯諸經及羣書於其間扁
曰尊經閣大元延祐乙卯樓燬於火官命重建越六年庚申
四月廬陵黃鎮來長書院始克構榘又三年至治壬戌九月
工畢事完輪奐復舊同知總管府事亞中大夫馬合睦提調
其役相之者前經歷趙諧繼之者今經歷張允明也是年春
予在金陵過撫山長以樓成請記予有行未暇作其冬還自
金陵而總管太中大夫杜侯來與巡按官廉訪副使董侯登
斯閣周回瞻視且嘉山長之勤又一新外門齋舍廊廡鑿池
亭庵不修葺而以書來促記命山長躬詣予門以請噫漢賈
生有云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侯下車坐未煖席而惓惓
爲以儒教所當務爲急其賢於俗吏遠矣哉書院之創遠今
七十餘年矣未嘗刻石記其興造始末非闕歟今侯急人之
所緩而補昔人之所闕余何敢以固陋辭夫尊經云者豈徒
曰度羣書於高閣以爲尊也哉曾子嘗言尊所聞子思嘗言
尊德性尊者恭敬奉持不敢褻慢之謂經之所言皆吾德性
內事學者所聞聞此而已所聞於經之言如羣懷詩公所謂
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而後謂之尊讀其言而不踐其言
是侮聖人之言也謂之尊經可乎昔日馮侯名此閣今日杜
侯之重揭斯扁也其所期望於學者爲何如予少時一再就
書院肄業不常處也而私淑於經一句一字不敢輕忽資凡
力小用志亦甚苦然老矣而無聞僅僅能通訓詁文義之粗
緜於道昧如也其有負於馮侯之意多矣繼自今學於書院

者其可不深以予爲戒而惕然警懼息詬默必知所尊以求無負於杜侯之意哉杜侯名毓賢而有文嘗爲學校之官故其加意於儒教若此云

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

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遺跡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間相傳以爲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猶存乃出私錢屋於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湖口小邑凋敝特甚扼江湖之會當驛置之衝侯與補漓廢應接往來精神光昭意氣閎暇處難若易任勞若逸固其才畧之優而又追慕先賢尊崇表章以勵末俗是豈俗吏所能爲者值子舟過湖口而請記其事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概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相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送酒劉軻等作殆欲寓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眞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人於言語文字間鉤玄索隱而已然先生非有名位顯於時非有功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使人眷眷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子於孫侯之爲邑豈平而不喜談樂道之必侯燕人所至有廉能聲

奉新縣惠政橋記

新吳豫章郡之屬邑也有水橫貫於邑之中曰馮水馮水之源出百丈山行百有餘里及邑之西其流分爲二經流在北遶邑治之南而東支流在南徑南市之北至邑之東而與經流合二流各有橋梁以渡水勢漂悍橋不能支屢修屢壞南市之橋之衰踰二百尺而北橋之衰殆七十尋故其壞尤數其修尤難宋初邑大家胡氏架木爲梁太平興國中胡之家有國子監簿仲饒嗣昕之其弟祕書省校書仲容請楊文公億爲之記名其橋曰安濟淳祐間淳梁敬晉城鄉王絢率諸大家合力結爲石墩至元末石墩亦漱邑之令佐用民力豎木爲柱置板於上而易其名曰行教財力夫力一皆取於民子德全者絢之元孫也輕財重義克踐祖武視役戶歲遭督責之苦役夫時被鞭箠之虐剛然興隣遂以修橋爲己任大德戊戌捐資造新橋五十餘丈不藉勢於官不假力於衆明年春爲水所壞則造二舟以濟至冬復完其橋自後輒壞輒修不以其事護官府買晉城鄉杉林數百畝長養其材爲久遠計歲乙巳相視水勢平緩之處於橋之上流二十步兩岸疊石重構新橋廣袤一仍其舊將終也遣命囑其子文炳兄弟勿墮前勞以田租六百石及晉城杉林悉備修橋之用延祐甲寅橋又壞文炳兄弟又造二舟以濟至冬又成新橋其南橋舊名惠政大德以後修理一出王氏之力至是南流漸微乃用七千餘力運上石實築堰遏水北流南橋既廢得以葺其工力於一橋而移彼惠政之扁易此行教之名邑人咸喜求予文記

其事予謂古以除治橋梁爲官政而今亦然但官無可用之財而惟民是資則惠未及民而屬先及之矣王氏以一家獨任其功俾官不勞心而得惠政之名民不勞力而蒙惠政之實世世繼述而無傚嗚呼其孰能有此用心者哉德全踈儀腹羅該受賞典則以老辭將官其子則仲子文炳叔子文謨俱讓而以俾其老子文傑仁讓如此王氏之昌其未替乎

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以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精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誰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宅書摭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故假而行如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葛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

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氏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數已清江次公寫其子曰此德性道問學吏其扁名合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遊請以尊德性道問學吏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意謂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錯研於文義臺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陸此科曰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於吾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予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亦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玩終篇而自悟可也若夫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誰之儒其弊又浮於末學之外而予不爲是也

臨江路修學記

官之於人也不庶於其才人之於官也不庶於其職此盛治之世人不能皆然也糾察之官必明如水鏡也而罷軟昏庸者往往是至於儒之設官此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豈苟然哉必曰文師道以善一世固難其人倘爲其所能爲以不墮其職斯亦可矣大德十年冬予董江西廣東儒學藉教官之能振職者莫不以臨江爲首稱明年予移疾還家道經臨江見其學宮

之飭學徒之聚學計之饒學務之舉心甚異之有頃諸生合辭進曰臨江學計嘗時二四月已匯用不足則事事弛前教授所不能拯具定劉君德原以學正來教官者也長所為或或不欲或所欲長或不然此事之所由廢今以貳兼長無牽制之患故能專心一力有所興畫殿楹之朽蠹者易以良材殿壁之敗壞者甃以堅甓前齋敞重檐五間像一新禮器若尊罍若罍洗若簠簋悉範以銅樂器若琴瑟若笙鏞若柷敔並準太常舊制肇造購得莢石作懸磬十六執事之人各製祭服講堂書樓府庫庖廩靡不修治生徒有肄業之齋教官有燕適之所其於學計微其逋負而所入豐節其浮冗而所出約比及三年沛然足用會所餘以上送至

元鈔為貫四千有奇學有田在新淦之鄔與僧舍隣胃占强奪垂二十年官職往問貪者中其餌怯者駭其橫卒莫之誰何今茲力陳於當路僧計窮納賄以請鄔弗受竟歸其侵得米百四十餘斛子聞而益嘉之意官不問崇卑維廉維能何事不辦君之仕此其發端耳可不謂才之無虧於其職者與循是而充之何官不可為也抑自昔臨江人才於江西為盛集賢劉公之經學視古無前尚書謝公之古文追配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中書李直講而無愧然未聞其繼也今在學之士有官以居有粒以食遠恥其間者亦求所以蹐二公而上合古之聖賢否乎內之學何學外之又何文舉居所言者何言日用所事者何事若止如今所觀而已則二公未可及也而況於過之乎處則為名儒仕則為名宦必有其本其思

之哉其勉之哉於是諸生請記其語遂書以遺焉

儒林義塾記

廬陵郡之南百八十里其縣曰萬安萬安縣之西二十里具地曰鄧林山水明秀人煙叢聚一名儒林唐以來文物之盛他境鮮儷宋三百年擢科與貢之士不可勝數舊家盛極而中微有劉氏自郡城徙居於此而代興焉貴甲一鄉其翁好善樂施五子俱務學仲子桂平嚮然慨嘆謂昔也此地儒風彬彬而今也或至惰棄其業非有他也無所於學無以教之而然耳乃設塾延師凡黨里子弟童蒙以上悉許來學既而病其湫隘一新營構中創先聖燕居之室二廡翼其左右前為中門門之前為外門後為講堂堂之後設燴亭有齋舍以館諸生有庖廚以供飲食施田若干畝歲收所入以贍其用

扁曰儒林義塾不違數百里造吾門請記其事將欲垂之永久俾不墮壞其立心遠矣哉余為前代義塾之設睢陽為首稱學舍四五百間好義之家所自為而不屬於官府其後遂最天下四大書院之號五季戾亂之餘上無教下無學而士之讀誦傳習猶幸不廢者其功為多今日所在書院鱗比櫛密然教之師官實置之而未嘗甚精於選擇任滿則去矣養之費官雖總之而不能盡其職漏用廩則止矣是以學於其間者往往有名無實且成功之藐也固宜劉氏義塾既不受官府之拘牽則與睢陽之初一也其養之之費介繼而教之之師亦惡可不慎也然學徒錯錯書聲琅琅非不可視可聽也要其效之所成高者僅可應舉徵利達祿者且不過識字記姓名而已又奚足云哉教者學者如之何其

遵朱子之明訓拳佩服勿至弗措必洞徹於心必允蹈於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經邦濟時而非但呻畢隔辭之謂夫如是命世大儒由此而出庶其不負建塾者之心乎

安福州上田里敦壁記

世有甚易至之事而人或怠於不亦有甚難期之事而人每必於期古之安福上田李氏儒家也宋南渡後有淳熙布衣獻中興頌見知艮齋尚書者有慶元貢士著史評二十懷古詞八見知孟國丞相者淳祐又有紹貢者焉咸淳又有濟貢而國朝至元間掌教於縣者焉先後四世皆治儒術以子人爵而卒未慊所期也五傳至辛酋至元縣教之子淳祐鄉貢之孫評史者之曾孫須中興者之孫也安福城西五里外

創里塾構禮殿奉先聖先師設講堂立齋舍門廡庖廩悉具方將請公額割私田以教以養意篤有所爲事未及竟而身遽終子剛猶稚越數年漸長亦克畢田百畝供里塾春秋釋菜之費示不改父道也天歷二年春剛之外傅姚貢士霄鳳暨友周南瑞過予言其事予謂父之創塾而有所爲者已於子之畀田而無所爲者可嘉也雖然剛之先世期得人爵之貴而竟未之得不可必得故也世有可以必得而其貴過於人爵者剛亦願爲之乎夫人爵之貴小夫賤隸之所貴也雖千百大人君子不以爲貴天爵之貴大人君子之所貴也雖千百世之下猶以爲貴況於求人爵之術必效人作虛辭雖不可謂難而或有不能修天爵之方唯反已用實功雖不可謂易而人皆可能者何也已所自有不待借假也仁義禮智人人有之不爲則已爲則人人能之有所慈愛而擴之則仁也有所羞惡而擴之則義也有所敬讓有所辨別而擴之則禮也智也婉順父母謂之孝雍睦兄弟謂之弟盡心爲人謂之忠推心待人謂之恕仁也義也禮也智也孝也弟也忠也恕也豈人所不能哉非不能也不爲也爲之而能仁之而熟熟之而極則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孝弟而已雖大子之孫評史者之曾孫能考能弟能忠能恕則人人可堯可舜可夫子也夫如是名滿天下法垂後世雖無人爵之貴而莫之能及其視小夫賤隸一時之所榮生與鳥獸同羣死與草木俱腐者豈不相去萬萬哉至順元年冬南瑞重來爲剛請教於是書吾言以遺俾以揭諸家居之坐右刻諸里塾之壁間而自勵自警焉

蒲岡義塾記

古昔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於州黨族閭伊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閭巷亦有塾閭內以時習鄉飲酒於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於學而尚功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後世雖休明之朝亦唯郡縣有學居之遠於城郭者子弟無從而至焉舊豫章郡之豐城縣有揭氏家於長寧鄉之蒲岡下族以儒鳴曰商霖曰飛雄曰三京於宋紹興淳熙嘉定登進士科曰先覺曰著亦以累舉奏名得仕際國朝而仕者養直儒學教授後斯翰林應奉玉孫隨司丞時益縣主簿司丞君在官命長子志就蒲岡之某建義塾

聚教其族人少子懋相成之中建魏樓一前建小樓二中以奉先聖旁以處學徒主簿君割右畔之地益其廣之室及廡與門以底於完美畀田五百畝給其食俾無之殆與古之里塾無異惠詣予求文記之將以示後期於永久而慮其隳廢也余謂古之里塾有教無養今揭氏義塾行以養之矣而其所教之者未知其何如蓋古之學教人明人倫孝於親弟於長敦於宗族篤於外姻信於朋友仁於鄉里行已有廉恥待人能忠恕者以淑一家一族之子弟取朱子小學一書熟讀實踐蓋涵泳久自變化將見一家一族無一

人不明於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推而及於宗姻朋友鄉里之間雍雍和順充滿融盎貴者必獲稱當代之名賢富者必隆係奕世之永業雖不求名求利而其名其利孰大於此余觀前獻人倫之厚出於天稟之時天之昌揭氏於斯可卜也繼今又以古之教教其家教其族則人之所昌有以合天之所昌揭氏之悠遠隆盛詎可量也哉

重修李氏山房書院記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讀是詩而曰詩之好仁如此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讀是詩而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夫孩提之童初生已知愛其親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與生俱生而非有使之者也心有此仁則必好之如山之高日所必仰如路之大足所必行也然仁之爲德人人所同吾有是仁彼亦有是仁也好吾固有於心之仁豈不好彼固有是仁之性也懿德者司有是仁之人也有是常性者未有不好懿德之人心同是仁故也南康李文定先生少學科舉之學未弱冠時朱子來守南康心竊慕焉既成進士遂往受業終身截然禮義之門潛然利達之境蓋學而有得於師者視其所師若高山之崇景行之坦坦嚮仰履行弗忘弗解悅爲日孜孜也詎非夫子所謂好仁者哉所居之縣曰建昌前有兵部尚書同邑同氏清名妙節望於一鄉藏書廬山五老峯之僧舍號李氏山房中更亂離書與山房俱燬寶慶丙戌言於邑令曹幽仍李氏山房舊號創書院於縣西以祠尚書述其學問出處大畧

而爲之記文定推好仁之心而好人之懿德蓋若是或曰尚書人品固高未嘗得聞聖學也文定師朱子而慕尚書何居曰已之好仁必學聖人以充其全體人之懿德苟其生質之美制行之卓有合於仁之一德斯可好矣孟子欲學孔子而亟稱伯夷惠柳下惠雖不能如大了之大全而使頑者廉懦者立鄙者寬薄者敦亦足以裨世教文定之拳拳於尚書之懿德也其猶孟子之稱夷惠也歟文定既歿與尚書合祠皇元新政建昌陞縣爲州山房始亦專官後以州之學正兼掌泰定初學政李仲謀欲新書院會進士高若鳳以州判官總儒學事志同謀協乃克重修新祠堂新講堂又從燕居之堂煥然有加於舊仲謀爲賦以紀其事若而徵記於予予弗及詳其工役之歲月室屋之規制而獨發明文定好仁好德之心以爲

來者勸繼今以往人人知好德則官於斯者必能嗣葺而使二李之祠永不廢墜人人知好仁則學於斯者必能升文定之堂闚朱子之室以無愧於燕居所視之先聖先師而尚書公之懿德亦永永本原之分支分派也尚書名常字公擇文定名燔字敬子人稱宏齋先生云

范柠

武寧縣儒學記

武寧爲龍興西南最邑山刻而水駛故其民多秀拔以學行著於代者不乏人國朝嘗設寧州以隸之而兼分寧縣後又以分寧爲州而武寧仍爲龍興屬縣學宮壞修水之上直縣解東南始縣隸州而學隨州州廢而復隨縣棟宇歷久風摧雨浥坐溺日星於祀事至不嚴居有弗寧過有弗念凡如是者匪制於用則拘於謀假一有志者爲之亦何事之不立哉

至治二年夏余被檄過爲謁先聖廟庭退而縱觀升堂戲敬坐肯定文學掾夏侯士璋作而曰余幸叨茲掾不幸學計單薄乃有廢墜不能修治茲所覩者敢以爲告余喜以語縣長令皆曰是吾職也時有給吏入官舫廿餘瘦白諸憲司畀之凡儒與有力者走趨相卓將興廢會有土功之令踰年禁弛士璋去焦火有繼之而後令之來者益勤無懈至治三年二月經始泰定元年十月訖工禮殿門廡講堂書閣巍然一新祀事嚴矣余又適至學者撫本未請記於石余嘉夫文學掾之有志令之能思其職也學校所以明人倫聖人人倫之至而今而後邑之士子有游有居是養是教思先王之道志所至而學亦至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狂作聖矣是其成也將不有如今日之興廢補敝者乎顧因諸君之善以爲士子規且以見君子之於天下苟有志無所不立也前令李洪濤後令呂天倪始終是役者臨縣史剌馬丹後三年四月朔記

青田書院記

程文海

道不繫於地地然由迹以知其事治亦以見其人使後之學者有所觀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爲作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爨先代復其賦表其廬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閭天下中吏寇燬屋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史將命江南過金谿顧瞻遺址悶然興懷鄉之耆舊咸請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郡下之縣縣無其人文書苟具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概然謀諸賢士大夫且懷牒郡庭以爲請衆咸義之爲助其費

適縣令尹張君懌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爲功乃即義居故址創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門房室舉備扁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爲記某蓋嘗冀其成而今始克成可喜也抑可嘆也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使家皆陸氏人皆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然而於風厲示效之方又藐然曾不啻省是不亦可嘆已乎美哉張君能知所先務也嗟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章也公與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衆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此不幸遘患又若此行道之人猶念之況大賢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藐焉略不嘗省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也某

未足以知公柳書知學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于作樂于成庶幾藏修游息于永久其亦奚所見乎是必有所慕矣然慕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實廢室邇人遐適足以來無窮之慨嘆而已然則父兄師友可弗念歟是役也以七年二月庚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疎山白雲禪寺修造記

大雄氏之宮布天下得地者什六七得人者什二三西江之西之山之宮仰爲大疎次之疎爲近故予知疎爲多昔疎之興也蓋有記之者矣故予獨記雲住師之能熾焉自住之住是山也於今八年矣一年而僧堂改觀二年宮殿塗堅丹臒莊嚴像設供養之工畢舉三年作下院于撫州又作于金谿之屋皆完新以其餘力復取化城洲地六年又鑿山種松珠餘二萬役水舂碓而屋舍之七年架萬歲閣八年閣成設飭咸具刻畫肖像萬身期二庫以豐財八年之間無日不事無事不有功然後視堯之廷布金之地始淵麗廓大崇極輝煌居者過者無不生歎喜贊嘆嘆仰尊敬心曰住莫善住者住曰未哉明年吾新香積矣又明年吾新西堂矣明年無量矣事亦無量於是山中之人皆驚且服願記其事夫佛之道非資田園以爲賸博也然以人而學佛假宮室以爲殊勝也非資田園以爲賸博也然以人而學佛之學則非人莫能爲者母亦宜先爲之乎且佛固人也彼爲

刻期開性無暇于此今學爲者既未能學其爲又不爲人之爲則予于斯也誠有不能名之者矣今疎之熾也得人之效也記之而使繼之者繼之其所謂無量無量者非耶住郡人也器資尚書之胄也楚山上人之法子也大德六年山寂疎無人疎衆枚卜十人于佛住獨吉再卜住又吉乃以上聞錫之璽書而爲疎主遂自徑山來歸歸而以潔身自誓于佛然則佛固許之且復信之矣住蓋能于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耶

昇平橋記

臨筠之交鵲山之陽梁於灝江之上曰昇平橋灝迅急歲輒壞至大元年森里長者黃應瑞相橋下流勢少殺謀遷之易族子田以移其址買妥氏山以葩其石更爲石橋掘地丈餘得故橋株十數石佛像十有乃故橋所也獨心喜經始于是年四月二十六日落成于明年三月八日修丈十廣去其

七高如廣之數上爲屋七楹工凡六千五百費緡萬五千有奇又爲庵其涯以祠石佛廩道者守之配鄒出簪珥以相爲橋成之日行者歌休者誦煙峯流泉獻狀增勝皇慶二年其諸孫允武來京師謁記曰此鄉民之志也且言君平生好義嘗于上高之境爲二橋曰新曰大游又鑿新喻檀嶺道數里作舍邑旁以便篙山之役者若此甚衆余觀萬金之貲世常有之不拔一毛利天下嗟嗟然曰我爲善我爲善不過諂土偶飽巫覡求福田而已他弗知也黃其庶乎昔有結茅度蟻奪高第者黃所濟多矣黃固浩翁之苗裔也盛德之門又後以益之其大也必矣君年八十餘耳目聰明齒髮不衰子若孫皆謹愿篤學未必非其報此亦鄉人之言也君何心焉書昇允武歸刻於橋之上君守國祥人即其居號之曰曉山老

人云

太和州重修快閣記

廬陵有閣最一郡之勝在太和東南城上邑令太常博士沈遵名曰快閣追黃太史庭堅繼至賦詩其上而閣之名聞天下蓋自豫章浙流五百餘里江盤峽束牽挽巉隘龍心怵目至是而山平川舒曠朗褰開躍然如龍蛇之伏鵬鵬之鳥跋而四顧快可知已邑爲州官事繁遊覽廢閣壞爲廐爲驛爲獄訟之庭旋葺旋毀豈復知有所謂快者哉至大四年邦侯聖陰徒貳車楊學文議改作而侯以監察御史召留作五百緡屬寓公高安尹嚴用文成之已而郎侯祐來議克合捨材傭工撤而新之爲屋三重重十楹前爲閣後祠太史中爲燕休之堂三年而畢弗亟弗徐屋加于舊而民弗與知登斯閣

也天高水寒豫開陰翕禾黍滿野舟行如飛仙地之勝若始闢焉明年高安之孫莊侍其諸兄咸來京師以圖請記且道侯之政予雖未登茲閣竊爲之一快告之曰州曰太和至治之稱也閣曰快自得之謂也治欲其至而民欲其自得蓋相須也民不自得求其治之至難已山川雖勝而暇登覽乎哉於虖太和邑也而爲州守尊而親乎下民下而敬乎上上下各安其素非自得之驗而至治之候乎知此則是閣之勝獨最於一郡乎敬書以遺之俾刻之石事是役者劉沖簫佐延祐元年九月朔記

富州重修學記

揭傒斯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爲富州以舍菜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爲敎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瞻廟學摧陋弗稱曰余之責也余志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堂二齋、山、秀傑櫺悉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爲屋幾七十楹又范銅爲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屬記卑鄙半池其前做古類宮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僕斯爲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州豐城縣爲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爲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上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莞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爲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所務今

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于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爲之學校以教之設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爲治秦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之學視學校爲隆汙以科舉爲去就亦罕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畎畝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況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慢簡正不爲盛名而人

敬畏之蓋賢守云

楊氏忠節祠記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詔郡皆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敵死薛仁輔上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實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兵抗蔡京寫楊氏忠義開先也別祠廣東經畧使長孺吏部郎官孫孫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畧仁聲義實風槩天下在廣東三歲祿八七萬緡蓋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吏部閒通敏惠奉法循理寫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蓋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

滕從儁宗幸蜀而居眉考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斬首燕市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爲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其盛歟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死豈非有忠襄文節爲之標準乎不然何以出於盛能使周之亂亡猶有愧于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乎是

武安塔記

至正十年春予使還蜀中驛次玉山有山蒼峭如立筆其巔有塔高見數十里外僧寺塔下棟宇林立悠悠然動予目詢諸鄉人曰此武安山塔院也監縣壽安所重建是山巖壑深秀專勝茲邑今侯作新於久廢其外莊以崇門下瞰溪之玉虹橋誠如長虹臥波也山之半爲溪山一覽真歲時士女來遊來娛寧侯之理而同侯之樂前所未聞也予于監縣有同遊之好聞之快然以懌飯抵縣侯謁於館中語間起曰武安塔院成舊無刻文可考見茲復弗記恐後將泯惟先生書之按圖經縣本唐砂礫鎮之望玉山也縣因以名其西南則武安山山有塔院故老相傳宋人鄭長者實爲之迨嘉熙辛亥忽摧其頂粵十二年而塔畫圮後十六年邑人毛士安合衆力以復之見于郡上湖禹之賦若院之廢當在宋亡時用兵於閩縣據南北衝仍以兵燹唯塔獨存而遺趾可辨也棲莽委翳狐兎所伏山川息靈民庶觸望過者吁嚱雖物之興廢有數苟非其人則亦孰暇以爲此事乎侯以有爲之才來掌斯邑乃能追古之遺踪還太平之盛觀一邑之人扶老攜幼往來遊陟舉欣欣然有若鄉人之言者侯之所施先後適

宜故人敏其政而舉廢之功易樂與民同而近者之悅衆傳勝地不終敝以發揮溪山於荒寂固爲之書不然民勤於力而土木之役興乃區區塔院之務復又何記焉

三賢書院記

歐陽元

洪之奉新三賢書院者春陵周元公眉山蘇文忠公修川黃文節公之祠也邑庠舊祠三賢以元公嘗仕修川黃文節公實修川人蘇文忠公南行弟文定公謫官筠州因省其弟過洪州之筠奉新爲邑蓋有三賢之轍迹焉故邑人慕而祠之孔子之宮更兵祠廢世儒鄧公謙亨久欲復之未暇後至元五年己卯有旨禁民爲蓮社其祠宇聽民佃取爲業有堂名種德者適遘鄧氏居謙亨與伯子杞謀遂入辭于官請爲三賢書院有司許之乃撤故益新加以補葺中爲先聖燕居別

室爲三賢祠一如他書院制既而講授肄習悉循其規于是之秋君子衆多之日而當世諸賢縉紳士唯呂正獻趙清獻二公相知文學蘇文忠黃文節獨深企仰文節稱公光風霽月人品甚高新安朱文公每服其知言文忠作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此非深愉太極通書之旨安能爲是言哉然蘇公之識之卓能知尊周子之學而不能知程子之賢黃太史之辭章足以極周子之形容其行義乃不足以薦富鄭公之識鑒孟子所謂知智之於賢者命也蓋蘇黃之知周子即孟子所謂性與慶曆元祐諸公之翠接於濂溪眉山之不偶於洛學修川之不見察於彦國豈謂命歟二賢生平

遊故周子之心一日著於文愚議論之間詎知百歲同堂之利實張本於斯焉是亦孟子之所謂命者歟元固願士之來游來歌于是者勵其希賢之志勿諉于命務究所知謂性不謂命焉前修遠乎哉元之是記庶幾可爲諸士友進修之一助云謙亨字仲謙有德望于里中杞梓克紹家學梓登元統進士第歷官以清幹聞

貞文書院記

虞集

昔在仁宗皇帝之世集賢大學士陳顯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翰林揭傒斯之父來成學行師表一方宜有旨賜謚以示聖朝尚德之意於是有旨賜謚曰貞文先生至正三年夏四月中書平章政事帖木兒達式右丞太平賀

等又請于今上皇帝建立書院遂以貞文之號賜爲額其址在富州之長寧鄉舊山之陽前挹潦岫後倚崇岡平疇曲谿映帶林麓蓋揭氏先世故居之地也其制爲大成殿四楹於中殿之北爲明倫堂四楹上爲重屋門之南爲櫺星門四楹別爲貞文祠置明倫堂之後左爲山長之署四楹其兩廡爲諸生齋居左右皆四楹齋之南又爲屋各五楹庾庫庖湢咸以次置其上始于至正二年之九月訖于九年之七月其後從子範經始之而元貞寺僧智辨相之山長湯盤繼成之其山長則行省以儒士之嘗學官爲之其門之東屋則從孫德懋萃舊岡書院之材所建也其檻星門則僧智辨之所立也其祭祀教育經久之費則里人之好義者割上腴田以相其事書院垂成文安公與某以同在史館

一日以記書院爲請某敬諾之喜而歸以語其子法曰今日吾書院事畢矣歐陽君已諾吾記矣越數日文安次作又數日辛三年法申是請乃記之又告其徒曰古之學校所以政事出焉辟雍泮宮習射養老出師受成皆在其地何莫非政事也後世學校雖治教事而特以祀事重焉故其始士之入學者舍菜先師未嘗專有所詔而舍菜之禮亦然之至簡者也今州縣學校則必專祠先聖先師於是國家仲春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護軍先謚貞文國朝處士吳中泰夫書院則又多爲先賢之祠或其過化之邦或其鄉郡公二公謚行偉節各列諸別碑云

安成李氏重修安賢義塾記

安成李君幸翁初作安賢義塾於州西鄉一倣書院精舍之制請於廬陵歐陽講堂齋舍各有其所未幾即世規模有未備者子劉氏念先世美績加於此乃割上腴田若干定爲教養井田法壞斯民貧富至於相懸鄉校法壞斯民賢愚至於相絕而君子小人之事判然而塗賤日益多貴日益少法日益密禮日益疎後世興者雖汲汲然設爲教官之任而井田經界勢不可復郡邑教養豈能徧及齊民也哉有富而好禮之士出而建義塾焉義塾既作一鄉之七患不志於學不患無從師之資一塾之師患學者之不勤不患供億之不繼推此至公之心求復世道之古其機不在茲乎師道也是而立

善人由是而多風俗由是而美義不可勝用矣禮門左之常曰塾塾之爲言熟也吾故願義塾師友之至斯也教者熟於其教學致於格而無序學者熟於其業毋致寒暴之間功如是則無負李氏建塾之美意矣李氏安成大族宋末累以著述獻于朝其貢名天府者接武幸翁號一峯剛字立中世以文行稱於州里云

分宜縣官題名記

分宜縣袁上邑置建魯花赤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尹以上六十又七載仕于斯者接踵而邑未有題名俊義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丙子迄今至正二年壬午三年而邑政修舉乃考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疊載諸石其遺訪族邑鈐岡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嘗謂題石之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爲勸也而其道寓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臣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爲三歲終更升去是即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藏否何可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爲恫瘝也久矣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恤者無才而闇於事者也求爲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考有才而過乎中者也其既謂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爲戒遠君爲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鈐岡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賜而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永思庵記

永思庵者安成王君宜遠盧其親之墓而作者也宜遠之先人亡永訣終其身不願仕奉太夫人至孝三十年不離太夫人亡庵墓者三年孝感昭著宜遠天性純篤才氣過彼其教學致於格而無序學者熟於其業毋致寒暴之間功如是則無負李氏建塾之美意矣李氏安成大族宋末累以著生身教世以孝行聞鄉里先生疾晝夜扶持衣不解帶者二年先生疫慟至嘔血幾絕乃蘇既葬結茅如蓋寢處墓左哀悲泣若草焉腐風雪豺虎不避久之母命再三乃歸服闋猶不食醯醬蔬菓今宰未已拱言及其父哀如初喪每食稍甘必遣人馳奉墓所歸乃就食里人表其阡曰白華所居門永思於皆非宜遠意也其友劉君省吾來京師具言永思庵之所以名余記之子之在京師也四方之士來謁爲其父兄永記其棲居齋室者蓋多若永思庵者則友人懼其行之無聞於世而記之者也孟子云五十而慕者於舜見之嘗千百世而下一五十慕親之人至終身之慕猶推而知之則孝子之永思不既難乎梅邊於先君渤海侯爲同舍而又同甲有道家之好感良友之誼記不得辭宜遠名留孫弟初遠名壽孫學遠名敏孫來遠名州孫學行皆能肖其父兄云

錦江橋記

錦江橋者建城故君玉溪初爲新昌通守自壁官守政院往來必經是橋偶見其敝以已貲修之鄉人嘉其成功相與名其橋曰錦江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敝子百川又新之辭亦必敎君有以得鄉人之愛而後然也百川不隆先人之令名孟昔斯績以永鄉人之美意豈非孝乎在禮祭則設先

人之裳衣以其蒙被也是錦也者玉溪皆服被也錦之不盛于當祭之設乎江發錦山道良溪至橋三鄉曰川葺之不盛于當祭之設乎江發錦山道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焉磯一焉陞岸二焉屋十有六楹中三間為祠初修以延祐之六年今修以至正之七年百川才器通敏公焉位以延祐之六年今修以至正之七年百川才器通敏公焉位山塲鹽司令克廣先志不獨斯橋焉然上而七安馬溪藍田平田島原下而平山龍江晉安實風百餘里間凡建十餘楹

浮梁州重建廟學記　鄧文原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春三月汴梁郭侯由江浙行中書省都事出守浮梁涖事之始見丁先聖顧瞻庭宇編陋弗稱無以昭來格而承歲祀且仍在漢文翁治成都修學宮由是蜀士比齊魯而翁承史紀焉陽故多儒先當下洋蜀郡

設政新令孚多士勸相鳩工庀具廓宏厥規始是年六月告十一月廟成齋廬堂垣門序庖湢悉隆舊觀乃卜日率僚吏諸弟子員行釋菜禮以告成事既又聘耆德為弟子師公退則躬加飭勵而稽攷其勤惰由是編民佐吏咸競于學而來者未有止也越二年冬十一月制詔天下郡縣祠其聖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敦尚德行經術而黜浮華之士此三代盛時舉遺制而後世鮮克師古馴至於風俗靡敝致治亡由今聖天子孝崇繼述丕闡文教輶遣往聖數告第方士莫不承風以自振厲文原忝教胄子而番士方玉甫等以書來求記也文原竊惟古之學者自二十五入小學以里居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白是而升之黌序俾洒掃應對趨隅必原于經術傳曰時教必有正業之非是訓廢成頗僻王政所不容是以教化一而風俗同君子經術已不逮古若晉韓起吳季札因適魯而始知易象魯春秋與周禮乃不若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則暨至元戊子江東倪氏創錦江書院諮陽額褒異具紀成編至南康教諭熹入覲上其事特旨申諭俾所司崇飾誰如初猗歟盛哉天光昭回惟幾惟深通志成務之烈著矣元貞丙申鐘請于楊曰書院本家塾承先世素志非敢竊有所覩誤蒙二聖知奚綸綍褒寵若茲欲鏡諸石示永久願記之按饒州上流有奇石曰雲錦嶂壁千仞絢錯成章其下誰數郡之水齎連舒紆西北至於邑治故圖志永曰

宣化者之望也侯名鄧字文卿嘉讀書於易尤研賾其守浮梁嘗新建丹梁均賦役決頌冤濬溝渠政號稱廉能云

錦江書院記　王禕

聖天子即位之元年褒述先猷深恐失墜越史臣裒錄以進而構與禹洪惟世祖皇帝御宇四時立制嘉言善政惟唐虞三代是則暨至元戊子江東倪氏創錦江書院諮陽額褒異具紀成編至南康教諭熹入覲上其事特旨申諭俾所司崇

錦江而是院處其中會歲壬辰又徙而之南不二里許水石清妍雲錦之勝畢至殿曰大成堂曰敬儀閣曰雲章序曰明理東關祠室專饗朱子配以眞文忠公右列鄉賢熊勿軒輔君陪祀院之西倣蘇子瞻亭為下五人左以壽春楊州二府君陪祀院之西倣蘇子瞻亭為堂曰帶經祠曰世美高下方直宏深敞麗雖大郡校宮力出于公者有所弗及悖廷師儒推請長論惟輿論是從而弗於私若主奉掌祠司財計之數皆其子弟為之而弗涓於資坐立有圖進退有儀會課講試一如常式積之豐穰之厚物之深予之至禮之有隆而無替凡六德六行先王之所以教而士之得于心而成其身者悉于是乎肄焉粤自兩子南北一文軌朝廷間遣使勑崇儒宦訪遺逸江淮閩廣無歲無之至有起諸生位政府秩六卿入侍禁垣出任侯牧或顯數路

糾治之權不一而止使悅宗之胄暨業學之士篤於行而于道固乎其文濤注雲委聯辭比事可以華世系而偉閥與悖乎其德如華嵩如衡霍以之鎮浮靜泰不圮不倚斯不負立院之旨矣是則白鹿石鼓嶽麓應天起于唐而顯于宋考其時制則互有損益方今聖元崇建人文茂錫寀換便蕃始灼萬不相侔合而五之其孰曰不可

李參政平寇記　劉壎

大元運神武以制六合任仁賢以福諸道江南既平閩卜有七載南北一家烟火萬里海澨嶽嶺靜風恬日熙彼有負險阻萃淵藪嘯呼崔苻或一二見不旋踵而殲戮以平孰敢以寧由皇威丕暢遐邇率服厥亦惟籌宣有人綏靖有方式克平于今日休至元二十有五年畬寇鍾明亮起臨汀擁衆十萬

以詩曰雄元受命誕揚厥武有偉混一卓越曠古東洋西崑北漠南溟罔不拱雲從疇敢弗庭蠢彼汀畬乃作狡僻蜕蛇蜮不貢肆吮暴骨成邱流血成川浸淫盱豐蘖積兵連寇擾千艘孤城岌岌暮燕釜魚孰紓其急德人惠來遂活吾曹其人謂誰參政李公威惠兼敷爰整戎旅爰謀斷兼足智手雍容立整敵局昔公未來兵興死期公既來止和氣春熙昔公未來瘴癘交熾公既來止妖氛夜肅切成而東舟載月明父老太息執如公清公恩弗替人思弗已紀德于碑名父名子軍峰峻極盱水深長我士我民千載靡忘

元

相山重修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焉曰巴山唐名陷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并餘里而後至坡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之邑之官舍民居當陽者莫不對面雲如縷出山中盤礴覆冒膏潤充溢衣被草木阬谷之容溝澮之通堰埭之蓄節宣蓄泄以為稼穡之備其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祆沴之變上木螟蝗之孽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巍乎高哉穹窿數岑之者望也冥神明焉可誣哉

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敬恭明神而不陷昵于邪淫云內附國朝仍用道士主祠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奉詔敬祠歲侵守令還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時冬未寒山氣已疑爲冰霜守者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賣緣汙合苟瓜葉之微刑人跡罕至則鳥鼠散祠宇頹圮像設暴露農民顧瞻傷怛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元保童大用奉詔書致祭見而感焉未暇及也在官之明年爲後至元庚辰四月旱種不入土禱于山麓樂君之祠其應溥沛甚異七月又旱合羣祀而禱之亟迎四君之像皆至縣治又得兩郡吏以旱之迎禱四君者而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重以懼愧究其故則上祠者無固志之弊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處和請以弟

子嗣守而葺之至正辛巳歲九月克修四仙之祠道衆之舍門廡庖庫以次而舉山之人不敢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乃以民事爲已任先事而憂則世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兩暘稍愆若致自已且備且祈得不罹菑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荊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頹圮而嘆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

圖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

恩澤無以徧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婚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没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于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公之至元翊入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臨川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人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敞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笘子博學洽聞名於一時與縉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煅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塤又修之實謨閣學士章公頴爲之記及內附圖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莊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至元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

職事以更飭廟學爲已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瞰山之上俯臨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荊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廚近之取其瀕灌蠲租入之畝虧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具之器皆各有藏使前鄉貢進士丁鍔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嘆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以名法從爲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奉奉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是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今之學者尚文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修學也至矣方謝公爲此學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處之蓋是時朱子自漳守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

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
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
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僞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
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隱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
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渝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論劉公之
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
德修學之事豈徒言哉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暮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
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謀學計之出入以
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告完教授胡式甫至而遑
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
莫得於此時盡諸簡書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
工視夫棟梁榱桷之腐朽瓦甓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黯黮者
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
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齋門廡易以楩楠豫章之美完
以圬墁塗壁之堅礱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溱於丹侈桓楹
之飾南面之像侑食之客衣裳冠履儼然繪繡之有別凡爲
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儥賈而無所隱
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職觀美者也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
亭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
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

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
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
於速壞是亦府君篡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
治教之休明出乎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
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揖讓升降於夫子之
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以無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
爲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屬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
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繁
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姚侯以他役自任而夫
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

故地宋咸淳庚午令尊宋禮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
有廟廟後爲會食堂而所稱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
言面乙之位內附國朝令勝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
後徙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
卑材劣下足以久舉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
之以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嘆而言曰此吾之責也
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修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聽附而
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于民而爲是義
舉何俟于衆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
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
之暇朝夕程督毋劳毋緩罷石于岸以障水取剛土補石子
築堂基高三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

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楹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財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表之壯邑也昔者表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旹江李泰伯記之勵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栻作新學其規模益加於舊矣又百二十五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愼重矣於是以脫脫木耳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嘉納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爲判官或以風憲清強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外絶苛横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頻首供億

心絶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政治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久敝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於朝而更作焉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會舂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子錢以具公膳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書幣命其史胡秀實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乃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財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予彼以聚斂掊克爲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家斂怨萬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者使

權茶運司記

昔在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又安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衣被遠邇至於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權茶字兼

視夫增則有所警發云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西江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眘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修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隆福皇太后賜錢而修之又四十年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裕皇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紓息名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衆思於僚佐請於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卒章實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記之集曰意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為幸今韓姚兩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每俾集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于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事為宜宜勿辭也乃為稽諸郡牘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庀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五月之吉柱立梁棟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為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簷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為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嗚呼洪惟聖天子躬修孝理成化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茲江湖横憮之交至於海島蹼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必通無所底滯俛然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況乎禮義文物尚有可觀于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莅是藩者及歲時之閒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于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曼絶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巷石長三四尺許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遽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久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為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于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宇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征繇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任

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探於跬步之近與其像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蓋兹邑之地壤上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于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焉汲瀦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若窳故無過於修廡之傷焉方其盛時絃誦之聲無間于井社衣冠文物之家聯絡相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縉文史國家以經術設科取于屢有其人況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溉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

弗率敎令至于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客于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爲吏者有不暇于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至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冰雪議事如著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處平易也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于無事嘗徒仕于此者得以優游閑暇超然埃壒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熄有志于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以息民于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于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鄭禪之善謀也於野川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滯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斤不達乎曠遠有得于虛曠發諸出處執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峰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峰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咏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峰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于人爲於奇勝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通若翠裝而得

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俯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固阜之起伏閭閻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善者乎愁歎苦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菑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經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勤惰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

者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迫夫故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以來愼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眞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思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譎豈非學校之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乃躬督學貳之入無敢逶遲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相以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以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守居閒靖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擾學校候職也而所以屬諸仲毅者乃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匠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臒塗壁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以次而就自一水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盡潔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莊任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穆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落成予以謁客行從之觀覽而都長史以下按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尊經之名隘也人之于天下猶風氣然開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遍之憂孔子出羣聖之後當時變之極生乎其世者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之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四其典籍之所存以行其治化則

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以尊其所恒尊者也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爲下不眞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遠以炫勝而曠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觀于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惟爲瑰奇之觀而已乎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上有居京師者曰前縣尹張公賢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端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申而見者寧鱗陳才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誥之文也江南初郡境而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秦之配享從祀者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

萱草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福以下凡一十餘人元貞元年縣陞為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賢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位偶象梵廟前池架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始仁始來謁廟顧瞻屋宇庳陋湫隘嘆曰吾州亦千里之邦矣成時有事于夫子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拜跪起殆不容措武于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眡諸學廩歲為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為也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閒地以廣其宮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墉磨甓廉鎮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人曰侯之功不可忘而成月不可無紀也予之先君參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上固嘗承乎下風矣願子有述焉賢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用至於鄉大夫者代有人焉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之士日自此興乎其乃為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益大貢守令有事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豈無異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倦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之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為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為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求為已之識始行當是時固矣聖元混一區宇日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設始行當是時固以先儒之憂為憂而為之制以見其初之正求古華於適用行之力考學門於所治之經以觀其所造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其體夫學者無以之所遺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其體夫學者無以自收於通貴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趨役宇仲毅毫社人起身江西幕府建治縣有肇今以偶於有司成哀然免貢而不書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

江西通志　卷　白一十八　藝文　十八

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寶攻督工者學正蕭樊劉導劉天柱

有學張志道胡謙

藍山書院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御弼之所作也御弼字希邦故宋時縣太學登咸淳庚戌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辭免教授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鄉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強起之至縣學以為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又迎至郡學以為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於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庭桂申當道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為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庶有朝堂以祀夫

子而撫冀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右古
稽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識庖湢有所前
爲大門署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
其後鄰縣隆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
仍隸弋陽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即列爲學官行省署官
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告曰昔先大父
之始爲此也買田以贍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
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
皆買諸民田官仍徵其常稅弗除也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
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於是者幸二年代去
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
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
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于鄉則
皆遣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
以圖不朽焉是爲記

貢院題名記

至正四年歲在甲申江西行中書省欽奉明詔興賢能于郡
縣聚之會府拔其尤以貢先期驛至中外文學大夫以較
藝乃八月之吉受聘而至者先後入院遵累棘之制而試之
九月十五日得右榜九人左榜二十二人又以新制取次榜
右生六人左生十有二人留省以備學官之任其與計偕者
省憲官親與爲燕工歌鹿鳴而勸之爲其禮盛矣然省憲有
主試監試之官貢院有主文考試之日又有分任試事于簾
外者皆一時知名之士上下內外勞幾月餘竣事各散還

其官所未有題名以記之者也蓋延祐甲寅初科不及行而
因循至於今爲缺典請立石於貢院而系之以詩詩曰
於皇聖元　修行於鄉　里誦黃　所統郡二十多以文　物稱布衣韋帶之士
史求聖賢之道稽當世之務人人欲自獻於明時其積累非
一朝一夕之故而來應試者不下數千人遠者千餘里有司
者不明經學之傳不足以得明經之士不知治道之要不足
以得致治之才學術之邪正文氣之升降道德之所以興風
俗之所以化其機蓋在是焉非直爲數十人之進取而已而
所得之士施日有見于世者可指名而論之其於國家治教
之術當不重哉古者諸侯薦士於天子試之射而使與
祭焉數與祭者薦之國有慶賞先王之遺法也備言以徵文
獻於將來官存于此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必有詠歌以報聖天子者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祀先師而學所
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于校官薄海內外
莫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者固其地而各有所
述以示風勸此南康都昌之修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
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于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
道大明以行聖學傳之言論德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范有
加矣而南康之爲郡也最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
之爲邑俗尤淳厚黃顏彭鳳馮椅輩輩出其鄉之人者盡宋
子遊講學之暨修行之爲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

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爲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劍以爲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于學校相與悉力於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無大改作禮殿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爲垣以環宮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劍叟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課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沒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二頃以益學賦將有興作以歲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皆具得三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株杉之木于旁邑以巳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庾凡梁棟杗桷一木之不堪者悉撤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繚構高壯冀可以經久爲外三門揭朽甚不稱觀美易以完植垣墻高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爲成以其年十一月爲記其事如此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等修其屋室聽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敝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皇寰之薦士君子間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

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從子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問答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人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閭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尚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潯自昔篤無利欲之感是朱氏之學行于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于其鄉也我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悟惕然而恐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聞所知而用工焉則其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嗜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人有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暴月棄亦已甚矣今也緣棠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于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焉故知文公之爲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豈不盛哉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滙澤曰南湖延袤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滿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郡城衆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膠葛地

勢迴薄內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藴
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壅鬱去
其糜腐以來爽塏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
生息蓋有所繫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斯湖也考諸舊
誌容其沒而莫之敢堙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
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爲放生
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是
以有司謹治之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
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
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即湖爲堂
率學者以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
說焉而茲湖也遂爲風雩詠歸之地郡人士耆艾童冠之至
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徽廬程君以考亭之學來爲之師游
其門而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
公澄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三年而內附國朝崇
尚學校建宮立師士之教學于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
執事者弗虞浸爲旁近堙塞殖利鳥飛魚躍之高深圉以汙
萊限以畦町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與羊棗之教彼獨何心
哉吾聞古之爲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
洫夫豈不知干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
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輔磨乎此又君子之
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曰
力有所不及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爲照磨覽其
舊跡而歎焉語諸其寮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

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廩膳有常
自雅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
土田之久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
而募老亳人趙君雷澤實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
具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洄然而止水停生植
爲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而郡將廣州藩戶邢侯惟明始作
漱石之亭以爲之勸而放生風雩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
于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司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
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咨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
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惻於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
得以與文武吏士酌芬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斁有不在於
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任憲府而至是以得時措之宜者以
予既老而倦于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以其府公之
命來求爲記云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爲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間乎
民居官舍之中特爲負絕眺望于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
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笥撫之華蓋千碧天
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者
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游覽燕息于此蓋必有之
洫夫豈不知干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
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輔磨乎此又君子之
郡人相傳唐文簫吳綠鸞二仙宜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
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
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
字遒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

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于已而嵩其遐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從知爲文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遐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答問之意附會以爲說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眞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況他乎漢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照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眞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元契遇合眞遘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天自當恐懼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自稽祖唐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証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夫翰揚闈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親之主者

靈惠沖虛通妙眞君王侍宸記

至順三年夏樂安縣尹蒲君汝霖以書來告曰在延祐庚由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龍岡所謂妙靈觀去州數里侍宸宋徽宗時歸而沒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蠲禱諸汝霖親往禱焉旣得卜乞靈水於衍登舟以還有蛟蜒浮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以器迎之即就器蟠不動及州門兩垂髯白當以神力助計他日獻捷者二大夫雷電賊乃潰而道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稔明年又旱吏民以汝霖前禱之應也議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歲又稔於是州之父老來告曰侍宸之恩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著於時歿又惠澤及其民宜

爲旣得卜乞靈水於衍登舟以還有蛟蜒浮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以器迎之即就器蟠不動及州門兩垂髯白當以神力助計他日獻捷者二大夫雷電賊乃潰而道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稔明年又旱吏民以汝霖前禱之應也議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歲又稔於是州之父老來告曰侍宸之恩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著於時歿又惠澤及其民宜白朝廷有以表異之南豐下州也而嵩其遐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從知爲文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遐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答問之意附會以爲說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眞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況他乎漢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照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眞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元契遇合眞遘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天自當恐懼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自稽祖唐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証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夫翰揚闈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親之主者

靈惠沖虛通妙眞君王侍宸記

至順三年夏樂安縣尹蒲君汝霖以書來告曰在延祐庚由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龍岡所謂妙靈觀去州數里侍宸宋徽宗時歸而沒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蠲禱諸汝霖親往禱焉旣得卜乞靈水於衍登舟以還有蛟蜒浮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以器迎之即就器蟠不動及州門兩垂髯白當以神力助計他日獻捷者二大夫雷電賊乃潰而道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稔明年又旱吏民以汝霖前禱之應也議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歲又稔於是州之父老來告曰侍宸實預知天數數數以修政錄兵

爲請不暇聽其說乞身歸田里去求不得一日拂袖徑還南
豈未幾宋南渡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爲酒食召鄉
里飲別書頌脩然而逝旣殮舉棺而葬之甚輕蓋尸解云神
龍岡其墓也其靈異之事相傳不絕侍宸殁而能福其鄉之
民蒲君去他官不忘其舊民皆受侍宸之賜其仁惠皆可錄
故書之使邦人有所考焉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
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
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
鄉往以爲宗爲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者翼之不敢似
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
旣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
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迨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
畝實前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
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
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爲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聘其
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
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毫
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
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況乎
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興勞以推
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
鄉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

侯之心也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
三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
也若增石閘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
知擾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僑黃氏某君鄱陽人其父師
雙峯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瑞州新修仁濟橋記

郁貫

瑞州治高安其南西壑谷諸流匯爲錦江橫貫州東下注章
水州之郭郭如環玦中分而廛閭衢巷夾其兩涯民旅族居
而錯行者恃橋爲命橋一日不葺則徒輿敛迹公私俱濟雖
官調水夫刺小舟待濟隕一羽于深淵若將委之焉涉者之
患利而知夫郡政之大莫先于橋功有矣昔橋未建聯纜繫筏
直州治爲浮梁隨波降升然僅僅以歲月計成毀宋淳祐壬
子郡守鄧公守郡始相方宜增巖架虛皖成九
年而一毀啟十有一年守董公嗣成之成三年再毀遂至大
巳酉總管蒲公作鎮時閱歲三十六而橋役大興役大故功
鉅衆方期之以久會泰定三年五月癸丑雨水暴至勢怒衝
衡決明日壞北堤橋岌岌不能支又明日雨止顏缺參伍之
一而絕岸奔流浩渺數十尺行者躑躅居者顧慮徒自畫焉
莫司莫績其年十月中大夫太原傅公適以麾節涖郡進父
老庭中曰吏役于民我謂郡政爾謂民膚有先於橋功者乎是長貳謀協聲案式從
衆謝曰吾所欲也而未敢以累公于是長貳謀協聲案式從
封內之人輸財効力如趨父任公復求得嘗承簡公橋事而
幹敏有操畧者李榮等七人使主其出納命郡錄事陳德敬
總其凡以屬役賦功自經始至成公日來勘相工忘其勞不

廟咸飭諗曰吾窮費隙窒而根治之不遺後憂利勝計哉蓋北隄當水衝舊中實土囊外傅以石水朝夕灌激客土銷址則無恃今索石增厚至十數重執度揆之其袤七十五尺其廣一百二十四尺上覆屋爲楹間七以補廢還故又謂南墩東西削方水與石鬬石不勝則反手襟裂宜易博爲銳迹水入之以殺其悍諸梁木之弱且撓者甃石之破且泐者咸除撤繕理擇于堅密不苟不媮歲既僦功列樹兩柵分爲三達節東西行者不得方軌並馬以撼震致害所爲長慮遠引無賸算矣書來請記其迹予嘗泰公同朝不得辭則復于公曰日睫之患易見水潦之害易知而隱于不蠲沒于未形限于不自達爲難慈也今公發政之初不遷橋事以興是役所以自任乎父母師帥之重而水盡其心者可槩見于茲四封

匪異千里惟同顧吾之職得以施置開塞有大于一橋者乎公患不聞聞斯行之矣然則喜橋功于細德豈誠知公哉爲舊即江以名而今榜仁濟云

玉隆萬壽宮興修記

郭景純與許旌陽同時嘗爲旌陽相宅得豫章西山之陽以道遥山者居焉後于其地拔宅升眞即建游帷觀改玉隆萬壽宮游帷者昔旌陽上升時嘗飄墮錦帷其處名之即以其實也玉隆者度人經三十二天號有太釋玉隆騰勝天謂是宮爲羣帝所館安知玉隆騰勝不在茲乎實之欲以其名也觀肇興于晉而盛于唐尤莫盛于宋宋祀將四百而是宮之嘗繕見于紀載者二大中祥符之締構其力出于郡人先禮寺丞胡公仲容而王冀公實記之政和丙申之恢拓其費出于係省之官錢其圖隼西京崇福之舊制于是內出玉冊帶帥臣加上尊號又詔侍從升朝官爲提舉宮事其祠秩之次浸比隆于岳鎮矣然則祀隆而宮盛非以昭應之受書玉清之定鼎寶會乎其時哉至元初子宋社既屋有司上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者于禮部比受璽書如令至治元年臨川宋君思本實嗣居其席始至見十一大曜十一眞君殿祖師堂摧剖弗治位置非據謀將改爲則以狀請于教主嗣漢天師會元教大宗師吳公亦以香幣來祠因各捐貲偶首而施者稍集掄材庀工有其具矣蓋

官制二殿中時廂序參列丁前而分置其中以左右拱翼迺相藏室之北撤故構新作別殿六楹東以奉十一曜眞形之像西以奉吳黃十一眞君之像必輔以甘從有攸尊亦既無

綦于禮又即十一眞殿舊址築重室一區上爲青元閣下爲祠凡自唐以來嘗有所施與嘗主興造之官寮以及歷代住持同袍士庶之有功有績者皆列主而祠每三七日集衆焚誦歲時潔蠲爲饗視于孫安侑之意無弗遑爲經始于泰定二年之八月閱三年而考其成宋君過余請記自始有宮迨今何啻千年營繕之功不一而獨祥符政和得傳以其有記故也然則朱君之爲是役績用章灼如是欲不記得乎朱君字本初受道於龍虎山中而從張仁靖眞人處直兩京最久

吉安興學記

劉詵

今大子在作務欲以教化作新斯民詔書每下必首及擇宿令勉學校甚盛意也至正三年秋燕山高侯志自懷慶移守

廬陵既下車祗承德命以學校爲先務凡所以育材成化者朝夕究心焉先是廬陵後學多事章句記誦之習或經旨未明躬行未粹者有之公進而誨之曰爲學之道讀書明義理修身積實踐以爲正人君子之歸若但飾文華徼利達非聖賢意也乃與職訓者講論爲學之次第使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皆卓然爲古人之規程縣是士洗濯琢磨始彬彬然知慕三代之風他日又進其老宿而謂之曰朝廷養賓興之克斥者息遞民四歸桑麻被野棬饑則講常平請賑羅盡其職救火請雨竭已力不憚勞捐已俸不吝費施於民勤矣然皆推其平日所講者行之學校善政之本也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非歟公事母至孝視古人可不媿非公所講於學之本與于是教授李柱與多士謀書公之美俾詵述其辭焉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八　藝文　三

不閑于禮者先是府史小吏多不務學公進而謂之曰汝曹能知學始可大用今惟事刀筆苟薄利特民之蟊也使之閑望聽講與諸生相問難選其才者以次升縣州府吏縣是六曹兩廡絃誦相聞吏始知進爲士不以吏自限先是廟學錢糧雖多府曹專役任錢糧之科州縣則吏胥移易侵貸上下表裏爲弊歲不給用公草府曹專任者責舊補厥新徵而倉廩以實講堂舊扁振文公復取三代立學大義增揭明倫二字其前作宮牆修杏壇新儀門立課習飲膳定規箸于石使後之興教化者恪有所守縣是深山窮谷之士多裹糧鼓篋而來若徐滕淮揚江浙廣海暨色目公卿之子弟爲員積百二十有奇至正四年應鄉試者五十有奇君子謂廬陵學者道德明秀之盛自宋慶歷歐陽公作記以來始末過此若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八　藝文　三

螺川重修馬驛記

漢唐則必無也夫所謂興廢棟宇之高明戶庭之夷嚴其小者也人人以儒自飾以士君子自勉其大者也博聞强記綺章繪句下筆如春濤瑞錦學之末也少者日馳於孝弟禮節長者日修乎仁義忠信以進乎修己治人之方則學之本也公之興學不徒事其小末而務其大本非知道者未易與言也公之爲政能使訶訟之繁劇者簡賦役之偏負者平盜賊之克斥者息遞民四歸桑麻被野棬饑則講常平請賑羅盡其職救火請雨竭已力不憚勞捐已俸不吝費施於民勤矣然皆推其平日所講者行之學校善政之本也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非歟公事母至孝視古人可不媿非公所講於學之本與于是教授李柱與多士謀書公之美俾詵述其辭焉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八　藝文　三

成周之制凡國野之道有廬宿候館以爲朝聘往來之宿食其後爲置郵爲亭傳爲驛遞所繇來尚矣至國朝尤以是爲重蓋使九州四海之廣大窮邊輔邑之遠近文書期會絡繹周流如人之血脉貫通於一身誠有國者之要務也吉安螺川驛實當江廣之正塗驛騎之要會而館宇歲久摧撓圮漏其勢壅者漫患而不鮮其甚者沮洳而不治監郡惰都剌靡以實講堂舊扁振文公復取三代立學大義增揭明倫二字其前作宮牆修杏壇新儀門立課習飲膳定規箸于石使之嘆焉外則廊廡洞啟重門嚴扃庭道隆高馬駿通故而又前植竹環以欄楯使來者下馬周旋無鄰于庭門不容車之詩焉蓋能上體朝廷優崇使臣之意故非惟俾庭館之高明雖巧墁綵繪煥然可觀則夫使者之過此者豈不仰而思

之吾之道路之所歷一寓一息之次無不寧有國家之美
亦將圖所以報稱乎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
爰咨諏此古者使臣之用心也若夫邦侯之勤于其職則後
之來者尚善繼之

二程先生祠堂記

聖人開天地不言之祕賢人開聖人未發之蘊其揆皆神化之
所蓄至理之所待天之所以扶持乎三極綱維乎百代也故
其人或曠世而一見或接迹而相承或出於一家比境之間
或合于殊鄉異域之外非天下人心之所能預擬者也自伏
羲畫八卦曠千有餘年而文王周公闡之自大禹發九疇亦
曠千有餘年而箕子武王明之自夫子集六經羣言之成又
曠千有餘年而周子二程起於一時

凡孔孟之遺言遂大明而無蘊嗚呼是數聖賢之作時之或
久或速地之或遠或近皆天地之數與聖賢之心默相扶于
冥漠之表天地能啟聖賢之生聖賢能續斯道之命然天地
能知數之所以啓聖賢不能知數之所以生是聖賢不能知
人豈能預擬哉且文章之與理學本同一源自孟子來有分
也漢唐以來文章盛而理學微周程復大盛微周程
理學亦泯矣謂周程不興天地之數不可也然一程之學始
于周子使二程子師周子由太中公使太中公得以使二子
從周子自尉廬陵遷廬陵江萬里來守吉遂推明二程從周
可也於是宋嘉熙間廬陵白鷺洲書院祀一程及太中周子焉後十七
年衡陽陳斗南來尉廬陵又推明吉之祠太中二程是矣未
若廬陵尉廳之九為親切乃復建祠宇尉廳然祠門勿於
赦皇元丙子縣尉李瀕復作祠祠益隘又即舊像寄他祠坊
穢溝甚至正元年古魏沈褒來為尉既然嘆之遂白監郡悟
都剌蹋地于尉廳之右構堂三間前環奇庭旁列齋舍高明
疏敞祭有餘地誦有餘屋可謂盛矣按二程子實生黃之
陂尉解而黃州不知祀二程太守李說始為祠紫陽先生以
為黃州通判黃陂尉解不祀太中可知聞其所謂思賢堂者
皆委廢不治而吾廬陵祠若此豈非官政之善而風俗之美
歟沈尉固可書也助其成者蕭文孫宬孫亦可書矣

惠政橋記

姚 雲

惠政門當新昌西郭山溪介之故為舟梁以門名暴漲漂起
溪別市斷涉有溺者實慶乙酉邑令趙公繼初作石址後三

年李公從邱里之號更曰太和橋蓋三十有一年會蛟夢壞
又六年鄉老姚君汝輔請于官醵成之越十有五載燬于劫
火遺址巍然行者未嘗不出涕也議復者衆矣何以不克成
至是邑主接羅思敬以義導施厥民用勸一志興事橋卒以
成縱三百七十尺有奇什九分之其一為衡上覆以屋為楹
百有十六跌翼聯絡藻繪煥煇凡致材萬三千鏹粟二千斛
幣金以萬計者二百六十有奇而羨匀受鉄箕官不知役始于已
迄巳卯亘五年而後備迺揭復名惠政與馬利往應市譁
譁相率謁記于高安姚雲我聞太皞冢未絕港堯樹橋木迺
伯造梁箋者謂自天子至士有常等民不得為之帝王共德
也鄭大夫濟人于溱洧君子曰惠不知政蓋謂乘輿之濟不
如濟以政之博或深求于輿梁徒杠之外則濟人者非政與

他日贏負鉅力役石傳海其民毒焉夫豈知佚道之使民逸于郵乎哉

泰和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劉崧

國家增損前代之制以科舉取士至厥書也天下歲貢於內省者凡三百人各省有定額而州郡無定名示至公也江西歲貢止二十二人郡之隸於江西者十有一而吉安為上郡之隸于郡者十有四泰和其一也泰和舊為縣衣冠紛歌之俗十室而九在宋初咸平迄宋季咸淳其有記進士題名者達我元乃未有錄焉非缺歟粤自延祐甲寅科興至至正丙申通十有四科垂五十年由楊景行至某得十人焉或第或否或甲或乙或續或絕其姓氏年月咸可考也其始下第於春官者止許再試其或授正長以歸者恩例也其後下第者通得為正長而鄉試復取額外優等為論錄者則又至正癸未之新格也科凡八舉而中廢又歷五年而更興興而益振而泰和具有人焉豈非盛哉某以晚學忝斯舉顧題名之有序豈陋劣之敢辭謹考撫次第而忝於衆曰惟士之所以學於家舉於鄉而貢於天子之廷者若是其難且重也將不曰經明行修已乎往者蔚乎其有立矣來者庶源源而有繼乎故題名所以識其人也識其人所以重觀考也識而刻諸石示久遠也記進士而獨詳於吾州者為泰和作也

遊廬山記

李洞

延祐己卯二月九日予還自江右過門人蕭子方于海陽別數年一旦出不意相得懽甚遂同遊匡廬北出郭日已衛山明霞森射勃苑天際行未十里道旁水聲悲鳴悄悅人意騎

稍相後先輒失言緒崇岡列岫漸旋辟馳向以就來者抵暮經一小山迴谿生雲疊嶂蒙翳路轉欲窮半巖有大樹高十丈餘白花紛數照映溪谷口叢薄間茅屋一區寂無人聲約更初至聖治太平宮宿聽雨軒隣房亦有客方寢乃前巴陵守易平樊炯子明固將窮深極討感又喜以為得侶明日過匡山精舍臨磐湖披奥草求玉塘井井入飛雲洞訪隱者桂心淵不遇遂扣興過東林寺方行林崖中白雲徐舒青峯遮明心忽不定久之因憩三笑亭由三笑虎溪蓮社蘇白堂遂升上方望靈運講經臺概然前人高風上方出東林後單視林壑橫潰凝立待定四顧生怯青蘿蒙翳咫尺無路幽鳥山猿起與匡阜對皐若大屏居前其上繙紅疊明日出西林登天池山望絕頂路險甚攜歷窮澗矯首千巖瞰逼微嵐下飛鳴山應逾遠有石突出漢間其畧若巨艦乘瞿塘縣流懸開峽口問之鐵船峯云如是緣石磴以上餘二十里至天池坐文殊閣下視萬景杪甚毫髮江流匯漯梯帶泓明羣山起伏掩仰微浪挹漢王峯徒倚白雲亭觀宋將岳飛詩謂其當朝廷多事猶能抵隙而為是遊得支遁上大林僧慧遠始居樂天濂溪所當遊出緣絕壁下入佛手巖廣不能數極下盤無地曠覽悠邈視天池惟麗過之側出微徑愈往而愈奇崖間鐫大隸書曰竹林寺若蘇緇絡隱顯翠壁前控飛崖如几延延袤丈餘三面皆斗絕從旁一松偃蓋下覆方卧屋上月在松杪其下即錦繡谷谷中花開猶錦繡也故云又謂每風雨聞鍾磬梵唄者蓋隱其中云是晚下宿福海寺明日到開通飲三疎堂又明日導者失路遂踰匡廬觀谷簾

泉淵明粟里抵靈湯由是蓋轉而之山南矣乃從報先寺步
壇間遙望白雲紫霄諸峯森猶紫筍矗其巔耶舍塔冠簪玉
如憩歸宗寺觀晉王右軍羲之墨池鵞池酌鵞溪一滴泉夜
宿陸修靜簡寂觀所當軒白雲川中登石壇暗斗徜徉雙
瀑間早書所當軒白雲川而去至開先寺其東出尾泉其西
飛五泉萬竹亭歛玉亭青玉峽峻宇天關兩岸嵐翠欲滴其
地如大甕泓渟爲潭潭中有巨石水從中來觸石分二道以
出狀若白龍飛墜潭中盤旋數四循石阪下其巔委勢連益
緩始逸巡斂怒趨去磨雲錦閣西軒望瀑布其旁香爐雙劍
二峯尤秀麗特甚云上有三石梁橫絕青壁間如長虹委蛇下沈深淵
不可度輒得遇異人瀑行青壁間如長虹委蛇下沈深淵
須臾大風暴起泉不得行從旁斜曳欲斷澤續忽飛旋重輪

直入空際迴風一散萬象冥蒙或文綢霞縠陰陰天際偶隨
颶車奔爾而逝瞬息萬狀殆不可窮忽而繼之四山霧晦銀
竹森豎形神開悟自以茲遊疑絕平生即相與命酒頹然就
醉以卧明日越羅漢閣東行五老峯下丘老領頤隆肩欲款
以嘯者蒼然負幃薄以立覩其或與我語笑顧久之度松關
入棲賢以三峽隆羽泉玉淵潭之奇因迷留宿焉次早見硃
砂峯于雲屏閣僧謂棲賢李渤楞伽李公擇讀書處其南有
洗馬磵由白鹿觀以往亦李渤讀書處今爲紫陽朱先生晦
庵白鹿洞書院其梁于澗曰貫道之橋其澗之隈曰勘書之
臺又有曰風泉雲聲曰聖澤之泉致祀殿下私先生遺像
于祠顧瞻磅礴思古之人得以遂其所攸于落山泉消其塵
昏息其道氣終以大有爲天下者未必不少有助云隨至

真觀女道士蔣尋真于此仙去祠故在焉乃攜食調蹄山巔
觀所謂三疊泉方二三里抵缺冰壑已無路稍進時鳥道崩
削此不得前上摩蒼寒下俯幽壑仰見一峯戴巨盤石直立
雲表舉綾側足如是歷九奇峯謂之九疊屏而泉出其後
山窮絕處也樵豎見此謂遠者往往額風雨雲霧頭不得見
而返及至天宇澄霽向之盤石如出井底四圍巒障欲合泉
若瓊簾從空懸布爲三疊大小纔千仞透映蒼寒飛深濺霧灑面蒙
密遂然以輕謂天地窮而萬物亦窮地或又云方冬泉脈尚
微仁觸坎陰必穀轉久之始下狀又若素絲千仞洞貫三
日經李騰空昭德觀吳萍山寶巖方石周元公墓而歸是夕

龍溪橋記

劉岳申

古之爲梁者一與梁曰梁造舟爲梁亦曰梁皆橋也古者出
于有司本先王爲政之一事後世出于民亦有司所爲也近
年稍出于郷俗之徒而有司不與其事然其取于民一也特
過者不悟耳民由王者之政熄儒者之道廢有司者其權逸
于吏級史爲奸市以漁其民往往事未集而怨已興佛之徒
始乘其弊說其師之說以誘吾民而富人大商亦在小大窶
人無不甘心聽命焉有司者懼政之不修爲已累也不自貴
已愈益疲視其民瓦以論俸日儒者安所施此叮其不知爲

西距茶陵五十里實江西湖南之要會自宋端平甲午議聚
建石橋而落落不合于今垂百年矣民之病涉未有甚于此
者也當宋季以官若民之力何不可爲而獨難于此宋亡五
十年以官用民之力愈易于前而猶以其難遺今日何也蓋
嘗疑之其時其人必有所待式克至于今而後遷龍溪賀君
豈偶然哉賀君不煩有司之令不假衆人之力以其私財奉
其母楊夫人之命其子景賢景文成其志起泰定丙寅三月
迄明年十月長二百六十尺高十八尺廣不及高二尺凡爲
墩者六貼石爲兩岸高與墩齊合爲墩者八架以大木百圍
覆以華屋百楹倚之以曲檻履之以堅石計若一十
五萬有奇米以石計者一千五百有奇百里之內百里之外
民不知有役而坐見此橋江西湖南官民商旅之往來不聞

有是役而坐乘此橋一橋之費不足爲賀君道一橋之功不
足爲賀君贊獨使先王之政儒者之道復見于今而異教不
得爭長稱雄其間豈非百年間一偉事歟君子曰賀君有濟
川之才而無用世之志者也使有一日民社之責其惠利及
于人人豈止此哉克是心所謂思天下之民有溺者由己
溺之可也雖欲使人不樂道其善得乎夫非余言也衆人之
言也衆未余記故不辭君名士貴宇性翁最樂爲善尤輕財
嘗歲饑捐私租數萬石與耕者其鄉人云

上猶縣治記 黃文傑

延祐甲寅之秋縣尹沛梁伯顏察兒莅猶川首詢風土與治
革之由僉曰猶之疆域東界南康大回嶺南界南康盧狗嶺
西界湖南青嶺北界龍泉白雲嶺豁峒廣袤邑落其中民以
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寇魁唐天祐乙丑猶人盧光稠知
虔州黃延玉以捍利補使院議創猶場辛未黎求代光稠俾
判官李照割南康西南地置上猶場推吳知道黃延玉句當
場事剏場治于今靈巖寺北時奸盜蜂午延玉保障大振軍
功歷任二十四年前後襲詔三十二道并元庚子累官銀青
大夫國子祭酒猶民德其政刻於石南安志書亦復記其詰
秩者誠欲啟後人之善保障也至南唐保泰壬子始升場
爲縣居猶水之上故曰上猶自創場迄今三百四十五年羣
兇寇三鄉者五十有三而犯邑者十五紹興壬申鄭寇復亂
邑令王回老謂居民何累家而聽害許白便奔竄于是寇平
民歸雖火其廬人物如昨令喜倡民起梁棟于燬燼輪奐輦
飛甍青十倍其德民也遠矣已已定祀峒陳葵反本路孫通

判名猶字有及文壬申改爲南安縣紹定壬辰邑令胡泓徙
邑築城其後邑令葉茂由監軍歸政稱郡守以李申寅知縣
事丙子臘月元帥塔出攻猶圍城七十二日弗克退師已卯
三月賈參政復至論以城降邑令李申寅暨居民李梓發之
僞曰猶未城時遇有變民散而之吉贛今城矣正爲吾民義
守具也前人建城後人降城義乎弗許至十五日城陷屠焉
邑廨舍倉庫及一千四百一十六家之生靈玉石俱焚縱有
嘗歲饑捐私租數萬石與耕者其鄉人云

上猶縣治記 黃文傑

參政召申寅暨通之遂授申寅暨路帥張伯子臨刑有歎一聲
晴空而震或者疑其爲星殞也邑由是改名永清屬行省擢
邑士黃桂開簿邑事桂開草創邑治于劫灰之末撫集遺亡
僅存七十有二至元庚辰縣再隸南安復名上猶自是鄉民

吳富五鍾召二李達淑等相繼不檢加以外寇黃青四六杜
震隆董賢舉等牧民之官惟務用錢給餉二十餘年更無寧
日冀暇顧邑治之綿蕞哉大德壬寅邑令魏義祀梳剔抉重
建公署以新莅政之所簿尉劉彝訓導撫安赤水新民復起
太傅書院爲化頑之計今亦瓦老木蠹惟公圖之公曰善十
月既望遂捐俸倡僚佐官吏重修邑治典史黎懋佐之繼以
本路照磨張景儀分符抵邑新簿蘇吉共完厥功越二月竣
事悉增其舊制邑民請書其事余故樂書

吉安路惠民藥局記

馮翼翁

聖人之于天下有博施濟衆之仁則有博施濟衆之政四時
五節六氣之過不能使人人無病五藥五味五穀之養不能
使人人調胝之設博士以講其學置醫師以掌其政又懼夫

貧而無告者以時給其藥餌雖一事之仁使凡有司推而行
之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者數大德二年各郡置惠民藥局
擇良醫主之使貧乏疾病之人不致失所吉安郡始創局于
譙門之左外有樓中有廳旁有舍修製有具曝藏給濟有所
官給楮幣萬二千緡歲收其贏以市藥製劑須于所屬州縣
至正庚寅冬府推官資時儼既勤于職疏滯理冤驗醫之良
者使治囚病以時藥而粥之猶以無瘦乃新藥局鑰鍵以俾
醫戶出其餘則合千五百緡以市木石瓦竹與凡粉繪之費
逾月而訖工請書其事于石廬陵劇郡非惠民病患所以病
民者獄訟之繁也六氣之過成于天聖人不忍其有病而爲
之醫藥五刑之用成于人有司獨忍其無病而爲之瘡痏歟
使郡之有位者皆如董君能欽舊制恤民隱推而行之豈特

惠民一事而已哉

蘇天爵

端明書院記

故宋端明殿學士汪文定公諱應辰信州玉山人也年未冠
擢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方其少也遇事則正色危言數忤
權姦而毋悔忌其中年多識前言往行蘊之爲德而見之行
事歷官外邵專務安靖息民而不擾入侍朝著惟欲引君當

道而不阿是以民懷其惠士宗其學中外賴其用卒也朱文
公誌之以文曰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才高一世而不
自以爲名道高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爲
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而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嗚呼朱子
推許若此眞可謂一代之碩儒天下後世皆當景仰也公歿
百餘年邱墓閭于異縣里社無所尸祝遠裔之徒過其邑者

南渡之初文治亦盛縉紳儒者磊落相望一州一邑尊崇景仰寧無可以尸祝者乎不有尊賢好古之君子則亦孰知表章風勵以爲鄉人之儀表此文定之祠監縣壽安之所由作也方今朝廷崇尚文化開設貢舉網羅賢俊玉山之人豈無懷材抱藝出應有司之選忠君愛民若汪公之有用于世者乎相與欽慕興起于無窮是則克副監縣建書院教邑士之盛心非徒致修故事而已也

分府王公祠記

陳至言

贛都古漢縣也江之西列郡十一而贛居上游贛爲邑州二縣八而贛都居要地尤曾文定所謂今贛州據吳之背扼粵之項領而贛都則又贛之咽喉也自漢唐及宋率爲重鎮按其山川訪其營壘千數百年荒基廢址蓋猶有可考者元混一

區夏承平且及百年文教迭興武備寖弛淮寇伺隙造妖流毒江右郡縣鼎沸瓦解莽爲邱墟爲民牧者何所逃其責故當是時守一郡爲江西之後障者惟贛而已據一方爲贛之右臂者則以有今貳守王公之分府贛都也公饒智畧有膽氣議論舉措出人意表寇襲破寧都府請公討之斬其酋酋復其城攻興國復請公成之不數日督兵四出大戰數十合俘斬數百級賊勢大衄繼陷會昌旁邑爲之騷動于是府議寧都爲屬邑要衝總府去他邑遼遠至調兵嚮後以分府寧都治之則易非公不可凡寧都石城會昌瑞金安遠興國有警悉詣公請計羽書旁午辰至巳發如捄漏沃焦不可瞬息苟遲乃斬鋤芟刈以殲大憝封豕培植以樹餘良興仆拯敝以就緒功室蒙杜蘗以絕後禦迄今六載猶如一日使屬邑得以去危即安而贛府無紛孽之擾贛之士以完城爲先務始至贛都即議築城視寧都與國有加民或以爲勞公弗恤比城完元而循梅汀獠大發捲至城下圍三晝夜百計攻取公率民且戰且守日無寧則無贛矣賴城完固卒不可破寇退向以爲德公愛民如子愛國如家出于天性信賞必罰不爽毫髮故威用命以餘力修孔子廟福田寺通明閣及建鐘樓縣治之左在他人應接未遑而公俊爲之非才力有過人者與邑士庶相與言于學以公之功在法宜書宜有褒勸之典而德在人心在子孫者無以報也宜有祠以奉蒸嘗不可無記請述之夫有馮翼而赤眉之叛以除有皇甫嵩而黃巾之

暴以珍今天下盜所在鳥合治之不難而曠持數歲兵連禍結民未知休息之日何哉使公得大其施設民受賜殆不止此今備員鄉校喜分府公新利在灌嬰城之西偏得望需亭之故址屋閒閒之勝都材物之良足以繫人無窮之思也公名榮忠字君直別字竹坡官奉議大夫贛州路總管府判以功陞同知總管府事湖廣之岳州人是爲記

樂平州慈湖書院瞻學田記

危素

昔楊文元公之宰樂平也首倡士民興修學舍開明心學以崇教化未幾民翕然應之翼健馴服至今號爲詩書之邦向之蒙公惠澤者由今觀之皆其爲留祖父矣餘澤在人尚能感念之不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素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乃服書樓于廟學之後入本朝至元十九年縣

尹翟公衡謀于故宋丞相馬公專祠楊氏乃以貢士莊田若干以贍師生以供祠事馬公以爲宜乃得魏氏之隙地于縣治之東高明壇爽爰築宮其上率諸生舍奠焉事既上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式至元二十七年抄籍廷祐二年經理田畝俱作贍學田土其後不知緣由者每以貢士莊田爲辭而吏得以舞文其間至正辛巳公之五世從曾孫同翁來爲山長列其事于郡饒州路總管府知事于君凱言于郡守曰朝廷以貢士莊養士行之已久無害于法若何而靳于是上之于江浙行省行省是其言自是書院始有田素使過所薦也不知者紛紛然以爲朱陸異學可勝嘆哉今學院有田以自養學于其中者他日出而仕于時當以是爲師範矣

富州蠲金紀事

至元十四年分寧縣人商瓊者謀獻利冤官迺誘湖南淘金工易彬等三十餘人至豐城縣之長寧鄉留處焉又募其鄉人傅壽等穴山貙春沙石習淘金爲業歲責輸浮辦金四兩重請行省署淘金場縣中領之而瓊泊阮祥者實司其職然豐城之金僅僅取之不足以更費于時雖竭力淘采地道空虛不克供一歲之入瓊稍患苦之適使人走他州購金以實其數久之懼其妄覺又誣富民地有金掘其廬舍家墓刑取貨賄新增廣歲賦入以錮其事於是盡力括克請增輸金至二十五兩九錢重以爲已功鄉民甚惡之而亡賴者景從日衆至三百三人爲瓊又爲之請于有司歲復其役豐城既

州人數十年剝膚椎髓之害始一旦脫然矣噫商瓊不足譏矣彼夫子之命吏牧此民者視其困苦漠然不以爲意獨何與誠使士之居于鄉立于朝皆若揭車及涇公斯其人豈有知而不言者哉風紀之司簿輔之宰皆張公全公其人豈有聞而不行者哉今富之人咸三公之德而壯車言之力相與刻石以垂永久素于是重有感焉述文以慰州人之心

金谿縣梁安峽義渡記

撫之屬邑曰金谿其南五十里有梁安峽石壁峭險兩厓雙峙南城諸水皆會于此上游有渡曰馬頭渡峽束而水深不可徒涉臨川營前里有張昭孫伯恭慨然曰吾先君築梁安之山中距渡才二里於是作堂以祠其父外爲屋以待渡者息肩於此以浮圖普願守之割腴田若干畝以贍舟人而并食焉既而里之有餘財者曾某吳某皆施田以助之始終皆其成者項山寺主僧師啓且以其寺近因屬永久任其事庶幾無廢吳君之子攜以書來京師與其友危素口願有述余讀周官書夏官之職有司險焉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謂之司險者有啟閉之役陵故也今國家盡得四方之境土固無俟乎設險以守其國故司險之官不設然道路橋梁亦有專領之者顧有司率急於錢穀簿書之事以此爲迂緩不切無復加之意矣由是津渡之舟悍夫凶人把握其間爭

織微之利棄性命如鴻毛者蓋多有之雖留難之禁著於令甲而亦莫之能革嗚呼可勝嘆哉今張君與州里之賢豪致力於此非有所驅迫而出私財披腴田無少靳吝斯亦可以言義非徒乃爲書之以示來者

江州路能仁禪寺二門記

江州城南隅有淨圖東魏天平二年沙門祖道慕佛舍利其中貯以水精瓶金銀鐵石函護惟諱南唐李昇時軍帥威烈公何洙通作佛寺號曰福聖宋遷曹翰取江州屠其城寺以合利所在獨免於兵燼天聖間賜額承天沙門智聰大加修葺尚書禮部郎中祖士衡實記之尸而名師有若白雲端佛印元鐵面威宏智覺皆相繼主斯寺號爲叢林之盛政和七年改門能仁紹興十一年龍圖閣學士蔣璨題其榜淳熙十

四年有僧來自天台艾人嗤怒罵類狂易者人目爲風和尚一旦與僧智聰富民臣賈爲之興修事具洪文敏公所爲記宋亡何公所施田在鄂之嘉魚者田人因而有之寺僧祖印本中宗溥應辦訟于官府弗直辨有弟子曰致堯始息田訟而勠力造作人爭致財緣鐘之樓藏經之殿煥然與復郡人李貴和施田百有餘畝山若干畝今名曰福田莊致堯主寺事二十有七年而退休焉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以南康沙門師嚴學行淳備選爲住持四方學者相慕而至乃修僧堂衆寮百爾器備而居者始安郡人黃仁歲以穀三百五十石貸諸田人取息以助寺僧惟惠經紀寺故所有田在蛇口湖尾者六百有餘畝收粟以繼于是食粗給矣仁復以茶地若干及南郭恩賢橋爲施而然燈之費無復屑屑求諸市人六年夏

大風雷雨壞三門乃遡江至荊門玉泉景德寺福祐僧施者出錢五千餘緡既還寺僧德永亦以五千緡與師嚴之徒宏教購蜀之良材於荊得檜柏四百餘株以七年九月庚申經始中爲屋五間東西各四間規制雄壯倍加於舊官府民庶知師嚴之公而能勤皆出錢助之九年夏丹雘甃礎訖工使宏教至京師求予記之師嚴之言曰吾佛氏之門曰三空無相無願無解脫也謂頓空我法不滯法相不存所願耳然斯亦曲垂方便欲其舍彼所滯深入一乘之門而已若夫深造上乘十方世界一道場也十方世界一門也十方世界一佛眞法身也又有所謂三門耶余昔與師嚴同客金陵知其清苦好修不自表襮故因書其作門之役而并及之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寧都州之北郭所以祠宋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樓之扁榜則丞相信國文公所書蓋若干年矣久之樓壞會濟南趙侯天澤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實請于侯曰樓將壓矣公其圖之侯曰吾之責也適率州之好義者相與出力積木石傭工役而繼營之若上春言而以語同郡危素曰吾丁寧都幸遭賢侯恪承上命以興學明教爲先務故是樓完繕于敝地之餘諸生既具石請爲之記蓋極高明之語載諸中庸其義宏矣昔者曾公遊于新安朱氏之門幾廿年朱氏以純茂篤實切已致思用工正當稱之方慶元間羣兇枋國詆排正學斥逐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曾公執禮益虔未始少挫師既沒星馳弔哭服心喪三年則于死生患難處之有素非所造極于高明其能然耶以是名其樓託意深遠矣來遊於斯者爲高而四顧山高川迥藪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趣細故芥滯無復留其胸次將與鮮雲詠歸者同其樂焉雖然易傳有之智崇禮卑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子所謂道中庸者其亦禮卑法地之意歟因記其樓而并以所聞者質之是邦之學者云爾

信州龜峯瑞相寺記

信之弋陽南去二十有五里有山如龜南北望之則羣峯叢映敛衽如一東西觀之則兩山對峙南鋒銳而獨立北馮陵而屏引昵其背則橫亙嵴如堅壁圍墨冠首有堞面其前則倚空複嶂聯星錯矗疑疑更相翔捧其將乞也四視環合若與從而遠焉既而繫屓繚岫十折以入環以碧山而

峯曰石龜唐乾寧中僧茂曦改曰瑞相太子少保趙公抃謫守是州顧視崇福寺今復名崇相其詩承相陳公庶伯請於朝更曰顯親崇福寺僧有得於其父者子瓊光應重仁事載傳燈錄其有道而居是山者曰晦庵光雲庵曹原生山堂亭柏庭水簾雲磴其由此出主名刹者徑山蒙庵聰雪峯螺庵普觀其人則知其足以爲斯山重也國朝延祐五年禪師從正主是山明年有變攸之變逾十年規制悉復舊觀又三年以老求退萬禪師德學自代八年之間法席大盛至元五年毀于火曰此殆天數豈不閟成住壞空復奚他日於是使其徒行觀來京師屬余爲之記今國家崇尚釋

氏崇墉峻宇徧于京邑大者縣官作之嗟乎勞民力而求福田豈佛之心哉觀夫瑞相之興獨因其州里之有餘貲者相與成之則正學二師之行孚于其人可知已抑其山川之勝足以致其徒坦坦施施而來趨焉則繼傳燈而見于紀錄者將相望而出余故考昔人記其地形而述其顛末使并刻之

雲林圖記

雩林山在金谿縣東山縣大庾嶺歷贛建昌之南境入邵武之光澤有山高千二百丈漢初徐仲僑遇仙之所至烏佩山仙人烏君上升時委玉佩處遇大和山小和山委蛇而走南城達于金谿之境其高上摩霄漢者三十六峯其中峯最高者曰石碓其左曰白馬又名玉馬以其形似也上有浮邱先生祠浮邱先生者或云姓李黃帝時人或云周靈王子晉其祠焉其右曰厓山山勢起伏九十有九其深谷產靈藥異草本草云臨川士人家婢食黃精能飛者意其處也山頂多石磴飛瀑其名曰磋有深潭廣一畝古木蒼藤陰翳慘澹神龍居之宋有沙門師劉中宮自蜀來此結茅居民苦旱問之乞雨師云今歲數當不雨吾棚頭貧雖雨才沾足蔬畦而已他日師入潭中遺履石上涂麥者守其履俟之七日師自外至所欲曰吾惟嗜鴨肉今禱雨者必謂麥曰汝可謂誠篤問其所欲曰吾惟嗜鴨肉今禱雨者必先以鴨祭麥然後得雨師嘗謁撫州守書刺曰麥龍僧其守惡其幻詰之曰龍安在師曰明公勿驚以金槃盛水探懷中若朽草置水中風雨大至龍飛躍而去鄧氏自五代居山下宋建炎中苗傅劉正彥作亂鄧雩集民兵追破其黨號忠義

社于後累立戰功捍禦一方入國朝設巡檢至元末天下已定乃罷今山谷猶有壁壘在焉近厓山有神童峯方仲永者蚤慧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入南城貴溪有曰豪豬關甚險絶余嘗與今德慶路總管知事楊君季子訪故潭州路總管府經歷祝蕃遠先生于太原僧舍猶應劭所謂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頂底毒蛇奔狐時出草間蓋畏淦也又嘗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滿谷獨聞水聲而已廿一年先大父白鹿府君縣邑之梯雲坊徙居于此讀書之室曰處一堂開窓正面余所居高橋有小溪發源山麓東元於諸峯韓子云橫空平凝時露數岫修眉新畫淨于天宇與此甚類余少肄業其間有書若干卷皆先世所藏歲縮衣食之實增若干卷三代以來碑刻若干卷有琴一不上絃獨以先

父太常府君遺戒不設奩具耳蜀郡薛君天碧與余客吳文正公所爲作雲林圖迨士方壺子亦愛余山居幽僻數爲圖張彥輔真人奉勅寫欽天殿壁余時在經筵用米氏法爲余圖之翰林侍講學士虞公嘗爲賦詩海內之名勝相繼有作于是有聲之畫無聲之詩悉萃于几席南金大貝不足爲貴矣然故舊從而以雲林爲余別號則非余志也上古簡質稱名而已周之彌文乃有字焉有字而不以稱又爲之號末世之敝也況昭武黃長睿近集賢宣城貢文靖公勾吳倪元鎮皆號雲林子余于三君子無能爲役敢襲其號乎間以圖求詩于祕書答祿君道夫道夫曰吾既卜以副此圖至正十年十有二月辛卯寄居城南頭陀寺雪下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忽憶去家十有四年在親戚齊

墳墓竟何爲哉在今式中歲之後亦許致仕明年四十有九
誰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朝從其蚤退歸與樵夫野麥
嬉遊山間上下雲月歌諸公之詩亦足以自樂也

石鹿書院記

至正六年番易陳君柚作書院于饒州安仁縣之瑄溪又四
年十月庚子甘露降于松樹日光映之瑩若膏沐而光采爛
然飲之其味如飴衆奔走相告以爲陳氏之瑞始君得勝地
于所居之近翦雜榛棘值微徑草樹蒙密地勢斗絶乃盡力
攀緣睨之不百舉武而豁然平衍環以羣山中爲方池鑿虛
涵碧陟其顛喬木成林石磴嶔巇兩石傍倚砑然如蚌蛤有
東中峯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之最奇者在其
石昂首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臺三石之最奇者在其
大石圜頂方趺若樹碑碣稍前爲上谷屋之田者曰生雲突
然埋者曰雪卵窪然坎者曰鹿泉君於是即磐石之下爲書
院授徒其間中祠孔子別爲山房以庋藏先世書籍及甘露
之降復爲亭以志瑞暇日憑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隴畝
雲風雨變態萬狀超然塵垢之外萬鍾之祿千駟之馬不願
易也因其嫻友臨川孔君璞來京師卻素爲之記素聞君之
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踰數百年雖散處它郡而流
風餘思未盡泯沒君篤於孝友鄉里信之宗族稱之顧其志
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婆娑游衍於水石之間與其門人子弟
講說先王之遺經世孰有踰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而
化行於一鄉遠而達於一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爲瑞
莫大焉甘露之瑞斯爲之兆歟君字士周

南豐縣治記

南豐自隆州幾百年州之賦爲石不過萬四千戶不滿二萬
雖曰州其實邑也然民頗知服農畝僅以衣食自給歷年侵
久生益日滋村落綿亘邑屋櫛比民不知兵歲在壬辰兵革
忽起閭井焚蕩越六年壽光裴侯彥直來守視事二年四境
稍始克復舊已亥秋八月閩人受攻急乃以偏衆來侵州爲
絕師之計棲復燬官舍內外蕩然惟儀門獨存吏即之以爲
治事之所明年正月漢陽程侯瑞來莅事修徨顧視困謝於
衆曰凡官守所以出政令督賦斂以理乎民也不謀吏始曷
稱具瞻乃捐己資市材於素產之地揆日鳩徒首創公署其
左慕長之司其右吏衣之次列兩廡爲史舍不三月落成繼
治其後爲步廊如前之制又明年作後堂橫跨洞達比舊制

又亢爽是歲冬即樓之故基增築更甃高廣堅緻乃爲樓重
簷復棟莊麗有加於前於是聽政有所宴休有齋潔樓下偏
以警昏昕邦人稚耋易其視聽莫不曰吾儕小人徒聞咎斥是
之聲而不知財之所自出力役之交作而民不知告勞是就
使之然哉先是凡州有造作有司稽其版籍之奇贏吏胥竝
緣爲奸以甲移乙民罷其害不可勝言今侯不資於民節嗇
爲不違朝夕視之若樹已業欲以傳之子孫然其用心爲何
如哉侯爲政廉謹不以一毫之私自黷凌晨治事日晏方罷
隨事剖析庭無留訟他如飾館舍創郵亭造浮梁以便涉新
坊巷之顏文廟醫學漫漶者增以鮮朽腐者易以堅不急之
役未嘗妄興威行愛立政消事舉可爲循吏也已是宜書

龔正鄉賢祠記

徐觀

王澄

鄉賢有祠其權輿於古先生沒而祭於社與今天下學廟先
聖祠先賢有自來矣信永豐縣學由唐相柳渾祠祁吕校書
郎王貞白以下諸賢歷年滋久學官視爲故常聽訛承往
往以已見傳會其間殊失尊賢之初意至正乙酉里士舒
遊京師謁太史危素獲覩宋史全文及宋禮部侍郎鄧光薦
所撰埽海錄諸書知諸賢德業著在史冊班班可考因録成
編以歸并得危太史所書鄉賢祠三字援教諭鄱陽操琬得
釐正神位合祀於祠歲壬辰東平宋侯來宰是邑始新其扁
命教諭天台陶凱各立小傳附於縣志事未遂陶以公委去
侯於是命儒士周師會攝學以相厥成周君承侯命恐弗勝
任乃與學賓序上饒鄭貴孫集思并智仍叅稽郡縣志書碑
銘墓碣有足徵者自唐宋迄今得二十四人他有官爵無德

業者不與焉秩其名字里居仕隱始末表以出之以忠義則
張叔夜黃從龍二公爲稱首以孝行則柴淵周克恭爲純至
若王貞白仕止適中周日章窮不易操施舜顯施師點之直
躬行道舒翠趙崇鉉之救弊拯艱徐宗仁趙崇槩韓光嗣之
捐軀報國蔣夔蔣傅之決策昌義俞琰之興學俞克堪之蒞
政徐尋得安定胡先生之正學徐維上書斥奏檜之奸邪周
天驥受李心傳魏文靖真文忠之知詹應陳之赴義徐炎午
之恬退俞申之博學俞澂之卓行俱有關于風化其大節細
行見諸各傳自今伊始奉祠益虔潛德幽光洋洋如在學者
遊是學拜是祠庶幾想像諸賢之爲人以無負國家之倚賴
若徒以友一鄉之善士爲未足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而
無尚友之實則豈候所望于今日者哉雖然是碑所記特文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八　藝文　誌

獻之足徵者耳祠祀有未盡採摭有未詳引而申之則不無
望于後之君子至正十六年歲次丙申三月望日記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世居雲林三十六峯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爲元七十有七年是爲至正壬辰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砦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寇來輒敗衂而去薦紳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爲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爲古仙人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笑而不荅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勳以自昇魏太祖論功封爲亭侯邑五百户疇謝曰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過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於元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重徼名爵者其爲混濁蓋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攷遠湏如暗察其志之所存亭不辱矣之詒觀其志而不較其功

來濂

窪泉記

樟洲之東有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與出洞口與鄧家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於樟洲上下六七里許率負山而挾田田盤迴兩山間至樟洲始衍夸而平曠暗盤彌望水卜數成崖深行地中故田若益高水若益下耕者俯臨之不能致昔有備旱潦者築巨堰竭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田等隱若束峽春兩時止水瀰瀰交田面截奔蓄深溢流下飛久之浮壤漂滌地骨山露陂陀盤辟輪囷窦兀中路兩崖直堰之下其廣可數畝而土磔殽磽若棄地然每秋高氣澄漲落潦縮泉一線穿囊土絡間日刮月劘遞成盤窪深者若井淺者若臼圜者若盤圩虛者如鼎鏤旋轉如碾渦敲瀉若飢颯鏘然有聲悠然下赴乃交注止蓄之兩腋崎隨而旁垂穹窿搜抉捲若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左則抵突而漫頂珠跳雪濺煦沫騰沸其右則投閒懸絕若銀綆瓊刀飄風射虛以合注於磧下之大窪孔聚焉廣可三尺餘從

五尺深如從之數而加二寸洞吻呿若皷甕然四圍周環爲擬壁壘其土堅密近於石者表黎黑而中黃黃蠟黎鐵塗以青蒼雖以斲赤赤者朱殷白者凝脂湍漱波撞下空旁隙爲燕窠爲蜂戶爲蟻垤爲羊胃爲穀紋爲錦綺爲金鎖甲爲鍾乳滑潤磊砢嵌巖燦爛不可名狀其底瑩徹絕泥滓白沙錦石填塞其中水旋於窪若走敵赴抹然乃折而蛇行渟洑爲橋歷石岡之陽遠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之者歲在丁未六月夏余巢楚始與其客邱子宏道步於其東原寫舍之西巔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爲奇謂當與吾二兄者游而紀之明日余兄子中與余俱來周往觀之方循崖步嬉已倘然有濠濮間意及注視水鏡溶溶若空乃解冠振衣浴於大窪時暑溽方蘊水落崖半時時小魚跳擲空明仰捫絕壁不見日影笑語響答如在盎中四人者蓋樂而忘歸爲余弟楚爲余言始來游時蓋探足而復却者數四毛髮森豎有戒心焉宏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可沒脰而弗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余以爲是泉之出也久矣有灌注流演之利無機械激決之勞徒爲巖谷之所掩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蟲魚鳥牛馬之所憑聚而飲踐宜過者掉臂不顧也然堀之防之過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蕩往之志乃委伏頓折匿迹於幽遐寂寞之濱至哀鳴怒號漂觸沙石而不能自已其亦可悲矣夫抑古者窪尊而杯飲茲泉合尊罍之體有芹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其上余兄弟日與賓客游咏於斯以滌其煩滯廓其清明而胸淑其性情還其故我庶幾相忘於

太古淳龐之理不亦可乎余友有郭約者方學稼於是洲之陰而未嘗一日斯泉之迹豈固忽於近者因爲記以告之使知斯泉之勝由余兄弟而得而余四人之遊亦斯泉之幸會也歟

北巖禱雨記

北巖在武山禮斗石下最陰寒中空洞如屋有泉注焉其東西南三面皆崎壁惟北向可眺遠望相傳古陶皮二仙人修煉之所唐曉了禪師亦嘗憩焉或名曰觀音巖有石像石爐敲傾其中不知創自何時之歲遭兵亂草木蓁翳豺虎入宅人迹罕至國朝洪武二年夏不雨踰月民走增廟至迎龍湫潭越數十百里外咸不應南溪士族有蕭君鵬舉獨恕而憫焉乃詢父老往時禱雨故事或有以北巖告者君曰然即齋戒汴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九　藝文　四

出宿三日以俟命以六月戊辰具薦幣潔粢醴望巖而行且行且拜進至巖下鄉民聞而來會者復數十百人將事既畢始下巖隧望見雲氣自西南稍來合而數點灑淅過將抵廟山復有黑雲如車蓋起巖上會疾風引而西雨驟下如注禱者咸俯伏山下冒暴沾泥潦中不敢去自午達申不止明日山下田隴間水潦交流塍路漫不可辨禾稼翠挺挺起立丁丑復雨歲以大稔蕭君則曰繫仙靈之賜不可不報乃八月辛未相率具蘇幣潔粢爲金幡幢幢復結綵爲車與合臺作鼓吹以報侑之又明日合錢爲牲酒賽田神因以勞賞從事者無不歡欣醉飽感謝明賜而蕭君獨歉然若不能以自致者余時留館中見其報之勤而益信其祈之之誠也又聞白蕭氏之禱既應凡四境皆望走即無不霈雨者

夫位無榮卑事無大小惟至誠可以貫金石通天地由是觀之則凡有民社之寄而護曰非其責可乎或者不知盡已職乃屑屑焉以求媚於虛無靈怪之末則亦過矣作北嚴禱雨記

武山義塾記

塾者何所以教於家者也塾而謂之義者何將推其教於家者以教其鄉人之子弟也義塾而名以武山者何所以苐其鄉之望也自學校廢而師道無所統於上乃有往教以瀆其分者矣贄信廢而弟子之職無所修於下乃有棄禮而賤其業者矣夫一啟之宮十牖之職甚大且重也如此可不謹哉國家七之機有關於人心世教其慶若甚微且薄也而其廢舉存稽古崇文內建監學以教京師外設學校於郡縣以教天下其其鄉社之遠而不能自達于郡縣之學者又為之度地量數俾各社各師生以廣其教焉法可謂至備矣然而遠近異勢公私異宜三尺童子卒然起草野聞耳目眩矇曾東西之莫辨而有司忌於奉承不擇可否一槩驅而納之防範殺率之中又從而束縛之馳驟之民乃有抑子弟焚筆硯易業為工技為商賈遑遑然望學舍畏而去之者矣朝廷知其然乃即凡社師之遠而在鄉者悉罷之而聽民之自便夫謂之自便則其學與否一聽其自為而不復以官府律之德至渥也或者不察其意遂使深山長谷雖人烟輻輳而雖犬聲聞者亦罷止之迄十百里目不覩青衿之飾耳不聞絃歌之聲豈聖也哉前國子學錄蕭君子所才敏而志遠自少時尸遊學四方嘗讀書武山入天朝以洪武四年用詩經登上第官太學

俾分教公侯卿大夫士子弟之俊而秀者既三年而其親見老矣君慨然力丐歸侍諸公貴人憐之凡三四上乃得請及歸也其鄉人子弟嘗習君之學之素而尤慕君昔之教太學有成也乃相率具贄修弟子禮日于于然以謁其門君拒之不可則相與謀結茅以從而風雨寒暑卒未有為之備者明日里之士薦君鵬舉聞之欣然曰是義舉也我不可無以倡之乃即君之居傍相地之可宅與田之可耕適得若干畝于文炎承書諸券而歸之俾有以為教養之地又明日盧陵王伯衡兄弟聞而韙之又為之助山木穀粟若干俾相其役越明年庀工告成其徒某等相與落成之君即以前在監學時得今翰林承旨宋公所為書扁刻而揭之而具狀介其友鍾聚書來請余為記嗚呼古之教者有序在武山之西十里即所謂汝溪者山水秀美民俗淳厖若干樞高深廣各若干尺中為正堂朔望率弟子員行鄉飲禮讀法講肄之所其旁以栖來學人前為正門門之外為橫道道東西睥以攀桂凡樞柏桂竹榆柳之屬皆羅植而周列之其始終相成之者則繭學文也

文丞相畫像記

王禕

右宋丞相文信國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年二十以寶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即致其事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贛州時國事已糜其歲乙亥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公在潮州被擒以北留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之

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從容蹈道慨就義天地可旻而志不改金石可鑠而操愈堅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死得其所故雖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爲甚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宋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榮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使非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爲益詳未嘗不感憤興起掩卷歎息以爲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之遺像覩其面目嚴冷生氣肅然向之感憤興起掩卷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記王彥章畫像備致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以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與不存嗟乎彥章固爲死節矣揆之於公猶有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雖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像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尚得爲有人心也哉畫像爲鄧某所造今藏袁泰氏家云

靈谷書院記

靈谷書院在鷹湖山中鷹湖者贛溪之名山崇峻而幽邃最爲奇勝與龍虎山相距十五里相傳昔有學仙此山者嘗見羣鹿飲湖水鷹鹿之大者故山以得名由饒嶺之阿從山阯東陟有大石中判離立澗隈作門焉曰龍磔關由龍磔行數十步北過澗兩崖壁立從崖隙仰見青天如橫石梁白水兩道迸落崖底蜿蜒數仞若龍狀回環曰青天白龍由澗北往東行俯瞰靈湫湫前百十步兩石偶立如削者雙劍石也逕折經石下邐迤證濯纓澗澗流至是澌渟而深洌可濯可沿過此而行稍就夷曠有傳峯出澗南峯下石室可坐數十人別取道涉澗乃至其處曰得道巖有仙者祝氏嘗居之又東過雲門隔澗列嶂如幢幡其下有石拔起數十丈綽約秀整狀若飛仙澗左羣石盤據爲臺遥睇飛仙石如將迎之曰迎仙臺至是徑阻絶勢攀躋折而少南徑出臺上俄而回眄向所見飛仙石乃在下矣復東去逕益峻風泉益駛有大石約十許畝高可四五丈嵽嵂峙澗北其趾無所附著曰飛來石自是長林喬木蒙密蔽翳行二三甲復有兩岸削立瀑流噴薄下而橋北則爲鷹湖矣湖東北窮處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注者峽口飛泉也稍進有門曰雲霊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北有屋曰天遊庵由庵東南入峽抨迴澗流兩轉澗側皆樹桃隰紅迤碧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庵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莽茸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攢嶂巉嶷皆在履袵下而仙都關闔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靄耶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凌絶巔望彭蠡滋北有屋曰天遊庵由庵東南入峽抨迴澗流兩轉澗側皆樹而橋北則爲鷹湖矣湖東北窮處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注者峽口飛泉也稍進有門曰雲霊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北有屋曰天遊庵由庵東南入峽抨迴澗流兩轉澗側皆樹桃隰紅迤碧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庵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莽茸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攢嶂巉嶷皆在履袵下而仙都關闔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靄耶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凌絶巔望彭蠡滋北有屋曰天遊庵由庵東南入峽抨迴澗流兩轉澗側皆樹桃隰紅迤碧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庵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莽茸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攢嶂巉嶷皆在履袵下而仙都關闔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靄耶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凌絶巔望彭蠡滋北有屋曰天遊庵由庵東南入峽抨迴澗流兩轉澗側皆樹桃隰紅迤碧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庵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莽茸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攢嶂巉嶷皆在履袵下而仙都關闔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靄耶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凌絶巔望彭蠡滋巍如杯雲林三十六峯若莽在地自山阯至是約行十餘里而山之峻極矣乃循來逕還庵前沿澗東行北過漱芳橋入東谷兩山相並如負扆其內則廓然以虛所謂靈谷也入靈谷而望第見峯巒旁拱清泉怪石與古樹長蘿相映帶邈然若與世隔而書院在焉書院者里人桂先生之所建也初桂

氏在其鄉最爲著姓自司空公顯於五季之世其後往往擢
儒科躋仕籍詩書文澤繼繼繩繩凡十世而先生出焉先生
諱本字林伯承家學之淵源覃思經術推其所得托諸述作
以衛翼聖賢之道其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統會三極一貫
圖金精鑑極類纂道統銘等書皆能致力於前儒之所未及
而自立於不朽者也故其講學茲山知道之在已者爲既重
遯寥闊之境紛華盛麗無所接於耳目故能精神澹而志慮
專而於道爲有得也宋如皐胡公翼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奉
符石公守道實相與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既成矣故出而用
世皆卓哉聖賢之爲道者也今先生之居茲山可謂古人之
爲學雖終隱不出爲世用而其立言亦足以紹前哲而垂後
昆其於聖賢之道復何愧焉且廬湖之東有彖山者陸文安
公之所講學也陸氏之學簡易正大然與新安朱氏並立而
異趨先生固繼陸氏而興起者而所學則本之朱氏爲多蓋
庶幾會朱陸之異而同之學術之懿不其有可徵者歟嗚呼
九京不可作矣而先生之子孟元方尤力學善文章號能稱
其家自先生沒元方與其徒仍講習於茲麗澤之益久而不
替何其盛哉元方屬余書其顛末故爲之記而並道夫山水
之勝俾來學者知其所自云爾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

二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
爲光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
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爲瀑布也
十一月十八日南至余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
僧志一作文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湫玉亭却至龍潭石
峽口由寺至亭可一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
之瀑布出自兩峯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爲
青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
仰眺但見水從潭中出皺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
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小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
名石枯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
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
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托名巖石永久而人不
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爲
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邃溢精葉隆梗皆蕩條去
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
今常然回坐亭阯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堙初寺僧
作石霤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湢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
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留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
入霤以去而石霤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暇
也明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初霽部中又無事復約郡侯及通
判羅從道幕賓徐君鄉姬執中星子令葛俊德遊焉比抵寺
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徙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
激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公至

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遶洗潭矣于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霤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為庚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採藥人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瀧瀧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

一公所賦余以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頓悟故吉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畧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以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筧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起應叩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聯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問為余言開先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即亦嘗讀書于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藏

和尚者慣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所手植近時郡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為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淩遲有志未遂幸大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尚焉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為也

遊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為余言往時荊棘塞路不可往頃閑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符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遶澗逾小

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矣獨有棣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列女廟豎北門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為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開山烏知呼嘯山谷虛寂餘韻悠揚恍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復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唯陽石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

二年勅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蓋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廢興存亡之數亦繫乎其守之賢否焉嗚呼豈非盛事歟

廬山東林寺志

卷一百二十九 藝文 十三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瀾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搖沙宿廬潭五日至建昌州七日回至廬潭北屈作丁字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阯不半里甃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温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黄臭余舊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黄惟驪山下者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蠹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粟里也地屬星子縣而屋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巨澗中石上隱然有人卧形相傳靖節醉即卧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托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

江西通志

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即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修靜謚簡寂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嘗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得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白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黄太史以此三人實之滿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決者也又衛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爲歸宗寺在金輪峯下山勢方凝然忽石峯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峯頂有舍利塔俗呼爲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干尺範鐵爲之外包以石峯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齊稱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是時耀學未入中國而北則已北見矣耶舍之去逕上紫霄峯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以

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之所洗墨也羲之
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耶今臨
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
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于山水間豈其徜
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
信非耶宋元豐間眞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
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
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
鴛溪以擬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世皆謂先生實傳聖賢千

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遊甚者又謂
濂溪之學受於壽巖佛者此又厚誣吾先哲者也余以爲不
然人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其於形迹未嘗以爲累也況

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疑滯固執奚必深辨之耶及
淳熙中應庵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爲郡亦嘗與之遊
華公蓋臨濟正傳於大慧爲適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爲名
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爲樹所蔽不可入余
徘徊鴛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數
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古有匡先生隱
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爲廬山也蓋自崑崙分支南
爲衡嶽以作鎭荆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爲五嶺而東北爲
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
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粹結體巃嵷故望重於世昔人

贛郡靈山廟祀記

陳繼先

贛郡城東北有靈山廟凡大札大裁禱禳祠禱焉以神司善惡之應也廟創於後唐應順間迄今四百餘年民事神如祀其先地本贛陸氏所居故址有陸平遠者雅誦道家書雖寂食弗輟有異人造焉善相其地之宜謂其居弗利因爲厭之遁搏土肖像以遺俾祀焉授以神水愈厲疾因忽不見由是靈異日著閭顯德中祠增創崇麗若帝者居陸氏子孫甚夥世掌祠祀弗替歲時則合其族以展時祀以盡敦睦之道祠宇或遭兵燹頹圮陸氏暨鄉人先營之不敢後祀事載舉石歷歷可考洪武乙丑平遠之裔孫陸仲車氏以進士拜監察御史與予同寮道其事頗悉謂贛人事神且久至我朝始登祀典歲則官致牲幣行禮祠下益敬以虔民心翕然嚮仰隆厥緒既而其兄仲行又以狀來請予辭不可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非能禦菑捍患乎不然民之敬神何若是其至也況善惡之報神實司之豈徒疾病行禱而已所以陰翊王度潛淑人心於不言之表尤非細故則神之載祀典固非苟然矣嗚呼天與民彝既壞人心之存或因於神譬有人焉行如盜跖衣裳冠冕所不能化刀鋸鈇鉞所不能怵父兄師友所不能導一旦過祠則俛首喪氣簫然如不勝衣若神之臨乎其上改行不敢爲非義者有之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豈二乎哉誠使贛人因事神以啓敬畏鄉有父老率先子弟修其操履行

誼質諸鬼神而無愧神之聽之將福之佑之不暇況有大札大裁之禱乎此朝廷事神治民之典所以錫福於贛人者在是陸氏世世子孫沐神之貺亦寧有已哉迺作迎享送神之曲俾歌以祀焉辭曰陳瑤席兮湛清酤繽紛紛兮靈起塗風爲馬兮雲爲車胡之亏兮秦之盧繡衣濯濯兮龍文裼流蘇高猴兮紅纓戟戈甲生火兮神兵超傀形殊貌兮聲靦魂俠而來兮忽而徂佑我民兮矢弗渝俞梗神化兮神所屠羌好修兮令神所饗我民報祀兮無怠厥初

重修陶母墓記

張九韶

陶母墓者自昔相傳爲晉太尉長沙桓公陶侃母湛氏之葬也按淦縣志湛氏本縣人墓在縣之東北寰宇記亦載湛氏墓在新淦縣東北百步則今縣治東北慈訓坊有墓是也縣

志又云南唐徐鍇嘗爲作記今其文不存宋慶歷中吳中復爲宰于此亦嘗序其事以爲墓舊有亭後廢唐大歷中有碑陸厥緒既而其兄仲行又以狀來請于辭不可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非能禦菑捍患乎不然民之敬神何若是其至也況善惡之報神實司之豈徒疾病行禱而已所以陰翊王度潛淑人心於不言之表尤非細故則神之載祀典固非苟然矣嗚呼天與民彝既壞人心之存或因於神譬有人焉行如盜跖衣裳冠冕所不能化刀鋸鈇鉞所不能怵父兄師友所不能導一旦過祠則俛首喪氣簫然如不勝衣若神之臨乎其上改行不敢爲非義者有之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豈二乎哉誠使贛人因事神以啓敬畏鄉有父老率先子弟修其操履行

歸語同僚曰爲政之道當以樹教爲先務且以陶冶之賢而
葬于此宜後人有所企慕而興起焉者矣今其亭宇凜然而
將壓可不及吾世而一新之乎于是捐己資購工聚材撤其
舊而新之爲屋十楹護以欄檻級以石階又累甓增培其基
而牆其四周且加堊焉經始于歲之庚午八月壬申訖工于
其年冬之甲子費不及民而民大和悅相與斲石以記其事
命請文于余余謂陶母之賢其行實載于傳記者人皆得而
知之也爲政者誠能以風化爲教人之急務使世之爲母者
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則國何患乎無人材之用而天下之事
惡有不理者哉然則是舉也其有關于世教不亦大乎請以
是爲記

袁州重建衛治記

皇明誕膺天命撫有海宇神武之功超邁千古四方既平安
定兵制以馭內外京師天下之首也既設重兵以固基本鄙
縣手足也凡形勝衝要之地亦置兵控制使大小相維中外
相應臨事調用則綱張目舉有條不紊所以措天下于泰山
之安而定千萬世之鴻業也袁居江西上游連接湖廣自昔
爲藩郡歲丙午始命歐文顯爲僉事開衛置司俾十有二千
戶所隸焉明年千戶韋富以功陞僉事繼陞副使時征討方
殷公署未立洪武改元韋侯始建公宇治事而一時權宜未
盡如制三年朝廷以天下大定論賞功臣韋耀陞同知而淮
西王侯仍濟寧馬侯英來領衛事二侯久歷兵務至則議新
改令而舊所隸兵悉分代閱建惟千戶王用所轄千人存焉
會朝廷籍兵士之餘丁義屬者爲兵二侯閱其壯勇者二千

人以聞明年命下增設千戶百戶等以率之併舊兵分爲左
右中三千戶所自是兵勢益勝迺新政令增城浚築飛樓
營舍房立屯田造輕舸凡戰守之具靡不畢舉暇則引士卒
躬訓練旌旗衣甲煥然改觀方議公署而湖南柳桂峒民弗
靖有旨命王侯領南昌撫州永衛及袁之兵討平之師方旋
而南康復有以妖言構亂者馬侯承命往征之侯善用人獲
其渠魁餘黨就解五年宜春侯黃公奉命征辰沅五溪蠻王
侯復行侯前約知溪峒之俗設策擒擊之以故東西千里烟
塵靜清年穀屢稔士飽而馬騰二侯乃謀曰國家以閫仕分
委將帥以宣威德而鎮方面也今公宇脈脇弗稱觀瞻宜改
作爲迺命鳩工選材分職任事因以舊規而增廣之中爲治
事之堂堂之旁爲贊政之幕後爲重堂以備籌策最後爲旗
鼓廟以奉軍牙之神廟之側神府神庫牢牲池在焉治事之
前翼兩廡以分六曹前設儀門外爲曹門門內左爲鎮撫廳
右爲屋四楹以備僚屬之居自堂及門合用之室無不備梁
棟戶牖丹臒輝煌光彩耀目來者肅容經始于七年四月落
成于十有一月工用之費皆二侯捐俸以給之分職田所入
以膳之作而不書何以示將來遂伐石以記

醴溪記

梁寅

醴溪在蒙山之陽十五里其南北皆連山水貫流其中北山
之西曰堵山其次曰蘇峯又次曰紫雲峯其下爲靈峯寺山
北有二峯森立尤奇秀其東曰神峯吳將軍之祠在焉又東
有岡迴抱曰鍊岡其南山之西曰石門兩峯對峙戶石如虎
蹲其次曰大金峯大金峯而下綿亙若屏然至其盡處與鍊

岡對中有圓阜突出水上兩山銜之若龍之爭珠者居人名之曰珠堆當石門之下爲松池泉出其間實如井者三四其味最甘釀之以爲酒醇醲異於常以爲糜雖白髮而上凝赤色食之若飴蓋泉之尤美者也其下流爲溪演迤東注溉田可五六十頃居溪之陽凡百餘家而吳姓者十之八九世耕且學多淳質故不徙其業不輕去其鄉予家在滕峯之陽松溪之上曾大父縣分宜之湖澤臺而徙於是里之名舊曰裏收長老相傳云里之田極膏腴歲常豐收故古以是爲名而其爲士者或名之曰裏溪子以溪之泉甘如醴故又更名醴溪云嘗觀夫民戴仁而履義負陰而抱陽其生一也而其水土之異則質性亦殊是以君子愼其習焉吾里之俗淳厚且多秀異之士固地氣然也使居是里者父勉其子長率其幼去華侈之尚守勤儉之規革狠悖之性崇禮遜之美以是溪爲仁里而人皆有士行顧不係於習哉吾將見後來之才俊益多而地靈之所鍾未艾也故記其山水之槩以示里之子弟使知有所本且有所勵是亦善風俗之意哉

梁氏書莊記

余山巖之士少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益久窺道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沒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令朝之初共承明詔陪諸紳議禮制獲觀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爲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襲取或過乃因朱子之言唯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

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畧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唯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若夫剔其註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已意謂之論林惘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鑒古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畧復當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釐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恒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史皁隸爲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爲吾爲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瘁非敝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秔稻菽粟而所藏唯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忘子孫而子孫不立產業所藏唯書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鉄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石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烏爲了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梁寅記

蕭彝翁祠記

夏霖

天地間絪縕磅礴之氣升降上下凝合而爲人體全理具知愚同之豈有彼此之間哉及乎疆域既分星土攸設表之以崇山界之以大川封境殊而地氣異於是而美惡分矣故魯

之多儒脊之多詐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習以地移俗與時變耳濡而目染上行而下效民風土習惡得而齊一哉惟我廬陵山川之秀甲於江右大忠大節實生其間至丞相信國公而愈盛當丞相未第時指忠節祠而言曰沒不俎豆其間者非夫也卒以死節爲宋三百年有天下之光宋之待士豈獨厚於廬陵哉而光明俊偉照耀簡冊惟廬陵爲然良有其故也於戲孰知丞相而後又有貞節其人乎貞節先生蕭斡翁幼而孤事母以孝聞長而力學書無不讀以聰敏聞嘗以

御史薦爲建昌州學正又以詩經中江西鄉試乙榜復爲贛州濂溪書院山長世亂兵興贛長奉旨爲江西參政領兵平袁州辟羣翁參謀共軍事贛兵至吉未幾而汚兵亦至參政遁去羣翁嘆曰有城而不守非忠也遇敵而弗戰非勇也我則參謀也何面目見天下士乎即刀投學宮井中不死或出之三日不食爲書附其壻羅岳曰男子之貞猶女之潔一有玷缺萬善難雪我則死矣竟赴井死郡人義而哀之葬之讀書臺側時至正戊戌五月望日也嗚呼先生何其勇於死歟壬辰之亂綱常淪斁事有不忍言者而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惟先生一人雖其在軍事功無可紀錄而勇往不顧至於再入井而不悔此與欲蹈東海者何異而或者猶論其可以死可以無死是蓋不死之人耻其無死乃反議死者以掩其惡祗見其不知耻之甚也事久論定而先生之高風勁節不可及已學之士友相與言曰先生抱道守正足謂之貞以死徇義足謂之節遂誼之曰貞節生而在忠節之鄉死而祀忠節之堂一坏之土托乎宮牆是足以不朽矣雖一死其何傷先

生名生以字行吉水螺溪人宋殿中侍御史定基諸孫父淼龍泉國學上舍配李氏無子歲時奉祀者門生子壻云

忠孝節堂記

張宇初

番陽周氏世爲宦族而在元尤多顯仕攻篆籀書名四方者伯温父也公歷仕于朝甄出蓋江東海右其家嗣克復公未嘗去侍側元季兵興克復之宦山東道過廣德值盜起妻子奔竄有女甫八歲背母失所向天下既定亦聲跡不聞洪武間番商人往來於濡者告曰公女曩以兵革流濡幸故契張有成立甫長知求父矣公驚駭悲惻久之已卯秋二甥彭升某竟走番迎養而公且愕且喜詢其母年已四十有七明道早卒以節自勵明日鄉里姻故交賀公益少自慰已而與偕往爲父子相去數十年有死生之隔感慨留連道說故舊聞者莫不異而悲越踰年還番今年秋來遊吾山具告其顛末而復感愴焉曰子知我厚幸記之予不獲辭夫孝節所以勵風俗厚彝倫也予嘗觀劉向傳列女自三代而下兩漢多善俗美教而貞順孝淑者代有之然能若曹娥朱女其孝行卓卓可稱道者亦鮮矣今克復之家世承簪組詞章之後其流風餘澤之薰陶宜有自矣使居庸下之質猶將有所覺焉矧其聞習之有素若哉其所難能者值時多難奔竄流離之餘猶能習詩書求父所在而苦節自持可不謂之賢矣乎且兵興以來若此者豈勝道哉而公幸以耆年獲存生死一見則尤世所希有而元弼亦可謂篤于友義矣可無一言記之乎因書爲孝節堂記

孝子亭記

周敘

人子之於親當無往而不盡乎誠也生則養以適其歡沒則葬祭以致其寧此其常也脫有不幸捐軀隕命所不暇顧是皆出乎天理民彝之眞夫豈可以僞爲哉吉水李孝子隋大業中人幼喪母哀毀過甚事父益至每出踰里輒返曰吾可暫時忘膝下乎父病十旬衣不解帶既歿未葬比舍失火火驟至遂慟哭伏棺而死事載縣志其墓在學宮之旁築有亭蓺興不一國朝洪武初知州李侯恒南新之前進士陳公宗舜爲之記宣德間知州柯侯暹復新之歲久碑殘缺今武昌劉侯釗來知縣事既除治其墓修其亭慨石刻不存乃屬記於余惟吾邑以忠孝聞天下有宋時楊忠襄公邦乂以通判建康被執死楊文節公萬里以權臣專國不食死與歐陽文忠公俱列祠于學宮夫孝百行之本而忠由之以推也方忠襄城陷罵賊不屈卒囓白刃其愛國之誠與孝子伏棺烈焰愛親之誠何如哉蓋當是時知有君親而不知有其身知綱常大義之不可泯而不知白刃烈焰之爲可畏非天性純懿而所學所養有素者能之耶吾知二君易地則時然矣孝子名不顯於史傳獨以墓故猶使人觀感興慕若此豈非人心之天亘宇宙而長存者歟由是言之孝子以孝假於

南康縣復秀公臺記

陳謨

秀公臺者南康貳令吳公德基公暇所復也昌爲而復之從只志也古者大都小邑胥由卜定然山川形勢風氣之聚若舟輿京類可徵已南康其壯哉瑞以陟嶽降源升墟石望楚與京類可徵已南康其壯哉瑞以陟嶽降源升墟石望楚乎覽厥治所中高四隤若元武狀堂後西偏隆然特起成墩又若其曳笔然因墩以爲臺而臺自宋丞相秀公陳旭升之景祐間以校書郎出宰民德之不忘遂取其謚名爲臺非徒勝槩是都抑形勢攸繫哉洪武二年著令中外諸府寺並環蒸公舍長貳吏胥族處繚以高墉固以總門縱廣崇庳閎或趨度縣廨日攻位適臺直少府廳事遠夸之臺前豫章十數圍寺門古柏一株蔭烈風迅雷同日應聲自拔衆駭愕然業已建不可渝已三年秋縣老若士并力一辭懇告貳令白臺之夸詭獷胥處縣既畢矣閭可畏忌訐誕蜩興赤子爲所比平民歡邀功不日而復崇加其舊又出俸錢置亭卓而覆之用慰悅民情抑以時觀游節勞佚禮賓客爲僕適適廣省校文還君引坐疊上觴酌無次指南山曰瀰然翠浮爽然氣生非南中所可儗又指北山曰此九日嶺亦因丞相名而命之前直元武首起新亭扁曰壽颿沈左右嘉木扶疎清風徐颺翛翛泠毛騷四序迭乎前萬景赴其下臺奄而有之不尚可記乎僕曰然此一役也有規有頌古不容輕廢規也復古之舊嘉與民同休頌也匪鏡金石莫惠久遠吾見公盛德美政與秀公遺愛欽於世世矣

楊氏重修祠堂記　解　緝

宋楊忠襄公以大義死建康闔於天下其族屬先後皆有節行蓋楊氏建家于吉自明下侍郎知吉州輅始侍郎善待士唐末五季之亂士大夫多依之以居迨宋之初吉之名族視古爲盛眞宗大中祥符八年侍郎諸孫伍擢進士甲科仕至屯田員外郎知康州以清謹與鄉人蕭侍郎彭大博齊名時以文章顯蔡京之柄用也洪州通判存抗以直言格其請託宗御宸翰書於殿柱曰江西三瑞仁宗皇祐初著作郎純師卒爲所擯卓然之行倡於忠襄之前至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致政家居聞韓侂胄專權誤國草詔疏罪憤悱不食死子長孺仕至安撫使直義之化沾濡蠻越擊豪強不避近戚捐俸入七十餘萬代輸民租不持一錢去凜然之節雖於忠襄之後又若安撫使文正與吏部侍郎孜皆見稱於世不孳其家稽之史編古未有也於法皆當祀以表節行勵風俗故元盛時楊氏之賢同知崑山州事學文始即文節公故居爲祠規制廣於前而田益加多歲久弗治田蕪宇傾予先世與文節公有連少知讀其文見與益國周文忠公及晦庵朱文公鄉之諸君子過從觴詠想見一時之盛徒步謁祠下江東諸山如畫屏列於前地據高爽宋崇陵御書誠齋宇揭文安公所撰詞記刻石具在喬木蒼然挺秀焉之佇立顧望與懷低徊而不能去者久之永樂二年甲申八月初吉楊氏之賢季琛以舊臣膺京兆之舉作令南海次修祠之顛末授予而請記爲蓋經營於元年八月以今年五月訖工季琛實倡率其族人因其故六楹及餘材可用者益以新木凡三百四十有奇碑凡五百有七增設始祖吉州公及屯田公二龕諸小宗顯宦序昭穆從祀廢像設用木主刻世宗祀田祭器牲幣酒數儀節科條於碑陰祭用冬至立春子孫歲輪直祠祀祠宇壞漏輒飭毋怠罰如科條所以尊祖而垂後可謂遠也已可謂詳也已於乎豈爲楊氏而已哉

南麓齋記

季琛楊先生令子民服述其先南麓齋居之所以什而請記於予曰先侍制忠襄公所居里曰楊家莊由莊之西行四五里南山秀出曰鹿峯俗傳有老父乘白鹿於此飄然獨去近之不見故以名云或以其形似也故又曰鹿角峯其前衍爲平疇兩山對峙圖如覆釜曰金魚峯皆可愛賞山下有澗深倍尋丈北溪之水自旛竿嶺東南注之疊石爲磯其流直下望之如瀑布噴珠擁雪聽之若鳴雷若震鼓若驟雨至聲遠益清若鳴珮環若琴筑然先高祖學睡翁少傳劉靜春之學通詩書易春秋天文歷數靡不研精著五經辨疑歷法五行論等書行世在宋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之姦已而嘆曰水火怒之明將食此天道人事將代易時也益歸乎故中齋鄧先薦信國文公皆爲詩贈之故曰學睡者寓遯南之意時皆稱學睡先生始築室故山之麓而題其扁曰南麓齋四方學者爭造其門以經學授清江范德機以曆法授習吉翁以天文數學授臨川鍾朗而南麓之學遂行天下至先曾祖文川翁又結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文公申齋桂隱二劉公率業於范公之門范公嘗贈之詩有曰始我南山居與子共朝夕服事子尊君恩義藹風昔文安公又稱之

曰范公之詩清江傳若金得其神廬陵楊伯允得其骨天下以爲確論而文川不自以爲至也退居南麓弟子彌進若渝川黎應物廬陵劉粹中里族楊搢謙皆知名當時元末之亂齋燬於兵亂後失從祖濟川復闢館於茲以授學者洪武中家君始爲堂宇繚以周垣高明壯宏有加於前聚書數千卷俾緘與弟翼講習其中而求得前中書舍人詹公孟舉大書南麓齋三字揭之朝夕思惟繼絡前烈未幾而家君出仕爲令海隅調官山東貽書丁寧付囑兄弟凜然孤陋無與講明者昔先生嘗辱顧之廡一言以自勵爲余三復其詞而嘆曰予惟始遊南麓時民服尚少然已奇之不謂其能文辭如是也且自學睡翁至今百有餘年國家代遷陵谷俱變南麓一齋絃誦之聲相續豈可以尋常盛衰視之哉百餘年間經濟

道統之學所以維持人心世道者皆出於是也今之世濟其美者豈非天之意歟民服兄弟勉爲母以俗學文辭自滿無患講明者之不至也尊君清修偉節所至著聲循良他日入爲卿相歸休田里著書立言與功業益弘乃祖之風烈叮嚀期賢父二往來講習於茲亦可期也書於齋居以俟

梁潛

甘節堂記

吉水曾希升之來京師也從其舅氏翰林編修周君孟簡過予因吮然流涕而言曰遭家之不幸凡三世皆以夭歿曰明輝予曾大父居中予大父而仲持予先君也三世娶皆周氏周氏里盛族曾祖母西園先生方大之子寡居時年二十八祖母元東宮說書志遠先生之子也寡居時年二十七予之母則子敬之子又志遠從子也寡居時年纔二十三母皆以節自守獨予曾祖母之歿久矣幸二母康強無恙方將以其事閒於有司以干旌別之典而非二母志則有所不敢又恐其終遂泯然無以表見於世則不孝之罪大矣因以名其堂而求記於先生比二母志也謹介於舅氏以請予聞其言而悲之夫三代盛時內教之修自閨門鄉部達之邦國以風化天下故不獨公卿大夫之家雖庶人女婦亦皆能躬蹈禮節以之自防此其教使然非其質之能然也由於教雖中人可使爲賢由其質雖賢不能保其無過然則後世女婦之行有足稱者豈不尤難也哉曾氏之母問出於一門無間於三世姜又曠世所未嘗見者至欲泯

晦不願以聞於時此雖士之明禮義審於輕重內外之分者不獨以著三母將以警勸於世也哉升爲人循實其遠祖三十一人中若也志遠爲東宮說書時目爲儒學在呂祖謙之還即日辭去不顧當時之賢者皆高之兩家先世風節凜然如此三母之行固有所漸而然哉

坦端堂記

故吏部尚書劉公崧以老乞致仕高皇帝許焉既賜之還又寵之以詔公歸築堂於私第之左名曰坦端之堂蓋取詔書坦懷端志之語云於乎高帝於公眷顧之厚終始不替至於名成身退而寵眷益隆寵榮輝寶章之輝煌爛然照於蓬蓽君

臣相與之際亦何其盛哉始公由儒生見授兵部職方郎中拜北平按察副使改禮部侍郎權知吏部尚書事文章功業並著於時位望隆矣而謙厚如未嘗仕然不矯激以絶物而行益峻不詭隨以同衆而衆莫焉之異一於誠而安於命之所以簡在上心者其以此也自古人臣不受知於上不足以行其志於下高帝於公知之深故一語而盡其平生雖堯舜之知人無以異也此公之所以拳拳不忘既去其位而猶有以名乎其堂焉公歸之明年復以司業徵及公之卒思章尤篤生榮死哀古今有如公者亦少矣公所居曰珠林距泰和城五里公歿未幾其居赦不治者久之一子又早喪其孫曰并長知學能世其家因改築其堂而新之蓋距公之歿已三十年矣於是瓊州守王君伯貞為大書其額請記於潛潛自童子時嘗拜公於床下公不以其童穉加撫愛焉蓋嘗慨念公之不可復作也因為之書以記其堂云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劉彥桓與其弟彥湘所以奉其母孺人之堂也劉氏為里鉅族彥湘之父曰仲堅好學負材其兄號吟所者尤豪於詩孺人歸劉氏十年年二十八而喪其所天子二人長者纔三歲遭家多故播遷傾覆一門壯者無幾存或勸孺人改適以存二子孺人輒大慟欲絶持之益堅卒撫其孤至於長大教之以至於成凡四十有二年而劉氏之祠賴以不墜者孺人力也大節義人所難也士大夫非素明義理一旦臨利害之際鮮不失其所守女婦生長閨門乃能踐之終身不失豈不尤難也哉孺人姓蕭氏元御史方厓君曾孫也

君以方壯之年當元盛時自江西儒學提舉僉憲廣東西肅監察御史陣効奸究所至焉之澡然一時勁氣論者至與丞相文信公並稱百餘年來未有以其言焉過者然年三十八卒矣於乎此吾廬陵之所以盛蓋自諸賢忠節之著而又有如君者惜史傳失傳不得纂諸後世鄉人父老雖能言之亦十失其八九其子孫亦遷徙淪落少有知之者聞孺人之貞節之士欲知方厓君之烈者讀于記則不獨有得於孺人自

南昌府儒學重新聖賢廟像記　胡儼

南昌江西之都會也故學廟壯觀於諸郡洪武甲戌秋學廟災像隨燬未幾廟重作像未設春秋有事祀以木主迨今三十有四年是焉宣德二年監察御史畎陵許公勝金華包公德懷姑孰夏公能按臨是邦以正月上日謁廟庭顧瞻徘徊慨然有作新廟像之志於是諸公協贊以成其美鳩工集材訪古遺像興作於是月丙午告成於三月某日仰觀聖容冕服煌煌巍巍乎王者之尊矣四配十哲各稱其年德與其爵之所為服者龕帷殿廡煥然一新凡前學廟得瞻聖賢道德之光華莫不肅然起敬豈獨繫學者之依歸也哉興教事者乃列狀求為之記考之禮書先聖廟像之設不載其始而通典釋奠儀則曰祀享之日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于先聖神座東南北向蓋古未

有像故將祭而設位也唐開元八年三月國子司業李元瓘奏顏子配像當坐今乃立侍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像猶存制從其請顏子等十哲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亦塑像坐於十哲之次七十弟子及何休等二十二賢則圖像於壁蓋當時已有像矣若韓柳廟碑亦可徵也朱文公禮殿塑像說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及其跪而坐于其上也明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卹像為問余既略為考禮所云其後乃聞成都府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乃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做文翁石像為木偶以來望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跽趺也去年又屬劉漕楊玉休子

美令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踝隱然見於帷裳之下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來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為之喟然嘆息文公之說如此近時老師宿儒以像設為象教且以為異端設矣蓋文翁刻像之時象教未入中國也其可謂之異端耶嗟乎聖人之神明洋洋乎如日麗天如水行地無所往而不著學者即此而求之彷彿其形容於千載之下而思慕其道德於千載之上誦其詩讀其書端其趨蹌豈非吾黨進德之地乎然則斯舉也其所繫豈小補哉偶其事者三御史協贊之者憲使童公寅參政程公禩憲副成公均劉公洵參議陳公憲使童公寅黃公翰高公睟王公繼行顧公謙樂其事而來勸相者都指揮僉事羅公壽督其事者南昌知府任

鼎同知季振推官萬鵬新建知縣茅自得南昌主簿蕭紹經理其始終者教授陳銓訓導陳觀生負黎彥常李衢吳誠范獻周友諒鄧志學塑土設色雷日新熊國思其人也而儼焉之記庶幾來者徵焉

重修徐孺士祠堂記

水經鄒元云贛水北經南昌縣西歷白社其西有徐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孺子宅際湖南小洲章續志以孺子亭即孺子宅也舊宅任州東北三甲許涂麋古今志及寰宇記皆云在梅福宅東陳蕃為設一榻去則懸于塘東百步湖南際小洲上即鄉元所云者自唐以來於其所作亭宋初王明為守更新之易為廣廈未知何時復毀南豐曾公鞏為守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而祠之亦曰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

孺子堂蓋曰宅曰亭曰臺皆即其處而世易其名耳元初江西行省參政東平徐琰重作之至正末燬於兵故處沒為民居高橋之南有孺子亭蓋自唐有也考之郡志唐宣宗時塘東有三亭曰湎虛曰孺子曰碧波乾符中俱廢洪容齋曰碧波後為孺子祠高橋之孺子亭余幼時嘗游其下土阜屹立有亭翛然祠孺子範土為像乃漢衣冠也洪武甲寅都指揮宋晟以其當行道平之太守許方遂遷祠於環波亭之故址而碧波之孺子祠亦沒於湖矣環波亭者宋熙寧中張帥子頗即湎虛廢亭所建後亦廢故高橋之祠遷立焉祠枕湖風雨所會歲既久而祠益壞永樂癸卯秋監察御史張公庸謁祠慨然有志新之郡庠生黎彥常陳祖固勸率好事者鳩工聚材以成其志於是參政樊公毅憲副成公均各以其祿助

之作祠堂三間廣二十四尺深加廣之數二尺甃其壁而綴以垣中新肖像外樹門屋規制一新丹碧煥然於湖光煙水之間五閱月而告成既又五年而求余爲之記嗚呼孺子平生志行見諸史其高風清節重於當時播於後世千百載無異詞誠獨行之君子哉抑嘗論之伯夷之清柳下惠之介孺子有焉若孺子者夷惠之間也君子論世尚友況居其鄉者乎故不以鄙陋記其本末使來者有徵焉

重修新建儒學記

新建縣儒學乃元之宗濂書院也按郡志宋淳祐間江丞相萬里與潘於洪以濂溪周子嘗尹南昌乃建祠祀之表其額曰宗濂精舍其地在望雲門外龍沙岡之上後毀於兵元立學官天下郡縣皆有學元統初邑令薛方即龍岡故址以爲

邑庠時省臣賈鹿泉監司劉宣因郡士萬一鶚熊朋來之請謂精舍既爲邑庠而周子之祠不可湮沒故相與出貲得民間廢宅於東湖北涯復創宗濂書院元季龍岡之學復廢而東湖之書院存國朝洪武五年遂以書院爲新建縣儒學於今六十餘年矣其居講席者非一人而興造修復者亦屢矣然更歲月風雨震陵而殿堂門廡齋舍祠宇不能不腐撓敗剝有志於斯者存乎其人焉宣德七年春三衢江玠來爲教諭慨然有志於新之玠丞相公之族孫也即以其事請於當道時吏部侍郎富春趙公巡撫西江監察御史安岳王公亦按治於茲合藩臬諸公及郡邑長吏詢謀僉同即其故而更以新乎是自禮殿達於門廡自講堂及下齋舍若藏修之室若江公之祠鳩工飭材加壁墁塗丹碧照耀輪奐增美翬然煥然出於湖光天影之間猗歟偉哉工始於八年春二月再閏月而告成可謂役不煩而民不勞也董其事者主簿桂陽袁景春既落成謁余記之竊惟是邦濂溪先生過化之所承相江公所以祀先生者豈徒然哉誠欲學者知所依歸而光風霽月高山景行千載猶一日也故學舍雖有遷易而道則無古今求其道者圖書具在圖衍太極書體大成而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推之於用則修齊治平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亦舉石指之耳學者果能於先生遺書講求而盡心焉則日進於高明不流于汙下日歸于中正不惑于邪說而凡馳騖於文藻役志於功利者皆非先生之學也吾黨之士幸相與

蘇雲卿祠記

士君子幼而學壯而行致君澤民行義以達其道者乃其本心也然時命不偶道不可行材不能展勢不可竭功不能立於是遯跡山林棲泉石而友麋鹿隱約以終其身者豈其本心哉余觀歷代史策有獨行有隱逸等傳當時史官亦何取焉豈不以其負才能修節義道雖未宏志不可奪縱無濟時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其視苟得之徒俛首低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此儒先君子有取於廣漢蘇公者良有以夫公字雲卿與張丞相德遠爲友宋南渡德遠貴顯雲卿乃遯跡豫章結庵於東湖之小洲種蔬鑿磵爲業垂二十年其雖羣獨居混其形跡蓋有慕徐孺子之風於千載之上者乎中興國史以雲卿爲隱逸第一人豈徒然也人謂徐孺子爲東湖之孔明余亦謂蘇雲卿爲

東湖之孺子易稱遯世無悶詩詠考槃之歌雲卿之謂乎彼抗奮不顧果於忘世者不可同日而語矣監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巡按江西嘗閱郡志見雲卿之事喜曰是可以表世礪俗乃告藩憲帥閫諸公謀立祠宇湖洲之故址於是邑中尚禮之士伍百遵泰本武李復初秦文伯萬邦奇徐尚文魏友良葉原中葉景良九人昔聞義而興各以其貲市材募工歷藥中信知事饒多照磨鄒禮司其會計董其役者府史王始事於正統壬戌夏五月告成於是歲秋七月八窓虛明而悅也功既告成郡之僚宋又相與謀曰苟得文字以紀成績則亦與孺子之祠垂諸後世同一不朽云

饒州府重修府治記

饒自吳芮爲番陽令號番君則饒故番陽縣也兩漢皆屬豫章郡建安十五年吳析置鄱陽郡梁置吳州至隋始改饒州歷唐五代宋元以至於今所隸雖不一而饒之爲郡則如故也吳置郡時仍治番君故城郡志則曰舊府治在城西南桃源山麓世傳晉郭景純所遷元季之亂吳宏據之爲行省今爲千戶所矣今之府治故安國寺也國朝洪武二年郡守胡乾祐即其故而營建焉距今六十餘年堂宇解舍寖入敝壞爲政者習於因循莫克修治宣德庚戌春知府黃公通理僧同知馮郁來蒞是邦慨然有志於新之閱歲政修事舉民安其治而通判李儀諸忠林祖推官唐廷相繼而至於是合謀而作之積材庀事鑿石陶甓工獻其能民效其力經營締構易故就新光華增於昔而人不知其勞正堂五間高二丈六尺有奇深倍之廣加於深者六之一後堂三間高一丈八尺深殺於正堂者五之一廣視正堂不及者七之三堂之南面儀門五間堂之前東西曲舍十間堂之左右經歷司照磨所各爲軒三間戒石有亭豐衍有庫麗譙有樓巍然煥然傑立於郡邑之中撫綏乎斯民臨馭乎屬邑瞻仰者莫不於此起敬焉是役也始於辛亥八月落成於明年四月相其事者經歷樂中信知事饒多照磨鄒禮司其會計董其役者府史王悅也功既告成郡之僚宋又相與謀曰苟得文字以紀成績則黃公先事之勤作以表章且俾後之來者相承而勿墜也謂郡於余風昔相契遠貶庭生吳偉奉書來告予雖衰老嘗備史官姑記之

臨江府重修儒學記

臨江爲江右大郡郡有文宣王廟舊矣宋嘉祐三年始徙於郡治之東負城而近俯大江倚平阜珠宮禪刹映帶左右山水之奇勝誠他郡所未有也慶歷紹興間郡守張著始建學舍以爲師生講肄之所景定庚申燬於兵郡守史有之江萬頃相繼修葺設儀門戟門廡廊又飾先聖賢像於其中規模閎偉當時江萬里歐陽守道皆嘗爲之記咸淳己巳史有之又建明德堂於大成殿之左信國文公爲書三大字至今猶存歷歲滋久風雨傾圮元至治二年嘗修之洪武初又修之宣德改元又嘗修之歲庚戌余友中書舍人胡潮海澄自禁近出教是郡首謁先聖顧瞻上下徘徊太息以爲是學一郡之觀瞻今隘而且敝若此何以昭崇仰而作新士類乎遂與訓導黎德修魯元告之太守朱得同知易武鐸温判楊迪僉曰是役長民者之責也遂各捐己俸命郡人徐志九等庀工鳩

材首新明德堂次及廊廡學舍悉皆撤其舊而更新之前後東西學舍凡八間用人之工萬有餘木植之費二萬有奇凡丹堊金碧之屬亦萬有奇經始於是年二月告成於次年八月深廣堅壯輝煌錦耀視舊益增而新焉嗟夫學校之設蓋以明人倫厚風化而爲國育才也然人倫所以明風化所以厚其本則仁義禮智其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易詩書禮樂春秋而教之之術在先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漸仁摩義使之淪於肌膚浹於骨髓體立而用行成已以成物是學數爲風化之原也豈近小哉海澄之爲教於緩急先後之序輕重大小之倫施之皆當其宜其用心可謂勤且慤矣臨江素稱詩禮之鄉衣冠文物甲於他郡若昔之劉貢父孔文仲兄弟清修雅節文章事業輝暎後先至今天下後世以爲重也士之生於是者可不思所以自勵歟他日立朝則思爲名臣出而臨民則思爲良吏俾休聲美譽與鄉之先達蔚乎相望庶幾臨江之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而海澄之所以奉奉於是舉者爲不虛也學之興廢豈小補哉

臨江府學重建大成殿記

國朝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華夏臨御之初首詔天下正百神祀典凡嶽鎮海瀆悉去前代濫封之號忠臣烈士以當時爵位爲稱獨先師孔子依歷代尊崇之典王爵如故蓋以其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祖述百王垂憲萬世其功用之大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古今而不可易故也由是以來自京師達於天下郡邑莫不有學而學必有廟以崇祀事列聖相承丕續成憲勵精圖治恢廣文學作新士類治化之盛超軼往古臨江府先聖廟學在郡城西南大江之滸始作於宋景定庚申丞相江公萬里爲之記重修於元至正乙酉郡庵廣公爲之記至國朝宣德之初則距創造之始幾二百年棟桷級夸而丹堊漫漶矣今參政朱公得時爲郡守以興修爲已任廟堂門廡齋廬次舍既皆易其朽腐植其傾仆煥然更新而退庵金文靖公復爲文以記之朱公九載政成考績於天官屬邑之民無少長咸不忍其去上章乞留者數千人朝廷知其賢特陞公爲江西右參政仍掌府事公既復來自慶以爲得終其惠於臨江之民益以學校之教爲先勸奮之暇顧瞻大成殿歷歲既久且昔之材具非良不足以稱大郡之觀欲撤而新之時則同知蘇君適通判鄧君誠知事趙君淳照磨王君俊等力贊其果相與捐俸廩會經費市材木於湖湘間工出於僦力出於傭既成而民不知勞經始於正統八年三月越明年二月訖工高廣悉增於舊像設具備輪奐加美赫然改觀公躬率僚屬奉安神主遷掖舍奠告虔乃命教授王貞以書抵京師屬予記其成

慈訓堂記

紫陽朱子作小學書著立教之篇始以太任胎教爲言次舉孟母三徙擇鄰之事然後及過庭之訓其意蓋謂人之德性必資於幼成故以母教爲先也顏氏家訓曰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戒不如傅婢之指揮傅婢且猶若此況於母氏而賢者乎明爭顧諭於長大之日不若潛移默養於幼穉之時然則人子之成才有係於慈母之教者尚矣爲人子者豈可忘慈母之訓乎彼有嚴父以教於長成之日者且猶服膺慈

訓而不敢忘況乎早失所怙自幼至長咸有賴于慈母之教
是安可得而忘之哉此金川毛大儀慈訓堂之所以作也毛
氏本吉水望族宋孝子詢神童君卿皆其先之聞人大儀之
曾祖自任始徙新淦之疇陂舊纓詩禮不墜世緒大儀喪其
父時與其弟顯泰俱尚幼沖其母表孺人守共姜之節辛勤
教育令皆底於成立故揭斯堂以示不忘閒來北京介其表
叔工部右侍郎羅公汝敬求予爲之記夫大儀之母太孺人
守節於盛年克篤義方以教其子可謂賢母矣而大儀兄弟
善承其母之教克自樹立以無愧乎先德亦豈不謂之賢子
哉雖然大儀昆仲尚當勉其所未至焉經曰立身行道以顯
父母孝之終也大儀勉之此予與汝敬之所望也

拜虎岡記

包實夫盧溪人也世業儒魯伯先生其父焉明經力學事親
惟謹嘗以文行著於鄉故爲受業者所賓禮洪武元年館於
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由故塗至厚嶺忽值一虎
突其前實夫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
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其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
踞乃語之曰汝虎也爾得無啗吾肉殖於汝吾復何憾然吾
二親俱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肉苟虎食終還於汝
也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舍而去嗟乎虎惡獸也何人
心之有惟其父子之仁耳故人之遇虎鮮有得生者然獸之
仁由人以感之況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實夫遇虎而不傷正
色以待之豈非視生之如寄死之如歸殁抑孝弟之至而有
神明祐之歟則物吾與也孰無人心之謂哉予故傳其事以

爲事親者勸

景仰亭記

景仰亭者饒州太守王侯作也祠祀前守而復建此亭憩息
之所宜有也亭而名曰景仰者何也取諸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之意也前守謂誰顏公眞卿范公仲淹王公十朋也侯所
以敬事之者何也蓋三公之德行著天下惠澤在生民瞻望
聞海內皆嘗出知饒州人之所不能忘也唐天寶之亂盜賊
蠭起顏公獨秉大節遏寇鋒然以正直不容於奸邪連被貶
斥及正廟祀衆朝儀言事益切名謗益深卒陷於希烈以死
宋天聖中章獻臨朝范公居諫職首言天子無北面太后古
無代立者及論時政闕失謂安危治亂在用人公私之間宰
相惡之落職知饒州移延慶飭守備事上邊人一以誠信先
愛後樂者公之素志也王公爲著作時言人主之職有三任
賢納諫賞罰而已又言大臣懷奸誤國八罪正左右史之職
以論諫劉切出知饒州崔苻多盜一夕遁去歷典四郡兩踰
時若人之眷懷有如父母其德善可知也古之君子有志於
斯世者必以聖賢爲師非道不言非法不行不以死生禍福
介意唐宋以來治亂多矣君子小人更迭用事得失之辯是
非之公蓋有不可泯者曾叔孫穆子謂立德立功立言可以
不朽三賢之所立如此王侯合而祠之宜也侯名忠錢塘人
由進士入翰林改兵部主事用簡按附今官廉公明慎吏畏
民懷尤加意養士至親爲授經天久雨躬禱而雨其精誠
有足尚者侯既爲此亭兵部尚書孫公原貞題其榜侯乃以
書告予曰忠昔在翰林從遊今幸典名郡繼三賢之後其遺

休餘澤風聲氣習秩然在人者忠得倣而行之以忠此一邦亭之有名示志也願先生爲之記乎既爲書三賢之美而期後之德業充而極於遠大也詩不云乎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後果有取焉則揭於亭之壁以爲記

貞節堂記

吉水李直孚作堂以事其母孺人而名之曰貞節之堂孺人邑中沙上鄧翼亭之女年十九歸金灘李允臧直孚之父也歸之又明年丁未國朝將經畧中原先取糧江西允臧主饋運舟次安慶溺焉時直孚生始數月孺人年二十一即以守節自誓而允臧家貧孺人勤於女事以自給上奉舅姑下育幼稚敗幃覆燈一室蕭然人不堪其憂而孺人安之又五年舅姑葬祭一如禮兄憐其少欲嫁之孺人哭曰吾聞之婦

人以夫爲天天一而已豈有二乎故夫死不嫁天地之大義也惟禽獸則異乎此且夫去時以老親幼兒屬我今舅歿而姑尚存幼者日以長矣而迺以禽獸視我我有死而已兄知其志不可奪不復言又三年姑歿治喪一如其舅直孚長勉使勤學曰爾父惟爾一息不勤學無以立身直孚感其言不敢怠學以有成孺人乃喜曰吾殫心劬力以仰事俯育今幸無負於吾夫可以見於地下矣直孚事孺人甚謹而名堂若此蓋著其德也夫貞者知正而固守之謂節者事有其制而不過之謂也在易恒六五之象曰從一而終此婦人之貞守之堅確而不越乎理之常此節之六四所謂安節者也聖人垂世立教皆本於天理民彝之正人孰無是心顧有不能然者欲累之也欲動情勝則陷於邪僻放蕩而不知檢其災

禽獸奚遠哉孺人之德無愧於聖人之訓非賢能如是乎孺人年八十一乃卒守節者六十年而堂未有記卒之後十年直孚子同仁成進士在北京始以父命請於予思著其德於久遠故予爲之記孺人之善所以儀於家施於鄉里者蓋多此不著著其所以名堂者云耳

萬安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萬安文獻之邑也儒學在縣治東北而當山川之勝若金鰲芙蓉諸山章貢諸水重岡疊嶂恬波駭浪不聞遠近巨細皆迴合拱挹效奇獻秀於此故昔作者有取焉其所建立廟在前學次之人既鍾其清淑之氣而益以學問往往登高科躋膴仕有盛名當世而萬安之學著稱於天下至於今久矣繕治不繼日入於敝朝廷每下興學之詔有司以多務鮮克用

其力景泰壬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允熙奉命巡撫江西得便宜從事政令修舉威行惠施而尤以興學爲急至萬安謁先聖周覽殿庭而嘆其敝陋名邑中耆儒秀士富家巨室欲集衆力而新之邑之義民曾時望言於衆曰公之興學以聖人之道教敝邑子弟其盛心也爲父兄者奚可不自勉而以煩公慮乎學之資用殿廡之費時望請獨任之一不以及人公大喜加獎勵焉時望持達圖不惜費市杉木湖湘必取合抱大材其他磚瓦鐵石黝堊丹漆等物及諸工匠皆求其良者而以財致之是年九月興工而以明年四月成爲大成殿五間高四丈五尺有奇而深闊稱之修梁鉅棟重檐刻桷土木采章極其輪奐聖賢像貌之居殿中者皆塑繪如制視昔之美有加焉既而韓公復以事臨萬安徘徊瞻視見

其巍然煥然可以冠諸邑益大喜曰時望嘗出穀賑饑壁之
褒賞爲義民今又獨捐巨費以成朝廷興學之美豈非誠好
義之士哉左副都御史劉公廣衡萬安之傑也與曾氏聯姻
好謂其世澤在人故家有餘積而韓公秉德弼義足以使人
興起故時望爲此不難也不可以不書乃屬予爲記以示後
人使知今日與作之所自而萬安令某則請具石以刻焉

周文襄公祠記

公周氏諱忱字恂如其先會稽人唐末黃巢亂有諱勍者爲
御史中丞率兵鎮九江子孫因家焉後又徙南昌之武寧由
唐迄宋世有官績爲名家有元盛時天驥爲吉州路總管贈
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豫章郡公遂家廬陵郡城之北隅三傳
至南康路知事鑑公曾祖也祖遺安先生仲德始徙今吉水

之月岡父秉昂皆不仕而皆以德誼重一鄉公生而穎敏好
學諸書經目輒不忘遺安先生喜曰是必能大吾門遺從名
師受業永樂甲申取進士太宗皇帝命拔其尤者入翰林俾
進學公願與其間公日夜奮勵不少懈當天下太平四夷賓
貢祥瑞迭至文學之士歌頌聖德者日新月盛公之文章設
爲人所稱道時方修永樂大典一時名儒皆集館閣亦多讓
公爲能書成授刑部主事寬厚明慎獄無遁情閱有林姓者
年二十餘被誣爲逆黨行財獄久不決公一見問其所以冤
事發時方二歲豈能行財力釋之及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成上知公可用嚮意用之陞刑部員外郎太倉成命公主饋
運直隸糧賦不嚴事集仁宗皇帝即位有薦公爲郡守者
不聽及封建親王擇輔導以公爲越府右長史宣宗皇帝念

畿內之地國家肇城於此蘇常諸郡賦稅當天下之半宜有
以優養其民而用寬民困吏不稱任故也乃擢公爲行在工
部右侍郎往撫之凡飢寒勞役利害有當興革者大小之事
皆以付公公奉敷惟謹而以養民爲先務蘇之賦重郡豪嘗
巧取以自肥而官賦常不足田里細民困於暴斂至棄產以
逃鬻子女以緩刑罰歲逋累積至百萬以待思霈公知其然
乃立法置簿擇人總收而發運焉不入里胥之手計常年過
取之贏而積以濟農又發庫財平糴以待凶歲武臣之祿當
輸南京給之則請令受於蘇而收其運費亦以惠農民其達
北京而舟楫失利或官有科罰及民間飢窘無措者皆以所
積之贏通給之不責償於是細民惟知力田輸稅仰事俯育
而已他一不之及官無負租私無橫斂鼓舞歡樂者二十年

而上之委任亦篤體畏父母喪皆奪情俾任事而寵終之禮
加焉事或嚴重雖非公所檢亦以命之若審錄南京繫囚考
察郡縣吏督京衛屯田理松江濱海之利如此者非一也其
寬緩嚴急必以公不以情人皆以爲宜而無間然者松江嘉
興地瀕海公受命防寇相土宜築城造戰船訓練士卒嘗
若有警然者凡上所命無不稱旨列聖在位多降璽書獎勵
而加錫賚焉今上皇帝臨御嘉其勞勤陞戶部尚書以舊制
辭改工部未幾仍命往撫南服以其民之安之也公益勤篤
始終如一所以興利除害如曩時時遷鄙戒嚴需兵器以命
公民間公令如子趨父事百萬鎧仗皆應期而辦景泰二年
以風疾辭不許章再上乃命戶部侍郎李敏代公還且戒敏
凡其所行良法美意無輒改蓋仍有意用公也及見上命光

採宴勞之公退而疾作仆廷中幾不能起上察公實病命致仕歸景泰二年八月也公秩事五朝夙夜匪懈懿德善行與人誦之至論巡撫之績亦首及於公蓋公於民事知無不爲爲之必盡其方郡邑水旱當賑給者多不待命下安其危殆而完其骨肉者不可勝計又推餘力以及其所當爲而皆有成功修應天府學之尊經閣蘇之吳縣常之江陰鎮江之丹徒丹陽安慶金山太倉諸學作閣里之金絲堂若武進之孟瀆河閘江陰黃田閘蔡涇閘蘇之寶帶橋鎮江之鎮西橋所以通往來資蓄泄者皆公所重建而人不知勞先賢故跡如李太白范文正梅聖俞魏鶴山祠宇皆修葺之一不以煩民初公年六十即僦所居之雙崖營草屋若干楹各以其勝名之至是而歸老焉娛意於山水之間足跡未嘗至城府賓客舊矣

紫陽堤記

彭蠡湖泗江西十三郡六十餘縣之水由湖口以出于江每春夏雨集峽水盛長江流湍急而湖水勢緩爲江流所遏弗得出則水益漲而益闊瀰漫數百里長洲巨灘不得踪跡與洞庭震澤俱爲天下之巨浸爲凡舟楫之經于是者幸天晴風便波浪不興則揚帆往渡亦易易爾不幸半渚之頃值風雨驟作巨浪如山前奔後擁潛蛟怒鯨從而出沒以作其勢舟行少失便利輒蕩覆破碎雖有仁人義士望而憐之莫克救援也南康當揚瀾左蠡之衝波浪之險尤甚故凡舟之至是者必擇深灣曲巷泊之以風平浪靜而後行其近地可以泊舟渚者上三十里曰潴溪下五里許曰神林浦客舟往往集焉惟郡傍皆高崖峻岸洪濤巨浪日夕衝撞其間非特往

白鹿洞書院前有門曰貫道門南數武有石橋跨溜亦以門名考郡志書院有石橋三曰流芳曰枕流曰貫道而國初金華王公禕遊書院記云書院毀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曰枕流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而不及貫道蓋其廢久矣天順戊寅春余修書院往視遺鄉貢進士李昊與其徒數人讀書院中請於余曰是橋值貫道門實下有巨石恐其阻漲水而有損於橋也從而去之並塑先聖四配像於禮殿李周朱三公像於前祠而書院之觀悉復其舊矣

來者無所于休而居民之舫驛遞之舟亦無所于藏由是商
旅不停貿易靡獲而居民益貧惟所謂西灣者水深可容數
百舟而其灣淺狹內無委曲之港外無捍浪之堤南風捲浪
往往毀民垣壁宋元祐間郡守吳審理始于灣口搆木爲隄
崇慶四年郡守孫喬年請于朝以石爲堤延袤千有百尺廣
二十尺橫截洪流之衝中闢爲門以通舟出入內濟二澳可
容千艘人以爲便歲久漸圮淳熙間朱夫子來爲守申准監
司撥官錢一千貫米五百石募民修築迨今三百年日漸頹
圮豈無一二賢守令嘗加修葺而遷代不常工費不足卒無
成功隄石爲水洗去者十二三二澳亦壅塞乾淺弗足禦浪
而舟舶多敗事于父老咸曰是隄爲官民商旅之利也若及今不修

前功而貽後患興廢舉墜莫有急于此者余聞之惻然嘆曰
宰僚屬父老詣舊址而周視之則爲功甚大所費亦廣郡民
之儲枵然莫措也既踰年政行民便郡頗無事集僚佐以議
之時同知潮陽蔡君用生通判濟南孫君智節推西蜀張君
應選僉曰南郡雖陋而三邑鉅室之好義士亦多公果能斷
然以興廢爲已任吾輩以公意徧諭之必有傾囊捐廩以助
者爲之殆不難也郡司獄桂林盧思聰勇敢士也毅然請以
身任督役之勞選能敏者老二人曰官琇梁冲協力謀之于
是建昌縣鉅室楊素觀以舟載石工詣府廷謁畢即與思聰
等沿江上下視劇石之所而用工焉且獻穀百石爲廩工費
其他鉅室相繼而至或助之穀或濟之財踰年石工來告得
石闊二尺厚三寸者七千八十尺有奇裒工既畢湖水亦凋
邑人咸曰可以即事矣遠近聞之父戒其子兄諭其弟荷貲
擔鍤紫集隄下情願效力因命陳沖籍其少壯什五之而分
二番用旬有五日則一更之以息其力由是人心益喜乃悉
取舊石之傾圮者而重甃之煉石爲灰煮糯爲粥雜石之罅
以粥和灰而膠之俾堅若一且濬澳之壅以益隄之高計用
穀七百石銀二百兩有奇經始于乙亥之十月畢工于丙子
之九月長廣如舊加高三尺遠而望之宛若一城屹立于江
湖之濱以扼洪濤而障巨浪居舟行楫咸得襆泊而無風濤
之險初工人發土得古碑于隄側乃成平二年鄉貢進士張
某所作德星亭記亭則知軍林撰翔爲館寧之所者也而郡
志失之人莫知有是亭也越數百年而是碑復顯于今星子
義士左璇請以私財搆亭于隄東而匾以舊名南瞰湖水北
面通衢往來之士至是者每舉手加額曰朱文公百載將廢
之功不意復覩其成于今日也當徙一郡一邑之民所賴東
西南北之士罔不皆賴焉博敬是隄之爲利也仁哉太守之
爲心也工既畢思聰磐石請記余以郡事旁午弗遑措筆令
年幾七十獲請于朝而致其仕代者既至心慮稍清乃書記
鐫諸石以紀用功之次第其助財穀之士則書之碑陰云

重建南康府譙樓記

南康郡建於宋太平興國三年而譙樓之建不知所始然有
郡必有門有門必有樓以限內外聳觀瞻郡邑之通制也元
至正間郡守孫侯天民重建譙樓而虞伯生記之謂郡治本
宋乾道所作後至元乙亥燬焉則是樓之與郡治同建同燬
而至是重建也明矣又謂是樓兩端爲臺崇十有八尺樓於

上屋三間有左右翼臺之基至屋之極通五十八尺今舊樓之高蓋如孫侯之舊而間則增其二上下俱以木爲之蓋孫侯之所建又燬於元季之兵燹而是樓則我國初之所建也既乏刻石之記文又無題梁之歲月其創始之先後作者之姓名皆不可考矣樓上有扁題南康府三大字洪武十三年知府安智立則是樓也豈安侯之所造歟父老云是郡無城郭而當要衝自元季盜起人民逃散以府治僑寓於他所其地遂爲虎狼之窟穴人跡罕到自郡治北接廬山二十里間皆巨木森然成林時爲郡者以土工難成而大木易得因去舊臺而悉以木構爲然皆松材也外爲風雨之所蝕蟲蟻之所蠹食不數十年朽壞傾敧歷數官不能更作則取他木旁掖之姑幸其未仆以障內外兩無復壯麗之觀也余

到官之初屬吏白云樓之某楹將折某梁將壓若不支且仆矣余往視之信然數其樑橫撐柱之木則已過舊溫之數不可復加矣則喻之曰姑俟余徐圖之吏皆嗤其難越數年乎修石堤畢工頗有餘財始議重建而節推張君選力贊成之於是三邑鉅室聞之亦有願助資以相成其事者名匠計之咸以爲松木易蠹宜易以他木而其長且大如舊樓之棟者不可得也若築臺爲址上構以木則規模壯麗可歷永久僉以爲然乃啓窖陶甓鳩工運土而市材於旁郡不踰時畚鍤斤斧並手齊作經始於天順三年之秋九月張君自督役而梁肇實左右之逾四年之三月而土木之工告畢惟陶瓦取之南昌違期弗至未克賡爲適春夏霖雨連旬臺面之水橫潰四出於是臺旁新甓之覺漸圮時

余已得請致仕而張君亦以九載秩滿去官方以弗成厥工爲懼既而大理評事西蜀雍侯浩來代與同知楊君振通判孫君智議伐茅以覆樓而取各窖之餘甓華廢寺之舊石與圮甓相兼命工重甃之視舊加堅密焉且委余曰是公之緒也不可不文以記之臺之崇如舊而深廣加三之一中爲環門以通往來左爲陞級以達上下樓凡五間旁有夾室共爲楹七間樓之左右爲羣吏廨舍三十六間每間高一丈三尺深若干間若干東西兩向而列凡從事於郡者人授一間咸以爲便落成之日郡吏蔡誠等請書其事於石而未暇今因記識樓并書於末俾來者有考焉

新喻縣治記

新喻白昔屬楊州域漢屬宜春吳始置縣莫詳治所隋開皇十八年屬袁州時縣治在龍池暨大業八年遷距村唐麟德元年復遷龍池暨大曆八年水泛城郭郡守李嘉祐奏移虎瞰山即今之治所宋淳化三年始隸臨江軍元元貞二年陞縣爲州國朝洪武二年復州爲縣屬臨江府領九鄉縣舊有土城周圍約五里今廢唯四門舊跡僅存葛峰環其東蒙嶺踞其北鍾山鼎山之秀位乎西南之交虎瞰山獨隱然居中世傳五星奠位大河之水自袁而來紆餘淪漣至是而滀滀洄互與地勢相曲折合虎跑泉東文人顯官以道德政事炳炳烺烺稱天下者多出乎其間實江右名縣也縣治歲久傾圮始盡前官弗職一木莫能支知州張弘暨知縣李公讓僅有志於爲終莫能復繼之者視爲傳舍孰究孰思宣德五年武林洪鈞來尹是縣廉以律己勤以撫民明以燭微公以

取信凡有害於政有利於民者輒罷行不留宿未期月政化大洽民用休阜絃歌比屋上下無事乃選材木具鈒甓畚鍤壞基新土授工人以成算先作縣治若干楹高明宏深氣象軒豁視之往昔奚啻倍蓰作堂於治後以嘉善名存舊額也作儀門以肅其出入鼓樓以嚴其更漏示民知敬而有警也至於廉察分司易杜石以給而有節民皆子來而協心若神助天成一何速也工訖耆老萬子遠等請鐫石以俟尹辭未獲屬徵記以文徵惟百餘年之久廢而作新於一人之手使凡為縣者舉如尹之賢則可以少寬吾君吾相之憂也傳曰為政在人信哉繼今居喻之水土服尹之德化者各親親長長謹士習勤耕織小大相戒毋犯常憲則遠近舉安於壽域淳古之復不難矣徵無文不解斧藻喜尹之賢於人也遠功之著於喻者大用述其槩俾刻於石庶來者視其美知所勸云尹字惟衡通經學能文章志行卓然足以負大任云

新城先賢祠堂記

何文淵

浙江台州臨海陳君從熙由進士來為新城令暮月境內大治以正身心持廉介為教本以振舉風俗作新人材為先務是以令出風行無有違悖邑有先賢祠堂在文昌閣之東偏以祀其鄉之先達唐丞相鄭公畋宋崇政殿說書李公泰伯尚書左丞鄧公溫伯名儒呂公南公工部侍郎何公昇之衢州通判譙公雷龍狀元張公淵微元僉事胡公夢魁國朝工部尚書黃公子醴禮部侍郎江公仲海乳源縣丞涂公敏凡十有二人歲久祠宇圮壞為政者恬不加意從熙作而新之安神有所瞻拜有庭蔚然可觀人心忻悅每春秋祭祀先師孔子從熙自出俸錢市豬羊酒果以祀先賢祭畢與教官諸生等飲於祠下求談之間無雜言但曰爾鄉之先達若某之顯宦某之文學某之忠節他邑罕有也爾諸士生於斯長於斯耳之聞之者熟矣得不思所以踵其後而為國家之用以揚名於後哉於是諸俊秀皆發然而起有動於中而思企及為祠宇之修勇足以激勸人心者也從熙有剌繁之材藩臬具閫於上調吉安永新率內擢山西道監察御史而祠堂未有記余宗禮什給事中潮齋先生嘗以千言書從

照為政太淫祠散廢事之田與淫貧民抑豪強撫窮困杜絕請託日招造士涂牧鄧時康王湛劉本中等講說經義凡十餘事予惟撫其有闕於政務之急者井記之於此云

江知縣平寇記

正統戊辰夏六月賊人鄧茂七作亂於延平府之沙縣分遣其徒攻劫鄰縣七月陷將樂八月陷寧化十月陷建寧十二月陷石城而子廣昌東西南之三邊皆陷於賊賊人朝發則夕至官軍無能禦之者都指揮方政於縣之新坊里後屯領避賊為賊所攻官軍數千死者相枕人心危懼攜抱避賊繼而於邊時新安江君敬夫宰吾邑乘賊未至與民約以老稚婦女移出避寇壯者守家營田禦賊於是招集義士厚志諭等萬有餘人教習攻擊搏刺之法而製造

長弓巨弩鉤刀利戟以保障縣治人心奮勇悉聽號令傾心委命無有敢後不啻子弟之於父兄也賊人諜知狼顧梟視於境上莫敢深入復遣危留記率衆馳入賊巢攻敗其黨邑賴以保全民無失業秋亦大熟明年巳巳夏巡撫江西楊公彥謚上其事皇帝命江君爲建昌府通判兼掌廣昌縣知縣事賞其功也夫兵家之事先聲後實當賊鋒方熾之時人之報賊者或曰廣昌聚兵七八萬人或曰藥弩中人立死不可治義士敎練之精無不一當百賊人聞之皆膽寒蓋不待交鋒而已奪其氣矣夫武夫悍將統軍討賊反爲賊敗視吾江君寧不慚愧失色哉且廣昌居江西上流廣昌失守則南豐南城撫州次第失陷爲禍滋大鮮有能禦之者以此言之則江君之功宜爲江西平寇之冠予旹人日覩美事故記之

重創建昌郡治記

宣德己酉春冬官尚書請以建昌府治暨守禦千戶所改爲荆藩殿宇制如其奏於時宣廟臨御以天下劇郡難其守適命大臣薦舉京官中政聲茂著者爲之監察御史肇慶陳公鼎在薦舉之列奉璽書乘傳來守建昌至則聽政無所乃謀創建府治度地於城之西北隅厥地高爽背山面陽旰娭之水自南而趨東麻姑之山自北而環西府堂據於形勝之中堂之前築甬道道之南爲門屋二重屋皆三間堂之後爲思政堂又後太守公宇處其中二守公宇居於東通守公宇居於西推守公宇居東之南偏經歷司照磨所設置於府堂之東西吏户禮三房立於府堂前之左兵刑工三房立於府堂前之右以至庫藏司獄司吏屠之廨舍凡所當設者次第而修廢墜威罰之嚴若秋霜惠愛之施若春陽而民樂於康乂矣其視陳公之政同條而共貫也識者謂吾民若久病陳公如醫之診脈用藥既已去其疾之半矣楊公如醫之調攝保養而體之贏弱者康強而病盡去二公皆醫治之手也然陳公既蒙超擢而吾楊公適罹之彰彰在人耳目其得久留於此乎吾之所言不踰二公之善者蓋欲後來之爲郡者居斯堂治斯民不悖前人之所爲故爲之記

明

建昌縣學記 羅鈺

西安潘君彝之尹建昌也治既有方百務具舉獨嘗往來視學宮以謂卑陋不足落觀瞻興教化欲修治之未暇乃景泰改元之春慨然捐己貲爲之倡諸僚屬相與協贊之而邑之士民與凡大夫之既致政而歸者咸出穀爲之助於是購材庀工撤禮殿而高大之既又建兩廡重門總之爲屋若干間弘敞靚深言言翼翼經始於是年十月一日落成於明年正月朔日邑人父老喜學之更新而大潘君之成績也以教諭張君諶書來屬予記建昌縣之學宋崇寧二年始建於縣治之東北戈亭舊址罔文忠必大書其成元末燬於兵之徙縣治東北戈亭舊址罔文忠必大書其成元末燬於兵皇朝初更創吏部尚書何文淵記爲詳今未久時康俗阜力可克拓於是箴郡者謝守士元讀戴守允恭臨縣者葉尹茂高李貳尹奉師洋者郤教諭忠洎訓導段脩王煥相與輸公帑衆財以爲之於廟白殿而廡而戟門於學自堂而齋而號房他如附於廟所宜有者宰犧牲藏幣器以及祀文昌神祀鄉十賢莫不有室附於學所宜有者度經籍錄以及祀文昌神亥夏落成於戊子春尚書之子秋官郎中喬新具顛末請予爲記

永濟陂記 胡居仁

五里彭家陂舊用柴土壘作踰年則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受其害於是名匠謀易石甃衆曜工大難成又慮冬寒或有風雪居仁因思古之役民皆以農隙此役雖勞實爲養民之本與築城郭宮室臺榭以用民力者異矣里中司居畧忠厚公直人也衆所信服乃就謀焉周懋及夏隆張福宗等率衆併力冬十一月辛丑經始至壬戌畢工灌溉不息民無旱傷故更其名曰永濟嗚呼君王政先務故曰舉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有司既不用心於

此向非周君之賢則此鄉之民無歲不有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得人尚不能濟況爲國而無賢才可乎記此雖以謝周君之德實所以爲鄉鄰幸也他方之賢慕義而興則惠之所施益博後之人能繼此而作則澤益及於無窮爲是爲記

武寧縣儒學記

夏寅

成化六年春三月予行試諸生至於武寧視學宮隘陋與縣治密邇胥卒之悍囂氣數之染習甚非所以興化育才也謀於知縣黃鶱思得爽塏者更之鶱與諸生方聽咸曰此去縣可一里有官地一區惟公圖之予即往視基隆而廣勢端而直諸山前列如案後擁如壁左右顧瞻形勝十倍詢諸陰陽家亦無不稱善者將請于朝值年之不登鶱亦以憂去事遂不果越四歲是爲成化甲午予再至武寧諸生以學舍不類不及吉饒臨信得士之衆以爲下邑荒陋則未免寡睹而

謂資稟學力有律於風氣者乎其爲教不善學不力一也上猶爲南安而處贛上流諸生方鼓舞於學奈何禮殿學宮日就淪圮不足以嚴廟貌而聳士心於是郡長貳姚旭施奎縣令陳文學官黃瑮郭宣先後一德倡是而落成之日生員吳璠具事之顛末請記將刻石示後如是而謂上猶之人不知道乎猶可諉之荒陋寡睹乎學校倫紀聖人之道不尊一倡而從者駢集知有學校而不知有其家知聖人之道而不知貨利之重今而後知上猶之人可與共學且可與適道也奚止科目得士哉凡學之建大成殿出於陳宗大成門成於張克順胡彥璇東西廡成於李清曾仁中何源慶趙永泰朱玉春朱鈺明倫堂成於李應忠東西齋成於蔡仲芳李尚顯其聖賢像塑則諸生陳啓李厚輩共成之又時而成乎吾子之爲學正猶是也科目之遼然功業之楊然此非知仁不及也患在勇之不決耳吾子歸語諸徒而思之學之道在其中矣

上猶縣儒學記

予承上休命提督學校於江西所至郡邑進諸生課試之又立程督之法令有司學官時舉行之以考列其勤惰進退庶幾環千里之區士之業於學者異氣同風其德成其材達以無負上命之重然而未能者教者之不善歟學者之不力歟教不善也固於道德之蘊性理之微不能率先有得與諸生相發明泝古之君子多矣學不力也是固有諉焉者以區區科目衒鬻趨競之技不早自振厲而顧限晝以延歲月動以貿魯地遠虛辭推謢其短謂之何哉南贛二府每大比於鄉類不及吉饒臨信得士之衆以爲下邑荒陋則未免寡睹而

學官居宅一所成於蔡仲清李仲奇其饋堂左右舍亦將就緒需其成鐫其名於碑陰於乎修建之功成故事必有記正以運化推移而成毀不常故碑板之道所以述前功而示來裔也予既重邑人之義也所望於諸生者不衰故取平日詔告之意重申之而併錄諸義士姓名庶觀者胥有感焉則不腆之言不爲徒發也哉

守貞堂記

李東陽

守貞堂者安福張敷賢氏所作也敷賢之先處士淵浿娶於吳數年而疾疾且革屬敷賢於吳曰我病且死乃不終珍於天幸今有孤焉我即死汝其無愛一日之力以爲我張氏保此孤也吳泣曰天矜君而予之孤其將有成乎君之言實與孤俱存吾何敢死之惟終身爲風夜是圖君無患焉處士卒

吳竭力治奠奠既躬績織以食其孤及數賢壯娶而生子吳猶未衰蓋二十有二年於茲矣數賢念母之德輒流湧曰其不幸不及父事賴母而後行兢兢昵昵以至於有今日有婦與子以永宗祀幸先君之遺業未墜皆母之德天之報也乃作堂奉母而居名之曰守貞以識不忘既又曰吾能識母之德不能使暴於天下無以稱爲子謀於其從兄鄉貢士公美公美上春官告其兄車駕郎中公實以請於予曰願有記予歎曰嗚呼人疢痛愁思必呼天其悃惘哀懇有不容僞者然此非足以動天也惟守之以正則天必應之坤之六三曰貞曰有終婦代夫終正也喪夫之道非死則守親吳孺人非不能死即死無所益乃能勤苦淬礪歷寒暑饑饉之變其難處百死卒終先處士之志成其子之身若孺人之言則哀且誠矣其守則可謂貞矣天之爲報胡乎在此由是以逭祉延祚垂休於後之人寧有既乎若孺人者表之以爲世則可也

子與公實同舉進士入翰林甚厚其所居地與予茶陵比境甚邇且親故知其家世甚詳公實之先御史公死於國事令又有貞母者出乎其族何其多賢也予又聞孺人實學士與儉先生從女禮儀之教固於是乎在因并記之以告後人

曾文定公祠堂記

宋曾文定公子固居建昌南豐舊有書院在縣西奉親坊後因以祀公實祐中郡守楊璋建祠迎旰門外參知政事陳宗禮爲記元元統初公族孫元翊祠於臨川虞學士伯生爲記季世兵燹無復存者國朝嘗建先賢祠於南豐縣學公實與

爲亭名之曰曾巖祠亭成化壬寅無錫秦君廷韶來知府事慨其祠宇卑乃命知縣李昱相地庀物即巖之東而重建焉背山爲堂堂左右繫石闢地爲東西廡前爲門屋屋之前疊石爲洞洞之前因危石爲階十五級下屬於池池之上爲橋以達於衢其旁則別爲亭亭右折數步則書巖故地也甲辰春工始告畢於是命公子孫領祀而時謹視之謂不可以無記走書京師請予記夫所重乎立言者必能明天下之理載天下之事理明事盡則其言可以久而不廢古之所謂著述者自六經迄於孟氏若韓子不免爲詞章之文而所謂翼道裨治則有不可揜也宋盛時以文章名者數家予於文定公獨深有取焉者蓋其論學則自持心養性至於服器動作之間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獄訟百凡之細皆合

於古帝王之道與治而凡戰國秦漢以來權謀術數之所謂學佛老之所謂教一切排斥屏黜使無得以亂其說者其所自立非獨爲詞章之雄其繫於天下亦重矣夫有功於天下則國祀之有功於鄉則有司祀之如公之賢固天下之祀不可闕者而況其鄉哉而況其子孫也哉

羅氏興復磁竈舊業記

翰林侍讀南城羅君景鳴既興復磁竈舊業乃自敘其事請記於予其畧曰磁竈者有石蹲於溪心若竈然其石磁石也

以自食且能食四方之來主者唐宋以來戶至千四百樓觀相望絃誦之聲不絕元季毀於兵灌莽蒙翳鬼嘯於木虎兕豺豕交於野過者惻然傷之國朝永樂間吾祖畊隱府君始披荆棘立門戶招集逋徒吾父編修公益勤安輯於是土著者僑寓者販者遊者日源源相續而舊基遺址猶漫然莫之省也已既有名籍大夫士道其地者去郡邑甚遠案牘符檄不可不爲之爲館於衢衢北曰駐驂其南曰寅賓堂之勢且難者未必無感於斯焉因翌爲詮次俾刻之白石以

西出爲里之委巷駐驂之西築土爲堂陞上爲迎暉樓當里之會其東爲解元坊坊左右爲鼎峙復古二亭又前爲市區區外之爲橋南折並山而東三百武登坂之上爲義倉爲主峰書院又東二百武跨溪爲龍門橋橋之上爲屋十七楹中爲濟川樓又折而北二百武兩山復合於是爲迎恩亭亭之西迤於逍遥之東爲門六皆跨於溪右爲樓五跨衢及橋者各二凡衢皆甃以甎石凡坊與樓皆塗以丹艧雖稍復其舊而實有舊所未備者焉既又曰此吾祖若父之志而記也繼爲之記之子孫又繼爲之則前日之盛可復也然其盛而衰衰而復至盛者不可不記而記之者非可以信天下及後世之言猶不記也吾之里其亦有遭乎予聽其言察其意若將以爲子者因爲之嘆曰天下之盛衰相尋於無窮此理與數有

不得不然者而亦存乎其人故屯與蠱皆有亨之道而非道一邑亦有關於世運者國家一統百有餘年休養涵育至深至厚故凡遐陬僻壤往往與都邑相類建昌東甸文獻地其閎於天下也固宜若磁竈所自爲盛則處士之孝友封君之勤儉然非刻志厲操以文學鳴世如吾景鳴者烏能善繼而肯構之其盛如此哉羅氏之子孫觀今日之盛而思累世復之勢且難者未必無感於斯焉因翌爲詮次俾刻之白石以建於所謂磁竈者

重修嶺路記

桑悅

庾嶺兩廣往來襟喉諸夷朝貢亦於焉取道商賈如雲貨物如兩萬足踐履冬無寒土南安人有鑿脊載絡繹來臨窮

用多貨之所由出也開關以來嶺之元胎嵷崒剌天良艱於行有唐開元四年丞相張公九齡鑿石開道往來粗便自嶺至府治舊有甎石細街歲久碑湫尺點丈綴散如列星路之眞形邱隴陰奪積雨連旬湊者吹潰往往人驢俱仆摩虬蹤觸貨隨覆敗毆爭訟辦卒至求瘕廢玉主客俱困公移書頒前守茲土者明解其故力縣材弱付之嘆息而已華亭張侯由進士任兵部員外郎出守茲土首詢厥事因私計曰吾能少勞民大有逸矧勞有時貽逸無涯吾何憚而不爲耶用集父老率工師親陟嶺舉抗路巨石嘗逃九齡斧鑿者悉用椎削取其勞確以補道陷如昔負固今皆獻忠又砌以石磴步級而升闢元遺險脫於迴旋人可捋臂醉行負任者昏夜可以陟降矣嶺路之修其費不貲因會鹽商之直每千犹一彼

此挹注然是役之興適值歲歉福建江西列郡飢民趨役者日訾萬指荒政暗修全活甚衆工興於成化十五年八月次年十月告成其長二十五里其闊一丈悉用碎石堰平砌其中而青石長條回其邊幅旋取巨材遇水架梁以免病涉又以餘力補甃城中衢及城外百至迎恩坊而北則斬新修治與嶺相準凡爲路者三十餘里而學宮前後寫賢祠後城址東北及通濟街謝行頭諸處置堤捍水又三百餘丈皆堅緻不苟可爲數百年規利生民功跡皆非細周禮以通道濟川爲爲政首務豈無意哉是役也巡視刑部侍郎金公憲陳公孚公皆有區畫以相其成理宜聯書其名以詔無窮侯名弼字汝弼修政立教百廢具興其修嶺路之功識者以爲宜配九

觀瀑亭記

秦慶

當麻姑絕頂有泉自丹霞觀西北來蛇行斗折伏流篁竹間數十里經仙壇下與神功泉會其流瀧瀧不疾不徐至三峽橋厓谷忽破裂其下亂石森立泉自丨阱坑谷中下與石鬬不勝怒則洶湧作秋濤出峽聲奔放衝突不數百步至石梁忽作兩白龍下垂飛雪灑灑濺人其聲清越而天風引之作響振林谷誠山中之一偉觀也成化辛丑子承乏是邦又明年適祀麻姑始獲觀是泉而愛焉因命道士洞淵作亭其旁扁曰觀瀑或謂子曰子身爲二千石莅時甫數月澤壅而未流不思握椵吐哺以盡厥職而惟瀑是觀殆非政之所宜子曰不然子之所謂非宜乃子之所謂宜者也予素憒憒昧於

臨民之術曩自尚書庫部郎中出守試昌當西南劇郡不勝簿書期會之勞元寇晝夜不息而氣煩志亂政愈以廢子屢夫志之煩而政之廢也則施施焉登樊山臨夏口眺大江之流以蕩滌其胷臆既乃瀟然而歸若醉而醒病而蘇壅者以決滯者以通而於政或庶幾焉爲今時爲江右僻郡其政之繁減武昌三之二而茲瀑之勝又有足觀者清而不汙直而不撓體柔而用剛可以激貪起懦類皆有益於吾之政夫所臨者既簡而所觀者益勝則茲瀑者直攻予病之萬金良劑庸可廢觀乎哉或人唯而退遂書以爲記

憲節堂記

閻璹

憲節堂者元故吉藩劉鶚楚奇死節之祠也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孫唐

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恩江廿一世孫夢說舉宋省元始遷今驚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即公之祖也公自幼力學累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道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甚愛重之皇慶壬子董宮麟公於朝歷政教之任由祕書監祕書郎修撰翰林日貢慶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楚公輩朝夕淬礪望益彰至正十二年壬辰除江州路總管時紅巾盜起郡邑瓦解公厲精爲恢復計寇莫敢犯十七年陞廣東廉訪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調度適宜民始得安加廣東副元帥二十二年拜公行中書省參政寇至肇擊卻之二十四年甲辰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贛寇繼至公父子親冒鋒鏑與守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圍城加廣東副元帥二十二年拜公行中書省參政寇至肇擊卻之二十四年甲辰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贛寇繼至公父子親冒鋒鏑與守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圍城陷運竟陣亡公被執於贛縣於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絕筆曰生作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慙清風自千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以命世之才膺國重任當末路艱危而克全臣節以終仲子述奉柩歸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峯立祠浮雲道院而學宮則又附祭歐陽公之次頃之公之曾孫傑以太原郡博聲疾歸養慨祠社之無存惟復興之是念歷荊楚謀良材建祠堂於別墅之東且以奉先且以遺後傾廩罄貲務盡其美經始成化丁酉八月朝落成於冬提學副使夏公爲書寘館堂大字顏其扁而郡博先生復請予言以記其事

新遷府縣儒學記

贛於江西爲鉅府其城據章貢二水合流之處山川雄秀風氣固密形勝槩可知已然郡縣二學自宋以來俱在城內之東南面通城垣未足以當其勝入國朝百年之久教養具備而科目之人或者以爲地有不利而有司憚難莫之能改成化丙戌山東曹侯凱來知府事厥其卑陋即以改遷爲已任乃相其宜得學之東偏景德寺其地隆高元爽後接鬱孤臺前對崆峒山山勢聳拔如卓筆狀喜曰建學育才莫宜於此即合寺僧以府學易之并縣學遷焉拓其地北南一百一十七丈東西七十三丈中建大成殿殿後爲尊經閣左爲府學右爲縣學自門廡堂齋廨舍以及倉庫庖湢之所靡不如制方經營中有言永樂間嶺南所貢營造殿材棄置南安水中者皆棟梁具侯即遣人出之其餘材木多取辦於寧都工匠貲費悉出公帑及邑民之好義者始事於戊子春三月及秋二學大綱皆完侯述職京師以內艱去已丑五月黃岡謝侯累實來繼之因其已完者加以覺覺繪節復展櫺星門於洋池南東西各爲一門以便二學師生出入闢射圃建文昌祠洋宮橋立成規模宏壯華麗有以出塵囂而挹清曠加於其舊也六學成規模宏壯華麗有以出塵囂而挹清曠加於其舊也遠甚始遷之歲諸生名鄉薦者二人明年進士及第者一人鄉人父老咸喜以爲二侯興學之效且曰昔者因舊屢修皆有文以紀其功況今改建其功尤大可無紀述示不忘乎乃命古廉先生祠堂記

自古宏才碩德之士負人望之重者志不大展於當時名必流彰於後世何也用不究其才而天下共惜之惜之不已至

形於言則其名在世愈久而愈彰夫如是其榮過於得志一時者遠矣吾安成古廉李先生負大下重望而官終於祭酒識者益深惜焉故其卒也尚德君子交章請行褒卹之典最後巡撫韓公列其功行以請乃得謚爲文敎當是時有司已崇祀於學宮矣今提學僉憲湖陽李公嘉復命建祠其家而尊崇之益至嗟夫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先生資稟秀異涵養深厚清德正學追蹤古人方其爲翰林侍讀也感太宗文皇帝作養之恩疏陳時政十五事言甚切直下獄踰年乃釋洪熙改元又條十事上之皆人所不敢言者以是激怒奸臣遂下獄宣宗皇帝嗣位出於獄親鞫之嘉其忠仍釋爲侍讀自是忠直之名震天下雖庸人孺子皆知尊而慕之正統中

自學士爲祭酒當國學政敎弛弊之餘嘅然以成就賢才爲已任嚴條約勤課試程才敎進一以至公而賑貧療疾恩意尤篤故敎化行而人心樂從其出而取高科踏要途者累累相繼於是天下皆稱先生之敎恩義兼盡眞一世之師表也既老懇乞休致家居而憂國愛君之念不少忘比聞土木之變聖駕北狩痛憤累日即疏安攘大政所宜先者遠長孫朝達於朝事未報而先生下世矣天下之人又皆聞其事而壯其言謂先生忠義之氣沒數不衰有如此嗚呼先生盛德之士也不獨忠誠義氣爲世所稱至其仁厚之心廉潔正直之行通達宏偉之才雖一時名公鉅卿亦無不推高而下之然獨不得並列於公卿以大其用以霈其澤於天下宜乎人望有不滿焉而惜之深仰之至如此也僉憲公嘗爲國子師

知先生爲詳故景仰愛慕之尤切而遂欲因以垂敎於來學此專祠之所以建歟祠在先生所居之左爲閒者三而有門有廡不侈不儉實邑令黃巖李君會經營以成之其成也司訓桐廬姚君稷以書屬時爲之記

重修清獻堂記

贛古虔州也滸江西上游沃野千里山川城郭之勝雄於嶺北唐宋來類多名宦遺愛弗諼嘉祐中趙清獻公知郡革姦敷和疏鑿水道弔恤孤貧紀周茂叔先生時爲通判握手同寅邦績用熙而河南程氏兩夫子者因從之遊名賢過化流風餘韻赫赫如昨日事國朝洪武中聿新郡治爲堂於儀其北以休寮案楊曰清獻示景行也直南百步爲後堂於儀門左則又合清獻周程而以三賢名歲久風雨震淩危不可

宇前此所司方圖之而未即緒成化癸卯滴椰陽王侯廷琦以奉議大夫來領茲郡至則則寢別寢創論與陋補弊民獲而起吏瞭而瞻聽茲堂所夕中楊喟然歎曰趙清獻之功德在民心其未泯乎何宅是也迺迎賈爰舉是役需出公帑之奇力出名募之從工出四方之傭不競不勉爰成自己出不數月而成士大夫聲謁爲皆曰王侯不動聲色而舉大役如此爲之歌曰赫赫清獻王侯光之翼翼三賢王侯張之有崇其堂王侯荒之民力志之甘棠詠思曷其護之請勒石詔示方來侯固拒再四乃以記俾予嗚呼清獻距國初三百餘年而堂以名又百有餘年乃重作於侯天時人事宜若有待焉者繼茲土者不有慕其遺人如今日者乎登茲堂而有感高山仰止世得清獻而治之庶民其世爲清獻之民哉

重修星子縣廟學記

南康始星子之有學則宋紹興郡守徐璣輔所創再遷而爲今學則洪武初邑令朱敏所營也在元季時爲僧舍爭效之區十餘年間地凡八畝鞠爲蓁莽以立官府招流輯散以充編戶有司於日不暇給之中修學宮置士籍以應詔其建立規模槩可想見於是百有六年矣今太守山東曹侯凱始至悼廢病陋爰議改作撤禮殿講堂即舊基而新之加高廣焉先是學之門在廟左而取道西出迂僻不便瀹之南又爲民居所偪其南爲冰玉澗所經又其南爲通衢擁蔽限隔殿庭之臨幾不容布武乃買民地闢之揭星戟門以次前徙戟門之內廷以修廊戟門之外直臨澗濱鑿而廣之緒爲泮池泮之少東甃石梁跨之爲三門北向西折以達於祀堂之後爲後堂堂之前爲兩齋會食有所退省有樓植二坊於衢之兩端東爲學門門之內爲堂涂北向西折以達於祀堂之後爲後堂

曰興賢西曰育才弘敞軒豁端直靚深既成學之諸生具始末來請記竊惟徽國文公之守是邦實躬道德以爲人七師至於緒館舍飭齋講嚴像續新冠服薾薾翼翼洗巾幕注勺之間亦再三致意焉其本末具棄固如此一時之士爭自濯磨行義宦業偉有譽於後世今星子之學有賢師帥與紹規措勤懇周悉則夫居養游息之助作新感發之機或有出於言語文字傳習之外者無亦徽國之意矣乎而此邦之俗淳厚敦樸呂成公所謂甘白以爲進德之地者庶幾近之若夫所以開其聰明作其志意修其廉隅飭其身言以從事於治人之學盍亦加之意乎是役也監察御史括蒼金君忠前

守安陽許侯顯肯積贖刑之金裒富民之獻爲修葺計亦既有緒矣而曹侯實來工鉅費夥非始所及也至於白鹿端緒綜理密微則教諭上虞吳愼與有勞焉始事於成化辛卯十二月訖工於癸巳十一月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曾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飭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所是衆之所非則固有威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參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節立朝廷以禮義廉恥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比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

開禧之季寶文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勢媒進取閣權臣誤國計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謀者成聚一入政府而謗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得以操切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一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斥排目爲流俗奸邪至使朝廷簡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此其見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偶和必有以明今之用晦趨時之雙通皎厲之畔道苦節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消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信而用之其於而公所爲不詬其悖必笑其強由今而觀其是非何如也

豁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事變公論隨白乃欲追貶其
襃褒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
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淮
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有忠節祠合祀
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頹毀暑盡江西按察僉事南
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宮軫悼運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
屋爲三楹間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
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今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
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況於鄉邑之間父兄
長老所誦聞街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
其事者乎無亦有歆動企仰願爲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
睹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

衆之所非匪直先正之光鄉邑之重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
義强仁所至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重建橫浦橋記

橫浦橋乃南安之襟喉也其初無考自元至今修建大畧具
見郡志成化甲午毀於潦知府姚旭欲修而代去章綸繼之
將成即傾成夏弼至而備詢成毀之故蓋山水瀑漲頓起
數丈浮筵巨木簸流而下擊橋墩勢逾萬牛少有罅漏則
莫可支此所以難爲功也況先爲橋墩者鑿石四周實以沙
土石子遷水流轉何能爲固又當橋之下流沙洲歲積高寒
半江水勢擁併益力鑿故隨成隨毀虛費浩繁卒無成績
弼鑒茲覆先開沙洲使江面闊而無擁併之險中流之墩
悉實以巨石灌以石灰四周鏟鑿以生鐵兩岸石邱與中

流五墩既成先架木爲數隨加巨梁梁上加亭亭覆以瓦亭
丁護梁甕以石子蓋南安以驢駄生非惟木不能當而甎甕
亦不耐也亭有欄設爲賈區而收其入凡爲亭三十間長三
十丈闊一丈八尺較舊高廣皆加三尺石惟用青木惟用杉
舊有佛像鐵犀厭勝之具悉屏不用盡人力而不惑民志也
凡貿區所收歲供修葺持火有禁以防不虞經始於戊戌冬
仲至明年冬季始通行又三年始竟其費徵於前官募於
於民而未徵者又益以梅嶺鹽稅因是而民屋於沙洲而阻
江水者撤之隄其岸爲通濟街又歲役軍民數日以開沙洲
皆所以保此橋也尚賴後之守土者加意焉亦郡之要務也
故不復牽綴文義而直書其實云

泰州府修儒學記

古泰大郡也山水秀麗爲江西奧區儒風之盛聞於古昔唐
天寶間房琯首立學校乾元中鄭審改建泮宮士風並盛迨
宋楊佩祖無擇張杓江古亮延于清朝又有劉伯起周鐸何
澄諸君子迭守是邦或修禮殿或造書閣或更門廡增齋舍
皆具載志書傳之碑刻足徵也然年代攸邈興廢相仍成化
八年榆社常公顒以給事近臣奉命守泰期年威惠大行士
民樂業政暇謁先聖廟庭顧瞻梁棟蠹朽墁瓦脫落廊廡齋
廚亦將傾倒徘徊久之既然以興創爲已任乃乘歲稔鳩工
市材開拓遺址盡撤其舊而新之首建大成殿塗以丹漆飾
以金碧次構明倫堂四齋二廡崇倍於昔次廣泮池正其階
陛遷廡舍號房於泮東首神庫神廚牲房於櫺星門列師儒之
舍於射圃之西以閒訓者六十有奇皆明靚爽塏稱止宿焉

凡百經費之需皆公所自任不煩於民經始於癸巳季春畢工於甲午閏夏郡教授蔡永偕諸師儒謀刻文以彰成績貝書來求記竊惟學校賢才之本也守長政教之先也得其人而作之則風化之行易易耳今常公以初政百務所繫乃能留心學校不再期而殿堂齋廡無咸加整飭視唐宋以來諸公有加美焉可謂賢守矣謹為序其創構始末剋勒於石

廬郎山忠臣廟記

孫原貞

人臣死忠享廟祀於其死所者如紀信血食滎陽乘黃屋旗楚脫君難以死於此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血食睢陽守孤城扞寇盡忠節以死於此韓成宋貴等二十六臣血食廬郎山恭天討僞漢殉漢滅楚而高祖之帝業成唐滅安史而肅宗之當時者也然漢滅楚而高祖之帝業成唐滅安史而肅宗之舊業復我太祖高皇帝滅僞漢而大統猶未集四征僭亂將士固有力戰而死者獨韓成等如漢之信唐之遠廟而祀之何哉爰自紅巾倡亂羣雄僭據僞宋韓林兒據中原僞漢陳友諒據江漢僞吳張士誠據浙西僞夏明玉珍據巴蜀其他竊據猶衆天命高皇帝龍飛濠泗忠良景附成等咸際會風雲於其間由是撫有淮甸遂平江左定都金陵其陳友諒發蒙衝驅醜類攻圍我豫章天威震怒躬率舟師進討於鄱陽湖之廬郎山我將士一心整理甲兵採舸艦受廟算應神機乘風以陷其陣飛火以焚其舟出奇以擣其虛設伏以襲其遁大戰五晝夜成等皆當先督戰惟君令是聽義不顧身衝鋒刃而必進冒矢石而不避乘勢破其堅奮力挫其銳決勝以死其間僞漢兵被殺傷焚溺而死者以萬計大破之湖口我軍復追擊之陳友諒中流矢死餘衆隨降而江漢平自後平諸僭亂靖中原定燕京所至望風降附間有弗順或一戰而降或再戰而克未有若廬郎戰累日克大敵滅大憝皇明龍興實肇基於此其敢死破敵有功之臣又皆重疊親見其忠肝義膽簡在宸衷足宜褒封建廟於斯千廬郎山封侯爵十二人韓成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金眾文貴李志高張志雄徐公輔劉義陳弼公爵一人丁普郎伯爵二人程國勝王咬住子爵十三人姜閏石明王德常惟德遠德山汪海朱鳥斐軫王鳳顯王喜先陳沖汪澤丁宇男爵八人表華鄧興曹信史德勝翟世榮常德勝王理王仁序其位次塑其像貌定其祭儀主祀事者縣官也縣令邵崑偕丞張永主簿楊信嘗謁廟下見棟宇傾頹像飾剝落乃相謂曰祀典弗嚴責在已四月廟宇崇嚴像設雄偉重門兩廡齋舍神廚牆垣悉完憑美觀者咸悅邑之耆幼廟建國初襄婁忠烈僅百禩而一新敘功宜紀邑庠司訓邱宏具書遣生員趙祥高昂來求記予觀自昔及今君天下者肇造不基恢復舊業固雖天與役工獻其能民効其功經始於天順庚辰十一月落成於辛巳

不知有其身效死勿二成大功濟大難全大節伸大義於予下後世名教繫重此後之良有司毋忽嚴飭繕焉是爲記

按康郎廟功臣姓名成化末張東白亦有記與此畧同其他紀載互異如金景作余昌則姓名不同文貴作昌翟世榮作羅則異其姓姜閔作徐公輔無公字王直先作昌仙裴夢作珍王德作清則異其名又或所載止三十五人而不列程國勝謂其祀於南昌功臣廟不知南昌實未嘗祠程也傳聞之異辭如此考證

重修餘干儒學記

餘干縣學國朝洪武初重建永樂中重修歷年久頹敝光甚縣之民以户計三萬一千有奇賦以石計四萬七千有奇前令困於繁劇文教未遑今邵侯來知縣事釋奠先聖先師顧瞻學宮嘆曰禮殿不葺何以嚴民瞻學舍不修何以勸士習有司首務責實旌辭乃恪恭盡職存心廉而公臨事平而敏聽訟明而恕民心感悅於是謀於衆以修學宮士民樂從積俸餘貲以給其費購學西地以廣其基市材木以易其舊陶瓴甓以增其新集衆工以効其能提督有方勤慰有法不數月而大成殿廡廡門櫺星門完又數月而明倫堂進德修業二齋完欞文昌祠於戟門左先賢祠於戟門右莫不畢備於是神厨庫房井廩倉廒於修葺時亦

飭堂厨湢於進德齋東葺神厨庫房井廩倉廒於修葺時亦建文會堂於明倫堂北周圍將垣甃石增高以至祭器之屬觀德之所靡不完美煥然一新經始於天順元年九月成於二年十一月也時樂平學訓導邱諒來署學事贊助有勞與諸生觀感深切欲紀厥功書其本末遠生員張鑑請記郡侯名昆字彥璧漸之桐廬人由鄉貢進士歷常州吉安二郡教官以陞今職故其治縣知所先務如此

觀德亭記

何喬新

射之爲禮肇自上古備於成周而廢於列國兵爭之際自漢以降莫有講其禮者我大祖高皇帝興學養士肇復古先哲王之制乃詔天下郡校皆立射圃每月朔望師儒帥諸生以從事焉建昌舊有射圃在學倉之西偏去郡學稍遠師生習射有病之天順癸未夏五月三山謝侯仲仁縣戶部主事出守茲邦侯究心民事未數月政通人和盜遁奸革民用宜之莅政之明年侯視射圃隘且遠乃度地於郡學之西偏以爲師生習射之所繚以繚垣作亭其中廣若干步深若干步而偏之曰觀德以予爲郡人也俾之爲記予惟射者君子之

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攻伐其法實主有迭迎之拜揖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邪兼弛張之度矢有措挾順羽拾取之儀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奏必比於樂蓋其儀文之備如此故禮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周衰禮廢士大夫於觀德之射鮮或能之況能於戰鬬之場而審固其持弓矢乎故孟子譏先王令獻之講求其禮而行之天下使爲士者復親古昔儀文之盛今謝侯又能撤射圃新舒亭榭聊以寓燕閒之樂於禮樂之中以成其文武之材也其用心厚矣故予樂官於朝未得與郡之諸君子較藝於茲圃它日幸得歸榮姑山旰水之間聞郡大夫暨舉彥講行鄉射之禮將與鄉之好學不勘

好禮不變毫期稱道不亂者往觀焉雖筋力不能勝弓矢亦庶幾可以觀德矣姑記諸亭以俟

重建仁濟橋記

瑞州爲郡後負崇岡前臨錦水郡治之前比舟爲梁維以鐵組以達往來每春夏之交流潦暴溢組弱不支舟輒敗撥修復之勤越月踰時乃克就緒官民胥病宋淳熙十有二年郡守楊侃改作石橋徙於治之稍東作石隄於兩岸以捍悍流累石八墩於深淵以釃水性墩之上架木爲梁甃以石版梁之上覆以屋數十餘間人甚利之其後屢廢屢復由宋迄於元季燬於兵斲材甓皆腐缺而石亦泐殺入國朝以來百二十餘禩石隄盡圮存其四又皆潰敗不可支每春流漲灘水怪出沒行者臨流而嘆或冒險以進多有覆溺之禍

守土者屢欲修復顧以功鉅費艱擱以擅與厲民罣罣蹋縮不果宏治九年三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華亭張公縉行部至瑞觀其廢址慨然與懷而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吳興沈公清亦分憲於茲因相與語曰吾曹職司風紀忍使吾民蒐魚腹耶盡圖修復議既克合乃語太守太原李君思仁俾經理焉太守與通判沈種推官許瑢皆曰是有司之職也敢有不供於是慮材用庀工徒出府帑之羨財勸巨室之佽助經始於是歲五月十有七日重築兩堤更築八墩架木爲梁甃石覆屋甍如舊規橋之修舊以觴俎落其成且曰百年之廢舉一旦修復使吾民去危即安是雖有數非司風者振舉而成就之烏能爾耶是不可以無紀乃爲之書使勒於石庶來者知諸君子之勤而思保其成於不壞以爲斯民永久之利爲

江西布政司黃冊庫修造記

郡邑黃冊建庫藏之重民數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命以有天下疆理之廣遠邁漢唐列聖休養生息戶口滋殖亦非前代所及舊制天下版籍每十年輒改造繕寫彙成獻於天府藏之後湖庫副在布政司者藏於架閣庫江西布政司所統郡縣既廣版籍尤多庫不能容則別藏於章江門之城樓及廣積倉之別室天順八年左布政使莆田翁公世資以爲苗冊藏於它所非先王幷民數孔子式負版之意乃度地城東得故錢庫廢地建庫房五十間聽事三間作門以謹啓閉鑿池以防鬱攸之災悉徙郡縣所上黃冊弆藏於此藏命蓂職一員吏一人典守一人典守然創始之初規制未備成

隔之初先收圖籍傳榮在宋乎自書籍躬加讎校古之名臣未有不致重於此者我國家紹古致治尤重版籍藏冊有常所造冊有常時誠以為版籍者治忽所係也今沈公與諸君子祇德意敬民數萬檐大廈庶而藏之誠知所重矣繼自今稽戶口之登耗者在是攷墾田之多寡者在是辨兵民驗主客以令徒役者又在是其有資於治道豈淺也哉夫一庫之作似不必書然所係甚重於是乎書

贛州新建巡撫院記

皇帝即位之七年汀贛姦氓合為寇其始甚微郡縣有司無遠畧不急逐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郤藏殺官軍闖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此勦其南則竄於北時

鎮守江西太監鄧某暨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三司議以為盜之未平由政令不一而都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乃合辭以聞皇帝命其請爰命大臣慎選方岳重臣有牧民御衆之才者得廣東左布政使金公澤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兼督閩廣湖湘之地置司於贛而割江西之南安贛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惠州南雄韶廣之郴州隸焉四省三司皆聽節制賜之圖書許以便宜行事公既至贛而贛舊無巡撫治所乃請於朝命副使談君俊參議李君魁鉤校府庫談財市材擬匠即贛城中擇地營之前後堂五間穿堂兩廡大門儀門各若干間東左建寢室又東則建賞功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坊牌屏牆之南又立三司廨以為巡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經始於弘治八年十月落成於明年閏三月寫堂峻宇高閎崇墉規制壯麗他鎮所未有也凡政令之布賞罰之施皆在此諸帥出兵受律獻馘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亦必至此白之而後敢罷行焉而贛遂為重鎮公既蒞政盜遁奸革兵民以安既而廣東守臣謂韶州地險民獷且於潮惠為近宜以隸公朝議皆以為然遂以韶州屬公所轄公以贛有巡撫院實自今始以數郡之地分為四省政令不一心力不齊安能成功乎聖

人然亦必政令出於一昔漢有西羌之警命趙充國出鎮雖強悍如辛武賢者不得撓其策宋有西蜀之變命張詠出守蠻驕貴如王懿恩者不敢捋其鬚其言此二公所以能成功也夫以數郡之地分為四省政令不一心力不齊安能成功乎聖天子納用羣策舉而什之於公自東徂西殄寇數千餘里皆受節制廟謨宏且遠矣今公祗奉綸音以節鉞鎮茲要地朝下一檄而諸藩奔走恐後夕馳一使而列閫敢差池異時肅監屏息四境晏然豐功偉烈銘彝鼎而垂竹帛豈直追蹤趙張二公而已哉公字德潤由名進士歷中外所至有賢聲所謂有牧民御衆之才者公真其人也遂為之記

重修南昌府學記

南昌為江右首郡藩臬莅焉其山川之勝疆理之廣非列郡所及則其學校之制棟宇之崇且麗亦宜為宅郡甲郡故有學元季燬於兵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首詔郡縣興學養士洪武丙子南昌守土之臣肇建郡學有廟以祀先聖先師有學以教育俊茂之士規制壯麗至景泰甲戌幾六十年而

綺飾黯昧柔棟腐折圬墁隳剝巡撫僉都御史韓公雍大加修築其後學宮寢圮巡按監察御史汝陽熊公翀又修之至於今而廟與學煥然改觀甚宏治辛亥監察御史姚江韓公明來按茲邦祇謁文廟退詣講堂顧瞻咨嗟以爲首善之地傾圮若茲不可以不修乃鳩工屬徒市材陶瓦至若金碧彤墀堊之需皆出府帑羨財市之不以費民衆咸歡趨廟自大成殿以至廡門學自明倫堂以至齋舍昔所有者因舊修焉昔所無者乃肇作之賜書有樓學官有廨栖士有廬講誦有堂名宦鄉賢有祠齋宿有宮習射有所觀德有亭至於庖湢庫廄皆以序爲興賢育才二坊亦加修飾凡爲屋百八十間爲樓六十四間經始於壬子七月之望落成於癸丑六月之朝丹碧煇煌門閎壯麗述於列郡稱其爲首善之地者邦人士子來游來觀罔不感悅是舉也韓公實主之公字惟遠起家進士其按部江右清而不激嚴而不苛崇信厚恥鉤距論者以爲得憲臣之體云

零都縣修城記

表端

零都古楊州之域漢陳隋唐四徙其治負觀中安撫使任公懷玉徙治南康故郡即漢將軍灌嬰所築壘之故址迄今仍之宋知縣劉公藻妥築土城元通判王公榮忠始易以石於是民賴以安入我朝張文弛武城圮隍湮通年以來羣不逞輩乘閒嘯聚大叅泰公民悅以寧當三省往來之衝爲十邑腹心之地遂區畫興築一時閭右競出金穀以濟乃命知縣羅公瑋司其事分命義官管廷薦等以程其工泰公以陞去大叅張公琳兵備憲副張公聰相繼督劻申命義官蕭子欽

算計日而責成焉始事於成化丙午春至明年冬城成又明年秋樓櫓成環甃甎石表裏如一周迴五里視舊加廣羅建五門表以新名南曰南薰北曰朝天東曰東皐西曰西成曰永安崇墉深塹雉列翬飛屹爲金湯所以衛內攘外弭變消虞維持太平於永久者不有在於斯乎工既訖功大役告成庠生歡鳴鳳聲相和請予文鐫石以垂示無極嗚呼重門待暴見於易有備無患著於書是役也固賢有司所宜用心者泰狄常事不書興作創制則備錄之是役也又法之所宜書者子不敏謹記其顛末如此以爲後之生於斯仕於斯者告

彭澤縣儒學記

邵寶

九江郡守高君友機率彭澤教諭戴鑒來告曰比者彭澤瑞昌二學同時並徙彭澤先瑞昌卑功而記尚缺敢以爲請初

彭澤學在邑治之東病之者謂背陽向昧位置弗當擇所宜徙乃得今之地說者曰前山爲案爲帽爲譬後爲鳳凰爲綠梯爲蒼崖爲潛玉爲讀書巖羣勝旦萃左襟孤峰右帶重嶺而大江之流舉目望之盡數百里爽秀完備學於是爲稱時都御史林公俊以巡視至聞而然之分守參議董君威錢君顯參政楊君守愚僉事沈君元王君啓陳君雍副使楊君錦繼廣其意而高守任焉以有茲成功也予嘗怪今師生之爲學不務立本而泥風水妨科名動輒請徙故多抑弗許然學之於治大矣而去陋就嘉亦有司常職此所謂同行異情者吾故弗敢廢焉於其成也能無慶乎雖然學所以學道也昔者孔子之語道多矣直指精切莫如川上之嘆蓋合理氣顯微一言蔽之而所以爲用功地者即是而在萬世之學道者

此其的矣天下之大川四而江爲首觀水如江非他川比也今彭澤之學既據江爲勝而吾夫子肖像在廟凡爲師生而從事於斯者盡相與追川上之遊求源於深撤進於漸期與於大修爲大德發爲小道而愼獨以始終之則所謂道者蓋不俟諸儒衆說而可自得於觀望之間矣今大江自大禹疏鑿以來其起今流匯之道蓋未嘗一日改也或者不求其故顧於偏溪曲港力求通焉而曰入海由是雖東流之勢終有必至而支離已甚況徒勞而無歸者又往往若是乎君子之於道也何以異此夫志水者必自禹貢而後可得其眞六經語孟吾道之禹貢也不是之務而安於偏曲雖亟稱於水亦於學乎奚有哉宮室之成古有頌禱頌禱於學舍道無可語者故於考成之餘擬取川流之旨爲我師生告焉因高守請記遂書俾刻之

孫烈婦碑亭記

烈婦鍾氏玉山知縣上虞孫景雲妻也其父曰欽禮爲浙中名士烈婦幼受教讀書知大義既歸景雲益親文史及景雲舉進士官玉山烈婦持以禮度旦出暮歸迎送如賓言必稱古廉吏景雲能於官烈婦有相之道焉宏治壬戌春景雲還自述職中道得疾其夏六月至玉山秋七月十八日卒烈婦時年二十八嘗兩産不育方圖側室而景雲未從及是大慟頓地扶而後起曰哀哉夫死無子吾何用生爲乃三取浴屍水飲之誓以必死復謀曰刎死本汗溺死衣濡尸而易之死且受辱吾其死縊且縊孰若餓死哉遂辟食姑强之食不得已復食力疾治喪默營後事纖悉必具曰是決於縊矣越二月葬氏泓將以景雲喪歸烈婦一日盡檢其文籍器皿官舍之是夕姑飯於同官之舍比還漏下二十刻矣烈婦迎姑爲婉語曰夫死而無伯叔以事舅姑者吾無慮矣蓋示以訣而姑不覺也姑既寢烈婦入私室沐浴更衣以白綾蒙首縊焉九月二日也厥明姑始知之解其屍玉色如生左袖銀一錠題其封曰買棺木右袖景雲小婦竇承乏江臬與聞風教請書其事於碑嗚呼從一而終婦之道也故夫死稱未亡人蓋有偕老而無偕死若烈婦之死可謂加於人一等矣顧其志不亦烈哉或者方以嗣養責之嗚呼以嗣則無子以養則有伯叔亦計之熟矣不然擇死而蹈罹其辱身也隱死而訣懼其傷姑也死之中且有禮焉始我聞烈婦死嘗嘆以爲由其義能爲紀姬之存鄫由其志能爲孫妻之討嫣不獨一死之爲烈也君子以爲然然天下之存綱常也申生之死孝屈子之死忠抑豈非此志之爲哉傳烈女者嘗有取焉喜是以書之

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

羅　倫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衆人也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惟聖賢乎泰伯先生其亦聖賢之徒乎先生姓李氏諱覯字泰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都治北有鳳凰岡先生創書院其下學者千餘人南豐曾子固其高弟也范公仲淹余襄公靖交薦之名爲太學說書丞

年五十一葬鳳凰岡之麓寶祐二年郡守楊鎌立興文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墜更其堂曰思賢右立旿江書院仍舊名也書院廢而先生之墓墟矣咸化三年春長樂謝公士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大白歡覺而異之翼日有白於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葬焉啓壙視之二大白宛然夢中見者於是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公贊以請命下立祠壁南名曰景賢賜以少牢春暮行禮歲如初又募閩石工大營塚壙以石為之壙中高五尺廣視高損一深視廣倍之中甃加塗外固以石前廣若堂綠以周垣湖西羅倫辨香謁之

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北使詆大酋詈逆賊當死脫京口走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強寇內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劒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湖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曜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降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射狼之敬陳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昺發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之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於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燹爲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雯峰別墅記

邇臨汝而上盱者千里山水名天下最善者三焉在臨汝蘇山最善浮屠氏之言也在盱郡王城最善靚王之所遺也在廣昌雯峰最善古今莫能知太守饒公秉鑑始主而居之湖西羅倫過而頗焉樂而不能去其右則吳王尚之軍峰也其左則鎖縣之金嶂也其前則壺公之紫霄也其後則南霽雲之尊者如帝卑者如臣比者如友橫者如屏卓者如筆簇者如臺殿甌者如城屋涌者如波濤驟者如馬翼者如鷺踏者如獅象蹲者如虎豹蜿蜒者如龍蛇繪如削如鑄如琢如神施鬼設不可名狀雲霞往來變態翕忽合而名之曰雯峰焉盱水中注迤邐迴抱如不欲去名之爲雯溪雯溪之東兩澗夾流爲雯澗支隴旁峙翼澗而出乘雯溪而止爲雯閣雯

澗中夸平田沃壤可六七百畝窪地成池形若環璧爲雯沚梁池而入池上爲雯門門內通渠泉聲琤然嘉木異石雜置左右爲雯渠有堂翼然臨於渠上爲雯輝之堂合雯峰山水之輝也堂後爲窩樂窩形宇宙之內而樂於此也爲安晦祠顏而居晦非安不能也祀先之堂爲昭孝繼述之善祼薦之誠昭其孝於祖考也雲消日明重門洞開雯峰叡奇雜陳於几席之下矣合而名之曰雯峰別墅焉夫雲霞成章天之文也山水成奇地之文也仁義成德人之文也以地之文合天之文然後可以主雯峰山水之奇也以人之文合天地之文然後可以主朱是已主人曰善吾今而後知無常之爲有常也於是乎書

種德堂記

南昌舊有獄在郡治左圜牆僅一畝積繫至千餘人校者纍者縶者拳者桎者趾者鼻者跂蚼嚙膚蠭嗜血恣其腹滿而去算民罹此酷數十年於今矣山陰祝侯以宏治丁巳來守茲慨念而深矜之訟牒之所訴者斷訖還去不令入狴犴讞獄吏圖圜常爲一空然廷臣之鎮巡總治於茲方岳之奠服統治於茲十三郡之有訟事者俱集於茲株連根引實繁有徒南昌之獄難乎其盡地矣侯相府治南有舊老子宮買地貿之曰將此天堂爲地獄可乎遂因其地作屋以楹計者如干築墻以雉計者如干前創大門中起巨堂顏曰種德取皋陶邁種乃德之義審出不服者來宅焉時巡按御史王閩之曰弭災致和莫甚於此夫於災能弭而後和可致譬之種田然穢莠既芟嘉禾自植德之種也何莫不然獄成於今年冬半不閱月大雪民占有年侯曰雪則瑞矣其如獄民之寒疲何躬詣舊獄新獄計口給薪米解縱眚災至二百餘人得釋者如脫焚出溺熙熙焉父子兄弟相慶於道侯莫所謂種德者哉後之居是堂者尚體侯心以種德爲事若馬其口孔其項以是而求鼻陶謂之種德則末矣必教於是弼中於是制執頑叟服頑苗俾一人有慶四方風動然後於德爲能種焉

前刑曰監於茲祥刑謹以是爲種德堂告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南康郡白鹿書院入我朝翟守溥福起其廢李僉憲齡新其

侍御宗錫謀諸一二憲臣更爲大新之院制中爲文廟爲重門左爲明倫堂爲文會堂堂前爲延賓之館規皆仍舊而棟宇堅壯數倍兩隅列諸生書舍凡二十楹間則多新增者明倫堂左故有二賢祠以祀李寶客周朱二夫子而栔以陶劉諸賢位各以世列侍御深謂非宜特創祠尊二夫子而陶李諸賢則別祠於其西焉愚請於諸君宜亦大新蹕周程張朱四夫子於廟西配之次如朱子昔所舉行諸君咸以非著典不果昔翟守之起廢未嘗延師聚徒李則禮聘賢士爲各學有志諸生相與講學焉於時知爲己而學有就者固多然喜名不情者有焉飾詐希覬者有焉學者於此宜淨滌名利之心力趨名利之關不如是則不惟晦吾道其負正學而玷此地也甚矣胡寫予來哉今蘇君亦欲延師聚徒愚敢

預爲戒之以無負今日大新之盛舉也侍御雅意興學激揚之餘凡新學宮於撫吉諸郡邑十餘所致力正學甚篤憲臣陸憲使珩沈僉憲清分巡沈僉憲鋭皆不忘吾道者是舉約費千金一出侍御與分巡之所規畫官民無預總其事而責成於經歷馮驥訓導雲龍江能則劉守定呂之功爲多蘇君志行必大振正學以副是舉愚紀其頌因以俟云

費宏

金谿縣儒學尊經閣記

金谿儒學久未有尊經閣有之自知邑事方公信之始公鄭人也以宏治己酉莅邑治尚嚴肅務鋤獷惡膏枯醒暍用植善良既決歲政舉令修諸倫屏息夜戶不閉公知民漸裕而力可用也乃禮飾典祠次及館署即徼巡之舍亦必煥然更新而尤拳拳爲興學造士一日進諸生而數曰閣以尊經在

他學皆然獨吾邑缺焉可乎茲非徒觀美之事也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倫之敘罔不於六經乎載之自古迄今與有君師之責者金華所講謹觀所校閣臺所藏未有不於此乎尊之實望其始乎士而終乎聖賢尊主庇民胥此焉本吾於典不可缺者而猶缺焉可乎爰相厥址得文廟之東隅隆因洼益葺用珉堅而閎於其上中爲三間高餘四十尺深與廣稱焉經始於辛亥孟秋越明年春季落之升閣而望卓筆繡墩鵝鸛上幕諸峰莫不迴巧露異於軒窻之下而金川清江二水左右映帶心澄目豁觀者謂山川之秀有茲閣焉斯足以疑之自是賢俊之鍾當倍於前日矣最役程備且以萬數其勞與費蓋亦甚大也然皆取諸罰鍰民不與擾僦數月而偉公僑及分守參議黃君宏楊君學禮分巡僉事師君夔王君

提舉南畿正德甲戌公鄉人黃侯嘉會來爲邑長復從而整飾之頃磐石欲垂永久會公之姊子端公屠安卿被行茲邑侯因以請焉遂備述公之善政而專使來徵予記夫處劇而辦處脂而潔吏能是足矣至如飾以儒術治以絃歌則必才且賢者乃優爲之由俗吏而觀茲閣之建若不足爲有無蓋然意囑所示瞻聽聳然吾道若加而崇斯文若增而重實俗化攸關而不可缺也公不誠賢哉予既重黃請又憫念端公有渭陽之感乃爲書其始末如此嗚呼公之去邑幾三十年矣而人猶思不忘不近於古之遺愛郎公諱誌信之其字與予皆成化丁未進士嘗佐公建閣及今茲相與礱石者則縣丞鄭熙林文主簿解文相李琳典史王綸何彥芳教諭徐恒陳廷用訓導蔡材林挺顏欽也法得牽聯附書并書之

南康府新城記

春秋書城築數十傳謂慎土功重民力故雖時必書然虎牢之書特責鄭之不能有蓋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虎牢巖邑可以限荊楚制諸侯而鄭之君臣乃忽焉弗圖卒以資敵取海豈足與濟王公設險之義哉南康前濱彭蠡後擁匡廬控楚引粵爲江右喉襟最要地顧九江置戍聲援相及平時城頻可緩恬嬉既久茅蓴弈伏變起倉猝則邑聚閭所恃焉前此北寇南侵浮江奄至守者痺於心悸太守陳侯時兩每慨然念之乃曰吾朝廷守上吏也守之不周責將誰諉耶乃請於巡撫都御史孫公燧巡按御史屠公僑及分守參議黃君宏楊君學禮分巡僉事師君夔王君

崇仁葺工伐石築爲新城始於戊寅正月至明年正月成其門五溝陽彭蠡建昌匡廬星子也和而疏水之關附焉其環郭箭臺三十二其周丈十其高丈有八其形勢壯偉足以保障一方其趾堅厚可永久而無壞侯之功於是大矣侯以正德丁卯由中臺來爲守未幾以憂去私謁歌則必才有餘年嘗再築土垣山實壑嵚嵜嶇萬狀輒壞於雨今侯石久而壞於雨者又過半焉及是乃就緒其志可謂勤矣侯歿後之人知所由始而圖其終愛走使來徵予記侯若未去也官老成謹厚政先利務實遠名久益孚於上下故廉與大役民不怨嘗通鑑以新緩帑金佐之城事既畢其功之著於人目殆與小而俱崇濬之洽於人心殆與湖而俱深又何俟於予之書之耶了獨有感焉使侯不久于茲那烈羅有志

城築亦無由盡其經畫之才使侯如他吏無愛民之誠則雖
才足以有成而亦未必能勞官事如此其不懈也於是知用
世者必在於志與才合而用人者不必驟遷數易必在於久
任以責其成夫然後天下之功可立而天下之民可安矣茲
城也陳侯始之使來者皆如侯之誠能時而葺之其爲民利
庸有既乎此則子之欲書而不容已焉者也侯字如霖宏治
癸丑進士治郡多美政屢膺剡薦城特其一事時相候者同
知張君祿而星子知縣王淵之則尤有勞於督役云

新設峽江縣記

臨江所領縣三惟新淦最大環其境將及千里蓋兼古巴邱
石陽二廢縣之地而有之其舊屬二縣者去理所遠皆百里
深蹊峻嶺必信宿乃達民負恃險僻習爲頑獷賦役之輸供

不時井稅戶口至有不登於版籍者豪猾武斷莫敢孰何盜
賊縱橫雖追捕甚嚴亦不能戢其爲孽也久矣自成化改元
以來上自撫巡藩臬郡守縣令下及耆民之更事者往往以
分地設縣爲請中更多故寢而弗行大中丞武陵陳公嘗以
大參分守茲郡知設縣之不可已及嘉靖甲申奉命再巡按
撫之責會是邑盜起部落鼓鳴乃與鎮守太監黎公鑑巡按
御史秦公鉞陶公儼謀曰是由地廣人稠而統之無法賑之
增設可容緩乎以前議申請於朝既得允賜名峽江公乃與
巡按御史徐公岱以營建之事屬諸分守大參方公楷少參
陸公溥分巡僉憲高公賁而又躬親臨莅相寇奠位定成
式授之有司峽江蓋郡中一雄鎮也去古巴邱僅二里許其
地東俯大江西挹王筍諸峰最爲壯麗而城隍之廟脇然尚

存遂即鎮築城十里拓巡司故址以爲縣治拓驛舍故址以
爲學宮又擇其隙地爲臺院爲分司爲府館凡山川社稷邑
厲諸壇及倉儲局務陰陽醫學之屬以序畢舉經始於丙戌
秋九月訖功於丁亥春三月董其役者實郡守錢君琦清江
令狄君沖新淦令俞君稷而新喻令董君寅與相其成及邑
令朱君璽繼至蓋亦有圖終之力焉縣既昚新公遣邑博李
君公達來求予記惟天下之事有弊在於法者有弊在於人
者弊在於人則當因地擇人而不可歸罪於法弊在於法則
當因時更法而不可歸罪於人夫先王之法體國經野設官
分職以爲民極其大小繁簡各當其可蓋鮮有不便於民者
也今以一人而統數百里之縣疆域太廣約束爲難山谷猺
獞之民自相雄長官府因循不治且將如邊鄙溪峒之夸卒

以釀亂而胎禍是蓋法之不善歟諸琴瑟不調所當改而更
張然則分地設縣誠有不容緩者矣顧議者弗決久無成功
蓋築室道旁欲書肘掣未有心切民隱而毅然以爲己任者
也陳公子視吾民既仁且勇一請不得必再請而後已舉數
百年廢墜之典而成於期歲之間問其財則出諸公帑而民
不知其費問其役則取諸傭直而民不知其勞且一時同事
諸公固弗協謀畢力以爲經久之計遂能旋斡治機移易民
俗除一方之患遺百世之安可謂茲役爲無補耶自今而後
專意撫字力行教化使鄉治之民相安於田里耕鼓不警而
吠厲無聲則存乎其人矣易所謂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得非
公所以謹始慮終之至意耶公名洪謨字宗禹在江西剔蠹
興利惠澤之及人者甚多復興縣治蓋特其一事云爾

重修羅田巖濂溪閣記　黃宏綱

雩都羅田巖濂溪閣者祠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暨武穆岳公陽明先師也創始於宋邑令周公頌續建於明太府那公珣至督學蔡公克廉乃檄有司並五先生列之祀典因其半燬而增闢之視其未備而加飭之者僉憲沈公嵩令邑令羊公修也慶歷間濂溪先生通判虔州嘗有遊羅田巖詩於時固石洞訪黃龍於巖下見而竹詩宮寀羅公洪先爲書而刻之石督學公首三先生及武穆矣并述陽明倡學虔臺及門諸生雩獨多於他邑合五先生而祀於一堂且曰道德忠貞之能當甚而操刃殺人雖用兵亦莫可遏久之嘯聚山林時出四行剽掠鄰處空村奔避不遑積骸成邱流血成川乃至鄉邦均被其患劫貲財焚毀室舍淫汁殷剩無有紀極慘毒莫可勝言有司捕之往往失利江右監司以聞上廑宵旰之憂詔廷臣議之僉舉南京户部尚書應城陳公起之於家加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江南軍務南直隸閩粵湖浙悉屬制之公不敢以私辭星馳至江右間撫州東鄉寇尤横甚遂先之請調廣西土兵數萬聲兵民等衆分布城黎墟野塡二地皆寇要衝也各總以監司將領統土官分領土兵各協心磐力贊襄廟謀之策於正德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駐節撫州二十六日卯時三地隊伍各奮勇進剿至四月初八日班師僅四旬有二日兵無留行堅者無不摧陷者無不入擒渠賊百從約計一萬二千三百餘生擒

六百四十八俘寇屬四百五十八奪回被掠男婦六十三口
械畜產無算夷寇巢二百六十五所燬寇舍四萬七千五百
餘間賊巢蕩為平陸人獲往來無間餘招復業良民六百餘
家乃擇要會改長林市為縣以安餘民於是居者安行者順
往來者絡繹耕者益力以致穡市者益衆以通貨旅者任時
以出入過者隨意以行藏嬰呻吟之聲為笑歌變奔馳之勢
為安逸變殺戮之場為戲劇天若廓而愈清地若鏟而益平
百姓俱曰昔者何時今者何時安傭之工非總制之功而誰
功德豈朝夕得以自由輒祝曰願公位益高往還得以自適
輒祝曰願公壽彌邵於是相與語曰茲特口初耳曷若協力
建祠肖公像于中壽公功於無窮俾民瞻其像而思愛戴千
載如一日禮曰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有功於民緣人心報祀

也公攘除寇亂非捍大患歟禮合報祀相率詣郡告於常熬
陳侯言發擇城隍廟隙地建祠一區正堂三間塑像於中兩
廡各六間外總以門閭亦如數貞松巨栢翳蘿於門內外蔚
然直竦於時穡事大熟穀價甚賤百姓俱釀新酿擣以賽堂
拜謁仰瞻公像儼然當時臨戎氣槩莫不欣忭興思自是思
之無斁愈久愈有生氣陳侯述民情走使以屬子言予謂有
功而祝禮之最重者也周公嘗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王命
尊周公亦曰明禋又曰休享是蓋以事神之禮事公也後世
生祠之意其權輿於此歟然而出於民舉尤難也公名金字
汝礪由壬辰進士累歷至今官湖廣應城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兪公生祠記

吾江右屬郡有撫州撫州屬縣有樂安縣鄰水豐寧都新冷

豐城汀贛之界寇起必擾其境必經其途宋紹興間乃割地
置縣以治之然而重山峻絶谷道深阻民俗頑獷入我朝宣
德間有賊曾子良嘯聚大盤山宏治初有余瑞二繼而范安
唯鄒仕興最酷且久橫行鄉村焚掠淫汙殺戮拆割積骸如
邱流血成河慘莫可言跳梁上下竟無敢當之者又合張元
二屯郭山據大池聚衆得三千有奇焚掠數縣駭駭及會省
時郡縣各有寇會朝廷簡命兪公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
督七省軍務正德壬申夏涇陽穆世傑知樂安縣事乃請於
督府公授以成算而親督天兵調達軍營已塘彭州防其西
奔調遼東軍鎮仲溪龍備其東奔調浙江軍深入龍險隨便
潛伏調大同兩廣軍以備追截委穆知縣會各路兵以勦之

乃令良民導軍徑攻大池郭山羣賊夜遁竄於崇仁穆知縣
與戰三捷擒獲二千有奇全師而還獻功於督府俞公嘉之
樂安士民相慶曰昔也居者有桴鼓之警今則安居而枕蓆
昔也行者有阻截之憂今則坦行而無慮昔也征者有負乘
之憂今則各安而樂業皆向天稽首而咸祝曰此皆吾縣侯
之功督府總制之大德也吾輩沒齒而慕德其能有窮已耶
於是請於縣侯建生祠以像俞公之形容而屬予記

修上猶城記

黃仲昭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此城郭之於民不可無也古之聖
王雖甚重民力甚惜民費而凡創立郡邑必建城郭以衛民
蓋亦計其勢費之害小而保障之利大是以寧圖其大而不
恤其小也若周之盛時或命南仲以城朔方或命樊侯以城
東方彼豈不知重民之力惜民之費哉其意亦為是耳聖朝

稽古爲治凡通都大郡邊徼小邑莫不有城郭以備寇盜承平日久漸以廢墮吏斯土者無恤民之仁無慮患之智無集事之勇平居無事不能奮發有爲圖以利民則諉曰吾不欲勞民之力費民之財耳萬一不幸而有寇盜之虞民無所恃以守遂至流離困苦民不聊生不知視城郭之勞費其輕重相去何如耶上猶爲南安屬邑在江西南徼萬山之中控湖廣桂陽縣境民稀而地僻歲稍函歛山嵎愚民咸嘯聚爲寇邑民往往罹其荼毒宋紹定間邑令胡汲始築土城以保障其民至勝國時悉圮國初因寇發鄰邑守土者始循其舊址而修築之後亦圮成化乙酉少司空莆陽翁公世資出爲江西左布政使見而慨之銳意以作新爲己任而三司諸僚咸能祗奉公命亦可謂賢矣哦成而去今宏治之二年江閩汀漳之間有小警朝廷特命副使張公整飭兵備兼領嶺北道事越明年夏巡歷至邑慨然

欲鞏其民去危就安乃謀所以築其城垣爲久遠計適邑令章侯甫抵任亦能以愛民爲心亟庀工徒畚土以築不踰月而成公復經理財用以俾章令募工陶甓而甓之肇工於辛亥二月之望越六月中告成周圍凡四百三十七丈有奇高一丈七尺濠闊四丈深八尺爲門四各建樓其上爲雉堞九百二十有五爲守宿之舖十有三用甓以枚計者二百九十六萬八千八百有奇用灰以觔計者一百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二十用人以工計者五萬五千五百六十有奇凡糜白金三千七十有五兩公所經理者三之二其一則章令奉公之命而區畫者也是役也力用於民而民不以爲勞財取於民而民不以爲費公何以能若是耶誠以愛民之仁根於中而智足以周其慮勇足以果於爲事集而民不擾其見於設施

莽自有以大過於人也而章令能祗奉公命亦可謂賢矣哦章令從其邑父老之請求予文以記公之德惠於不忘予方慨世之俗吏類廢無爲而喜公之奮發以有成故不辭而記之公名聰字廷璧其先浙之處州麗水望族今爲滇南人起家已仕進士歷南京秋官正郎遷南昌郡守擢今職居官廉而有成吏民畏愛其在南贛二郡政績可紀者尤多此特泰山之毫芒已耳

重修滕王閣記

滕王閣故臨江渚歲久圮廢遺址淪諸江流景泰間巡撫僉都御史韓公永熙即其東岸構危樓取韓昌黎記語扁曰西江第一樓無何復圮成化乙酉少司空莆陽翁公世資出爲

廣倍之深跨於高爽有二尺四周繚以回廊於是復稱之曰滕王閣而公亦樂從人言無所改云閣前構堂高廣半之堂左右庖湢之所咸備閣後復創觀宇以居習老子教之醇謹者數人俾供灑掃役工甫訖功而公奉勅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濱行巡按御史閔君珪洎三司諸君餞飲於閣酒半僉作而請曰昔唐閻都督王御史中丞宴賓從於此而王勃韓愈實爲之序記迨今仲淹赫赫若前日事公新是閣未幾而膺是寵擢非等又得飲餞於此亦一時盛事也無文記之不可閔若遂篤予爲記時予方促裝還朝未有以復也比者三司諸君復走書申前請予以滕王閣之瑰偉壯麗天下共聞而其景物觀遊之美在昔三王韓子以洎我朝諸名公撰

述詳矣○慶復何容喙辭益堅而其請益至乃爲之言曰古
人建國必築臺以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閣之建即其遺意
也豈直跨崇高侈富麗爲宴樂計哉諸君政治之暇相與登
臨此閣凭高望遠而湖山數千里地宛在目睫間能不悠然
而動遐思如曰聖天子高位重祿以寵吾儕今日大江以西
宜民之利寧無未興者乎而其蠹民之弊寧無未剔者乎學
政寧無未舉者乎風俗寧無未美者乎獄訟寧無未清而姦
貪寧無未戢者乎饑寒疾苦寧無未周餘窮孤獨以及閭里
行伍愁嘆之聲寧無未撫息者乎於是歸而同寅協恭益思
所以處之則是閣之登實足以發舒諸君之精神而興起其
憂國憂民之美意雖數宴遊其間非過也乃若畧政務以修
觀借壺觴以飾喜惟務已樂遑恤民憂諸君必有大不屑於

是者翁公所以重建閣之意其在是乎其在是乎閣建於成
化四年五月訖工於是年十月公之擢在訖工之明年六月
也

彭韶

鐵漢樓記

賢人君子肇興名於胥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後世豈
聲音笑貌所能爲哉誠而已誠而久則著而明凡同是心者
孰不信且服哉無是心者也非人之所能爲者也宋至
元祐號爲多賢溫公在政府東坡在翰苑元城諸人爲從官
可謂盛矣當熙豐之後猶再植之本於是紹聖之政相嗣起
羣賢悉斥元城劉先生落實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提舉
洪州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母夫人來寓寶界院又改
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徙嶺南瀕危數四初心不變東坡推服

疎山橋記

距金谿縣治西五十里曰疎山港口會八十四源之流於此
而入旣水爲旱水故道自港口直抵東折而襟帶乎疎山寺之
前後後故道壅塞經西而縣西之衆流乃決東西故道之間
以入是爲港口譬之關弓爲旱水今由紿而道而港口直其
注羽之括也汴港里許有津淵深非可厲可揭初置木橋宋
景定甲子寺淨圓行謙爰創石橋國朝宣德己酉如珪增屋
之歲久屋頹石墜如珪徒清鐫重修爲橋三墩兩崖纍石仍

貲餘則一新之下貫杉木以承重中橫株板以室上上敷堅石以當輪蹄周覆以屋兩簷衛以欄楯中龕以奉護橋之神規模制度縣漆粉繪視昔壯固美奐有加焉縱十有八丈衡丈有五尺屋之間如縱經始於天順辛巳訖工於成化乙酉計貲白金幾三十鎰工千二百有奇甲申秋瓊先輸林服閩清錦請記其事時急命召未遑丙戌夏復來京申請遂為之記夫以有司之事而寄一浮圖不亦重乎鉢無少蓄乃僕僕於富貴之門鉢兩以集不亦勞乎假此有土有民而首為之焉則不難而易舉不勞而易集也彼其無責耳矣乃不難其難而勞其勞是果何心哉不忍之心所發也採其心而迹其事皆可嘉可書橋故名壽安今易曰疎山蓋非求異乃從人之所稱也

初建東鄉縣儒學記

田汝耔

東鄉者臨川之東鄙也其地以盜賊正德八年所司具請東鄉設縣以圖永安縣設為立學九年始頒印記至初遣官署掌召訓故學生徒約三四十人廬舍集焉是年秋兵備副使胡公世寧始經畫營治撫州知府方學甫宣力課功士氣日以躍如十年春汝耔東巡至於撫州按其邑延簡秀民殆六十餘人補學生員次令臨川縣學訓導陳相攝主教事促有司亟完學宇夏兵備副使楊公璋至督知縣黃堂樂而罪之適命官始任是冬學告成凡殿廡門池廚庫堂齋廨宇垣堵皆隸於郡惟儒學有別員焉其事重其制詳也然修葺之事縣貳尹之君子謂是役也崇明祀可以言敬遵令甲可以言公興不逮民可以言仁史克頌泮孔子錄焉予烏能已於言哉雖然所貴於更

闢斯悔之矣見觚翰下戈斯辭之矣絃歌之音作金鼓之響息矣夫是之謂學未也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婦長幼人倫明而道斯化之矣乃扁其學二齋東曰立孝西曰求忠夫孝者德之本也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忠者中也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敬化之義也

重修高安文廟記

龔守愚

瑞之屬縣曰高安剖人鉅公先後輩出然以其附郭也凡朔望展敬春秋釋奠率致隆於郡學而縣學則畧焉故學之規制或病其陋頃以四封弗靖守土者仝組豆而軍旅是圖緣是廟學日敝不理予聞而愧之庠生謝廷至自高安詣余曰君亦知吾學之宏整予中峙正寢城平輦密者禮殿也旁拓修廊署翼秩秩者兩廡也外敞朱扉墉繚欄翼者戟門也講

張者惡其陋且敝也今也易陋以宏易敝以整莫謁飲射講
歌遊肆心目之間視昔有餘清焉惟爲學亦然出之以高明
光大則不陋矣成之以精深邃密則不敝矣由是居爲名士
出爲名卿於以答聖明之遭而竟前修之爽是則郡侯之所
望於諸士者也侯名堯元字廷獻湖廣蒲圻人以明進士擢
守是邦文行勞烈所至有聲此特善政之一云

周濂溪墓記

董潮

宋濂溪周茂叔先生墓在郡城南清泉鄉粟樹嶺之下迄今
五百餘年所謂濂溪書院則在其北相違五六里許春秋釋
菜之事多行於書院而墓則罕謁焉潮莅郡展禮於書院因
至墓所林木覆蔽榛棘叢生不能別視乃命役人薙雜以入
而墓冢粲然始見按年譜宋熙寧辛亥先生聞母仙居縣太

君鄭氏墓爲水所齧乞知南康改葬廬阜書堂定室居之又次年癸丑先
年壬子上南康印綬就廬阜書堂定室居之又次年癸丑先
生不祿就葬仙居太君墓左配陸氏縉雲縣君繼配蒲氏德
清縣君墓皆在是於予先生之魄既化於斯神豈遠乎曷不
於此祀之於是庀材命工創祠堂一所於墓前堂凡三間尸
先生像於中扁曰宋元公廉溪周先生祠中又別建愛蓮室
三間室前鑿一池植蓮於山本其所愛也前祠門一所扁曰
濂溪先生墓外又置民田地山塘四十七畝一分零給付本
郡道紀司都紀庸元微掌領之收其所入以爲祀事之需此
皆出於公帑之羨者毫髮不渔於民也數年春秋祭祀皆行
於中祭畢壇土於墓而歸湖惟先生本道州人而薄分寧知
南昌又知南康軍皆我一方之地而又沒於此焉則此也亦

爲先生之關里也先生發伊洛之源上繼洙泗千載不傳之
絶學而太極之圖易通之書直與六經相表裏其功之大自
孔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已從祀孔子廟庭矣茲墳墓所在
之地學先生學而祿於斯者可忘其功而不爲立祭田祭所
以報其本乎禮鄉先生沒尚祭於社先生沒於此地而祭於
此地豈曰過乎誌有朱子祠堂記畫像記載并生事實甚詳
末學寧敢贅言以蹈潘氏銘墓之譏聊取建堂置田年月記
於石上使後有所考云

臨江府城記

彭綱

正德八年癸酉冬十一月甲戌今太守方峰先生新寧熊公
新作臨江府城制始備也臨江有城肪於宋厥後或修或圮
元至正甲辰國兵克僞漢臨歸州因元之舊制千户所戍之

後所徙城夷然凋遺礫址嗥地隍池諸門之闕猶存正德六
年夏六月華林盜入禍極慘烈於是人心奮激思得捍衛明
年公履任周視內外心惻志奮乃理武事乃覈帑庾計可施
則具言於當道度地籌功鳩工庀器配役於民伐石於山址
之以石累之以甓結之以灰內外夾築經始於壬申六月至
是訖工爲輪廣凡三百雉有畸爲高凡一丈六尺有畸爲女
雉凡二千九百四十二高視城身少什之七爲厚下一丈二
尺有畸上殺其二實以礫石覆之以土其平如砥可以馳馳
運五兵爲敵臺凡一十有八旁出城十之三爲串屋之樓凡
一千四百七十一爲臺門六架以危樓皆仍其舊而加治焉
惟西則臨其闉而重新之視諸門益壯焉爲水竇六皆竇之以
虡檻之以鐵以泄滓潦之害爲隍池皆發出於民與城唊高

下而重浚之凡工與趨事之民皆視其事而上下隱之直之凡費過白金以兩計者八千三百七十而旬月鳩勸不在是凡爲費公皆隱度通融公帑所儲蓄而助以聽訟束金之餘與舊例商估繳直所謂堂食錢者民弗與知也噫百年廢墜一旦復興蠢蠢言言遙遙起役遠而望之則虹霓盤卷憑駕河山迫而視之則陰陽經緯礴磨日月民安其居戎息其心我據其勝矣今夫成天下之事者有三曰志曰才曰時有志而無才則疎而不合有才而無志則靡而不振志且才矣而不值乎斯民企望之時則卒然使之未必不以爲厲已此古今豪傑抱志與才往往至於懷憤捥腕銜其事功之不見者爲是故也惟公適是三者而伕道是用此其所以克樹衆人久慝之竣功於反掌之間若天設神化然公於是可謂能矣

公名希古字尚友由進士歷任刑部郎中至今官其爲政因

浚渠亭記

宜陽官渠考諸志唐元和中刺史李公將順因郡民恒罹火患距西郭外南行十里許舊俗名鯉魚潭下兩溪夾洲相地勢築陂障水鑿石開渠延山麓引入城縈迴曲折可容小舟抵東門北隅注秀江其始爲弭火災而民田藉以灌溉者不可頃計其志謀訏遠比之白公穿池陽渠鄧艾開白水陂功尤過焉郡民目之曰李渠後二百年淤壅宋至道中王守懿大疏之天禧年通判袁延慶再疏宣和年通判孫琪繼疏年久湮塞至我朝洪武初劉守伯起重疏如舊迄今弘治年朱守華疏復壅頹日甚正德癸酉歲建來守抵袁江北嶺火起

左右告曰舊有官渠備火久塞當疏予拒之曰甫下車未能反風以拯民災遽興征役勞民力費民財殆有不可未幾旬日回祿三報民心驚悸予曰古渠之疏或有待於予也及詢吏民耆老謀諸僚友皆曰當疏遂督集大匠循舊堰址疊石覆土高數尺濶丈餘堰回勝昔渝渠培圳決壅砌顏未半月告成上下流通外而原隰垣畤池圃灌溉露足居民飲食游濯咸取給焉編後防微杜漸視其塞者即疏之水流不息通今戊寅上巳前予與諸同寅巡行渠堰處見磐谿委會地勢殊勝嘉其景而憩焉縣尹張參亦與書經久之計欲建亭立石以記事適月杪完予攜僚友會飲以落之棟簷軒昂牕扉耿爽背巖谷面洞流穿石梁淡湍激瀠漾前有怪石盤踞歸然巉然如企如伏其遠翠鬱屏環列龍蹴愣村多楓柟松篁近渚多蘭芷蔬蓏野花競香鷗鳥諧鳴駭娛心目予默口山水之景在在有之顧所遇何如耳會稽山陰不有蘭亭則翠峰流觴付之荒沒斯亭之作山增其輝水益其媚信有徵乎令尹請予名亭以記予遜在座者各立名擇之少頃有曰香泉有曰清流予知香泉蓋取醉翁鄉邨泉香酒冽之義清流蓋取五柳東單臨流賦詩之義命名雖美吾躍後人欣慕異景將以爲登游逸樂之所與古渠通塞不加之意焉予欲名曰浚渠使登斯亭者知爲渠而建又知渠開創於前者如彼之難繼浚於後者如此之易利澤及民者又如此人且耄修青疏導自不容懈利民之功將垂之無窮豈特專美於前哉衆皆稱善遂扁諸亭而刻諸石

安義縣治記

余　祐

古昔聖王德足覆冒天下而邦畿之大乃止千里外此則裂土分封不勝其多何也公天下之心固不視爲已有而地廣民衆澤難克周堯舜猶病博施濟衆況其餘乎自夫秦廢封建設郡邑民失常主任令者率以新居爲傳舍更值輕城衆廣中人材力遂多滲漏民果奚賴也哉是故衆建諸侯而寄其力費生預處七國之良謀也均分郡邑而小其疆豈非恤民保治之善策乎安義縣境舊隸建昌總一十六鄉其去縣治最遠者曰安義南昌卜肆控鶴依仁五鄉境界南接奉新東接新建西揷靖安隣邑有不逞者率以其地便於隱匿而五鄉無賴或從而黨之此盜之所以衆也宏治年間首賊徐九齡徒從既衆拒敵官兵正德戊辰逆瑾招戚毒痛元元於是奉新靖安賊勢猖獗五鄉醴源等處亦各有賊應之遠置

驟然時則監司憲副宗君　督兵勦伐五鄉大姓若楊振黃元受彭尚文等家各擁衆諸若僉謀既定疏奏報可適巡撫都御官兵一乃心齊乃力遂擒賊首而其黨未盡平衆欲乘勝屠縣治以爲民極藩臬諸若僉謀既定疏奏報可適巡撫都御之宗君執不可曰嗜殺人者必不和氣恐他發孰與分縣史孫公遂下車之初慨然行之深慮盜以民貧而起若更營治安輯反側俾自新乎於是五鄉之地就其所謂大塘者設費民之力財非所以弭盜也而工役浩繁勢難從省乃多方措畫凡可佐其費者小則便宜行之大則具疏決於是一錢不斂於民而事克濟矣遂屬僉憲王君嘯步視形勢繼檄建昌令方鎡相厥土宜適刑部主事楊君鳳奉命決江北徙事竣便道歸省楊舊邑君姓而主事君素負才幹善處人小

乃偕方令至大塘舊有地識甚吉蓋其地勢自高而下分列前後橫疊而大江之流初遶其南折旋遶東然後長逝四面諸山環拱近甲而遠高五支俱平衍澮澗分明形勢之美可想見也乃以中支爲縣治爲府館中後一支爲官衙再後二支爲察院爲布按分司爲城隍廟中前一支爲文廟儒學再前二支民庶廬舍聚焉經畫既定僉憲王君崇仁來叅實仍會楊君一一審正厥位凡爲公宇一區各具門廡堂寢庖湢解宇吏舍監房周繚以垣若陰陽醫官養濟院預備倉悉不完美經始於正德丁丑秋九月逾年戊寅春三月遂告落成都憲孫公泊巡按屠君倫謂縣治既設當有名稱安義雖專一鄉名義實美且不失舊即以上請竟不易焉新篆印記肇置官條而縣令王載初捧檄至未幾遂罷去府判林寬署掌

邑事銳意有爲若洋池社圖起運倉街渠更鋪以次舉行時治基雖定猶未城也而邑侯零陵熊侯至毅然以爲己任越明年政通人和呼父老而謀之曰作邑所以爲民也邑而非城如防民何乃量其高廣計其所費伐石於匠氏造磚於窯戶取市地價而給散之圴百姓力而撤運之民不苦勞翕然就緒其四城有門急遽有鋪龍津有亭南北壇壝之牆屋鄉賢名宦之祠堂類皆侯之餘事也至是十室之邑百度具舉煥然維新五鄉之民顒然瞻仰昔之盜賊今皆化爲良善矣楊君偕予同官廣右因屬予追述其事將以刻石用俾後來有所考焉

明

豐城縣新埽記

楊 廉

治水猶用兵以正合以奇勝而後可以盡治水之術周禮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鄭氏謂淫乃水淤泥土助之爲厚此其後世之所謂埽乎豐城地勢低窪當春夏水生之時所恃者隄而已然諸隄以縣治之隄爲要縣治之隄以埽爲要是埽也橫波突出於功最難隄之有埽自宋淳熙間辛帥棄疾始繼此而能留意者惟端平間邑人徐侍郎鹿卿至國朝洪武間何丞昭善載諸縣志可考也自餘皆忽不知勝波濤齧及則退而示弱而隄始不勝其任猶用兵無奇終亦折北潰散而已郡守祝侯瀚下車之二年親臨豐城問民疾苦顧縣之隄岌岌然乃進父老諭之曰此宜隄此宜埽父老曰彼固埽俟曰斯言太泥耳今之水勢使辛帥復生亦必別有所處矣父老曰然俟爲之經畫纖悉達之鎮巡藩臬咸從其議遂檄節推楊君肇莅其事君旦暮躬睹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不數月而埽成於是邑父老以書來屬爲記以垂永久廉謂隄吾縣治而知埽之爲急者能數人哉天順間尚令褫欲於上流安沙導水西行其論甚高而未覩其成化間黃簿建竭力以塞石橋之決築隄長五十丈近年劉令璉因其傾圮又從而改築其長倍之是一令一簿爲有功蘇事最爭者而所就僅若此今侯去辛帥三百餘年而見與之合且不局於昔人之陳迹其功之卓當與辛帥並矣埽二其一在水口是爲石埽其一在敖家壩是爲土埽營度於宏治已未之夏訖工於庚申之冬廉聞祝侯欲更埽於普庵堂之下屬歲歉財力殫屈不可爲比捐堂食之錢以爲費則章貢發而後時矣期於今歲辛酉水昏正而成之不毫髮及帑藏侯剖決如流率五鼓起視事至漏下二十刻方退寢其勤且敏前此未之見是役也縣令何君洽亦焦勞以相厥成云

白鹿洞五賢祠記

南康府白鹿洞書院有宗儒祠焉其所祀則濂溪周子考亭朱子暨勉齋黃氏以下凡若干人云祀之之義何居周子嘗爲守於此朱子既嘗爲守而重建書院於此勉齋以下皆嘗講學於此者也蓋非有關於書院則不泛及誣諸儒則固不

混施也於乎儒之道大矣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斯其儒之謂乎二夫子大儒也勉齋以下諸儒也書院之設其來尚矣所以講明而切劘者儒之道而已三綱五常吾身之所繫也四端萬善吾心之所統也五經四書作吾之階梯也諸子百家資吾之辨駁也羣居終日潛心乎儒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如行者之必期於赴家旦望瞻仰必以圖說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涵賦所謂誠明其兩盡敬義其偕立而日加勉焉此外復以直卿諸儒之著述旁搜而博考焉於以反覆而精思之於以勇往而力行之其不至於儒吾不信也審如是則此祠固所以報柳公伯誠加祠額以崇祀而頹體大書之則後提學郤公圖賢藏

二公之於書院梱有意於興之邻公謂諸生之來遊者曰非
龍利舉進取之念無輒至此其所以待學者不淺矣記之所
以爲來者告

修復瑞州城池記　沈煉

瑞本古筠郡治在鳳山之陽錦水自西南來折而東注界爲
兩厓漢晉舊有城池世遠圮塞迄今千餘歲守臣漠不加意
豈以爲非急務耶正德間羣不逞之徒嘯聚華林予行部至瑞攬其無險可恃詢諸故老僉謂道蹟
俱在閱視之果然顧時絀而未及辛未華林兩寇府治其再
寇也郡守鄺君璠適以是載履任乃率僚佐督兵扼勒俘斬
百餘人賊遂遁去應城陳公總制戎務檄有司繕理城池君
閱故牘且問于欲修復之乃告曰築城鑿池固今日急務顧

所費不貲恐難卒辦若撮土築之因以濬池之塞者費省而
功易成請以身任其事執事但攷其成而已予曰允若茲吾
事畢矣尚其勗諸君紮高畢度廣狹計丈尺商工程議儲直
具楨幹備畚鍤召民趨事登登薨薨百堵皆作於是架以木
扉覆以陶瓦塗以白堊既高且固城成而池亦以濬南北咸
星凡二千七百七十六丈有奇周建樓櫓以備遠望北厓二
門曰迎恩曰拱辰曰鍾秀南厓三門曰高明曰朝陽曰靖安
唯高明一門仍舊餘皆翬建也通衢委巷咸設門屏謹其扃
啟又於鳳山之巔構堂曰碧落宋文山守鄂時所作始復其
舊焉山之北建一樓曰明遠置鐘簴爲晨昏之警登臨延覽
遠近諸山四面環列而郡治中亭臺樓閣烟雲竹樹具在目
前皆奇觀也辛未八月舉事壬申夏四月告成形勢險固規

模嚴大當千餘年隳廢之餘君克舉其墜典籌畫經畫公
私弗匱民無告勞而厥功丕叙君之猷爲賢於人遠矣繼自
今墁以磚石益以石梁俾兩厓聯屬爲一而金湯之固可歷
世永賴也鄺君興學郤農勸善除惡已具他石茲不復贅云

旌忠祠記　謝　遷

旌忠祠者有司奉上命以祀死忠之臣也正德己卯夏六月
十有四日寧藩謀賊宸濠反假宴會集撫按藩臬暨諸司於
庭環列兵刃首呼巡撫都御史餘姚孫公燧詐稱密旨令起
兵脅使從逆公正色抗詞折之請見密旨濠語塞公復矢以
天無二日臣無二君之義次問按察副使固始許公逵亦毅
然曰惟有赤心耳豈從反乎濠怒令兵校曳出惠民門戕之
二公爲不絕口須臾受刃時方盛陽日慘然無光忽有黑雲

蔽其屍竟日父老奔赴飲泣爲驗於僧舍朝夕哀之濠見黑
雲之異亦驚怖遣人爲市棺而棺已具諸民矣蓋逆賊之蓄
異謀爲日已久孫公窺見其萌凡所以預爲之防者靡不用
其至濠務峻剥下以結權倖民不聊生公志在恤民每裁抑
之動拂其意許公亦阿恣濠故知其必不可屈也首肆毒且
用以威衆民亦以是哀感之深也既而巡撫南贛都御史王
公守仁起義兵討賊濠敗遂伏誅恭遇皇上嗣承大統詔禮
官議褒卹而巡按御史唐龍復疏請廟祀二公奉賜祭葬有
加各錄蔭其子且命立祠饗祀南昌城中舊有上神廟一區
父老撤去土神位奉二公祀之號曰全大節初以時謁禱及
奉朝命有司遂修祀事於茲和而淺隘弗稱巡撫都御史陳公
琳嘗檄布政使陳策蔣署按察使曾大有謀改作事未就嗜

各邊代以去都御史盛公應期繼至巡撫素重風教慨然興治隆乃檄布政使王盡嚴紘參政徐讚林庭棉馮馴參議陸溥陳墀暨吾弟迪僉按察使丁沂副使周廣諮度之僉謂貢院舊址面俯東湖明爽宏邃足以妥靈而起瞻仰以復於盛公可其議乃委南昌府同知劉守愚率縣丞彭於旹其役經始於嘉靖癸未秋九月迄甲申春二月而落成矣先是正德壬申端州華林寇猖獗按察副使安陸周公寀督兵追勦身先士卒父子俱殞於賊事聞已蒙贈憲按察使謚節愍而未與祀典盛公疏請於朝下禮官議合以死勤事之義特允配享旌忠祠綸音遠降適新祠考成乃奉孫許二公並位南向而以周公配享于左於時布政使陳洪謨始至率僚屬祗薦歲事廟貌嚴山川改觀忠魂義魄寧不若有式慰邦人瞻仰之情祠五間前為饗堂又前為中門為外門各視其二廟庶庇福及諸供祀之所以問計者凡二十楹以周垣深以丈計者四十有八廣以丈計者二十有七既完既固瞰湖監蜂樸石為之扁曰旌忠遵聖訓也凡木石工役之費皆出自官帑於民無秋毫之擾經畫調度纖悉罪舉皆盛公所指授也於是盛公暨布政陳公遣使致書屬余紀其成吾弟亦以書來促此固區區之所欽羨而樂道者何敢以衰老辭

重修九劇陂記

自阡陌開井地廢先王疆理之法溝洫川澮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而農之水利敝矣陂在太平鄉三十六都劇河之下唐故良有司重之南豐九陂凡九條而成故以九名近代又謂

曰陂者凡各鄉都有陂皆土人修之而此陂乃籍官府之力故又以官名蓋其發源最遠且非一處合衆流滀滙汗蕩至于劇河水中怪石漫列錯置號恕之聲湍急之勢駭騖呂梁其當洪處奔駛尤甚筏夫舫子束載稻物浮中而下魂褫膽落必手眼俱到杜篤不爽吞則筏舫瓦裂況長保有所載之物乎迄二里許即陂所兩涯相距凡二十丈無慮乎其難成也當游侯初創時陂水順次於夏坊至彭坊又逆決於楊家車至羅家圳入圩灌田數千畝其成雖難而其利則溥矣游侯創此良有司哉嗣後傾圮日久田數苦旱國朝宏治間一嘗修之而未就緒嘉靖乙酉春三月祝侯曰水利重事也豈可坐視其廢而不舉議者咸慮工鉅難成侯笑曰焉有可成於昔而不可成於今邪即稽所費若干金所灌若干田隨田多寡而出貲酌事宜立規制委老人李瑗募匠伐石百手並作每石長八尺廣視長四之一厚視廣半之縱排而衡聯自東至西排至九十一片自下至上疊一十層縱用雙料表一丈六尺頗視武漸設用石凡千有八百餘方堅久秋八月厥功告成由是陂水悉循故道而舊時苦旱之田復為沃壤矣侯又良有司哉土人苦旱於數百年之餘而一旦享茲捊利樂欣欣然有喜色而來告曰願有記藉惟事之創始固難成終亦不易是陂也游侯創於前祝侯修於後昔人謂前有名父後有杜好二侯其吾民之名杜乎雖然一陂之善一政之良也豈關游侯多技能其為良有司也不止創陂故民至今涵之學宮至今祀之今祝侯才傑識敏德政在人亦不止於修陂矣日吾民有不誦之乎學宮有不祀之乎游侯名茂洪字

簡之崇仁人祝侯名繼皐字師謨海寧人併記之俾鐫諸石庶後人知是陂之所以創所以成也

建永豐縣城記

嘉靖辛酉夏兩廣閩浙盜起延蔓東南劫庫藏縱囚狱士民橫罹鋒刃巡撫都御史柏泉胡公乃審山川阨塞舊無城池可守之邑疏請而盡城之所屬江右十有三郡凡爲城者十九按永豐隸信去城五十里由僊霞而東當浙西户由盤亭而南爲閩之北門萬山聳簇原如長蛇嶺如天塹有一夫當關萬夫不拔之險故其地雖當兩省之衝,達官貴人不由舟車兵旅不入信東南窮山一絶境也我朝正統閩寇葉宗留鄧茂七寇銅塘成化間處泉諸礦賊寇平洋而東南二閒道始開時賴都御史韓公雍閩公珪前後奉命蕩平設三省要害七堡關隘士民安堵嘉靖戊申以來僊奴閩浙張璉林朝儀諸逆寇起漸烈漳泉興郃諸寇結納僊奴閩浙張璉林朝儀諸逆寇起廣東福延江右自湖東三郡以至汀郡嘯聚千里率爲盜區是年七月廣東東三叛寇玉山豐玉俱未有城賊因謀乘機寇豐豐令盧天祐以縣丞許沐統兵次鹿苑主簿陳璉次將軍嶺而士民奮臂赴敵者日衆尋以援兵不至士民解體賊投隙而進執主簿乘勝度嶺擣南關入縣又旬日結砦杉溪分黨與蔑猺山澤鄉廬燬燼士民死者無數時軍門張公按信以巡檢徐松領鄉兵至戰東懽鄭家坊巡檢張録死之賊取霞坊由古良入上饒渡汾水入閩夫二關者東南閩浙之咽喉也方今東南之勢如病瘠舍其咽喉不治而曰吾以安恬養生豈其道哉識者謂胡公城豐與春秋之城虎牢其義一也初公城豐檄下令尹斯君正集民庭下宣諭公德意豐民父老無弗歡嘻感泣願爲效死就功令尹乃筮日度事授徒役布則甲具餱糧伐磚石以是年八月經始明年八月竣事城周圍九百四十七丈址廣一丈八尺高一丈六尺加雉堞六尺爲門四别爲小門二城内周圍爲馬道外繫濠池長與城等約費銀一萬八千餘兩租稅二年至是豐民相語曰公築城設險以爲民也而輸所當之半以襄大事誰曰不可及城之成裕如矣大都豐民居深山巨谷無種種逐末生計惟是務農力穡尺各輸銀有羨益以完司給發邑帑貯貯而大工之成裕如矣大都豐民居深山巨谷無種種逐末生計惟是務農力穡故其性多樸野好義仇者建置草昧未定寇至王公時拱奮兵跨險以追逐於外令尹撫綏長譬布版堞木柵與城中七民守之效死弗去賊乃亟遁然則繼今以往内有城郭溝池之固外嚴山林川澤之阻修其什伍備其器械絶覬覦之私消狂悖之氣此其爲東南山海閒轄莫大焉安攘之功獨豐民百年之利已哉胡公降陽人名松字汝茂號柏泉以平寇功成特思簡召晉陟兵部侍郎云

鉛城義塚記

義塚昔何所以聽窮人之死而無歸者之葬於此也予鉛攜有漏澤園在東關歲久湮滅莫可跡矣嘉靖癸未前令朱君雲溪乃創義塚於北關之鮑家山戊戌冬予以入覲取道過塚見其地白骨纍纍散滿林谷問之曰此葬地已盡焚之火而有是遺骸也爲之惻然思售地以擴之歸而謀諸子懋學應發曰大人舊有山壤七十二畝在城南名小市里者

最便遂聞之新令朱侯松岡侯曰此某之所欲圖而不可得者即聞之郡守南濱趙公慨然檄邑舉行明年春侯擇義士程浩周潮劉瑄正經界定方向計徒庸圜土以繚之溝樹以封之立石以表之緯楔以閉門之男塚自左而右女塚自右而左周一列而復窆俾上不壙也各立標紀墓俾後不忘也復下令曰凡居民之貧而死者葬於斯餘弗得與俾有節制也已乃大書其坊曰鉛城義塚走使徵予識之予曰葬者藏也上古以薪有虞氏以瓦夏以堲商周人以木未有死而不歸之土者也火葬之俗始於釋氏燔人肌膚銷人形骸雖炮烙春劉之慘莫是過矣人生而有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飢則食寒則衣病則藥患難則相扶周防惟恐毀傷寧忍其死而若是悕乎是故聖王之治天

下莫不以養生送死為重務我聖祖開基之初已禁民火葬令上皇帝踐祚之六年又詔天下所司稽復漏澤園故基皆不忍人之政也為之下者忍不加之意耶今觀侯之是舉可以追古禮之厚可以革餘習之倫可以副前修之美可以遵王章恤下之仁可以全子桑梓之念一事而五善備焉欲不識可乎侯名選字士英蓋惇厚慎約君子人也是為記

整飭兵備兼分巡嶺北道題名記　董天錫

國家稽古建官各守其職而不得相侵常制也常制之外復審世勢權宜則許兼職以便行事若今之兵備兼分巡是已兵非邊境要害不設備近以腹內弗靖亦設焉時使然也西江一省分五道其隸嶺北者惟南贛一府接壤閩廣椰桂多荒山長谷窮民嘯聚為盜時或有之某司每歲巡歷糾察

今年而鎮守亦復邦謨等初聞報見公亟請所處公曰府爲鎮守舊物所宜反察院嘗經奏請不可更昔人之所廢者其必有見無庸復外此將無善地乎僉曰提學之署高平而顯敞且當藩臬之中將圖改建地無善於此者署北尚多隙地移其署而置之稍北亦罔弗宜公曰善興事以七月十一日爲屋凡百餘間左堂右寢堂以聽攻前後皆五間中爲川堂其前爲儀門亦五間又前爲大門間設其二列卒之廡間十六居吏之舍間十三栖卷之舍間七皆附於堂寢以宴息前後亦皆五間中爲甬榭庖湢庫廄合十五間皆附於寢其前作亭一區以待賓客大門之內有土神之祠外臨通衢表以綽楔中左右各一三司之暫憩有館凡諸屬吏來俊進止者皆有所庇之廬體勢崇嚴品式具備所用木石欽賢節錢竹

葦丹漆之類費金凡二千五百有奇人夫匠作爲力凡二萬一千有奇金取諸贖刑之餘力均之里役與卒之羨者公明無遺照指授規畫動適幾宜故歷日僅百五十有奇遂克蘇於完美役鉅而費省功信而民不勞此則今玆糊造之大凡也願得一言以鐫諸石庶永永有徵先生宜勿拒欽順不敏竊觀公之是舉有三善焉其待物也公其決幾也果其用財也節蓋凡鋪綸庶務鮮不由此是宜風紀振肅小大歸心焉績之成如種斯穫其於聖主倚任之重諒無負哉諸君子謀義克詣贊襄有恪皆所以爲一方久遠之計協恭之美又於是乎在皆所宜書公名訢字仲中華亭人浦南其別號也

重修贛州府城記

凡郡邑所治必有城焉所以盛受民物也民居於是乎蕃圖

正直美儀羔羊勞來安集功光鴻烈地利人和於焉兩得之矣茶吉產也距贛伊邇實同歐處故樂記斯役之成俾鑄謀石庶幾來者念成功之不易相與嗣守之惟謹云

白鷺洲書院記

閩中何侯抑之守吾吉之明年百度一新尤加意學校恒念諸生散處躬勸弗克周乃作書院於城南聚九邑之士之敏於學者食而教之勞來殷勤亦以為散處者勸也閒屬某為記欲因以申勸諸生既以老荒辭而侯未肯遽釋及今擢總山東轀政復以書來申前請顧誠耄矣將何以為諸生告以副吾侯之盛心乎蓋嘗讀孟子書與聞知天事天之訓竊以聖門之學其大要殆不出此二言在聖人則不思不勉而裕如在學者則必仰思聖謨積勤不懈然後可得而至詩云昊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又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非真知天者不能為是言也詩云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非嘗從事於事天者其形容文王之德必不能若是其精密也今之學者有能灼見夫天明不雝乎出入往來之頃常昭著於人事之近者乎有能實用亦臨亦保之功一以文王為法而不肯歉於幽暗者乎若天自天我自我判然不相屬而蕩然一無所忌則凡所謂講學者徒而已矣吾未見虛名之尚而實德之有成也於戲有志之士其可不思而又思勉而又勉以求造夫知天之域而盡其事天之實乎得之心而裕於身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為正大光明之業此聖門之實學也書院憑高而宅勝麗城翼其左通衢亘其右贛江繞其前其隆然盤礴江中者

白鷺洲也宋江文忠公萬里為守時始作書院其上僅三楹載輒壞於洪流其後再修再壞竟為荒壤今之所卜蓋所謂用降我嘉德者其地舊為府館及僧刹侯皆有以處之條佐贊其謀監司題其議為屋大小凡數百楹名雖仍舊而實則新作也其制紳模前起表以書院之名次為聚秀樓下設閘鍵即大門也次為儀門門內有廊中為崇政堂後為適軒為雲章之閣閣與堂皆有夾室儀門外兩序各啟側門左達尊德齋右達集義齋附齋兩旁是為書室堂齋門閣以間計者各三而深澗不等書室以間計者二百則廣狹如一儀門左右及兩齋之後皆有隙地則為江文忠公祠為道心堂時雨亭皆因地勢而面南庵湢稍近適軒左右分置基周圍總若干丈其費凡若干金皆取諸公帑之餘罰鏡之入

經始於嘉靖甲寅仲夏踰年工乃告完士夫之得於達觀者罔不嘉悅嗟乎侯所望於諸生遠矣將來以其有本之學出為時用誠一志於天下而不為其身圖樹立偉然足以迓天休而慰民望其有光於吾侯之盛舉也可勝道哉凡肯德於斯者皆所宜深念也若夫繼持葺理恒如一日以與郡邑之學相為表裏俾人材日盛風化旁流後之君子來必不以為分內事無庸贅焉

贛府修復長沙營記

人之生也均稟陰陽之氣而或不能無偏其偏駁之尤甚者冥頑暴悍干紀亂常往往終其身而不變然仁人在上自不忍以其難化而遽絕之是故柔之以德震之以威曲為之防而隄為之制並生一念有不能一日忘者斯誠御世之疾規

長人之達道也眷茲南服若贛若惠若潮若汀漳諸郡水寇
文物與中州等惟是萬山蟠結谿峒深阻其風氣鬱而不暢
故其人所稟頗多頑悍之質然非必爲惡也不幸時有一二
桀黠者出乎其間誅之蓋之驅之齊之乃相與結黨橫行以
逞其豺狼之毒破於利而忘其害其亦可哀也已成化間廟
堂深惟至計特遣大臣建臺於贛以鎮撫之正德間復改授
督軍之章兼任撫循之寄德威制前後一心其人之革面
而歸仁者蓋已十之七八而餘風猶未殄也廣賊王五蔡子
頤等頃獲衆問而出剿會昌掠信豐以及於贛至敢敵殺官
軍都御史義烏虞公適奉璽書入境申嚴號令擒斬幾盡其
夙夜分公之憂以丕慰民望者飭兵副使薛君應登也公於
是按盜所由知故長沙嘗之爲要地遂屬薛君往經理之嘗

在會昌之南長河之口南通惠之龍川潮之程鄉饒平東達
汀之武平永定乃數邑之交衝而贛之門户也宣德間始奏
朝命興築宿兵千人統以參將後更爲守備指揮隄防惟謹
歷歲滋久名存實亡乃仍其舊規鬻以堅覺方百有六十丈
中建公館館後作樓與前敵樓對峙左爲營房右以居河口
巡檢司其戍兵分爲三番每用指揮及千百户各一員統之
歲終則代形勢既壯門户益嚴非惟封內之民獲寧廒居而
四隣亦有攸賴矣曲防隄制其始無遺策乎惟公寬厚而有
容閣達而善斷彌綸庶務舉愜永圖固將易基爲民建徒曰
制之而已薛君間以營事屬記竊喜贛人之受賜故樂爲
之書

節孝堂記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汝厚
有二子瑛璣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
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茲酷罰吾將畸依壯者且不保是
孱然者其又可恃耶時曰旦之母譚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
間從容竟慰君曰瑛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
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
神明殛之君慨然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譚白是
屏絕膏沐避遠嫌疑恒獨處不問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
其遺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於今二十
年矣於是曰旦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養之養年踰七
衰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
子又能孝養勇姑使忘其無子孟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

可俾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
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旦遂介其姻家
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永歎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
矣一得失之間而爲人爲獸爲君子爲小人貴賤之相懸榮
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甥舘名爲讀書之士往往陷溺
其良心而不自知今隔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
致孝於其舅姑蓋其克修本心不失足以獨賢於憂之子之
無業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閭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況乃刑
于之化流自王宮是以文德名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內
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
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國家著令婦

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令者揭扁高堂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遺固並行而不悖也余此非才猥以風教爲職事有聞於風化者采錄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貽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懇懇乎故不辭而爲之記孺人出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萬安在古之上游稱望邑其俗尊禮教尚儒雅詩書之誦習科第之奮興歲以益盛其長才偉器出爲時用以文章政事聞天下者蓋往往有之固本其山川之靈而漸磨成就未有不由於學校者也儒學在縣治東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遺址創建景泰間嘗撤其舊而一新之迄今歲久亦漸敝矣義烏

虞侯守愚以癸未進士治優嘉魚更令茲邑初至謁廟退而周覽學宮謂失今不修將來工費必倍遂慨然以爲已責方隨事區畫有言邑富民彭南齡可任者召而諭之聞命踴然即輸白金二百以爲助侯大悅亟以書白於提學監司郡守皆報如議乃卜日興事擇義官朱廷望周軫督工殿堂齋廡門庭廨舍洋池射圃鄉賢之祠題名之閣以及於周垣通衢治之皆徧易朽腐以堅壯更破缺爲完整化漫漶爲鮮明凡十閱月而落成實歲丙戌之季秋也教諭毛君鵬等相與謀欲請余文以紀成績顧惟平日誠亦嘗竊有所感者其又安可默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即以建學育才爲第一義蓋將俾百千萬世永有賴焉與造化相爲無窮者也學之大抵先經而後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於諸子百家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博觀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歸而定夫取舍之極務明其體以適諸用是惟聖祖建學育才之意無或不至是以百六十年來士有定志庠序有正業異端邪說舉無所入乎其間敦厚者德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廣公卿百執事之選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屢得其人而顧收其效矣然士之進用必由於科目本末輕重之分有所未察則其所汲汲焉者鮮不在於記誦詞章體之弗明弗暇計也豈不失之陋哉世之君子或病其然欲從而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考其所以爲學往往脫略章句而注心元妙立宗旨而妄議先儒又豈非所謂智者過之已乎夫學以知言爲至孟氏而後有如未嘗先生斷乎不可尚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蔽陷之失

而顯揭其似是之非自非見道分明何以及此舍程朱之說而欲求至於孔孟與希升堂而閉之門者有以異乎亦多見其惑矣嗚呼世道之降汙辭不由於學術而吾人之所謂學其不及者如彼過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不明辨而熟講之乎廣侯之令萬安通敏慈祥政教兼舉方與諭訓諸君日勵諸生俾從事於正學期於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有以踵賢哲而應時需此其意良厚非徒興修之績爲可紀也諸君子尚思國家之所以教益自勉懋以無負賢大夫之所期待者哉

廬山記

李夢陽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峯數里至羅漢觀觀今廢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大壑其傍有石刻

至元大德間呂師中刻也並澗路石漸巉嵂數里至澗之錚
口羣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湍激石關旁有鉏人僊
僕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也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至水
簾泉水簾泉者俗所謂三疊泉也然路過洞愈險絕行經鳥
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峰背懸崖而直下三級
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轟霆雪翻谷鳴此廬山第一
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
書院旁鹿眼塲者當之可恨也斯難畧見於王子充記然渠
亦得之傳聞又以尋眞觀列之白鹿洞誤矣自書院陟嶺西
北行至五老峯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朱子嘗游此
徜徉而南下至白鶴觀劉混成棲處觀背峰曰丹砂自觀西
北行數里至棲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構也澗曰三峽

石盱爛而巍怪鋪處洄潭碧鑿激則泙湃橋旁有石亭亭旁
崖刻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至玉淵其澗噴湧來至此而
穴石懸注聲如迅雷亦天下之壯觀也過此則棲賢寺今廢
李白嘗寓此自棲賢寺西行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
天池逾澗北行則太平寺路也卧龍潭則在五乳峯下路仍
自棲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始見潭潭亦
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磷磷起猶龍朱子常欲結庵流
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奇絕李白詩所云屏風九疊雲錦
張今問人咸莫詣其處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

通濟橋記

羅玘

南昌江西會府也途之陸出於京師者由章江以濟登西岸
行十里爲遞曰蛟橋西山諸溪巖谷之水會焉水之會溪故
大以磯抵之互激齧射不可以舟宜有橋橋圮矣不知幾何

時獨其名存且以名遮名其遮橋與宜前有也其曰蛟者南昌澤國也相傳多蛟螭窟其下蛟所在岸乃善崩又何擇於橋橋圮有由夫亦無庸考其時之近且久也獨惜夫會府之孔道也王事之期程商旅負輓之不獲已者冬而朝涉焉鑑疢之不可忍也猶可也夏而潦馮焉死者十八九矣噫橋固不可一日無也夫以不可一日無之急而曠於不可考之久有志之士固宜有憤然者而卒未見有舉者何也豈真有所謂蛟螭者窟焉皆畏而莫之舉耶將世之因循者多視人之患漠然雖有一舉之者而且莫勝其百咻之者也今太守視侯至三年政以次舉遂將破衆論為之新建義官裘顯獨奮伐木于信伐石於鄱陽之山水船陸車以次畢集及其將事有告者曰是宜以鐵投蛟之居蛟乃避乃瘞鐵於岸之底卧橋其上為空以行水者五高二丈廣殺高之六修視高五倍之上列石楹以憑臨眺者凡若干屋其東偏凡十楹守者室焉憩駿駐節於是乎在東西之道鏟隆實窪坦坦夷夷井井有籍於官無敢於民以八月甲寅告成於侯侯至喜甚扁而名之曰通濟之橋志孔道也噫當不可考之久狃以莫之舉之習而能於五六旬之近成夫不可一日無之急且為人所宏達之觀而歷夫無窮之遠慳賢守欲有為而未及為之志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意者世善之裔自與閒左異歟或伯仲唱和之有助歟余與其仲鴻臚夙來善風來孝友好義聞於人人無媿為宋司直君之後顯亦宜然故有是作屬來以書丐為記余因及之

搗石清隱記

搗石顏氏永新大宗以搗石清隱名其堂而走其子國求記於予者隱君琦也搗石者相傳魯公刺吉時得異石於永新用以搗衣比名為御史石隨而亦以搗徽於禁中元宗取試之無聲也復歸之公聲如初公後四世孫永新令求石所出家焉而搗石之頗始此人以公故也率不敢蹈且藉豪奪吏不敢窺其門頗故得日以大而戛然為北郭之宗君北郭之英也予未至其處謁君意永新當衡郴之麓山之虎蹲人立與泉之雪飛雷響貢奇獻媚於穹窿華屋間者四環而集搗衣石卧之地無見也然顏為愈人非茲石也永新烏有顏氏故石非遭於公手則雖於出日發千砧盡和氏之璞也亦不過與歌姬舞女流轉於富貴之家

為玩具耳矧搗衣之處處處屬者乎且使茲石也搗於公家有聲若是焉移而搗於禁中亦有聲若是焉則徙充上方一物而已了無著於公也公之子孫雖有顏氏正與編氓等君而以從而家之其得為智乎搗石今雖令永新會代而歸宜矣又從搗石名吾詬之矣惟其喑啞於萬乘而獨見聲於公石亦靈矣故有若真能別白夫忠臣暗主幾微禍亂之萌與昔之言於晉者類也而特非妖耳然則茲石之祥於顏明也凡天下之顏當知重之矧居永新者乎若君者可謂知所重而不忘世守矣非汩汩於山泉間隱者也清秋月夕魯公有靈其為之記君之有齒有德為鄉大賓他善若兩霍也進士王仲信李用獻方日與大夫士言之子可畧也不書

高士亭記

高士亭者北瀘徐君雪窗所建以祠其先孺子者也孺子嵩漢季衰亂隱居吾豫章城中葆貞獨善屢辭徵辟乃有南州高士之稱歷吳晉唐宋以來凡吏於茲土者莫不欽慕其風節修宅表墓建祠以致崇重之意若今東湖之濱所謂高士祠者蓋國初太守許君方所立則既載諸傳誌而稱聞四方矣北瀘之徐系出孺子元至正間有號永愚者以文行獲交諸名公鄉松雪趙學士嘗大書南州高士後人永愚八字以贈之實雪窗六世祖也徐族固有孺子祠年久頹廢雪窗慨焉爲乃於嘉靖某年別立亭於所居之北凡若干楹中肖孺子像以爲妥靈謁虔之地前有門左右有廡四周鑿池環之而橋其南以通出入池之陂雜植槐柳外復繚以周垣波光樹色日夕相掩映其規制景象蓋肖與東湖之亭相埒矣既乃繪圖示予請文以記夫孺子南州一處士耳初無位勢動勒可以震動當時垂庇後世而顧使人稱思至於今不忘者無亦以其行義風節誠足以廉頑立懦有裨世教而秉彝好德之在人人者固宜有曠百世越千里聞彼風聲而其崇仰之誠亦自有不能已者也而況吏於其土得遡其聲跡者乎又況生於其族而稱爲之後人者乎此雪窗之所以有是舉而於尊祖之仁與賢之義蓋實兼之矣然表樹既嚴歲事有恪徐之子姓登斯亭也寧不有惕然興感思自力於善以求無忝於其先者是寫崇往勸來之意於其間也已君名樟字本友義信之行孚於家推重於鄉嘗蓋足稱其爲高士後人而徵諸此舉則固非所謂冒飾虛名者矣是

永豐縣重修儒學記

初成化癸卯永豐縣新孔子廟一峯羅文毅公記之以爲尊孔子以文莫若尊以道而世之學孔子者無異於優孟之學孫叔敖舉失其真其詞侃侃然至今讀之毛髮尚竦也嘉靖癸卯冬益適至永豐雙江聶子豹與鄉大夫士出貲議新學宮時中丞淨峰張公岳主其議柱史槐川魏公讓吉霧其成縣尹魏君夢賢經營締構以臻其績首文廟次明倫堂尊經閣次棨星門次號舍次名宦鄉賢祠踰年告成林掌教應芳執訊諸生曰願以繼文毅之聲益不敏請繹聖學之真與二三子商之夫忠信與人同而好學與人異非聖之異於人也學失其真往往出於忠信之外故以訓釋爲專門詞華爲名

家著述爲功動精神愈竭歲月愈邁而進德修業茫無與幾存義之實遂蔑然以聖爲絕德而弗可學二三子其亦玫於孔門功課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其天機測恒非以正行也庸言有未信庸行有未謹終於龍德剛健中正有未純粹故有餘不政盡不足不敢不勉競競業業不自滿假至於相顧嗟嗟而後快性隨者非於忠信有加也不失其本體而已矣二三子反身而驗之庸言果信乎庸行果謹乎不足果勉乎有餘果盡弗盡乎諸君子向道宿方竟何功課其聖門闕僞存誠一大鑪鎚乎建學立教所以進學者於聖也駿奔於斯陟降於斯詠歌於斯吾獨可以自棄白小已乎瀟岡金牛山川具在豪傑林立絃歌洋洋益不敏固宗國

報功祠　祀享記

報功祠者報先師陽明王公功也配享者舉三湖那侯珣以配公而與享之也公以功在宗社教在士類澤在黎庶凡有勞而祠弗及以詢於十民士民協其議而林那守功懋贊其決方憲副任穀其實遂列祀名宦而設像以配於公之側仍來徵言山房曰維公之學與那侯之政皆司成氏所謂樂也其昭明既以信於後益也有慨於中論三十年矣往歲受學於虔時方勦橫水破楠岡平浰頭郊野樂業商賈四集而成人小子橫經講學歌詩習禮酬酢文物之盛睨日以過家

謁三湖於郡齋歷詢親冒矢石規畫章程衆咢錯重爲逆濠之變益復在軍門樟樹誓師西山搗伏豫章復城黃石俘戮公扶疾冒暑鞠躬盡瘁攬章策以戡巨憝而那侯與松月伍侯赫然爲稱首吉兵將北侯麾義勇陷陣遂斬賊帥以襯逆鋒厥績尤偉爲功高謗興羣噂交煽權姦勢關桑頤封拜將陷公於不測而噱以焚掠爲同事罪聖主御極爵賞始及公而侯竟以叅落涉左轄致其事公韜爵力爭之至有虛受陞職實畀退閒阻忠義而快讒嫉反不若覩望引避可以安享高貲無衆口之誹誦不忍叨天功掠衆美獨受殊賞以硯顏汕詭耆爲之汗背而竟無所濟未幾而公之爵亦褫矣益嘗告執政曰死忠死孝自是臣子降衷豈以賞不賞爲加損而國家彌世磨鈍亦使乘風雲附竹帛賞延[illegible]以爲鼓舞之

具試評江西功次何似安化而嘗罰黜閩豪傑疑沮異時南征北伐爰以爲軍旅法程此事自關國體非一二家恩澤計執事善其言而未改豈待時而發耶坤茲中丞闡幽振鬱順物情以勸有功而監司至於郡守縣令敦古舉義應若桴響充是操也東釣軸斡化機別淑慝樹風聲閎俾黜闇疑沮以啟敝懿德將式克前休叙欽成列以開於無窮其兆是權輿矣

臨川縣改遷儒學記

臨川在撫州附郭以縣而學僻在郭外師生日議遷徙圮漏不葺適賓應以廢寺入官據城中之勝籍其材與產改作有贏而上橋寺潛覘其利睨以貨賄潛以請說而爲之力若復煽以浮言凡二改而三沮夫闢佛教以崇聖化於義至順也

愛及長知敬達之天下無待外索本非艱阻也然而學術日僻德業日圮恒貿貿焉而靡所成將無亦有所沮乎剔經纖史琢句組章徼冒祿位糜世耀身肥家其於貨賄類也間有嗤其陋矣以纂述為勤業以德中為實際假借舊聞依憑傳言其於請託類也間有察其非矣異同驅於流俗毀譽於時好前瞻後盼且進且卻其於浮言類也二三子其亦思自奮自獨白絲晝以求日躋於休哉今夫浮屠氏之學固亦不染聲利不緊聞見不怵利害倫然自以為明心矣而外人倫遺事物畢竟非天然自不之中而不免於自私自利故象山子接孟氏之傳直以公私為千古儒釋斷案夫非諸生之鄉先哲乎草廬子嘗記斯學矣曰洗濯舊染以涉聖涯與學宮俱新俾臨川為沫泗夫非諸生之風訓言乎出入於斯陟降於斯駿奔於斯藏修咏歌於斯肅然惕然須臾勿離庸德庸言愷悌相顧俾仁義之良充諸身徵諸邦家準諸四海垂諸百世庶幾無忤爾訓言無玷爾先哲無負爾良師良牧否則浮屠氏且反脣而哂之矣吁其毖辨之哉是役也清戎傅公鳳翱首發贖罰三百金以相其成督學張公時徹協之郡守陸侯堂卜期鳩工而沮嗣是分巡趙公策杖僧而籍其產郡守項侯喬撤廢像以請而復沮嗣是少湖公躬詣相度闢永豐倉空地佐之過按陳公袞充之郡守邵侯其仁力承之為流謗所中而三沮於法當奪聯得記其沮者以隱弗書

宗藩義田記

白鹿洞於四書院尤顯南唐時給田以贍生徒考亭請額給書置田於谷源卧龍莊嗣是名卿碩流宣教敦俗四百餘年

歲拓代增計星子都昌建昌新建四邑凡二千三百餘畝而宗藩未有入者嘉靖乙卯秋鏡潘水豐王朱厚燫以所置都昌柳氏田聚訟租額輸田於白鹿洞凡二百九十二畝歲入粟陽倉租穀計四百三十二石以養俊髦而杜爭怨當道議追價價確辭弗受於是分巡李一瀚以達於陳甲丞洙吳莊史遵嘉其義行有司大書報國養賢四字以旌之而王判府思敬覈田畝佃甲墳圖制籍仍鐫石以垂永久遣仲徵言於洞守益受而讀之歎曰是舉也昭二善焉高皇帝表正萬邦復二帝三王綱常暨列聖熙熙嘉靖我萬邦天錫純嘏本立百世率履繩蹈矩輕利而競義貴賤而弗靳茲獨隆儒重道誓守初志祓檄福佛老捐厚貲重寶而弗之見豐芭貽謀之臧焉藩封世以靜言庸違焉恥見好篤擇術之端焉當道之始也追租給價據法祛奸而終也旌淑樹風褒實貽久見敷政崇敏之周焉是可以詔來學矣二三子發軔之始敬事後食於三善可以無負尚有光於先哲其田畝佃甲勒諸碑陰

永豐六一書院記

六一橋在永豐縣治西百五十步以文忠公名文信國過縣書三大字懸諸楣其後好義者於橋置店一十二間建石橋卷於側以塑公像而召僧收租守之僧徒日繁改菴為寺而公之嫡派遠居於潁遂無復奉烝嘗者嘉靖初年雙江聶子豹以柱史按潁求公裔孫歐陽雲給文回籍為之授田置室督學少湖徐公助其義取橋店租給雲以供春秋之祀而寺尚屬諸僧僧徒混雜市井不遵清規為諸庠生所呈撫按符豫章實歸僧於龍迴寺而以寺址入官衆牒文佃當道靡適

從而僧乘隙以復業爲訟龍田張子言自臨桂莅邑博咨父老窮稽故實慨曰寺之興也肇於六一橋寺之廢也攻爲六一祠茲非天造乎維六一公泰山北斗推諸昌黎垂紳正笏班諸韓富而百世之後藹然以從祀孔廟庭公之恒言曰死而有祠四世之間死而不朽百世之傳茲非自況乎請得改寺爲書院奉安歐文忠公木主率諸生歲時俎豆之如中丞淨峰張公檄用以崇先哲風來學而一埽爭佃謀復之病杜史白湖胡公建其策命估議修葺期成壯觀議卜而杜史紀山曹公欣然報可督以終事遷龍田子以風憲徵遷遷能鳩工而亟礱石以來徵言雙江子復以告曰願有述以啓我邦人益也嘗稽諸方策矣公生於綿孤於泰從叔父於隨灘岡歸葬時僅五齡歷四十餘年始以眾大政祔鄭夫人於崇

公之墓未幾入朝以老於賴竟未及再至今距熙寧壬子五百有餘年矣而鄉之大夫士眷然若子弟之慕父兄分符以益肅然起敬若弟子之於師此非今世之所希將安能曠百世而相感耶敷求典刑明若觀火攷祥元吉悠悠我思其有能孤童自奮畫荻學字借韓文敗麗中慨然思並駕乎其有能力扶正類排斥險人夷陵滁州屢挫而不撓乎其有能館閣春帖彙等不忘規諫以稱真侍從乎其有能卻柿木太平之文以卿祥瑞而戒侈心乎其有能疏拒羨餘防剖削而杜利門乎其有能矜恤脇從活二千餘命於片言闡乎其有能訓兒婿以守廉任勞至臨難死節亦是榮事乎其有能未及引年慰疏求退以全晚節而恥食其言乎駿奔詠歌懿德炳柄執無微覬覦執無磨濯離自今通今學古濟時行道佩顏敢

諫矍然不肯作嘉祐慶歷以下人物茲龍田子與雙江子所望於邦之耆俊也凡我成人小子舉敬圖之以無負鼓舞之興抑六一之義公所自命也外不悖於圭組內不勞於憂慮而逍然以五物者自老雖譽九奏於洞庭鬨大戰於涿鹿不足以踰其樂其於世網俗籟奚啻枌榆之視雲鵬哉然而猶有所待也試使書籍不展金石不集捐琴屏棋却酒而游於物之初公亦樂之乎古之人戒慎恐懼以建中和之極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過化存神與真觀真明同運而並照乃爲浩浩淵淵爲有所倚之學惜也予生晚不及就公而質之敬書以質尚友於公者

鳳林浮橋記

鳳林橋在邑之北郊西受瀘水東注於螺川暴雨時至奔放兩涯南北行者望洋無所歸操舟者財利其間時或漂溺以食魚鱉異時邑令饑分宜令從者舟覆中流號呼求活兩令惋恨竟弗能措手聞者惻然無不悲之正德辛巳冬守益謀於先大夫之友劉君祚曰自宋以來橋幾廢興矣石之費可千金舟之費可五百金顧安所得金乎君謀於其友姚珙珙曰石雲僧本傳顏氏子年少而堅忍可使募之予曰可乎予嘗惡佛氏誘民膏肓傳之泥土甚至納諸烈火之中茲舉也異其常是吾儒惻隱之教也迺請於俞尹夔出贖金以倡之十三舟市鐵爲鎖以魚貫之闔通衢而屬諸北門凡用金二百二十五兩有奇越嘉靖癸未春以訖役告其財寡故物力薄其權微故歲月淹然本傳之力則已竭矣詩予方北上京

師諸記之而未就也及來廣德本傳不遠千里冒盛暑以申前請曰橋之不廢繫斯文是賴君既始之亦宜終之嗚呼予何愛一言以病吾邦人乎聞之父師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善充之則導利以利天下而王下之廣視如一家不善充之則壅利以自封而一家之近且視如秦越古之君子充其不忍人之心以布於庶政宅有桑田有疆鄉有塾庠川有梁澤其為外藩計至勤懇也越數年而有湘東建立營房之議當事可其請別駕孟公力董于成蓋前此未有也夫太平無事甲鈍戈朽防弛備疎怡堂宴笑此人臣之福而非百姓之慶也萍之接楚境也計醴陵至插嶺不逾半晌萬一插嶺不及禦而四十里至湘東有備可以無虞此則做九邊重鎮之至意小用之一郡者也昔高皇帝於袁置衛武職繁森非素多故惟後漢南楚蜀之衝是故以袁為塞邑使變不至於吳越而袁守湘東猶吳越之有袁之可以衛安吳越而湘東之不得越庶而嶺必設重軍而袁安吳越又豈惟一郡之庶然南嶺險而舟楫艱此袁小大異耳夫以天下為家者聖天子之事也以一郡為家者賢刺史之職也而控喉窒户曾西諸路多請新守司以備寇至久矣世廟時李大鑒寇萬載殘劉已過然後議設黎源銅鼓二哨雖備後廣實罹前禍與其設于有事之後不若立于無事之先豈非聖人之所為除戎器戒不虞者乎祇慮法久則敝兵冒于食伍虛其人非其有故無所用之因而議首事者之無謂夫設垣以備盜不可以無盜而撤垣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紮木劉其在

湘東營房記

秉治居楚之盡地睨上游兵自下而溯度能至臨而止吾鍾山之險甲于吳楚滿水磷峋峻乙五里而入昌山昌山磷峋尤甚兩巖之間鎖高仞壁峻徑縈容趾百人守險千人莫踰即有不測度不能渡昌山而入也萍介兩省當湞南蜀楚之衝長沙一帶皆平原曠野非有高山險峽之界于其間也插嶺雖雄無江整足恃在吾袁猶外藩耳湘東背山面水居民繁茂沿流置堡探河而守之是誠與昌山之險可並峙為吾袁之鎖鑰者田郡侯臨袁每歲閒警必親至插嶺修鎮督兵其為外藩計至勤懇也越數年而有湘東建立營房之議當事可其請別駕孟公力董于成蓋前此未有也夫太平無事甲鈍戈朽防弛備疎怡堂宴笑此人臣之福而非百姓之慶也萍之接楚境也計醴陵至插嶺不逾半晌萬一插嶺不及禦而四十里至湘東有備可以無虞此則做九邊重鎮之至意小用之一郡者也昔高皇帝於袁置衛武職繁森非素多故惟後漢南楚蜀之衝是故以袁為塞邑使變不至於吳越而袁守湘東猶吳越之有袁之可以衛安吳越而湘東之不得越庶而嶺必設重軍而袁安吳越又豈惟一郡之庶然南嶺險而舟楫艱此袁小大異耳夫以天下為家者聖天子之事也以一郡為家者賢刺史之職也而控喉窒户曾西諸路多請新守司以備寇至久矣世廟時李大鑒寇萬載殘劉已過然後議設黎源銅鼓二哨雖備後廣實罹前禍與其設于有事之後不若立于無事之先豈非聖人之所為除戎器戒不虞者乎祇慮法久則敝兵冒于食伍虛其人非其有故無所用之因而議首事者之無謂夫設垣以備盜不可以無盜而撤垣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紮木劉其在

告警之日耶高皇帝內防外鐍犬牙相制襲常踵變来嘗忘備則惟斯元元之慮周以遠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于斯有焉

重修瑞州南城記

吳山

瑞城據錦水兩厓在南曰南城在北曰北城南城久廢而修復之可謂難矣按圖志舊城北城皆燬於宋元者再我明一統海內乂安百五十年至正德間盜起華林兩犯府治郡守鄺公璠亟謀扞衛乃累土爲垣架木覆瓦事載沈參議記中雖稱費省易成然歷歲未幾木朽瓦裂日就圮壞繼之者惟北城是重易以甃石南則寖久寖墮所存僅四門耳頃以倭夸報警天下郡縣多築城嘉靖庚申巡撫都御史何公遷按瑞閱視乃語分守參政曹君忭分巡僉事何君臯曰瑞之北

城大而南之市倍北可無城乎其議修築之又謂時詘舉贏姑增高北城公尤以南爲急議始協於時郡守韓公面承而身任之經畫周詳復白於巡按御史鄭君本立段君顧言咸如議乃諏日命匠陶甓伐石以是年夏六月二十四日始事予時在朝公具書余覽之喜甚曰此筠之福山之願也亟復書俾以賜金五百助費比余罷歸見其規模次第業已就半會有廣寇侵吉及臨民詢奔避恨城之弗早完也寇去續集工將潰於成居此者忽動浮言公遲之余曰三面既城此復缺與無城同公乃斷然親詣尋入親擢四川提學副使壬戌秋方公代至政先仁恕顧謂此不足難也爰稽故牘知費多而士之宗提調亦視郡學爲少遜也夫士既視守令爲父母即視督學猶鳥曾也今士不授教於提調而惟督學是宗是

府及三屬縣帑藏積貯與士民之樂助者共一萬七千四百兩有奇士民歡慶咸造余請曰是役也勢費甚大非韓公閎善厥始非方公罔成厥終惟二公先後一心爲吾鈞建茲偉績永有攸賴不可以無紀也余家在南幸觀厥成故不辭而樂爲記俾刻之石後之人享有安寧之樂知今日之難其無忘二公之功哉韓公名子允浙江慈谿人方公名邦慶南直

發源人

南昌府儒學記

魏良弼

南昌府學會秀儲英植材陶器其來已非一日而士之居是學者景行先哲追蹤遺矩所以學爲士爲賢爲聖求所以盡爲人之道者雖未必人人盡同而可法於後來者寧少哉古今題刻炳若前日可稽也今士入學即令展謁先師然後登

堂明倫立標定趨亦以聖人人倫之至望之耳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國初創造府州縣建學養士彰勸飭情殿廡陟明悉責成於守令提調故士稱弟子員者視守令猶父母也不曰作之君作之師哉是故文翁化蜀風同鄒魯伏恭令杭遂成伏學武城絃歌流風可想古今猶一揆也故多收作人之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以哉厥後更代蠭幣提調未稱遂謂守令難以責成正統間乃設督學官於按察總領之守令提調之責遂有所諉而教亦不專矣夫道有否泰政有隆替待其人而後行也今士不曰人非而曰官弊何異因噎廢食耶督學各有專勅故責成守令者視國初少異而士之宗提調亦視督學爲少遜也夫士既視守令爲父母即視督學猶鳥曾也今士不授教於提調而惟督學是宗是即成貴出撫按賄金若干兩餘皆

猶宗予令祖禰而宗高曾原本雖同其如地遠而分不親疏博而情不專何如古以鄉三物教萬民即今守令之職按察明刑以弼教猶古糾以八刑之官今制三歲賓興猶古也未聞專以三物迪士亦未聞糾以八刑名同而實異守令之責分先王之風微矣學大修於宏治戊子繼是修者屢見宮牆外臨巷一道竟未有爲展拓計也三易壬子於今矣玆幸三漢饒公來守是邦德以道民儒以飭吏門無通介守不爽節蓋欲起文伏之風於千古流休聲於無窮也責固嫌於安諉事每忌於自專故令多士引發而鳴諸當道自待風亦厚矣惟時若都御史翁公御史蕭公咸是公議遂以公地易民居得地東西若干丈南北若干丈設屏樹坊宮牆廟貌煥然一新道遠勢雄目豁心泰自開國以來所未備也今備於公手仍以壬子紀年寧非一大數耶公名相廣東大埔人乙未進士

清忠祠記

周用

賴之祠趙清獻文信國以二公嘗知是郡故也嘉靖八年予奉命視師南贛諸郡間謁二公祠祠在郡門之西予謂其官屬曰二公生而仕於此南向以臨民没而祠之以東向於義則未安棲公之祁復不於堂而於寢於禮則未協盍圖之明年而改祠正位子曰祠其人既謀於禮而不悖則宜若其治行勤勞者以附公於祭法人之言曰清獻之清信國之忠古今之所謂清與忠者也則亦不可幾而及也是則然矣贛之爲郡自漢至於今千幾百年郡之有長自晉太康以後其事業顯末不可考見與僅存名氏而未有稱述蓋亦多矣其間風概氣節差可比擬者可直謂之無人哉夫臣之事君不易其介之謂清不有其身之謂忠二者非性成則必憂非勇克則無所放終此二公之所以不可及者人之秉彝好是懿德二公生而仕於此南向以臨民没而祠之以東向於義人世蒙其休澤以永其思焉

撫州府新創三賢祠記

湛若水

撫州三賢祠者太守曾君汝檀所創也經始於是歲閏月之朔凡九閱月而告成祠爲堂室者三而爲大門者一示異入而同趨也撫之士人成欣欣以來樂觀厥成太守俾來請紀其事且以詔撫之人士焉廿泉子曰子何言哉在言乎哉在

諸君諸士之心已爾夫聖人之學心學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此知道之言也何以謂人爲天地之心人物渾然同天地之氣氣之精靈者即心之生理即性惟是一心一性非有別心別性故天地人物之氣之心之性一也如彼脂燈之火石中之火水中之火之光大者如日月之光非有別光也乃其精靈者之光也是故性者心之生理也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心不生性或問道可傳乎白沙先生曰可自得不可傳張子曰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語性其幾矣是氣是心是性宇宙內渾然大家一物不能分以自私不能舉以與人無有同異無有彼此不待堯而存不隨桀而亡何傳之云所可傳者法爾開心知見之法爾開其蔽之者之法爾令撫州太守存心政教既行鄉約愛祠三賢此心也巡撫

江公巡按李公沈公皆可之此心也督學蘇公可之此心也其僚協贊之此心也人士樂觀之同此心也撫之三賢陸象山吳草廬吳康齋之學此心也象山先生立其大者深明宇宙性分之一契道體矣契此心也草廬先生博通羣經猶云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明幾微矣明此心也康齋先生收斂沈潛過而自訟啓勿忘勿助之機見鳶飛魚躍之妙見此心也或曰敢問三賢之學安所似曰象山之學直詣高遠似曾點草廬之學剖識趨脫似子貢康齋之學確實謹嚴似曾子故一峯羅子曰康齋而有白沙功豈小哉曾點子貢曾子象山草廬康齋白沙諸賢同此天地之心也不能外天地之氣之性也故曰一也何有同異何有彼此人所造淺

之出處似柳下惠不卑小官必以其道草廬之出處似伊尹故治亂皆進五就湯桀康齋之出處似伯夷故不屑就已望望然而去之然而易地皆然矣夫三賢皆天地之心也皆爲天地立心者也吾故敢叙心學之說以復太守記於石以與是非及四方學士商焉

胡中丞柏泉生祠記

饒之安仁舊稱上縣西南去治四十里曰鄧埠者四通之墟也距東鄉貴溪金谿各五十里鳥岡四塞峽阻絕且林深箐密可爲淵藪於是不逞者嘯聚出沒於其間垂三十年嘉靖乙巳撫臣議請添設捕盜通判一員分饒撫兵壯若干名坐以鎮之然往往抱窮寇勿追之虞用亂繩緩治之策故其勢日以滋蔓又莫有能奮長策而制其命者歲辛酉贛州洞

蠻及閩廣叛寇相繼突至殘破各城邑殺戕憲臣裨將中外驚擾於是鄧埠賊酋徐珠六張鐃四等乘間造攻號稱先鋒立十三大寨揚旗四指大肆焚掠且移報東鄉圖入城邑蓋其意實欲北攻安仁以引廣信來寇絕浙直援餉南據上清金谿引建撫之寇以西窺臨江計必行勢必合其爲江右患不淺假以歲月則將爲張璉饒平之變安仁首當屠殘矣秋八月柏泉胡公以浙之右轄轉江省提督府大帥入所統界

軋勤咨諏知鄧埠不戢患難支也由紫雲驛舟行六七里至崇埠命千户某提兵數千援以密計入鄧埠出其不意即渠魁殲之由是威聲震薄勢成破竹故按節撫建而閩廣之寇授首移麾吉袁而洞蠻之叛以服再用師何家渡而粵兵之爲叛者勦滅無遺蓋以腹心患除而勾引勢孤兵屢試而不

挫者皆由殲滅鄧埠之寇為之張本耳料敵制勝算無遺策公之功偉哉公又以安仁為全省要地地瘠狄而驛煩衝民已疲瘵不堪勢役發帑金數千以為築城之資在職首雖誅而其從猶多也乃行守望親兵之法十家一牌統於鄰長百家一都統於村長積至三四百家則統於鎮正副以士大夫及齊民有德行者為之因其戶數而稽其出入備以器械而教之擊刺行未暮月民知向方有違聒不即功者黨正副得以公法而漸去之自是四郊帖然幹止俱寧君子以為有寓兵於農之制癸亥夏公補夏官少卿行安之士民相與謀曰自公未至吾安仁災近剝膚惴惴為朝不謀夕公茲之來不增兵不減賦調妥我數十年之巨寇得安堵以生之書思表章之可謂勤信著矣其於風教之助豈小補哉偉所以累獎息放恬而不能已也敬書其始末以論來者蔡公名鐵字思功起家進士為御史風裁凜然出按江右

務持大體不尚武猛而察而下益畏所至以訪民隱求賢才為急人服其得體蔡君字子大丈夫公鄉人由進士歷縣令有聲擢廣信同知稱敏云

南巖文公祠記　汪偉

吾信為閩之門戶文公遊仕四方必道出焉故信之山水最為所賞愛至今深山窮谷雖土人亦罕至而往往有公遺墨鄱湖以講道特顯南巖去郡治絕溪而南十里許公蓋嘗至其別號也直隸滁州人高景泰癸酉郡守四明姚侯堂得寺僧口識公五言詩一律又得公詠一滴泉詩一聯于郡學李訓導姚守謹錄而傳之二詩舊書於法堂之壁壁紀詩逸不存非姚侯之好事則墜地久矣成化庚子後守錫山談侯綱肖公像於巖問欲修祀事而未遑也嘉靖五年春巡按監察御史秦公亦四明人以承代弭節於郡偶偕守巡少參張公懷僉憲鍾公雲端遊南巖拜文公像賦詩二章以致鄉往因語署郡事同知葉君逢陽曰像而弗祀非褒獎對曰有司之過也乃議復其事雜徭而其從猶多也乃行守望親兵之法十家一牌統於鄰長百家一都統於村長積至三四百家則統於鎮正副以士大夫及齊民有德行者為之因其戶數而稽其出入備以器械而教之擊刺行未暮月民知向方有違聒不即功者黨之為功庸學小生喜立忠見未嘗蓋讀公之書而諒疑焉而遽識評焉知道何由而明哉偉觀諸君子于先哲過化之地顧其泉石草木若合公之棠思封植之得其一字一句若伏生之書思表章之可謂勤信著矣其於風教之助豈小補哉偉所以累獎息放恬而不能已也敬書其始末以論來者蔡公名鐵字思功起家進士為御史風裁凜然出按江右

務持大體不尚武猛而察而下益畏所至以訪民隱求賢才為急人服其得體蔡君字子大丈夫公鄉人由進士歷縣令有聲擢廣信同知稱敏云

袁忠烈祠記　歐陽鐸

臨江城之北門故有廟祀陳知軍元桂以知縣趙孟濟配報死事也按志元桂字華甫撫州臨川縣人進士歷官太府寺簿宋開慶已未元兵入滇鄂出知臨江軍時未有城籍民柵木以守制置使徐敏子軍金風洲觀望不進元兵薄北門桂力不支脇之降不屈與清江知縣趙孟濟俱死之事聞贈桂天章閣待制謚忠節孟濟贈朝散大夫二十萬官其二子得立廟死所景定庚申廟成賜額褒忠北門蓋其遺址也姓說謚說易爲混祠不知何自起而莫有正之者正德壬申李君夢陽視學

至郡因諸生請始檄知縣楊麟黜鬼像立二公木主增飾規制以復廢舊又十有七年於茲廟日頹圮不治知府錢君公良領瞻歎息加葺理焉弗修弗損惟以可久余適道郡下與公良追論其事曰嗟乎北門之禍徐實為之也夫阨賊於潘其守在堂阨賊於門其禍在室元兵逾表籃尸無睹矣捐兵自逸致賊於門而使賢者徒以其身當之不幸而不勝以至刑失而愛死者相視也人臣之義太上無所為其次勤而篤於死謂非其殺之也可乎哉封州之貶宋於是乎失刑矣乎奏廢罷並行而不倚如持衡然夫然後可以立國贈官易名賜葬任子立之廟祀報忠之典亦宜矣而無捄於宋之亡由相形著也而或易之苟避而誅則莫敢弗守矣苟生而誅則莫敢弗死矣雖然吾豈敢以是概賢者哉褒忠之舉夫亦以為世勸也由乎其類尚德者悼尚愛者思而耳目所及執為廟近乃今傾圮相望曾淫祠之弗埒悲夫嘗思之俗尚鬼而輕施輕施故興作時宜尚法而重費重費則不免因陋就簡而況異代之事非法所急者耶公良治郡節用愛人視利如浼乃城峽江新府署工鉅費廣不自為嫌吾問諸士民上民若罔聞知蓋亦自求諸心爾斯廟之修神其以為厲乎知言者亦必諒余之非佞也

泰和縣補虛查隱記

諺云興事孰與省事此言煩擾病民也然河海潤下載自疏鑿井泥而弗甃是故省事莫如除病病除則利興執里役能言其利而鄉族昔不便今稱便者固非反覆亂常之民既以謝侯亦冀後之君子終厥美焉

吾邑若尤有甚焉者嘉靖壬辰令狄楫承詔奉敕均徭班役以利民也而人情譸譸豈惟曰應始之難踰年用戊寅侯梅南生趙者始千百數侯稽冊籍攷其出入籌失額者幾五千石嘆曰均徭乃至是耶久之得最要者六一曰祈撤之弊二曰虛懸之弊三曰交徵之弊四曰揩餘之弊五曰私補之弊六曰影射之弊始於黑書而權於總算乃集十九人者面詰其故論以法比寬假變策而與之期此十九人者所謂縣總者也皆寒心首服於是勾其私識以參官籍使亭老監之各歸其虛凡百五十日而冊具庶其或謬也歲閏二月致邑人而質焉參伍檢考成誦言曰厲在總戶歲月寬不欲浚求則取諸新墾而易者補之亦性其自占不取盈焉月得數隱未以官計者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有奇以計者三千七百五十石有奇侯念非公直有籍人監之又將交私兆弊訪於衆以屬義民郭元暢竟事無赶乃告成於撫按審泉予成嘉其勞績侯慮去而無證垂而弊生撮其凡目名曰補虛查隱開付諸若與尸箝相表裏於是山谷之民不至邑而周知其數城實徵輸免於浮噬豈非人民之利哉或言總認米則是科地則遵余曰舉諸盜者所盜物具在主名不必皆見要非誣諸勿物而充者或又言宜隨戶而歸已此由不得其戶者侯姑數而責之亦將有待也嘻乎茲事也縣大夫昔屢有問者而竟無成悉矣積病之難除也余不與公家事漫緣家人執里役能言其利而鄉族昔不便今稱便者固非反覆亂常之民既以謝侯亦冀後之君子終厥美焉

台山古壢記

周志偉

縣陂故在靖安安義兩邑之界其源一出靖安潦源箬源濂源一出安義株源皎源合流南行過遣田至台山始入吾邑西境又東行過台山分爲兩溪又分爲南北五圳至縣東合流入湖不知何時於台山之南決爲溪直趨大湖地勢中低橫奔汎溢東行溪圳往往斷流湮塞先年邑民歲約一人爲長率領子弟負椿草修築決口歲以爲常水得東流旱乾有備因稱沃壤立縣以來民多逐末往往修築不時一遇亢旱東手無策甲辰旱乙巳又旱邑乃大饑志偉歸自蜀中因與李侯問及茲事侯憤然曰此吾志也次日躬自相視以陂當諸源之會而修築止於椿土宜隨築隨決遂讓鳩匠易石爲經久圖乃檄吳君專理其事又擇有鄉望者分理之不踰月告成功以石砌者長九十丈濶五尺疏圳五路灌田六百餘頃是時秋杪至冬無雨而水之分流於東日汪汪滿蓄侯又導入縣諸渠於是農懽於野旅頌於途商歌於市而垂白之老咸涕泣語曰六七十年未曾見此蓋樂侯成之速而又悲侯來之暮相與走余乞言爲記陽山子曰余讀漢循吏傳見當時諸吏往往留意於桑枌溝洫之間未嘗不嘆其爲治有本今之名能吏者大都期會簿書而已故民於其來也鰓鰓然於其去也漠漠然侯治吾邑至誠存心惻惻爲政至水利尤加意必欲遺民千百載之計侯非古之人哉侯非古之人哉侯姓李名恒敷雲南大理人吳君名澧福建前田人

東鄉縣城記

洪範

東鄉舊爲臨川之封域距治邑特遠敬舍先是歲饑禁疏梨

於萬年峯之右今縣治之北名之曰萬年以轄之示於慈規久遠也羣醜惡既殄并縣治而焚毀之朝廷再命王師臨之又叛者無復孑遺惟餘順化者幾千而已公私廬舍皆缺都憲俞公率守巡諸公來相其地命參政吳公廷舉經理之於時披荆棘平高下徙備之計財用之利錢穀之書紀綱之設皆吳公之材猷也功緒已著而廣東布政之命下矣繼而兵備憲副許公庭光來終其事修其舊增其所未及日有稽而月有就招還流民賑窮餓立里甲勸農勸商作興文教許公之功爲多至於朝夕贊佐以成二公之事則饒之別駕莫君也料理之精密用度之撙節則縣署印邱君琴也若平道淮北則全因故山不假封纍約工力之所就若六百五十丈厳石峻其平壙增其卑隘東西緣岡皐南尊河塘修築如式工焉暮而起功焉以時而食工焉則縣簿吳君元著也雄規傑制炳然一新於時諸耆老始相謂曰縣今其成矣羣醜叛而招招而復叛吾民逃性命奔走於他鄉每謂縣不可以再立無復田園墳墓之望詎意有今日乎此實朝廷惠顧我民諸當道善承上意我新縣官勤勞盡瘁之功也不遠千餘里遣人求記於予予謂之曰我國家開基之初天下之縣凡一千一百有六是後有所添設者皆以其蠢民反側難制而森民無以安生故設官置吏以撫綏之今國縣雖成爾民奔亡流落之後財力亦甚疲矣自非居上者深仁厚澤有以回其元氣良法美政有以立其生全而鮮以凡民視之甚者復肆其淫威與盜於亂兵同矣大非朝廷意也若夫城之基不可以不高池之水不可以不深文廟不可以不建許君自有成策後君子必有能善紀其事者

興安新城記

上御極之三十有九載詔設興安縣析壤附民命官建學諸事事一如所司議明年春知縣陳君慶雲至士民和輯居數月閩廣盜起流劫古靈建撫諸郡而瞰縣之無城者輒肆剽掠遠邇恐動是秋有粵兵戍於閩者撤還乃於道塗爲亂寇犯玉山遂及永豐二縣官民廬舍焚蕩如緒興人益大震懼大中丞胡公自浙來首入吾郡究永玉不成之由慨焉憫與邑之新建亟圖所以保衛之計命郡貳王君時拱相度城址凡工役之費督理之勤則撤陳君專任之顧縣依高山山皆巖石峻其平壙增其卑隘東西緣岡皐南尊河塘修築如式遠北則全因故山不假封纍約工力之所就若六百五十丈有奇而女牆垛口之類四面咸具各券一門以出入仍架樓

於其上郡守江公珍考厥成事經始於是歲之冬十二月而以次年秋九月訖工陳君介書於余曰賴公之靈民始有定志是城也誠繫於興甚重而裨於慶雲者至切也願徽惠一言以識不忘余辭不獲憶昔視草職方覽閱故籍凡更置郡若縣必吏於其土者詢謀惟審閫陳其所便然後與之籌議疏請興生葉蕃等走數千里稽首闕下其訴一方哀苦之狀若胥悖以有生者爲情雖迫猶必咨之撫按咨之司府協之衆庶將舉而報既寢而復者屢矣迫至成縣之日逾二十載外寇之患倉皇無備猝欲委而去之公之爲斯城也數月之勞耳極二十年倒懸之危貽千百年磐石之安其功德何如也然興之得縣矣啻與人之情惟爾寧丁素多勇敢山川阻越當一郡膂膺之間徑路旁達閩歙前是之變屢爲中盡頻

生戒心今立其城矣專官而治依城而居萃焉知方將稱雄藩焉夫然後知得縣之可樂也陳君撫茲新邑百務聿興成城其最大者實宜有記若工費之自出與有事茲役者則記乎碑陰

羊角水堡記

歐陽德

江右列郡十三贛州邊東南當其上游外控汀漳潮惠閩廣之裔壤地參錯盤山數盜時出沒剽劫而安遠會昌間則羊角水焉之咽喉盜踰羊角水以西則襲長沙營掠零都仁豐贛諸縣焉撥以北則攻會昌城西犯吉東侵撫建諸郡焉授故羊角水置堡屯戍卒隸會昌守禦千户所與長沙營守備都指揮部兵相爲聲援蓋古者遮要害遠斥堠之義而堡尤單弱盜來不能禦則閉門自保堡傍居民千餘家

數遭毒虐守備官棄長沙營領所部寓會昌城中而堡益孤縣矣嘉靖癸卯大中丞東堂虞公撫臨茲土既檄捕諸縣逋寇乃復修長沙營使守備官部兵還居之次將議羊角水會居民羣聚來訴願自出力築城爲衛而官董其成公移書兵備副使薛君甲薛君報行還言堡以衛民而俾枕山隈與民居相去里許緩急非益贅以民委盜而爲之資糧館舍者也如城居民移戍卒城中民倚城爲固藉卒爲壯小警自可支猝有大警益增兵戍上之相便擣其巢窟下之奮武還其奔突盜至無所掠欲深入又狼顧恐吾議其後制勝之上也報公公可聞之撫按撫按稱善申勅所司并心一力敬須公畫乃使守備官謝勅贛推官林天駿度地計功未行而民操畚鍤板榦俟矣已而木工以尋引斧斤至石工以椎鑿至塼塗

時工亦各以其器至採山伐谷陶瀉之濱木石瓴甓自餘諸物不督咸集公出米於廩出金於府役給之稍工給之傭物給之直諸役競勸百堵皆作未踰時而城成周三千尺高三十尺有奇闢門三面公館中居屹然巨鎮表裏齒脣盜不敢窺郡縣吏士申民之情來屬文紀事始予惟事弗豫無備弗因罔功豫者先乎幾因者順乎人語曰虎攫而奔主人修門言無及也斯民蓋嘗傷於虎者智人覩未形況灼灼若是乎雖然弗專弗察弗斷弗果故專者事之幹也國家置總憲行臺控江湖閫廣之交簡命憲臣提督四省軍務所轄八府二州官方民事無所不得問者然而奉命書行便宜曰兵機戎政張弛緩急四省倚爲安危其最要者也此八府二州各統於其省之撫按官而撫按官治之視其他郡縣嘗署以爲兵

機戎政曠書有專責焉使一聽於提督不可參也爲提督者或以其智之所及無巨細無所不問爲撫按者亦以其位之所臨無詳畧無所不問故智分於泛察權撓於參差惟東歪公畧細而務大提綱以振日日惟簡軍實蒐卒伍申賞罰相

信故爲州爲路入明始改爲廣信府其府治則肇於洪武初太守王公範之鼎建嗣是則金公鉼于公翰陳公廷建相繼增新拓故規制大備嘉靖壬戌年適羅鬱攸之災雖兩廡吏廨俾存而前後廳事則皆燬明年郡侯沂山王公以水部正郎來莅郡事觀茲故址慨然興嗟曰茲政事之堂也雖時詘舉贏庸可緩乎乃謀之同寅僉以爲然於是節縮浮費鳩材庀工伐木於山墳甓於野役民於隙不加賦不癐肥民用不擾未幾而工事就緒經始於癸亥年八月落成於甲子年四月前堂後宇左庫右署煥然改觀矣乃謀鐫石以紀歲月屬予志之會予以秩滿南還適覩厥成不敢以不文辭謹按信之爲郡乃吳楚閩越之交實要區也其山川之奇特鉅谷之

靚深秀實甲於諸郡北枕靈山南擁金屏東聯懷玉西引鷺湖而冰玉諸溪環滙停蓄如襟如帶昔人謂地上於饒俗美於廣良非虛語府治適當山水之中形勝爲最往往莅茲土者率多元夫鉅人聲稱位望炳然於時其流芳於史冊膾炙於口碑者後先相望謂非山川之致士民之祐與予聞在昔民風儉樸勤生野人至有白首不識城市者而士夫雅以清讓爲重至若侈靡訟之風浮薄之習俗尊耻之稍爲近古今則寖異於昔矣化導之機顧不賴於上與郡侯王公豈弟宜民不激不隨而下車之初首軫民隱政先急務類如此二三君子又盡東南之美夫非更新之會乎是則皆可紀者王公名陳策字思董泰州人豪守王公名時拱字端夫同安人通守胡公名曉字東白績溪人推府李公名畿嗣宇明卿

新水人共與勞於斯役者則於法得書因備錄之以紀其成云

修九江城記

余文獻

大江之西表裏湖江饒廣東引吳越表吉西距湖湘控九江館轂其口左顧則扼湖以東制之右顧則扼江以西制之形勢爲江西重我高皇帝爲百姓請命時用謀臣計以江州屬上游乃先取偽漢郡縣之洪武中始出京卒置衛亦以輔翼京師不獨爲江西樹打破也暨武廟朝專設憲臣駐其地意在先事經畧人重斯形勢無不重云嘉靖癸丑歲仁和抑亭陳公來鎮茲土乃首周覽險要深念曰此要害不繫一隅者即其濕諜講當道大畧謂倭蟊浙東時微眇耳卑易之不深備彼毒蟊海濱諸郡始逾頃殘孽奔微寧突出燕湖口深入

之端見矣賊窺長江則與我共險窺湖口則全省動搖九江安得高枕哉宜增修城守以固民志時南直隸操江都御史史公江西巡撫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高公皆是公議公乃檄前守張君指揮于君復熟計所費推官范永宇身督章程城周十二里舊五門無月城單露不可待敵乃令各築之九江衛築文明門德安縣築盤石門德化縣築盜浦門湖口縣築望京門彭澤縣築孚門始回互有重險城西南崇二丈五尺長六百三丈有堞嶄然人不能蟻附上工既乃濬各濠城東址固山下有老鸛塘濟之北門址乃伐石以實其竇西南帶以甘棠湖湖水直洩易涸城既失險而風氣虧疎民鮮積貯公令守戰船卒築老馬渡隄障之隄堅水瀦成巨浸可省千人守居民多負江城中奔赴迂

者江汉公令曰民比相鑿井飲竹有願徙葬曠者官爲頓舍之民稍稍城守矣公先事經畧皆此類工始於乙卯歲八月而訖工於千七百金有奇軍民役者以三七兩閱歲而工就稽其費一切浚工甫興時公以內艱去浙新城方公繼成之是役也城高池深形勢威暢風氣完固四民和輯民思公慮始之勞不釋已未卒公復莅江鄙江父老遮道迎公告曰今我民賴公幸而有城矣願公終始生我公曰精銳乘障之謂城公私積貯之謂城比隣必救之謂城吾爲若屬終圖之父老頓首曰幸甚是年倭掠閩而城多陷民益德公云今守朱君曰藩同知汪佐通判鄔元推官楊徵屬獻代父老言勤石以示來者獻曰愚瞽於近事有扼腕者焉九江安處比肩郡也往寧賊首難時安處則堅守挫敵九江顧以全郡生靈付之賊手豈形勢異哉典封疆者先事與弗先事爾形勢得人重明甚暨賊平以封疆之義繩九江與安處以能守此論已見者假令九江不即破賊恐扼其喉吭決不敢出南昌敢踰九江而東乎此要害何等者當時賊踰九江鴟張肆矣南都雖有泰山之安如遺一矢於城下亦焉策勝者羞乃一旦狼顧而竄不敢越安處尺寸地嘗非恐堅城制其後而奇衷之計遂沮是守也效高皇帝重上游意當在戰功右顧人未見爾未見者功反大何也不暴甲而解散之也故善經時者惟先事伐謀使內憂不出外憂不入耳豈論暴甲與不暴甲哉語曰虎豹託幽狐兎辟易言勝於無形也公未見之功類此皆宜記

重修宜黃縣儒學記　羅汝芳

宜黃縣儒學舊在鳳山之陽嘉靖元年通置今所雖視昔加

壯然事出重遠工多簡畧庠舍久且就圮歲丙寅邑侯蘇溪俞君莅政之初首事德教迺捐俸修葺自文廟堂齋以及門廡煥然增觀數月工畢使狀求記且曰願有言以相勗也予閱狀得舊記二通一則南豐曾先生記初建於有宋一則一峯羅先生記重修於我明者也今君之功固於前修爲有光不肖如余則安敢醜顏於二先生後邪然俞君之嘉惠後學意則未可虛請以前名言爲諸生申之夫謂先王聯學校羣師儒明章禮教共相循習其大要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焉南豐之稱述古先誠博觀槩舉而識其大者矣一峯則於邪辟之防利欲之肆獨加意焉又何其嚴切而篤實也哉夫性之在吾人一也親則知愛焉兄則知敬焉孩提顧咸能之至其長則或成德於聖賢之歸或悟涅於不肖之極相去不啻倍蓰者何哉學不學之故也然則學者率吾所好有甚於勢利之私萬萬者其時之所際或出或處皆將感應之常以端其好惡之分又察乎彝倫之懿以明慎於出入之方則知先王禮訓之陳典常張設周至詳密非有益於所性也固將盡吾愛敬之良以同於聖賢之歸焉耳其所欲脫然蟬蛻於汙濁之表豈復有一毫可入於其中哉益盡性之外又有他學哉是故必如斯而後二先生立言之旨爲無負而俞君嘉惠後學之意亦爲有成也惟諸生其共勗之俞君括蒼人名世美號漢溪其別號云

都昌縣城記　萬浩

以右諸水北匯鄱陽湖都昌倚山枕湖實全省要會之地而風濤洶湧每慮不測此城之建視他邑尤切爲自嘉靖以來

屢設建築莫之克行越三十六年有令歐君益奉上司會
案增培窪隰凡八設置水閘凡七城址既定隨即止焉越
歲中禾吉陽何公復檄郡守役方半各去從靡常四十一年
春霖久注頹把過半秋八月令兵侍柏泉胡公駐車時江控
制閩廣而經營境土慮周千里之外以都昌實湖孤邑大不
可無城稽文督成諄復不一夫忝王公育衆江守南康涉濤
冒雨數詣城所面致勤諭有若家事郡守于公喜之唯度立
爲程限邑令周君希韶受成秉度夙夜罔怠均下糧以經費
分里遵以領役未再月而工告成爲城計九百零五丈五尺
高二丈厚與高稱城樓六座兵馬廳五所窩館二十共費白
金若干兩父老樂觀之謀諸周令以記屬予予謂玄城自江
藩詒之爲中流之砥障從外境望之爲北門之鍵倫唄閒其

坊前畢而叛兵衷江之黨突至此寇釀禍未能一旦滅之今
也盼高堅而趨下流致我舟師克成大捷邑得以安堵詎非
茲城之功哉且閩廣之境距此千里餘其軍門移文之催速
與守道防禦之周悉俱在數月前何其先事之弗爽奉行篤
信之弗二耶抑都昌之疆方畫龍加於昔也何其曠代異舉
之功而今日速成之若正耶嗚呼天下無難處之事無不可
爲之時蓋惟俊傑在上斯克同力協舉罔不勝其難者易矣
是知茲城之功要在得人予是以記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二　藝文記十一　明　上猶縣均田記

南安爲江西微郡上猶之隸南安又郡之最微邑也其地前
阻雄韶右綰郴桂左浮章貢之水後枕虔衡諸峻山亘延極
於無際故其土田經緯乎邱陵川澤之衍非水之溢則山之
原阜陂陀也正德中盜起郴虔之交禍構連數省上猶扼盜
出入吭背故環數百里間並極蹂躪之憐久因據結成巢田
荒萊不耕治者數歲及抵平而縣已墟莽相望膠隴曠蕩莫
可稽辨矣已又割邑之半爲崇義弼理乃錯賦籍殫失所推
考歲當改造則姦吏猶胥視賄賂下上操輕重於賦科中譬

稱物不以衡鑑低昂惟其捫摸民斷斷相鬨爭訟牒夢積篋
盧若蝟毛吏於其已者恒病之是時主計之臣議括天下民
田」猶蔽於險遠卒莫得以情聞久之民始聚議控奏於朝
乃部勘下所司多歲吏更以難集弗爲任郡司理江都樓君
奉檄往攝邑事檢牒矍然歎曰是安得後民所急泄泄玩上
委浸不一爲之所邪夫田畸弗正則賦稅無均賦稅失覈則
訟獄繁作政之不理所平其此之由乎乃舍笈於郊躬程督
諸役就事視沃推瘠則書畝分積勾股則指算陳其數不再
準捨畫形圖則史書記其曲分積則計田成畝而審較之分明
月事訖功竣四距咸周三壤併則計田成畝而審較之分明
即毒制賦而虛詭之弊絕蓋自是田以户歸故賦無漏稽之
籍戶以丁實故役靡澀追之擾士興學而民赴業市野歡歌

不知惠之所從出者於是士論於民曰昔之惠若其謂何非司理君孰爲之也乃相與建祠祝君而因樹石祠中以狀徵余言鑱之石樓君名懋中余南都所校士世以科第顯江都其善政在南安非一事而上猶人頌恩其治績尤衆余所記特重均田故不及附書

南康縣學重修祭器記　劉節

聖朝工祀孔子天下郡邑咸設學學有廟禮樂器度至隆至備憲宗皇帝御極從禮官請春秋釋奠樂用軒懸舞用八佾籩豆簠簋罇罍之數咸視天子千百世下上崇祀夫子典禮至矣無以加矣南康爲吾郡屬邑設學立廟視郡無殺焉以樂舞爾矣歲更歷邑吏變置夫子禮器視郡學無殺焉以樂舞爾矣歲更歷邑吏變置學博士弟子代易典守弗常恪恭寢廡以弛備者闕矣新者又弗爲也民其魚矣乎遑暑者老名匠石而計所以爲堤者

故矣精緻者敗矣金者木矣木者竹者陶矣鋼毀而盂矣尋毀而梧矣尊罍毀而瓢矣王祀夫子典禮顧若是咎執歸哉備憲使林公按部至禮謁廟庭退而講於堂進博士弟子曰祀夫子禮器備乎哉僉曰弗備也公乃命攝邑磨承盛以贖金從事籩竹爲之豆木爲之簠簋登鋼尊罍爵咸範金爲之夫子一位籩豆十二簠簋四登一鋼二罍尊一犧尊一象尊一壽三備乃已顏曾而下降殺如制咸備乃已凡爲爵一百三十有九凡爲登五凡爲鋼二十凡爲簠爲簋四十有四凡爲籩爲豆一百八十有八凡爲尊三既備乃釋菜告成事焉於戲盛哉重道崇教欽制飭度敦化厥舉備矣嗣是作舍以肄習諸弟子舍以楹計室以居博士門堂寢宇備矣作而美矣公前人爲工部抗疏庭箬二十器成事事有序哉可謂善

論判支郡起天子新詔進令官碩材宏度貞守懋政君子稱焉睿候作洋魯人頌曰敬明其德維民之則允文允武自求伊祜頌公功者以之

新築劍江堤記　夏良勝

豐城治濱於江以雷煥得劍故江以劍名章貢衆吉臨瑞之水必經其墝而後入豫章以緒彭蠡禹迹不及故道無迴折衆流深漱岸乃善崩崩則齧之跡削崖剖甕割廛廬而入江者无後無紀或曰劍雖去而遺光上燭夜干星斗蛟螭潛窟時起而奪其精曜亦能作怪厲妖濤益江之害也今是者咸知宜堤不曰勞甚則曰費甚不曰千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舉某年某來令斬斬有見乃曰前吾令弗爲也後吾令又弗爲也民其魚矣乎遑暑者老名匠石而計所以爲堤者

沿江之民踴躍聽令供役無避丁伐石於山斲材於林畚土越一歲告成延袤數百丈其崇如雲江流循堤而底定民以殷居者咸德令曰令居我也方鑿石請紀其績令適以事忤上竟坐以堤之費有浮於籍者遂解官去民代辯弗聽囉泯令也請益篤是不可無記也江之害果江耶果蛟螭耶皆天也堤成而害息人勝之也彼令之害人也以一令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能免人之害令亦天也是所以敗天下愛民之令也然予聞開洪州者有韋公築堤捍江功尤博也迺以笳卒之誣弗及辨而卒以韓公之銘白於後後之思

公者曰非公吾之屍入海矣故廟祀冀如也豐城洪州部也
令去而思以不泯思之未已終必廟也若是而人之勝者大
矣可以起天下愛民之令也故不可無記慨予文鄙非韓記
也

銀溪橋記

南條山自粵而閩嶠入吾郡境聳然而崧以大者曰血木嶺
嶺據今廣昌縣爲最勝橫絶東南屹若屏蔽廉利磽确等樹
劒戟百鋒苦寒櫛比立故一名牙梳障土老石頑路蹊盤旋
前往後失壠岡複摩仰壓頻摩鳴轂萬窗喬林儲才時或雖
然霧飄然雨跬步扛掌矇若無所於覩故郡名山凡數百十
咸以嶺爲宗糾靈育氣故老云多寶藏卒無見焉有泉百餘

實循麓出清漱眉膜可鑒是曰盱源盱旦之象也明之
實以先鄉里嚴模範以率生徒紬繹經傳潛心理學筆之於
書易曰參考書曰纂義詩曰演義春秋曰考義禮曰集畧經
生宗之故雖布衣韋帶而名徹宸袞名至京師命典禮局蓋
諸局之首特畀以繁重云事竣授之官辭弗就歸老故山葺
理舊業蓄日遂著述日富從遊日衆聘司江右文衡者三
所得皆知名士年八十有七而終學者稱爲石門先生祀之
於鄉賢祠家故貧無田產以庇後人一再傳儒業罔克紹者
遂圮落窶垂百餘年三衢修菴祝侯來宰吾邑獨致意焉侯
嘗語人曰孔孟六藝之道至秦坑焚之禍慘矣微諸老宿分
抱遺經竄伏誦習薪傳世述不失其業則眞言與義有不覩
爲浮埃散爲稿葉莫之可收拾哉當其時詩則申公轅固尚
書伏生易田何禮高堂生春秋胡毋生相授守以不墜之數

張春

巴婦乎哉

石門書院記

高皇帝初定天下承微名四方文學之儒分局校定纖鉅禮
儀法制以成大典與是選者吾邑梁石門先生其一也先生
諱寅字孟敬居渝北蒙山之陽值元政昏亂雅不欲仕敦行

子之有裨聖教不爲不厚若梁先生者其斯人之儔歟雖然數千各司一經乃梁先生兼之說本程朱義從簡易聖朝之纂修大全頒降學校俾師生遵守者率由於是則羽翼聖經當軼漢儒而上之喻之有先生豈非今古一偉人哉顧今邱壠莫之封植允喬莫之省問而又弗克享一室之奠誠小子之所隱也侯之言若此然初下車諸所多闕略未遑輒舉比及三載心力殫矣上下平安民之所不便者罷矣士之所便者舉矣乃始議書院事得隙地於東郭門之右面官閣背道院前爲門題曰石門書院中爲仰高之堂後爲寢室奉先生神主樓焉左右爲廊廡繚以周垣規制邃密費皆侯自措虛擇民之尚義者二人董其役而屬典史周伯舉督之皆能仰體侯盛心夙夜從事不逾月告成以旁舍先生之裔孫以奉香火設門于一人以司啓閉而又治先生之墓所翳者除傾者培侵者歸嗚呼侯之於先生可謂無所不用其情者矣工甫畢侯以擢任行所未備者不及爲而已成者將就圮四明慕雲管公借守吾郡命新任秦侯重加修葺刻期完報聚諸生誦習其中且錄文之來鐫者樹石以紀歲月以垂永久云

錢德洪

二賢書院記

二賢者宋鄱陽程氏端蒙與其從曾孫珙師事晦菴朱門高弟也程氏世出梁忠壯與河南二程夫子分宗南北在鄱陽者南宗也端蒙字正思號蒙齋珙字仲瑩號柳湖家學相承篤志濂洛遺緒淳熙間倡學鄱陽朝臣目端士爲鄉氣見言於上曰是屬能士人國端蒙僅薦名於朝司文衡者舉玉蘇程之學兼士以陰詆晦翁諸生駭愕闔筆端蒙獨奮策正言曰

謂紹孔孟之傳闢異端息邪說以弘先聖之道者程學也若夫王氏學雜佛老壞人心術蘇氏文純不免出入戰國之遺智同事者止之曰天下豈有面慢其師而尚可與共事者耶遂投策而歸不復出年四十九病革遺書晦菴曰端蒙死不恨特恨不得卒業師門耳文公慟其任道勇而用志專親爲表墓像贊取其遺書性理宇訓學則發孔孟仁義之旨使學者各求心悟以孚實行今之玉山講義是也晦翁往來懷玉鵝湖之間珙周旋侍席所著書有易說九疇策疏行於世實祐以來副使王佖及原任知縣俞珏

許公高相繼亢祠以崇教祀曰蒙齋書院曰柳湖書院提學副使王宗沐亦各爲題其碑額今年裔孫生員程一麟一龍尚仁等問學於懷玉因聞師門宗教以悟晦菴之學歸而尋繹其祖訓乃率其宗黨謀議邦人士之良合二祠而爲一名曰二賢書院以便歲時享祀因以合同志叙睦族之義焉

周廣

饒州東湖堤記

郡之城左偏爲隍者曰東湖湖故有隄唐刺史李公復築以捍江爲城備歲久堤圮湖以隄障亦爲泥沙閼淺遇水泉涸則可途有患無利公私病焉湖週迴三十里潴芝山崇福雲南福諸山水西薄郡城西北則鄱陽縣舉挹其勝永平通衢橫亘於南有釣橋畫橋德新橋以出入水道顧惟德新橋玲瓏口當春夏水溢一瀉無障城猶無隍也嘉靖二年春正

月郴陽范公以提衙武事至承民繹騷後思與休息越明年秋九月嘗登芝山觀地勢得其槩因謀諸郡守彭辨之命知縣徐俊民計財力若干鳩工作石堤一道於德新橋玲高濶丈尺各若干中爲堰口潴水於湖仍留釣橋書橋二玲隨時以消其溢令通舟楫踰月告成廣巡理學政適以時至郡之士大夫胡司寇俞憲輩相與言曰昔隄名李公御災患也今隄名范公興內利也隄成而民德之不忘廣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仁仁民善政也范公何心焉范公亦曰隄湖水之洩也易隄民心之洩也難地且利人且和矣尤懼其洩於法而洩於禮也又如之何而隄之廣曰公懼之民德之上下相親曰信信立而政成宜書以記

躍龍橋記

范涞

躍龍橋以龍名外象也龍以躍名內象也橋當省會西湖開南昌新建二庠之前亘長三百尺蜿蜒隱跨於湖波亡論風雨晦明景與心會皆奇觀也其東南爲徐孺子祠折而北爲同仁祠度洪恩橋即東湖爲蘇雲卿祠棘院在焉又度廣潤橋即北湖其源逶迤浩蕩皆西湖爲之委而此橋爲之鎖鑰得地之勝得天之中又二庠之西北爲郡庠地脉連綿咸抵湖而止蓋三庠氣運萃會之所也余於去冬月檄濬湖用形家言可聚王氣周遭水涯高卑參差業復舊而湖畔宮牆之飭亦以時成事具載各記中獨橋若有待焉橋故石址而兩旁欄楯未備往來人如織曉寒夜暝或至墮溺者有之於是南昌何令選以其地屬邑治也乃商之新建余令夢鯉協力經畫凡前工所缺者行人所欲葺者悉伐石新之自橋北左右

吮舒以及橋之南盡去湫隘之陋規制軒豁文礎璀璨湖水若增而深覽宮以之華美其平而履者以數千步計縱而幹者以數百杜計橫而版者稱是徙倒四顧猶龍之脫其泥塗舒其羽翼矯其頭角者焉橋南有木坊令因請余改題曰躍龍橋夫龍純陽者也陽之德爲君子躍之則道長其爲用九而取數實多是年南昌邑庠之舉於鄉者十有五人爲一省諸邑之冠前此未有娩美者即南昌而論之所謂而新建漸可知已又是年合郡諸庠共舉四十五人得九五之數當一省薦書之半即豫章素冠諸郡前此亦未有若斯盛者且四十五人也其爲同氣三昆弟並舉者兩姓相望如劉氏鏡氏聯珠輝映比肩齊驅即求之海寓士籍未可多屈指況由五九而積之數且駸駸以上倚數此皆國運之盛也而肇於豫章又適成於

題橋之後謂非天時人事相爲表裏者耶夫運隆者力厚氣盈者德全諸龍飲應運際時蓂莢薦出則其風節忠猷旂常虎炳回視諸祠賢哲將卓越後先以仰答國家造士至意而玉題嘉名庶幾其副乎王子安之言曰地靈人傑地非人弗靈天非人弗成三才一理惟參贊化育則歸之人睹斯橋也興思遠矣不然徒杠輿梁王政之一事而冠帶闔橋門濟濟盛美輒捋鼓之應如此哉余故爲之記以勗夫盡民事者

徐問

高峰書院記

古今言吏治者曰俗吏文吏能吏循吏廉吏儒吏簿書期會曰俗明律習令曰文事揆工叙曰能奉官順治曰循約躬戒取曰廉儒則不治名不辟患惟義之爲退則修辭以彰道如斯而已然而更數百年人思之以崇其祀復欲持諸恒典何

哉夫俗吏可厭也文則對判猶並善應時譁顯能取聚循源亦因資性之近而成名未必純出於身心以行諸禮義是以若是其殊也予讀勉齋黃先生傳而知公之儒之篤於道矣公以宋嘉定五年爲淦尹疏蠲窓逋細米賦及平民者數萬石有豪右橫挾前尹弗能制公劾之遠徙瞑於邑東建書院以授經生徒今高峯書院是也淦年調監門益涵心苦思於新安先生之學新安先生妻以女及疾革授深衣併所著書與訣曰吾道托在此矣致其宦履終朝奉郎弗大行其志豈援執古義繩趨禮進不狎習於文吏之所爲抑時儁學講與而陳賈胡紘施康年輩相與黨韓傾趙併逐而窮之與鳴呼久矣哉儒之難行可以觀世矣然論朱門高弟將於西山西山卒道州編管而先生獨禍不及得非知時隱涵氣象深涵

者乎淦石祠兵燬建廢不常至景靖壬午提舉卜抗郤公鋭過而歎曰勉齋得新安正脈有德茲土祀法奚啻名宦所謂高峰非其地耶予應曰善公乃命知縣田邦像徙淫祠之材復創書院命教諭王輔定祭儀品而遷主於中鐫尹命穆及輔皆曰非文不可永也請記刻於石

化成巖續記

袁郡西北距城五里許有崇岡平臺可寄登眺之勝者曰化成巖僧屋其上名開化院舊有精舍乃唐李衛公德裕謫宦時寓居讀書處也夫衛公立朝大節固莫能殫述即其陳丹扆排訓注薦盧肇遠平澤潞服三鎮諸事皆可爲後人法程則千百世之下因其地思其人豈徒資遊觀爲已哉歷宋及元宦遊於袁者相繼建亭構祠修傳其盛後莫有嗣修之者

曹光

而歲久浸廢古蹟不可復覩戊午秋尚書郎渤海季公來守是郡暇日登覽茲巖見岫環如壁巖虛若軒下瞰寒江高樹鬱蟠綺如陰如奇觀競出而衛公之蹟則湮矣乃愀然曰先賢遺矩方將爲後人繩武而忍其湮沒至此乎是守土者責也遂撤舊規謀易之廢材卜日命工建屋於其上中爲燕堂凡三楹扁曰化成軒傍有廟宇以供香火關館以備庶熹經始於巳未年七月由是舒情有止燕喜有居荒莽之區爲予眇觀近非斯巖之幸歟嗚呼自有天地則有此巖歷數千百年得衛公而名始顯今去衛公又數百年得季公而名復揚昔偶然哉使後之繼守是郡者亦如我公所以追慕衛公之意而益葺其所未備則茲巖之名稱雄於袁郡當不朽矣不然安知茲巖不與樵牧之地而亦如今之所以

峽江儒學記

峽江居新淦上游吾郡之雄鎮也鎮之東西壤地百餘里山聳水激靈秀所鍾端人彥士先後相望自昔號爲勝地正德巳巳以來歲多荒饉遠近爲盜之寇屢爲民患久而未靖議者謂宜分地爲新邑即峽江爲理所增修武備以弭其患嘉靖丙戌部使者上其議於朝允音既下諸役並興峽之東隅有地一區平易爽塏故爲驛舍乃撤之而以其地建儒學前

張芹

掄材命匠僅數月而成功時嘉靖丁亥二月吉也後十年爲嘉靖甲午桂林曾君曙來爲邑令謂儒學肇建不可無紀謬以屬余余邑人也誼不得辭竊惟爲政以人才爲先學校人才所由出也自古聖帝明王治天下未有不以崇重學校教育人才爲急務者我聖祖稽古定制學校之設遍於天下教養之法至精至備列聖相承益隆作興聖諭諄諄惟欲學者崇正學迪正道而深恐其或陷於邪僻良德美意無以加矣百六十餘年之間人才治化之盛匹休隆古豈偶然哉吾黨之士有志於聖賢之道而從事乎聖賢之學主敬以窮其理反躬以踐其實孜孜不怠務造其極而後已則學成道立上可以希聖次可以希賢又其次亦不失爲善士達則致君而澤民窮則垂訓而範俗斯其爲有體有用之才而於國家教

育之恩爲無負矣若徒工文詞以取科第謀利祿而立身行已於聖賢不能無愧焉則雖名位之崇高足爲世俗之所歆豔非所望於同志也尚其勗諸

泰和修築破塘口長堤記

陳昌積

邑破塘口切城關之西緒一方巖溜溪流而爲歸墅首南山趾鹿山約十里許而皆脈於贛江也土著耆俊彭守約語予茲塘舊名白石湖往渠侍御太尹兩祖佃湖之半爲私業庵種菱藕於兩坻澈歲時泛船其間採菱觴詠爲適一任貧窶擷食里人因呼爲菱藕塘前列方土綿亘幅衝盡民幹止井牧之所夾塘左右庶姓族居商店駢稠號爲閙市橫截以四達街衢距江洲二百餘丈而遙贛水泯泯順下猶建瓴然正德初元有股江曰牛吼洄注藉潴年久泥沙交淤壅積不逝加以上流之漩溏對岸南涯突匯爲一大沙洲袤二里許障水北瀆而射蹋江岸土疎惡善敗隄防無施六十年之間日頹月墊向之所謂族居駢肆幹止井牧之地盡在江中勢將搖撼縣隅而蕩析兩都田土賦稅也民淘淘焉懷刳膚之恐故今名曰破塘口云前後轄司良牧目擊其患而憂之顧上憚奏請之煩仍而寢題覆下則慮工費之艱浩而莫措處竟爲沓阻貽患滋鉅舊令都諫晁華王公嘗咨究利害臨視營度至再會膺內召而輟明年曙台唐公至覽之驚歎口江岸頹裂矣吾爲司牧忍視其垠塹墊淪喪民土物之愛且

追完稅契舊差銀兩與富戶賠納虛糧之鍰備充修築工費外發倉儲爲助已而先生還治力言三項逋負事屬年久一旦嚴催恐生攜心況望此濟需所益幾何職忝當事安敢他諉當臨破塘口詳觀而熟計之矣決潰延演七里盡當河流之衝欲梯築排塞非萬金以上不可欲間閼防補恐罅漏而百潰隨之欲派里甲則騷閭閻欲動錢糧則須題請此皆論事而非當事之定計也今惟奠民而不至厲民因土之故築之使反其宅斯可矣然未行而言徒屬孟浪必請而行終憂覆餗今職非敢曰能之願借便宜姑俟來春畢力報效先生於是首埽窪場禁屏塡埴然後寬除三項逋征以已自理贓罰暨迴道與大府張公符發重犯贖金擇吝習築石工而給發之俾轉募遠近饑民伐石於山令各運至潰所計堰受直饑民懽信擔負扛載聚石成垤先生親冒風霧之毒驅涉登

頃商度水勢指示石工相極受衝潰之所莒礫簿堅仞深築基修五磯頭純砌礫築砌旁設稜遮似雖距鋸牙橫殺水勢頂刋用三合灰土疊搗屢削平直如原可坐多人磯下各起有泥涘小洲頗能障水南迴蓋不待竹楗薪麓而已像月之規旅石之固矣其當塘口一帶夾五磯上下水勢悍疾溢溢尤甚尋審財募工緣岸簽隄為防仍用石作乘水每堤一丈分作三層每層尺度高廣有差卑豐下而殺上務崇基厚址也於凡故岸舊徑隨其低昂修綠而合之完堤三百餘丈蟠然如墉自此以達麾山決河用道府符來金矢之贖羨仍呼授罪徒儆熟手工傭照式依岸掘地築堤級數高廣如之於是綽費餼裕庶工林聚心一力齊登登不作總為堤八百餘丈內石磯五座各高一丈五尺濶一丈二尺長一十二丈外為水

府祠碑亭共一所斷續頹接支聯涂合綿綿然成十里長虹合邑輩金湯之勝坐享樂利於無窮矣縣始作以迄就工為日六百五十篝較經費為白金若干用人之力計三十餘萬工然費皆取於罰鍰民不知財所從出力皆集於雇募衆不見其片役及已謂之惠而不費非耶

修築桑落洲隄後記

萬衣

余郡德化縣桑落洲之有隄也有司者奉巡撫都御史烏程潘公命繼封郭隄而築也隄延亘凡七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强才五閱月而告成中間經界督勸發廩捐資費約而功倍民樂而子來具載勞右使堪記中茲復有後記者蓋後之晝彌遠安養之念愈深非一書之所能盡也當其告成之時都御史言曰往予在江都視若洲上田黑壤沙積雜壤中江水益輒善潰矧新築鮮實然速惟難而可以為成乎復命按察僉事劉公來視按察故懇懇民瘼者即巒行隄上鎮日終食不為輟蓄隄虛實狀檄九江知府李若規盡方略同知宋君專領其事率其民卒增高若干尺廣稱是又沿隄種柳無慮數十萬以護之江之所趨則佈樁捲埽以防外衝水之所聚則開渠導引以避內漲分隄而守則德化湖口黃梅宿松四縣之民南昌九江瀕州三屯之卒盡艘勒石限地以責其成不越月而績奏蓋公憂深而慮遠也昔禹稷視民饑溺由已伊尹一夫不獲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豈好勞哉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是故先王建都立邑相其邱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使民日取而不倦安上樂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貨殖之區均平齊一皆足以供郡邑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詩曰斯

彼百泉瞻彼溝原蓋渭此也是役也業已成矣又重繹之汲汲焉惟恐一隙之可投而貽其患真誠一念視民如傷所謂禹稷伊尹其心者非耶余於是有感焉為推廣其說作後記

正學書院記

羅洪先

皆學憲使敬所王公因貢院改復取完墮成材輔以帑幣建書院其上於是巡撫吉陽何公巡按五臺徐公東泉鄧公成助之成中為崇迪堂廣幾軒後為退食之軒燕休之館庖寢圃湢臣細咸具左右為號舍者凡幾所堂室門墀各限篤雜外為夾道繚以周垣總為屋若干可容生徒數百十人扁其門曰正學書院始於嘉靖戊午某月又幾月而事成遣使委記於余未幾王公遷參政而憲使滄溪黃公代為督學增其未備復申往命余未嘗得造其門覽書與圖其慤士良勤而

覩盡至宏遠矣夫名以正學者所以別其學爲聖賢不雜於他道云爾嘗考正學之明獨在孔孟之時而其後莫盛於宋然夫子方且責原壤惡鄉愿而病異端楊墨之辨孟子自謂出於不得已二程朱陸之於佛往往若敵讐之吾儕是當時之人惑於他道亦甚矣夫當極明之時邪正紛紜乃自不免此何說哉凡吾之言學未有不篤於躬行者於躬行之中而議論稍偏意念稍敝其始止於毫釐而流弊乃或千里之謬初非與聖賢之道背馳而不類則原壤楊墨之類是矣以其偏敝之流固不得不爲之防而躬行所至各有自得又足以易視聽而傳久遠向非見正於聖賢固莫知察其微而紀矣患此他道之辨所以必出於斯道極明之時亦其勢使然也瀘洛之後至今日講學之風遍天下其亦可謂盛矣其間篤於躬行矣乎亦有失之偏敝者乎抑亦尚不免於空談而偏敝之患猶不解乎夫正學不明聖賢汲汲於奔走者不啻採飢溺之切也然當極明之時而他道即以參雜其間然則議論之從違意念之輕重其在今日烏可無愼也哉吾方懼求正學者未有躬行之驗則亦無以取信而不受變於外也其或竊六經之文以工課試不復知有其他是俗學也彼於人已無算尚何以棣人之偏與敝哉求正學者自得之

峽江練公祠記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爲人嘉靖癸丑登玉筍九仙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壠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刹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沒田言且曰由此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即其故居又南一舍至玉峽峽分爲縣公實令峽人也聞之躍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蔓草中門堂階庭遺跡隱隱階右數塚皆赦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良不覺痛哭流涕近郡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泣下道其家世甚練本淦東東山人至公伯尚徙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故業於是東山二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畧陳塔諸黃所言如此練故與黎黃劉三氏著閭黃鄰練且世姻受禍獨慘其土軀犬牙相入不忍廢已乃瀝泣吐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與皇山巔淦之人士謀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而峽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祀隸峽則峽故老猶喪惜未有以三洲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祀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姐豆六一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淦則淦重也峽之爭者譬之宗廟執事爲榮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爲淦與峽重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以死重淦與峽何哉忠於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即其心之所安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以幾前日不得不死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祀之心公不能要之淦與峽之人亦不能私於公峽之爭也淦固有吉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在淦者何與於我哉雖蒙詬詈無辭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於

我哉雖戕妻孥無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而後能安也夫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喪辭所以兄賢於夫子也喪辭戲而離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起宜峽在所必爭矣嗚呼險途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至於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幾而未有能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即使安之亦俊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於公之一死也哉不是之辨而徒慨慕於公以為重其亦末矣錢之利日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鎖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未入於水者色黯理疏相悍而輪囷畧不相肖然則風磨波蕩其亦有助於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古者

石鐘山記

鄱氏水經載石鐘山以為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艤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為辨以補酈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鐘形而上鐘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緣石以登始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成陽千門萬戶羅幃綉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若磐懸側者箕箒鈇鉞者耦折環者玦連白吾栖叢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同由竅以出苟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鐘之制甬則震衾則鬱是石錚者中虛外竅為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磬盤盎尚鈞虛器也注之水則窾益不若罌貞之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臧涯未日若蘇故猶有遺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病足以名之又況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入江處衆流迸駛滿迴激射日夕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鎖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未入於水者色黯理疏相悍而輪囷畧不相肖然則風磨波蕩其亦有助於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古者

新建兩城記

崇仁

自撫西行九十里為崇仁山谷秀逸中豁衍夷四出履郡境非僻徼要衝四方奇詭鮮至數百年城郭不備莫有急者治臨巴水連市錯居南北相面不辨郊野地號三書北書列官寺廟學南有東西兩書民輻輳淳朴無他苦嘉靖辛酉夏疆場不戒閩廣寇猝入建撫犯崇者三焚掠慶餘其秋都御史胡公松奉命督軍入境赴急脫撫於寇殘傷用甦拊戰至崇悯然嗟曰遜城易邑垣人易城是則在我既得上請會冬季李知縣呈英受代公檄遣發工吏勸能伐石於山質堅且方礪石覆甓高卑色異遂建南北兩城北城廣為丈八百一十有奇高踰丈九減尺之五以為厚署門五南近民北拱極東東作西西成當梁水而南者曰通津南城高厚視北其廣增

為登雲閣閣右級石梯連通學宮衆士之升士以奮起民既且媲重墉疊雉駢峙夾輔映帶溪嶺屹成鉅坊載始夏五冬初訖工用力以工計幾萬幾千用財以金計幾千幾百章程簡裕期以不愆君子謂公大造於撫光厚遺於榮也於是李令思公之功俾久勿壞遣諸生方湖余時趨謁請記按三蒼曰耆長也雄鄯邑也惟聖人役民先其事必備以待變之未萌故常豫而不至於急惟豫也恒忽視而弗之切惟急也故懷懼而多所懲懲而為之就所欲違所惡其誰忍後榮之兩城是矣嗚呼今之役民其勞費視兩城不知凡幾猶且終歲動動盼盼然不得休息彼知民之所急何哉吾悲善懲者之難其人數百年未始一遇猶幸榮得遇公將後此數百年無

復力役之煩也兩生之來也閒歌於北城者曰惟北有闕惟南有鄰我飲我食壽考我親係有聚績攸侮我民南城之歌曰門則有闔郭則有鄰載西載東執戟執戟親不有我公孰惠我民嗚呼乃今可永三者之號驗矣是役也鄯邑同而榮以兩城望比重鎮獨稱雄長睿公主之公之勳畧方盖茲特餘績耳用書以告後之役民者

宜黃新城記

宜黃縣在撫治西南百里居臨汝上游當宜水黃水合流之間故名曰宜黃縣治舊為黃陂鎮宋以前分隸不一閒寶閒升鎮為縣而易今名其地僻其土腴瘠半其俗男耕女織士服詩書敦行誼人不知商賈末作故無倫盜闘狠修靡之習稱易治焉額稱通汀處接壤榮樂往往切於鄰之寇正德閒

遂有斬關盜庫之事歲辛酉閩粵弗靖有寇五百人道南豐入止馬巡司掠縣南而西入榮復還縣南道棠陰神岡捆載以去若履無人之境迨秋徂冬寇凡五六至衆至數萬六邑之郊焚掠且盡時惟臨川附郭東鄉故有城金路城南畢工獲免榮樂宜三縣無城備極慘烈於是天子更置撫臣而以令勅法陳時賈勇馳之賊乃宵遁公固惟予慕府問事後計予首以建城固本廟兵速戰為對公卓然之即檄下有司城榮仁城樂安城玉山貴溪弋陽諸縣無城者並為之城而宜黃實首事焉以盜警從出入也以前守陳君元琰嗣守劉君侃總其成縣令楊君淮專其事知事曹君重董其役相度則以命予倡衆宣力則巨室鴻臚著丞劉君森通判黃君聲知州

劉君應明先勞居多於是萬杵雷動庶民子來起於鳳山之右腋循北山而西至於僊人石遵南豐石南轉於嶽崗東臨於河抵鳳山左腋終焉長一千三百有奇廣丈又二高視廣倍之為雄二千七百為大門四為小水門二為費僅二萬金計工未一載而成屹然天險保障一方蓋公既以佚道使民而工力之費又請之於朝以官帑從事故功之速如此公復命余額其門南曰陟華華山在其南也北曰附鳳鳳山在其北也東曰通津二水交流可通舟楫也西曰固始其地自西來跨山越嶺而城民居希濶使後之君子顧名思義而加守伐石請記楊君乃緘幣致辭屬記於余逡巡未敢允俞侯之意也城既就緒且復至使人覘知有城而止於是民有寧

嗣至貢記益切予曰諸君必予之記非謂予嘗陪斯議耶予

從公遊久知公最深敢請言公之學公之學以萬物爲一體而以至誠爲宗故其從政所至爲人興利除患建長久之業若公所謂誠與才合非耶不然何自有縣治以來上下數百年間率事至而倉皇莫辦事過輒已此非常之事所以必有待非常之人詎偶然哉後之君子苟因公之功而求公之學則斯城也雖與天地並久可也

田公堤記

吳國倫

頃余重遊南康白鹿洞因過五里橋循紫陽隄入舟所遇行者於途漁者於河頌其郡守田公之賢千萬人一口也踰歲南康諸生嘗及余門者數十輩東書以黃生裳來爲田公堤乞記蓋田公在郡善造士而厚恤其私又嘗新徙郡邑兩學宮處得善地而賢才相繼登用士咸德之其爲堤則又爲郡之水而成巨浸禹貢所載東匯澤爲彭蠡是也瀦潤左蠡懸流而下稱江湖絕險南康以斗城扼之能保無陵谷之虞乎宋淳熙間水勢漸迫城西時晦庵朱子爲郡守大治堤以障之至今號紫陽堤不朽過年水勢徙而漸南南城人患之以告田公田公相其地而有隱憂因聚諸僚佐士民坐策之失所不堤狂瀾將齧我城址城址一受齧則附城而廬者其治乎據城而宮者其塗乎夫有司避忌事名坐貽一方大患非智也顧瘠土災年驟興大役重爲士民困亦不得爲仁而顧紫陽堤先賢之遺矩在焉儼然後事師也吾其圖之矣按朱子治堤時告王轉運得錢百萬米五百解告趙提刑亦得錢百萬而徐轉運又以千緡佐之此一時也當誰告而可吾聞神依人而行將卜諸明神其濟士民之靈也不濟則守之弗和於人神也於是齋祓元帝宮請得移其香資之羨數百金奏記兩臺諸監司僉議以行於是鳩工伐石聚傭操畚鍤即城半里許累爲長堤由大南門遶文昌閣黃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尺廣可二十尺公又時時撤軒蓋減騶從巡行而勸勞之登登馮馮趨事者日益忘倦未數月堤成堅若壘壁險漂湍之患而學宮踽然臨其上又若翼而增高環而增秀士民聚觀且悅且歎曰壯哉大非晦庵先生復出能孚哉遂名之曰田公堤蓋與紫陽並稱云公名瑄字希舜閩之大田人起家進士

聶文定公祠記

朱大器

衛國文定公聶先生祠十一世孫北溪君宣偕嚴嗣鉞鳩族黨建以祠公者也公宋人諱子述登紹熙余復榜進士累仕至吏部侍郎出帥西蜀歷底績封國於衛致政歸里值邑盜變朝議將屠吁城公聞遂單騎至麾下力陳民寃乃獲免郡志載公能活時城幾千萬人者可考也卒謚文定敕襲於邑之龍塘甲建無極庵以祀焉嘉靖乙未天台石梁王公來守是郡修飭祀典奉公於鄉賢祠出公帑以葺墓道歲久庵地不便贍省茲北溪君新祠之所由建也祠經始於壬戌至癸亥落成堂三楹內爲寢室奉木主左右廂貯祭器堂之下有廳事爲宴享之所外爲廊廡之右爲門顏曰文定公祠厥址崇曠可登可眺遠邇環視屹然一偉區也北溪君嘗請記於予久未有以應茲釋服北上再申前請予鄉人也嘗德

公者也夫何敢辭載稽之傳曰仁必有後觀諸聶氏不其然
耶昔公之在宋也其仕也有勛庸於國則國封之矣其歸也
有功德於鄉則鄉祀之矣優仁渥澤迪將其後五世至元升
公以進士隱居不仕清修雅操一時著稱學士郁庵虞公曼
碩揭公相與倡和遺翰猶存至今人仰慕之迨我國初七世
祖思敬公以學行薦舉爲縣學諭尋登進士遷柱史凡數
世至侍御公任之政事翰林公循之文章節推公興之明允
篤誠兼其諸子姓振振興起瓜瓞綿延若泉湧出而燎方揚也猗
歟盛哉夫積之厚者發必盛然必言之文者而後傳斯遠也
子不文何足以傳遠哉特書以備國史之遺且益以徵聶氏

忠義亭記

胡直

族之社溪斳州守近湖先生偕從子常州通守濟川以書抵
族子某曰先祖可山靜山二公咸以布衣死宋室子所語也
頃年二公幸從祀台之仙巖又祀郡之螺山咸列配信國丞
相左右亦子所躋也然二處皆獲名賢紀載傳遠獨站口故
有忠義亭久圮嘉靖丙寅奉督學徐公檄徙金臺渡口峙構
一亭中樹木主祀丞相而二公各以主配享皆其子孫自出
力趨始出台州通守姪濟世而措畫則常州姪獨殷蓋二郡
則固丞相遠二公今子孫則因二公崇丞相咸以忠義故歷
今二十年矣則子所過而徘徊者也不可無言以紀其事直
按省郡邑志與諸載籍及吾家譜可山公諱文可有謀畧擅

騎射方丞相輯兵勤王公數家貲起義先夕丞相夢火明日
覩公紲衣謁軍門喜甚曰殆天以賚我耶更名曰夢炎辟爲
都巡又嘗贊公推蓬一見嗣有忠肝義膽之稱及丞相敗公
被執間脫歸復集兵赴難至逕口馬蹶而卒靜山公諱文静
公弟也丞相嘗過龍泉訪妹壻彭震龍宿公家靜山得並謁
署爲提督可山公後提兵過贛以詩二首寄勉靜山期奮義
作奇男子已而元滅宋天下罄爲元矣靜山公猶亢不服元
兵將屠泰和邑何侯曰今不靖者惟胡文靜一家爾邑何與
焉乃集鄉兵入治峽執文靜至站口欲招致之文靜仍亢不
屈曰吾寧死不負宋遂被殺屠其家數百口一時人悲公昆

弟死事呼胡氏爲勤王家云第在元時猶多諱言明興邑侯
余公耀過站口訊故老得其事爲建昆弟忠義亭於其地後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二 藝文 序 五
圮乃移金臺渡口即今所建是也靜山公事獨記於楊文貞
王文瑞二老而邑志以向諱言逸之比者邑唐侯復修邑志
某數爲語靜山公事侯固奇之則以當事者庸墨竟格弗入
悲夫二公者當時乃心惟在宋暴數百口靡之不顧其視不
祀忘不誌即亭不亭又曷足計哉古之忠義夥矣夫世懷忠
與義也則各有所荷有荷則欲有存有弗存則不能不與俱亡
故有荷一城死一城者荷一國死一國者未有荷中華死中
華如二公者也丞相宋大臣力荷而不能存死固宜爾二公
故一匹夫而靜山公又當數天爲元之日乃挈錢鎛棘矜而
欲與亢此予雅謂古今特艱者也今猶幸俎豆布列各方子
孫麟麟然詩書纓組鄉評官箴咸不詭於先世相與葺亭于
既圮之後數百年間如揭日月轟霆瑰瑋勒彝足以懔答

人心鼓舞世教安知異時不如曳齊附驥於孔子哉爲二公
子孫者平時欲效忠義則莫貴於有荷有荷則死不死亦各
惟其時爾於是先生又飭其子南宮士某從孫太學生某等
來督記敬書以復

寶墨亭記　王世貞

大江以西山之最勝者曰匡廬匡廬之最勝者曰瀑布泉而
開先寺獨據山之要以當泉之大觀是故寺之最勝者曰開
先門之傍剎最勝而高者曰鳴鶴峰寺由鳴鶴而稍西遂得
瀑布諸雙劒香爐文殊峰之勝拱之又最勝而高曰太子讀
書臺故南唐中主璟貳相時寄迹地也有石砥平而立高丈
餘衡三之中刻宋黃文節公庭堅手書七佛偈其左爲明新
建伯王文成公守仁破寧藩而歸勒以紀功者也文成公於

八法不能敵黃公而文成之勒在正德之庚辰末云嘉
靖我邦國明年辛巳世廟即大位改元嘉靖於是觀者益神
異其事而又四十載余弟敬美分巡南康居恒自命曰匡廬
長會今少保潘公時良以中丞節行部按敬美僭至其所四
望而樂之顧曰是不可以亭乎哉其以庶厥刻而憩遊者趾
得從容寓目焉敬美曰唯歸發其槖得故事餼贈之潤筆鏹
以充材鬻而亭之亭不能鰓客則於傍隙地樓之樓不能盡
得瀑布則又于傍出而西爲閣翼之潤筆之鏹涸而不足稍
稍捐俸廉繼之又不足則南康盧守塋邑令堯夫亦捐俸益
之蓋敬美移左臬而後報成事於是名其閣以張曲江語曰
紫氣名其樓以李供奉語曰雲錦山亭之庶二公刻也名之

口寶墨而皆手書以署又謂茲亭也潘公之所顧屬也歸以
告余俾爲記始末

吉水縣重修儒學記　曾同亭

吉水儒學舊自宋天聖四年在縣治左稍後百步而近其始
故東面慶元中主簿李恕已謀於邑人改而南向今學宮是
也國初因之當是時登進之數最甲宇內名流碩輔勳膺節
鉞照耀史冊者相望而起可謂最盛嘉靖甲寅有司以科第
偶問頗采諸博士弟子議盡取前民舍撤之自是宏敞軒豁
巽峰前聳如奔龍躍馬爲一時規畫蓋視舊改觀矣顧未幾
長吏遞遷代去其於易朽作新之事未之及也後二十年萬
歷乙亥楚黃涵齋江侯來爲令始至祇謁文廟謂櫺星門卑
且陋無以示瞻仰更議新之會時論不果又二年歲值大登

乃斥贖鍰之羨撤少尹漳浦許君貞鄂建如式而大成殿明
倫堂尊經閣左右兩廡啓聖名宦鄉賢孝子諸祠亭下至庖
庫庖湢齋廬公署凡棟宇壝櫛覆瓦級甃屬黑撓折者以次
繕完既又用形家言改文昌橋東徑路使循橋而南復折左
由經濟坊入以合於孔道又爲增高宮墻西偏窪地凡若干
丈而學之制至是始大備復以諸生講業其中廩餼不時無
以明受餐之義更膳以學田若干畝而士之貧甚不能舉婚
葬者歲捐其贏優助有差於是文學西安黃君韶偕其僚鍾
祥毛君炳謂侯茲舉有功德於章達甚盛宜有言以詔來者
予惟有司之於學拓其湫隘致其崇峻飭其漫漶所以嘉惠
此邦之士者其勤可謂至矣凡役夫若干工費若干候名沛
然楚黃岡人隆慶辛未進士爲政篤於愛民而嚴於繩下赫

然負神明之譽人故樂爲之役凡肖工作其費省而事易集類如此

建永豐縣社倉記

唐士龍

社倉之法自隋始予嘗讀胡氏賑饑奠要乎近民之說知其便第歷畧耳及讀李侯上當路條剌云社倉之設其益有八官倉之穀有限遇荒盡發則縣無餘藏氣象蕭索且恐後荒繼之何以爲備又恐亂從荒起愈不可支故每稍發以蘇衆口之枵饑而必多留以培一邑之元氣此官倉之體然也今得社穀可濟官穀之所不足則邑有不匱之儲而人心自壯其益一每發官穀或里長虛報姓名或殷實之民冒爲貧户入饑喉者未及半也今各都有倉本都給穀則殷實饑貧耳目相習欺混縣官之獎必不能施之乎社長社副而所領皆饑民矣其益二壯者枵腹負戴不勝若孀婆在室老弱仆逢尤不能踰山越澗從鄉至城爭領儻石今以都民領本都之穀何近何便其益三每發官穀有奸民以詭名領去者有頑民石强戾不還者雖借猶蠲也今閭井土居之名平日知之已審窮簷公共之穀孰肯容其逋欠其益四官穀止督於荒歲不貸於平時民間常例凡貸一石加息四五斗今止加一則倉有生息之積民沾輕利之休可以隨時應貸其益五盜賊竊劫多從近地知門徑也得食則饑荒可度夜警不生晏富家出穀既收濟人之美名復得備己之大利其益六里有孝子節婦貧不聊生與夫孤兒未婚親喪未葬里排從公呈報各行罔助則可以敦古俗倡義風其益七歲久息多可買產收租社租之所入倉息愈饒所濟愈廣垂之不朽永無荒

惠其益八此蓋發明胡氏未盡之旨霍然令千載而下知是舉爲救荒碩畫也侯非悉心民隱胡燭照而數計若此哉侯名思敬海陵人也負才雄樹躁卓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而上杜國文定公其王父也文定公歿文安中外禔福青箱可想而見侯繩其學經綸康濟之猷明王公撥州縣復社倉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侯習其益裒然首事第舊圃成棒莽之墟則難在鳥瞰公幣鮮收羅之余則難在露積欲督之民既懼其尾閭而易竭不督之民又懼其無米而難炊侯陶心研慮謀所爲公私兩當者莫若主之以義而輔之以法故議詹則以義募高資者助而首捐祿猶一百八十金以爲懽議稽則以法起科糧不及石者蠲及石者

止一科後不爲例餘復藉贖鍰以廣其數文陳兩臺監司郡守得請遂下令民選然與曰傳舍者且欽欽計我也況土著不自爲計乎慮材鳩儲雷動雲起不旬日都鄙突兀皆囷艾既而襄者禦者任者筆者肩摩而趾錯不旬日集穀八千三十二石有奇廣庾皆滿元氣充然侯蓋永寧觀成矣惟是科之說似創然社倉肇隋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唐倣其制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永徽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則先民業有憲特以久弛成湮耳自非有侯之學庸有侯之識則信學識之關於治者大也記令見者靡不頌經國訏謨古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則侯之謂矣昔朱晦庵先生以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嗣息米三千一百餘

鉄一鄉令侯時以八千餘計後自何量社罷六十二所鎮且雲聯尤爲蚊越前代惟異日者念侯經始之艱踵故而勿墜師侯宏遠之意紬繹而念申則八益世在豐矣雖然天篇流行何國蔑有此舉即行之天下可也行之萬世可也夫合天下萬世而舉行則侯德且旁魄無隄區區一豐云乎哉是役也徐刺史學伊鼎鴻臚鍾奇樂助皆先其曹鳴蓋好義者也役竣民因與謀峴山一片志侯績兩君遂慫慂而玉之成屬予志于敬詘蓋睚眥志侯且以告天下萬世之有救荒責者若夫權倉之分合酌粟之裒益慎筦籥更游徼皆良策詳在侯記中不具載

諸侯之量記　王懋德

東鄉舊非縣治列屬饒豫金汝間至武廟時始以寇亂報區域户稅悉割自列郡民方苦兵燹一旦拆而入新邑冀然若失樂生之願其於都畫里畝之界限錢糧賦稅之虛實俱不暇計東之新令與司篇籍者不虞其敝而緊受之藩臬監司二千石又安得一一為之清理遂使無寸土者輸虛稅逋阡陌迤郊迷者輒漏賦網東民蓋重憔悴矣先是宰是土者每見其糧數幾何虛耗逃絕幾何輸徵逋負幾何莫不有憾心焉恩一為之均平也然或畏其難鉅非吾力量所能與間有一二才智足以辦此者又自謂遷轉有日不暇爲斯民長久計誰復痌身而切軫者區區東邑奈之何不窮且瞰哉及歲庚辰春余同年白川諸公自諫院出令茲土方未下車民望之若仲明不可測識謂於東土不一歲當遷去其於時艱民瘼未必能加軫念爲及綜理庶務則民畏欣欣然有更生之慶矣東之好寶公獨燭照之東之樓櫃桑户流離瑣尾者公獨若痌在身而矜恤之時民有余姓者宿逋獨多倏一日盡償所負公廉其故則鬻妻之貲也詢其所逋則皆賠虛之稅也愀然有感爲之捐俸輸稅贖其妻以還余民既更甦公復爲之籌曰百里之區萬民之衆其有糧無田者豈止一余民哉故我能賙余民之妻而類余民者安能人人賙之哉於是銳然舉丈量之法或曰是役也昔有行之計三數歲始竣事而然天下有治人斯有治法耳彼久無成績而重擾吾民者法不良也吾試行之書不兩月可就緒或又曰公以省逋出宰不日將殊擢去恐不能卒業公曰不然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即今日行此明日報遷亦必告成而後發公志既決羣議不能入遂具申當道當道嗟呀嘉允乃條其便宜刻爲成書以頒布於民先令業主各遵品式紀其庶狹造爲圖冊名曰親供敢有自隱蔽者坐以罪條約詳明紀律具備百役衆執事刀敔矢念以期不負公公與二三佐領亟董其成曾不一咊月間而東之寸土無有遺於丈計之外者由是度田詢民均爲一額準爲徭役彼多疆畝者無復漏賦網而不任尺土者寧復有逋虛變鬻之患耶夫井授法湮均田制廢虛糧之禍豈獨東土苦之哉江右諸郡邑在在有之可概也臺院重嘉公法頒諭各郡邑各郡邑長俱倣行之江右之

民莫不稱便昔日賠虛之苦如脫穽罹負然是公之澤不惟東鄉一邑而且兼被全省矣江右之民何均幸歟是舉也公

日記

巡撫江西都察院題名記　夏良心

神潭四境績奏朝廷而協心宣力則邑佐鄭君時胡君琯邑幕莊君會咸贊厥成者也因併書之萬歷十年壬午仲春月

國家所稱持綱肅紀提衡大小文武吏惠養元元遏亂畧以保固疆圉則撫臣重大江以西控吳楚閩越之衝殫慮諸郡國磐石宗城而襄治安以視他藩省則又重按令甲以工部侍郎巡視自文皇帝十九年始宣成而後或錄或撫率隆其任與巡按御史相錯制世宗六年始定設又四十年而始兼軍務一切錢穀兵甲訟獄棄剌興除聽便宜貝闕而權益重

今上御世三十一年邇成宮歷二百餘載其以御史中丞及部臣鎮守者若而人以部臣卿寺巡視者若而人以都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兼理軍務者若而人其邑里仕宦久近官爵贈謚所至詳莆田林公碑及姑熟徐公鑑記中凡六十六人稱重臣等也夫魯道齊法蕭規曹隨余盥爲之後能不慕一奉之竊謂在昔功忠彪炳寓內者無如文成王公忠烈孫公夫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人臣事君之上物也然豈兩公所欲哉功以迫而後起名以相持而後成周公破斧東征嘗其得已彼牖户綢繆固公所爲周室莫八百年基業免國家於乎侮者也自兩公外余不能悉舉舉所覩記者若韓襄毅以奏奪讓衛稱林司寇以議減廩祿稱韓莊僖以止遣中官罷徽陶器稱張襄惠胡莊肅陳恭介以礦緝萑蒲救災蠲賑稱人人殊均無失其所爲牖戶綢繆計提絜而公先後相輝映寧少遜哉何也撫之爲言拊也時平政理海內無事爲之略德畜威輯和鎮靜以消邪萌不幸有大危疑大患害衆人相顧瞿瞿無可奈何爲之辛酸百慮呼吸萬變而平定其傾兩者並重要以因時附衆歸之拊循譬之撫摩羣兒庶痾疾痛總適於安故諸公文武剛柔不同用其先事而戒臨事而中貴人礦金榷木開採榷稅之使十道四出焚林竭澤而意不饜吏民歎息愁苦之氣所在而有詎得泄泄然謂天下無事余材能遜中庸竭區區血心指據從事斤斤酌損之而無

救於時事之十一有如值逆藩羣盜之會爲文成忠烈力當其衝轉捩机而磐石必退三十里避舍不然仰而視莊僖莊肅恭介諸公或不敢望項背而進則安所爲重稱天子撫臣後六十人起也語不云乎名者實之賓君子疾沒世而不稱焉況爲天子當一面其所措置前事之師覆車之戒不啻懸鑑而列眉可畏哉波臣官小吏一方一職智効力殫猶足免於素餐汗顏之譏吾見重之難爲而名下之未易副也余甄不自揆再爲勒石以記而綴名其末以志慕也若夫名副其實紹諸公芳矩則俟後之君子

袁州袁先生祠記　申時行

漢陳仲舉爲豫章守甫下車而首訪徐孺子特設一榻以待至今以爲美談予癸巳承乏袁陽庶幾遇其人而不可得進

而求之於古有袁先生京亦漢人隱居不仕讀書兩山中世
咸高之因名郡爲袁州山亦爲袁山而郡無其祠咎在有司
予以初至力不能特創卜地宜春舉右偏廢驛猶存堂一楹
門垣漸就圮矣喜其易舉將有事焉尋以憂去不果遂之十
年予復視學江右行部袁陽而郡刺史高君以舊誼屬予於
予因歎古之王侯將相或有功地方及生長故土既沒而人
思之爲之立祠以識不忘又未足而即其生平所居所經之
山水而豔名之立祠以之名郡似止吾浙西之嚴與江右
之袁則以子陵與先生故兩人皆布衣而兩郡之名若增而
重餘鮮聞者如所稱徐穉子第以縣榻名其里而豫章之郡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二　藝文　十七
不改乃袁猶然不敢直斥其名而祇借其姓既以名郡而更
以名山尤足重也及欲數其事而稱之則寥寥無聞即徐穉
子陳義至高亦僅僅爰雖絮酒遠酹故人一事爲可稱由此
以談士君子砥行立名而垂芳耀景者豈必名位勳猷哉然
而穉子不遇陳仲舉亦何所托以不朽千載而下誰知南州
之有高士故闇然自修較然不欺而姓名湮滅泯泯不傳者
古今亦不少也今豫章有穉子祠歲祀不絕而袁陽尚未舉
行非先生之不能爲穉子固乎之不能爲仲舉耳願前此自
歎至今莫之舉矣而余始欲舉之即余欲舉矣又不克終而
直待今日是亦有數也是役也高刺史實首倡而陳司馬經
營尤力即其故山舊佃金得百餘不煩官帑宜春周令又以俸
佐之始落成焉爲堂五楹奉先生於後而前堂亦五楹爲講
學左右廡各十楹生肄業其中門樓翼然郡城如屏秀江若
帶學宮踞其東長橋跨其西稱大觀矣寧不足一當先生乎
刺史高名爲表番禺縣人司馬陳名啓猺餘姚縣人宜春令
名應倫吳江縣人皆科進書

袁州府題名記

周官施法於官府必建其正設其貳其職業相參而輕重相
得爲法甚善郡之有守有佐亦如之夫守大吏也天子側席
而求剖符而命擇能而使大者據十數城小者不下數萬戶
一境之內簿書獄訟之稽吏治民生之休戚之係史牒比守得而
臧否廢置之黜陟之間而大小屬邑之吏無問賢不肖在其閒通指使之際其位亦高而勞亦重
矣佐高而無領則恣睢意而不分則事故復有材賢者受命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二　藝文　十八
於天子而爲之佐而守之於佐或心誠相知道誠相和有謀
議則就洽有煩劇則聽理然後佐之於守亦將志得意附畢
智盡力以攄發其材之所能爲而輔其守之所不逮於是郡
中之治益起而守之與益尊此交修協贊之道也今之爲守
者挾尊官據重勢以爲一郡之政事惟吾操縱弛張可以恣
睢而無忌視其佐蔑如也而爲佐者亦外受掩抑而內自濶
疏其禮節不能相下心志不能相孚則必相視漠然如秦越
是直守陵其佐佐易其守以蠹政敗官已耳嗚呼此豈國家
張官置吏之意哉袁州江右一大郡也當湖湘之孔道雜吳
楚之傲風其民固號難治會天子明聖銓司慎守法郡之守
佐皆精擇而器使之一時良吏於斯爲盛由是郡守李君頊
賢同知楊君自治通判胡君夢桂推官郭君諫臣先後庚止

於表既協力同心展采錯事復慨然曰表自明興以來吏於斯者踵接矣而名氏不傳藝文不列豈非郡志之闕哉乃相與立石題名而郭君致李君之命屬予爲記予以爲郡縣之吏誠循良慈厚長者有大造於民其在位則歌之去則思之沒則祠之名垂無窮逾於金石其他暴戾殃民貪墨敗官者此其身不獲譴則幸矣奚名之足傳耶然在諸君有深意焉今天子簡任俊良綜核名實僞工者膺不次之賞庸違者蒙不測之誅有司羣吏奔走率職而諸君日惕惕焉奉法尤謹若曰某賢守某良佐吾輩之師也不且失職某守而不賢某佐而不良吾輩之監也不且獲辜俯仰左右克永觀省期在對揚休命以業厥官其亦銘戶牖佩韋弦之意敏且諸君同東西南北之產也幸生同時仕同寀乃復政同舉志同趣不忘前事之鑑以垂後世之則其慮後人也深矣其有利於表也大矣繼是而吏茲土者尚論諸君之際能無惕然而深思趨然而慕倣者乎是碑其可以傳已茲刻也知府自朱守仁劉伯起而下若干人同知自孫養浩郭銘而下若干人推官自蔡廷琇林暄而下若干人名氏資歷具載其下若表之山川風俗詳在郡志中茲不復論著云

創南昌縣正衙記

南昌古豫章輔邑也漢治東郭一舍故爽塏利居室韋武陽徙治今章江之湄地故卑濕永樂初分封寧獻王居藩司乃居藩司於府基而居府於南邑之故基又居南昌治視諜司之基與新建南北畫土而分隸焉然衙宇西濱章江巨漫湯湯東壓堂藩紫岡言言既又爲藩所館居其私人庖垣重閣迫於今猶未恢復也以其故地極污下二百年來懇緩者鄙僅構容膝圖旦夕安豈復有攸寧之度哉吏故傳舍衙宇衙宇亦復傳舍吏以其故室極湫隘居者數不利萬歷丙戌姑蘇何侯以循良異等調而至於時天久陰雨江漲暴鬻而汙下湫隘者曾不可蹇裳而托膝焉乃白大府范公中丞陳公直指孫公獲百金不足乃市公府閒居以益之又不足乃捐俸四十金併益之不三月成之矣正室五楹崇視公堂博稱之東爲思過軒三楹西爲報本軒一楹川堂三架外建禮賢館三楹景哲堂三楹以祀漢以來賢令者雖新舊雜治之其實皆新創也始事於丙戌十二月落成於丁亥二月而規模宏遠矣明年水昉年戊子又大水侯陸行乘輿泥潦縱橫水行乘舟薄浪溯洄療疾賑饑數粟里圩與我父老甦旦夕之命者踰三載什九在外什一在內而高明爽塏者又不得久藉而托處焉頃之嘉畝乃登於是陸之民號侯曰我陸人樂也浮游而父母何病蓋至是侯有寧宇矣乃求余文而紀其事余嘗讀書至治蒲者入其邑道路平入其郭公宇而父母何病蓋至是侯有寧宇矣乃求余文而紀其事余嘗讀書至治蒲者入其邑道路平入其郭公宇修明觀政者猶以爲有三善焉而況仍之以巨漫連之以游荒縣官所爲重足而徬徨室家所爲反袂而徜徉者也侯固上之將天子休命次之興棄稱大吏意指下之彌縫百姓之大難而匡救其災而又令退食委蛇婦子寧止蓋其氣浩故能先民而後身其才裕故能時舒而舉贏其神定故能形勞而心逸異日者持其中軸將外安有如此邑內寧有如此室

矣余著之於珉後來者得覽鏡焉

南昌縣田賦考記

萬歷庚辰春皇帝念天下土田不均苦父老浮稅久矣大下
核田令與有司徵發期會若曰如令者算顯之不則有讓於
時南昌當首江岑事大中丞東海馬公直抒姑蘇舒
畝而履之未就緒去踰二年大中丞西蜀曹公檄島程凌侯監莽
公復撤吉安理潤州茅君來豫章鑰局而從事焉悉取凌籍
而稽之田之有畔其名裒之有領明年商邱楊侯以治繁從
峽江調南昌令又悉取茅籍而稽之以總例經其綱以散例
紀其目以變例一其制以派例軌其法若式魚鱗式親供式
圖冊式推收式歸戶式實徵式十年戶累益十六策舉而南
昌之田賦無遺算矣令既具乃檄丞富陽周君樊又鑰局而
次第其制令商邱侯固持其中軸握盈縮之數理衰益之術
及臻厥成視舊成賦晏如也而豁浮賦九千有奇損實賦九
千有奇視故壤一畝汰米一升有奇明年派兌軍視故賦一
石汰米七升有奇夫南昌壤非豐於履畝之初也賦非嗇於
咸則之舊也乃豁浮若彼損實若此則利盡於墾田弊窮於
匿稅也亡何侯且內命名又外愛行矣慮後來惡害已者去
其籍則括爲南昌田賦考勒貞泯於棗門余讀而嘆古傳循
吏者蓋其難哉彼爲命固空言耳猶然草創討論修飾潤色
必更四賢而後亡敗事南昌州今世
叔也商邱令子羽子產也而又東海公姑蘇公宰制於其上
富陽丞指揆於其下然後六載而成百世之利千慮而貽萬
姓之安難孰與爲命者多語曰不有創者孰與糾之不有守
者孰與久之余因表誌後來循吏仁人得考鏡焉

大節祠記

余往偕鄭司寇諒靖難死事諸臣爲之涕泗沾巾彼其時諸
臣氣貫白虹名與天壤俱敝可泯也顧駢首去其籍百餘載隱
泯姓氏故不見嘉靖中句容焚
得齊公泰而下百十有八人鄭公與余居建業八載多所討
論顧拾於去籍之餘表見又不著不藏櫬棟中者又不與
益可悲也萬歷丈了新即位制曰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
其仰遵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其在江西者檄所司
專祀於其鄉一時臣工嚴於將命皇皇焉設木主假同仁
祠雜列靖寧藩功臣中爲歷四年夏清戎御史姑蘇侯公堯
封大櫜表揚弗稱節義不暢上之不能報上意下之非所以
慰忠魂廟臣節乃捐所贖金四百五十三兩有奇下其議於
南昌大府周公良臣少府顧公其志南昌理常公居敬下豫
章城地之幽靜莊嚴者而專祀焉復請於大中丞楊公成潘
公季馴皆報曰善再請於御史張公簡又報曰善遂擇地於
高士坊北接南昌新建之黌宮而東倚豫章先賢之名祠經
始於四年之九月落成於五年之七月據震而臨兄基南比
若干丈東西若干丈寬三楹堂三楹左右廡各四楹堂列羣
忠木主祀逮而論死者太常寺卿分宜黃公子澄御史大夫
新淦練公子寧大理寺少卿鄱陽胡公閏大理寺丞萬安彭
公與明凡四人也黨死者大理寺丞南昌劉公端刑給事中
署大理南昌王公高凡二人自盡死者衡府紀善泰和周公
是修沛縣知縣盧陵顏公伯璋子顏公有爲大理寺丞永豐

鄒公瑾翰林修撰吉水王公良監察御史永豐魏公冕監察御史廬陵曾公鳳韶濟陽教諭吉水王公省凡八人守城死者贛州知州南康蔡公運凡一人合之得十有五人事在革除志中論世於當世可以無尚父論世於萬世可以無尚父不可無夷齊上之表忠與下之所以建祠意固有在於斯乎

庐山書院記

曾鼎

庐山之有書院也肇始南唐長興間是時天下未有興學之議士大夫亦無講於學者洞晦羅先生崛起庐山慨然以聖人之學爲已任朋來自遠書院築焉聖殿經閣垺今學宮明宗鼎而賜額於鐮哉五季希有事也歷宋而元四百年無慕此於七百年間哉七百年後有孫如講能使南唐舊物歸然如初則先生又可謂有後矣即世儒志述所不及於庐山何豈盡無傳哉錢文肅王文端諸前哲咸有咏庐山書院詩爾輔之後爲宣令請祀先生瞽宗兩臺而下並蒙表章兹三鄉俎豆名賢先生實正首位夫非學有眞得精神長在何以得

揖仰止之思予不敢後於黃饒敬記

濟治東湖記

劉一焜

郡城之浸曰東西湖蓋自漢太守張躬宋太守蔡廓爲之經始至唐武陽郡公韋公丹者拜洪州觀察使其治爲元和循吏第一是時吾郡之民竹而居者茅而茨者燎甚則虞火頻連轉徙而無固志公至教民范土爲閈因山庀材始變竹居茅茨之俗爲瓦屋萬八千餘間疏東西湖以注江開一門以蕩濊污壅爲堤徑五尺長十二里以遏暴漲於是吾郡康居良食而人文興自嶺以北彭蠡以南聲名文物甚則廣火頻連轉徙而無固志公至教民范土爲閈因山庀居然一都會矣國朝胡若思氏作吾郡功德碑稱許韋兩公蓋旌陽神而施於政其粲然日可見者皆康功田功之實武陽政而幾於神其穆然深慮於人所不及知者皆陰惠陽伏

徒講德洙泗之上以垂教萬世其家法如此孟子推尊願學亦惟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先生誦法孔子者也始讀書庐山豈無意於當世乃長沙決幾端明長往此亦必有所謂晏嬰武叔之遺義不可苟留者先生其得已耶退築書院聚徒講肄出處大節固儼然孔氏家法矣程正叔憫憫天下國家而於去就却不放過一步陳石齋舉宗自然靜養端倪而必以名節爲藩籬未必非效法先生與黃饒同趨者先生之學豈盡無傳哉錢文肅王文端諸前哲咸有咏庐山書院詩爾輔之後爲宣令請祀先生瞽宗兩臺而下並蒙表章兹三鄉俎豆名賢先生實正首位夫非學有眞得精神長在何以得此於七百年間哉七百年後有孫如講能使南唐舊物歸然如初則先生又可謂有後矣即世儒志述所不及於庐山何

之先徵兩公吾郡其魚乎武陽之復東西湖之治代有作者而予耳目睹記則新安范公以歲之侵民有餘於力不足於食公給其所不足者以用其所有餘者用能修武陽之業以通九津湖益治民以不饑久之湖政復弛沿湖之民相與私尋尺以自附益編籬葺圃隱湖額以爲常即清丈之令下而吏益擾民僞益出湖有魚課三分其課程一輸將作二隸郡以故當事急在課而緩在民每歲冬則竭流而漁澤若焦矣而沿湖之所棄餘率皆湖受之故源瘦而委涸湖額日縮不可致詰霖雨暴漲至不能泄兩學宮先受其病竭流之日必有眚災應方數十里瓦礫和望向所謂潦則虞墊燥則虞火復如武陽時矣歲丙午莆田盧公來守吾郡郡中城郭溝涂之

博士之請條湖政七事上之兩臺報可而公身率長吏巡行相度鳩役受直程能覈工而伐石線以爲周堤寬隱額之過於前示盡一之政於後且也濬深以實岸增高以受浹物不棄於近力不疲於遠事半而功倍矣復慮竭澤貽民之災害爲之多方節縮郡帑費七十餘金兩邑各改編二十餘金以抵將作之課申禁請佃以杜方來戊申公晉副觀察使而堤成堤長五百五十四丈有奇濬治稱是橋西立梅子眞祠與蘇徐兩亭跂峙而三於是兩學宮之前其平如砥其環如璧渊然澹然蓄而不溢注而不閟已酉得旧者稱盛灾嘗不作蓋其響應如此郡中嘉成事將刻石志遠而徵詞不佞夫不佞蓋受屬湖上者竊以爲武陽之精神與吾郡相終始即一湖之沿革由之則地其來久矣而當事者不來其所自始豈不惑哉夫官不知湖之利而後以隱額爲利之二者其蔽一也公爲吾郡公以歲之侵民有餘於力不足於食公給其所不足者以用其所有餘者用能修武陽之業以通九津湖益治民以不饑久之湖政復弛沿湖之民相與私尋尺以自附益編籬葺圃隱湖額以爲常即清丈之令下而吏益擾民僞益出湖有魚課三分其課程一輸將作二隸郡之初曰大作五曰惠心惠德此益之實說之符也公業以大加諸易有之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故益之

楊忠愍祠記

劉曰寧

忠愍祠者祠故五官監候楊公也諱源江西豐城大路里人公狀貌魁梧目直視少習天文諸書父瑄爲御史劾秦石亨曹吉祥論戍亨吉祥誅徙瑄視海道堤決海鹽民患之公曰瑄不死鐵鎖幸而死此予其以身爲璧馬耶遂赴海會有大木起水上乘之不死頃之堤成賜祠海鹽縣源初爲太僕主簿上書左遷應詔徙五官監候正德初詔宦者用事瑾最幸久之典兵柄元年七月公上言臣備員占候誼得以職事諫春秋謹災異事應具存臣伏見近者心宿動搖心固明堂天子之象陛下不可不戒不報冬十月晦京師霧亡日公復上言此陰胃陽下叛上之應臣前疏哀籲臣無仰心涼血之忠吁天無効在禮父母有過一諫不聽則再諫臣昧死以聞瑾怒矯詔杖公幾絕瑾自以多行無忌憚起而少師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免歸

杖艾璞戴銑薄彥徽李夢陽崔滑王守仁姚祥張偉徙戍有
差中外以目閣學士李東陽拱手而已公發憤上言自正德
二年以來一向占候熒惑守太微東西往來太微帝座也應
在君側宰臣陛下早圖之璟匿不奏矯制杖公數之曰監候乃
亦欲爲忠臣耶械之肅州及河陽創甚死妻皮氏斬廬敕龔
公古城瑾誅御史唐龍上言故五官監候楊源父子以諫顓
源三諫死道路蘆荻掩骨昔劉安世七徙惡州猶獲生還至
如源者尤可悲涕其請錄源後楊氏微讓寢嘉靖某年河決
古城塞廢皇帝二十六年巡河北僉事某議築公衣冠驛東

門都御史御史上書請賜源謚祠春秋制曰忠愍其令有司
奉祠祀余讀楊公事蓋重傷臣職云監候非閒散吏耶位卑
罪言高計免者辭與事去乃又曰不在其位禍也夫夫獨不
曰致身者忠耶冥言官哉公從容懇切死其職仁矣乎仁矣
乎死監候非敎皇帝意帝悟瑾伏誅公後諸臣白所謂官高
者望遠秩薄者名微即身歿且然耶資格業以限人不收效
又令自解免斯足悲矣上曉然市駿骨樹之風聲藉令肉食
者鄙將何解於忠愍或問河決劉子曰正德諸臣之事難言
矣長沙謚芳宇壽死劉忠宣成公尸人耶天耶孟子曰浩然
之氣至大至剛則塞乎天地之間

按此文自余讀楊公事以下文理不可通疑有脫誤以其
爲忠愍祠記應存此文無從得其原集校正姑據舊志採

贛溪濬河記

贛治前有小河僤受小舟自昔商賈罕至貨賄弗流居民負
戴不賴舟楫之利顧匪好勞也以導河於芙蓉罐於圜陂勢
乏奫浩中由猴奎陂抵龍鳴拗水縈紆走石間激以風濤則
建瓴括矢又不少噴雪排山之勢即欲方之舟之有所不可
昔介庵先生有慨於中嘗博採衆謀獻書闕下決篙開濬以
貽永利時有司視爲緩圖且奪於兌運之說有力者又從而
齮齕之議格不行識者悼焉今上癸未不佞竣滇事過家邑
大夫省庵王侯以介庵之議來咨余甚韙之既又以咨養默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藝文　八十
詹子養默益韙之且爲之指陳利病學書事宜籌摧財賄一
借箸間河流之開濬明於指掌王君勃然曰非養默無以共
此養默亦曰是誠在我於是偕仲子季庵及好義者何濟通
等相與上下原隰跋歷崎嶮相度地勢剏調人情務出百利
毋遺一害時有建引水之議者謂水界崇仁鑿山可通養默
曰是激之也彼趨而赴壑難與爭利有撤建閘之議者謂時
其蓄洩舟可通行養默曰是障之也將壅而潰所傷必多有
申請命之議者謂與除之業惟上制之宜如介庵故事養默
曰是諉之也然苟利於民亦上所不禁於是訊吉祀河裒貲
鳩工經始於本年雉賓之月而以無射月告成閘者以濬隘
者以闢紆迴者以徑分流而漫衍者以匯以淪石之可徙者
以徙其不可徙者以斧以鑿昔之負特巉巇者皆以擇以勤

而水之淜湃洶激者亦以洑以徐一時進艘操舟者咸集郡
外山僻居民不覩舟楫者日聚觀如堵相與舉手加額以謂
千古勝見即連檣輸粟猶然爲韓中丞所慨而負擔者賴以
少息而商之什一居之積滯者亦稍稍遷化王侯之所以遺
吾樂者將世世賴之謂爲百世之功非耶之役也財不煩官
而因之於民力不煩民而因之於水事無廢時不擾而集此
唯王侯之獨斷仲子輩之協謀而殫精矢志毅然倡之則養
黙之力居多吾是以知士君子欲動衆舉事者不可不樹望
也夫河之開濬有利無害人具知之然昔重以明旨寢格不
行而今舉之於士庶介庵挾名位之重欲行之而不得而養
黙乃以一章建倡之而有餘借令介庵之時得養黙一二輩

則其事必不議格而其功亦且告成而不至托之空言然介
庵始之養黙輩成之信乎成事在人而得人之爲難也故得
養黙而介庵之議不虛王侯謂不佞之言乃可底績吾樂之
利將與河俱存所謂觀河洛而思功者不佞於此亦云

姚翼

重修金川書院記

金川書院者學使空同李公檄淦尹黎公鏞創建以祀故中
丞練公子寧之所也其地在邑治東北二里前爲門二重各
三楹門之內爲堂以妥公之神堂之後爲後堂李公扁其門
以今名扁其後堂曰浩然公淦之東山人遺址尚在而善政
鄉有地曰三洲者亦稱練氏宅蓋公別業也三洲故亦淦土
嘉靖間析淦六鄉爲峽江縣三洲遂屬於峽故峽請於當路
建公祠淦人士以公本世居東山之麓其遷難也東山人以
公黨坐戍者至數十百而三洲無一逮者左驗甚明峽不得

新建定南縣記

贛治以南信豐安遠龍南三邑之間高砂下歷二保與嶺東
岑岡接壤皆重巒複嶺盤谷邃峒頑獷之民多負險梨據自
相掎角爲三巢宏治以來累勦累叛反側不定者非其地去
諸邑遠政教有不能及歟嘉靖末年督撫吳堯山公深爲此
慮一日集議議定諸峒之策將官曰勦有司曰撫乃並用其
謀檄參將蔡汝蘭勦滅下歷知府黃宸撫定高砂岑岡二巢
隨議建縣爲善後圖而堯山以遷去未遑也隆慶改元之明
年張鶴樓公繼總鎮首以此事謀之監司牒下有司議論名
諸父老詢之僉曰三巢向與下浰橫水爲聲倚下浰橫水之
土非建崇義和平二縣民得至今安乎三巢地若循二縣故

事又何足虞焉有司采所言以隊張公孤其事以請制可
賜縣名定南縣即龍南高砂下歷橫江三保安遠對大小石
伯洪二保信豐割南方上里員魚遲腦及澤慶上保龍頭頭
內坑諸鄉共分爲里凡四丁凡六百二十有奇糧凡六百七
十石有零適地理之中蓮塘之陬創立縣治繕修城垣凡四
百三十餘丈公廨學宮鋪舍以次興建約費公料七千八百
餘金設知縣典史教諭各一員凡官吏俸薪馬丁門皁取諸
贛興等邑之裁減冗員生儒廩糧齋膳其祭祀鄉飲之費取
諸沒官田稅一切徭役取諸龍南信豐二縣之裁革機兵其
殘氓散處四方者招復其故土首率其徒聽撫者悉令徙居
於郭內其子弟之俊秀者掄而羣之於學又疏濬谿河以通
惠潮之商賈越三年夏諸務底緒新民稍輯而余亦以轉秩

行迈今僅歲餘余復承簡命叨總此鎮新民父老率諸子弟
稽首轅門具言邑里無復有雞犬盜竊之入學者恂恂然
若素習經業之儒生余訶而數曰朝廷政教能化導人之速
有若是哉監司大參施君率有司請爲之記余思建縣設官
非爲弭盜安民乎然漢時渤海下里之盜一刺史治之盜息
且化率爲善鄉何俟分邑分民而專轄之以一令耶況近日
郡縣往往盜發城市又可諉之政教之所不能及耶然則民
之理亂亦視有司何如人耳使有司匪其人縣固徒設也此
鎮舊多盜窟自陽明議建和平崇義鶴樓議建定南則盜窟
盡民屋矣余今日與監司守令詎復有他議哉惟原二公所
以建縣之意撫新民而生養之使自樂爲渤海之民可也不
爲建縣之議不將爲民厲者耶余故記之與司民牧者共勗

忠烈祠碑記

呂若愚

隆慶己巳春一月若愚領檄持眾瑞金乃披圖籍考其沿革
風俗與夫仕處之賢以時對酌而師法焉有劉公鵬者登
元壹二年進士知莒學擢御史朝廷欲相蔡京陳章諍之不
報京既相肖讓復玉氏學籍元祐黨人鵬諍益力遂出知潭
德秋滿召拜諫議大夫鵬以言不行固辭不就出知壽春府
子名舉夔以恩補北靖州靖康中金人陷州衆夔不屈被執
後以蠟書歸洩敵情會秦檜主和議反以其書遺敵遂遇害
爲之掩卷歎曰大賢哉有一人焉邑斯重矣矧又父子耶以
是往來於心思得拜其祠墓禮其子姓以爲邑重詢之半載
無聞乃僅得所居之里於北門外舊井存焉既而晉學宮弟

子及公弟劉鵠之子孫始得二公之略如所傳不謬噫以公
之父子人品即傳之天下可也乃奚捋之邦亦幾於泯滅無
傳今佛老之廬一邑且數十而一廬不下千金顧二公不得
享一第之籍皐陶矜而若敖餒人心將謂之何余以爲風教
所係乃表其故里建坊扁於通衢列其事跡請諸當道創祠
於醫學之前別置田以爲祭祀葺理之需命其族孫一人世
守之乃襲石爲麗牲之碑而系之曰忠義之在人心也其天
地之幹也哉而人罕有全此忠義者大都利害之較太深是
非之斷不早顧慮觀望之念重而貞固迫切之誠微於是首
鼠喙息自爲得計又或言方上而懼誅諫未再而就列其初
也奮激於時勢之臨其既也消耨於回翔之頃不知人臣之
分共而不二其言也以盡心也非訐以沽名其死也以致心

也非敢以爲烈是故言而行也則身與俱榮言而違也則正
再至三而後去不忍以其身與奸邪共處非其義不敢辱其
生得其所亦不敢愛其死若劉公父子清風勁節其致共畢
分而全天地之幹者乎是固萬古風教之所攸賴踪跡所至
皆當特祀而況其鄉里宅墓之所在乎此祠之所以由成也

重建白鷺洲書院記

劉應秋

江始於隆慶庚午十一月立碑之日則辛未二月望也
洲在郡治之東跨江中流延袤數里狀如游龍青原神岡天
瑞諸峯左右拱挹入其抱顓江合盧禾二水循涯而西小者
泗潏大者澎湃出乎爲履之下居然郡中一形勝也自宋江
文忠公萬里守郡以吉州爲二程夫子過化之地即洲建祠
祀六君子創書院以居諸生理宗嘉之賜額置山長於是洲

名著稱幾與金陵埒矣歲久圮於水已又燬於兵遞修遞廢
遞遷不常有司僅存其名爲故事故址日頽半爲鮫室殘碑
斷碣時猶隱見於沙磧水區之間論世者憫然太息未有議
其興者誠難之也將山川有待而靈耶太守汪公來治郡之
明年政清訟簡公庭多暇孳孳以化俗作人爲本務乃簡十
校之士課肄而手校之問者進而與之道古誼稱先輩一時
文學斌斌自喜以爲得師則聚族謀曰有侯若此真千載而
旦夕哉夫非白鷺再造之一會乎退而謀諸紳韙其議相
率以請於公公諦觀之躍然若有當也歎曰興廢振敝寧異
人任乃考圖度基鳩工庀材剋日而興事增庫墊敬聚石爲
臺崇九尺修二十五丈廣視修十之六南有重門北爲蒐閣
有堂有樓有池有亭堂曰道心樓曰風月閣曰雲章其下曰

山長廳亭曰浴沂皆仍宋時故額而總署其門曰白鷺洲書
院云閣高五丈翼以欄楯可頫可眺杳嶂環青萬頃一碧朝
旭夕陰花雨濤雪千姿萬態靡不呈奇獻秀於檻檻席几之
間書院之大觀備矣前乃爲樓五楹祀二程夫子而以一峯
整庵二羅先生配之又前五楹所謂道心堂也閣之後植竹
萬竿洲水支流繞出其下可濯可風是爲浴沂亭門以外爲
月池環池左右翼爲舍百楹擇九邑之髦俊講學於此當兩
冀夾路之中爲坊者三曰理學忠節名臣斷自歐文忠楊忠
襄周益國而下若干人皆揭其爵邑姓名以備一郡偉觀極
臺而南聚土築堤以捍衝決廣三十丈有奇周五十丈有奇
高稍臺倚臺而東建庵曰淨土沙門守之起自壬辰十月落
成於甲午三月帑不費公調不程民郡人士莫不色喜以公

之命屬秋勒石記其事汪公名可受字以虛起家庚辰進士
其爲守廉明而有至惠治狀直追古人當別有表著不具論

新建鍾靈橋記

蔣如奇

信當八省之衝而郡南大江從懷玉諸山水若建瓴下闖越
往來自皇華使以迨行旅輿馬徒役輻輳於斯向嘗設浮橋
以濟而洪濤激射鐵維易蝕蝕則七十餘舟遂若漂葉行者
淹日磧坐遥相喚一刀抵岸則競渡爭先或不勝載往往覆
沒傷人爲多前守俞公謀易以石闔郡歡踴贊其成計費八
千九百有奇而驛傳朱公出郵羨給之朱故上饒令易以石
其雅念也強半就緒俄江流驟溢商木結筏乘漲而下衝擊
盡圮其年冬不佞以民部郎出守信甫莅信詢民間之急而
像友戚守鄒君通守吳君司李李君僉曰信徼天幸頻歲於

民不病饑而病涉郡南之石梁最急也已而詢之薦紳以及青衿僉曰信以風氣奔瀉故貴不再世而富不百年若直趨南而梁之寧惟孔道之不梗將風氣攸賴人無不樂趨事者已而復詢之耆耇又僉口疲如信而行李之留滯者舟楫之推折者膏血之飽魚腹者問諸水濱職無梁之故曷若梁之便於是請之中丞房公借驛傳支羨若干緡罰鍰金若干捐俸若干相與謀經始得址於舊橋基之東數百武土剛而涯迫可以永久起辛酉仲春至癸亥孟冬而告竣厥修若干仞廣若干執行者足相踵目相瞬而歡呼相屬曰今而後庶幾無病涉哉先是涇霖爲災毒蛟乘之滿溆幾及於脊人無不爲新造危者兩霽水落砥然如故得天也橋未實以上行者絙木而度忽而溝之民不名而舂錛交集堅若厲矣矯若

垂虹得人也天與之人趨之壽藩臬司培植之左右僚屬協贊之縣令經營之而僧明通復任事而終始之不佞何功之有焉橋成有欲以蔣名橋者不佞謝之曰昔李冰之橋於蜀蔡襄之橋於閩被以七星萬安之名不聞以姓夫豈有意焉讓乎其心必有不能自居者矣自是而賢哲代興敬從薦紳多士之期而表之曰鍾靈云

二賢祠記

王時槐

祠以二賢名蓋爲安福理學布衣劉兩峰石峰二先生建也祠在復古書院茂對堂之左維時吾吉郡侯內江曉山余公邑侯烏程鳳宸閻公皆以通術飭吏治先教化而後刑肆政理民和既底成績尤思表揚先輩名儒之教行者以風多士以二先生不干仕進踐義愼身力探正學後進慕服人無異

情今揭館已久家世衰落而士論愈欽二先生躬行證實於斯爲具徵矣是宜專祀余公既主其議閻公曰是吾責也乃於鶚歷甲申春相地構材特建茲祠踰月告成洵吉奉二先生木主入祀焉以時櫬昔嘗受學於兩峰先生之門沐教最深而於石峰先生亦得瞻承於從游之末委命爲記時櫬詛不得辭蓋嘗謂士之學也以志於聖人之道夫以是道而自修於已也貴踐履不貴虛談以是道而交修於友也貴直諒不貴阿比兩峰先生初爲邑諸生則已毅然以希聖爲學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而矜莊嚴重語默作止必揆諸禮凝然竟日不少踈懈及見陽明王公論格致與宋儒異殫精沈思至廢寢食恍若有悟久之得讀傳習錄遂決信不疑獨體

也即請於督學憲使乞歸養母已而慕吳聘君康齋先生之風得其書喜讀之會陽明王公開府虔中則往受學焉居常盛氣雄談朋輩有失輒面發赤攻之與鄒文莊公友善然視公所爲少不愜意必直言無諱以是公益重之時時舉邑中民瘼告於公公則達於當路興革之邑民大蒙惠利皆曰鄒公有德於我而不知石峯先生陰贊實有力也嗟夫二先生往矣今欲求踐履不爲虛談如兩峯先生之自修於已直諒不爲阿比如石峯先生之交修於友者其可復得乎然則我郡邑侯之建祠匪直以尊二先生爲近代卓偉之賢贊以襲吾儕之志學者宜取法於斯也且末世鄉利或以其人與其子孫之名位顯赫而得之今二先生皆布衣其後嗣且式微而我郡邑侯以夫義特祠之此其宏識遠度豈凡近所可企

改修安遠縣學記

鄒元標

濂江在章貢雖僻遠然自宋陳公剛中明宋公濂過化之後稱名邑也先大人傳經茲地最久嘗語余曰是邦峯巒霞標澤流清曠詩禮雲仍故家濟濟青衿濡毫舐筆豪於文者不少諸瑰奇慕古名儒可肩鴻劇者亦不少顧其與有日小子識之又曰學校之設倣古黨庠術序微意而重在明倫今以科名詞章爲軒輊古稱三德六德九德者非數子習與諸士人遊惇迪與常追古名德比肩接跡夫道之所重在此不在彼小子辨之先大人逝且未久口澤如新一日博士羅慶陽徐崇正遣都講杜宏毅等持狀來請曰邑學故址圮廢而測

景者謂丑未向非宜欲更坐癸抱丁諸士屢請而委與廢於不知者衆幸天以區侯至敦崇聖緒力從新請堂廟齋閣門廡庖湢之屬盡更舊向計費金錢數百緡侯捐俸與諸義助者各半役不煩民營不經時言言翼翼江山爲麗惟先生一言以詔來茲子觀今世列聖涵育蒸陶文教宣卷上以經術陶植海宇雖遐陬僻壤罔不以造士爲名高也然有勤有怠難以強同在昔蜀本樸陋文翁以刀錢布帛遣子弟受學京師故蜀爲名邦文翁之化至今不衰儻在齊魯何以稱焉子產一霸國之臣與人誦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夫不以士視士而以子弟視士振彼頹業還之視聽故曰子產古之遺愛也侯庶幾與古人比烈昔歐文忠公記吉州學喜李侯學之立惜其不久任未睹學之成予竊謂植樸者猶種樹然手而種之旦旦撫之朮不勤采顧茹其實者未必手植之人勢則然也今吉州人文甲於海內李侯之休聲增崇今侯治邑且四年所特簡伊邇無論今師友鼓唱咏歌憲矩即他日雲蒸鴻漸如吉州鄒起孰能忘侯之澤哉諸士勉之予雖老欲扁舟聽侯絃誦并同諸士歌薪樵閱宮章答侯明德侯名大樞字用環號濂園廣東高明人世以名進士起家督理諸生郭曰章杜弘遇杜漸杜宏祐謝良頴孔教謝龍賴孔傳例得並書

仁文書院記

縣庠水流而東匯爲鑑湖汪洋渟蓄左有地隆然高阜相傳爲鹽倉巔俗名東義倉倉從入官舊廳辰江陵盡毀天下書院市地歸民閭海寧陳侯令茲邑謂余居湫

臨以俸易而歸余發未余濕塵省垣以復書院請上報曰可余折簡歸其地於侯已侯陞比部去蘭溪石樓徐侯至余巾之曰此故辱名禮讓之場荊莽蒙翳久矣開茲堂與心待來學其侯今日事乎幸無讓侯乃筮曰卦材鳩工以義士婁世潔董其事爲屋三層繚以周垣翼以重廊視昔倍加宏麗名曰仁文書院謂吾邑仁峰舉掌文水縈迴館介其間又取曾子輔仁會文之旨令多士知所取裁侯甚盛美余謹捉管爲之記曰粵稽上古學校庠序上無異教下無異學樵釣屠販即人而道在即地而學寓書院古未有也有宋諸大儒出開明聖緒如白鹿鵝湖石鼓嶽麓皆其過化名區後踵其跡者書院遂遍域中亦倣黨庠序餘意輔學政之所未逮云蓋學政廢勉士師之所督責父兄之所期盼子弟之所傳領惟

佔俾是習稍一談正學相羣訌譁以爲是不利進取至書院非脅明盛服不臨非仁義不談泳斯游斯有不翛然內媿勃然神悚回心嚮道者非夫也夫學難言矣夫子以正學爲七十子依歸得其宗者莫如顏子觀其問仁曰克已復禮爲仁其自敘曰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曰言仁則未嘗及文曰博文則未嘗及仁茲得無歧而二之乎雖然夫子所謂仁者非枯槁寂滅之謂義禮知信皆仁也宇宙之至文在焉所謂文者非泛濫詞章之謂視聽言動皆文也吾心之至仁生焉仁也者即性也禮也文之樞紐也三代而下善學顏子者莫如程伯子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存得便合有得而世之識仁者以窮索爲妙悟以防檢爲戒愼而仁遠遠哉乎非神明默識之君子孰易言矣漢高祖劉邦

嘗詔儒講誦絃歌不輟故曰嘗嘗文學自其天性余吉惭緇海內稱爲鄒魯往學禁方熾獨余吉不少變仁爲已任纔往開來吾於諸君子有厚望焉元標進未得行斯道於楚俾鄉子弟孝友忠信雖雖翼翼庶上不負今天子明聖之世下不負良有司振作之美而余暖暖欲開斯地之意庶幾其不孤也歟

重修臨汝五賢祠記

臨汝書院創自淳祐戊申常平使者黃公去疾祀于朱子其中已燬於火自庚申至辛巳凡兩修元末明初兵燹之後鞠爲茂草嘉靖戊午郡守王公著鼎建南湖之濱而久且圮桐城劉侯燕及來令是邦慨然以倡道維風爲已任請於郡太守翁公及督學蘇公觀察王公欲一新之成報竣可侯乃筮

者並諸先生一堂令後世步而步趨而趨吾道幸甚劉侯欲其言複以聞於刺史及兩使君復屬侯議而祀典告成事侯乃命諸生臧惟吉李東壁等來徵記余惟斯道在天下猶元氣在人身人身一毫痿痺則不仁不仁不可以為人諸先生吾道之元氣也作之前者愷愷皞皞繼之後者文質彬彬緜緜相繼侯之為臨汝張元氣樹標的者遠矣蓋嘗論斯道未諸身必質諸鬼神無疑最難言自信其心而後能信天下人之心而後能信千萬世之心苟毫髮疑晦疑似未能灼然無疑即已且不自信而矧曰人一世且不可矧曰異世今諸先生上自觀察郡邑守相及縉紳大夫下至里巷無遺議必無疑也可知雖然孟軻氏遡道統五百餘歲論見知聞知寥寥不數人蓋其慎也語云千里得一賢若比肩生從淡從困衡百折來蓋淡為德基而困則德之辨者世儻有入聞吾道而悅出不以紛華隕志者乎則有諸先生芳規在爾公名汝進仁和人劉侯名孚昌桐城人

崇儒書院記

撫州海內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晉元獻王荊國曾文定陸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聚學躬行斯文啟宗邊荒遠裔且私淑而組豆之矧其鄉乎先是明水陳公以學為郡人士倡曾祀象山二吳於臨汝已盱江近溪羅公至止會請禪制月餘別去諸縉紳繼峰舒公谷南高公愚所陳公景默曾公二曉黃公若士湯公後先議曰吾撫在宋黃勉齋氏制有南湖書院以開來學是時人材彬彬家有絃誦今吾

國池塘掩映竹樹蔽虧頓還南湖偉觀顏曰崇儒書院夫以廿餘年不克就者不二月告成則郡公邑侯與學使之所感人者深也諸公將涓吉祀諸先生於堂徐子允修持明府吳公侍御周公書及學博李公所志書院顛末走吉水謁鄒子元標為之記

郡侯魯公祠記

朱吾弼

錢之屬邑三皆敝極矣而高安為尤甚高安編戶不周百里考之唐宋賦額五萬七千二百石有奇國初定稅因老人黎伯安奏希爵黃輒以偽漢借增之數報入遂累至十一萬八千七百餘石所虛溢倍民疲通積二百數十年來江以西稱最嗣厄於丈量之金別駕又厄於溷則之廬令尹故糧無分田下則上派輸將弗前民不以官病官轉以民病官民交困

非朝夕矣院司道府莅茲土者目怛心傷於萬歷十九年者
民等泣奔叩閽奉有旨行因公議均攤通省每石儉於毫才
會有力者修郡陰持取結票擬雖無偏黨碩畫竟成畫餅而
高安虛賦之苦徹中外矣監兌周公撫兖王公各有疏請欲
得比於陝之上疲而縣官考成除他賦足額舊例一項以二
分爲率已蒇爲令頃東隅用兵司農急餉且執全數以責守
令守幾削籍令之被參罰以去者踵相蠭也嗚呼百姓如此
其苦功令如此其嚴積逋如此其多守土即日鞫答其民無
救於褫罰究且官茲地者畏避如阱勢必至於無官民而後
已郡侯魯公初下車視其田蕪虛甚殫寃盜充斥饑寒流徙
載於路薦紳之家鮮有蓋藏徵發追呼之苦叫號村落公撫
膺嘆曰此誰非王之土地氓庶而令困疲至此極耶因進鄉

紳父老子弟問其疾苦檢往牒所爲求寬賦而不得者爲悉
其苦狀牘而上之且束裝於室曰此牘行則留不則解組去
往士民環公攀泣公曰吾以一官徇地方之急萬一上人念
所以去之故而有損於地方之害何愛一官終不忍坐見此
顛沛而苟且旦夕幾幸無事以去矣於是撫院韓公首爲動
色會疏請命下部議允舊例寬七徵三幸徵明旨一時士民
塗歌巷舞以爲二百餘年倒懸之苦至此已極非公誰爲生
我者亡何而公且衝憲命入西粵矣士民攀留無計若失慈
母爭相釀金構祠於贛官之左以尸祝我公而屬余爲文以
紀其事余惟祀以報功公之治郡其他不具論惟自公之來
吏治凜凜不敢需一錢胥徒有楊廢而立者案牘隆隆片時立
辦兩造盈庭單辭立決而囹圄常空村落雞犬向所苦不寧

建陶白祠記

葛寅亮

陶白兩公品超千古而皆寄跡臨山石俊峯爲臨山長甫入
郡逾求兩公遺緒靖節祠實遠在楚城柴桑山下所謂通書
院五都館歸去來館醉石濯纓池又僻在南康棗里尚未之
見也白公祠舊在郡西溢浦門內徐鉉記之久已化爲烏有
郡西所建忠節祠又以李合陶而陶與白郡城實未有專祠
不佞慨然撫掌曰以李合陶何如以白合陶陶白分祠又何
如陶白合祀時有賢余者曰陶公爲彭澤令八十日耳白公
雖貶江州司馬結草堂香爐峰下然猶再遷刺史一名祕書
一除賓客一拜侍郎會昌初始以尚書致仕出處微有不同
乎余曰陶不得不八十日白不得不尚書出處政其所以同
也夫陶公之詩篇篇有酒然意不在酒特以酒爲寄而白公

居東都亦佩壯乃弟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此其得趣豈真在酒哉故陶以無絃寓素心而白亦托琵琶以見志閒其居常與萬山僧為密門友平泉客為山水友而又與楊慶卿為姻而不累慶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善而不黨元稹僧儒焉裴晉公所推而不由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深嫉此其恬澹高遠香山居士與五柳先生固無兩也客乃憮然曰陶白同調如是今為公生同時陶吹塤白且吹篪而和今以陶白並舉真擬行共倫矣其亟謀所以合之頃因新闢南薰門循城而轉稍右步武乃得一區負城城如半壁前瞰山川隔嶺圭壁蓮花諸奇岫冉冉餘霞散綺又平視南湖四時波光瀲灩與市塵絕遠無幾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亦彷彿流水閒舍下飛泉落檐間者遂庀材構屋二重屋不甚高廣陶環堵蕭然自亦木斲而已不加丹欲其稱也增前田若干畝擬彭澤公田或可稱三之一以守僧糞之充香燈暨賓焉田外池方畝許岸緣以修隄翳然高柳人從柳中出入固不穫如草堂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然宛然宅邊五柳雖謂白公由草堂移造淵明故居可耳世稱元白稱劉白余請更稱曰陶白二公亦為首肯未可知也

重築西成堤併建閘記

郡城自廬山來復返而向廬前迎九龍諸派滙為南湖是南湖者郡城之所吞吐而仰受灌輸者也湖之水西行合龍開河復北折會於大江前兵憲陶公及王郡守以西隅缺陷築堤障之郡人稱曰新壩壩上成街巷矮屋短垣無慮數十百

一日壩上民涕泗交橫具狀言其等卜居有年而比歲淫潦為災春夏之交澎湃橫射岸刺毀如崩厥角散而之四方者不可勝計一百八十餘丈成麕石為堤前時石以單築故不能堅久而今內外倍之又加之使高星結基置雖懸河不能撓庶幾永永無虞也客乃憮然曰陶白同調如是今乃召諸有司問度經營出入無所阻而西成閘者復請於兩臺即於此排石為之屹然金斗呂梁之勝焉水將落而閘水滿湖危瀾不生望之疑明灘疑水鏡益不獨資舟楫之利郡城受其灌輸而巨浸當前又儼然增一奇觀矣堤之外為龍開河舊有浮橋列魚苗數十艘艤岸以俟客至舍傍有彭蠡門閘至今巷口稍遠令移水濱前絕河而度以便行者即名龍開渡而一切工役皆以稅犯鍰金為之不用民力一日工既訖不如理家事不佞敬佩服之無敢失尺寸但恐輿梁徒杠不成俟為紀其歲月昔紫陽先生守南康實築有彭蠡門閘至今享其利不佞豈敢窺紫陽外藩但以民事如家事理民事便雖乘輿濟人猶蒙子產之誚也

重修東作門併決塘開衢記

循南薰門而東且北為舊東門今閉所從來至遠而相距百丈許有迎春門為江城入脈處止通近東村落樵採一路與老鸛塘隔若天塹老鸛塘者枕城據回龍上流長江政在目睫而行土壩壅閘水道不能容魚船出入凡帆檣來自白下

三吳需次出關者南岸無可泊雖暮夜必北瞰小池口勇張常迫風不可度秋高水落則江北又如螺螄沙築坦然下陸乃檥船白浪顛濤中相顧失色謂此地為破家洲矣一日閘郡士民來白前狀請開老鸛塘口并開舊東門去老鸛塘尺五開塘不併開門行舟泊塘下者無緣入郭內或開門不開塘則郭內僅通南北短轅輕輅而長江挂帆如鱗如織者故無到肆交市理是以萬歷癸丑二月某日先決老鸛塘口於六月十二日開舊東門併開迎春門時值淫潦江北一望數百里汪洋若大海春禾秋稼不得顆粒登場諸負妻挈子寄罷牛羸犬逃而之他方者無慮千萬指不佞為之愴然用憤皇祐吳中大饑范文正領浙西諭諸守大興土木以賑饑者余乃檄委官盡募為東門諸役迭水民爭扶畚鍤趨如歸市

未決旬而門落題為東作門新築月城立兵馬司潯陽驛故在城而茲改於老鸛塘口即北郭外也俯臨大江以便南北之徑渡者驛傍舊有白樂天琵琶亭今與俱遷讀江頭夜送客之句疑此地近之門內亦開三街一自門直入至道左折而南通大街為東聚街一自門右折而北達北門為北聚街一自大街亘後某巷北至社稷壇為中集街而後集巷者則由北聚街支分直達都府皆在城東北隅草萊中而雙夷之其甍街貿地募民建居悉如南薰門例亦不數月而誅茅結屋者林立蟻聚業以千計雖然猶有憾決老鸛塘口僅夏秋間舟達東門耳冬月水涸即不得入熊濬之使深則經年皆可檥舟既避風濤之患且通貿易之利城東列肆當不減城西而以塘高難濟源短易淤議未一也余剔其地塘底濬深一丈七尺即冬月可與江平而去歲祈決塘口今茲止二尺寸數年稍一加濬自不為患其工役約近二千金即可為萬民千百世利業已區畫其費而天下事有難如願者予志慨初服恐貽不了之緣致釀築舍之議遂不克舉受之以未濟終焉已

築封郭洲提俻修閘記

封郭洲者在江北其堤綿亘三十里民田可三萬六千餘畝而湖池也田亦幾其半江北蟻聚資以果然者數萬即江南素封大家爭貿為平泉陸海歲大熟收常倍江南綠菓芋菽及縣官租賦所不給者若以此為外府獨苦江流憑陵春夏水大溢全以其利予波臣先是萬歷三年督撫楊公觀察魏公始築外堤易沮洳為塲圃二十六年直指史公又建石閘以備堤內之蓄洩歲癸丑淫雨大浸稽天前所築外堤潰其七口新建石閘亦崩圮十之三余乃亟發贖鍰及稅犯贓金募夫培築以癸丑年十月某日始事告成於某月某日所決七口咸復其故堤長三千八百丈有奇悉培高廣之閘亦增修京城屹然無復可攻之勢即薛邁方張怒濤尚能挾其勝與波臣戰也稽邑有餘稅每歲扣貯五十金其軍屯在壩內歲助屯租十金計以三年一為繕葺若干金子護衛甚嚴時時防大盜之肚篋橐而趨也庶其永永無患哉

羅大紘

星子縣改建學宮記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其星子之謂與星子瘦縣也移城闢監塔治講堂履畝清賦改學宮皆巖務也以瘦縣舉巖務一之已甚而三年之內諸役並興豈獨星子人

懼即旁邑士大夫及相臨諸大吏靡不爲星子危者邑侯王
君儀寨曰不然吾聞採曲木不屢日銷金石不屢月星子雖
小固非曲木與金石也上固癖而吾以癖治之上愈硫磺不
足耕矣民固疲而吾以疲治之民愈下劣不堪任矣用固窮
且劇而吾以窘且劇治之用愈滯塞不堪理矣於是賦用寬
簡而不爲貸也民用廉平而不爲徇也文物用儉素而不爲
陋也行之期年遂成大雅過星子者耳目一新自是城閘不
便於民者縉紳欲塞則塞之石塔有礙於郡治者郡守尉欲
造則造之講院在鹿洞者部使者欲葺則葺之田賦虛實不
相當士民欲量則量之然後諸生言曰故學舍僻且敝願移
至城東南隙便候口令不造士無爲貴令矣士之游學宮如

而新學成地勢平衍風氣蔵蓄固池爲洋蹈城爲障山色湖
光相映發在眉睫間也星子治行大相稱賞署上考明年
侯移書并舉志見況曰不腆之役皆明德所馨也願爲校之
羅子曰星子移學豈貧廟貌地勢是更將以變士風也上風
之變在明其志意端其趨操耳在庠之士不過曰工時藝取
科名耳科名起則曰士風著科名多則曰士風盛孰知聖王
立學造士而設科名以進之欲其崇經術厚倫常修身慎行
以資世用居則爲儒爲金爲玉出則爲政爲龍爲光一士進
世以爲榎多士進世以爲泰故稱盛也學者明於建學故科
名之義而主忠信以端其趨則士風爲之一變孝弟行於家
仁義達於國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則士風爲

之再變達而行道以濟世處而講德以淑人正學勃興真儒
輩出則士風爲之大變風之變也人與地迭爲政頃厥地不
隘故移之既移矣變在士耳夫以瘦縣舉叢務事之難也因
新學變士習理之易也王君不因父老之喜且勤而勉其所
難諸士可不因父老之懼且汨而爲其所易吾聞之用愈滯塞不堪理矣於是賦用寬
縣貴家田園佐縣費有是哉爲星子士者推令君不愛田園
之心趨嚮正學變且在旦夕三年有成不待猶龍遲之使觀
世風者觀於星子而知天下無難事觀於星子之學之士而
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休哉

白鷺洲書院永堤記　王命爵

往歲辛卯不佞行役過里會楚靜峰汪公佩二千石章綬來
守吾吉既謁公宇下退而語鄉人士曰吾吉人文與城邇稍
稱非故吾天惠君侯起家泰官用能以經術飭吏治郡何幸
比居長安日聞公治狀藉甚莫能名大都興學育才惟修德
白鷺洲書院爲亟亟不佞蝯然弊鄙久之閱歲甲午行役復
過里辱公餽之書院升其堂恢恢如登其閣巽巽如臨
月池步號舍秩秩如已環視所築堤若帶堤屹屹如也爲之
低徊不能去公曰余無似徼諸大夫
文忠故事規制頗窄一仍其舊獨計洲當章貢灘水之衝弗
堤弗障弗永猶弗堤其存文忠時或者閼處以有今日余故
凜凜殷鑒謀之永新人別駕尹君舉孔以爲然遂屬董厥成
而費即其邑人義助茲舉也將永惜以無虞乎竊號堤曰永
子其謂何不佞居嘗評隲古二千石若杞之蘇堤滑之長堤
東郡之金堤秦之擇海堤汾之文谷堤類以是有聞曾無與

於逢掖至稱興學育才獨文翁一人跡所爲惟是選小史起學宮使弟子受業非有碩畫鴻規周謀長慮視士肆如家塾視有司傳舍如子孫世業二載苦心千秋盛事若公茲舉也者即文翁謝不敏詩之美魯侯以實增永哉斯堤亦擬之實嗣魯頌而興歌今之白鷺書院是已雖然都人士詎可於斯淺之乎窺公也夫堤之爲言坊也堤以坊水士之堤以坊身其經營注厝以坊民其卷石撮土以坊天下後世語云千尺之堤壞於蟻穴乃士趨微漓蟻痏攸懼高者矜崖岸卑者毀廉隅通者殉朝市僞者徼邱壑所以計賤死子風翔殉詔贈其官知縣盜起高安主簿袁珪亦以計賊死子風翔殉詔贈其官知縣以春秋配享公祠前後事載碑乘及採諸他記得其詳嘉靖初御史儲公良材行部至瑞首謁公祠檄有司重修之去今百有餘年世遠事湮祠宇邱墟木有建而復者余初至適秋祭見公棲神無所設遂以獻爲之愴然公血戰父子俱斃賊亦氣奪後舉者藉以收功卒貽地方安全今賴之奈何不爲公一妥侑使公露處謂報功崇德何無亦令聖天子御極四

十餘年休養生息天下又安兵革不試瑞父老子弟但知有棗馬之休而遂忘其枹鼓之警雖其吏斯民共享寧謐之久亦以爲可恃手卧治縱有馬革裹屍之志將安所用之其於公之祀與直玩愒爲奉行之故事耳余竊以爲非然也夫勸人以忠豈必殺身勸人以孝豈必赴死公之父子不幸相繼死賊本其慷慨激烈之志實以備兵爲事以安民爲急不得不親行陣冒矢石爲將士先至於被執而不屈視死若歸則所遭變然也方遇害時司道議以犒兵餘銀二千兩助喪公魂憑女奴言會司道郤之言訖而廢然則公之精英靈爽何時不在天地而其忠義激發何日不在人心即以公沒後不數年而有袁高安生父子之死一時烈丈夫之多豈非聞公之風而發憤討賊義不挫屈者與此足以徵公矣今

重建節愍祠記　陳振錫

瑞故有節愍祠祀贈按察使周公憲公楚鍾祥人宏治進士正德壬申間任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討華林賊兵不血中伏敗死其子幹赴難亦死事聞上詔贈公官諡節愍建祠祀之額以諡名并表幹孝烈與從征死事者偕祀後三年安義盜起高安主簿袁珪亦以計賊死子風翔殉詔贈其官知縣以春秋配享公祠前後事載碑乘及採諸他記得其詳嘉靖初御史儲公良材行部至瑞首謁公祠檄有司重修之去今百有餘年世遠事湮祠宇邱墟木有建而復者余初至適秋祭見公棲神無所設遂以獻爲之愴然公血戰父子俱斃賊亦氣奪後舉者藉以收功卒貽地方安全今賴之奈何不爲公一妥侑使公露處謂報功崇德何無亦令聖天子御極四

十餘年休養生息天下又安兵革不試瑞父老子弟但知有棗馬之休而遂忘其枹鼓之警雖其吏斯民共享寧謐之久亦以爲可恃手卧治縱有馬革裹屍之志將安所用之其於公之祀與直玩愒爲奉行之故事耳余竊以爲非然也夫勸人以忠豈必殺身勸人以孝豈必赴死公之父子不幸相繼死賊本其慷慨激烈之志實以備兵爲事以安民爲急不得不親行陣冒矢石爲將士先至於被執而不屈視死若歸則所遭變然也方遇害時司道議以犒兵餘銀二千兩助喪公魂憑女奴言會司道郤之言訖而廢然則公之精英靈爽何時不在天地而其忠義激發何日不在人心即以公沒後不數年而有袁高安生父子之死一時烈丈夫之多豈非聞公之風而發憤討賊義不挫屈者與此足以徵公矣今

萬歷庚辰進士

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能以公奮不顧身之心而忘私家之營又能以公子急殉父難之心而急公家之事則國豈愛無臣家豈憂無子哉此聖天子所以贈公祠公之意亦吾有司所以奉明詔表忠魂而維持世教之盛事也公之神於風化大矣胡可忽諸始祠雖重修而因陋就簡故日漸圮壞迄今始議建復既庀材鳩工自堂寢兩廡門廡仍其故址而周牆之外護以榆松擇齋士以奉香燈設鐘鼓於堂以時撞叩使達近聞之知有公祠在也工肇於萬曆甲寅秋月以乙卯七月告竣於是落成而饗之廟貌煥然新矣峴碑墜淚千古同然過公之祠讀余之言而不爲公一飲泣灑然矜奮者非夫也

郡伯鄒公縣學新田記

鄧澄

齊雲鄒公治盱修古二千石貞教作人之度鄉人士俗亦既駸駸然遵指嚮方矣已念士貧者人爲給終屬有限求爲均平悠久之道莫如買田給租於是爪期且及節俸所積於郡庠發金若干買田坊郭俾士之殷篤者掌焉若曰是於助貧庶其經連可繼者爾庠各有記里中諸士則以屬余余惟公所移檄德意鵠然溢於言表是直取鐫之石而足而又奚用它辭爲述無已廣公意爲我多士規可乎夫士雅不志溫飽而不免治生公固言之夫治生者將俯拾仰取一切與四民爭業乎勢必不能饑寒迫之偏責加焉郡邑師帥且儼然大父也子弟有急舍是將焉控之顧日環聚而有沈公之賢邑人則有王公之高巖眞籍人益顯矣斯閭之所由肇也與先生所刻石既已剝落無存其後周公止刻其

盈是不有以養士重乎四民有業惟士所業心不精則不能入念不一則心不精貧實以艱事於何有今也婚喪有佽俯仰有資可以玩心神明而一意乎詩書之府矣是不有以振士業乎夫士不必盡貧也不盡貧而往往患貧則溫飽之念移之此而後曉然知凌雜臨米非士也下帷精乃士也羣然盡屏其紛雜而獨味於淡泊之原上達於無欲之本異日者連茹而薦之成孰大於此故曰公修古貞教作人之度者也徙以優貧恤之衆引斗以活朝夕猶之淺已移檄具在獨引而未發余不佞得推廣爲之記用以告我多士俾無貧公之指云其田畝若租數具得列於左方

重修羅巖濂溪閣記

李涞

雩巖洞故多奇崔羅巖最著則以濂溪先生遊也先生遊故有詩宋邑令周公頌所紀嘉熙庚子濂溪閣成勒先生詩者是也考年表慶歷甲申先生爲南安司理後二年丙戌如興國大中程公令二子見先生則濂洛授受實惟其時至嘉祐辛丑先生始以國子博上通判虔州又二年癸卯先生行踪至雩都遊飴坑錢公建候四明沈公希顏遊羅巖正月七日賦詩刻石而歸而沈公者故以廉惠得民今祀之名宦者也當是時邑當巖王公鴻賓高踞名邑志載王公寄先生詩有臨別溪頭相誨囑之句則是遊也先生固一代眞儒而今則有沈公之賢邑人則有王公之高巖眞籍人益顯矣斯閭之所由肇也與先生所刻石既已剝落無存其後周公止刻其

按籍而稽指名而給無奔走控訴之勞而坐享匡困資糧之

詩而先生與諸君子一時遊賞之跡遂不復見閣久而地明
太守邢公珣新之邑人何公春更闢觀善嚴待同志之藏修
者陽明王公道之大書著其說於時邑人何公廷仁黃公弘
剛秉公慶麟管公登輩復彬彬陽明之門樓息茲巖以尚論
先生之學而一時鉅公名儒若歐陽公德羅公洪先張公綵
皆以訪學至其謁先生閣則皆刻有詩閣久之復圮兵憲沈
於是出官帑若干為經理費掇閣之中堂新之肖先生之像
頒其榜曰吟風弄月以前解焉為兩耳房堂之前亢爽異往昔
矣又以餘力稍飾毘盧之居已又植松萬本竹萬个壯斯閣

之觀策杖至者僉謂茲巖茲閣其勝未有如今日者也嗟乎
道本人存地由人勝吉哉洛村先生之言不可易矣劉公雅
慕古人其冰檗之節引之沈公洵可無媿茲獨於先哲祠宇
加之意焉其念深矣吾儕拜瞻茲閣識過化之有自寧不惕
然於衷巖諸君子之無忝其鄉人也哉閔修於萬歷甲申冬
月既竣事明年劉公命予記之如此劉公常之武進人

忠毅廟祀典記

蕭　基

當觀史傳所載封疆之吏遭時清晏優游奉職而境內又寧
聲施當時者何限豈必魁壘奇傑之士哉世平則中才卧治
而有餘蓋自古記之矣有如國運式微神器虧傾嶠崎戎馬
之間食不甘飽寢不帖席出萬死一生斃禍亂於四海鴻沸
之日自非元夫碩人秉忠卓之氣負文武之才義不返顧者

其孰能與於斯歟嗚呼監州達公廟食茲土至於世殊代易
而胙嵓赫濯非其彌久而彌新者歟公諱達理馬氏禮字正
道北平人也初仕武昌調寧國路判官俱有政績至正六年
遂有泰和之命始至靜處一室聲味泊然騶馭羣候竟日無
所受命曰若等曷歸事父母畜妻子吾無所用爾矣明日相
率罷去公秉氣剛毅莅官廉明當元季廢弛之際首戮奸民
之干紀者十數人於市於是吏民屏息乃建廟學興教化手
書宋仙居令陳公襄之訓以教民有爭訟者望公門自解去
堂皇之上肅如也居亡何江淮盜起豫章戒嚴公逆知時變
遣妻子奉母北還自是絕意仕進邑邱安仇瑞衷臨望風瓦
解吉安相繼陷沒守臣皆奔泰和或請修城以守者公曰吾
已熟計之民心不固徒費財力坐困耳寇至吾以身當之時

公私匱乏內顧赤立無所資乃親勸富室出粟以佐軍需勞
瘁萬狀州民莫不感泣一時豪傑景從如曾伯昂諸君子號
十義士者其最著也成傾資以應於是軍聲大振乃遣兵分
控要害以沮寇衝而自帥義旅戰於瀘坑獲渠帥十餘人連
戰克捷遂復吉安旋兩郡侯以還永新寇犯高行鄉州判趙
友直禦於石陡死之士卒猶血戰有酋大呼曰此達相公軍
不可拒也來降者數百人明年毀于梅陂寨及永豐峙口廬陵
東固皆拔之復安福浙喻二州分兵成龍泉江復萬安縣鄰
邦皆倚公爲長城歲大饑發粟賑貸全活無算及聞有代公
者羣盜惡衆大出飛書督至公時病作強起薄食黎明選銳
卒拒之門外自辰至午力盡幾挫乃出先鋒五百騎之賊望
見大驚黃衫軍皆棄仗宵遁乘勝逐北俘斬不可勝數當是

時寓縣瓜裂泰和蕞爾地卒能以一旅之衆東戮西翦使民人無流亡之苦田野無荒棄之時山林無斬赭之虐一草一木皆公之遺澤也未幾得疾衣冠端坐而逝民罷市會哭聲不絕者累月時至正十五年閏月某日也道阻不得歸遂旅葬荒山田野間皆繪像祀焉贈集賢學士宜興侯謚武宣建廟賜額忠毅舊在南平門右凡三地而三新之楊侯南金以邑西淫祠焉公廟而祀則未聞識者喟焉顧未有以缺典請也一日楊隱君卓叔誕告於衆曰武宣公有偉功大惠於民若之何不絜諸國典蒸陋祀神其吐之矣西蜀李公下車禮重隱君而式廬焉君首以公祀事爲言公慨然曰表異先賢以儀來茲令之職也乃請於當事既報可翌日以謝香謁公廟於是捐俸餘葺而新之若楹桷杇壍及藻繪之漫漶皆整飾華好而增飾其未備者翼焉煥焉有加於昔隱君乃更肖公像易以暉冕置木主列十義士於左右公乃諏日率寀屬師生以牲帛修祀禮焉禮成卓叔乃磬石余爲之記

萍鄉縣新創磚城增設護堤記　姚一理

萍以望縣名州聞天下而自漢迄元垂二千年載籍未有紀城池者豈承安襲洽可無備歟抑因循玩愒遇變不能守圉歟或遷移事改興廢不可明徵歟毋亦工繁費鉅當職者視官如傳舍憚一勞而不遑爲久逸舉耶無論隋唐宋元來竊據長驅事即正德間瑞賊百餘猝至直突如入無人之境廟社丘墟生民魚肉向使有城池不守則以城池不備云爾隨因郡寇游起興築上城始其役者知縣胡君珮嗣而葺者知縣高君桂但壘土爲垣無女牆迨嘉靖間架木覆瓦補敝支傾楊君自治薛君時謨前君

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一年冬成後先實力爲夫閱時觀變城池繫重可前睹矣然考郡志載正德始築土城周圍一千三百七丈五尺高一丈六尺址濶一丈五尺面濶九尺而城圍亦縮一發其實則當時惟築岸城遏止西北若東南濱河民居列匝未營有城又焉有堞究其設險之所利賴此豈可以緩急恃乎今上明燭萬里心闓八荒萬歷十年詔天下州邑未城者咸城之而萍鄉新創磚城之議由茲始爲巡撫都御史王公承制發藩帑沒官貲三千餘金檄郡貳守陶侯令知縣沈君校縣丞周宗夏典史吳江共董其役初議岸城五百六十四丈五尺河城二百六十七丈五尺而河城較岸城得九之三每丈砌石爲基連堨爲丈有五會工料磚物約金五千五百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二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二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二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二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二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二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二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二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二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二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二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二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二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二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二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二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二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二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二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二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三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三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三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三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三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三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三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三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三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三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三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三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三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三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三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三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三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三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三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三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四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四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四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四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四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四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四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四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四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四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四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四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四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四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四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四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四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四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四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四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五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五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五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五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五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五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五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五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五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五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五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五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五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五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五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五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五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五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五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五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六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六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六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六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六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六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六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六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六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六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六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六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六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六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六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六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六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六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六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六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七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七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七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七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七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七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七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七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七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七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七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七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七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七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七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七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七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七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七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七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八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八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八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八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八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八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八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八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八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八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八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八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八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八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八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八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八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八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八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八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九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九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九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九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九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九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九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九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九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九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九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九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九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九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九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九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九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九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九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九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二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二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二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二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二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二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二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二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二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二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二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二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二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二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二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二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二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二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二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二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三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三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三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三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三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三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三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三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三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三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三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三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三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三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三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三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三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三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三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三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四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四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四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四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四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四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四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四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四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四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四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四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四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四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四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四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四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四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四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四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五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五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五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五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五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五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五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五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五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五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五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五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五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五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五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五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五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五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五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五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六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六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六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六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六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六十二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六十三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六十三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六十四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六十四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六十五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六十五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六十六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六十六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六十七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六十七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六十八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六十八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六十九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六十九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七十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況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一百七十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一百七十一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

棒竹棧猶未足以支水患莫若於沿河增設護城石隄長以丈計須百高以尺計須五濶如其高人可通行城得輔址擬諸三磯功當數倍也顧所捐金儉不克舉贏一理復請以修衙公直三十金益之不足則取給於兩造之贖入兩道報可遂如所請築之按郡城世傳爲漢灌將軍作史無載筆石縣舊土城載於郡志亦未見實錄矧今新創磚城增設護隄春秋所以重初城之書者也爰記本末且圖勒石垂示將來

新開龍南山路記　王宗徐

龍南界虔州南際萬山盤錯縈紆百餘里溪水支折載舟溯洞盡邑之轉輸緟水行者必道龍頭會一邑千派之注湍悍峻駛亂石交錯其中蹲踏磲砢廉利如劍舟者一失勢往往有碎溺之虞夾岸而山綿亘天際壁立冬涸石出猶可緣步

登躋自春徂秋霖潦汎漲寨揭涉顚隕在指顧間邑侯岷泉王公萬歷甲戌簉仕茲邑至龍頭親履其險慨然思所以募之廣詢博訪惟害是除若得緣山間路以便往來雖重費不惜於是予族兄王宗蓋以耆民應命陳疏鑿之方侯審其可行遂委修督乃捐貲庀工攀危磴陟巉巖摧剛焚朽延緣梯棧凡開道三百五十餘丈又建架鑿石梁一座以便魚貫引致之勞於是水行陸挽兼濟永集稽世宿瘼一旦若詎方執中矣工既告成僉謂余附隸之民將世世業休不可以無言余謂除道之令王政所先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使合方氏專掌達之蓋聖王便利生民之大德猶元氣之在人身周運無滯一或壅蔽希不垂於鑿矣東隘峭紆開鑿既艱又水道所經而如龍頭之害於人甚矣

撫別徑茲也殫人爲以平天險輸神機以代化工巍然於千百世之上而書然豁落於千百世之下其茂烈所表乾豈與夫寸裨尺益者絮比多寡哉語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昌信斯言也侯所食報寧有既乎爰記此以俟侯名繼孝字純甫別號岷泉姑蘇崑山人

樓賢書院記　黃汝亨

樓賢山從池溪而東去壇石縣治八十里踞澗陂司之右按志載唐撫州刺史戴叔倫嘗居此構明經堂其上地鄰東鄉千越間令折腰送迎至此必勅則望崖而返余初至迹之不得時時見蒼翠拂面清林白石繡錯蓋映意其間有異人靈秘在焉客秋按志而索之從金剛寺左徑披林莽而上得書院遺址不盈半畝而溪山統集不減輞川圖畫詢山僧里老

俱稱有戴翁樓隱仙去亦不詳所自而余門人金孝廉廷璧及諸生萬年祝五六輩家澗陂市因與之歎息搜計乃知即戴叔倫書院荒於林麓荊榛間數百餘年矣其山院基寫故大中丞張公百川所有今歸奉典史杖杖亦家其傍即爲余督羅溪橋岸有津梁功者也往戴公爲刺史時遇歲旱作令泉陂即千金陂也邊守饒州多惠政退隱饒之東湖復移隱此山樓遲三十年自稱小天台世人悅其賢遂稱樓賢山也而公故潤州人字其溪曰潤陂蓋不忘戴公也按厙集有除夜宿石頭驛夜發袁江越溪村居諸詩即其地云予因與諸生輩箕踞其上召山僧里父老相顧指點眺覽其最勝處則青山四面碧溪九曲戴詩所稱清溪流過碧山頭者眞實錄也前峙而遠映者名學堂峰胡居仁讀書處也左挾而峙者

一名福被岡係周仙修煉處又一名石螺峰表潤陂市迤千
越之龍津馬右挾而峙者一名雄嵐峰係浮邱伯修煉處又
一名五彩峰漢高祖功臣吳王沛所生地也稍迤而西爲洛
棠洞先隱士臧嘉猷讀書處有南華觀迤羅泌元書院遺址
皆此山德鄰也而山之後松檜千餘林山石綴青點碧爲跡
爲卧磯磊而莫多不可勝數望其水紆迴浩渺走瑞洪合鄱
陽入於江蓋地不踰數畝兼攬江山之勝古人三十年肥遁
臨溪枕石詎無意乎因相與浮白而歌襄陽之詩曰人事有
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蹟我輩復登臨載公去今幾千
載安可遇我輩而名山高隱湮沒不傳乎哉諸生革乃躍然
領其事謀復樓賢書院之勝李典史亦慨然捐其山若干畝
出以相餉曰願還載公余爲捐俸三十金東餘諸生葉應華

等及里居好事者咸共醵金相佐所費二百金而羨而落成
矣徑從潤市傍水而入禪寺側起一坊曰棲賢留勝歷磴尋
尺而上所謂學堂峰者爲堂三間榜於簷之前曰清流碧山
闔人李伯東先生筆也其中仍載公舊名曰明經堂而左右
書屋各帶以短牆其後起傑閣一諸生欲置我百尺上余曰
此舉本爲載公母令余寵附作千古笑端名之曰寓閣古今
皆寓也今求所謂載公者安在哉閣之下即題置高隆載公
先生一座左右小屋各一楹於明經堂相綰亦以短牆匝之
後顏一小扁仍其題曰小天台工起萬歷甲辰閏九月竣於
乙巳夏四月山前後林木峰石禁勿侵伐侵伐者即本業主
亦坐以毀滅先賢罪古人愛其樹思其人即潤陂之遺亦思
父老子弟意也載公諱叔倫字幼公號玉屏潤州金壇人舉

唐德宗貞元進士仕至容管經略使加金紫贈淮南節度

四至列碑陰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洞自白鹿山人肇基於唐寶歷間訖顏湖李善道聚徒置田
歷宋而興置學舍教弟子稱廬山國學一變爲皇祐太之
兵火而實歷之遺蕩然矣淳熙己亥晦庵先生守是邦扣其
制時稱特盛元季之亂鞠爲茂草國朝正統翟陳兩君先後
興理於時列聖重熙宣夫子之道如日月中天而卒有江陵
之紛更議禁書院罷官田三五十年來程拱宸規條於前而
衣詔居仁卓薦明於後鄧伯田琯袁樞貞甄收勸課相反
前說今按圖觀之得無山陵如故而荒屯未滌補苴未工乎
日如故而燒鋪未開侵蝕未消乎課條如故而講席久虛

商邊當冷乎自非如唐宋名賢留心世教者彰明而恢廓之
終爲山靈笑耳將不在今之主張洞學者乎主張洞學者爲
雖則毘陵李仲達也仲達有志尼山之衣鉢擔當主持所爲
作興斯文敦倫迪德將令廬山國學直與兩雍諸學宮並稱
不朽則廢者起盛者繼是數之所不能拘通變而不倦者也

重修黃坂陂記

陸鳳儀

五山當上流盡處地勢陡絕若建瓴然每雨集則溝澮皆盈
隆漏未停而檄澗如故萬畝鱗次仰吸冰溪邑故置陂所以
防旱魃也然歲久易湮豪右又從而侵佔之官司雖有專責
而當事者漫不爲意以故瀦蓄與備易盈易涸歲耗不登室
鮮蓋藏者非直天時爲之也丁丑春晉江周侯令茲邑溫良
榮易廉明有威始下車達觀厥邑喟然歎曰敝哉邑也民飼

以生乎遂靖事節費約已裕民興利除弊善政纔纔其大如
修文廟以安聖置學田以贍士建橋以利涉節夫役之勞清
詭糧之弊修文筆改城門百年曠墜一旦俱舉水利一事尤
厪厪焉適少尹章君至度其人可與共理候乃下令於邑中
曰余爾牧也忍視爾儈令與爾復而陂湖章君口水利君職
也而往監之既厥心焉於是諏吉鳩工畚鍤齊舉約畝受力
巨石以障其流旁開函竇以殺其勢延袤各數十尺洪濤衝
激屹不為動引水由川以注於滄而滄有閘由滄以達於田
而田有坪支分派衍遠近洋溢雖亢旱迴時而澤不告竭又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藝文　三六

為立久遠之制某陂灌至某處計田若干頃某陂立長某人
陂甲隸其下灌溉以順而逆舛者有罰啓閉以時而盜洩者
有禁區畫曲盡綽有成規皆章君之所底成為緊邑而計之
為陂二十餘所而黃陂拓陂靈湖用力尤多焉自冬徂夏功
乃告成嗣是轉瘠即腴化而上野無曠土歲書大有是役
也上以仁率下以義趨佚道使民民忘其勞利在玉人世世
享德焉君子可以觀政矣王之民飽二公之德伐石樹功無
忘大惠匪私也周侯名日甲號翠坡閩之晉工人章君名元

緝號梅岡直隸青陽人

遊龍虎山二十四巖記　徐學謨

出青溪龍虎山一里南迫大溪溪水深深自東來砰湍而西
走深僅沒股其澄瑩可鑒毛髮余既宿上清之明日始訪仙
最漁者先刺小艇從溪邊候沿流進艇迅於激矢楫折而西
南行溪傍蔚山稠護林立草木翳如窮日之所止不知底極
中無枘廬四顧闃然非復人境又南行二十里溪漸縮水益
駛崖石陡絕上欹空碧日光閃之頗駭矚不可辯識而東崖
尤勝漁者曰此入仙巖之始也巖凡二十有四總之名仙巖
云其初一巖若三人頎然立水側拱余而前者曰三教巖其
一人倘而瞰溪者曰觀水巖巖之凹置厥具數處扃木橫列
差若貝齒或啓或閉或整或墜數以時變農家指以驗歲者
曰仙倉巖自仙倉巖而下為酒甕巖有陶器鼓貯巖中巖頭
若古塚橐一棺而暴其半者為仙棺巖棺白色材如今人所
用他巖棺尤纍纍有規形而銳首者稍異其次曰藥羅巖有
石磨一旁施藥羅即今醫肆中所陳其次曰升麻巖巖之故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三　藝文　三七

窿彷彿類廢惟敗墅墅之尚有水淋火煉之色其次為木後
巖以石形類骰故名其次曰杼機巖若轉空軸而待織者曰
馬廄巖兩柱間縣一檀若將負芻而秣者曰鷹架巖一木衡
之鷹已飛去而淒涼常積又其次曰染具杵臼二巖其架軸
舂碓之器宛然森列已剌舟遍仙樂巖志云其中嘗出綠竹
聲機而聽之不可得迴睇其上忽大風吸動若有物伏巖中
眺梁驚躍恍忽介余之側者類獅類犬類羊近覩之皆石也
是為獅子仙羊雛列之為三巖而下為轆轤巖世傳其
巖嘗突尺木閣巖外懸汲器以綆斂縱之後押於武人綆木
遂沒而僅露其半今并其半不可覩而轆轤之名不廢有土
墟一具旁羅諸鐵器者曰鐵爐巖鞴委諸工料狼籍不除似
將營室者曰泥料巖又有整而舟橫者竇而牀列者雖去人

遠甚儼有形似其名曰仙船巖曰仙牀巖栖真巖最高無仙奇以其蹲壯瑋怪有重樓複閣之勢故名其末巖爲奕棋巖志云巖中有石棋枰若有兩人對奕者以非足跡所至不可考驗蓋至是徑十里石二十四巖之勝始盡漁者爲余歷歷指點如此其末巖之岬爲慈悲大士院坎山而屋之者懸崖百仞上有緻廈羽人棲之二十年矣弟子從其下日紲應需以傳食余疑神仙之說久矣以爲必有則堯舜周孔生而神靈即有仙者疑莫過之而享世之數頴下於彭聃謂其必能則今諸巖所示幻迹皆生人養生送死必需之具彼其曠廢峭拔下臨不測即猱猿不可攀附豈人力能致之即人力可致而其具皆金石土木陶瓦之屬風日霜露雷霆雨雹冰雪之所剝蝕必有漸盡之會而自有巖以來不知幾千萬歲

其金石土木陶瓦之具至今與巖而俱存豈眞有呵護之者耶莊生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此類是已余目之所及見者故書之以俟好事者共覽焉

建昌府學尊經閣藏書記

左宗郢

余行役四方得收覽天下圖籍蓋備員奔走者十年歷臺班九載及還山幾充棟矣或有爲之謀曰書積矣盍以貽諸子孫余曰隘哉昔人云子孫未必能讀抑讀何必子孫也盍出諸市不愈於飽蠹乎余曰鄙哉閒市書不閱以書市也余鼓篋集博士弟子之所遊覽官司大夫之所凝棲與墳邱索之所藏客又進曰噫吾見藏書舉主守而存者什五又數年而存者十如也抽其帙爛如也不數年而存者什一二速十年後蕩然僅留空名於舊版其爲漢壁秦灰也了不可問也子是之舉亦近哉余愀然作而曰子過矣以書藏學宮辟則舉麗天而流諸海也得所藏也不可易也且在則人亡則書聖賢之心至今在則聖賢之書詔泯泯耶余姑爲吾所得爲不能知所不可知子過矣守斯藏也發所藏而讀之不虛藏也以竢後之君子

宜黃永豐陂記

周邦傑

按星官羅堰主堤塘九坎主溝渠農丈人主稼穡與天田聯絡於斗牛東南君子在位田野闢封洫潤則其星明吾郡當斗牛南域宜黃又當郡南尤足占候天人而觀風良牧宜治涉河而東數里許有高陵廣野町畦繡錯老農老圃出入棲息於豐草長林之中者可謂可畫乃其地土脉坌勃水泉不

泄聚數十百頃之青精黃壤安所待澤乎故有小堰堰宜水爲渠以資灌溉謂之堰陂固陋便名久亡無升斗以達波臣之丙巖陵王令公之涖宜也既手取其民而噢咻之又知是陂繫一方利便其爲噢咻匪類也於是采輿議於其人相地勢於其野謂舊渠之所以易涸者堰道下也乃因舊渠故道增鑿新渠二里許直抵上游乘高絶流而爲新堤橫屬溪水瀉入渠中如甯如綫灌溉潤澤於畝者十餘里歲大穰穰於是令公政事之暇率賓從酌芳泉以落之樵壤枯原一旦雲屯川泳仰瞻天田羅堰諸星若爲之增輝於牛斗鄉薦紳率父老子弟進而請曰泰黎涇水相愚於靈術耳尚有鄭國之名令公之鑿斯渠非王政耶願因令德標之嘉名公不自以爲功命曰永豐永豐云者永有歲年爲民

徼福於陂蓋無窮也諸薦紳三復永豐之義誦一言以記之

不佞閩令公之爲德於宜澤周河潤類若永豐然者更僕未易悉數第盡力溝洫即神禹之聖孔子猶以爲難能而追叙之雖令公之功視神禹不無廣狹巨細至於萬世永賴則信乎不在禹下也昔張乘崖守金陵每問好官員於過客得張詠之名於二年之秋日至而裁霜降而畢費金錢三百有奇無惰農夜則更鼓分明而已今令公治行度越萍鄉者殆相萬也而過客之訪必有乘崖其人不佞所記者特以垂兹役之美於不朽耳

清江鎮復古堤記　梁士濟

蒲江之水來自大庾踰庾嶺而北爲章江石磷磷不盈尺行三百里達於虔而與貢水合章江始大又三百里爲吉州踰吉州三百里過袁河爲瀘江瀘江以上爲金川爲玉峽夾岸多山而水未大會無所事堤自金川至瀘江平疇衍曠加以袁河而浩汗漫漶霖雨時至處輒爲河矣故堤防之興自樟樹鎮始錄樟樹而創江而南浦踰吳城入於彭蠡放於江而水始獲所歸故樟樹江省一鉅鎮也治水最亟爲初余取道瀘江見圻岸壘壘皆水之鑒餘也迨舘綏而來則兀然金湯雄峙矣縉紳先生曰前香山盧公之翔綿也水循其道吾邦盡地甲寅秋譚君經濤慨然繼祖志重修是橋越乙卯復圮再修皆腐力肩之橋遂以成至今綿亘而堰則僅存故址後千百年無事矣沂流可三四里有故堤遺址馴水勢而東之且爲不法者去其所忌沒以蕩然譚聚族而訟而臺臺檄行府縣議復其舊邊迴二千餘年徒望洋而歎余壬申葺理城以自救迺徙內十餘丈堤益退而水駛駛遠樟樹之北關從古堤遺址迴望巨浸汪洋宛在水中央是豈可厝火安耶余初蒞事即從縉紳父老商興革問民所疾苦給諫祝公曰新

政第一義也無如接盧公之成績復下關之古堤乎爰與待御熊公司空聶公蠲吉鳩工而祝公實經始之土取諸湖之宜滑者下下而高高而利也木之值取諸進香之羸餘者其入之爲民力之普存其出之爲民生之捍禦而成也工計戶而均之使傭力者受其賚逐末者輸其值兩便也始於元年之冬竣於二年之秋日至而裁霜降而畢費金錢三百有奇縉紳先生協助之而郡守王公與余咸捐俸益焉是役也分材用平板幹揣厚薄量基址課畚鍤稱餼糧慈祝公定其書既成以授鄉之廉幹者使董之工無浮費役無曠時蓋公以其經國之碩畫而寄之梓里爲是役也爲鄉國捍患而經紀之如其家堤成而公之經國亦稍覘一班矣興利革害爲民去所疾苦縣官事也藉力縉紳而享有寧宇且追於慈曠吾乃喟然誇績最矣

龍河橋堰記　韋明傑

邑故有竹山洞水合於塢溪交流城內環泮宮以達龍河龍河故有橋與兩岸城關相連爲邑者譚燬世建橋之下有堰則其子姓通筏所繇因設水碓以爲利而一邑之風氣與扞蔽實兩籍焉歲已酉馬夷作祟其勢高出城關門橋堰一時盡圮甲寅秋譚君經濤慨然繼祖志重修是橋越乙卯復圮再修皆腐力肩之橋遂以成至今綿亘而堰則僅存故址後且爲不法者去其所忌沒以蕩然譚聚族而訟而臺臺檄行府縣議復其舊邊迴二千餘年徒望洋而歎余壬申葺理城垣爲重建左關麗譙建水門高廣以殺水勢厥功固偉將無屋閭演之風氣大散乎且新土之民飛鴞小艇闌入城河設

有奸人暴客潛跡其中何以譏之因與譚君數徘徊水次口是堰可復也譚君唯唯而洛嗟於衆心之不一專利之多口余曰確則私而堰則公以一勞貽永利以利益一姓者小而以關通邑之風氣以資一方之扞禦者大且橋可繼先志而堰獨不可嗣前功乎矧有憲檄在即當利庸何傷於是譚君復相率醵金積薪負土畚鍤旋施堤址垂就會署兩橫流仍旋築旋圮終不以一簣廢九仞已而事竣相與登城遡橋眺望二水洋洋交瀉學宮前迤邐虹橋濛迴筆架無復有奔湍如箭一瀉無餘令人覩川流而興情逝者不大有裨於人文之聚乎水陸十門而水居其三南浦踞其上流鴈漢樹以石柵龍河得此一堰爲北門鎖鑰無復有萬師舵伯銜尾而進爲奸人暴客所睥睨乘間竊發者不又有益於干擾之助乎

是役也計費錙若干緡爲譚姓通族科派有差議以朝夕鎒刀佐歲時修葺所謂因利以導之不擾民財費官帑而實除有造於全邑者也乃其經營指據克紹前業則惟譚君之功余特爲記其事勒諸石以告後之君子庶幾無使有不法奸民去其所忌以與譚氏讐而重以拂通邑之同然者

九江太守那公生祠記　葉向高

余少從先大人於潯陽習其山川風俗與其百姓之所急考覽其郡乘自漢以來守土循良勤恤之吏自宋均而下不過數人豈非難哉今去先大人爲別駕時已二十餘年而潯人猶與余往來不絕詢及郡中事無不極口今使君那公之治行其感人之深至於圖郡奔走聚會爲之弓韜板祥不啻若家人父子然此即古循良不多見者余方爲潯人喜未幾公以憂去潯人湧泣追慕肖像以祠而其士大夫子弟至馳千餘里乞余言以志不忘余見今之守令無功德於民而浮薄喪心之不一專利之多口畏豐桐鄉之名以爾蓋其短而其民亦窺其意之所欲得而安爲之俎豆以中其歡上下相愚漸然無味蓋衰世之弊至此也有如那公祠可哉祠可哉始公之至郡也民苦積逋猾胥乘之得輕重其手公先北賦役而爲之限書之於單而户給之緩急多寡比率從事官無致期併責之擾而賦額漸輕臺使者下其法於十二郡無不便者公又革坐封裁優頭節冗費嚴兌銷弊竇悉清民數呼於輸納使君生我我何敢逋也郡役夫受直於南昌胡不兩易之而兩利吾潯賦宗祿矣越三百里而輸之南昌胡不兩易之而兩利之議上當道無以奪蓋役夫自此不枵腹矣封郭桑落二洲

堤壞蝕田數萬頃無任築者公以冬春行堤導其淫而障其決公在郡而水不爲災也田皆畝鍾遷旱則步禱禱無不應以豐歲勸民積粟實社倉以備不虞又時其災病而醫藥之所活無算月旦則行鄉約諭以聖諭聽者灑然思當公指矣有訟師賊魁爲民害者教戒不悛捕治之悉論如法自是相戒無敢犯公又精於澮勸德化民趙守彥與傅五九宿仇也彥夜被刼晨遇五九貿布於塞靳以爲賊訟繫之所株連甚衆半斃獄中公驗布廣狹不類白其寃盡釋諸逮繫莫不感泣胡劉二姓爭牛牛大小同即其主不辨也毛而別之又不得公令齒驗之以牛歸劉胡不敢言亡何獲其牛於盜家愧伏待罪諸豪訟者聞之望公庭而返曰公實神明何可以無情嘗公也公自奉廉不輕貿一物市肆晏然至於學校祠廟

先賢遺跡有可興人文裨風教者不難出力營之雖費約惜
等建文昌祠飾城隍廟建武城祠祀先賢縉思賢橋整浸月
亭百廢具舉又立社學簡民秀衣巾其塾師大修學宮庇多
器俎豆之典無敝無濫歲時至學行禮群諸生而課之獲厚
其楮頴察其不能婚葬者資助之而時勉以行誼士皆感奮
計公在郡僅四年所規畫創建長育教訓其利澤可數十百
年而未竭潯人之戴公欲尸祝公雖出於一時而其心嘗若
數千百年子孫世世奉公而無休已蓋至於詰爲公祓祥之
辭眞懇溢出唯恐其嗣兌之不蕃而食報之不遠然則今之
長吏其綰結於人爲所思慕未有如公者也往余在潯時聞
諸大夫言潯四輪之國瘴而燒難於緩馭故凡有不得志於
官者率未免委過於其地乃先大夫以一郡佐所至見思思

而輒爲利以祀至公守郡復以士民之意請學使者秩祀之
學宮然則潯地雖疲而其民風之厚人情之易感較之海內
亦未有如潯者也公之見德之深數十百年而不忘也宜哉
余雖未及承公下風親覩其行事然度其人必眞誠惻款發
於中心達於面目不言而人信之非粉飾鋪張塗人耳目者
可望萬一此其所以愾愾慕悅於先大夫也今者公之祠成
而效一言以不朽余眞有不容辭者矣故因士民之請書其
事俾勒之石

來蘇古渡記

海內之以來蘇名其地者實不一處蓋以眉山兄弟頻罹遷
謫凡僻瘴遐荒之鄉足跡幾徧也嗟乎當日之忠之者惟恐
其遂之不遠而後人之慕之者惟恐其招之不來不大可感

陶履中

哉且在他處每得其一先生見過即說爲不朽勝蹟獨此盈
盆一水之濱能竝邀其兄弟邂逅天涯壎倡篪和是日也似
磐眉州之所有移而之筠州矣江有嘉客蜀無居人山靈幸
之況人羣乎及讀其自黃寄筠賡荅數韻則尤喜小蘇以東
軒長老坐致雪堂師兄也九京可作余將轉而質之坡公
能不啞然竹莫簪詩酬我且以粥飯主人屬清賀太守乎因
記以俟千秋之問津者

卓節堂記

堂以卓節名蓋所以勵風俗正人心植世教爲天下勸也然
自節之在人自非持心堅固不爲饑寒禍患所移矯矯然至
死不變者有弗能爲此戈陽黃節婦貞節之堂所由作也節
婦姓李爲邑望族乃大理少卿公奎之妹年甫笄歸於潭石

黃澄潤考夢姑和婣娌佐家以勤事君子以敬不數載澄潤
以疾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一號慕殉絕誓不再天悉屏簪珥
不事華靡稱未亡人子二俱幼長琮纔二齡次璲尚在襁褓
而長者之勤紡績以供衣服茹哀飲恨寂守閨門累旬經月
未嘗輕出庭戶子既克立俾琮理家務以紹先志俾璲談從師
請書以擢科取仕今白髮種種壽邁五旬冰霜之操彌老彌
厲有司歷舉其實具名上聞援例旌表令監察御史專澄潤
之從弟也徵名筆大書貞節字扁於堂而請爲記余聞忠臣
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古有是言也爲臣忠婦節人所難
能以戈陽考之自疊山夫人李氏後寥寥罕見今於黃節婦
一人見焉良由以少卿公爲之兄及夫澄潤之族皆崇尚詩
書其于廉恥禮義間見熟而陶染深故能然也自有此堂而

鄉閭鄙邑莫不聞風興起求無媿於節婦將見薄俗以之敦人心以之正綱常以之立矣有補世教何如哉

遊瀧岡記　　曾大本

陳伯子爲余言昔永叔仕於朝既作瀧岡阡表伐石鐫於沛凉載舟而旋一夕檥彭蠡夢神人告曰吾馮夷長也願得瀧岡阡表一寓目焉詰旦中流石尤爲亂舟且覆者數矣衆甚恐懼永叔憶神人所告舉碑以沈舟遂亡恙泊永叔歸瀧岡會黃魯直爲邑西昌聞其事以文投諸水濱而檄之居無幾碑出於瀧岡山之陽傳有黿負之而至焉此則烏黿塘所繇名也余始以伯子之言妄誕耳其後如瀧岡視其碑龍文龜趺然視其撤矢音條達所謂烏黿塘者水不渝尺歲旱不涸雨集不盈人無敢下視者雖投一羽莫能載焉即渴水不但絕影也豈有妄誕如陳伯子哉余跡其事則誠甚怪然則不語怪者非歟蓋其事未嘗怪也如以怪則大禹視蝘蜓呂黎訓鯉魚豈其誕哉實有以致之耳永叔爲其親孝矣魯直爲永叔以及其親信乎朋友所以致此者誠也至誠動物無足怪者伯子曰噫有是哉於表而見永叔於檄而見魯直二妙備矣吾子從而記之罔俾二妙專美有宋不成瀧岡之鼎立乎余曰惡是何言也聊志余所見耳安敢唐突乎二妙

按阡表立於熙寧三年文忠以熙寧五年卒山谷以元豐三年知西昌是山谷時去文忠之歿已九年矣此見於文忠年譜泰和縣志及他紀載之文皆有明據此云永叔歸瀧岡會黃魯直爲邑西昌已屬無徵而檄碑之事尤涉妄誕以檄文爲世共傳白志載有此記姑存之并識于此

重修黃山谷先生祠記　　蕭士瑋

山谷先生以元豐三年來知西昌凡八載治尚平易除用恤事時方課鹽筴急先生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公暇時有所寄以抒其高逸所云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者此也夫以先生邁往不羣之韻俯同葦碎誠難爲情而閎肆盡下務簡而理得夫豈小功之才哉嗣累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以實錄見忤悼卞鋼以黨籍屢轉放廢與蘇公同崇寧大曆間朝廷禁止蘇黃詩文賣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盛文人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蘇黃詩便以爲不韻最後趙挺之掇承天卞記爲幸災謗國排擯益力致貶

昭度潘公太守希有林公邑侯存初吳公愴然興哀思結乎
世之契曰風猷尚可彷彿衡宇一何摧頹捐俸整葺頓復舊
觀今夫俗吏所以牧民者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於事既煩理成不曠況可小康耒可謂本務也傅曰君子
務其大者遠者即才諝之吏功成事立綱目不失皆小道小
善耳古之大臣意有所獨至而事若有所不切蓋所圖者大
而託契者遠也今以三公之令績不勝書也余皆不復稱論
而惓惓獨識於此

東鄉縣重建先聖廟記　艾南英

古者立學宮以訓士而未嘗有廟祀孔子之禮其意以爲學
之所由設以教化爲主使之晝藝經誦以治其身心性情而
又爲之鄉射合樂受成獻酬以養老勞農凡上之人所行之政

皆出其中使之觀而習焉以爲異日治天下國家之具非必
崇飾廟貌如浮屠老氏之徒以是褻大其師而後爲之禮也
且其意以爲聖人之德與天地並區區以學者之故享廟食
之禮未足以爲尊崇美觀近於褻故古者略而不事然古之
始入學者必釋奠釋菜於先聖先師稽奠有樂無尸而釋菜
無樂其舉行之禮即於學宮爲之隋唐以來古禮不明於天
下徒見夫釋奠釋菜之爲繁也於是廢學宮而立廟以祀之
褻冕黼黻以爲其像而端拱對越遂以爲崇飾上木果足以
褒大吾師而盡爲政者教人之責也則亦可謂治其末而忘
其本矣宋嘉祐以後范富歐陽修陳天下事始令州縣更立
學宮而廟祀之禮亦仍之而不廢然推斯義也以觀古今之
故則長民帥師者其所重所輕亦槩可知矣夫既以廟而祀

之而又令其廢弛不飭無以妥聖靈而生忠敬誠於中耒而
弗之事則又爲政者之責也東鄉之爲縣百年矣而孔廟治
就頹圮適當芙嶼江侯在事之年江侯以惻悵作人未幾以
內憾去蓋已從事其本而未逞其未也於是吳江馬公繼之
趨數年而祖豆鐘鼓之地化爲頹垣瓦礫彼時雖亦請明給
帑而適當轉輸告急未即就緒竟以大訓去宜士之惶惑而
無所式也乃得愧襄貢公以金邑侯來晉縣事侯之所爲矜
式士子以爲教化之本者余以奔走南北不及究觀其所爲
然聞其革羨餘罷追呼清衙門則與諸生課習講繹有古
循吏風蓋庶幾無愧於立學造士之意可謂從事於其本者
矣而又捐其俸餘以助興宮之費不五月而廟貌煥然主之
旋其中者徒見月朔望粢盛之不移時而具而未聞

有追呼繹騷之擾吾民則亦見侯之強明精察智足以周事
而力足以圖幾使長民帥師者皆若此無愧於古之本末
其舉者矣然侯無其本而徒事其末既無以爲士子教化觀
型之具則雖取星宮而金碧輝煌之取土木而窾冕黼黻之
視古者立學造士之意蔑已不倫而其視本末俱廢者相去
亦何幾乎雖然古之君子因俗設教故教親川好爭訟而韓黃先
以敬讓南陽好商賈而召父富以本業視其俗何如爾侯爲
政於金谿而人以爲夏日爲政於東鄉而人以爲冬日豈
山川風氣百里而殊而侯爲之則固俗故教故如是耶人蓋知
侯之一而不知侯之二也今侯以改調行而余因爲之記

大乙山房記　傅占衡

占衡事大士先生十六年卒業到所謂大乙山房者比年

來數過其里與興霸少游二子抵足而卧貫宵而談問問山房所在僧得登之則曰去是里許臨南徼也環山房皆山也蓮華岡現仙潭與山房鼎峙故址也創於洪武五年復建於正德末年重修於萬歷二十六年二百餘年之内士出於其間者趣風琴鳥萍悠然池上限不暇終當挈子遊焉雖然若亦知山房之所以名者乎衡曰知之悮久矣余聞諸先生知之大乙者以地形名如大乙自然也四方鴻其音讀大爲太至取天祿青藜之說詁之其義凡鄙何翼聞一蔆足証蔆一足也或書作太者全銀車彌失真矣先生平時率爾命意皆當如此所因後不可襲蓋肉眼之所放類如此必待晉書世說而後能名亭館者非大上先生事也其後以號未嘗然未嘗笑謂予曰俗人多謂予囿塲人庚午厄元辛未上春皆不第故坊刻之說如初先生亦不屑屑不能取給於民間又不能那借於官郤然營建之大者與終不甲矣是惡識字古文乙一也吾不元江閩失小一耳安知其究不大一耶已而先生竟甲戌第二人雖不元而元之氣色厥然伏先生下海内不以禮部榜爲允也精金美玉市有定價即大一何足道哉蓋一時戲笑之言余猶及記之陳氏兄弟曰子於先子可謂口爲不忘試爲記之以補其缺以正其譌如何衡門人尤寵者也固宜書之書畢喟然嘆曰夫以一山房之名而字讀失真傳寫彌亂雅俗相懸去而千里況于彼先生之書其深鴻奧義能辨其蘊而測其際乎余嘗疑先生之微言妙緒猶有及門不得而聞簡牘不得而載者以此先生往矣山房故在後世當有指其園而拜若今處川之下惟處者惜也衡不及先生亡悉時問業其中看山飲酒攜筆爲先生賦之

新建縣儒學記

新建江右之鉅邑也境接會省聲名文物之美稱於海内邑有儒學則宋宗濂書院故址也創於洪武五年復建於正德末年重修於萬歷二十六年二百餘年之内士出於其間者沐浴仁義而被服道德蓋彬彬乎盛矣然自萬歷二十六年以後歷二十餘年之久地者弗葺朽者弗更廟廡堂齋敝漶垂盡歲乙丑西粤龍侯來蒞茲邑首以教化爲重祇謁文廟顧視咨嗟慨然進博士弟子謀新之計費需千金有奇當是時朝廷方建三殿大工諸郡邑各有捐助兼之兵事未息歲所加派遼餉尚未罷征而三王又同時之國吾邑計增供億若干萬緡之費不貲勢不能他有所營建即有所營建勢不能取給於民間又不能那借於官郤然營建之大者與

如學宮而學宮又不可以少緩諸大夫士討無從出侯曰諾無煩民間無須官郤盡捐邑宰所有而成之於是捐俸斥羨錙積銖累鳩工於丙寅之冬迄丁卯秋月畢役若孔廟若明倫堂若祠齋廨舍若庖庫廊廡若亭若門若坊悉皆丹臒輝耀金碧璀璨而廟貌復壯觀矣之閣顏之以尊經則又役之特創也是役也侯實苦心焦思區畫經年而後底績工成屬余爲之記余攷古之設教者有專學而無專廟有專士而無專官士之生乎其世者忠孝仁義廉恥退讓之教無不聚菁於心爭相砥礪以成俗其出爲名公卿者至不可勝數建乎漢武始詔郡國立庠士弟子唐宗始詔郡邑皆立孔廟於是有專廟復有專官宜其人之竜勉於學數倍於往昔然其於忠孝仁義廉恥退讓之數者漠然不以爲亟而日習於偷敗

國朝

八境臺記

順治三年用師南服頓兵贛城下七閱月始歸版圖五年戊子江帥舉兵贛復堅守踰時白是支廣兵連贛爲王師度嶺要路輸輓迎送之煩造無寧日當此時思牖户綢繆之計而城垣樓堞與舉維艱苟涉游觀雖川原壯鉅非守臣所宜析力經營者也八境臺者舊峙西北城隅燬於兵戈之冬癸巳鳩工于十一年之三月秋九月告厥工成於是矗級崇高迴瞰要區蓋南則五嶺風煙延袤交桂北則合流滿石直滙彭湖章貢二水東西襟帶玉虹翠浪掩映四時以是爲凌空覽眺蕩滌氛胸紐未足槩斯臺之勝也夫桃源天竺依迷草樹登臺周顧壁品猶存追想十年來摧鋒陷陣闢土開疆誠師武達聲有以致之然瘡痍未復山海兵交贛顧襟喉之地其當綏寧休息計者豈可緩哉守是邦者能無遠念

新建江西都察院公署記

熊文舉

今上順治九年歲在壬辰少司馬大中丞蔡公以特簡開府江西閱兩年政治肅清賦額而核吏潔而和兵整而恬民安而臺上下雍睦四境喁喁山高水深陶然化國先是都察院有公署疊經燹亂苟且相仍等於蘧廬莫之葺治大中丞至喟然見之曰是柏臺也總持寓紳士之居鼓角雄嚴規模不立公見之曰是紀綱肅官僚皆於是乎在何至寂陋若此會江西盤[illegible]

爰諸艱蝟集公日拮据焦勞吏治民隱不暇甲午春公始率
藩臬諸大夫郡邑有司戎幕參佐相度舊行臺升高望遠俯
勝測奇撤其壅蔽乃非陋廊其湫隘規方審勢一切鼎而
新之有門將將有堂翼翼堂之後有川堂有燕寢計再重備
極高明整潔後有樓巍然敞豁憑欄四眺攬矚無遺旁及射
圃庖湢之所罔不周隆外而事神寅賓之堂俱歸妥肅計所
用木石竹葦甓鐵丹漆及雇募人夫匠作等約費金數千有
奇皆公自捐俸薪贖金鐵毫不擾於民間負擔不呼之力役
公復指示有方區畫有緒故爲時僅百有餘日遂臻厥成壯
哉觀也不佞蓋嘗游覽縱步而歎大中丞之爲此也有四美
焉以言乎天時則適當營建之候湖東西巨壑就殄七八年
通賦全蠲材麓鼓無驚謳歌載道以言乎地利舊既當藩臬之

中新復關四道之路後屏不苦於石但兩翼遂覺其褊如以
言乎物曲則美材在遠而畢集文石擇近而咸齊楹若神輸
敏如風構以言乎人情共覆冒乎仁天快瞻依於德宇無煩
鼛鼓爭效捄陾夫君子一舉事而四美俱備是不惟可法兼
亦可傳吾慶江右之民公且將詘納之春臺登之社席是役
也公不獨享其攸躋攸寧而與江民共適於美輪美奐吾見
堂階之下其願稱兕觥而祝萬壽者恨不踵相接也諸藩臬
大夫郡邑有司稟公法程奉公憲度登斯堂也蓋廡府聰威
之凜凜焉吏治肅民生安公本此以制作經營實垂不朽
吳舉席茈蓼鴻歡同賀燕以奏戎趙君業隆道董斯役請文
巖石因不揣蕪鄙樂得次第而紀載之蔡公名士英澈東錦
州人以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陞兵部右侍郎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重修澹臺祠記

大中丞蔡公巡撫江右業已飭百度而新之矣蓋嘗巡滁陽
而新白鹿書院巡湖東而新鄱湖書院朱陸先賢羹牆如見
新之有門將有堂翼翼堂之後有川堂有燕寢計再重備
文教既炳秀民用章江右煥然重闢一理學道德之區域維
澹臺祠建自省會兵燹之餘僅存頹棟敝韋跗注之徒占寫
焉余數四過之腐草突煙荒迷穢藉其不堪憑弔也中丞曰
何哉此亦江右先賢之最初崇祀者乎東南文學肇於吾儒
絃歌禮樂實表四科偃蓋武城得人以報聖師實惟澹臺
滅明爲褒舉夫其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偶舉其大槩耳大節
如此百行可知異時俾浚江渟蛟事非不經竊意其人介然
特立而復智深勇沈指麾不受威武不屈者乎言偃文學符
世者在所必祛維江右崇祀表章首奉子羽故理學節義代
有聞人照映寰區及其後祠遽廢而遞興學或講而或輟士
以通方爲尚文以敦薄爲工厭先輩之迂疎便行已之滅裂
江河日下識者憂之而況兵戈疊見俎豆無聞孰能於幾務
擾攘之時而維此繼往開來之盛舉大中丞再造西江豈獨
取溝壑而登之衽席取湯火而沃以清泠哉澹臺祠會廢於
毀魏嫫禍之際不佞之師方岳涂伯聚先生曾疏告力爭而
復之余不佞蓋猶記爲諸生肅衣衿執弟子其下令幾何時又
見丹雘炳耀棟礎巍峩於榛莽瓦礫之餘中丞之意蓋欲羣
紳衿彥士而講學肄業於其中紹前徽之友教即乘輅使客

偶一停俯仰視榱桷俯察几筵亦以見江右風教之有自來而文學得人之爲芳烈也中丞公百度維新此不其最關世道士習而光裕者乎朱陸之祠先河後海有以也是役也相度飭工皆秉成於中丞而中丞公復捐俸購田若干以每歲納租若干以充紳士講學課藝之費分守遹君實贊襄其事乃馳書山中以記祠之文相屬余不佞爲之原本揚扢如此然甚愧爰菲之罔能數贊於萬一也

重建架閣庫藏文量冊籍記

梁　奇

先王建國君民則壤成賦以足國用以阜兆民非細故也蓋天下之大命在是矣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而其籍清而藏之有其所然後朝廷有一成之則小民有書一之供吏胥無所施其奸而上與下乃相安於至治東汝自

白川諸侯始請丈量厥後亦屢經丈之矣然久之司籍者或前後異人籍之存者或散逸或爲風雨毀湮或去之而無從稽至有無土而輸虛稅有田而輸漏賦細虎耗絲徵輸通負而莫問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此丈量之所以不可已而冊籍之所以必珍而藏也靖臣李侯自下車來百度修飭而於丈量尤謂國家當務之急於是精思竭力分任百役執事繼命都總區長合各都區之田地山塘而丈之條約詳明紀律具備始於順治乙未成于己亥之秋先他邑告竣有前此有田無糧者無之矣問有前此無糧者無之矣問有前此有田無糧者無之矣畫籍炳烺徵輸畫一可已矣而又何事乎然猶

天子而留其副本以存架閣庫藏冊也圖

刊刻成書以上

雖明得藏之而益固是不可以無記也予因爲之述其本末而記之

德安縣重建儒學記

文德翼

學肇自上古虞夏而後可攷而知也然漢以來太學四門具在京師遍天下郡邑立學實維趙宋當是時人材最盛而江州德安公卿大夫有名者遑遑間見儒學之立父老相傳舊

在邑城異方河水之東不知何時長令博士以朔望謁拜春秋釋奠之爲遠也改建於邑中科名漸耗明萬歷間福清葉文忠公父朝榮判郡事來署邑篆乃謀而力還之舊地遷鄉舉不絕有進上及第者兵燹以來化爲荒原求一椽半瓦無或存者官於斯士視事不急時亦不暇又功大力煩難以卒舉寢而不問者二十四年故士氣索然無一應書張公下車詳詢其故爲之四顧栩謂聖廟吏報無有也大怪之進諸生

謂公真知所重哉先王之立學也訓之以詩書禮樂導之以孝弟廉讓治心而復於性體道而本諸天修已及人明本致用然後朝廷頒天綱以掩之貴旌帛以榮之設好爵以縻之故一時蓄器待問之儒大則宰師小則百職皆有以殖於當代而言行猶垂於後代非苟焉而已也聖人既逸而學凡四變漢有經學唐有文學宋有道學而明有經義之學皆學也說者謂學莫尊於道莫切於經莫浮夸於文而尤莫流蕩於經義更有說者謂經爲訓詁之阻道爲文飾之迂文尚能體物記事而經義排偶不適於用徒取世資而已二說雖經義起家之士亦不諱彰言之然余竊以爲過也天子之取於士者取其心術而已夫士日夜以孔子孟子爲學思其義理效其言辭分刊之間不敢渝越心術烏得而不正哉經義之爲

體也猶史官之代王言也代王言而弗訓辭深厚文章爾雅則莫不恣睢焉士代孔孟言而何可不善殖於學乎故今制道用之偶革而旋復明其所守者經所師者道所資者文三學皆萃焉不可得而易也朱徽國非道學乎經明於漢文法於唐經義守之如金科玉律爾德安蓋有親遊其門而稱高弟都講者矣豈但科名假道云爾哉公以北學史所稱河朔重乎氣質者也緩征禁訟清淨養民於士也又造學以風厲之如此余知德安人材之盛必齊往牒而駕前修矣公諱僕字貞一深州人壬辰進士

廬山文會堂記

連陽廖昆湖先生由理南康以治三十年於茲矣僉謀於廬山之麓創屋三楹益之以稽門

張橫渠先生祠堂記

豫章夙號理學而九江爲稱首元公卜居廬山蓮花峰下以道州濂溪名其溪河南從之游焉歐後文公講學白鹿洞徙安蔡元思瑞昌周舜弼諸君子卓然爲高第弟子鄉都州閭服行其化虞道圍以爲九江庶幾鄒魯之盛者此也迨元初尚有楚望與吳草廬交而元文二公之學復振自是若滅若沒先徵君始克受於守約夫子創櫺鳴書院以集四方學者如是者殆二十餘年亦近古吾儒之隆也乃橫渠先生之後有自鳳翔遷於九江之赤松鄉者其地曰渠田因先生而名其田也督學使者選先生之裔孫紘補郡庠弟子員俾祀先生紘上請於守令新其祠堂守令皆嘉其意捐助之祠成請余文以記其事余不敏樂聞是舉也語之曰夫學將以明性也性無有外而客感橫於其中則與天地不相似至虛之體遂不能實有諸已矣非學其孰能明之元公之言誠也河南之言敬也朱之言窮理也黃之言致思也無非明乎是者而先生之言爲尤著門性考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又曰惟太虛無動撓故爲至實旨哉言乎學者不察以爲無私則大共焉而合於虛合於虛則杳杳冥冥而卒不可執持而底於實是皆異說之所爲而非吾儒本天之學也明乎至虛之爲至實則凡一動一靜一言一行之間以及於人倫物理千緒萬端而皆吾性之無外如魚之於水鳥之於空欲呼吸離去之不得者而又何客感之足言哉九江舊有濂溪書院二在城者至今僅存在墓道者久已地廢至若楚望故宅草菜大則荊榛軍不在運即在逃以是子粒不收屯糧不納

其土人且不識其子孫甚矣文獻之缺也張子紘獨能存其祠於荒山野水之中巍然喬木後有過者望綽楔焉知爲橫渠先生有不爲之徘徊感慕私數關西之尚有後人也哉

重修曾子祠記

濂溪祀曾子不知所昉也或曰晉渡江時適楚時聰淳不成曰晉渡江孔裔適衡曾裔適浔遂家焉今浔曾姓是也然夫子之道與天地並昭於日星豈於河嶽者留子通祀天下矣浔尚祀之寧失過歟遺後周茂叔黃楚望皆興於浔而曾子千年絕學復續詔匯地發其祥咸先利孔嚴近廟貌頹於兵燹故裔私加葺焉噫玉麟吐書英威神於大學彩鳳含芭豈樞要於考終之班班式京東魯矣

重修曾子祠記

鐲冤兩衛指揮僉事

九江之有三衛也也自明共武昉也是郡元季爲徐壽輝陳友諒所據以爲都督啟其民殆盡號以紅巾土人至今稱紅巾軍一郡止留七戶耳明高皇既滅之以其地曠故使戰勝之軍落屯以居江南衛曰九江江西衛曰南昌湖廣衛曰武昌皆以指揮使千百戶等職官統之而民爲客也則良而田則楛勢也

有司代庖焦心束手漢陽江公莅郡尚未屆報政之期時值大旱民岌岌乎死亡多方開賑乃獲復甦公曰軍猶民也九江軍雖鄰封南昌軍雖省會猶吾軍也民能而軍飢吾忍乎哉於是詳請再三悉諸苦於撫軍親按其屯爲之太息剴切具疏疏上得請九江衛額屯銀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兩有零計免二千六百六十兩有零南昌衛額屯銀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兩有零計免一千四百四十兩有零合計卫免至四千一百兩餘蓋軍不困變首邱而歸屯農無慮思原田而終畝官鮮累郵荒政而有年三善備興三病咸屏則缺徵在今日足額不在將來乎仁人之愛其利溥矣公之最狀軍民歌頌者自應吏僕余撮其閒於屯者節以一惠云耳

重修鎖江樓記

定中原者必顧東南江淮表裏潯與壽春爲脊尻也江流上下潯與荆襄爲腸胃也秦漢爲疏爵之地然吳九江實都六朝號耳司馬渡江潯始重都督蒞土者陶士行之公忠温太眞之慷慨庾元規之風雅檀道濟之壯烈皆一代人豪唐以來或置或否然爲節度爲招討爲總管大率與都督諸軍事相近故有金陵入版而九江之守猶堅九江異謀而蕪湖之師遂潰迄後歸然靈光李文忠眞丈夫也以目所睹督撫非人楚興晉陽之甲奸徒從之兵鳥舉而城魚爛矣乃者大清不煩鞭箠而撫有之及再定江西然亦三易帥矣惟楊侯之能力而取諸原也能伐謀也能好以服好以整也能說禮樂而敦詩書也能下士也先是兵就食於下邑力分而郡無堅城兵就糧於郊原氣驕而野無青草兵就炊於民舍勢

九江衛廬政記

文學范子金揖黃子而語曰江衛之積爲飛輓瘁者潰爲甚其次莫如廬往者宮以軍爲秦而已其越諸軍爲肉而已其俎諸潰廬交征衛於是益重固蕭陽方公司馬是邦念廼潰非關請不得行廬政初可操集蔽瘠枯其窶委不力越一年而章程告登蓋司馬之功於江衛甚大文卓石其曷可辭黃子曰吁予聞如何范子正襟屬言曰賦以廬名者何所取之取諸洲也廬以洲賦者何所取之取諸丁也取諸洲故衛雖在潯而洲特錯出於星子黃梅宿松三邑且水能吐洲而生

亦能食洲而沒也取諸丁則向之碩大繁膴者沒假而凶瘠札之矣浸假而戈鉦札之矣夫洲沒而賦存丁沒而賦仍存於是課有程歲不得不僉一軍任領徵事即所沒非丁之課率責是取盈焉嗟乎軍有稍足自贍者既以趨供漕事其所存需次之丁又歲僉一人而畀以七百餘鎰之責衛人之困至此而極不寧惟是責之重則其避之也難避之也難則其謀所以避也必力隱顯縱橫權歸胥吏充役者率鎩銖下戶往往殉以身命蔓連株結轉相償累而差撤未已故僉收虛賦尤烈於轄漕司馬則曰予在此敢使衛無鳩乎歲僉可禁差催可裁獨洲丁兩沒之程顧安所及額乃捐俸百金不恤佃公田八百二十三畝有奇計賦歲入首納屯糧次補沒課於是典收賠累之害一旦霍然如沈疴去體而且請屯冊察

戶口立滾單編甲流徵咸輸將恐後又虞其事久而滅漸患乾沒也總萃公移著為令蓋其經畫蘆政亦可謂內殫厥心而外無遺力者矣今夫事之至難為者不必其一人為之也一人而為一事不十年而事成克舉矣若曰事至難也我力不能為或力能為矣又曰我有待不暇為或暇為矣又委之後人且不肯為則是終其身無可為之事也如司馬者豈易得乎黃子聞其言而韙之用次其語俾志於石司馬名從吉號迪菴福建莆田人俾吾濤有憲譽見諸蘆政者其大端云

濂溪書院記事

書院奉周元公而二程先生侍坐其像設甚古見者肅然生敬因居戎府左丁亥之秋有欲毀像以廣其宮者問左右曰周濂溪何人曰古大賢也曰彼不過能作幾句詩對耳今何能為將鳩工撤像是夕見三冕而朱服者坐寢堂嚴毅不可偪視自是畏其神不敢議毀世傳眞淨禪師住歸宗元公往與之遊因結青松社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此妄說也元公與眞淨往還或偶寄迹必以松可步道鸞名配虎溪固摹倣此即眞淨不為而謂元公為之乎且元公門庭高峻王介甫聞風歸嚮尚二謁而三辭之冀折其少年果銳之氣而謂其學遠公淵明於形骸之外則又過矣予因書院事及之使後人知元公大賢不可或褻而書院之日就蕪沒為可惜耳

星子縣平賊記

宋之盛

星渚風號愚樸人皆文弱不任兵又幅員斗大無萃盜淵藪若德化鄧茅溪等哨聚馬回嶺剽掠尾德諸界為地方患然始但行草竊擒之一材官健捕能事耳而撫巡道檄兩部兵

不可爲率其黨入省去約留什之四處後率制官軍和屬衆
賊李世興統之世興偽詭言謂流賊浮武昌破江下衆奔恐
凡素貧賭博無賴子弟爭投其營若河決魚爛不可纏而後
收也一日傳南關外有俘斬世興首級者聚觀如堵皆駭愕
疑從天降後知汝進父子出奇猝斬之諸賊落膽分築壘壁
以待進往一戰進數曰此固獸也急與爭不可坐待之亦不
即整進列授方略督保甲依計擒之相繼就戮維時茅溪在
省亦中流矢死獨熊高窠曰頗負山險勢岌然未易動也有
義勇若干人請以其屬橫行賊窠中候復梁之進進曰孤軍
深入未必利且此中豈無良善忍使若輩妄殺是兵憐於寇
也姑寬一著應有歸致解下者侯喜謝已果賊黨數人割級
來獻侯即賜銀牌彩旗其黨喜曰某且賞我輩無患矣遂爭
殺賊贖罪獨熊高往省懼不敢歸帳度可百餘人劇盜王招
子富鐲頭在焉侯問進曰兩藥不除尚爲後患進曰兩藥不
除將尋斧柯今斧柯正銳其復滋之蔓乎侯仍依計遂星夜
草揭馳上江督即演武場中斬之熊高殁餘黨悉解散而賊
竟以平侯始告成事兩臺及各司道振衣視事父老羅拜歡
聲徹帷握嘖嘖頌進功惟進不自居功本賊之所以不勞大
軍而靖者固由侯之明於任人實由進之妙計義勇而侯始
得享其成也進產龍潭字仍初家素饒能分財順治丙戌丁
亥平賊之後凶年相繼悉出金粟賑之里黨賴全活者甚衆
假委之官政殆非百里才也子四世琦世琳世琮世球俱激
公義爲通邑之保障云

吉安二忠祠從祀先忠肅公記　李元鼎

宋楊忠襄以江寧別駕死建炎之節詳於金陵墓側有專祠
崇禎間吾鄉胡郭兩行御史又爲文忠烈祠附以靖難諸林士
公良大理鄒公瑾行御史魏公景曾公鳳韶長史鄒公朴紀善
周公是修令尹嚴公伯璋張公彥方教諭王公省凡九人以
諸公同吉產也同死義故並祀於忠襄之室云時我總憲忠
肅公官南大司馬記事有碑其論合祀之緣曰正氣者君子
忠同王氣先後數百年其揆一也其合祀也又寘疑忠肅此
時隱然自留一席以俟將來之證合亦猶忠烈拜忠襄祠自
矢曰殺而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忠肅少壯登朝爲名御史風
裁甚峻見媢於鄴小放歸田里數二十年嗣撫吳津鏡南稽
數名對面決重政壬午閣命之日別諸子教斷家事喋喋慨然
通盈知時事難爲往而不返之志固已決矣癸未冬賊將薄
京城名對尤勤有遷都之議而辺閣者沮之獨公主持其明
宗泰令太阿輔太子南中徵兵上意即以屬公曰臣當與
國同安危臣主此議爲社稷非爲身謀上猶豫未定事雖不
就而老成謀國之藥確然不可磨滅城陷之日公翰元鼎以
必死寓即吾吉鄉館祀忠烈位公賦詩畢命徧三復成仁取
義之言引絕自盡何異九臣一死得宜無媿文山之語邪時
元鼎請護公喪歸里不許惟餘飲泣是公之來也有故所乘
者生平此正氣其去也未往所不舍者終古此正氣宿昔之
學問力量至此始徵實用向之奮筆以明諸先生之心正自
明其心其證合者其徵生死猶其形迹耳元鼎叢已合祀忠

烈忠肅於燕茲更從祀於諸先生之後質之公議僉曰可非敢以子弟阿私長者用畢吾後死者之責也若忠襄忠烈及九先生舊有碑載茲不具論第述忠肅立朝大節以明從祀之意如此公諱邦華字懋明甲辰進士占水谷村人適公之子士亨孫長世至金陵共襄厥事按祠志攷廬舍祭田錐歷數十百年未至湮沒諸忠勇之靈亦赫矣哉

仁文書院興廢紀略

余邑之東郊有仁文書院蓋先師鄒忠介先生講道地也一毀於江陵當國之日而虛舟陳侯石樓徐侯先後創建再毀於魏璫矯旨之時而委曲易其名爲明德祠者則尊生顧侯嗣是仍其故址而修復之者摩青沈侯也家太宰實襄其事今又二十年矣雖當鼎革以來而先師木主祀於其中歲時篷篷邊豆之數守必躬親以益其事明洪武中太守李公廷佳始創廟於治之北崇禎中太守蔡公邦俊加像六邑之神配於兩廡高爲重門廟事必飭國初改爲其時吏茲土者故事一修謁而已迨司李公祖府篆獨慨然以興復是任諏資庀材工垂成公適艱去海寓紀公初以進士由刺史來牧寓惟顧瞻户不充郭撤之廟之日拜於堂下怵然傷之告同官曰是非所以安神而佑民也既宣德意布教條咸惠洽流封內悅服首修孔子廟登講有地乃新斯宮俾還故規鳩倣之贏以餘百工聚庶興舊民不告匱由是可以陪風雲雷雨山川國厲之祀可以慰公私禱祈卜筮駿奔之願教民敬鬼而遠罪尊君而親上公之治化洽矣弗難矣夫城隍之祀盛於宋元而實屢見於唐高齊蕭梁吳之赤烏往往載於文字然以余攷之曾頌洋水陽宮諸侯之重事也而春秋策書惟有新作南門而已則城隍之獨重之崩頹者莫禁一片

豈可謂非古哉撫故瘠土重以丁亥戊子之間救荒扶病瘡痍未愈城之僅存繁師帥牧尹之力國儲曰率民以祀神又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公之來也無修觀遊無燕臺榭金祝之亭不築浴雲之池不鑿倡其僚屬共為保障惟不恪於神以貽民災是懼公之幸惠我民者厚矣爾時廣菴韋公來任司李即捐貲共勤厥美而廟貌聿新信乎其皆知所重也哉廟建於順治十三年丙申四月成於十七年庚子仲秋是為記

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李長春

庾廷命官於皐陶之作士獨反復丁寧而不置既告之曰惟明克允又申之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其所謂惟明克允者非僅聽斷得情之謂也明其所為原本弼教與

夫期于無刑之意而已沿至三代周官之邦禁漸繁象魏之懸亦漸詳密然司寇每三年大比計民數自生齒以上悉登之天府王拜而受之彼其邦禁昌嚴而鰥鰥於民數之獻若與其事不相蒙者嗚呼我知之矣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提攜鞠育以至成人不知幾經艱難險阻而奈何忍於殺之其令人獻民數也諭之以重民生也諭之以重民生而俾其勿至淫刑以逞也自唐置觀察使宋因之而加以提刑之名前代彷彿其制設按察使職專糾察平反而更設副使會事或統轄驛傳或提督學政或分治兵巡

國朝制度率由舊章均之皆畀以祥刑之寄者也然則司簿者敎與養皆分內事豈僅以聽斷得情之為愉快哉江右西南重鎮民號易治自戊子己丑之變城郭榛蕪廬井邱墟余

頃奉命陳臬視其化傷率皆惻然憂之念新國用慳興古有明訓每遇仝木之訊祇凜無敢縱濫而智識暗淺恒抱練知汲深之懼寅恭啓迪惟二三條宋是賴甲午余叨量移值重修臬署告竣而題名久缺未備諸僚案成以為言竊意兵燹之餘文獻無徵前此姓氏既若有若亡乃閒閱十載以來創始諸人亦湮沒而不傳非所以崇昭代示維新也因磨礱片石而次第記之爭於刑措教敷以俟後之膺是任者

重修二公忠節廟合祠記

趙璘

宋守臣王道夫請於朝為二公建立以祀者也三忠者何則永豐令鄧蔡敖公顯死鄧茂七之亂明景泰中奉檄合祀其問也重修者何咸慤公裔因歲復建而復修俾守茲土者

奉祠焉祀奈何以其死於此也張忠文當靖康之難金兵逼汴宮闕成灰其勢岌岌矣而獨能提南道之師千里赴援計礦敵衆壯矣哉雖所當猶豫未就厥功及都城既陷兩掖擁兵戈之間而辛閣口絕食以死悲矣若咸慤者以叫州德卒犯城堅守抗如林之敵旅焚敵舟者千萬其計有足多者焉而又慷慨誓師遮蔽三秦以備巡幸孤軍書夜待援而不至竟踞城已與亡之義嗚呼是二公者蹇蹇王臣匪躬之故何厄之同也其請於朝而祀之也允宜若夫鄧公之死其事較小非與板蕩誠臣疾風勁草者等烈而究之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其致一也則宜其合而祀之以示夫人臣之大義為不可屈也嗟夫自宋迄明不知凡幾世矣自明迄今又不知凡幾世矣間嘗過玉山永豐諸邑里漢然徙見山高

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弔古者入廟歎歔徐令古棚山河不改有悄然以悲者耳而況旋建之不一而足哉乃鄭氏之子孫獨能重輯其廟而更新之繞以周垣加以丹艧歲時蒸嘗之必虔而遺事張鄧二公於祠內可不謂賢矣乎君以是知三公者英風義氣凜凜不磨其昭回於古今磅礴於宇宙者如竹箭之有筠焉如松柏之有節焉身騎箕尾氣作山河不可以成敗論不可以死生論而必不可以一日少容其泯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而與天壤相敝可也後之守茲土者其敬聽之毋忽

重修臨江府學記

唐惟聖

今上十有八年余奉命視學江右按部至臨謁先師廟課督諸生講肄見臨之士循循焉以茂及校文攷其尤若彬彬焉儒崇禮讓上無能不能成進而教之以學復率先擘畫與二三僚屬不煩民力舉羨把而新之守之治識有可觀者乎

陳太守之守是郡也詩敘猷猶韓延壽之於潁川黃比道也今臨之爲郡理學事功文章節義名臣輩出尤德教導之地歟先王之教民也能者勸勵之其次誘掖之其次懲艾之所以廣其化而道於治者靡不備故以治天下則清和理以治一民則經畝興文翁之於蜀韓延壽之於潁川黃比道也今陳太守之守是郡也詩敘猷猶韓延壽之於潁川黃比道也今

儒崇禮讓上無能不能成進而教之以學復率先擘畫與二三僚屬不煩民力舉羨把而新之守之治識有可觀者乎

重修金精山仙女廟記

魏禧

金精山漢女浪廟英飛昇後其名勝開天下寧都固僻縣然以金精顯仙女廟漢魏歷來有之可考在唐宋迄明興廢之故具載宏治中邑人黎瑤碑記崇禎末年余僑家金精峰頂而數百年之木松杉修竹爲勢家翦伐已盡殿宇日就傾圮道人卞醇醇與吾友李成齋彭天若倡修之未二十年瀑水敗殿東偏樓亦就圮康熙戊午吾門人楊御李授徒洞中喟然感之與王僧侶衆修舉加丹艧焉請記於余蓋自宋以上唯祀仙女徽宗時以祈雨有應賜號靈泉普應眞人至洪武初改祭山神洞外雙石下春秋行祈報禮爲祀典之正余則謂仙女守貞不字與古之高士逸民同李成齋又以爲神仙無不忠孝衡山首戴羲帝女故疾之豈以悅已容哉固足以

愧夫苟且榮祿與夫終南之徒以隱逸爲仕宦者廟而祀之
夫誰不宜自洞遞西北奇石四十里拔地倚天其巔巒之最
名者十二峰皆金精地代多隱君子結廬其中其亦仙女之
遺風與洞中大殿奉道家三清像傍小屋爲仙女祠按舊志
洞外有陽靈觀御書諸樓自宏治時已無有後之君子倘有
好事爲興復者當徙三清像於外觀而以洞中正殿特祀仙
女云

翠微峰記

翠微峰距寧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峰之一也四面削起百
十餘丈西面金精者蒼崖袤延如列屏東面城大赤如赭中
徑坼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
張麗英飛昇蓋即其處相傳自上古來無或登而居者余采

山而居開邑人彭氏因坼鑿磴架閣道於山之中幹辟平地
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余同伯兄季弟大資
其修鑿費奉父母居焉山左幹起西閣平石建木檻可窗户
闌楯出雲木之半右幹作橫屋東面大江城郭歷歷東南隅
闇之腋構草堂阻石爲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余獨居之環
屋樹桃華彭子躬庵詩曰雲中蓮葉秋池豔天半桃花春井
香蓋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皆曰雙桃石自易堂
即門經高柳度方塘北循左厓亂藤幽蔭數十步有泉從石
罅出味清洌秋冬大旱無絕流瀦以爲井而後之桃石當其
缺故謂之曰桃井加露板爲汲道行人望之如雲中值土賊
四起彭氏屬於賊諸子去之彭氏遂據諸財物因以脅諸子
於是邑帥遣人謀誅之說而登彭氏衷甲飲之顧謂其人曰

吾嘗笑荆軻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自尋誅滅豈不甚愚
哉其人笑不答既與爲觀要害地因左顧遂發匕首擿其喉
據石磔首碎之復還飲所取二佩刀去山遂墟明年伯子歸
自廣卒復之諸子之散處者咸集以爲彭氏舊當罪功不可
滅乃祔而祀諸社凡登山左自金精右山塘至者皆經前雙
桃石遶北至山門緣坼上磴四十餘步穴如甕口登者默從
甕中出側身東向僂行十餘步又直上百十磴曰烏谷谷如
陶穴鞠躬進之上穹隆如屋架樓其中矚蹊徑眺城邑爲守
望焉又上數百步梯磴相錯凡數絕乃至於頂蓋此峰遶遝
竟里旁無援輔自下仰之如孤劒削空從天而仆上則岐而
三之中高右縮左展結屋者必山翼山中灌木鬱勃陰森見
者疑有虎豹然自猿狖飛鳥而外則皆不能至爲有善兵者

至門而窺去謂人曰就使於甕口撤其關三尺童子折荆而
守之雖萬夫誰敢進者先是豐城人數百里來竟躬庵間開
山卜遇樵者指之曰從此登客笑而怒曰此豈人所到耶遂
竟去伯子將北行畫圖於扇命予記其略或曰此山名石鼓
峰也土人以其東面赤羣呼曰赤面石躬庵舊有記特詳

新城縣重修學宮記

古者天子諸侯建學以教士凡祭先聖先師於其堂其後天
下州縣皆得建孔子廟又於廟旁作學舍居生徒相誦習講
課至今數百年仍其制特所爲學者僅存其名而古者教士
之良法美意與其文具則一無所與蓋士之不出於學也久
矣然且崇其貌嚴其祭祀使有志之士一嘗咨嗟慨慕因以
上求乎建學教士之義則所以存千百於什一者猶有其具

及其淩夸舉所爲孔子廟視其朽頓蕪塞唐肆之不足介意士心蕩然無所繫屬而古學校之意將盡漸滅而不復有所存新城學宮圮久而不治邑家宰涂公國鼎憂之時方蠟城命其子曰他日無廢命邑既被兵宮益圮東西廡以下盡墟歲春秋俎豆無所布有司埽地以祭順治己亥閏三月公少子斯皇偕其兄子大誴大訒修舉之秋九月工成又十一年巳酉寧都魏禧來授徒得嚮拜堂下邑君子言曰涂氏克世其德功在聖人之廟然不自有其功吾黨春秋承祀不忘敢請子文勒諸石禧乃再拜言曰自世敎既衰釋老之

汩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四 藝文 記

不可解學士大夫率偕從孔孟取富貴其後得志則攉罪偉福利皆逃而之釋而井里細民相觀勸成風俗不可禁止求所謂豪傑之士能振興者固難其人新城郊南有赤溪爲宋李覯讀書處禧少讀覯表州學記愛其文誦之久矣然當時官以敎人臣人子者甚篤邑君子於其文誦之久矣然當時官府經營於上吏督成於下踰年告成覯猶重其事爲之記涂氏以先公命竭一家之力不七月而舉之視表州爲何如而邑君子久不忘其功則又因是以求古者建學敎士之義是役也寢廟舉舊制益廓敝易柱棟之壞窗户維新建廡門加宏故焉木石贄堊丹漆之費白金之兩以十計者凡百有五十相材鳩工早夜勤事不怠則大誴功尤著云

楊兆鳳

遊西山巖記

余客會昌同人往往爲余言西山巖爲尹公天民讀書處嚮慕久之丁未秋七月乃克遊焉鳥徑崎仄凡六七里傾跌者數四抵巖遥望僅有孔張口如箕在半壁叢薈中上人前導叉薙攀援而後可入巖高未五尺正與頂摩廣如之度凡榻容可六七丈許開有聲潺潺出簷下巖額有孤松從石罅中出屈曲垂蔭類數百年物遶遠邦下百餘步得大巖扣甚去平地不遠回視前書巖乃在其上若人冠冕層層然旁有桂樹二株世傳以爲公手植此其苗裔也其石則飛瀑懸流始悟向所聞激泓聲蓋此或又曰昔有六和精舍公時讀書小巖上憩止於是理或然也問郡志頗與此合但不石窗石鼓試剋石今皆亡有耆傳之者誤耶抑爲好事者撰取郡志載

公不合於京不問王勣及靖康初除侍講不就歸隱青城山跡此其爲有道君子無論矣燭怪當時必有文章著見會昌其梓里子孫具在搜索存者抑又何哉然予少時讀僧赤水集公乃與陳希參並稱每疑之意者公晚年學道有得青城爲古仙乳成陳之地希參唐進士唐亡棄家學道寓忠孝於神仙而與公之志有同然耶同人曰往公住此時夾澗皆植桃春月花迷水出因謂之桃花洞故老猶及見之巖無他奇徒以公讀書故得名

陶桓公讀書臺記

施閏章

淦城東百筆寺側有陶公保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余按部至淦祭練公子寧祠已迺策蹇而登望焉其寺荒寂若無人洗墨泉甃爲井獨其臺爽塏冠山椒左引城郭

下俯贛江而背枕東山萬嶺參錯蟠結南接於崆嶺蓋練公之故里也於時嚴霜旣降霽日斯和叢菊丹楓照耀巖谷水西居人煙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峰者杳不可即而巍然在望臺之勝於是焉具按陶公鄱陽人徵徙潯陽誌載其母湛爲途產或偶過外氏遂留讀書耶公嘗運甓投博自言當惜分陰度其執卷陳册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卒之奮跡艱難數以偏旅當大寇在軍四十餘年招攜懷遠破滅羣醜卽鎭八州拜大將軍劍履上殿而謙退固讓及其引疾還位歸符節幢蓋於朝以功名終謂爲善讀書爲可矣史嘗其擁兵上流嘗有窺晉之志以折翼之夢而止夫舍其平生行事而以夢揆其大節是執微而執信之哉是說也前人論之詳矣余不必深辨臺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爲劉次莊戲魚池隄崩水

涸戲魚臺石刻不存而土人言其魚善鬬絕異常魚春夏間尚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於塗邑過其里者宜無不憑弔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跡與次莊石刻同歸蔓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祿祿者雖名園別墅雄踞都會不移時而零落榛莽其賢者無論其生長之故里即凡偶焉遊憩謫居之所閱千百年荒隧窮谷其風流餘韻追慕之不衰余登臨四望愾乎有奮興焉書以遺後之君子

分守湖西道題名記

湖西道治袁臨吉三郡分守使可得而攷者自嘉靖四十一年陳公大賓始分守者以方岳之職分滿外郡者也其專駐有所自省會及屬郡各有署間行部問民利病大則陳請小則一切便宜雖守也而有巡之義焉故事以備兵爲職置守備供指臂使猝有盜則發吏士或急不待報而躬甲以往武士之盡疆而守者通約束無敢後厥制與古方伯連帥其分巡一道明初用按察司僉事署在南昌歲一巡郡歷吏士視其能否進退之若事則還其體勢又與巡按侍御史近嘉靖辛酉廣寇入虔掠萬安泰和境姑議駐吉安兼制茶攸郴桂四州巡之權視守差重而三郡吏民而道得通治之有大事皆關白行地故當百粵之衝實偏三楚多猾盜故界之參錯相制與爲犄角也閔章始到官會歲饑巡撫中丞公令督屬郡通租仁煦義震山谷逆命多悔罪供賦稅其明年朝議罷道臣兵未幾罷巡道而三郡之事兼併於分守矣

天子旣重念封疆不張文弱吏問審察所以責武備者重且專自是使者非僭矣於伍則左右綴名無所恃惟督催科奉簿書期會而已夫道徙路也謂事上下所必繇也今郡邑或有事得直以便宜上請而使者拱受成命若贅肬然昔兩道兼治而不足今一道專治而有餘豈昔難今易歟賴朝廷之慶底定四方守臣得以優柔苟安素餐累歲事勢所格材不塞職害未盡去譬如父母之於子視其疾痛含淚捫摩而力不能醫藥中夜以思未嘗不憮然撫膺負疚也南昌舊有湖西道分司今蕩然無存至則以舟爲館而臨江地稍僻尤余所樂居者間覽郡志自郡邑丞尉百執事皆備書守巡兩使則副焉自明設此官迄今逾三百年其間濯磨奉職勠力旬宣茲土者當可指數今不載其政績且姓名湮滅不得比水尉百執事無所勸戒豈不可一歎哉夫大法則小廉分守使雖備官亦所以表帥三郡吏也爰采而記諸石得四十有三人

遊青原山記

遊之日以霽人以暇不暇且雨則廢遊余遊青原不期而遇雨而不廢由泰和返舟至永和聞舟人言此去青原五里時雨甚命輿棹往不移時前峰數十作翠色雲覆其半倏若綺縠水濺濺出山下微聞磬聲至則淨居寺相傳七祖卓錫地登墉四望衆山如環扈鑰甚固墉之側龕笑峰禪師塔其陳蹟則顏魯公大書祖關二字黃山谷石刻詩其遊覽則五笑凝翠二亭凝翠倚寺左面東崖副憲趙君韞退新之白爲記羣山皆土崖石獨礧砢壁立泉數百道飛出山谷磯之以隄萬籟交作人語亭中絕不聞聲余偕高子玩賞坐久不能去因相顧笑曰向苦雨甚然非雨飛泉之勝其能至此極乎寺外荒祠別館數十間問之皆先儒講堂也蓋自王文成

官吉州數過青原講學鄒東廓諸公翕然景從吉州九邑各有館緡紳百餘人又總萃於一堂歲會以春秋留三日從遊者甚衆至假榻滿僧舍絃誦洋洋振林谷而西江之學名天下今數十年來講堂茂草微寺僧則人跡既絕其不爲鹿場虎穴者幾希嗚呼吾道之視釋氏何如哉抑世無作之者將有待而後興與作青原山記

重修煙水亭記

湓陽地界匡廬彭蠡間承平時所在亭榭士大夫多燕游爲歌詠壬辰春余奉使過湓陽求所爲琵琶亭者不可得更尚它所土人云此間有甘棠湖以唐刺史李渤築堤名湖中高阜舊有亭曰煙水樓曰鏡波爲士大夫咏遊處亂後傾圮十餘年無人跡矣是時余迫於王事簿領寖多餘寒主人無好事者

擇亭館留客遊後鼓枻去後九年崔君正誼以戶部員外郎來司榷居亡何集工度木構亭及樓咸復舊觀費索金二百是時軍興繹騷貿舶罕至虧榷稅萬計或咮之曰爾覘且鹿何亭爲崔君曰吾以榷爲職稅取諸舟使舳艫銜尾日燕於亭無廢事前片帆不至雖仰屋持籌減炊露處亡鐲銖補也且吾既早夜會計爲所當爲之顙安得不閒從賓客登臨以節勞而解慍乎於是客至則挈榼往遊江水湖煙盪胸豁目而匡廬之天池石門香爐雙劍諸峰頂背隱躍皆可俯觀與夫歊歈客多賦詩紀其事會方子丽止來自溢浦屬爲之記

查培繼

希賢書院記

古設學院以講舉尚矣顧學無常師雖賢者而師事之非必陳阜比操几杖而從之謂也古之賢人學

足以範理身足以宜民忠孝節義皆體諸身禮樂兵農各適於用冀將儷格舍此安從是則百世聞風無異親炙千載庶幾桑梓同立雲吾師乎吾師乎庸有望洋之歎乎昔考亭夫子出如南康軍既興復白鹿書院條例教規誨誘不倦又以濂溪先生前守是邦河潤及民春風遠士爰祠而祀之於鹿洞是蓋以尚友之心寓尊賢之意也余駐節芝城四歷年所野有衰鴻澒有佩蘭水旱曠溢未足消沴而召和雀鼠萑苻未能移風而舊俗深慳不稱任使以速官謗乃負而失業之人又往往不能教其子弟雖與守令諸君設義塾於四郊擇師而敎之捐廩而食之亦緩滿矣然散而不專且小學功緩則不及焉會余鼎稟簽居會城者十換冀葉而二州縉紳士則布席設絳三再請

余而落其成余惶然愧謝曰見若書院比比矣昨奉以爲館
寧今又將爲旅館無益徒貽慨歎也斯已則請推義塾之意
而廣之爲士子游息之地焉顏余安足齒竊幸有私淑矣自
漢以來官於三州者代有傳人得十四先生焉皆大賢也於
漢於晉各得一人唐得二人宋得五人明得三人於

國朝則得一人分曹而考爲守者時則有若叔庠宋公清臣
顏公希文范公鎮齡王公濂溪周公考亭朱公及靜涵張公
象陸翟公爲令者時則有若靖節陶公懷英狄公敬仲楊公
爲郡司馬者有若樂天白公爲監司者有若屺瞻葛公若夫
伯安王公則秉鉞專征三州皆其賜履也連類同採則魯公
致身於唐猶靖節之效忠於晉而其斥貪殘勸農桑與揭首
惡四境肅然猶宋叔庠之去姦進善驅蝗渡虎王文忠之惠
政及民羣盜屏息也若張靜涵之旌孝弟勸力田亦如之文
明心學而象陸翟公能講學課士潔已勤民洵可齊驅顏范
矣葛屺瞻之執法惠商救荒備患同於狄懷英之秉正保祚
免租縱囚而慨直不阿箴時救敝則白太傅亦足多者至若
濂溪先生在郡倡興理學民從其化士遵其教紫陽起而修
明之姚江又以良知之說竝暢宗風遂使孔孟道統薪傳不
絕之十四先生者位不論崇卑人不論久近總皆名實咸備
體用兼收學問爲眞學問而不涉於虛無事功爲眞事功而
不流於迂濶淵源相接至德堪師載考誌傳知追仰風範者
三州以內各建有祠以崇祀矣余爲合主奠位於一堂以其
勞爲貢笈肄業之所每當吏散庭閒時與諸生析疑問難而

暇則相與講明聖學之要以期無負於名賢之教焉

羅鳳書

芝山書院記

書院與學有二乎曰書院所以爲學也書院何以名曰書院
又爲書院何以名曰書院所以廣學也廣學胡不於學爲之必
之地隨人自起此獻麓石鼓所自始也或謂學校課試遵時
制爲科貢之門書院教養遵古法爲性命經濟之學是又分
而二之矣夫學以明倫聖賢道統執大於是書院講學未嘗
廢文亦未嘗不以科貢應制二者不容偏輕余謂郡邑城會
庠序爲可也山林鄉社正宜多建書院使天下家絃戶誦而
繩其成於學校間足爲國家樹人地爾矣名因學而廢書院
此文公疏云老仲之宮編天下學止一郡一邑一置爲不知
其說也余於饒建學矣以學齋不足於文廟之陽明倫堂餘
地建書院立舍置租以居饒學者亦稍太學之明道堂白鹿
洞之文會堂講堂之制名曰芝山書院者以饒舊有此名今
即於其學爲之者不欲分而二之也或又謂故宮遺址爲學

爲書院可乎饒紳士僉謂余曰禾黍離離鼠兔交飛榛莽
蟒城墟蔓野僅遺磚石爲基其梵宮者移去矣故淮王猶暴屍
下也牧樵牛馬日踐其上何如歸葬安山以其地爲俎豆禮
樂之域不芳草重芳乎且王好學下士曾爲蕃義書院韓山
青山等皆王莊久爲上人混據重起而新之以祀吾夫子以
贍吾諸子弟王之澤世享之矣昔梁蕭王恢舍宮殿爲永福
寺寺至今存也至今猶知其爲蕭梁宮殿也爲寺與爲學爲
書院孰愈乎余因爲王營葬而學其地遷蕃義碑與芝山書
院舊碑并存學門上金二百易王莊爲書院租田永作鹿洞
志永豐瑞昌之意也書院正堂五間後堂如之兩廊舍十
間儀門三間頭門坊一門田計韓山青山渡二處共七百餘
畝歲租七百餘石請載板冊書院後堂特祀朱文公以郡先
賢饒柴諸公配文公嘗數居饒且爲尺新安饒之士蓋親沐
其教澤者故特祀之於戲近其居去其世如此其甚且未達
也可不知所興起哉

衡州府重建郡治記

李芳春

按舊志重建郡治在宋淳熙戊戌實惟郡守廣漢張公杓任
其事公爲丞相魏忠獻公仲子江陵連帥先儒南軒先生母
弟於是甫期年修學增牌百廢具舉而郡治隨之鼎新云歷
宋元至有明因循補苴迄壬午府堂災蓋蒸土者率草草耐
事罔稱臨民規模余以

今上癸卯孟冬來守是邦始至之日慨焉興歎然見閭左凋耗
巷無居人而聚墟環疆者眷未艾方恒然於衷因謀之寅
屬延訪紳上父老周咨疾苦撫循凋瘵興學課士增陴濬池
次第粗舉尤以郡城空虛多方鼓舞自癸卯迄甲辰中間往
來亦閱期年未敢謂政通人和而吾衡士民似頗相倚伏時
蓋飛鴻漸集百堵可作余躬行勸勞環視四城得新居若干
楹煙火相望余顧而樂之乃庀材鳩工爲鼎建郡治公堂計
自始事之日至今告成無刻不以勞民傷財爲廉慶幸同官
亦樂余之工成而役竣也羔羊朋酒小大稽首暨同事諸公
咸謂不可以無記余敬謝不文特爲志其紓工始末同事姓
名庶幾寫附於盲漢張公之末以告方來後之莅斯堂者謹
思創始之艱相與嘯咻吾民以無貧茲役也則余日望之工
始於庚寅三年十月成於四年三月計大堂一所一十八楹
前堂一所十楹經歷司照磨所各堂一所各十八楹時同事
若爲郡丞孫公名席慶前任孫公名有恒司理鄭公名燭屬
邑宜春知縣董義行分宜知縣朱黼萍鄉知縣臺賜斗萬載
知縣范廷鳳各捐助有差督工巡檢鍾映奎願著勞勤例得
備書

重修李渠記

按郡志衡之有張起自唐憲宗元和四年刺史李公將順以
衡多火災且居民負江汲溉維艱乃堰南山水鑿渠通流抵
郡幾十里始四至二萬決而入城繚繞閭巷深廣可容小舟
迄東城隔北折合秀江邦人利之名曰李渠其始爲禦災而
惠且無算故衡民到今尸祝焉宋至道二年距元和百八十

九六矣渠壅盡州頻火太守王公懿大治故道而新之災頓
息自至道至天禧三年爲時二十有三載袁公延慶通判是
州濬之歷徽宗宣和六年又百有六載通判孫公琪因民災
力贊太守林公徹之復濬之後五十四載爲淳熙四年太守
張公杓濬之又七年丁亥大守曹公叔遠實來距元和逾四百載矣渠歷久壅
益甚民用告病公亟講修復閱一月而渠成諸災不作袁人
稱慶刻李渠志凡地形水勢高庳廣狹險易並與江遠近流
灋曲折纖微畢具其治渠如某處用疏某處用鑿某處用堵
築某爲斗若干以貯水某爲橋以便往來某爲減水溝若干
處接水溝若干處與夫坊市地名役夫條目及銓次渠長陂
戶甲戶等悉有深謀遠慮蓋自元和至寶慶四百年間浚渠

名氏僅得五人此爲修復第一大功載在郡乘班班可考也
由宋歷元至明洪武初又百十餘載太守劉公伯却濬之宏
治十三年太守朱公華濬之正德癸酉徐公璉大濬之刻有
浚渠亭記萬歷三年鄭公惇與濬之又四十七年黃公鳴喬
睿之自明之季至
國朝有待焉上遡宋寶慶丁亥曹公治渠到今又逾四百載
而屈指修有實蹟者亦僅得五人嗚呼何前後時與人之相
侔一至此也余自蒞袁來詰訪紳士父老討論掌故無日不
有一李渠在意中躬未敢率意輒舉曾因郡治多故查復庫
袁天罡所開五井大加浚治民不苦汲地方稱便會重修郡
乘至宋曹公修復渠志一帙披閱久之恍然指掌先委員前往察閱具覆訖乃於康熙己酉仲冬
吳允慶巡檢龍映奎

朝大會文武僚屬鄉先生父老士民及其地之所稱渠長
陂戶猶有存者親行按驗不憚跋涉水草中詳討實慶原志
而講求之見其水勢日趨而東籃緣春夏之交山溪暴發堰
既廢壞水隨所濟而去決民田居散溢阡陌間漸與江會既
橫不可制而渠源以積壅反塞所經故道或淤爲州或高爲
阜即其存者涓涓中矽一綫殆不可識其所瀆之水
亦或旁出沈莫定位壞民田余語諸公曰此渠廢之由也不治
其本渠未可復乃就大修故堰循其舊址而加增鄉焉其法
夾堰內外俱植松爲樁每於其成選松之最大者截爲枕木
伏寘其旁仍樁外實然後兩面依樁疊石覆土加砂積薪層
次修築務使堅實而高寬濶馭故堰
倍之又於其上設案木隨樁首節接安放施以維繫不使稍

有所拒動蓋自始事以來遊匠選材鳩工給值雖委有專官
而予必躬必親間日單騎按視閱一月而渠成始自陂頭至
西城下計十里按古渠力行疏鑿必復其舊由西城渠口入
城至郡恩寺東轉而北會於秀江凡幾十折雖坊巷異名壹
改其故猶可得之想像髣髴間皆務徹底開浚而後乃令水
循故道清流汩汩如縈如繞郊外之原隰垣畦郭內之井甽
池間居民飲食滌濯咸弗取給焉屬比盛夏初雨稍愆期賴
此渠水自我西郊田用優渥郡人聚觀莫不踴躍相慶即余
亦自賀素志之獲遂也惟是樂成雖易慮始實難歲月漸遠
興制就湮使非考驗有據規畫相定其能長如今日乎爰謀
之紳士父老鉴文等後每月以一耆民六堰長專理其事凋
而復始凡以時加減堰口竝偶有殘缺壅淤即時修補淪

毋俾蔓延大有擾失則北渠之利賴可以傳之世世不朽矣
總計用過松椿若干枕木麥木各若干及總管分管之者民
與正充朋充之堰長其數目姓名悉另有冊存南昌太史鄒
公作記以誦予覩未敢當謹撫其實以告來者竊附於曹公
李渠志之後云爾

西山寺記

鄭日奎

西山在弋之西北山勢龍從亘十數里土與石間之林壑初
無大異其名也以產茶寺居山之麓僧亦以種茶爲業住持
老衲鶯湖人也膩其高好談前朝事客至無他供惟以茶啜
茶次輒爲客述明時弋之茶害也正德中寧藩勢張甚每歲
春輒遣官校督茶芽遶官吏民苦之已卯逆藩敗弋患始
去邑人汪少宰有庚辰春日飲茶詩意蓋指此而今安矣無

他慮矣因爲誦汪公詩客皆色然喜欣然笑也更啜次僧復
爲客述明末鉛之茶害也信七邑皆產茶初無絕佳者故不
以供上用獨鉛邑有茶課課額歲八斛耳不爲民厲
何時倒忽起每歲清明課茶時除正供外自監司以下遞承
尉皆有餽名曰薦新實則本處所產不能應皆市之他郡以
充之民歲費金以數十計已苦之矣何時倒又變每歲課茶
時除正供仍本色外其他餽贈悉以銀代之於是民歲費金
以百數十計茶户或稱貸償或且鬻妻子償甚有自經溝瀆
間者已而相率逃去則科之合邑之糧里費益不貲害益深
矣邑人盛處士有汭以採茶歌意蓋指此而今不知何如也
因朗誦盛子歌歌未終客皆憮然不樂太息起報飲而別

鍾靈講院記

李光地

文明之運始於國家又視乎推行者之至不至苟其設誠而
推行之雖微上之振起士君子固不忍愚其民也況在蒸蒸
作人之世乎文翁之於蜀遜之於潮當時兵革猶未盡偃
而巴蜀之西猶微之外僻深荒遠素未耀乎光明二公者皆
以太守爲史民師能使人士奮興化移易前史稱賢焉今
天子聿揭亂敉太平永爲有道之長求端於學校敎化崇尊
儒統一經術可謂思曰意美矣而守土者或推行之未至或
以文具推行而設誠之未篤無論僻深荒遠文敎闕弛蜂以
聖哲居游之區時世之未遠風流之未墜罕能尋搜章表以
爲邦人勸者豈質生所謂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爲者耶西
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豐三先生實生其間而臨川
迫伊川於此相授受爲尤盛渡後有陸氏兄弟以學行與朱子

道脉相切劘之會道脉攸繫詩在此邦文獻不彰緒風亦歇有志之士
仰止高山亦何從而遊想焉太守周君嵩山慨然遠覽既訪
玉山鵝湖遺址檄其屬邑興修百年茂草蕪爾宮牆而又即
府治佳處創爲鍾靈書院臨溪環山在閩都而有泉林之趣
招致士之秀者近百人講肄其中又以爲文翁在蜀相如爲
之師退之在潮趙德司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督率身則
以時省視而作興之先時郡士科名寥落自書院立明年即
有首舉於鄉者後遂連年相踵起故曰山川之秀有開之者
也人文之盛有倡之者也人地之鍾靈無絕期開而倡之則
或百年而不相值嗚呼此余所爲於君有感也雖然科名其
小者牖生聖人之世被聖人之澤當勉爲德業之彥共定太

平之基此去廬山之下有白鹿洞爲朱子之講班猶在也取與玉山講義玩思而服行之使賢太守之逝他日於蜀湖而有光是則師生之賢亦邂逅執筆者所惓惓云

重建袁州府儒學記　袁繼梓

開之天下治亂由人心邪正人心邪正由學校廢興則學校之設不基重哉易之臨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士與民教與養一致也袁始唐天寶五年太守房公琯立學宮建文宣王廟於城北門外至肅宗乾元元年刺史鄭公審移城內郡治西南唐保大十年刺史李徵古又移於郡治西南宋真宗景德三年詔諸郡於廟中起講堂聚學徒選儒雅可爲人師者教焉仁宗皇祐五年知州事祖公無擇以舊址隘隘乃改營於州治東二百

步今學是也學成時江李泰伯爲記神宗熙豐間館閣第大下學記以袁州學記爲首故文獨傳孝宗淳熙五年知州事張公栻又新之更講堂爲明倫堂明宏治壬子郡守王公俊以舊學在廟後隘弗稱乃大規度之爲左廟右學此建置沿革之大較也郡侯孝公以康熙癸卯冬奉簡書視袁下車之日睹袁之城池學校堂廡未修不勝悵然曰郡守民之師帥也坐視其荒缺而莫之補救乎爰是加意維新與民更始一年而郡治及鼓樓新石敷政有其地二年而文廟修昌黎書院復而立教有其基凡棟宇之必嚴丹堊之務飭周垣屹綠門戟閎閎堂廡深邃倫講肄軒敞實實枚枚俾治上之趨蹌考業於中者咸覩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猗歟郁哉洵可大而可久矣余父子兄弟俱輟發白庠者昔荷先聖之式

憑令睹我公之嘉猷可無勉應以志永思乎　葉應震

葉氏四節堂記

明崇禎戊巳間余從家大夫讀書葛溪每春和景明憩於葛山之堂堂爲葉君家塾背圭峰若主拱靈山若賓林木參差溪流映帶意非有文章英絕者必節俠之士挺出其間已爾留滯他鄉不到喬山三十年風氣之推遷人事之變換不知視昔如何竊計山靈當無恙正思民物一新當重到圭峰共話世事無何而竊名犯順者蜂起君行保甲法爲一方禦侮比土賊環起策力莫支義爲所執不屈死妻馮氏亦臨之君無子撫兄遺孤爲之子有妾二人一爲君死一鞠孤子於顛沛流離之際皆以節稱君從子鼎不忍其湮沒於時也乞余山而曙曰吾伯父生平精神革於斯矣猶應登此即

其地而若之道即共堂爲祠而祀之其意良美而屬予爲記其事予曰苦節不可貞貞凶悔亡妻若妾之道也文爲謝文節遁也剛柔分而得中安節之亭艱之君亦其人耶而以四叔鄉妻死夫子女死父芳名至今猶著伯多奇也抑鼎孝思之所寄焉耳嗚呼變亂以來虔劉所至貞夫烈婦死於深山窮谷者何可勝紀而遷沒比比有心者登喬山之堂寧不爲之感慨既而增悲乎

鵝湖峰有院記　朱在鎬

峰頂者鈐湖蜂之頂也唐大義禪師卓錫此山故名由鉛城至則涉大溪而南由信州以來則經鵝湖之足朱陸二先生講堂並山而上各以里計者五層巒複嶂迴合出沒山行忘

方廣數十丈承山之對旁俱茂竹森松陰淡不見日水澎湃
赴澗循池行曲池而翼然者爲李寺前羅漢松一株大蓋手
藏已枯百年而復盛色若古鐵眞神物也僧衆肅余而入戒
儀齊整器鉢無聲至方文則慧林大師具脫粟啜茗以待師
甚余舊識相勞苦問無恙時方盛夏羣木森天四山飛雨自
空而下翕忽滃勃時聞異香蟬曳凉吹既靜以遠晚宿接客
之廬則閒牀足水號瀧然有聲既起從寺僧訪龍井大義泉
泉以闊又以機鉤致之灑淅布護交凉蕭陰齋寢庖湢無非
夜兢兢三載於茲矣觀在事之歲時考政事之得失則其
人之賢不肖可坐而得矣且三復司馬公之言尤畏夫後人
指名而數之也敢不勉哉

忠節名賢祠記

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祀何以大也大其德大其功大其
節也德修一身功建一時節立一日而大其享於千秋何也
曰引而被之者長也其引而被之者奈何曰人參於天地而
成位其中賢人君子者天地之正氣所結也天地不敝而天
地正氣之所結亦不散又況產於其鄉宦於其地生有功德
於斯人而沒無所弋憑以奉一豆一登之饗豈所以云報乎
且天下無待而能自興者幾人哉觀感而奮頑懦之振
於聞風載興時之一耳提信深矣是故先王之法有大德有大
功有大節者得以血食於無窮斯賢人君子所由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也後世不知此義率以禍福之私而惑於二氏
諂於淫鬼淫邪不經此創造偏於都邑醮壇男女非禮之報
祈有司或且臨之而至先賢之祠兩把風隋則過而弗問焉
毋亦不知其所係之大乎余撫江右將暮月紀綱蠹定百弊
事業庶炯至今猶在人耳目餘則或存或亡有知有不知者
爰我
國家應運龍興
今天子繼體立極凡大臣秉鉞而來者靡不推誠置腹假以便
宜其一時治狀父老類能道之茲可無述余之前即今大司
農福山王公莅事甫旬有四日隨遷閩浙總制而去然其風
裁峻整宏綱單舉余　循其成法而酌以時宜略加損益風
夜兢兢三載於茲矣觀在事之歲時考政事之得失則其
人之賢不肖可坐而得矣且三復司馬公之言尤畏夫後人
指名而數之也敢不勉哉

忠節名賢祠記

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祀何以大也大其德大其功大其
節也德修一身功建一時節立一日而大其享於千秋何也
曰引而被之者長也其引而被之者奈何曰人參於天地而
成位其中賢人君子者天地之正氣所結也天地不敝而天
地正氣之所結亦不散又況產於其鄉宦於其地生有功德
於斯人而沒無所弋憑以奉一豆一登之饗豈所以云報乎
且天下無待而能自興者幾人哉觀感而奮頑懦之振
於聞風載興時之一耳提信深矣是故先王之法有大德有大
功有大節者得以血食於無窮斯賢人君子所由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也後世不知此義率以禍福之私而惑於二氏
諂於淫鬼淫邪不經此創造偏於都邑醮壇男女非禮之報
祈有司或且臨之而至先賢之祠兩把風隋則過而弗問焉
毋亦不知其所係之大乎余撫江右將暮月紀綱蠹定百弊

漸除民俗烝烝有治象焉薄領之暇謁潭臺祠拜徐孺子墓而復其清風之堂按志訪所謂大忠大節諸祠皆已蕩於焚燐有或其殘礫敗址而不得者嗚呼賢人君子之靈爽何所託而國之化其何所助以施乎欲一一踵其舊而復之力弗能給不得已合諸祠而祀之以世代之遠近爲敘兼採輿論取志中姓名最著者次入焉蓋以諸君子之德之功之節或不同而爲天地之正氣所結則一結則聚聚則親親則秩嘗春祠於一堂或亦諸君子之所欣然也夫德誰不克修功誰不克建節誰不克立惟藐一身於土芥暴棄而不知所嚮往爲斯無如何耳誠觀於諸君子之所爲而萬古不泯則居有所養用有所行變不易守常不辱生七尺之軀亦屈然與天地同久人也此邦之人心風俗安必不由此以振而復已往名德事功氣節之盛乎惟願後之君子永成余志勿復如宿昔之廢而不舉焉是所望也已

帶湖記

劉命清

帶湖自麻霞石閘入小口歷鄧州抵花園而北遶折而東注經綠青寺橋其水清淺皆挾川沙以行復遶迤而東北過石頭山山與湖稍距然今石壁之下篤師緯板支柱之痕深入石裏昔爲川舟通濟之區今淤爲湖者久矣據舊志帶湖名戴因唐時曹王皐表授戴叔倫刺鄱遂築冷泉陂以均水利凡數十處今志云即千金陂殆非也此湖延袤五六十里處處築堤而後灌溉之利不洩故後人志其功德因名戴湖稍之蕭寺蘇堤皆不忘其所始耳今石頭山北吞納雜峰琬山諸泉汪洋瀰漫遂爲漢潢之最勝焉循東山而下并曲而西則受靈谷瀑布之流蓋散爲大橋湖爲萍湖爲浩湖爲螺湖爲古井湖爲蓼湖其淺者爲龍潭由潭以西地益卑水懼其洩而不留也乃障巨堤護柳陰灌溉千頃舟航遶陽馬磯洲數里湧高遠矚盤旋若帶遂易今名云湖上多綠樟文梓長松古檉岸竹渙花四時布如鴻鵠鸂鶒鴛鴦之鳥翔其渚者可羅而致蒭蓴菱芡蒲魚之美參差互映舉網擊鮮則有狂鯨奔駭畜沫鼓浪之奇夜靜風疎則社鼓刺鐘隱若發於水上鏗鉦可悅余宗世倚湖上環居虎溪歲輸此湖魚稅三石有奇四方遊履至者咸風晨和煦撥棹嬉遊或月露凄流扣舷鳴瀑莫不歌酒賦詩期以暢遂夫幽情子亦簡棄鹿車與族之逸老泳歌泉澗因遵古月會之飲相與買舟泛湖艤然有次第石罅洎盤之志而復懼其久而弛也乃相約以志其事

國朝

鹿江書院記

李振裕

臨江之有書院自宋張洽黎立武始至明梁寅而益盛後之官是土者物立修復亡慮十數今雖不復存而流風遺俗未泯則前人之澤長哉夫以政治者爲上之事以學教者爲下之事古人蓋有政傳而學不傳學傳而政不傳者論者遂岐而二之非通論也政學出於一者也而學之永世逾於政君子之教思無窮容保無疆蓋不可以世計矣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孟子推論仁義發明大道而其言亦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教又清政之所不及者也宛陵施公分守湖西者七年公蓋以理學世其家上自濂洛以遠姚江盱江之說童而習之其官湖西蓋以學而政非以政學者也撫三郡之衆力之所及者殫於事力之所不及者瘁於心爬梳蘇楫於簿領之間不以爲勞既董勸賢長吏敦廉樹德又日進其士大夫與其秀良嗅咻而教誨之表吉之間爲講堂者數處而吾吉青原鷺渚之會嘗千百人又別新景賢書院以益之臨江公駐節地講席無專所士大夫亟相厥居而公不可今年秋公以奉裁將去臨之人如奪其慈母而失其導師相與咨嗟流涕乃建鹿江書院以永公教澤數日遂落成郡邑之勤敏士民之趨事不於公節鎮之日而於公去臨之時夫豈有私意哉大智不惜其位之去而悼其道之不行不願其民之

徯我而願其民之自爲德使夫堂成而登其堂覩鐘鼓琴瑟之音日在於耳油然而禮義興鏘然而絃誦作以是報公不猶愈於俎豆公邪方有輔玉之典星言夙駕而長吏士夫夫胥同留於書院講會竟日不忍別亦可以見教澤之入人深也公名閏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己丑進士

御書匾額恭記

樹滋堂

欽惟我

皇上聖學高深卓越萬古寰章寶翰光歷代帝王所不能及至鍾王虞褚輩僅堪承蓋扶輪皇哉唐哉天地昭而星辰列也臣振裕屢被恩施扁額楹幅挂幅三叨寵賚榮感已極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允閣部諸臣之請爲書堂額臣先人原兵部

左侍郎元禮嘗頒樹滋堂三字於聖居私第臣錄奏陳乞於初六日命近侍捧出賜臣瞻仰之際伏覩天章雲漢光燭九霄蛟龍發纏鸞鳳軒翥鉤環琱抱嶽鎮山安拜濡自天感恩無地謹裝潢臬蹟祕藏篋衍雕鏤堂本煩耀樣題別令善手鉤臨刻諸琬碑傳之永久臣於是舉而歎我

皇上之盛德至矣極矣敕命惟慈日昃勤政而宮庭稍暇必先翰墨見依仁游藝之學焉太陽朗照體高穆清而仰承末光輒霑慶露示章天作人之化焉情慈於畫接

恩隆於下逮報無涓埃錫逾山岳如春風湛露及物而不自知似家人父子一體而無膈膜煌煌美善具茲鬱鬱三大字中矣猗歟盛哉抑臣因是而自譬也古人云樹德莫如滋先人既取以名堂今者又拜賜奎藻爲謨訓則夫事主之恪共

居官之廉慎以勤莅事以寬敷教體
聖慈而惠百姓貽清節以安子孫用以稱復其生初之固有者
敢不勉自砥礪植其根而培其本濡以澤而沃以膏敬日奕
世之至榮夙夜弼亮惕矣

重建太常黃公表忠祠記　周開緒

明太常卿黃公膺儲君師保之重承太祖顧命之隆節烈芳
聲忠貞懿行既已昭明國史處炳寰寓而世系源流懸懸罔詳
沛又見於劉侍御誌墓碑銘矣爰考明成祖於漢王謀逆之
後追想公言旋已悔悟然僅得稍弛其禁至隆慶時始邀詔
復官秩表忠崇祀是蓋精神之不能久鬱而食報明禋允昭
論定也因公後裔守墓崑山隨已立祠墓所其分宜專祠則
爲惜學郤公所建時有四明周君諱應治者來令於茲會公

六世孫雲告請復籍貲糜回里周君爲之查復其祖塋墓庳
又以修理縣堂之支剩公銀五十兩爲置祭田三十五畝禾
并地三畝五分令雲主守管業以綿祭掃不意雲竟乞副祠
墓無主歷今百數十年棟宇傾圮頹垣斷砌徒存祖豆虛名
衰草寒煙幾失邱壠舊跡良可慨焉予始至瞻拜公祠相顧
悽然因思公凜凜忠節扶植綱常爲人倫儀表豈可使祠宇
蕪穢以褻祀典是亦有司之事何敢以職微祿薄物力維艱
爲諉用是勉捐庀材以爲首倡益以勸諭設法而構成之雖
限於基地舊貫不加而廟貌聿新威儀有赫庶上足以仰副
朝公創建遺意至黃公所葬祖墳山併基地田畝率皆散處
各鄉越雲回籍復業以迄今茲年遠世隔強半爲隣近所侵
甚至有毀滅舊碑冒爲祖塚而續葬其下者竊念先賢祖墓

允宜防護安可以無主之故任其侵削恐日久湮沒難稽謹
就萬歷十四年周君勒志各地名逐爲清理但志載簡畧稽
勘茫然幸賴老成好義留心舊跡者從余跋涉歷爲指點以
克有所依據免致混淆仍有志所未載而爲里民舉報者并
得清出茲予告請歸養未克竟事深望於來者之有心焉

重築松沙港石堤記　高夢說

余領信州之三年戊陽令陶君耀以書請於余曰戊邑古餘
干地濱湖時戶口殷庶科第後先相望乃今敗陋日甚訊之
耆舊僉謂戊有松沙港者形家所云船口水也舊築石堤捍
之使其水環縣令堤壞水走而西則氣洩矣誠欲爲戊復舊
觀則修堤之役不可緩耀採其議將謀興築爲余即報之曰
修築誠善政但興大役則胥徒且因緣爲奸利幸謀察之陶

君周雅智吏事聞予言益自綜覈先率屬捐貲凡工力財用
皆慮度口畫擇里民中耆碩有德者掌之無所旁貸一以委
故集事而士民之輸力與財者皆鱗集麕至忘其勞且費焉
工始庚戌四月迨辛亥正月而見成長二百餘丈高六尺廣
四丈用石一萬礮松木五百協用力一萬餘工用錢一千餘
緡陶君又以書來告成且索余記噫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
矣蓋令之治邑猶主人之治家治一家者凡家之內若門若
堂若寢有頹壞非治者必以時修葺焉否則家政替矣治

邑者凡一邑之署舍城郭與夫道路堤堰之屬有頹壞弗治
者又孰非令之所宜修葺顧令之爲令者往往傳舍其官苟
謀便安惟簿旦夕遷去斯已耳或銳意興作用民財如泥沙
役民力如馬牛小不中程鞭笞及之工未成而怨已集矣陶

君之令弋也久能信其民而又敏於爲政凡學宮城垣衙署之隳剥者旣已相其所急而先圖之矣至是復築堤以爲弋民百世計畚杵雲集錢米波屬大功旣成烝徒欣欣可不謂吏之勤且良者哉至其盛稱形家言不過謂民可樂成難與慮始姑借是爲鼓舞之端耳若以爲誠然是爲吏者不必講稽學力田之業而惟恃此以爲教養之方爲士若民者不必講稽學力田之業而惟恃此以爲湯之水薪薪之石可以規富庶而有餘豈非惑之大者乎予故敘是役之終始而更白陶君之指以告後之宰是邦者

曹鼎望

重建大義橋記

昔尼父稱鄭公孫僑爲古之遺愛而子輿氏斷其濟人溱洧惠而不知爲政然則成杠成梁固平政之大事良司牧不容恝然置之者也信州當閩越之衝屬邑鉛山在郡之南偏與閩地相錯如繡山高而峻水清而駛其關曰分水漢曰武溪懸泉飛瀑奔騰湍瀉遶郡郭而北以入於江以故波濤猛惡每春漲秋霖野船橫渡陽侯肆虐行人之飽魚腹者往往見告非有橋以通利涉其厲民也特甚豁之縣志縣北百五十步有大義橋其舊有名之曰通津者有名之曰思政者若夫大義之名則自貞元初禮部侍郎劉太眞守郡時橋適當傾將謀更築而水勢洶湧立石維艱有僧大義者以戒律鍥緣林而成墩工乃克竣後遂名以大義崇佛道也自唐而宋而明屢修屢壞

國朝順治十四年知縣王應泰捐貲首倡暨士民之輸將商旅之協助幾三千金而橋始復其舊蓋迄今二十四年矣康熙甲寅年間又燬於寇余於戊午夏來守信州羣盜如毛七城孤守朝夕惟女媧鍊石屋廬念白鶴蒼龍未易賦也已未仲春錦州潘君子璧捧檄爲鉛山令與余籌策破賊自夏徂秋招其黨從僇其元兇而六年之寇患一旦廓清庶幾得爲政之本乎顧以政尚養民而養民之政莫急於通商鉛山固昔年萬家之邑也江浙之土物由此以入閩海濱之天產由此以達趨推輓之用負擔之舉裹糧之侶日夜行不休所以集四方納貨賄者大抵佐耕桑之半焉今乃鄉井邱墟戶口零落以至此極設非郡守邑令相其急而調劑之何以起瘡痍而振之絕耶是此橋之重建也爲通商也爲養民也蓋可緩乎哉獨余棘人欒欒行將素衣歸里慚無善政以留此邦則拯溺之恩利濟之懷不能不於潘令有厚期矣

郭曰煃

重修大有閘記

善爲治者必使野有恒豐之田而後國有恒足之賦故禹之任土作貢也先之治水其決九川距四海以除其害之大者實乎不可及矣若濬畎澮距川則去害而兼收其利後之言水泉之畜洩者師之輓近世知急田賦而不知水之爲利害非誠不知也課吏者惟治賦之贏絀爲殿最先王坊庸之政謂宜民間自爲謀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謂之不急是以莫肯盡心惜哉其不講於足賦之道也余近鄉大有圩外臨章貢之交灘內受陵阜之下流匯澤爲湖遇遭延袤爲田若干畝備潦輒什之七旱什之三潦則使水毋得引注以洩田惟閘之開閉是恃此大有之號爲沃野無凶年按仆碑載自宏治十二年郡守祝公創建厥後屢地屢修鄉先輩文字可考者萬歷十五年則萬公恭康熙五年則

泰公明容也康熙十三年又地時滇閩變起而湖寇在門庭大師繹絡供億亟於上輸將困於下勢固不遑及此幸亂少定而兵燹之餘歲數不登顧安所得臣石之費年復一年潭不改障客歲圩民合詞請之郡守詰公保宥邑令王公養溥始至若仰事俯畜之産無歲裹資況乃王稅之不供身窮於妻孥爲當可謂急矣然而十姓百族之子非登高而招難家到户說如築室於道謀求其一心齊力也難昔人又謂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故鄭國之役謂足疲秦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頌苦由是言之則長吏以民事爲己任尤難得也今

觀我郡邑之長不以簿書之所不責而鰓鰓然惟恐不及宜下之罹忻鼓舞所爲而成由是此一方者田賦之源以裕所謂有恒豐之田斯有恒足之賦無復有逋負以累長上者矣孰謂簿書之所不責者無益於殿最哉篡僧來屬余作文以記之夫余之言語氣力不足動人曷克追蹤萬李兩公而不能已於言者君子之舉事也必計久遠始事者莫不欲其長存而其後或至於怠廢自昔賢智爲民捍患興利者追往往而在使後人皆如前人之心則民之受其賜者誠未有艾雖謂之萬世之利可也是不可無記以告來者

興國縣學初建明倫堂記

楊顒

學以明倫爲本所以納民於善而遠於邪非僅講章句課文字已也漢唯京師有太學宋慶歷間廟祀孔子如唐乃詔郡

先以造士爲急急其所先務而以道學昌明爲已任以追太
中之遺迹則玆堂也其用意誰可量哉往者張君在嶺多惜之今觀
問文章爲一時領袖其出而爲令也余與同官多惜之今觀
其所爲若此是且以昔之所不及爲者將始於一邑而推之
天下而大行焉乃知向之惜之者所見之小而不足以知張
君也遂援筆而爲之記

烈婦田氏記　申緗來

烈婦田氏者閭巷中貧女里民蕭榮先之妻也守貧力穡侍
仰不給無怨咨聲生子一女一甫離襁褓無何榮先中遘而
歿田氏環顧二稚牽衣而泣不忍遽死者欲撫此孤幼以延
蕭氏之一縷耳奈歲不登勢難存活就食於夫之同母弟而
叔欲强奪嫂志毅然不從又以姑命臨之迫使去而甘心爲
自給死於饑與死於養孰輕孰重曷若先死以報吾夫於以
下乎康熙戊子三月二十一日夜將半乃拜辭夫靈潛攜幼
子稚女赴河濱以偕殉爲郡侯陳公奕禧將爲立碑建亭命
公攷不果差乎氏死之日方二十五齡耳以里恭貧女素未
知經史而舍生取義若此雖鬚眉丈夫猶或難之有云從亡
之婦例不賜旌以其輕於戕生也然推氏當日守節之志其
堅向使其姑與叔稍識大義不驅而奪之俾全其誓死靡他
之志得撫藐孤以終天年則孀母之節宗而蕭氏之宗桃不
斬矣此其情可憫而其志又可共白也余忝莅茲土方欲振
勵風化而忍令其湮沒不彰爭因撮其烈蹟付之貞珉建亭
於墓用以垂後焉嗚呼若田氏者亦庶幾不死矣

御書樓香火田記

山岳之秀靈鍾自天地而封表之權必有待於賢聰作則之
元后在易山上於火其象爲賁夫以敦艮植其體離明發其
光故象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用
賁之道煥乎大哉我

皇上聖神天縱加以重道崇儒成丁卯頒賜朱子學達性天扁
額懸諸白鹿洞書院廬山氣石日固已蔚然改觀矣癸未春
六飛南巡所過名山大川琳宮梵刹靡不沾灑翰墨慰其望
幸之誠匡廬僻處江右五百僧房未得媲於高旻寰隱乃王

山岳之秀靈鍾自天地而封表之權必有待於賢聰作則之
元后在易山上於火其象爲賁夫以敦艮植其體離明發其
光故象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用
賁之道煥乎大哉我

皇上聖神天縱加以重道崇儒成丁卯頒賜朱子學達性天扁
額懸諸白鹿洞書院廬山氣石日固已蔚然改觀矣癸未春
六飛南巡所過名山大川琳宮梵刹靡不沾灑翰墨慰其望
幸之誠匡廬僻處江右五百僧房未得媲於高旻寰隱乃王

特命撫臣躬齋

李春告竣恭遇
萬壽誕辰即於寺中啓建祝釐醮壇齋宿之夜伏念
宸翰沂貯榮光燭霄自當天龍擁護億萬年欽承無斁而山寺
荒寒必有田以贍香火庶乎繼佑民之一助以語學使王公永齋所見亦同因各捐俸
資田如干畝俾住持僧世守之言雖無文謹誌其事日勒諸
石使四方賢士大夫遊履所經賜賜額而仰御書之樓金碧
輝煌美輪美奐知我
朝人文化成之盛不特儒林再闢兼令佛地重光夫豈偶然
之數哉粵考開先寺址本南唐中主景讀書之臺以彼黨就
偏安乃自詡其得土之有祥比於
聖人之清明在躬亦云安矣其時旋興旋廢登茲勝景者
往往感慨興懷而稱奠焉二邑之人德公無已田而食曰此我公
所以寵渥之衣也屋而居曰此我公所以

之居也閒井洽比父老子弟安宅樂業時斗酒相勞則曰吾儕之保
聚而安全者公之惠也而實無非此堤之功則又指其堤曰
此非前此之堤而我公之堤也此白公堤所由名乎猶未已
也且將勒碑以紀之馳書走二千里乞余爲言余以桑梓受
庇所以德公豈有異情翔茲不朽盛事徵鄉人請能已於言
乎且夫工築之役閒非易事守土者每畏而委之曰非吾咎
也否則曰非予一人任不然則曰爲之經資奈何嗟乎國計
民生之不可剖蠹此三言中矣今公切切然由己之思捐清
俸以衛民務爲久計無遺後患蠹反乎三者之見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抑余聞是堤鑿修屢潰屢成風狂雨驟若有怒
物昂超頃刻未石俱沈公自爲文祭禱而後興工工成歲餘
風雨不驚堤患是又至誠之所感孚非偶然也余吏於浙閩

朱軾

白公堤記
樹德於民而藉言以傳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不俟以言
而言以傳此吾於白公堤樂得而有言也堤曰白公者何中
丞白公捐資築堤民德之遂以名焉中丞
國撫民爲民興利宜也民之
之固於無堤者甚且久也堤
而南昌之豐城瑞州之高安接壤焉贛兩河之水交會於
是沿河百餘里土田汙下以堤爲命歲辛巳堤決水大至漂

浙民之久罹海患築塘爲捍經畫累年卒未有效以是益勤公之才德爲不可及遂忘其固陋而不禁有味乎其言之也自今以往常有公之德常有公之堤則亦常有余之言余言何足傳其亦藉公之德以傳也公諱徽號亦齋浙江遂安人備書之者重公之知人善任而兩君能不負所使也是爲記

兩公亭記

今上御極五十八年久道化成湛恩洋溢薄海內外第彙略疏

豫章在大江之右

帝心眷顧有加歲丁酉命大中丞近嶽白公來撫兹土剔除煩政百廢具舉清風亮節大小畏懷其所以厚恩眷至矣

明年夏旱公禱雨有應時以爲適然耳迨今夏旱甚苗發枯民憂方劇公惻然念曰稽未報而旱吾民胡稅以養也庶不登吾民胡賦以稅也爰致齋肅建壇躬詣而雨大沛彌晝夜乃止千數百里外油油而雷殷殷節甫迴而雨大沛彌晝夜乃止千數百里外悉快霑足三農以上至諸僚屬式歌且舞咸以大有爲公慶公謙讓不受居無何復旱公再禱即日雨再大沛宮民胥慶如前觀察使鶴亭初公作書而詩以誌之余懼其有美弗傳無以勸後於是就東湖之上宋高士蘇雲卿種蔬處今心齋上人棲息之憩雲庵前作亭刻詩以紀其盛亭成無以名之維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望雨欲先及公田民情殷矣今民以雨望公公一誠格天天即以雨雨民則是雨也天蓋爲公而雨也不然何以其應如響至是哉先是公於

建昌府左建昌院教肖生儒又修講武堂於百花洲上皆即

亭南北相望也他日公課士治兵之暇偶登斯亭城郭閭閻

藹藹眇忽映帶於風帆雲樹間遠矚西山峻窈飛碧送青近

與湖光上下糢外煙霞澄鮮爭欲襲人襟袖顧而樂之思與

民同則其所以濯潤斯民者更未有極而是邦之父老子弟

咸時來瞻戚公之德不可諼謂郇侯之膏棠田之駕未易伴

之也豈區區分領合穗流焉一時之惠政乎哉書云若歲大

天子嚴而天下微公誰屬西江不先有明微乎時余歲校畢旋省親覲而誠悅之名其亭曰兩公即民之情兒天之心紀其實且以誌須也後之君子其亦將有所感而興起焉

興國縣城記

張尚瑗

敵滅二水流至興國北濕而合始建縣者因其濬以爲垣東垣自北而南其下行者不得馳南垣則小春潤之水若抱若折從南壁出雙橋以合於激江故與之爲縣三面濱水也城北固巒坡陀南壁而勢庳南北垣相去幾里許高下已數仞小春之壕狹不容舟夏秋當涸爲陸泰滎至則溢涌突盈溫壕而繞城敵江交盛水之合固決然江也猪於龍王潭以平川爲名其實會從敵疾不能紆徐容約春夏之交水滎曝發渚源而淺不舁所陌孤城之不勝其衝豪有由來矣自前令黃君惟枝丁巳力起修之後二十六年無問版築者余甲申履任之春四望鮮有完堞霖霪四圍月汀贛諸郡邑載胥及漲壞田廬縣城郭水入興國南門高七尺城之東南崩者四十丈再南而崩者二十餘丈西南十七丈城居如坐魚筍

羊牢日以擾竊流移爲懼故荒政舉秋穫有成乃名工計之工以難告訊其故曰始築者基未固也陸城之法擬於築堤顧堤法亦有二江河之堤其下土也故用埽用樁以禦其衝濱黏澗之堤其下石也石與石相承不拔之基矣今始爲城者未諳其法欲樹不拔之功非窮其底不可余曰諾吾志也乃發民夫劃土深數尺而山根露鑿坎以承石登登而築之土下築基之石較土面培垣之石費加三分之二其四十丈當水之衝突所廒工費較他處獨當五分之三所役之夫起於煙竈程以日計石取於灘下水數以船計甎與石厥則名陶人而爲甓凡沙石甎灰之值工所工皆視齊民惟工傭半給之起十月朔至十二月下浣八十餘日爲費四百緡耆老里民勸輸居三之一官獨捐其二而城以完而戍之夏兩甚城復毀毀於甲申之未繕者數處而新繕之處亦有二焉余慙而詰諸工工曰非石工之罪操墁者之責也城之厚載及丈甎石甃其外而土實其中驗城之址凡石築者無毀而上之近女牆者多毀由圬墁之偷麻未能合中邊而一之也於是春漢潦盛名瀧下伐石者出裂以收其亂石絡繹百餘艘委積於城下秋潦洞而復起工石之用抵陶人之甎數十倍以連歲興作不復募之民間或好義者仍樂助不以登數所捐橐百餘金夫役視昔鳩工同日而以十二月初旬終事西閩之壕水從小春磵來者過三台巖經利濟橋疾注城下尋丈之地訾輒衝箭激乙酉水發岸盡潰城幸未動余作水障三以殺水始爲木樂竹藩效柳埽之製歲一更之斬以全岸今亦易以石不虞衝盪矣嗟乎坏城

郭完隄防備水潦皆先王之政守土者所宜有事而修隄陞昔賢每以此彰治績焉以蕞爾小邑區區拮据於彖辭之間又一勞之未艾而至於再舉尤無足稱道惟區區石所陳之言或足爲山阪水郭備營繕之一法而節壽民財諮詢一得因地隨時以自竭其心力則庶幾勉勉不敢告勞焉至於土石易潰瀉迅駛決齧不常南楚脊濕溼澇爲害是在仁者思艱圖寧以求無負乎保障而必謂此城之屹如金堤冀他年得免於膠胝又非余之所敢知也

重修陸方伯祠記　查慎行

豫章名宦林立若以方伯而建有專祠者則惟當湖元白陸公貽芳最久蔽芾甘棠勿翦勿拜美哉其二南之詞譬喻按明史館所纂列傳公諱長庚萬歷庚辰進士歷任江西左右布政凡八年補直宗禄改折京絹京布蠲南昌一府門稅勉長河五所漁禁以救災黎歲庚戌改官南府尹士民懷其德建祠於章江門內西大街後爲戍卒所踞康熙癸丑公之曾孫閣學諱棄者始肅復之爲閎立戟堂構一新既而管祠李翼如物故其弟宗益竟占甲寅兵燹而後寢成墟不可究詰栗主則猶供奉中堂也乙未春宗益私以祠宇鬻於少井劉姓越五年公四世孫奎勳客游豫章會逢大中丞近薇白公重輯江西通志查勘境內先哲故祠鄱宇海門汪君廉得盧裔情實立鐫契斷歸陸氏與論大悅服奎勳乃擇吉鳩工重建祠屋二間門樓三間其後寢堂故址則力未能而姑仍焉落伯孝起許公頗其堂曰功業流香而麗牲之碑乞余詳紀其事余惟祭法云法施於民則祀之曲禮云有其舉之莫敢

也淡初齋民爲藥公立社其後夏承曾全之碑版共藏寺以爲珍公祠遠今百有餘歲而興復者再此詞賴當路諸君子能以表揚先哲爲已任亦足覘公之遺政及人遺愛未泯也公當莅任時曾建韋武陽專祠爲文勒諸石由今觀之苟非秉彝好德之公心先後若合符節者歟又覽閣學公雅詩集舉舉於江右先祠有句云好與橫山祠並守遺民都賜子孫賢是舉也新建李藤衷曰蒭勤力爲多南昌諸生劉淑塤等釋奠如禮徇乎西江人士懷賢念舊不啻藥社名賢而子孫堂構之思亦當百世而未艾也已

遊梅田洞記

李　戩

癸未春余以明府韋齋張公之聘至永新縣閱梅田洞之奇怳然欲往旋於縣志中得劉冢宰蕺遊記讀之益想見其奇居半歲未及遊而歸明年復來遇歲大饑不可以遊既秋禾則大熟九月八日公適以事自府歸舟經日暉橋旅洞爲所馳札訂遊遂以九日晨集於舟中舒已舍舟從輿不二里見巑岏三峯拔起平疇中則梅田山也山頭鱗次亂白如殘雪餘皆深黑不可辨又行二里許黑者皆矗立雄挺意疑爲古松既至映然一笑蓋皆黑石竪者累累臥者連岫若奔若跪若伏若起若勇而鬬若潰而倚若挽而蔡升若逐而旅至恢倪譎怪莫可窮詰間雜爲人取去新癥參錯則所見亂白如殘雪者也循山後而南爲玉虛洞門高丈許中宏敞足容數千人絶地十數丈腹剖如陶器漸隘以達於頂有竅徑數尺天光透入石作淡金色半腹有圓白如小雞子光與日爭考和傳爲夜光之珠暮輒晃然照一洞或連梯取之即失所在

云稍進有浮沙盈畦爲石田左有石方而長者爲石牀漸黑不可入遊者多止此余戒從者持火深入石乳交流金碧璀璨仰睇欹空爺斛如蜜房蜂穴蝙蝠千百撲火而起心魄動盪驚其奇益火再進其右陟數級而上一巖平底可坐立者爲石房攀緣而下有流水泓然亂沙洞複朱丹晶瑩不定爲石池命從者負以爲蝙蝠益多垂乳益奇其右有石四其中懸乳百尺本纖而末洪藍鑿下注者爲石乳窟再入則洞坡斬多莫知所向火且盡遂出昏黑中計之約近二里所見四舍四張併外洞已屬第五重矣稍右爲合璧洞外闢兩門中通爲一廣可二丈深再倍之旁有石巖巖下有石類人而肥者爲石羅漢清泉碧乳幽氣襲人不可久立出緣山趾而西以求前洞初入昏黑稍定有微光自頂入上有小竇如甕口洞高廣半玉虛而倍於合璧以火燭之一立石甚高名觀音石右壁有石柱白淨蜿蜒垂地耳角皆具爲石龍飛泉被體云禱雨多驗再進有石淋漓四垂枝條豐蔽爲石柳蓋皆鍾乳之所爲也下有平石徑二尺乳頭三四迸出如碁子爲石碁枰旁一石穹中仰受飛泉鏗錚不溢爲仰天盆其圓者爲石鼓對立錚錚者爲石獅象叩之鏗然如玉磬者爲雲版石土人云洞竅中多石燕與常燕無異以火照之即伏不動熏食之功勝鍾乳曝忌鼓唐天寶中有言洞藏妙實真符者命張均等求之不可得因名寶仙聖洞余適至是火盡不獲入悵然捫壁而出心爲境奪悔恨有無之間由今觀之無論其有即此已絶人世矣洞之奇尤在響石體百節疏通一聲千應笑語微動便如雷啟從者戲

以紙破相接投之如山崩海嘯然玉虛閬而哆其聲散類
寶仙合璧深而奔其聲聚類鐘皆得世所未聞其肌月而乳
碧類林屋所謂金庭玉柱者其宏衍博奧視杭之飛來吞六
九矣嗟乎彼二區者生好事之鄉故游者日至以此洞之比
奇而棄於荒寒汨沒之墟牛羊之所息樵夫牧子雜聚而依
焉天下之負其奇而不得自見於人者固可以一二計也哉
余所見視劉公所記固已倍之而於洞之奇猶未能百一也
然則天下之負其奇而正不屑屑求自見於人者又寧可以

耳目測耶

樓賢寺羅漢圖記

萬承蒼

方伯金公鐵山少游臣廬而樂之曰吾他日必以名賢酬山
山水人物乃具千金裝延之於官六七年作五百阿羅漢圖
靈後三十年自河南觀察遷蘇州布政使聞許虎頭者善畫
二百幅裝潢精妙貯以八箱買舟齎至南昌寓書余兄元鎮
永樓賢寺僧歸之時壬辰浴佛前一日余兄張千會城之
佑清寺遠近瞻禮者凡數萬人皆歎曰茲眞足以重山寺也
已幅廣五尺長一丈四尺有奇法象大者高三四尺小者可
尺許或援筆立成或旬日乃寫一象毛髮纖悉皆具行坐笑
語雜出於山海木石魚龍鳥獸之間變化無方而端嚴清淨
之心穆乎可想非心契道妙者無以肇其形容而微方伯公
之有得於道亦安能注意於此歷久而要其成也入大乘論
稱九十九億羅漢十六大阿羅漢眷屬自六百至千六百不
等惟第二尊者迦諾迦伐蹉與自眷屬五百阿羅漢分住北
方故世稱五百羅漢從其少者言之也世尊亦阿羅漢皆是

新城縣重修蛇師陂記

孔貺

余讀大司成王公念初邑志謨為曰新城之民農之家什九
農無田什七耕人之田而輸其租曰作工三時農忙率其婦子畢

力於耕藪迨其穫也强半入於田主暨儲潴所餘蓋甫釋負而室懸罄又什之七矣民既苦貲備稍有水旱田不收益田苦故水利亟重也余鄉叢山複嶺川流湍激兩即暴漲有噴射崩決之虞涸不終日不獲其利農田或引高泉曲注謂之塍或堰小澗旁行謂之陂或鑿深池瀦蓄謂之塘咸民自爲之官不及問也聞之宏治間旱余族高伯祖慶仁公率衆貲虱師水塘二陂灌田數百餘畝俗稱雙龍出海鄉民通之戊久陂圮稼政不修兵荒相繼公賦日促富者無以供租稅貧者困於流離而俗乃大壞余從叔某憂之作而曰利不逾不興害不迫不除君子得志不選事利民而聚民之利以利已利自已聚非推害民盜賦公行已亦甚不利焉其許逃出知與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

所爲遨行壞堰顧其屬曰酇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既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然則揖利國惠民之美復足便其身圖修陂豈非鄉井資生之切務乎於是揖令若干先其所急首砌蛇師陂里之士樂而和之鳩工鑿石約費銀八十兩有奇不日而成是役也無旱潦則無通負衣食既足忠孝之教油然以成而遠近水塘間風者似可復起矣

太平港石橋記

邵成和

考於志吾郡十川均流其源遠者與閩粵接近合於郡城之北爲贛水出灘以達於彭蠡而吾郡爲兩粵門戶仕宦商賈遡彭蠡而上者日未嘗絕未至郡二十里曰儲潭舟上至儲潭則灘石之險盡脫川益分水益小無風波之虞舟中之人必割牲奠酒謁謝儲君廟而自發儲潭三里間曰太平港港之間跨五尋而深且不測橫截江脊舟子挽石丈必涸而過歲有溺者於是挽舟者恒患之舟中之人利害非所切不與之官不及問也聞之宏治間旱余族高伯祖慶仁公率衆貲若干命石工起橋而貲益不就欲罷去越明年贛文學楊君有尹特往成之纔貲又若干兩余記其事余既嘉數君子濟人於通要之津而患乎我之所不與患爲乎人之所不

能爲而又嘉君郡之多好義者也諸凡捐貲者皆列其名於左

節備倉記

襲偉度

歲有豐儉宜節豐以備儉故積貯尚矣夫稽周禮遺人委積以恤鰥寡孤養孤老行凶荒各隨其地無所不官旅師聚野粟用以施惠散利春頒秋斂倉人掌粟有餘則藏之待凶而頒之且荒政十有二首重散利凡爲積貯計者至周且備後世如漢之常平隋之義倉宋之廣惠明之預備雖各有不同揣承積貯大畧相倣然而與一利即有一弊奉法之人不能體立法之心則法有所窮如常平增糴減糶初非不善而其後豪右因緣爲奸義倉雖爲義舉而于正供外復令出粟未免抑勒不順廣惠本給戶田産募耕收租以給貧困然有田産

在官吏有利者遂得請繳遠供青苗之貸預備始捐內帑後益
贖鉅墨吏藉以濫罰遂成外府斂爲積貯之計必先去此數
大弊此其故甚難言之惟朱子社倉法良意美庶乎可行然
時勢各殊風土較異不得不就其遺規更爲變通令我
皇上勤求民隱
諭旨設立動農桑通商運截留以備乏滅糴以賑窮凡所以加
惠各黎者靡不備舉而于社倉一事
天語殷殷尤加委婉既喜其舉行又戒其急迫惟恐行之不善
致滋煩擾因地制宜須從民便所以重積貯而圖萬全著至
矣極矣其可不仰體
皇仁慈心擘畫以撫蒸兆姓少慰

九重宵旰乎江右省城舊有積貯在別倉久廢壞求之城南百
步芳進賢門內僅得遺址一區因與同事者謀爲新之既成
矣乃相與謀所以捐輸斂散之法并揭而名之夫是倉之設
不過節豐歲之有餘以備歉歲之不足即以備名其倉可
矣若捐輸之數無定限亦無相強官于是而居于是者各隨
願力以助不願與無力者賑立一簿擇一吏專司蓋藏報核
以便分別獎勸歲有歉量出以賑饑粥老幼貧疾不能存
者亦可藉以酌給一切條列于後不敢必煦煦子子者果有
濟也先絕豪右因緣賦外抑勒與夫官監倉利墨吏外府數
大弊而已且顏曰節備特自爲節省以備不時略師社倉之
意而其法迥別也社倉借貸于常平倉故須償本加息此不
加息亦不償本社倉鄉人自行故須推一社首此操諸官鄉
人不得擅余申戒及此者恐有不肖借利倉之名反滋擾累

聖諭所以慮之深防之密者也繼此者幸顧名思義毋生他弊
庶可以垂久不廢矣是役也經始于雍正二年甲辰之秋不
踰月而告成神府五楹倉房六十四楹門外照牆一道東西
各二楹以居守役規模宏擴可貯十萬亦善舉也不可以不
書

萬載縣重建康樂橋記

謝旻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在孟子十一月徂杠成十二月徹
梁成古者道路之政歲必修葺故能歷久而不壞自周禮獨
缺冬官一篇而民始有病涉之患袁州萬載縣東北十餘里
舊有康樂橋上通寧州新昌下接宜春分宜爲往來孔道元
至正中間邑人龍珣實倡建橋謂謝康樂嘗遊此故以名明

季燬于流寇至今垂百年設舟爲渡秋冬水涸時行舟以涉
春夏雨水暴漲橫流急湍津渡維艱民不便之今雍正五年
楊建許松佰來令斯邑政既洽于民念斯橋之利濟實遠不
止一邑所關勸諭重建士民讙應會衆樂輸得萬餘金匠作
競力木石堅緻不費於公不煩於民興工於雍正六年八月
十一日訖工於八年六月三十日爲表二十丈爲廣一丈六
尺下爲洞五橋既成許令方閭繁南豐於其行也以文來請
紀其事按萬載縣在晉時爲康樂縣吾先車騎靖元侯之
捷以功封康樂公子渙孫靈運世其爵故其地有康樂水有
謝山皆以得名今康樂橋跨丁田水即康樂水通流而世人
所稱謝康樂專目靈運以其才之著也余故因橋之名而稽
其所由來如此方令

正

聖治振興萬民樂業百廢具舉許令克勤其職能以餘力用成此橋而江右之士民深受
國家百年休養之恩心知感戴故樂輸慕義惟恐後時宜其作之也不勞而成之也甚易我
皇上課吏教民之道於斯橋也亦足徵化之成矣夫康樂美名也縣又稱萬載繼自今以往庶幾哉五穀用登百物咸阜風俗熙用垂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歟余先世實顯於斯今奉
命來撫茲土而茲橋適成樂其利濟廣而吏士之知勸也遂爲之記記其文於石欲俾後人知成毀之由時加修葺能歷久而不壞尚永其澤於無窮也夫是役也許令松佶實董之而萬載縣貢生高愈謙諸生龍言各出五百金爲首倡而從而樂助者或百金或數十金以至數金者若干人皆知義者也

景德鎮新建廣濟常平倉記

景德江右一巨鎮也隸於浮邑業陶制器利用遍於天下四方遠近挾其技能以食力者趨走如鶩顧有壯鬻其技而弃老無依者有偶嬰疾病力不能勝阨贏疲困流離失所者其地偪其人稠其商賈率皆僦居逐末錙銖計較遷老病者不能執業輸屏棄之雖平時曾資其力亦莫之或恤嗟此窮黎故土既已無歸異鄉又無托足老而病病而死此固惠政之所必先而亦鎮之人士所亟宜動念者也今

聖天子軫恤民艱

詔下所司於通都大邑人民輻湊之區倣

京師普濟堂之設咸令搆寧宇以處老病之顛連無告者南昌省會已建有堂亦名普濟常置義田動支帑項凡飲食卧具聚許令克勤其職能以餘力用成此橋而江右之士民深受
國家百年休養之恩心知感戴故樂輸慕義惟恐後時宜其作之也不勞而成之也甚易我
皇上課吏教民之道於斯橋也亦足徵化之成矣夫康樂美名也縣又稱萬載繼自今以往庶幾哉五穀用登百物咸阜風俗熙用垂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歟余先世實顯於斯今奉
命來撫茲土而茲橋適成樂其利濟廣而吏士之知勸也遂爲之記記其文於石欲俾後人知成毀之由時加修葺能歷久而不壞尚永其澤於無窮也夫是役也許令松佶實董之而萬載縣貢生高愈謙諸生龍言各出五百金爲首倡而從而樂助者或百金或數十金以至數金者若干人皆知義者也

聖恩以遂其餘生此南昌之所以爲諸郡先也景德雖邑之一隅東介新安南通閩浙江湖交匯吳楚往來帆檣泊集人户增溢實與省會埒浮邑長吏仰體我
皇上發政施仁哀此煢獨至意創與是堂兼擇地設漏澤園俾不幸溫逝者魂魄皆得所依不致變爲沴氣蒸成疫癘甚或舉也乃邑大夫倡之而鎮之人士復樂助其成奉使節而旺之於鎮以及貫於斯而商於外者咸踴躍捐輸無稍倦從此老疾有養生死無憾耳不聞愁苦啁嘐之聲目不覩罹癘羸瘠之狀民氣和樂用臻仁壽誠足襄
聖世太平之治而大有造於鎮也因與省之大吏共捐薄俸名其堂曰廣濟而記之以文其堂内應行規則一循南昌普濟堂故事列其條格於堂之左尤願好義者之接踵樂輸多多益善使斯堂之永久以勿廢也

重修石鎮橋記

李蘭

嘗讀水經注豫章之水自湖湘合章貢而北注于彭蠡源遠流長知爲江以西一巨川也初余督漕蒞帶洪都貫注諸郡經傳
命旬宣湖洞章水中見其支分派演襟帶洪都貫注諸郡經傳所載一一於閱歷間信之竊念章水之水既深且廣其間水利

津梁必使具興勿廢而後民受其福乃詔之郡縣漸次興
有石頭渡者距城埋十里既爲章水奔注亦且北邦孔道春
夏水漲行人多望洋之懼有明張文端公倡建興梁名曰石
鎮橋橋之後壘堤七里達章江寺由是水不汎溢人不病涉
輪蹄絡繹利有攸往歲既久木石摧殘駸駸乎有頹圮之勢
行者裹足余曰江波非小弱也以傾圮而受冲激橋將壓焉
脫不謀治則崩解之餘慶難猝睹爰命守令估費若干括公
餘之貲請于大中丞毘陵謝公公樂于利濟圖興百廢若所
然許可遴選幹員庀材治事加椿埽以固其基培土石以平
其陷敬者支之殘者綴之顛猶應波之盈涸不常秋冬廣數
十丈春夏輒百餘丈橋之裏止九十丈有奇一逢水漲波

丈工始于雍正八年春竣于夏計五閱月而告厥成功工料
之費不資于民奮揣之夫計口授食復以餘鐶平治長堤鞏
及蛟橋華嚴橋諸地亦加修葺夫而後會城西北以達海昏
悉成坦道皇華驛使可免優遲躡蹻擔登無虞蹉跌矣落成
之日有以余爲功者余曰否否夫豫章一水上源南贛下達
九江支分派演貫注諸郡應設應修之津梁寧可僕數余以
閱歷所及設法鳩工其他必有類于茲橋者苟我僚屬悉以
則效凡有裨于水利便于行人之處隨時修舉并廣其意而
及於利濟民生之事業巨細畢張是則余之願也爰紀其顛
末以爲勸董厥工者則鼎司經歷徐纘祖前鉛山令張崇模
估勘經理者則新建令楊廷翼南昌守許鎮也并書以誌其
盛

陶靖節先生祠記

人無賢愚莫不願砥勵名節爲一時高士而自炫自媒者鮮
克歸先如脂如韋者初終易轍無他聞道淺也吾今來用行
舍藏與道汙隆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孔顏而後吾於晉得
一人焉蓋陶靖節先生者是夫先生之名習於童叟先生之
行師於宇宙然世之知先生者謂其道情軒冕樂志林泉詩
酒自娛保眞獨善位置栗父許由之列而不知先生忘言於
隱逸假隱逸以樂道意不在詩酒資詩酒以寄遯者也先生
性沖澹氣遒逸達觀時務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春

風沂水寓目皆天性之眞松菊詩文觸處悉怡情之具檢靜
精微深於易教屬辭比事志擬春秋朱紫陽謂其元熙革姓
間默寓忠貞此先志節之大者脫令入孔氏之門則安貧樂
道固得踏顏子之班而進大知命亦可幾希聖之學梁昭明
有云能觀淵明之文者睹羣之情遺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
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是誠有助於
風敎堪爲百世之師者即遐陬僻壤所在尸祝亦足裨君子
小人之益矧大江之右爲先生故里本支具在可無廟貌之
觀瞻几筵之憑式耶余奉

命旬宣茲土釋奠後即欲瞻先生遺像展羹墻之念迺溯陽棄
里遥隔山河省會名區未存松楠僅於忠節祠中次增一座
而專祀無及余竊病之嘗願與邦之人謀葺祠宇而未逮南
城太史陶公存軒爲先生支孫清風高節契默先人爰追水
源遡木本倡族庀材以初自置宇三重於南昌司馬廳事之
右者今改廟專祠以祀先生左右各建祓堂並祀先生五子

宗支另門戶以使各郡子姓出入期無褻先生之脩後不滅五支之派閟宮有侐實實枚枚丹艧維新桓桓翼翼宗人以奉孝享置田產以贍漆盛規制聿周計深且遠是役也實陶氏宗祠而顏其額者則爲旌節先生祠太史之旨曰五桷高風天下仰之我不敢獨私其祖欲與都人士共景名賢耳嗚爲子若孫而各尊爾祖義也爲名賢子孫而率鄉之人共尊其祖之賢是以親親之仁寓賢賢之道尤義之大者也斯祠之作不特先生之節丕振西江益可爲風教之助作百世之師而太史建祠之義亦足爲世道人心之一範也余故樂得而紀其事祠倡於雍正八年秋落成於次年之夏其寇戶庖湢之向背甍壁雕繢之經費莞權記註之出入太史自能志之余不復贅

普濟堂記

普者聖王之仁天下也在上有懷保惠鮮之政而在下亦有任卹之仁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老有所終幼有所長而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蓋聖人不虐無告不侮鰥寡之一心充之于天下自六鄉司牧下逮海隅蒼生皆能流通襲應而無間其良法美意之所垂設誠而致行歷久而無倦其效至于無一夫之不被其澤何其盛與二帝三王之治其

聖曆于無疆也數年於此矣蓋矜人如
上聖痌瘝引養之心倍切於萬姓州里都邑好行其德之美亦以體
國家惠鮮懷保之意而長斯民仁厚之風是豈不在於上之
風諭也哉今斯堂也始其事者既已著奉行之效繼其後者
尤宜勤勿壞之思則所以
上德意者永永無極和氣應而嘉祉集百物咸若太平之福流
衍無窮不在是與是役也經始於雍正三年某月某日而以
某月落成約金之費以兩計者總六千三百有奇捐金自前
中丞裴公而暨各有差時余督糧江右莅任之初堂已告成
歲戊申復奉
聖德瞻仰
皇上即位以來穆洋恩普尤多異數而京師舊有普濟堂之設
襲前之人沐浴
欽賜碑額相率鼓舞伏恥爲此鰥孤老癃皆得安處
上即位之二年費賜有加更
諭所在督撫轉勑有司廣爲風勸令循例舉行如京畿此
聖天子普惠困窮與天下樂善之盛心也于是
詔令所下時江右則省治爲首倡踴民之廢地于進賢門外橫
以弓計者四十有六縱減九之一級爲廣廈開閎墻垣既高
敞固門之進爲內門旁爲庖舍又進爲堂堂之進爲閣以祀
漢壽亭像閣後室東西環列綿綿翼翼總堂之屋大小以間
計者百四十有五可容人若干炊饌浴廁有舍井汲池圄有
所日給米薪蔬鹽油食具月有肉歲有衣疾有藥歿有棺葬
埋有地歲臘之田以畝計者若干餘給於司幫更選良醫店
之篩以廩食而委幹員董其事其至如歸其安若山老龍之

宣茲上庶務粗完尤勤斯舉夫紀前人之成績爲將來法
者予之事也故復志之
西督糧道署改門記　高銳

國計夢切於糧務官箴甚重於關防我
皇上加意勵精澄清吏治薄海內外視同一席周已大臣法小
臣廉百官得其宜萬事協其序矣雍正七年七月吏部行文
以藩司爲一省承流宣化之大員出納錢糧甄別賢否責任
尤重宜照臬司衙門例一體封鎖關防江西即日奉行而督
糧道署舊在布政司儀門之內本右布政使奉裁移駐其署
歷有年所矣今布政使奉文關防而糧道有督運徵漕之責
江西禾稼登塲早晚不同十三府七十八州縣輸將遲速不
一飛書傳名持籌稽驗晨夕不遑若仍前與布政司同門出
入是封鎖關防之義不符而漕務或有誤也銳以六年之秋

特簡陞任督糧邊度儀門之外大門之內循右而行設以柵欄
隔以周垣甃石爲路重門深進工匠之役木植磚石丹堊之
費皆自捐養廉凡二百四十餘金興工於七年十月初七日
至二十六日告竣伏念銳世受
國恩先大夫督學江西教澤在人心近五十年學士縉紳猶
能服習傳誦思慕無已銳前之任廣信恭請
聖訓蒙
皇上名見天語諄諄勅以潔身奉職銳敢不夙夜勤慎矢忠矢
孝以仰承
皇上教育之恩無致隕越以遺先大夫餘臧受任以來惕遵上

寬明飭督率州縣一切漕務陋規悉收耗羨諸弊革除清
弊歲二月送漕過淮幸無缺兌祇供厥職不敢言勞屢蒙邀
恩議叙九年五月又蒙
允題兼巡南昌撫州建昌三府從此督糧道署兼有地方之責
矣皆出
皇上不次隆恩上窓鼓勵作養至意謹附識於此夫衙署關防
謹飭官方之要道也小心竭力臣子奉職之常分也宜識年
月用垂永久以示勿忘是爲記

九江關建設倉儲記　劉均

古無常豐之歲也而其民不至于重困則所以籌之者詳且
盡耳有籌之于當事者有籌之于事先者籌之于當事僅可
以全活吾民籌之于事先則所以安飽吾民也

國家于所在州邑設立倉廒儲穀其中謹其蓋藏時其煖濕
責專于守令而督察以大僚自畿內以及遠方所積無不滿
山溢海遇歉歲則平價糶之歉甚則計口賙之游費不能操
其贏貿人得以薄其惠蓋按常平義倉之遺法而折其衷其
籌之于事先者亦既詳且悉矣額民之儆飽繫於穀穀之出
納主于官由州邑以達之郡由郡以達之司與院而後乃入
告焉文移上下越月踰時其間之相因相濟而使民無目前
之憂者不可不急爲籌也予攝篆潯關額稅而外累積錙銖
號曰平餘歲約數千兩例上之巡撫中丞貯司庫以資公用
每念公用之大者孰有過于濟民倘以此銀市穀儲之可得
數千石歲侵則以告于巡撫中丞或賑或賒朝請而夕行民
之取食于倉也猶其取食于家也且江州水陸之衝舸艦捨

趙人力所湊則隣壤亦深有趙焉夫積穀如積水然通川才河相隔數里不遽相及也溝澮陂池在數武之內則枯槁可以挹注之矣州邑之倉通川也潴遠而溉遲濟關之倉陂池也地既宏廒泉復清冽不亞鹿洞鷺湖諸勝惜日久風雨飄搖漸非一木能支因慨然念前人締造之艱一旦鞠爲茂草並請于

朝輒得

諭旨于遂擇地于江州使署舊址建倉二十間堅緻爽塏不憂卑濕中爲官廳三間左右翼以四小室前爲大門亦以四小室翼之使守倉者居焉土木傭力之值計白金六百六十兩有奇皆撫軍裁汰諸項所節省者士民欣喜相告謂使君大有造于我儕也予曰是

聖天子浩蕩之恩巡撫中丞尺疎之庇予其敢任德抑予于是竊有感矣憶丁未春夏間德化湖江之民苦于霖潦往往乏食而疫厲時亦間作予悉出餘俸倡同志醵貲市米于饒州往還苦跋更然諸丞尉簿騎四出設粥給米并肘藥物以行老幼嗚呼予每見爲之潸下今早得是穀而儲之豈復望望爲當事支吾之計哉謹立石廳左用紀盛事是役也工始于戊申七月三日落成則九月十有五日也

重修濂溪書院記　王世繩

虔州濂溪書院由來舊矣自宋迄今數百年俎豆絃歌不絕蓋先生之學上接洙泗千載之祕下開河洛百世之傳朱子謂不有先覺誰開我人宜祀之久而弗替也康熙壬寅余奉命分巡南贛祓謁先生祠祠始創於貢水東麓遷虔孤臺明崇禎庚辰移於光孝寺左廉泉側名廉泉書院

國朝順治癸巳改廉泉爲今濂溪其詳具載濂溪紀事及郡志碑記中惟東西兩講堂創於康熙己丑庚寅前此未之有也地既宏廒泉復清冽不亞鹿洞鷺湖諸勝惜日久風雨飄搖漸非一木能支因慨然念前人締造之艱一旦鞠爲茂草其曷以妥先賢而育多士亟謀葺之命經歷魯承化董其事缺者補圮者修一切工料諸費共若干悉打清俸不勞民力不傷民財至臺下之池週以欄而橋弗架閣前之泉護以石亭弗建非憚煩惜費從輿論也經始於壬寅八月以癸卯五月落成中祀濂溪先生二程文信國公王文成公湯荊峴公如故益以楊文靖公以其立雪程門又嘗歷仕虔州者仍別祀蘇文忠公於廉泉魁星閣他如有功書院若王公之良陳君履忠劉公武元蘇公宏祖郎公永清宋公犖白公啓明任君進爵朱君光圖悉移祀於西講堂示不敢與先賢並也每歲春秋祭濂溪祠畢另祭之更拔十二邑生童有志者肄業其中以府學教授前君與鴻司講席書院故有學田濠稅舊府縣兩學司之動給歸縣令收其稅供祭祀外爲師生束修膏火資不足佐以余俸每季親往督課另加獎勸自癸卯迄今丁未五年矣夫崇祀先賢古制也振興文教官斯土者之責也況有書院以來或創或修興廢舉墜代不乏人碑志班班可考余仍舊貫非有所加也何必記第恐代遠年湮久而失實因詳其原委鐫諸石俾後之君子參稽焉是爲記

重建新喻縣學宮記　張景蒼

新喻縣學據虎嘯山之上秀江環流翠峰拱峙華山水之精

華孕人文之靈秀晦庵朱子嘗亟稱之粤白唐大歷間杜令
君創建於前宋迄元明諸賢尹續葺於後當其時生斯上者
如二劉三孔謝昌國章雲山黎元中梁石門諸時化之理學
文章李仲謙簡斯立諸幹臣萬養正周仲謹習嘉言施見石
晏恭明之勳名節義樞彬彬郁郁史不絕書何其盛也數十年
來殊少衰矣余甫下車釋奠文廟顧瞻殿宇堂廡頹敝亟治
踵願勳厥事於是率先捐俸鳩材庀工赴日而經始之大成
殿逼處城隅庫隘非稱也則退尋丈而拓其基焉而廡戟
門亦由之舒展矣文昌閣蠹居異位文峯宜峻也則勤垣塘
而崇厥址焉而啓聖名宦鄉賢諸祠例不得仍襲其故矣他

如明倫有堂習射有圃齋房號舍次第畢興制雖循舊事實
創新既足妥先聖在天之神而山水效靈呈奇獻秀宮墻路
祭亦十倍於昔矣夫人才之盛衰係於學校之興廢前幾十
年喻之人士非不樂於登進而鄉會二試列名頗少一自營
築伊始而張子遠旋舉監書今甫迄工而裘子斯盛復舉多
士可知扶輿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必在人有以發之而上亦
須儲其學以有待斯應時而起耳又焉知理學文章勳名節
義將來喻士之所就不更遠勝於昔日之所傳耶余既喜斯
學之頓改舊觀而尤願多士勉企前修孜孜於學弗忘弗迨始
棄征之吉是則余修學之意也抑望後之同志概念創建維
艱而與邑之賢士大夫修葺之弗懈焉庶斯學之永永弗敝
也夫是役也始於丁酉之八月成於庚子之十月費不下鉅
萬余倡之衆君子和之若廣文汪鑑淑署教諭事江砥教藏
趙希陳訓導尹之任縣水梁簡典史顧之謙哥與有勤勞焉
其好義急公之上則悉載之邑乘云

南昌府學教習樂舞記 陶成

古者學以祀其先聖先師凡釋奠必大合樂周禮大司徒掌
成均之教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等其曲折使應節奏又編胥
六代之樂祭必陳之先王之制所以陰祀于學宮者如此漢
興天下師祀夫子久而益尊自章帝以六代之樂祀闕里而
南宋永嘉用六佾軒懸於太學後世因之北齊范宣之議曰
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曰宜備帝王禮樂斯希則以謂皇
朝降尊宏教待以師資引用上公即事而明憲宗用祭酒周
洪謨奏增籩豆佾舞之數十爲十二六爲八洪謨之奏曰唐

以來千有餘歲孔子被服衮冕比天子而樂舞止用諸侯以
禮論樂于樂不備以樂論禮于禮爲僭乞增其數以補缺畧
備朝廷尊崇之制而武宗九年以張璁議復減之豈崇德報
功有隆無替之意歟蓋至于今二百餘年八佾之舞陶闕里
之祀行之矣然而唐之世郡州縣學刺史守令祭猶無樂宋
歐陽子曰釋奠祭之畧者有樂舞授器之禮令又闕焉則於
其畧者又不備也明太祖二十八年詔頒大成樂於天下庶
學令州縣如式造製則府州縣學有樂自洪武始也特其等
殺卒有可疑者夏寅曰邊豆十增爲十二佾舞六增爲八惟
太學可行乃天子自祭而府縣學通用之則禮僭矣此以見
洪謨之議猶有未盡善者天下之祭視太學邑視郡惟籩豆
樂錄當有差是夏寅之言可採然自明initial未有以定之與

而府學之俎豆六籩豆以十固無以易者

上登極大詔天下學校修明舊章而山右襲公來撫江右既四年吏清政肅謂禮樂之興必自近南昌爲十三郡大府聘曲阜孔君尚珦司其教制一守國朝會典式準于部署之寮者新之闕者備之籩豆簠簋登爵罍斝之屬若干鐘磬鼓瑟琴壎篪柷敔鏞筍之屬若干羽翟之屬若干聚俊秀之士百五十人日饔以廩習其擊拊間歌合止之節俯仰屈伸綴兆疾舒升降上下周旋禓襲之

文三閱月而成蓋俎豆禮容習于堂而鐘鼓管絃闡于四境可謂盛矣先王之世自王宮國都下逮諸侯之封莫不首崇學崇學必嚴禋祀嚴禋祀必先禮樂蓋教化之原風俗之基在焉豈徒以爲觀美然而既得其意又雜其等者王制之精也右上之人明其義實意行之而已是衆也中丞公奉

上慈意爲江右創百年未有之盛是固不可以無傳也于是書之以告來有

龍鋼記

唐英

青龍鋼邑志載前明神廟間造先是累朝成韜者益力火神童公憫同役之苦激而舍生乃成事詳神小傳此則成後落選之損器也棄置僧寺墻隅余見之遣兩輿夫舁至神祠堂西飾高臺與碑亭對峙以薦之或者疑焉以爲元生好古耶

砌仍舊如舊范氏心箴註碑程子聽箴註碑節寒聖論碑皆漫滅不可讀感慨者久之越二年夏始爲除其榛蕪葺其掖補墻垣鋭甓略爲補綴是年冬又築小軒於左植竹以爲籬而亭始賴以存嗚呼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朱子敬齋箴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又曰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張南軒主一箴曰易爲其敬如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失又曰爲學有要持敬勿失敬之旨兩賢叮嚀反覆睟睟緊爲人如此而復重之以帝王之諭旨宜斯士者更守其似謂宜以時修葺而顧可聽其廢墜耶況余與諸生以時課業於此豈徒佔畢帖括云爾最其於敬一之義固宜提撕警覺以與多士講明而持守之庶有事無事一守整齊嚴肅不至於昏怠放逸而小而洒掃應對大而

明德新民皆將本之於此則修復之舉尤其所當亟圖而不容以或已者也故於落成之日畧述顛末以見敬一之義千古爲昭而余之所以修之者非漫然而已是衆也至於工役瓦甓之用爲費無幾不具書

重修萬載縣明倫堂記

許松佶

歲在戊申余以

朝命來宰是邑循例釋采首謁聖廟瞻仰殿廡庭宇新舊煥然惟神座未修兩廡牌位未設廊廡有碑屹然讀之知施君之力爲多而程君踵成之者也嗣至明倫堂則堂事傾頹師生無復講道之處殆施程兩君力所不逮而君力所不逮而第時已冬初轉瞬改歲且庶務孔亟簿書期會日不暇給詰拟數月粗得就理於是先新神座繼設兩廡牌位而後謀及

聖

上諭幷舉行鄉飲典禮今而後師生時集講道徵者以頭幽者
以開明於倫理致其親睦其士人周旋於揖讓相先之地洋
洋乎盈耳矣斯堂與士民相見勉勉循循庶幾德化之有成也豈不幸哉
余不敏蒞事未久曷敢文飾其說惟是勤宣
士脊庶宜講
於明倫堂維堂工費繁鉅非一人之力所及因進紳士而
謀之咸踴躍樂從用是釀費經營鳩工庀材閱三月而厥功
告成既塗既茨以丹以雘書聖經一章於屏八月初吉集紳
士而後
上諭幷舉行鄉飲典禮今而後師生時集講道徵者以頭幽者
以開明於倫理致其親睦其士人周旋於揖讓相先之地洋
洋乎盈耳矣斯堂與士民相見勉勉循循庶幾德化之有成也豈不幸哉
余不敏蒞事未久曷敢文飾其說惟是勤宣
聖天子恩德以期化民成俗之心敢敢不敢怠而於此堂之成
既幸而又樂諸紳士之共勤厥成即以昭
之施程兩君想亦欣然共慰也堂之修維年已酉始事於季
夏訖工於仲秋儒學教諭徐能宗訓導周溥督其成邑紳士
舉人楊言唐裕獻貢生郭邦藩王敦教監生張士魁生員王
朝祖辛汝勳等董其事捐貲襄事者甚夥悉勒碑陰是為記

靖道謨

自白鹿洞三年日與諸子讀書講學未嘗問廬山面目也丙
余來鹿洞三年日與諸子讀書講學未嘗問廬山面目也丙
寅高秋始動遊興議所之或曰有四大寺游殷紛錯且地勢
平衍爭輿可行余曰姑置之或曰木瓜崖地勢高峻曉曛寒
澗余曰似矣然尚非歸宿處其臥龍岡乎諸葛公之仕名也
吾子朱子所愛慕之而徵者也舍此將安歸雖然欲結廬其間者也舍此將安歸雖然
昔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泰山必有事於配林請從折桂白石始遂自鹿洞後山循岡脊西
北行披榛莽開菊綻黃菲薇垂朱實相與採擷而食之以當
饑糧幾忘山石之確犖也其下為聖澤泉流東注鹿洞溪若
洞從五老峰降勢旋峰為其發軔山寺在凌雲峯下鹿
李逢吉嘗讀書於此已而舉進士寺以是名朱子有詩云竹
帛有遺奧桂樹徒芬芳八閩十六子之號幾令丹岩蒙澤及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荀善讀書林泉當為生色矣入寺
小憩周覽岩曲前山崔嵬隱蔽彭蠡若前有老桂一株殆數
百年物根柢輪囷雙幹亭直上時史子師哉徐子符瑞從
余指示二子曰兩君各折一枝以為來秋之兆可乎相視而
笑出寺西南行過石泉聖澤泉經其下登前山攀藤離而上
數十步一歌息歷數十息山微平石徑幽邃青松夾道遠至

白石庵宋李公擇讀書處也公擇及第後留書九千卷以供
來者之求蘇文忠嘆為仁者之心元祐初以公擇為三司使
或言其少幹器司馬溫公曰使天下知吾意不急於利斯真
讀書人矣寺門南臨彭蠡湖光波艷若在几席間止宿焉
明日為重九佳辰早飯畢西南行纔里許至木瓜崖方子雲
衡于子久中諸人歲集崖前望彭蠡較石更覺清切崖側
有洞層折而上逾數百仞五老峯如平地七千六百餘丈洞
在峰前計其高下得十之八九大江南數百里山川皆隱躍
呈露不獨華蓋峰頭呼吸可通帝庭也崖洞為仙人劉混成
種木瓜代食處故以氏之問卧龍岡路遠近土人云南去尚
二十餘里路崎嶇特甚人跡罕至諸子或有難色余曰吾輩
此行何為寧畏難而止乎明日下崖南行過太平寺敗垣破

屋寂無僧侶值太平之世有頹毀之僧廬益其北盛則彼衰也歟過太平澗折而西行踰洗馬池過棲賢寺側寺亦唐宇宋客讀書處蓋廬山四大寺秀峰瞻雲萬杉茲其一也從寺側南行取道叢棘間經滴水崖下山澗中踰高嶺石上苔蘚斑駁嘗遶崖縈陡峻鳥道縈紆百步間殆不止九折也又逾一小嶺沿北山麓行下見臥龍潭水漱漱石磵中茅屋數間即臥龍庵遺址又西行數百步山麓地稍開豁有茅屋數間即臥龍庵遺址又西行數百步則臥龍岡在焉非山岡也有石橫亙澗中長數丈蜿蜒若龍故名今岡擁沙磧蔽翳茅茨中形狀藏縮如龍之在蟄其起

亭遺址尚存則明嘉靖中都御史何遷所重建今亦惟餘石礎斷碑而已潭之水從百丈絕岩懸瀑而下有澒湧飛舞之勢而幽深叵測昔果如前所云人迹罕至者竊怪此地山深嵐重若非風日晴明則李崆峒畫常黯黯之言似亦足信何為吾朱子當年欲築室於此及細繹記中幸其深阻覺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則又奚然自失矣時值亭午秋宇澄清與諸子徘徊留連不能去因汲潭水取所攜茶具烹茗而飲之各欣然若有所得昔季札觀樂至於簫韶曰觀止矣吾遊廬山至於臥龍岡亦云復厭亂石間下小嶺取道王楊畈過李家山為公擇舊居望太瓜岩隱然在雲氣中到鹿洞日在西崦聽諸號舍讀書聲悠然想見折桂白石中當年景象也時

乾隆十一年九月

江西增修貢院記 錢陳羣

江西貢院之復建於東湖實惟康熙二十年厥後迺賓興之歲即事修葺以迄於今我

國家文治百年匡廬彭蠡之鍾毓其貢於朝若備公卿有以百執事之選得人為盛矣我

皇上興賢育才慎飭科制九年冬

駕幸翰林院

賜宴禮成遂

臨視貢院

御製七言律詩四章樹斯文之軌則閱寒士之苦辛所以體恤而董勸之者至矣極矣又復

命借侍御馬若秉仁來典試事將入闈仰見至公堂髹飾恭勒

天章鷺翔鳳翥氣象雋偉一時執事大小僚屬觀瞻悚惕踴躍

大中丞開公奏實為監臨增修貢院率屬興事規制有加式既竣得周閱貢院司事者為言今次工程於常修外所增加者若聯樂堂後平屋七楹提調監試兩廳事龍門兩旁平屋數楹舉子號舍增高七寸易竹椽以杉木坐板寫板則加潤之於是為坊為垣為門為樓為廡為公廨為諸所為席舍為照角樓次第一新而南昌府同知事南安府同知劉君方鴻署瑞州府事南昌府通判程君尚贊南昌縣知縣錢君志遜新建縣知縣卿君蘭樞寶司其事內外提調監試方伯彭君家屏觀察黃君岳牧副使唐君嘉年施君廷翰參政李君根雲實董其成維貢院為賓興重地

聖天子求賢若渴作新於上百執事仰奉德意經理於下而陳

有待乾盛於斯實深慶幸是不可無以記之以為後來者并以推明夫

國家敬養之深詩書禮樂之澤蔚興而丕振者蓋有自云

江西貢院事宜碑記　彭家屏

乾隆九年歲屬甲子為

國家景運無疆百年初周復始之會余承乏句宣已三載矣時值大比內外簾各分司執事余謬以領袖綜攬其全為念恒以艱於取汲為不便而挑夫喧雜夜深不寐殊非宜弟窄鑿弗慎亦恐有礙文脈遂名集諸生度地詹古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十四夜三鼓甲子為貞元會合文明大啟之象至期昌府序自茲以往每屆如之副念關中向來井眼甚少舉于不勝高山仰止之慕因五桂坊公所一楹有庭有廡規模具備特募除甃磚鑿井一新奉三公木主祀於後堂牓其門曰三公大節凜若日星雖婦孺皆知其名而所宦之地及所生之邦或至無尺土以安俎豆祭法所謂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者不且缺然未講耶余領簾十年於此細稽前賢景企先型大忠祠存其舊也類其額曰大節不奪誌其實也凡江右後來忠臣義士足以步三公芳躅者咸得配食其間歲之春秋以時奉祀俾百世下頑廉懦立庶於風教不無小補云

陶務叙累碑記　唐　英

事有至微且末而關於國用利於民生者陶之為器是也上陳俎豆之列下供飲食之需由來非一日矣稽其制始乎黃而傳於歷代異其地而盛於昌南自前明設廠珠山之麓命官督造旋至奉行不善費國帑荼工匠役於是者幾不聊生孰謂陶為細務而董其事者可不慎乎哉英關東之瀋陽人也世受

國恩從龍日下隸籍內務府幼即供役于

蓄心庶二十餘載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仰蒙
高厚殊恩拔置郎署方恐報稱無由適復於雍正六年秋八月
恰賢親王口宣
天語命英督監江西窯務且有工匠疾苦宜恤商戶交易宜平
之
欽此
聖諭惕厲戰兢凡出納毫釐器皿數目俱係造冊報銷於內務
府總管年處按月核算迄今乙卯七載于茲矣雖勉竭駑駘
不敢苟忽然才識鄙淺舛誤實多荷蒙
聖慈不加罪斥且歲
賜薪水之費五百金舉家佩
德飽
恩功難抵罪自揣微陋小臣平生過分倖事實為未有因念陶
冶細務自一身以及工役皆邀
皇上周郵敢不具述始末以宣揚
德意且汙尊土簋

國家之儉德攸關則陶器為世所必需而製造亦為後所難
免得其道則事半功倍失其道則公廢人勞苟非無稽于後
何如略志述于今英雖不敢謂陶之微與確信深知然既習
且久其於製造之器皿條目款式尺寸工匠錢糧暨夫實勘
勘惰之大略不無一得之愚爰舉而條列于後鎦石珠山之

陽仰後之繼英董理者知所考稽審慎共體哉

窯上地民勸工之至意庶無廉費擾衆之弊用述梗概以白
感惕幷示後之君子倘所謂耕問僕織問婢者其或不失此
意乎

燒造各色條款

一歲用淮安板閘開錢糧八千兩一應工價飯食泥土鈾
料俱照民間時價公平採買毫無當官科派之累再衆
工之婚喪勸賞以及醫藥置產之用并在於內

一在廠工匠辦事人役支領工值食用者歲有三百餘名
一每歲秋冬兩季催覓船隻夫役解送圓琢器皿六百餘
桶歲例額碗鍾碟等上色圓器由二三寸口面以至二
二尺口面者萬六千件其選落之次色尚有六七千
為件不等一併裝桶解京以備

實用其餅盤銷釜等上色琢器由二寸口面以至二尺
高大者亦歲例二千餘件尚有選落次色二三千件不
等一併裝桶解京以備

實用至於每月初二十六兩期解送淮關總管年處呈壞或
十數件或六七件不等在外

一廠內所造各種釉水款項甚多不能備載茲舉其仿古
採今宜於大小器碗鍾碟瓶奠鐏奠歲例貢
御者五十七種開列於後以志大略

鐵骨大觀釉有大線等三種
鐵骨哥釉有米色粉青二種俱有月白粉青米色粉青二種俱有紋片
銅骨無紋汝釉仿古人而米器結色深淺不一

釉斑魚子紋釉宋窯有之
白定釉土質細膩仿定窯製者一種
均釉仿內發鵝肺五種
仿宣窯霽紅有鮮紅二種
宣窯霽青色澤濃厚有鱔皮紋眼紅斑點有黃蛤蚧點有二種
仿哥窯有黃蛤蚧點黃花二種
龍泉釉有二種俱深
東青釉有二種俱深
仿米色宋釉紋條深淺不一鎮東一十里分地名湖坑有宋德年製者質地細膩得五種圖仿其色澤款式
粉青色宋釉其色宋紋式色澤同來祥
仿油綠釉釉色碧玉內發紫光古雅如
爐均釉色在窯變而成有紫有青有藍有紅有黃有白有紫斑有青斑有紅斑有黃斑有白斑有青紫斑有紅紫斑有黃紫斑有白紫斑有青藍斑有紅藍斑有黃藍斑有白藍斑有青紅斑有黃紅斑有白紅斑有青黃斑有白黃斑有青白斑有紅白斑有黃白斑有紅黃斑有青黃斑有紅青斑有黃青斑有白青斑有紅黃白斑有青黃白斑有紅青白斑有黃青白斑有紅黃青斑有青黃白紅斑有紅黃青白斑有黃青白紅斑有紅黃青白斑有青黃白紅斑有紅黃青白斑有青黃白紅斑有紅黃青白斑有青黃

仿烏金釉黑地白花黑地描金二種

西洋線色器皿本朝新製

西洋烏金器皿本朝新製

抹金塔皿倣洋東

描金器皿倣洋東

描銀器皿倣洋東

廠官釉大紅如面裡三四五寸至二尺釉色有鮭魚黃瓜皮綠黃綠黃

三種

陶冶圖編次

一採石製泥

惟陶利用範土作胎其土須採石煉製石產江南徽郡

邢門縣距窯廠二百里山名坪里谷口二處皆產白石開窯採取剖有黑花如鹿角菜形土人揩洗流設輪作砑舂細淘淨製如磚式名為白不一不音敗土譬凡造器之土皆以舂細為善舂細即成粉土也

益景德鎮人土皆也色純質細製造脫胎填白青花闕琢等器別有高嶺玉紅箭灘數種各就產地為名皆出江西饒州府屬各境採製法同白不止可供攙合製造之用於粗厚器皿為宜幅中為開採為舂碓為舂煉採石製泥之法多以水缸浸泥木鈀翻攪去不純於是云

二淘練泥土

造瓷首需泥土淘練尤在精純土星石子定帶瑕疵土雜泥縣必至拆裂淘練之法多以水缸浸泥木鈀翻攪標起渣沉過以馬尾細羅再澄雙層絹袋始分注過泥匣缽俾水滲漿稠用無底木匣下鋪新磚數層內以細布大半將稠漿傾入紮包磚壓吸水水滲成泥移貯大石片上用鐵鍬翻撲結實以便製器凡各種坯胎不外此泥惟分類按方加配材料以別其用幅中所載器具人工描摹淘練情形悉備

三燒灰配油

凡製各器惟釉是需而一切釉水無灰不成其釉灰出樂平縣在景德鎮南百四十里以青白石與鳳尾草逐層燒煉用水淘細即成釉灰配以白不細泥與釉灰配和成漿稀稠利等各按瓷之種類以成方加減盛之缸內用油木攪貫鐵鍋之耳以為舀注之具其名曰盆如泥十盆灰一盆為上品瓷器之釉泥七八而灰二三為中品之釉若泥灰平對或灰多於泥則成粗釉罔中缸

四製造匣缽

瓷坯入窯最宜潔淨一沾冲突易於傷坯此坯胎之所必用匣缽套裝也匣缽之泥土產於景德鎮之東北里淳村有黑紅白三色之異另有寶石山出黑黃沙一種配合成泥取其入火禁煉造法用輪車與拉坯之車相似泥不用過細俟匣坯微乾器錠入窯空燒一次方堪應用名曰鏤匣而造匣缽之匠亦常用粗泥拉造砂缽為本地鄉村坯房人匠等家常之用

五圓器修模

圓器之造每一式數千百不有模範式數斷難

一其模子必須與原樣相似但尺寸不能計算放大小成器必較原樣收小蓋生坯泥縣性浮一經窯火縣者緊浮者實一尺之坯止得七八寸之器其抽縮之理然也欲求生坯之準必先模子是修故模匠不曰造而曰修凡一器之模非修數次其尺寸式樣出時定不符胎合此行工匠務熟諳窯火泥性方能計算加減以成模範景德一鎮羣推名手不過三兩人

六圓器拉坯

圓器之製不一其方辮稜角者則有鏃雕印削之作而渾圓之器又用輪車拉坯就器之大小分為二作其大者拉造一尺三尺之盤盌鍾碟等小者拉造一尺以內之盤盌鍾碟等車如木盤下設機扃俾旋轉無滯則所拉之坯方免厚薄偏側故用木匠隨時修治另有泥匠摶泥融結置於車盤拉坯者坐於車架以竹杖撥車使之輪轉雙手按泥隨手法之屈伸收放以定圓器款式其大小不失毫忝

七琢器做坯

併墨鑄器皆名琢器其渾圓者亦如造圓器之法用輪車拉坯俟其晒乾仍就輪車刀銼定樣之後以大羊毛筆蘸水洗磨俾光滑潔淨然後吹釉入窯即成白器如於坯上畫料罩釉即為青花其鏤方稜角之坯則用布包泥以平板拍練成片裁成塊段即用本泥調糊粘合成器無縫模中印出製法亦如鏤方鏤印二種洗補磨擦與圓琢器無異凡此坯胎有應併拱蹣鏤者俟乾定稿以竹滿門工匠為之

八採取青料

瓷器無分圓琢其青花者有宜成嘉萬之別悉藉青料為繪畫之需而青大釉亦賴青料配合料出浮梁江西金華兩郡所屬諸山採者赴山究取於溪流沈去浮土其色黑黃大而圓者為頂選統名為頂圓子俱以產地分別名目販者攜至燒瓷之所埋入窯地煅煉三日取出淘洗始售青備用其江西廣東諸山間有產者色澤淡薄不耐煅煉止可畫染市賣粗器圓中所繪特詳採取其於製煉則未及焉

九揀選青料

青料陳出後先須揀選有料戶一行尚司其事料之黑綠潤澤光色俱全者乃為上選於仿古霽青青花細瓷用之色雖黑綠而鮮潤澤者為市賣粗瓷之用至光色全無者性燥枯惡應選棄去不畫釉仍是黑色如窯以釉水過窯燒出俱成青翠若不畫釉水過則所畫青花多致散漫惟青料中有韭菜邊一種獨為清楚入窯不改故細描必用之圖內簡盛匣鉢乃屬點綴非選料正意

十印坯乳料

大小圓器拉成水坯俟其潮乾用修就模子登坯其上以手拍按務使泥坯周正勻結始根下陰乾以備鏤削其濕坯不宜日晒晒即拆裂至畫瓷所需之料研乳宜細粗則起刺不鮮每料十兩為一缽專工乳研經月之

後始堪應用乳用研缽貯於矮凳凳頭裝有直木上橫一板鏤孔以裝乳槌之柄人坐於凳搥槌乳之工價每月三錢亦有兩手乳兩缽夜至二鼓者工值倍之老幼殘疾多藉此資生焉

十一圓器青花

青花繪於圓器一號動累百千若非畫款相同必致參差互異故畫者止學畫而不學染染者止學染而不學畫所以一其手而不分其心畫者各分類聚處一室以成其畫一之功其餘拱錐雕鏤業似同而各習一家釉紅寶燒技實異而類近於畫至如器上之邊線青蘢原出鋟坯之手其底心之識銘書記獨歸落款之工花鳥禽魚寫生以肖物為上宜成嘉萬倣古以多見方采也

十二製畫琢器

琢器之式有方圓稜角之殊製畫之方別采繪鏤雕之異仿舊須宗其典雅肇新務審其淵源器自陶成矩規悉遵古制花同錦簇采色勝上春臺觀哥汝定打杯汙之儀則非遠水火金土洪鈞之調劑維神或相物以賦形亦範質而施采功必籍夫埏埴出自林泉制不越夫摶器重均奚鼎爐烟煥色雖瓦缶亦參彝禽之權彩筆生花即窯瓷可驗文明之象

十三燒釉吹釉

圓琢各器凡青花與釉法古制將琢器之方長稜角者用毛筆掃釉粹每次於不勻至大小圓器及渾圓之琢器須在缸內蘸釉其難又失於體重多破故全器倍為難得今圓器之小者仍於缸內蘸釉其琢器與圓器大件俱用吹釉法以徑寸竹筒截長七寸頭蒙細紗蘸釉以吹俱視坯之大小與釉之等類別其吹之遍數有自三四遍至十七八遍者此吹蘸所由分也

十四鏇坯宅足

圓器尺寸既定於模而光平必需於鏇故復有鏇坯之作作內設有鏇坯之車形與拉坯車相等惟中心立一木樁視坯為粗細其頂渾圓包以綠綿恐損坯裏也將坯扣合樁上撥輪轉旋用刀鏇削則器之裏外皆得光平其式款粗細閒乎鏇手之高下故鏇匠為緊要之寫款圓中工匠鏇宅並列

十五成坯入窯

窯制長圓形如覆瓦高寬皆丈許深長倍之上覆以大瓦屋名為窯棚其烟突圍圓高二丈餘在後窯棚之外窯坯既成裝以匣缽送至窯戶家入窯時以匣缽疊累覃套分行排列中間填散以通火路其窯火有前中後之分前火烈中火緩後火微凡安放坯胎者量釉之軟硬以配合窯位俟坯器滿足始為發火隨將窯門磚砌止留一方孔將松柴投入片刻不停俟窯內匣缽作銀紅色時止火窖一晝夜始開

十六燒坯開窯
瓷器之成窯火是賴計入窯至出窯類以三日為率至第四日清晨開窯其窯中套裝瓷器之匣缽尚帶紫紅色人不能近惟開窯之匠用布十數層製成手套燕以冷水護手復用濕布包裹頭面肩背方能入窯搬取瓷器瓷器既出乘熱窯以安放新坯因新坯潮濕就熱窯烘焙可免火後坼裂穿漏之病圖內據案色紫者為出窯瓷器肩運柴片者為現在燒窯其搬運出窯情形未詳繪也

十七圓琢洋采
圓琢白器五采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須選素習繪事高手將各種顏料研細調合以白瓷片畫染燒試必

熟諳顏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細熟中生巧總以眼明心細手準為佳所用顏料與法瑯色同其調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膠水一用清水蓋油色便於堆填也畫染膠水所調便於揾抹而清水之色則便於堆填也畫時有就桌者有手持者亦有眠側於低處者各因器之大小以就運筆之便

十八明爐暗爐
白胎瓷器於窯內燒成施采畫采畫後復須燒煉以固顏色爰有明暗爐之設小件則用明爐爐類法瑯所用口門向外週圍炭火器置鐵輪其下托以鐵叉將瓷器送入爐中傍以鐵鉤撥輪令其轉旋以勻火氣以畫料光亮為度大件則用暗爐爐高三尺徑二尺六七寸

調圓夾層以貯炭火下留風眼將瓷器貯於爐膛人就圓板以避火氣爐頂蓋版黃泥固封燒一晝夜為度凡燒瓷黃綠紫等器法亦相同

十九束草裝垛
瓷器出窯每分類揀選以別上色二色三色腳貨即在本地貨賣其上色之圓器與上色二色之琢器俱用紙包裝桶有裝桶匠以崙其事至二色之圓器每十件為一筒用草包紮裝桶以便遠載其各省行用之粗瓷則不用紙包裝桶止用茭草包紮或三四十件為一仔仔字書云仔任也俗云一仔猶一或五六十件為一仔茭草直縛於內竹篾橫纏於外水陸搬移便易結實其匠聚多以茭草為名目

二十祀神酬願
景德一鎮僻處浮梁邑境週袤十餘里山環水繞中央一洲緣窑產其地商販畢集民窑二三百區終歲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廛不藉瓷資生窯火得失皆尚禱祀有神童姓為本地窯民前明製造龍缸連歲弗成中使嚴督窯民苦累神躍身窯突中捐生而缸成司事者憐而奇之於嚴署內建祠祀焉號曰風火仙迄今屢著靈異窯民奉祀維謹酬獻無虛日甚至俳優秦技數部簇於一場

龍缸記
青龍缸邑志載前明神廟間造先是累弗成督者益力火神童公憫同役之苦激而舍生乃成事詳神小傳此則成後落

選之損器也棄置僧寺墻隅余見之遣兩輿夫舁至神祠堂西飾高臺與碑亭對峙以薦之或者疑焉以為先生好古耶不完矣惜物耶無用矣于意何居余曰否否夫古之人之心者之於物也凡聞見所及必考其時代究其款式追論其製造之原委務與史傳相合而一切荒唐影響之說不得而附和之或以人貴或以事傳或以良工見重每不一致要不敢褒昵云爾故子胥之劍陳之廟堂楊雄之匜置之墓口甄邯之戚斗殉之壽藏蓋其人生所服習死所裁決雖歷久殘缺而靈所憑依將存是矣況此器之成沾溢者神膏血也圖結者神骨肉也清白翠璞者神精忱猛氣也其人則神其事則籍其工則徵古奉御之所遺留而可不加之寶重乎由志所云萬歷已亥到今庚戌相去凡一百三十二年其不

淪於瓦礫者必有物焉實呵護之令非有心人也神或召之耳故記之缸徑三尺高二尺強環以青龍四下作潮水紋墻口俱全底脫雍正庚戌相去凡一百三十二年其不

重修琵琶亭記

江州琵琶亭天下古今一大名勝也其地介於匡廬潯水間爲游覽者所必至古今冠蓋士夫騷人墨客豔其事訪其跡者率寄之謳吟兕弔佳篇名句不翅春花秋卉之蕃茂矣自

今日之墜又烏知後日之墜不即為今日之久乎從來名勝之區人傳事事傳地地傳人在一時之事與地則甚墜而傳之後則又甚久要皆以人為政矣天之後雖無樂天千載而下風塵牛馬中傳其嘅息尚有貌該一余余之後又安必無風流大雅如樂天其人者而余又何足道斯亭也叙於前葺於後其繼而葺之者且或擴充輪奐較勝於今日則興於一時感於百世雖古今之時不同先後之事不同而人之風雅逸韵當必有同焉者試觀天地之氣運人事之興會循之環之自相延於無盡又豈可泥久墜之說以聽往跡之興廢而弗論是役也余既私淑先余之樂天而更勒之石以為後余之樂天者告亭乎亭乎遥遥千古

命司權渰關計駐節亭側已八載於茲觸目動心不忍視名勝淪沒於是量節匕箸經營葺補數年來始得新其亭培其基築以隄攜以樓檻廊廡留先賢之遺韵供後賢之游觀矻矻孜孜致熱心於冷澹排場以墜窹客而新久遠之跡固知往來於斯亭者領者半笑者亦半然不暇顧也丙寅春工既竣爰約諸同事偕遊遊而樂樂而吟吟而憑闌注目見夫雲態烟容大江東去不禁爽然失睪然歎曰有是哉往者過而來者續物理其有然也又何必斤斤於久墜乎天下事有其始必有其繼叙於始者固不能要其終而繼於後者又何異於叙始如斯亭之肇基昔人鳩工庀材不知幾經圖度極思致力於久而不欲速朽於墜然而荒落隨之矣則昔日之久皆為